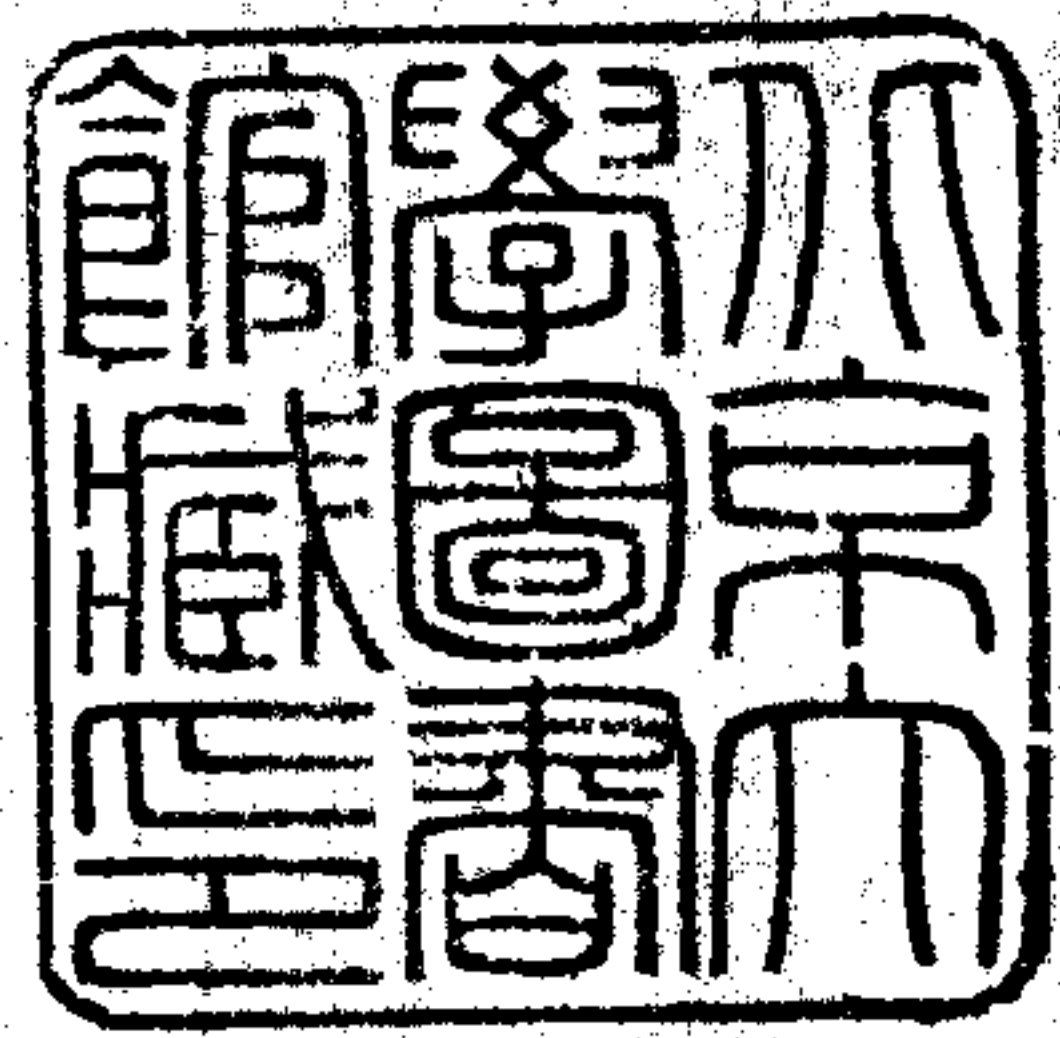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八・子部・小說家類

耳談類增五十四卷

〔明〕王同軌撰

.....一

玉塵新譚三十四卷

〔清〕言十卷偶記八卷耳新八卷雋區八卷

〔明〕鄭仲夔撰

.....三三五

見聞錄四卷

〔清〕徐

岳撰

.....五六九

山齋客譚八卷

〔清〕景星杓撰

.....六八五

2130/08

耳譚顛增序

唯楚齊才詞人代興大江之濱
疇尸牛耳王行父氏父擇飲而
孫伯固鼎峙爭雄既夷隱金門
盲公多暇則以其餘力著彙耳
談耳譚者纓駉塵摩亭間輿論
輒聽輒語隨語隨錄如耳與耳
相告報而我不煩緩頰也己家
寘一彙鉅賢市中矣久出事曰
禁言曰夥見謂語之弗倫勦又
門分晒列俾各淡彙焉彙卷五
十盂叩不佞三環成編甲巨勤

耳以戒可曰捧腹耳以證理耳
以窺數耳以多識而博物可曰
解醒而卻睡涵熒新吾目而犁
歎當吾心也彙是哉而耳貪者
拘常泥故反唇詆訛者不經
答者烏言答者細碎而驟用若
者訛謬而匪實是勦歎矣孰知
去學者載籍極博典過攷信於
中藝畧論乎不悟怪而佞說理
之易載鬼一車筆情出詩算翁
果舌褒善貶惡出譽種博石言
人豕象習窮牽舐螻齧郊以顛

甲驚甲畧者種上具備故夫察
 啻羊莩實出謠由耳順也透爽
 始大千之叶根耳人也波感墓
 婢存而記搜神隨轉弄使而槩
 亭字持其細者耳是編也資宴
 客之談鋒補正史之闕漏宣室
耳譚類譜 一頁
 虛其前席齊諧猶在下風以方
 聖藉金口而木舌所不敢矧竄
 者鼻祖之青耳縣乎裨官野史
 史云赤也謂火小爾編成行甫
 方灸王史喉舌而不言覺其耳
 視吾舌尚在乃余哆口先譚焉

於以者附耳出瑣

皆

萬曆歲在癸卯春王正月

楚年家及弟沙羨張交

光誤

耳談序

南新市友人李維楨撰

吾友王行公博學宏詞坎壈一第而以賢為上林丞需次都門久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締結縞之交者日衆上下論議日聞所未聞行公手筆其可喜可愕可勸可誡之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談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異所見異為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又有三諱為賢者諱

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行公所談自本朝以來傳聞之學而止然春秋以褒貶代天子褒貶微文隱象使主人習其讀而問在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行父之談出於稗官其指非在褒貶厭常喜新

左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罪故事不必考數理不必盡合而文亦不必盡諱荀卿有言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是行公移名之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舍德與

功又何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
得坐而論道謀王訾國其下不
得摠覽人物囊括古今修詞賦之
業而第猥雜街談巷語以資杯
酒諧譔之用其言可謂不遇矣蘓
長公直道不容于朝小人至摘其文

耳談類

耳

七

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險
阻于是使坐客為悠繲之談鼓掌
捧腹以耗磨椎心而延永日今所傳
父子是已長公謫黃久深風遺韻
猶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
所昉乎此久士不遇之一徵已雖然仲

尼嘗云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為行事
卒以空言等耳蘇長公之有艾
子行父之子者耳談又何怪焉

秀水陶冶書

耳談類

耳

耳譚引

行父耳談齊諧之流也其所紀載
 事或不經語或不諱要之以銷清
 曠之永日訓肆座之羣心則所命
 耳談者近是余不識行父願讀其
 書搜奇剔幽有人所未
 耳事必曲盡其致而材亦副之間寄
 憤惋玩世之旨其豪氣英露於楮
 表意必負奇瑰活之士不得於時而
 聊以認悠譁浪之意自快其生平者
 昔阮步兵常以斗酒澆胸中磊塊
 政亦不禁豪氣耳然步兵以酒行父

耳談類增

六序

九

以耳其同其異世必有解之者而人
 固嘗之曰是多不核嗚呼行父不云乎
 耳談也而烏乎以信史例也夫耳而目
 之則傳信耳而耳之則傳疑在所自
 擇行父不為政也行父明寓意於耳而
 世固無解人則足為行父捧腹耳夫然
 故行父之耳其不如步兵之酒矣山陰
 張汝霖漫書

耳談類增

六序

十

耳譚引

王行父所撰耳談派蓋幽齋諧
 云余讀而咲曰夫耳橫一寸豎
 倍之入竅三寸總數寸耳其中
 所受自單詞隻語至億萬言不
 可窮詰豈不大奇而人不謂奇
 何也耳固人所共有耳之聞亦
 人所共能蓋世所常見雖奇亦
 常則世所不常見雖常亦奇矣
 夫見之常不常其槩在我而輒
 以定物品不亦謬乎余觀行父
 此書事新而艷詞爽而快怒讀
 之則喜愁讀之則怒撮其大意
 往二使人警悟安義命而絕邪
 萌風世回俗所補非小迺拘攣
 者見謂過奇或詆為誕不思理

耳談類增

耳

十一

耳談類增

耳

十二

有萬變理中之理徑而易尋理
 外之理繁而難朽行父所撰不
 過上下百年交游所稱述其於
 宇宙不啻萬一余猶恐其寡而
 常何乃謂其奇且誕耶答莊生
 少仲尼之聞非狂言也理自無
 涯即仲尼安能窺其涯故詆行
 父之書為誕者真拘攣也余生
 平最喜聽奇談然腕墮踈管城
 君不與共事故朝而入耳夕而
 出耳明旦憶記輒忘其半夫耳
 等也在余為郵舍在行父為府
 歲郵負歲富非其耳異用之異
 耳余故讀行甫之書賞行父之
 耳又復自罪其腕呼童子進箠
 將加焉腕曰幸赦往答今而後

願以三年報政苟無完書可懸
國門請受箠百餘因釋焉且推
之曰腕勉乎哉三年而書成當
遂題曰腕譚以配行父之耳

武陵江盈科撰

耳譚類增自叙

古昔帝王欲知閭閻風俗細
瑣之事故立稗官而三公舉
謠使者采風爰酌人言以為政
登萬里窮簷於殿陛曲旃之上
慮至深矣故蘭臺石渠而下代
必有稗官家言謂之外史以翼
博史莫不淑慝別而勸戒分總
之為魯史之支裔也真詩本出
民間而禮失者或求之野矣老
氏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易曰
游魂為變賈誼曰千變萬化莫

知紀極皆異變之萌而紛紜之故
乃人往以不見為無即是以為
無者安能一無所見於其鄉邑哉
乃謂是僅不知積則成山匯則成
海此皆四海鄉邑之人之所謂僅
者也且至異不異而不異至異今

耳譚類增

六序

十五

夫耳目所接千彙萬態孰能測其
故而窮其理非至異者乎顧習不
察由不知而特疑於不異者過也予
往需次都門羈旅多暇偶有耳談
之紀法沿釋官事則任耳皆可駭
心聊以博笑本無奇而群公聽之馮

凡據案莫非是物災木數處幾令
紙貴然實草創不次不備今幕銀
臺遊道日廣日有所聞不律屢禿
鵠正而矢攢饒益三倍遂以畛分
刪複祛陳訛誤皆滌書成名之曰
耳談類增金陵人復索去鋟梓在

耳譚類增

六序

十六

昔張茂先讀書二十年腹笥既富
因采百代四方異事著博物志四
萬首漢武帝刪繁定為十卷至
今人尚惜刪者不可得而讀也楊子
雲仕漢三十七年嘗抱三寸弱翰齋
四尺油素於天下上計孝廉郡衛

率會咨問異語即以鉛摘次之於
繫故茂先子雲皆以博識聞茂先
辨龍鮪識劍氣子雲別鼯鼠是
皆其至異者即夫子不語怪而商
羊萍實專車之骨胡稱哉予既
慳於才識潦倒游戲時未沉淹重
以性不善記聞即刊落而欲希慕
古人猶却步而來前也且民不可以
正說者也帝典孔訓炳若日星而
皆聽之藐：語鬼神之事則懾語
德報則喜故是編猶馬園之說滕
瞽之誦或有懾悅者不獨煩勞翰

耳談類增

序

十一

墨為危言已也易為君子謀不為
小人謀小人而君子則君子矣安
得不為之謀又安知其不為君子
謀乎

萬曆癸卯年上澣王同軌撰

耳談類增

序

十八

耳譚類增凡例

曩歲需次都門稟奇事數卷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見之謂為必傳會有餉金者因以災木已而金陵浙陝皆有板今夫年者馮式據梧皆是物也此耳談之始

耳談漫錄耳又耳不饒諸公因謂何不益而矜分之歲已亥秋罷幕上林遷銀臺給事殿崔因得奉諸名公談頗饒大冊驟滿周穆王西還載王三萬隻不足多也因矜分之迨歲庚子秋在南岡幕蕭然僧舍編簡始定中間僅年餘耳為篇三十二為卷五十四金陵書賈又且購以災木此今耳談類增所由始耳德不備故蕞綴之得五篇良歎也精技也可以觀才奇合也重生也可以觀變叱咤者過小者也孟曰有命莫定者命也游泳之可以衡守紀國事僅纖屑曰史勝而勝志六篇因之語曰

耳談類增

凡例

使釋迦生中國主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主教當如釋迦又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居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故仙釋聖異道而同教而神道亦所以助化人能為善聖仙釋神皆與而福隆不則反是明幽兩監之而幽益密且嚴不可懼與故有玄旨諦義神八篇畸墨者無所歸着而錯錄之者也文華以下九篇紀言者也構祝楚史所以紀惡鬼怪奇衰總之惡人而至盜極矣故別之以外紀十四篇終焉語中稱鵬初者華容孫給舍羽侯也著有一松軒醉語習孺者鵬初叔城武令斯傳也著有紀往恒談二書皆謂因耳談而作者也肅之者山陰張進士汝霖也板耳談而附以談者也楊子者黃郡侯蓉江公自名也著有易借集懋中者黃郡丞會稽陶公允宜也朗哉者姑蘇顧山人慮也本江者西蜀何主客起升

也繼錢者彭儀部遵古也維效者易憲使倣之也文與者廣德守何公起鳳也三公皆里人以數稱故識之不數不識也譽或常過毀則無以諱削草最多即不足諱亦諱矣談者名字不欲著亦不著其事里籍名字以有嫌亦不著特傳其事耳存者常不著傳往事耳

談本以奇耳者也不奇不耳而或病其奇夫奇莫過於常而奇未奇也常之奇略而不察也老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吾與汝亦幻也曾察之乎埤史之說近似者無論博物志謂庭湖山桃樹蟠曲三千里有乎無耶夫自內觀外者不盡吾圍於一隅不敢言世外事若謂必無則鵲鳩之蒙莊桃樹之張茂先為誕之帝漢洋乎吾談矣故夫舍元殿上尚問長安桃源洞中不知漢晉楊子雲負朝於尚白李太白謂問白是河人則任耳談類增

凡例

之無敢對

耳譚類增總目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兼德篇	



耳談類增 凡例 總目

玄旨篇上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玄旨篇下	玄旨篇上

耳談類增 凡例 總目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外紀狐篇

外紀寃償篇上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外紀寃償篇中

外紀寃償篇下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外紀逆報篇

外紀誦解篇上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外紀誦解篇下

盜篇

耳譚類

總目錄

三

耳譚類增卷之一目錄

葉德篇一

大司馬劉東山公

張羅峰相業

張文簡公

梁端簡公

費相國

李相國石麓

楊太宰二山公

劉大司馬

太子少保大司馬任丘郭公

楊太師定亂

鄒中丞戒子

許相國

毛相國寄金

耳譚類增

卷之一目錄

江

蘇德篇一

大司馬劉東山公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成 校
續谷 唐景 伯成 梓
唐景 叔永 梓

大司馬劉東山公大夏當 武廟朝劾奏大璫劉璫專權姦虐
盡惑聖心罪狀甚悉璫怨刺骨禍在不測內閣李文正公陰為
解璫曰先生自來無所言今為渠言安得不得但令渠來跪我
則已李曰不可公聞轉怒曰我為大臣肯見奴乎死朝廷固分
耳璫以李故竟解忿得免其乞休歸歸後常結行李一肩所需
之物皆納其中作遠行狀亦不言其故有所親密問者曰那奴
耳談類增 卷一

不安置我得穩豈能肆吞噬乎久之夜聞扣門聲即知有朝旨
遣戍矣即日北面謝恩畢僅一僕負其擔數千里從行抵戍所
故事凡大臣就謫居官解享餼奉而公以精忠得罪所司益嚴
甚苦之無能為計也已瑾誅赴詔歸復職不拜歸隱東山公于
城市無闕閱綽楔僅郊外古屋數楹即所謂東山草堂也布衣
蔬盤躬耕力食有違牙使鎮其地為門生在百里候之道見扶
犁者問曰劉尚書在家否曰在登堂而公入即扶犁者具鷄黍
濁醪薦客隣叟窺者猶曰劉尚書今日破費宰鷄也賓主相對
一語不及塵事惟相勉以忠孝大節送客出即以棒擊雞作野
人喊猪聲曰畜得無扶吾籬乎使者反曰劉先生於富貴盡相
忘矣夫傳相起畔幸未聞以大司馬歸耕者以大司馬歸耕三

代而下惟公一人莊氏謂必忘天下者而後可托天下公視脫
富貴如履惜乎時未能相公也居鼎無樓臺已為美稱况躬
畊乎此可以知公為三代時相也又東山父亦侍御居京師僅
在酒肆賃房二間而東山始成童即以應門有客來頭問父何
在曰入朝去也問母安否曰適在隣家春米未回其時也七規
政于吏部數人共雇一馬遞乘之到部復遣相迎故少者到常
遲太宰問故直述以對太宰曰今之新進士乃乘馬手衣禮部
談東山以尚書致仕歸遇先叔考吏部府君於呂王城莊叔考
令諸子出見先太史稚欽在馬衣皆布卓東山曰童子着以長
衣乎此成人服也至今家猶稱之

張羅峰相業

世廟自藩邸繼統初議兄 武廟考 孝廟叔與獻帝所謂為
人後不得顧私親也 帝大孝心殊不安曰孝莫大於尊親今
父而叔乎時張公羅峰字敬為南部主事首發明倫之旨而桂
公夢霍公韜相繼上疏乃伯 孝廟考 與獻帝大合 上意
五歲中立遷為三公而孚敬彈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
時人所指為美庄肥庫絕不私黨華鎮守裁閣寺清政本日與
天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即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李蕭然
無長物必中旨懇留遣使數回乃返屢屢如此曾不以遇合固
寵順旨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匡弼輔翊亦可謂社稷之臣
張文簡公

張文簡陽峰公立朝剛介侃侃正論屹然如山世廟刻蔣皇親
負盛寵殺人大司寇見素林公執法擬死疏奏上不悅下旨曰
着林俊回將話來林即面奏曰臣官至尚書天子無故不呼名

臣為陛下守法而以名稱何罪且法者 祖宗之法陛下安得
以私椒房臣又何所執也詞嚴色厲聲振殿陛 上大怒禍且
不測舉朝危焉文簡方為學士林門生也旋以君使臣以禮章
進講反復開警以為敬禮大臣堯舜盛德天顏少霽林罪辭釋
大臣格君心之非公有烏始議建九廟九其處公奏曰九廟本
同一氣若九其處是使祖孫父子之情不相聯屬不若一處而
九壇不惟妥靈而亦省國費 上從之議遂定方以學士里居
元旦令來謁留酌已而學師至令少年高科意不擇辭去公正
色曰廣文為令賓師而不尊尚之非所以重子弟也遂左師右
令盡歡而別嘗聞之尊君卑臣自秦始皇已甚故其治亦遜古以
君臣不交也林公因上呼名遂抗對適直公乃從容談說使
帝拘怒而布和至誠感動不能爰以成君師之美亦回天
耳 續增 卷之一 三

梁端簡公

大司徒梁端簡公家金陵平生尚節音甘澹泊為浙左轄清獄
市嚴門禁凡僚幕僕隸姓名皆以圖牌書記令吏輪遞市物必
書其數必面詔市人抵官受值掾吏皆夕殮于堂上備以青萊
冬瓜蘿蔔惟一味本樹亦然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裹服布
素澹補惟兩袖稍潔常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
可向人說况可驕人端勁亮直城府蘄蘄秉義執憲不為為同
始守杭適歲大侵時倉無儲而告濟塞塗公云五日內粟賑汝
人皆不省已公訪其鄉某家粟若干籍之出示曰各家谷以半
糴而半官給平價以賑饑又皆徧歷身為之宰大家無苦而饑
濟滇南土苗相仇殺屢勸御史奏懼罪已集兵謀作亂公以觀

察至曰虜相仇殺其常也而贖貨亦其中法也抵償足矣奈何
以中國治治之議下費大悅親詣軍門受法事後始知虜情非
公亂成矣此二事濟荒撫夷皆有可法告老歸始知有居不踰
中人身後子孫益牢落曾孫鳳池公名桂茂以任子作督府都
事食貧自昔

費相國

相君驚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閩中某公同事又其同年兩人對
奕爭勝戲擊其類某公不悅然絕不見於言第自疎薄耳公悔
日至門長懇請罪某公終不出不知誰以其事聞于其家尊人
尊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於京邸公又持父書及竹板
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
公何為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
哭耳自是相離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某公之孝亦至且今
世求此父亦莫可得也可以嘆世矣王資敬談

李相國石麓

維揚李相國石麓公諱春芳狀元宰相國朝僅數人而公一也
以閣臣考滿其尊人方在京邸封如其子官謝恩班在子及百
官上布衣一旦位人臣之極可謂榮遇公性至孝及而歸老兩
尊人尚在構東西二園諸縫掖士奕擁封君子東園諸衿珮女
戚擁太夫人于西園而兩處日必躬行酒效舞班之嘻樂亦行
所有十子無厚產封君每為經營公不欲屢以為言曰天生一
人祿必隨之豈必資父祖封君曰不然孫家可不令有糊口庇
雨之產乎吾既浮值以購必無腹非之人何損于理今諸任子
外以孝慮家者二嗟乎廣陵自吳淖銅山藍田雄富而清淑

之氣發為純孝備福若相國故其所也然相國已而目盲其亦
缺陷忘完哉公大業別載今以孝志云

楊太宰二山公

楊太宰二山巍海豐人仕族名家立朝介於自持冰壺內徹而
待物恒恕事在別傳予錄其所聞公自作吏侍時即結念於娛
母若退食輒擁輿行花間或戴草帽持鋤作田夫效潘令老萊
故事以發母笑凡他宴集嘗一甘膳輒以進母後以太宰奉母
歸養母年已百四歲本至貴之身奉上壽之母又勇退之早成
大孝之名三代以還恐不能兩今里居漸及期頤玄恰素袍遊
於縉廬賦館鷓鴣鳥可下野人與爭席俸餘無幾而日製棺製藥
普施廣濟匠醫恒不輟手地租殺而庶取每畝金五六厘榜門
曰家人與人毆至人毆死勿論家司徒叔父與交最驩曰天下
有一等人不知紛華靡麗為何物公有焉故其相襦皆藍布食
不二載嘗以蜀扇一扇已曰此填蜀者故人所貽僅二而一自
握耳夫寄太宰以二扇中古未有蓋寄者知其介故也

劉大司馬

劉大司馬庭齋先生堯誨楚臨武人勇擔荷飽經濟談理論道
而天文地理兵法風角無不精貫里居即有禦寇功在諫垣風
采斐著倭瀛海上論胡俞諸大帥失律養寇曰有邨之役三帥
俱違命然春秋獨罪林父大帥也今正典刑而捨大帥非宜至
其上下相蒙政以賄成積習已久節制謂何凜然嚴霜被速通
矣凡所敬歷樹建最多奉命撫閩累建奇勳如破倭賊林鳳等
擒倭奴受郎么那等征木綿峒賊等皆奇若行空易若振槁市
人可驅而戰兵士畏法不畏賊有正有奇可戰可守費省而功

倍儒臣建勳自王文成之後僅有馬蓋自治而治兵治兵而治
敵非若意突而戰浪以威驅卒以卒嘗刃而敗匪悻成者也自
昔用兵費輒不貲尚自寒儉露肘先生破敵積剗金至三十八
萬有奇貯梧州諸郡至今東夷西虜兩大戰尚藉以充餉則予
身後而功猶在國也又其道德文章與功勳皆相表裏國朝西
文成矣欲昂足夫國肥則家瘦予嘗過其家素業散廬古澹風
味而尚聞有以多藏營之者豈有鑄山煮海之術無公私而騎
鶴揚州乎不然矣故連城荆璞剖而後知意以明珠發而始見
至聖不免於東丘而尚白負朝於揚子也嗟乎樓臺海市易幻
于談鋒而剝那罪案亦深于口業可漫為之哉

太子少保大司馬任丘郭公

公諱乾字孟陽總督三邊威惠大著多籌算屢獲醜晉大司馬

耳談類增

卷之一

二

入朝行李過郵傳僅二扛時論避之居本兵持三尺斷：即首
盲莫能能其萬一一日有 旨用中官典營務公堅執不可始
罷又司禮某公負盛寵欲封其親以都督屬二相君達意公曰
封親必以子官胡不本監而他乎二相君曰子聞父非聞也即
都督何不可公持議益堅以是忤者衆會北虜效順邊臣請以
王爵封之俾令開馬市公抗疏名器不可假人馬市開放象端
非中國利時議以定公遂屢疏乞骸歸優游林下十餘年澹泊
著書與野老群盡忘機事錫廕四今惟孫詹事茂熙光宗君與
其叔龔餘廕遵公遺命以功薄賞重非子孫福勿襲此尤人情
所難而遵者為尤難也予謂君恩非濫溢襲者是不然不忘君
乎夫和我之利可謂無策當正世任難事所以貽後世安故曰
貽謀 祖宗百戰竟為何者今計眉睫失肩背秦越人視來業

何愚也往者虜幣不過羸疏今眺之皆縉綺往者貢道迂迴今國門其卧榻往者邊民自為戰今棄戈孤而別業惟向虎狼時堅盟是結繩之治見於腥羶矣賈生曰天下之器置于安則安置于危則危今不知安否禍及而始憶公言不其晚乎于此三致慨焉

楊太師定亂

楊太師溥君本兵時山東班軍赴操既久而將兵者失撫御令後蘆溝軍苦之呼噪謀作亂時視工文武二大臣聞變適歸反遇亂兵驚墮馬時太師坐大寺中聞噪兵集門外令人問何以故軍云云曰語良是令十人能言者入聽處分違者從軍法十人入太師曰汝等願操手赴後乎曰願操即牌示各赴操皆鳥獸散去越三日牌示曰山東軍函莽未曉法令某等各率百人

耳認類增

卷之一

各赴一營聽令既集矣復牌示曰汝等受國恩厚身有所苦當請軍門申訴敢揭竿亂乎各營即縛其首事者其出餘從有眾出不意無敢譁而已捶諸人死是時諸軍非太師處置得宜亂成矣至今都人誦之太師往鎮薊遼善撫士卒士卒樂為用一日與虜對壘殺傷相當其首功頗足稱捷忽下令曰能奪死卒歸者賞項之奪二十許屍歸即賞之而為文親祭之于木

鄒中丞戒子

麻城大中丞時敏鄒先生當正統己巳翠華北狩虜南侵關門失守社稷震虜保障之守者在大中丞扼吭於後權重位尊矣乃先生過遭化作書戒其子瀚千有餘言無非恭謹乾惕涉世深躬之旨馬伏波戒子擇文以人萬石君責子入閤不下皆

有烏而片言不及私媒司馬公事皆可與人言趙清獻行必夜與天告其先生之謂瀚書謂登牛死恐妨南畝但責以失收無所增值翰窮一牛不能自潤而以屬父則大中丞之為父子自處與世之所以處大中丞父子無非寒儉斯禮法皆可也諸葛武侯御軍隨身衣食皆取給于軍成都尚有桑八百株若先生不已甚乎今瀚與先生皆後之後瀚弟郡丞淪孫大都諫驥寶是書而羨墻之因錄以告雲仍示手澤之猶存而遂傳在海內訖今百一十年雲仍二千餘指科與第十有二其人皆篤行詰士即皆食報之餘亦其式似之驗也家既有祠祀于雲仍薊鎮復有祠祀于故吏士俎豆百禩可以觀德然當作書於遵化傳舍籌兵擇武之餘不過家人庸語所謂私書不以視人者而已炳丹青于後夫其忘家固所以懋勳于國不以天下為故

耳認類增

卷之一

可以托天下也予錄其書未段曰官府一跡不入外事一毫不為廣結人情薄敬鄉里貧淡安身之本清閑享福之源人家有長短不得偷寒而送暖隣里有過失不得面是而背非隨步而行全憑方寸不必東思西想不論爾強我弱看破事情富貴浮華皆為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虛心以守之云爾

許相國

許相國微時極貧常飲濁酒但取充腹而行長者里人皆敬信之一日醉入卧一家婦榻上適其婦不在而夫至大怒操刃以入見是許曰秀才無他醉耳待其醒慰而送之還後棄相歸里故廬舊社茲於里黨或常徒步儉素如儒生此固其里俗不以貴異而賞其德盛禮恭也常至人家款以尋常醪醢則喜為卒醪盛席之招常避不赴所親以忿爭則曲為解無不靡然或為

人厚負而斲為請間於所司則畢力以質佐之而片唾不可得
久而所親無有以請間斲者嘗以扁舟抵姑蘇徒步造申相僅
一童子擎兩蓋相隨門者莫肯為通有識者詫曰此許相也入
白而申相始出延馬兩地人談如此予入仕而相國卒於家諸
門生設俎於都門外哭皆失聲

毛相國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文最歡當相國歸寄箱
二隻於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四五年相
國卒孫來襲廡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
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劉紀其數並謂出
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
矣高郵守楊太和汝槩談此金始相國不以重歸裝而置孝廉
家豈不欲以累子孫而與故人共之耶然棄之而始存身後取
之若外府可謂善貽矣劉豫州顧命於諸葛公曰吾兒可輔則
輔不可輔君其自取相國意蓋如此

耳譚類增卷之二目錄

葉德篇二

董順齋中峰

嚴尚書

唐公童子時孝事

劉大京兆

陸武惠炳劉莊襄守有

大都督陸武惠擊嚴奴死

劉莊襄墮馬

邵參知

郭比部恪菴公

顧大參况達

陶少宰王大參蕭司馬熊中丞

胡季山雅量

黃梅川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許少司馬

督學使楊公

賈中丞

林榕門公

葉留餘翁

耳譚類增

卷之二目錄

桐鄉令金公禦寇

桐鄉江陵二令君

巴河薛舖紙馬

先大父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叔考驗封府君

先考贈侍御府君

陳緝熙編修

趙重華孝感遇父

王世名俞氏

嚴孝子

唐孝子

沙市孝子

遼陽義士金鑄

太倉門卒義士全祥

耳譚類增卷之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梓

聚德篇二

董順齋中峰

會稽董侍御順齋公始卒業太學家無僮奴妻淑人亦侍御女躬執炒爨常乏薪拾穢遺暴而焚之仲子中峰公紀年二十三當弘治乙丑會元及第猶與父共寢始婚之夕鷄鳴猶侍側屢遣乃去至少宰負謗歸自簡重藩臬猶執屬吏禮華亭徐相以學憲入謁設饌魚蔬淡薄盛以大盂黑白相錯數舉筋而別先革風度如此董玄宰談

嚴尚書

姑蘇嚴尚書養齋公父封君八十餘猶多媵侍時公賜沐歸愛父而防其入室寒暑晝夜惟寢處父齋中父屢因所親屬為異室不聽可謂篤孝其堂中懸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尚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伯兄純甫理蘇時所見

唐公童子時孝事

唐公繼祿松江人嘗直指我楚年八歲時母性嗜鴛鴦家貧不常得偶宴集其貴人宅見鴛鴦美不忍食因暗累數片置袖中會其家失金盃一客起自檢其身眾皆如之且及公公曰不須檢盃在我處歸即持上家僅有少田即售值製盃以償終不言以母故有嗜炙之名而持盃客久始曰盃是我避飲匿置山石

隙中以亡酒未及告耳索之果得其家大愧以故償者見還堂太史玄宰談

劉大京兆

麻城劉大京兆守相始主政南戶部值武廟南巡至都戎服見群臣因命文官皆戎服接手獨相不戎服不接手殿上問此官何不戎服接手對曰文官不戎服不接手問汝何官對曰臣戶部主事劉守相也上吐舌下之曰壯哉竟不以為罪予少齒所習聞亦人人能言之今諸書若不載即名亦不記矣此不惟見相風節為楚直臣而上帝英睿大度亦自殊絕其狎群奸如漢文於鄧通所謂美臣而法固在相申屠嘉也仲尼見人一善忘其百非今聞實錄所載悉其悖鄙乃其美善可遺耶若然夫子之於衛靈公何以曰美而喪云

陸武惠炳 劉莊襄守有

陸武惠炳在世廟時掌錦衣權寵甚灼而獨加意賢士夫浙中如陶文僊猶其所重方吳公時來與張董之罹杖也吳實與陶同窓友且同舉于鄉時以奉使琉球親屬俱歸獨身倉猝而君相方怒甚必置之死矣陶痛之詣陸謀保全陸于是日詣司禮三王太監者議事抵暮方出官卒急散匆々畢杖三人皆得活次日復世廟謂三王曰往時這廝們亂道廷杖住致死今何俱全看監杖官回話來陸聞之惶窘密與陶計文僊停思少頃應之曰得之矣近年主上刊行興獻帝醫書何不曰往時官人們受杖無好方故多不救自皇考方書刊布不獨廷杖無傷即海內因犯杖創依方療治無不活者則先帝無量功德也陸即以言奏聞世廟大孝尊親天顏有喜吁一言而上釋主疑下

全士命旋乾轉坤其利溥哉萬曆間今上林丞洪其為父侍郎公朝選奏辦究狀受廷杖先是公以勘遼藩事忤當路者意而當路與權璫相表裡欲乘上怒斃杖下時劉莊襄守有總司隸獨惜之曰殺人以媚人我不為且其欲死父固偉烈男子也于是以他事延逗至暮禁且下鑰為權璫耳目者皆奔去始受杖八十自不死自莊襄總司隸活名貴人甚多海內至今稱之

大都督陸武惠擊嚴奴死

陸武惠炳於世廟以藩邸舊恩柄任權傾一時而亦廉劾自好無所偏諛嚴相子侍郎世蕃黨國崇賄奴嚴龍嚴虎等橫甚擅自稱郡司理泥中司理以狀聞京師公得之知蕃之黨庇奴也不言世蕃結姻姪於公以固權寵公詢知二奴正入京以奸指至謂賜之也奴着大雲段襖施施而來是日公坐法堂出狀

耳談類增

卷之二

數之曰汝凌上若此其魚肉里黨可知不虞族赤乎且大雲段貴人之服而衣奴不見我家奴褐布且不完也肉骨一家吾為若主屠鯨鯢耳呼力校各擊脊一百棍俱死而即性論蕃稱身為門下忠臣蕃蘊憤不敢對獨相出頰頰謝曰此我真親家世廟英毅神聖嵩為相當其意而柄相者蕃然不過小人之才實以其禍陸與親而不昵得之然何若其不與親也

劉莊襄墮馬

劉莊襄守有頗受知主上休度博愛司詞察而所庇佑人人也行市中忽承突馬驚墮地肥重傷甚頭上玉簪深入頂骨至簪斷輿歸昏眩夜半始甦問豕主者何在曰已繫獄矣即命釋出詣榻前問曰人眾得無散爾貧資乎曰未也轉令無恐釋之後公歿又嗣延白承禧赴武場試有一人向鵠叩首流血每發

箭鏃曰願我主箭中又一叩首時予里諸君皆集見之笑曰是人為設佞誰知者已其人曰我即往承主者得老恩主不死故夫婦常時禱願今以試來耳豈冀人知乎眾始嘆息是年延白中第一當事者嫌為貴胄反置次又聞所驚馬值可數十金是時一幹奴乘憤即持刀斬馬首狂哉非大金吾舍人莫有也此直其人一斑亦識之齊桓公飲盜馬者酒三百人而難解趙襄子以一壺賒得二死士是人非其小近者耶

邵叅知

南都一先輩邵公某素性廉潔到處有水蘊聲最後叅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卧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固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墻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公故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

耳談類增

卷之二

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為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傳儷宜知我者竟不祀而舟危益甚忽一楮面金甲神自稱宗三登舟大怒怒弄風浪公但為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吟畢風恬神即不見顧朗哉談

郭比部恪菴公

博興郭公恪菴大倫嘉靖乙未進士三令靈壁華亭通許并丞揚州淮安皆巖邑大郡歷南刑部郎致仕歸平生清介飲水處處垂囊故其歸無可生活賴課生徒得薪火同榜大銀臺李公徵江先生往謁閉戶不出強入則短衣危坐必假于隣得長衣始成賓主而忻然不以介意也昔袁安僵卧有洛陽令除雪入戶遂為故事郭比部短衣貧不尤甚乎得李先生強入始有聞

又皆京輩人足為故事京輩塵十丈一塌水壺隔斷矣二公皆予年家大人會席間恒言及此

顧大叅况達

顧中孚大叅壽至八十九與徐相國存齋同里最相友善而齒過之相國卒大叅往吊抵几筵前但以指彈棺者三曰我不久且至相聚有日不作禮矣董太史玄宰談人年高益多諱甚有惡聞棺而失備者有廢帛唁者皆不達者也若顧公可稱度矣

陶少宰 王大叅 蕭司馬 熊中丞

吏侍陶公大臨廉而不嗇家故饒以佐官用猶不給費之日僅存賜金一錠不足以殮天曹故事三堂歿公賻二百金公子允宜卻之曰父固不以存亡易心竟襄事遠近遺奠無所受門生故吏乃合三百七十金托山陰劉令致之却再四至封貯十餘

耳談類

年後三學師生請營祠祀少宰允宜乃出所積為費既不沒人惠又不煩官民一錢大叅王公懋德卒于閩遺命勿受賻諸司不飲廢故事復贖六百元往奠于家其封君後峻卻曰吾即差奈何以六百元傷吾子之義皆返之故其時整宦囊幾不能治喪又左司馬蕭公允卒京邸其子扶觀歸遵父遺命亦不受賻三公固自愛其身見於考終而其父子能於戒得之年均索之日成其子父之義亦何卓越易惟效談武昌熊元乘中丞破粵寇卒于軍其子明經熾奉父命賻一切却何世無賢第叔葉芬不易揚耳則

胡季山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秘校一日與客圍棋有村民惡声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

堪怒公徐詰曰想汝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馬還至半途過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也無故凌上公已揣得其情此正可書紳而銘座也

黃梅川

黃梅川諱潮晉江人純德質行平生不與人爭不妄殺一生他善皆類此人呼黃佛七十瞽雙目諸醫不效已數載忽一人至曰是可治也以刀刮其睛皮一層傳以藥戒五旬勿出授以背不受去不知所之如期日重明能燈下穿針朗然童子人咸異之以為必神焉年九十二始卒姪大中丞黃彭湖先生談

王侍御復齋子毓俊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妻困于姑妻公出按時幽閑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麩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易惟效談

許少司馬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索枵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灸之陽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乃公為得解先生已屬目其人眾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嘴恐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故是盜獨得活

晉學使楊公

祥符楊公一中節自少娶替女情甚嫵婉嘗剖符黃郛于其行

忽見好女侍側問為誰夫人曰為公買得以廣嗣耳公曰夫婦本以兩合而以少艾參之如倫何出一縑立命與其女去曰明日即非所以處爪李嫌而為女累矣治黃清簡一如敦倫長化而坐鎮有汲長孺風又能折節予布衣其以親過里獨張予所贈言於堂中而質有其文耶

賈中丞

賈中丞啓之二世居比部晚始解中丞節歸籍吾里有屠人失猫疑公家匿之詣門焉曰流氏公但曰我家堂名賈物何謂流或謂何不以屬有司公笑曰有司之法不如我屬蓋已過治之矣或不肖不一月屠人毆人死抵罪毆時自曰賈都堂且俱我况爾哉後司敗治益深亦以此語然後人知公所謂過治者乃不治之法也其應如響矣又解節歸日即命幹奴去長衫着短

衣負擔取薪或曰何驟乎曰事在初始習則自然今以舍人歸里人待以舍人長衫遊閑妄自侈大而始令取薪怨不堪矣且婦來漁樵皆我事可令兒童不堪乎又自置酒樓于居後委巷間曰吾無以貽子孫後世鬻酒猶可生活也今居已累更主獨其酒樓猶存其孫叔教之寢立與

林榕門公

今安慶守莆田林榕門公兆珂與其再從兄兆瓚當垂髫俱擄于倭瓚肥公癯賊以為從人也質瓚而遣公歸索贖金二百公曰瓚我兄也家稍富且卑傳又新喪我貧多兄弟倘我父安聽人言利其質不贖則瓚死瘞矣且瓚外腹中枯贖三日亦必死不若質我這瓚歸便賊許之瓚歸越二旬贖不至賊以為質已怒閉公一室絕食五日更加桎梏自分必死忽夢瓚父少華公

携一故僕來勞苦之啖以飯肉亦自咀爵既醒腹遂果然齒縫尚溢餘肉時賊謂公必死啓室視公亡恙形色猶王以為神後食公移營渡海隅攻破一衛城一土堡恨公贖不至遇益虐紫在一小樓忽空中呼曰十二郎人至矣至矣明日家老嫗携贖金二百至公得渡海歸老嫗得抵公所而金無損覺常有陰庇指使者十二郎公小字也甲戌公登第以茂宰擢異起家部郎歷今職云夫再從少異同胞九死忽通一線而篤念鴛原甘留虎口仁何至也已而絕粒幽囚移營渡海鬼關兩隔鯨力難翻齋重一嫗何由飛達乃冥叔以生已子遂接猶子時時齊度處處津梁力挽婦航重開貴胃一餌勝瑤島鱗膏能通過上林雁音矣

葉留餘翁

留餘翁葉南巖廣信人仕至都守正德戊辰有盜葬其先冢而其家果被小災已覺之棺有棕裹骸骨時翁尹浦去家僅二日家人以聞且欲棄骨于水火翁傷悼不令棄骨曰此其子孫貪富所為非逝者罪瘞之可也且禍福有定數豈人所能為乎已其家皆無恙身應官金緋于少巖歷南少司寇久始知盜葬者為族惡少已犯盜繫獄染疫死家無子遺夫翁之不仇仇者之親正以命定定情于內即此可以觀仁此天之所以反中貪者也予家先墓被盜類此其人亦竟敗絕尚有餘慍觀翁言而灑然冰釋矣

桐鄉令金公禦寇

始倭寇起海上金陵人金燕令桐鄉謂無城莫可守始建議成城城成而寇至先是阮中丞宗將軍自杭往守皖郡遇寇於皂

林宗將軍才勇冠世斬艾虜甚多然麾下皆散走勢孤遂躍馬
踏水中死阮中丞聞變率所部京兵僅九十人以餘艘奔赴桐
鄉而寇亦猝至寇易桐鄉四面環而攻之然金令守甚固得阮
中丞兵矢無虛發又鉄汁所中無不力死已寇擁衝車薄城車
柱高於城而橫木懸有板屋皆有門自空下射守者奔避適
一徽客大醉以灰砲擊之敗去又縛竹為梯期旦日鼓而登城
一夜盡為城中人盜盡又向水門連舟四五而蒙其上中懸大
木洩而撞城城破數丈城中始奪氣散走金令及阮中丞皆欲
走學宮為縊計會有獻策者絞帛為圈置撞處竿至令大力者
挈而上之遂不得近是夜又募善泅者舒某入水盡鑿其舟沉
平旦寇見呼曰高高計窮走使往來索金帛萬計又不可得退
去寇大略二萬人攻城者四十六日死傷者十之二而城外人

殺掠且盡以四郊皆水一命不可逃每殺人必群縛於城下屠
割以示城上若償彼死者命必十償一也城之不破固幸而始
成城尤得先事寇退令權給舍以去宗將軍亦建廟自皂林英
靈特著伏臘奔走百里令亦別祠祀焉馬健甫談其邑中事

桐鄉江陵二令君

桐鄉龍祥寺古栢千霄而胡梅林督府方以軍興法繩所隸其
容其公談理者因請伐作棺用移文下縣尹金公燕獨抗不聽
久之樓船過河下尹上謁胡公大怒庭折之尹不為動忽見請
者探首窺於簾內尹即大罵無恥貪夫敢如此擅乞官物予奏
汝胡公竟不能有加嚴張相國請假還江陵尹徵人魯公來謁
踞上席既出而藩臬大察皆集無敢上席者已聞尹如此以為
言尹曰老大人呼知縣知縣跪拜分也相國呼父母而父母側

席乎後兩公皆首薦得高權

巴河薛舖紙馬

黃郡新水薛府尹均永樂時人住巴河鎮平生清苦上亦甚稱
之案無一錢在任積俸置紙馬板二副以遺子孫今巴河薛舖
紙馬獨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可謂厚于贈矣何文興談

先大夫封丘令贈郎中府君

先大夫諱 字體仁贈戶部郎中始成弘治己未進士授封丘
令封丘厲後徵發繁苛又孔道困郵傳大父刺調而祗席之一
切與民休息息信孚洽租賦不期而集豪民孟遵時賢上購而
下漁至是憚威逼去重逮之至急懲之令改行竟為良民地故
薄民復情令植桑業蚕訟者以植桑贖罪蚕桑始盛一日曉出
候大吏返而邑前民照鏡不輟喚出捷之曰一日之計在辰汝

但照鏡何以糊口聞者咸感奮力作此觀踰黃河見數十人為

耶許之歌舉大木而蒼頭奴乘馬鞭役者其後問知為太宰馬
公文昇治宅役者大父停車執蒼頭奴重捷之曰汝主為今名
臣役民治第若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任勞而汝坐鞭之乎因欲
具奏或勸止又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大父曰吾知吾民安
知吾官及與天下計吏庭謁太宰太宰忽出席曰誰為封丘令
大父曰令是曰賢哉令愛國且愛我不然吾安得聞過因揖之
千官一時回首直聲遍京邑魯弁競求識面應接過勞成疾歸
邑內詔命下已捐館矣耿天台先生曰不惟無是令亦無是太
宰所謂休休有容非與自予習事而諸父兄皆淪沒不及致鏡
大失治行然稍一問消細於童稚謂歸橐俸餘僅七十金又從
兄子得大父寄大玉父官中書仁愛清白艱若別是一腹臟因

以十襲父之從姻家汪啓西得聞後令封丘者里人葉君謂至
今河南北稱封丘綾則自大父始往歲需次都門家兄喜甫顧
予病于旅因拉與偕歸阻風黃河待舟岸次見沿岸皆柳榆獨
一村為桑異之已見邑界牌稱封丘相顧沾襟此固大人憩
之地能無敬止之思乎邑人久食其澤亦自愉快

先叔考驗封府君

先叔考驗封府君諱濟字體民為泰州府君孫成弘治壬戌進
上歷驗封郎中嚴重敢言靖共不貳不以色漁取人歡名公卿
皆稟度焉然過直少容出參河南政不就拂袖歸田而愛日以
事專人足跡不入城市屢薦不赴樂術術知也創義田義館收
族教課子姓仲子太史與猶子多捷卿書而繩以禮法益嚴鄉
丈人敝衣踞客席諸子侍立終日或上食無敢有惰容澹泊蔬

耳談類增

布不異寒素至暮義行陰德不遺餘力有鬻女償官糧者為長
沙吏吏吳某而哭甚哀府君聞之即蠲金為代償仍具資斧為
歸閩計女贖得欲叩謝不許里有搢誣於仇成遠道嚶然稱冤
適其主者觀察過訪即與言得解主者謂祿曰我知王公平生
無受賂事故汝寃得解也搢尚不知誰何即得解亦避仇避家
汝上一日府君使過汝迷大雪夜不得舍獨一舍又拒客不納
第問汝何許人使以黃岡人對曰既黃岡人知王郎中乎曰即
其使也于是啓戶率妻子羅拜具殮因引視所供祀府君名爵
曰我某掾斲恩者也使亦不識誰何每歲大寒暑必籌計獄累
因而厚貽之食病與藥可贖與贖厚索常虛歲大飢穀價騰貴
獨府君家價常平戚黨因而奉火者亦常徧如此則寢得蘇然
戚黨咸私相戒勿為不義恐王公知身居畝畝談不及世外然

輶軒使望廬常屏唱騶有汝南許子將減衰本初車騎之風居
親喪兩庫青衿累百人徒步赴吊其貽郡侯書嘗見其遺稿一
快大草數行云老夫灌園得嘉蔬敬因使致數本真野人之芹
以獻至尊也此皆可見當時美俗不獨府君為德已也

先考贈侍御府君

先考諱 字推占舉自先大父封丘署中會大父卒官故有終
身之思而事大母曲盡承歡少讀書日不數行而專信人司封
府君因以參魯稱之捷正德戊子楚書上春官者七皆不放棄
不仕平生一無所嗜獨嗜書每北裝歸累滿駝皆書也素室
木榻篝燈熒熒佔畢白首居常廩廩望之凝然自然令人起敬
中實樂易若承景舍光不見其跡不善治家人產而好賙人之
急多與善散不問有無歲早必收道殣恒累十百又好豐客饌

耳談類增

常誦李青蓮黃金散盡還復來之句以自解居室在仲父先而
產不逮什一亦不屑曰較後來我必贏也若謂善慶云于時戚
黨有少過恒畏府君知而府君獨友王孝廉東直秉直清節又
為府君所畏門所納履不過二三人耳秉直卒廬火且及棺府
君率家奴自負棺出殯鬻為燻嘗在都市見大父已未科試錄
即解千錢購得鬻及同行者皆駭曰所需十錢足矣府君曰先
君名在上又有手澤為遺物寧惜刀布乎歲早必啜粥茹蔬曰
天之降罰凡為天民皆宜承受何論有無家群從中以祖儲閱
而左臂府君府君避不從反讓以不義厥後互訟數歲肝膽楚
越王氏之孝友頓衰責有所歸焉山中有遠族叔母歲必一至
家踞堂上兒呼孝廉婦呼先孺人重以叱詈責取供奉皆敬事
之不違好教責人過直人所不堪而人無愠懣以其情誼肫切

通共有無不徒以攸攸之情支吾所親已也於少者卯幾強而翼之又比比矣好相人多奇中有客自山中來一見即曰公面色頗不佳可歸矣其人不悅然知其多奇中強歸及門卒背語人曰此死氣也當棄子藐諸孤獨伯兄甫弱冠皆以相決後來皆中平生於公府無私謁晚益甚然大府皆聞其名過必式廬觀察劉公重以款門或常與里人質成里人得一言榮辱如衮鉞既卒皆為垂涕往以為諸儒所舉俎豆賢人之側以伯兄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如其官嘗錄古言行自勗而性急常忍發猶之佩常秉直晚與一儉父締姻儉父嗔其苞苴不腆操使者出遂憤鬱以死夫廉者必貧安可以財論府君常為扼腕云

陳緝熙編修

吳人陳緝熙父鑑任某官以詢成遼陽卒母不得歸從百夫長

年談類增

卷之二

十三

矣緝熙少穉念衰慈旅柩輒至涕泣刻苦讀書成戊辰進士除翰林編修即表求使高麗以伸已志及還果與母及柩偕可謂志士孝感矣

趙重華孝感遇父

趙重華大理人年七歲父庭端棄而挾青囊術遊湖海十五年不歸是時重華母死葬矣又嫁一姊一妹而思父不已日夜啼嗑因請符于郡書父名貌里籍千紙茫然千里尋覓誓不見父不歸也所至標紙逢人咨問謁神控禱迺入武當躡太子巖見巖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朝岳至此而重華至其月日正同大是佳兆因亦書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理趙庭端子重華尋父至此已歷南陽穎壽淮泗金陵亦屢感玄帝夢曰汝父亡恙抵昆陵盜復劫其資

盡且行且乞次皂林觀音寺見一老僧扶藜來雙眉覆面殆是百歲人謂曰孺子何來重華述所以曰汝父亡恙客無錫南華寺汝第往仍令道人導之至寺見幡然叟心動而不敢言但道所以及出胸所懷郡符叟亦自陳里籍于是兩相抱哭曰我父也我子也寺僧遊客無不聚觀洒泣稱神力云茅鹿門先生有記遊人題壁意在來者庭端子然將誰貽乎乃實符兒至日其無意之意偶而不偶也藝杖仙人身為導師冥冥昭昭其合也不翅象罔獲玄珠矣故至誠之感金石可通

王世名俞氏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為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

年談類增

卷之二

十四

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尚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伏劍出斬仇頭于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開室以聞于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子郡人廉得其狀益用惋悼令視其父屍意蓋謂父傷重則子罪緩所以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後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求受法耳但母思未斷斬歸別母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兩學諸生數百人皆德德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

皆死矣兩尹皆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為孝子妾不能為節婦乎生曰女子何易其言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也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眾中矣何死為婦曰為君恐三歲逾三歲非君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于朝下旌門之詔曰孝烈汪君識其事甚悉有為別謙者曰俊為世名從兄無可殺理而辨之者是皆辨乎其所不足疑也仇在父安知兄生之處此極難必於是羨始盡子者親之支非固不忍暴父屍而忍自殘親之支者婦其激于餘風者也

嚴孝子

安吉嚴某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年十六居常

耳談類增

卷之二

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千萬里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為具金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問得利刃僕惧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偏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膝即役于官餼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實父也輒長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着縞豆觴進親奉匕箸窺者盈戶皆為感泣數日著敝衣身代力作眾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眾益德之已負父從間道遁去父之始覺或欲追者眾曰還則償金何追為還家雙白偕老至大耋吳光祿寧伯談

唐孝子

耳談類增

卷二

唐孝子名治始江西之清江人僑居吾里團江孝子起家切曹掾而實儒行孝謹守禮言動退讓人稱酸秀才父尚儒亦以德稱年九十卒孝子苦塊未除而隣家火起火勢猖熾早歲木性相應不必延接火皆自發頃刻千餘家皆盡始孝子盡出資裝募人出其父柩而人心駭亂無應者或挽孝子出曰尚何待為孝子曰父柩在此我死不出孝子居絕無障蔽然端然獨存而孝子亦以薰灸伏棺死棺上皆成血掌痕憶其急時撫柩曰兒在此也事聞有司為旌門孝子婦桂氏鞠四孤之屏等而食貧辟纒不忘訓迪唐氏之後或有與者吾嘗為孝子傳久已失稿尚能記憶補載於此東海之火糜空家獨存行火之使已知為善門孝子宅巋然獨存故知不偶團江置器之地而又為輜軒孔道倘仁人停軒存問或孤嫠奉米肉之貽亦化俗之一機也

沙市孝子

荆州沙市有老嫗子極孝家貧業織履養母一日嫗病劇思得肉食而大雪履無所售乃自割左臂肉食母頗多傷重母病愈乃自死其時權木主改朱公夢一血臂人入衙而腰產子呱呱聲聞矣頗不怡明日街卒報沙市孝子事令人視視血臂正左尚在牀寄還報復大喜以孝子來生必祥也即為營棺葬先是孝子有兄鬻其大叅家與贖歸養母而仍為給其生計直指使因楔其指自為文屬博士諸生祭之曰為人子以此心事親則為孝子為人臣以此心事君寧不為忠臣云爾嘉魚方孝廉談今邑有張孝子碑墓

遼陽義士金鑄

世廟末遼陽金鑄者督府遊擊王世勳騎士也世勳奉檄率眾

禦虜於塞外被圍互相殺傷久之眾且盡鑄獨破圍出顧見世
勳尚困圍中奮死復殺入救世勳與俱出世勳馬忽蹶即以已
馬乘世勳而身步戰殿其後故世勳得免後不至身獨死吾友
李文甫容李督府幕中所見云鑄之死主勇烈可貫長虹而出
捷兒死隨蔓草然其人志固不在死名世亦莫有能名之者今
且數十年予乃名之曰義士金鑄則竟名之矣

太倉門卒義士金祥

武昌大中丞熊公祥始守太倉以倭亂罷尚奉旨討賊自效有
故門卒金祥十餘人從忽戰敗兵卒皆鳥獸散獨祥不去公曰
我死國分也爾何為乎祥曰公死國小人死主亦分也竟殿公
後過橋盡而冠已登橋祥慮公必不免奮死下橋肩而摧之橋
壞冠墮水死者六人公得免已以屢捷晉公郡丞討賊如故一

耳談類稿

卷之二

十七

日與儕酌于郊寺中祥忽大呼曰寇至矣蓋其全氣見也眾
驚騎從皆失忽有乘馬過者祥推墮其人以馬乘公而親執其
御馳躍雲中人馬足皆不在地抵城祥嘔血數升他馳者迷道
反遇寇死祥識道故又得免一日與寇對壘寇悉銳攻我軍鋒
少却公堅壁而祥又常翼公寇不得進却因奮擊得大捷又一
日傳殮舟中公忽心動曰寇至矣祥佐公登小舟走未交睫而
大舟寇據矣祥又以識避地得免而他走者又多遇寇死公在
海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二百有奇祥未嘗不在屢經
險得脫祥力居多事平以為郡掾公橐常無饒而未嘗不與共
有無後以大中丞為國平三大難語及輒垂涕念之祥者義士
與其力亦足相副較之任安馮驩失勢不去其難十倍未可以
細小人忽之而亦可覘公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有古名將風

公伯嗣可徵熾自有傳與子語詳略稍異蓋往亦聞之中丞公
云

耳談類稿

卷之二

十八

耳談類增卷之三目錄

藜德篇三

劉莊襄聞敵報

鄧中李公

魚叔卿孝廉

陳孝齋

李侍御二事

劉廣文長卿

高中丞

胡觀察蟻報

吳季可丈人

婁公子

徐純一先生

方中丞諸君

熊可徵

宋鷺池

耳談類增

卷三目錄

耳談類增卷之三

黃岡

王同

著

滄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梓

藜德篇

劉莊襄聞敵報

西陵劉莊襄守有於庚寅

賜沐在家齋居夜獨聞牛敲棘之聲傷之令人跡得乃屠者鼓刀欲向縛牛令牽來問值而牛跪叩首雙涕如雨公命浮其值購得數月下一犢母牛死犢今十年猶養於公家自是家戒烹宰奉其成命

胡觀察蟻報

胡觀察伯安公已酉鄉試在旅寓見蟻滿牀童子欲掃焚之公戒不可但鎖門出俟蟻散始入及入場日暮而文止成三書義

耳談類增

群蟻忽聚筆端撼震不可去甚為妨時夜深始撼去草草但期成篇耳已而竟捷監臨為方公祥批卷云四經一氣呵成如有神助蓋公往以苦思夫而信筆反得皆蟻之為以報其好生何蟻能聚筆端哉

鄧中李公

鄧中李公今明府玉鉉自白祖也場稻夜被竊家監疑馮公以其隣也馮公慚因夜伺其旁得前竊者縛之並以饋酒請公曰盜在是煩公証之邑庭公瞪視盜即解縛令起與共酌曰公偶窘阿堵耳相聚一方小物何必爾我而復煩官乎酌之醉復置金于袖中令去亡何當

武廟之季

群盜蜂起以應劉六劉七而荆門石羊山大盜邵禿子師最銳蹂一方獲公于家金盡尚

疑有瘞金方縛置公而蘊茅行火且死。忽一人騎馳而來大呼曰李公仁人也。因言其所以復頴。頴前為公乞命且曰始誓師謂不殺善良非若人乎。邵亦嘆賞。得釋並捨其邑里不殘。至今人德之。當釋公時其人復解所着青紵袍覆公身曰今日之事所以報公宿德萬一蓋即竊盜者。邵黨也。夫盜至不仁常代君子行仁。仁非盜矣。然亦上世盜今之蘊茅而行火非恩我者乎。故盜亦觀世而太史致慨於節俠有以也。

吳孚可丈人

下雉吳孚可丈人名國化為大叅明卿先生。仲兄布衣清貧。齒七十時先生少二三歲。徵詩文於海內。為其兄壽。亦及于父之過。先生而丈人以雞黍並相邀。丈人嚴事客。其待弟錕甚。先生行坐皆不敢以肩隨。必後必側。先生揖則丈人但引手。先生諾。

耳談類增

卷之三

二

子不甚憚父而憚伯父。小過必引詩禮面折。諸子見伯冬月亦汗。無論有客無客。每行酒弟於兄。諸子於二父皆次第起而供奉。居者甚安。亡何兄弟一歲間皆歿。大率見其山中人禮教尚存。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乎。

曾敬卿孝廉

衡郡曾孝廉諱簡字敬卿。今學士植齋先生季弟。性幽默沉靜。內空外朗。凝然道器。不假雕飾。即有件無疾言厲色。處群衆激之怒。不怒。誘之喜。不喜。與仲符必笏。皆師事伯兄。受業最敏。不詰不惰。惟恐其違也。刻意經史。雖隆寒不輟。冷氣常侵其膝。每持古書讀之。歿檢必手錄成帙。又極敬愛兄事。兄如父。一居一食。飲意未嘗不傾注下之。凡兄有所心動意逆之。而合情。相感不俟語之及也。常態少年登科。意氣英英。勃勃。易視天下。

事敬卿中隆慶丁卯而不色喜。且泣念仲符之不雋也。里有講學之會。諸不講者竊議之。至敬卿則曰。若而人不訾矣。居子舍授衣則衣。授食則食。中無完褲。囊無私物。餽貽資給不入其室。至沒齒。寔如也。甲戌赴會試。畢聞其父贈君訃。抱終天之恨。匍匐歸而疾劇。至江陵醫。謂息此調攝。庶幾瘳。而急撫棺。竟抵家。慟暈。父乃甦。亦竟不起。年三十二。郡人聞之。無不悼惜。兵使者方按治豪恚。曰。郡有曾王兩孝廉。賢夭死。汝等為不善。乃生乎。邑士適聚學宮。咸頓足。酌酒相矢。曰。敬卿即未仕。不請祀學宮。非夫也。後果得祀。敬卿天與其性。默具道體。借令當杏壇。座不知誰似。昔人於叔度。稱子國。顏子子於敬卿。亦然。而無年亦猶顏之。夫時不足以有之也。瓊玖蚤折。白石噉喋。悲夫。

婁公子

耳談類增

卷之三

三

山東婁公子性闇晦。不解機械。一日盜關於隣。乃疾令椎牛大治。具躬詣隣。招盜曰。敝廬咫尺。諸君不辱。賜臨主人之幸。且金幣我宦家所有。何必減于隣。而索所不備也。盜駭疑。捨隣就之。則華筵以秩。歌舞進。果腹劇醉。勸酬膝席。盜始識富貴之樂。而忘身之為盜也。已復進曰。過視吾藏。手或足供侍者。靡履盜乃嘆曰。嗟乎。今乃知公子之厚。過小人而無他腸。吾三日伏草。葦饑欲死。一旦而享王者共具。死亦足。且小人亦人子。獨無德心。而需他乎。皆相率拜散去。至今人稱公子之愚。不愚而盜非盜也。或謂盜勢剝林。公子揣匿不免。而以禮迎。獲免。正其不愚非也。棧心一萌。鷗鳥不下。况盜乎。公子視距。猶惠視夫。爾得而盜。報壺殮。以不取此。假脩於渾沌氏之術。之所獲。其必有一掬。真誠感動人者。何知何愚。齊河房鳳脩談。

陳孝齋

予年伯崇陽陳孝齋諱曾流行孤高非力不食少失科舉題詩于鶴樓之壁曰雨打風吹晚泊舟壯心不敵夏門愁傷心獨上高樓望此水原來晝夜流督學使見之以其語近刺廉為生作朴之仍與就試是歲戊子與先大夫同榜然性迂腐事多不經令河南真陽得盜不忍峻刑諭勉而遣之為大吏奏改教父之罷免歸前盜不知行劫于途見橐寥如曰爾陳孝齋乎已知即為公皆羅拜競以他劫金進公麾去但怒其不俊盜復羅拜請從此散去其在邑時嗜遊一日遠出餓甚聞有作佛事者題詩投之曰隔江遙聽鈺敲想是三清下近郊我本桃溪陳秀士齋把乞得幾盤燒民駭為令皆踞以齋進檢取一盤與隸分吃鞭馬而去其率真類如此林居食貧如飴嗜遊益甚童子以行

耳談類增

卷之三

四

李一肩相隨徧歷名勝到處留題但亦寫意平生不受人一錢往北上試禮闈枉道赴吊於先嚴皮靴布裘撫棺慟哭罷乘騾而去饋進皆不受儼然在目也年八十三卒公其漢陰漁父之流與歲辛丑在京建平令通山朱斯濟世兄酒間語及愴然有感因作詩書斯濟扇頭曰古人風誼見山中玉塵揮譚見數公髣髴跡歸高士傳庶幾世接上皇風門前乍滿勾衣草天外紛多避繳鴻泰運推遷停不易猶龍亦自適西戎

徐純一先生

麻邑徐純一先生少遇道士卧路榜輒留伴不去道士覺其異曰孺子可教也邀與偕行瞬息間覺非常境坐與語皆秘術已辭先生歸行數日始抵家父之先生亡其室乃入天臺山行向所授於道士者每一定至廿有八日如頃刻而門人以次候之

聲臭俱寂久之聞父喪一慟幾絕乃更為聖人之學陝西周蓮塘進士為諸生時工黃白術大吏索之不傳遂誣以邪法逮繫而羅山尚公仰山侍御廉出之即登第心德仰山甚乃挾成藥兩筒并其方詣仰山謝仰山不受以屬先生先生曰道人挾丹頭恣利不知死所且我布素而無故一旦得黃金何庸哉兩相卻忽曰我知所用矣即以一筒開數千金造石橋其一筒為仰山僕竊去先生攻太乙奇門六壬八法針皆奇中而名理為最博綜三教飲契要領風標清越神意超忽望者知其為神仙中人不失大儒人情饗利如蠅集羶其以刀圭相枕藉死不獨庸愚今此丹金蓮塘進士仰山侍御純一先生皆墮甌棄之不可謂不知命管寧揮鋤千古欣艷貴遠賤近乃遺目睫與

李侍御二事

耳談類增

卷之三

五

吾里李侍御植始令蜀萬縣有郡倅南君過邑出郭迎候而倅起明經以為迎近慢已大怒入邑繩其掾去李送四十里每至郵舍輒伏地請罪而竟撻掾五十不一少貸當是時公心顛面赭而禮益恭已倅攝開縣乘怒擊死諸生諸生群訟于臺司列其貪暴罪甚悉問賊千繫獄擬戍年餘矣而公以內詔赴京參辭臺司獨為倅解曰倅誠有罪但其人庶君令償賊死獄矣公去臺司為釋賊且曰李令言汝始得釋時公行遠抵河南界倅遣其子秀才追謝與前曰不圖仁人為德至此使結草事不誣願報于地下又在萬與奉節令徐君交最驩徐少年練才甚有聲譽一日庫失銀五百兩掾適役于省刑訊其婦婦即誣服曰銀實夫盜持往矣獨有元寶心一塊取視果然又株連書手四人並以下獄逮掾至而婦已死再加刑訊又誣服如婦言但餘

投水矣皆已擬成報上月餘銀忽出一木匠蓋治庫時窺見盜
 得銀俱在而元寶心掾物也慮無以反招適李過奉節聞此曰
 獄本伏情人非神鑿誤而引過猶減半過且禍福聽之耳徐以
 為然出掾掾不出曰吾婦以我死冤此地願以相從死此徐怒
 益深其獄詞謂與木匠共盜並遣戍不一歲所徐病脇痛若恒
 見婦且死適公又過奉節徐曰不聽公言遂至於此悔無及矣
 喚其內並幼女皆出拜始與索無餘貲公為助贖成禮而去後
 以待御晉與泉兵備入閩枉道過其家蕭然四壁女且嫁因為
 厚治裝具資之徐已納公言而乘怒遂橫發則量之不弘也公
 此數語直可為誤獄者指南此事後必有也徐即不聽而後必
 有聽者猶公澤及也公襟度品格政治超絕人羣閩諸大夫至
 今稱之楊侯自閩來領黃郡而公已死猶以諸大夫意厚致奠
 焉則異數也公家不逾中人七子皆出一母而皆茂材高等其
 天以後昌之乎

方中丞諸君

予家以孝友名堂姻家長沙李文正公有記而其篤好纏綿累
 葉不替鑿鑿萬石家法猶凜然耳目後有方中丞任志伊于四
 弟歲時宴享墳麓倡和當其解中丞節歸父封君勇坐堂上揮
 以某扛入某宅以某扛入某宅不計中之所有而五分之及中
 丞抵宅意在順親友弟亦不為意而竟以廉儉卒老於家無長
 物此猶先輩風誼今則南安守杜君仲與諸兄弟極友極解白
 首兄偉但乳名呼之通共有無分貽不厭頻數未嘗為其子私
 藏而有間于兄弟也此猶世胄大家乃今寧國令周君有為海
 門令廖君自伸即皆成鄉書而素門懸磬之室皆能以貧索歸

親而親以分贍諸弟未有間言至其自需一錢必向親索方得
 若為猶難昔漢士以孝廉舉其時多廬墓即蔡中郎亦以此舉
 為鼓譽者多矣故蒙莊氏曰演門有親死以善毀聞醫為官師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刺諷深焉今乃于不尚德之時而孝自若
 非根心不能楊子雲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見其作而不
 見其輟雖距吾必以為夷信乎有取于諸君

劉廣文長卿

今華容劉廣文長卿名文元子里人而天臺耿先生撰其托孤
 事曰進士王鳴黃岡鉅室也十三喪父十四喪母上無令伯
 之祖母次無第五之叔父內無昌黎之兄嫂外無齊秦之婚媾
 築筑然與一弟居乃攻治博士家言尤嫻古文詞甫弱冠取高
 第名滿京國而故恂恂雅飭無纖微慙蹇浮薄態近從余游因
 耳談類增 卷之三

詢其所以成立生臆容含淚應曰小子何知先君子托孤于吾
 師之所造也師劉氏先君子中表也知其賢屬纊時以小子屬
 焉始師日課誦經史諸子百家言日不如程則捷之不少姑息
 已自不忍捷之苦則時時捧先君子主置座上跪小子前師自
 抱主而長號曰孤孀情不學吾負君矣何面目見君地下小子
 維時悲愴且愧欲死寧受捷百十不忍聞此語也師之數年一
 歲以小子有他過忽辭去小子自分不能一日違離吾師乃落
 明自艾祈得後新跪堂下泣懇者累日師乃復下教壬午小子
 幸舉于鄉師一日臨吾家小子倉皇衣履未整師怒叱跪之庭
 下欲朴踰時媼友曲為解乃免其方巖類如此先君子遺命每
 歲贖三十金師記日而分之每一日當取八分日籍記之如偶
 以家務耽半日程則減取其半耽一二畧則減取三之一日即

爾孤幼可欺不忍欺而父於冥冥也其介又如此小子之有今日也蓋多賴云耿子曰昔曾子以可托六尺之孤為君子托孤惟艱哉跡劉君之撫教王生若此抑君子人與藉令早通顯躋臚仕當亦不負人國矣乃王生當髫年失怙恃師嚴如是依依不肯違離繫誰督之其識卓矣亦王氏之禮教素嚴鴻漸然也余交海內人士如姚江之孫靈寶之許安成之鄒閩中之林其子姪大都仁厚醇謹故能熾昌興盛若斯也由斯以觀王氏其長世乎予復贅以跋曰昔人衡交情于一死一生一貴一賤故馮驩任安之誼以徵於貴賤而延陵之信以見于生死然失貴尚有貴時人死不可復生此尤人所易棄捐也夫地上且不保何有于地下哉若劉長卿於予姪輝之托孤其誼甚高而耿先生述已甚悉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長卿有焉故放廢者可耳談類增

卷之三

以托國托六尺寄百里為同能矣然此長卿下惟一事長卿獨行高蹈矚然塵墟非力不食言必中倫飲避盜泉蔭迹惡木在晨星已疎于中葉乃足音乍響于晚近不足多與我國家設賢網惟登文藻藉令間下弓旌之招別如漢徵賢庶孔門四科之首不墜而于長卿在楚恐百羽不能先鸞鳳翔也乃僅舉明經陪乘文學猥云弓旌之遺意不寥然卑薄與

熊可徵

武昌熊可徵名熾純德古心鄉人誦義至夥乃其黠夜避色可謂難也蓋始其尊人中丞公符破倭海上晉兵使者填蘇松而楚觀察行縣抵武昌武昌胥某犯贓法當死揣知觀察蘇人與中丞最驩非其公子莫解顧可徵介不可干以私而婦麗因陰賂可徵奴乘夜飾婦納書帷中挑之可徵一見問得其故卻之

不去乃明燭書几不輟曰明志最嚴黠夜舉頭即是青天鷄鳴婦去可徵竟與解胥得釋亦曾未嘗言越二年歲甲子可徵從六七友斷紫姑神問他事神獨寫此二句曰熊生前此非而語乎陰德最深第當享清福自足娛功名不必問也內一友朱時行亦長者曩夜事以客其家獨知因發以語友而可徵自是罷制舉後以任子庇其嗣履初今任督府叅軍美色良緣避於黠夜人情所難然可徵夙具善根一念戒珠便登彼岸是亦無難若關壯繆梟視操屣視金封其黠夜秉燭于其主母特細行耳而宋儒褒以大節不得壯繆藩者也

高中丞

德安高中丞珙號玉華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風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橐命從者舉之橐然

耳談類增

卷之三

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入肌後者不能堪又計公橐垂盡柰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蒙袂而未者髮垂蔽面踣泣呼謂失金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因督地租錢急天旱鬻子女得金五十五晨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死矣公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益不受其人控馬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日尸祝之明年丙戌公舉進士由浙參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為即季子祚二千石年皆至大耋諸孫仕者又數人馬麻邑劉公守復見其傳中丞先朝名臣選金細行僅豹一斑猶之渡蟻飼雀可槩全仁遷固叙傳亦舉一事非必止此今人且為仁暮責報何異操豚蹄而望歲乎惟積惟無望請自一事始

宋武池

予已叙武池事入談中今從詹伯虎得邢子愿蕭伯序一詩四
甚悉矣因棄已草而入藩伯者曰新河古信都地隸今真定宋
布衣武池名登春邑人也往落魄遊江陵荆州故守徐太室先
生延之上客數與譚詩語合謂吳門詞客如雲不如一中山布
衣矣比徐公以封守事忤當全解綬家居而山人衣道士衣徒
步三千里過訪坐徐公竹林中日持螯飲酒恣良適未久別去
且二十年而徐公違會風雲起拜太宗伯山人乃走上都追叙
故隴徐公不厭也又三年徐公歸山人從新河過余言且將訪
徐公山中索醉訣別尋走錢塘弄江濤脫履江頭乘潮上下曰
樂哉即南面百城不與易矣已復謂子愿君視宋登春豈杉栢
四周間人余時大罵笑老虜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葦死

耳談類增

卷之三

十

潮比迺甲申寒食時也居數年絕無音塵而是歲十月新安余
叟從江南來才繫馬即嘖嘖道宋山人狀謂山人某歲過徐公
館之禮敬有加迺山人瞻顧異常也時時諷其主人杖家僮謂
僮慢我甚徐公即鞭家僮百山人僂謂杖才從青衣上拂柰何
惜一平頭奴令傲海內名士乎一旦懊惱辭且去問舟徐公公
為呼艇子與載米數斛脯酒漿稱是仍移棹錢之城門外山
人為強一舉白造次起榜人勿悞我湖信意味不脣徐公亦掉
臂去山人迺趣舟抵四十里許海頭不知昏曉徑跳白波逝矣
榜人初意徐公客纜舟規湖不謂咄嗟自葬魚腹中也嗟乎汨
羅采石登一咸三亦自燕趙慷慨悲歌之氣作使然矣余迺為
詩吊之復為叙致前方東南好事之家儻取余言聽石上自新
奇可喜何必重問要離之墓迺俠骨香也詩曰僑寓江陵日徐

陵作郡年重來滄海上依舊孝廉船醉嚙松枝雪狂吟桂樹蒼
浮生無住着駘蕩白雲天又不作吳門隱飄然汗漫遊尚書重
一諾遊子合千秋宮錦鯨魚香烟波采石愁前身應李白終古
捉風流又憶別來禽館曾言葬汨羅落花留且住芳草奈君何
呂文姬怨悲生薤露歌茫茫江水闊應比決凍多又低強憐
吾子蕭條安可論薄泥流日夜蘭芷憶王孫斑竹新冠憤垂楊
舊酒尊西州門側路郵禁哭聲吞子有詩曰蹈海今看魯仲連
誰云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貪延命肯向彌留作可憐麴枕糟
丘無七尺蝦邦蠶國有重泉跳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
然

耳談類增

卷之三

十一

耳談類增卷之四

裴德篇四 此篇皆貴家大人

海日翁

楊留畊翁

王長者

陶菊莊公

趙相國祖父

梁太宰封君

項翁近溪

馬司徒封君

黃素菴

王贈君

梅太公

畢長者姪漳

高王父泰州府君

南陵令尊人朱長者

陶莊敏父給舍公

孫給事大父洞庭漁人

陳義室先生

耳談類增

卷之四目錄

耳談類增卷之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裴德篇四 此篇皆貴家大人

海日翁夢

餘姚王海日翁華狀元宗伯其先世皆貧儒而皆好行陰德其清謹皜然不滓海日未第時夢諸神奏天帝曰此人九世廉貧一身之報未忽帝曰與他十世富貴仍令諸神以鼓樂導送文曲星與他作子親見綵聯云守正承先業垂謨裕後昆後生文成名守仁孫以下曰正曰承皆以神語十字定名序云

楊留畊翁

耳談類增

卷之四

蒲州留畊楊翁大司徒本卷公曾大父也以質樸遊洛秦間而好週人之急有秦縣佐王謙以墨敗受御史臺械繫過翁旅邸雅已耳楊商名因夜屏人長跪翁前曰不幸罹法罔不知死所有金三百兩資翁貿易倘天幸不死或請翁分子錢之餘猶勝虛擲而反以自累也翁收眠各有封識為藏之歸里值九日童子移菊將植瓦盎中翁乘人出出金埋盎底無知者越一歲所謙忍持一圖詣門圖繪一人囊三木踞庭除曰死業一人危坐而手撫之曰恩公翁取視知其意令詣菊盎前按翁手取金其下封識宛然謙感泣欲分其半為翁壽翁曰夫夫豈愛而金者耶此物非爾所宜有故為爾禍未有鑒前車而分人之禍者可速去矣與款酌而別

王長者

王長者原霸州文安人襁褓時父珣苦差役捐妻子逃去越二
十年原長娶婦甫月餘曰無父可為人乎因別母尋父期不獲
不還母曰許大世界生死未保無耗已廿年將何之原意益堅
竟拜母出歷青齊充洛晝行夜禱哀號泣血聞者莫不感動餓
則乞食九十餘年至衛界田橫島隆冬颶風寒甚宿于岔路口
土神廟夢至古刹日正午廊僧食以苡米飯甚苦乃澆以肉汁
曰甘乎曰甘曰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須去為句八僅
記此耳夢覺門軋然開有丈人扶藜來原告以故並所為夢丈
人疑思解之曰日午南方也苡草根附子也肉汁膾也汁入附
子父子會也行哉汝得父矣原從之南渡淇水入輝縣有寺曰
夢覺雪甚原止門外拂曙一苡芻出曰少年何處人何以在此
原口噤不能成語徐曰文安人以尋父至此苡芻憐之引至禪

耳談類增

卷之四

堂向老師法林道其故師噉以粥曰汝識父乎曰不識也曰久
知覺痛珣文安人時珣方供晨炊呼至問之曰汝識此人乎曰
不知也問原汝父何名曰珣珣稱其子小名曰汝某乎曰然兩
相顧形神感動曰我父也相抱慟哭珣耻見其婦不欲歸師曰
乃天合非人力也其歸乎而原亦牽衣號哭不已遂歸歸時六
十四至八十四始卒享原甘膳孝養雙白齊眉者二十年視爨
備天壤矣卒後有司上其事於朝下旌門之典俎豆學宮子孫
蕃衍福澤昭靈今比部王文郊應期及其進士皆其孫也徵詩
於都人士因詠而識之昔曾母搯臂而參歸乃天性所感長者
父宜早得而必廿年造化亦欲歷試以成其孝也苦盡甘來真
來好去菩薩已詔之而解者丈人亦必靈通導師夢覺而入夢
覺誰非大覺何其異也以此持心面壁九年而道就冥求十載

而親歸其為誠一也

陶菊莊公

會稽陶菊莊公富而好義市舶阮璫過越投交誼甚厚王振憾
于阮騎召之阮惴惴惟禍以所畜六千金授公曰吾不來此為君
有矣公以糖桶裝歸置井中逾數月遣仲子入京偵阮已死則
出井金投府戴守璫璫曰璫既歿金爾金也余何知復以詣縣
亦如府言堅請則留半代小民之逋而歸其三千適年荒竟買
米四千余石置開元寺贍饑者所活數萬人毫髮無所私郡縣
異之旌其井名還金公三子六孫胤始千丁而莊敏公文僖公
蔚為名臣餘叅議懌觀察大有叅政大年大宗伯承學方伯勿
學大中丞大順郡守允光尚寶允淳駕部允宜翰林望齡行業
皆不愧魁甲而其餘科第又十七人簪纓以百數則報亦不薄

耳談類增

卷之四

事見紹興志

趙相國祖父

趙相大洲公父諸生極貧母伐後園竹一根作器為祖所逐曰
婦非做家者母曰閣老已到家數月矣而逐我乎蓋有妊復有
徵也始罷生子即公年十二時父祖一家聚食饌品惟盞一碟
公亦用箸祖即詈曰汝小子安得食此厚味蜀人至今稱之後
公罷相歸山居林塘蕭然僅僅千金之產予伯兄令內江所習
聞而本江談

梁太宰封君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壻因家焉
稱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
庄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餞薦

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于稱我身後疇享我如汝者其若教鬼乎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湖性不喜女色而庄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屬媒納為媵時年六十四矣未破臘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太宰封九十五卒稱封君十年屢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日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于激釋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殆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是父無是子

項翁近溪

嘉興項翁近溪故望族少亦無賴浮蕩已折節為恭儉居積逐什一之利家大饒然好行義未嘗獵取於非分嘗購懷氏宅懷之先賢里稱十萬及徙居見廳前照壁畫有十六小兒思得十

耳談類增

卷之四

四

六子有不可知乃一稱之數小兒乃承家者人言其先有瘞金必在其中因招主者與共發視果得金萬六千主者大歡冀得十一而翁盡歸之曰爾之先以遺子者我何與焉業歸已而招人發金豈欲得金者人皆義之又質某邑簿宅值五百金數年計子幾倍簿意贖則不能棄則足惜請以購歸之則子之不足尚可百金足自慰矣翁曰產既歸我子非所論仍以母教購得然簿與交讓不欲以規得益金久之以授之簿之三子作陸索分焉鄉人又兩高之吳中購業值既平而稍益諺曰加嘆錢蓋加值而平其嘆失之心也翁不但稍益而已誰有嘆者翁三子元洪元汴墨林才名藉甚篤壽壬戌進士孫德禎丙戌進士塔前芝蘭競秀天道佑善庶於公有徵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壁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捷之無有矣婢走數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祀不暇而憂婢恐斃杖下仁何至也貴子重生有由哉劉子敦談

黃素菴

晉江黃公素菴諱傳孝孝友馴謹特異與物無忤然遇鄉里惡少為諸不法事則怒形於色以是不為諸惡少所容歲大侵疫起夢與女兄入一公府見朱衣人上坐跪鄉人無數於庭下以衡權之其法九罪惡至四兩者病倍者死獨已與女兄免神曰

耳談類增

卷之四

七

此二人善者不入衡也時所居牖後別舍僦居者數人咸病疫公釀酒其間欲往漉酒僦居婦病中嚶語謂守者鬼曰欲飲則黃氏酒在可取我貧人何所有鬼云渠酒有守者不可妄飲公漉酒如故後鄉人四百餘家半死半病獨公與女兄家亡恙女兄即太常博士李范庶祖母公即今山東大中丞黃公曾大父即其自撰墓誌銘云

王贈君

蕪水督學使王白岳父贈君竹軒公平生積善有令譽垂老得暴疾卒先是受寄其西席鄒某金四十置密地至是彌留意不及他但以指置金地不已左右如其指按索得金以售鄒目始暝事雖小可觀其平生當時有賦詩吊之者曰必指藏金地應知易簪心

梅太公

鄂城梅太公周庠為進士開先尊人高潔好義得遺金輒以還人不問姓名有為令者歸盛供張召公公不悅遂斷往還與蕭秀才交蕭婦當產而所僦居主人泥俗謂不吉而不容公乃延入己宅產馬竟何不吉自是里無泥俗者又多有靈異之感棄施州博士歸病七日不食中夜見二道士其一象純陽指公謂其侶曰明日之已舟人有難當保斯人公以語舟人皆盟嘍嚙語至期舟覆流十餘里俄起眾始羅拜曰非公皆葬魚腹矣過夷陵山道暘忽岩中老父出曰此有甘泉掘之泉湧出次望州鋪僮僕聞咆哮聲甚恐公了無所聞自疑豈充耳耶比曉郵卒言夜有群虎闖兩虎死視之果然又夢神擁十數人伏地下若崩厥角稽首此公所活者忘其姓名惟一二同學少年差堪識

耳談類增

卷之四

六

別耳年八十二卒李本寧傳如此俚細人多忌外棺外孕入家宅以為不吉予里杜氏魏氏皆以親喪入皆吉杜子登第更驗以梅長者所為群忌皆破孝義為重他何足惜而吉祥從之矣

畢長者姓漳

萬曆間新都人畢漳工聲律食貧工苦事父細極孝鄉里稱焉欲以筆耕致養遊齊魯間久未歸而家壁立突無堙父或併日一食嗽之然待漳歸而漳感暴病客死然平生與其宗兄太學力德相驩至是太學棄漳從沂水東鬼閉巖嶮夢相通嶮嶮椿老父深相托也曰底事淹留沂水東鬼閉巖嶮夢相通嶮嶮椿老誰相念坎壈萍飄路早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葦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為我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太學既覺而大詫即起秉燭極書旦日持過細診之未幾訃至太學固好義能週人之急

以漳身後見屬不忘其親因力振之遂依以終老先是大學久不宜子已連舉二子長即戊戌進士中舍公孟侯及其次君茂才且接翅矣已又產五子昔和嶠生孝王戎死孝未聞以死後孝者也漳生不能養親而以死屬養於仁人知其能屬也陰報雙珠正似啣環鬼詩七言亦其握瑾人死心灰而尚學結於菽水委致於風人故父子天性地魄所不能藏則所以成虹而化石豈非皆此類與

高王父泰州府君德政

高王父諱思旻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晉本州同知州故良於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刊定自 祖宗朝至是草渚奔徒馬數獨存甚以厲民府君傷之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府君率父老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為民請

耳談類增

卷之四

七

死大臣感悟奏蠲大半在州十三疏皆得請藏藁存焉如運舟自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成邊者給配婦：何罪令就死地不如給資財令就彼地娶與婦既無怨無得親戚相倚便皆出其 奏今永為石畫至于勸課感化保釐噢咻皆其庸政以親老乞身歸老羸婦子千百擁馬不得行立祠祀之香火至今百年伏臘不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歸家道觀河山躬躬食力倫德純素平生於心無匿恒執其平客買其家牛去歸察其值淳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干不已其手追而還其淳始罷購木造宅嫌其木稍大後有曹姓者又噴其所得木小與木客忤府君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遂相易今其所制定為家司徒仲父庄人猶指其材為府君購得者云孟假脩於渾沌氏之術人已兩忘矣既捐館莫表家

山地本是偶然今相宅者以魁于海內牛眠曾大而下世守清白皆天性忠厚伉直左太冲曰積習生常其所由來固然矣甲第簪弁亦稍稱喬木之家皆謂自其牛眠其天以報之耶萬石家法僅再世而孝謹衰今保殘陋漸及十世可謂厚幸然不可謂非食報之餘矣

南陵令尊人朱長者

朱長者善武昌人好善積功不倦頻年買鰥放生無算與微賈其交驩賈且死慮其家嗣頹蕩不可令有貲而次子賢又幼乃以七白金寄長者曰俟次子成立惟公割割給之猶勝畫地酒家又預為收券以絕家嗣爭取其人死而家嗣果過索觀收券罷越數年二子皆貧困長者察幼子儉可授貲乃密召之身索給付父手跡猶宛然也兩地人皆難之一日長者挾重商於

耳談類增

卷之四

八

湖舟覆溺乃覺足有所履得轉身船底視之皆鰥也然竟日膠室婚冥中見一門神紙飛至視之乃其家物自是覆舟自馳抵岸得生歸家人謂某日大風刮其門神去其異如此長者始無子已得四男而長南陵令朝望以最治聞其邑熊比部汝瑞談毛實僅放一龜遂得免溺况鰥無算乎延陵心許不負亦僅一劍况千金索乎長者垂有而南陵君又世其德高門駟馬可不卜知矣

陶莊敏父給舍公

陶給事愷號實齋兵侍詣之父也行誼隆異有罵者家人閉其門公曰彼罵我欲我聞而閉門是卻之也令開之已而曰立久倦乎則令人與之坐已而曰口乾乎則餽之茶其人慚而去一日有盜發廩守者以告公見其所載船不過受八十石則問守

者曰盜幾人曰四人公遂返曰四人而殺七八十石僅足活一歲必經官則既不得食又得盜名倘悔而自盡所失可算耶盜聞相戒皆改行為善人里有司徒廟祝嘗夢神曰陶實齋陰德動天每過廟吾必起立若為我語陶每往來前後隔一河省我起公幼子金溪夢亦然故獨新其廟且樹綽楔焉公配章夫人蓋宗伯敞之姪而侍即瑾之妹也壺儀胎教為郡邑所師年九十六猶能作細字於義男義孫婦拜必答曰是皆良家女也聞諸孫罵僕為奴則詈之曰你祖你父為官不有主人乎是自詈也其德厚如此故四子三登科一大司馬云

孫給事大父洞庭漁人

孫鵬初給事嘗語我其大父洞庭漁人行實媿媿恐湮沒不傳屬予作小傳紀之忽忽不暇今讀醉語蓋已自傳矣因錄於此

耳談類增

卷之四

九

曰先公洞庭漁人弱冠試異等視學大夫許伯誠最所賞識有欲得其力者年更長日每三四顧先公畧不為動最後大王父學憲公命之曰彼年實且長日動顧爾不一往何耶先公曰此不近人情往必中其詐學憲公顧益強命之乃一往則已治具一小樓上賓主相對譁浪洽甚下有巫呼者一環隨上年可十五六裝飾都雅主人命行酒乃捷戶去意將悅先公先公怒大呼竟排戶不顧出又有姻婭中夫早死欲嫁其外夫者夜持千金置先公室先公力揮去不少動旁有取之去者且云此何與我事暮夜誰知者即知亦何能為先王母為嚴叅知嫡長孫女別無兄弟父早卒母黎痿痺臥牀上錢帛狼籍先公與王母皆無所取季氏攫取都盡母黎瞑目視先公謂將取去先公竟出不以一簪自隨可稱廉介今天下知先公詩文景仰之恐後

其遺行尚如此未及傳故重表出之

陳義室先生

先生諱大器字廷用學務閱博而玄解易義入其隨學者宗之稱義室先生乃其提身礪行蟬蛻溷濁備周之三物六行無間然矣窮巷竹宇糲不果腹而豪於酒陶然竟日夕間左貴人丹朱其穀不可得其一聆迨晚俗靡後生驕蹇不馴師道漸頹或翫而從之上無嚴師下無莊士獨先生持之益力不獨嚴刺經而嚴刺其躬履蹈或宴見有惰容步有履聲課稅稍左其訓皆怒蹠之終日無敢違以勁身教且士皆良也予自童中從遊獨深得其賞識嘗與二三子往候必命酌酌必取辦於咄嗟其孺人亦必以咄嗟辦飯脯玄酒楊權古今覈古文奇字鍾鼎文子偶能解輒奇予一日飲劇兩忽暴至其居上漏下濕衣皆霑濡

耳談類增

卷之四

十

則藜藿之飲益豪歌聲與雨聲相角若出金石濁醪妙理契獨深矣其亦抱道無偶而逝於其中也然未嘗有酒過所謂酒德白首僅僅以明經授建德新寧博士視諸士猶里諸士其執德猶御德諸大吏皆折節下之且有異擢忽已考終新寧士為釀金幣治喪哀泣如喪考妣護廣柳車南旋千里不輟可以觀感越二十年其監使者從其士請俎豆學宮其在里亦然先生兩嗣則賜皆以闕儒無年諸孫惟于達籍南宮語謂儒三世必達需之無負名矣先太史稚欽詩曰里中有一士栖栖蓬戶間動依高士跡居誦先民言盎中無斗儲桁上衣無完絮藿並日得續絮豈禦寒常恐志節虧不屑視知憐入門四壁立頽之絕愁嘆餓食拒嗟來渴飲避貪泉一簞恒晏如回也稱大賢人謂因先生脩辭亦必主能當之嗟乎逝水東下其刑猶存梁木

耳談類增卷之五

藜藿篇五 此篇皆閩德

寧遠夫人

雲杜杜孺人

雲杜匡夫人

顏進士曾祖母

趙大司寇母

徐方伯母萬恭人

予大母胡宜人

先叔妣夫人徐氏

畢母孫孺人

義娥

孟端妻暨其女

姚貞女

徐子與女甥

維揚孝婦

雙烈女

陳烈婦

雙蓮橋

鮑貞女

遼陽烈婦乙氏

耳談類增

卷之五目錄

乙

耳談類增卷之五

黃岡 王同軌 行南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葉德篇五 此篇皆閩德

寧遠夫人

萬曆初名將以李寧遠成梁威少保繼光稱首寧遠夫人宿氏者蓋女中裴郭也夫人生將門熟邊務尤善御將士在遠鎮歲必一歸鐵嶺所過臺堡完塌士伍精疲車馬整故無一不考裨將故畏不異寧遠五子一太保一大金吾三都督家人子為都督及二品將官者十餘人而身猶持女紅子婦輩紹錦充塞而其誕日獻酬必以青布此聖賢學問所難婦德中乃如此最賢

耳談類增

卷之五

者身護四十即娶王氏為側室身往來于道路而命王專房令子婦輩待王如待已稍不稱即責罵曰王我所置慢王是慢我也于汝安乎諸子業已曳玉微有驕泰即使伏地受杖如嬰兒無敢偃蹇者其女嫁蘇氏與婿反目而幼子往助之夫人怒曰女出嫁是出家矣而挾門第偃丈夫耶呼幼子跪之庭立杖數十女泣訴不理曰爾今後不得于夫及舅姑毋見我面嗚呼其見何遠也世樹勲勞而享祿壽宜哉陶駕部談

雲杜杜孺人

雲杜杜孺人其孫即方伯公而太史本寧兄弟其曾孫也積善好施與所存活甚多嘗有丐子在門病且死孺人饘粥之不倦亦其恒也正德間劉六劉七餘黨立任楊清輩流劫楚中抵京山景陵民皆逃避一盜執旗躍馬入皂市訊杜孺人何在時孺

人亦以避出盜入孺人宅蒐得竈下一小婢好語曰我乃丐子病且死者蒙孺人食我得生我固以啣環來也小婢知無他導見孺人盜擁孺人上坐拜跪流涕奉金帛為壽且曰無恐因書打惡在此四字于門後群盜見字皆不敢入村市皆得免劫則孺人之功也

雲杜巨夫人

江漢間稱雲杜李太史其先家法而予所及知為巨夫人夫人在室已夔五丈夫子侍及歸方伯公子果五而太史及孝廉本建本石為所生而鞠教如一未嘗有間課讀課菽方伯公督於外夫人督於內並督諸子婦而皆不廢檟楚吾友魏穎超鴻臚為夫人愛婿少失父進士又今郝給舍仲輿以家難失業太夫人皆延就塾師鞠教不異諸子故二君成業皆不忘所自而猶

耳談類增

卷之五

稟凜若侍膝下間黨濡沫其澤殆徧篋牽及周親亦大備及捐柩棧之日合百里內為哀見其哀錄始夫人以俚歸前有王夫人後有梁夫人夫人有梁嚴事王夫人而又不以身先梁夫人上有二姑情好不一而皆曲意順媚得其歡心焉夫人執柔道抱雌節未嘗有所阿比而身目所接無不軫綢繆固膠漆德盛而禮恭者為乎至其事王夫人於病憊而治其喪皆孝子所難能方伯公以廬墓死孝太夫人以沉痛病久之死方伯公節孝兩篤至於內則身度困庾絲粟女紅之事種種按古有法固其性成厥亦學力可謂聖師碩出筭珥

顏進士曾祖母

進士顏欲章日聞談其曾祖母劉甫二十餘夫所天茹苦守貞家尊者屢欲奪其志不聽後壽八十七終殯中堂是年族子婦

夢金甲神擁騶從甚盛至其閭縛二人車軸間凡所至必加鞭
 箠或就縛怒詆不絕至母居獨麾騶從令勿入曰貞婦極在是
 族眾皆呼母為三嫂聞族子婦言尚不知貞婦謂何明年春大
 疫縛車軸者二人先死餘受鞭箠及縛者皆次第死一如族
 子婦言獨母一家並臧獲六十餘人皆亡恙當疫時里有數人
 聞夢語故僦門房以居亦得免又日閭於庚子讀書德州慈氏
 寺明日為歲除篝燈夜讀忽隱几夢曾祖母執其手曰上帝以
 我貞苦將厚發於汝汝勉旃汝不信明發有報汝者明發無所
 聞但聞牝鷄晨鳴蓋里人往捷者有是兆固知此即告我也明
 年辛丑果捷慈氏寺奉慈氏命矣夫閨德幽眇匹婦之亮而天
 祐若是人紀賴以立也故桐江絲繫漢昂非節謂乎母以貞苦
 除青一家發祥曾孫享年上壽呵護餘靈神之為報不淺小矣

耳談類增

卷之五

三

至北鷄兆祥猶蛇虺兆男烏啼亦吉皆及厥理將為天問

趙大司冠母大母兩太夫人

郵縣趙瑞之妻張氏名玉潤生子龍甫四朞而瑞死家故涼至
 是益落舅姑垂白嗷嗷待哺親黨咸謂不支張獨茹荼攻苦躬
 紡績以俯仰足跡不踰閭語不出聲舅姑繼歿乃治棺歛含盡
 禮晝夜哭不絕聲子龍長擇師教訓為邑諸生下帷授弟子易
 束脩之外嘽嘽索中裝耳不能備甘毳娶孫氏蕙芳復能脫簪
 珥給旦暮率一日再餐必鮮肥不繼截髮售隣媪以易之且不
 令張見恐傷其志夫夜讀呻吟孫常以女紅相先後乃竟竭溫
 清焉蓋張與孫形影相吊喘息相屬相倚為命焉竟以疲瘵死
 一節一孝萃於一家見寧波府志及余太史傳龍後以明經授
 教懷寧行誼特至不問識不識咸稱先生即雷命猶為至寶弗

耀而干斗之氣已發於先生嗣今大司冠心堂先生芝報醴源
 自不能忘節孝二太夫人蓋孕且釀之也不及五鼎養而三釜
 祀報應之理詎不昭然

徐方伯母萬恭人

吾里徐方伯竹峯母萬恭人事其公姑頗篤孝敬公老抱危疾
 滯茵褥而家尚寒素恭人拮据生事每食必跪進無怠容公姑
 涕泣曰貧家安得賢婦天必鑒之報以晚榮其在吾孫乎後方
 伯果以進士起家而母以大恭封恭人云

予大母胡宜人

予大父卒封丘令僅餘俸四十金冠服之外筭無一物田廬甚
 薄而食指漸繁大母胡宜人執家秉勤儉畊讀忘其為貧每辰
 必躬視糜哺諸僮僕始令就力作嚴而有法動合準則黎明諸子

耳談類增

卷之五

四

婦必肅容拜堂下大伯母何為中丞公朶女性緩至常遲則受
 詈而並詈諸母故諸母櫛畢必趨何所助櫛旅進以為常或戒
 諸母無令納外家饋食以口腹損志節故諸家饋食皆不得至
 門有女戚來謁面塗粉澤叱去之曰為人婦明潔其體足矣塗
 澤華侈皆非良家所宜正恐敗吾家俗耳令洗盥始入為教身
 非笄子婦皆不得入二伯父太平守始以孝廉與計偕曉發入
 拜而笄未端大怒蹠之戶外日午不食亦不令起曰孺子不知
 禮異時授事必速官謗皆未亡人罪何以見汝父於九京孰與
 偕者容及室中人皆莫能為計然愛小姑因屬以辨說始解泣
 拜就道二伯父既登第以尚書即賜沐歸何孺人小有過宜人
 不悅則二伯父執杖自撻於庭必解乃已食無貳歲衣無綺帛
 庭戶寂然書聲與機杆聲相錯耳時叔祖監計公棄河南叅政

歸置義田義館督育諸子姓頗嚴禮教而宜人以內訓與相埒
即驗封公亦曰有婆嫂吾兄不亡故成德達材科名宦績流輝
不絕年七十餘被末疾欲得抵二伯父宅諸父身為壻擡肩輿
而往至今遺老見者備津津說安人時事吾母諸母侍安人供
菽水問寢與衣不解帶拮据夙夜婦聲不外男履不內情隆禮
篤別是一世界嗟乎故廬猶存風教掃地予猶幸聞知在嬰孺
見知而後死者盡落廢境嬉々之屬豈啻勃谿而欲長教可得
哉

先叔祖妣大司徒母徐氏

先伯考都事公居先叔祖考吏部公喪於女王城庄盜夜入滅
奴與聞不勝都事公被縛將甘心焉男女百口皆連匿滅影徐
夫人者吏部公副室携一幼子挺身出語盜曰縛者我家長君

耳談類增

卷之五

五

乃一家之棟不可害必欲害願以此幼兒代命盜曰兒誰所生
曰此我子長君誰所生曰此嫡夫人子盜感嘆曰賢哉夫人此
人所難因釋都事公取金三百扣頭几筵致謝而去滅奴復欲
追殺夫人曰盜即不道釋我則恩何追為遂已所携即尚書公
時年十五已就外傳授書易公維效談最詳尤浮於予家所傳
先世節義孝友風教孳結往往如此語次因為識之

畢母孫孺人

孫孺人者新都畢中舍伯侯母也始孫氏媪愛觀音大士降而
娠復夢大士昇以龍女且曰此女與我同生蓋二月十九日也
孺人果以是日誕生有異質能言其父孫公口授古詩百篇輒
成誦既甦延女傳授列女傳彤管編書日陳箴數十猶嚶嚶而
務請益孫公素封積書不饒則私購如老莊左屈管韓荀楊司

耳談類增

卷五

馬昭明諸書目數行下日誦教萬言笑立盡一日授簡使從兄
若弟課經義言盡多奇諸兄弟弗及也又嘗聞女中賢烈夫
夫事竊私心嚮慕之恨不為男子而公亦曰安得而為丈夫子
大吾門乎比歸畢太學闈政婦儀一遵古則去汰而織去矜而
讓事姑舅曲盡孝敬其能事皆出諸奴先願獨恂恂如無能人
大母張宜人寢疾則佐太學供湯藥旬餘衣不解帶一夕以身
禱請代尋到股進飼之疾亦瘳畢氏家固多藏書則從太學偏
發所未讀夫婦恒相對繙閱丙夜不休所以佐太學績業行住
坐卧笔研與俱嘗欲厚蓄大澲成一家言有所得亦輒籍記之
月嘗盈篋工聲偶取材多漢魏其於臨池執工章草籀文雙鈞
懸腕無甚難訣在意先筆後耳識見超卓於國事興革大體言
言中竅時國家有大故胡大司馬成功而被繫夜忽夢為宰官

耳談類增

卷之五

六

身抗疏侃侃論列覺時猶記憶數語皆慷慨激烈其精神之所
為乎邇年持誦楞嚴圓覺諸經間有補註偈語然不信巫覡不
通優尼每人高談玄緇輒正色曰紗在冥詮談何容易諸如絲
竹丹青一切諸技皆精入率而皆薄之且戒人勿習初年不宜
子復善病已生中舍君及二茂材當盛年進俚室共抱子七鴉
鳩之愛常均若不知誰非已所生也太學蕭散不問家人產鉅
細倚辦皆太孺人擘畫無不中度七子學淺深皆面授自太孺
人延塾師而師所課皆已熟習自闡中故中舍君身不離戶牖
負笈而學成及中舍君兩捷賢科而督益嚴所訓皆忠孝大節
膏沐生民又曰與其為天下第一品官無寧為天下第一等人
較常嗃嗃益厲惟恐以氣溢而惰宦成歲已亥齒纔半百夫新
都文獻甲寓內而旁發笄珥庶幾大儒烈士扶與真氣若領其

四一

全其曰誕與符天昇龍女有以也為之夫子福何厚邪昔蒸中郎女傳父業馬季長受業於大家賈生嘗為魏夫人弟子惜絳帳之講不以煩孺人而徒稱季長也然如東征賦亦須有傳使後世知陳留長穀之母為曹大家顧中舍君才絕世非穀鹿鹿可敢望此又大家之所以遜於孺人也

義娥

義娥者歷城諸生吳愛眾養女桂香也本流傭子再鬻始歸吳甫十齡婉靜不嬉先是愛眾有中表盧三才亦以貧來依其人瘡蕩而愛眾直奴蓄之小忤輒嗔詈曰奴奴亦嘗加榜掠一日與婦李對食而三才負市米入愛眾嗔其尅直三才大怒出腰間匕首刺愛眾不中愛眾繞磨轉娥大叫以挺以挺云挺紫磨索間不可持則以左右肩翼蔽之賊積怒橫氣如出柙之虎竟

耳談類增

卷之五

七

飽刃愛眾婦李奔踰敗垣走賊舍愛眾逐李愛眾尚強起護李撞壁僵久之賊舍李復刃愛眾死娥持賊裾大呼曰奴殺人奴殺人賊斫其頭骨並腦血淋漓又斷其指而持如故呼益厲一市人皆驚眾邏皆集尾之久始獲伏法而令汝陰張鶴鳴元平傳其事而石之朱司馬清冷以貽我稱義娥褒之也事在萬曆丙申歲娥亦養女又稚其曰以挺以挺則秦左右呼王負劍王負劍之智也其以有左右翼則使仔當熊之勇也項伯劍翼沛公志在茅土娥以身當刃將何需乎吳生昏悖死固宜婦急失節從人獨不念以屍衛已者皆不足污口舌乃有朱英出糞土中君娥也故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孟端妻暨其女

蒲州孟端妻暨其女事王問卿謙為傳而親政銀臺楊進士世

增述以語我蓋二公皆蒲人也曰孟端家貧業耕或為人傭妻邵氏常辟纒以佐其養母動力不惰已端死邵年二十五號慟不食欲相從地下姑勸喻始解已端葬邵母勸邵更嫁邵大慟曰未亡人不死以姑在也覲顏事二姓非人所為如母言必死耳母始寬之然已有主者將倚姑黨並母為強奪計邵聞若不聞即出端藏金二兩以奉姑曰此夫子藏以備姑緩急者姑受之不省邵有二女長曰熙年八歲幼曰亥僅二歲是日邵抱亥於懷潛出而熙躡其後邵迴擊以磔令返即赴井死熙奔赴救不得亦赴井死家人援出母抱亥熙抱母堅如藤纏觀者聞者莫不涕下沾襟時萬曆丁酉冬事楊進士曰邵寡人婦即更嫁無關門閥而以死明志蹈水火如飲食寧有詩書之訓保傳之防乎故貞烈之性或失之纓紱之門而散見於席門委巷未可以貧賤易之也女熙可以不死而竟死故有是母必有是女節孝無二理而蘭菊必叢生也惜未有上其事者得無以其寡且後之涼乎

姚貞女

貞女為孝感縣庠生姚楨之女聘鄭一德未笄而一德卒即痛哭欲躬視含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噎母覺急灌以水得生屢經而皆以防護不得然兩目霍然皆血漬矣竟往會葬盤礴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為濕自是歸翁姑稿容蓬首不出閭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隣媪解之曰汝未醮何苦執婦義女曰義自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媪言何用盟為里以聞于當道覈得實楔其棺曰貞邑侯蔣公以化為立傳

徐子與女甥

長興徐方伯子與有女甥為同邑周某女聘姚京兆伯道季子光裕且于歸而光裕卒女即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宅臨喪其家難之女曰兒固姚氏婦以死踰盟非人也越三日母孀之往服喪哀毀母歸欲番而家皆難之女固陳其志竟晉起居柩側席藁三年既殯居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今長興令黎公芳扁其門未室守貞云方伯無子傳家而女有女傳業不羨元陽甥宅相矣故詩書之效如星曜川流或晦或明或流或窒皆若此也

維揚孝婦

婦本維揚田家事姑極孝而虔事觀音大士姑病劇禱于大士願以身代忽夢一老母語曰汝欲姑好須得人肝婦曰我肝我割取也老母指示之曰肝在此地婦割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

耳談類增

卷之五

九

日乞婆過門儼然夢所見婦跪請曰割不得肝奈何乞婆曰汝是縱割所以不得肝必橫割之婦又橫割之肝果吐出自烹以食姑姑病頓已婦始寢昏死已又復活胸肉旬日皆合而刀痕縱橫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于當道旌門紛如或欲以聞於朝而傷於不經罷李長卿談此即大士靈感以成婦孝其兩割者所謂歷試也不然胸豈屢受刀之地矧孺弱乎孝不如婦而欲踵婦事死者必相枕藉故禮禁割股廬墓而摩什菑室以能吞針非常瑰異之事可易為哉今士大夫過維揚常往視婦江綠蘿亦見之稱貴人但曰爹云

雙烈女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已夜入偏女女不從僧怒斬女携首以去適女母舅

宿於家訟於官謂勇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勇女痛父自斬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卹虔禱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甕佛腹中榕佛腹果得首坐僧死勇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何文與談壬辰過蘇所見

陳烈婦

蕪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寡而所贊夫為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嗔婦不肖已縱令鳳鳴及僧百計誘而身作威力搖撼不已鳳鳴遂強持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已父反謂當從其家俗于是自誓必死謂太姑曰兒不能為狗彘必死不能事太姑然必有二人從我去太姑慰諭猶給謂太姑兒不死是夜竟自縊死始婦死隣黨喧傳觀者如市無

耳談類增

卷之五

十

不揮涕烈日中面色如生耆儒謝朝宣皮子恕摘文祭奠而何丈與進士為作傳已鳳鳴與其姑皆相繼暴死也嘗聞貞于性者天青不能入烈婦小家女居群穢中或推或挽從邪則易而甘死不辭可觀性貞勇于貴盲矣泣可崩城寃能致旱皆是匹婦何有于陰帝不為推刃者

雙蓮橋

國初永嘉有張子李女比隣結婚兩稚無嫌心互相憐及長張母寡家貧居離李氏李匿女盡謀離婚而女堅不從張子亦遙相慕戀一日女隨眾市遊於元宵觀燈流日見張即捨眾聚而訴衷夜久知無合期行至橋上相抱投水無知者次年長蓮花並頭連蒂人皆駭異募漁人從根掘土得二屍蓮莖各出一口即張子李女也邑令以其事不失貞義合棺起冢名曰鴛鴦而

題橋雙蓮當時題詠甚多有詩曰初盟不負鐵心堅割斷塵緣
作水仙鳥鵲巧催橋上度青蛾長展鏡中妍生前果墜相思樹
死後花芳並蒂蓮何處宰官身可現幻髮嬌小愛河邊

鮑貞女

桐鄉濮氏子聘鮑氏女為婚戶齊偶敵歡好無異及長濮子中
危痘幸生然口鼻平合成肉一塊僅一竅如豆通水穀而家消
落僅房一間斷分內外鮑氏遂怨惡離婚重受聘於富人莊某
子子又有貌戚黨無不為女從吏者女獨誓從濮氏言如矢直
不淖已二家以聞令廣德人裴公公從女意歸濮既歸操井臼
治麻泉事其姑極孝濮子嗜酒而脾不能納醉必嘔其竅易進
難出嘔不淖出必昏亂欲死女巧為導盡始罷屢年勤事不知
其為陋惡也已抱一子矣萬曆戊子浙大饑癘鮑一門盡死獨

耳談類增

卷之五

十一

存女其戚尊獨一外姑以女無依且貧勸令改嫁女曰惡疾貧
寡等也始既守女貞不棄惡疾今奈何捨婦節厭貧寡乎絕粒
惟有死耳姑受人賕面怒相加女潛縫其衣襦數重投河水死
里人義之無不灑泣者馮大司成聞之倡義贖金為樹綽楔撰
有碑記而趙山人雪蕉德憑襄事云時大暑數日後見女屍猶
有生氣語謂蘭相如千古猶有生氣生氣直千古哉一齊眾楚
不能齊語以味者眾也女排眾議以伸獨見屣棄花錦蹈身沮
洳責言不能喻其勇而砥石不能喻其勁矣人謂死義者從容
難於慷慨而女之難益見借令為男子馮歡任安之義非其襟
袖間物乎

遼陽烈婦乙氏

遼陽乙氏武人子伯婦美姿容歲大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娼

家曰如此則兩活不然餒死矣婦曰此豈人所為死不亦易耶
誓不往絕食已旬日迎者以美食相貽真其更志則擲棄之甘
餓至所着之裳布嚙盡竟卒李文甫客遼陽所見贊曰山有文
鳥獵者張羅雁無再隊倚門謂何蓮花火宅污泥玉禾茹薇見
志吞旃匪它形骸從槁志節不磨

耳談類增

卷之五

十二

耳譚類增卷之六目錄

良識篇

成都守魯公

林公大合決獄

李邵武決獄

臨安令決獄

裕州麻梁獄

江陵朱公二事

閔選部理冤

臨海令決獄

朱省郎決東明獄數事

伯兄純南決燕獄二事

耳譚類增

卷之六目錄

田華容

陳公斷贖金

定遠獄

郭公猿獄

臨江守錢公

僕司理

典史決獄

孫公勘歐陽家訟

南昌守王公

程戶侍義殺楊僕

寶坻令張公斷獄

陶駕部制虜詳

朱公決邢臺獄數事

斷奪金成土

葉公斷爪

天柱令朱公斷豕

劉司理決裏妓獄

耳譚類增卷之六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繡谷 唐和景 伯成

良識篇

成都守魯公

成都守魯公永清我楚蘄水人神於訟郡門外架屋數椽緇緇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謔臬長適有以姦訟者於和姦強姦未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裹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羅訟遂決蓋煩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何文興談予所聞於諸公謂世無強姦以此

臨江守錢公

錢公若虜守臨江多異政鄉人持鷺入市寄店中他往還索鷺則店主云無之羣鷺我鳥耳其人訟於郡公令人取店中鷺四隻各以紙一張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退食使人問鷺供狀否皆答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鷺曰此鄉人鷺蓋鄉人鷺食野草糞青店鷺食穀粟色黃店主伏罪

林公大合決獄

蜀中一小家嬾自母家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而婦有妾即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尋不得交訟於邑互謂殺之時都司斷事閩林公大合攝邑不能決而疑遠有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連出適

幾村市但探出此事當有汝罪久之門子入此寺僧徒以是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頓首向天自應曰知道了獨一僧於衆中色變公即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抵二僧死而二家疑解顧朗哉談

僕司理

滇中僕維賢萬曆中為楚理發奸如神一婦人乘驛渡水偶一乘驢者至給之曰驃性烈至中流跳時必墮溺我驢馴相易以渡抵岸各乘已者便婦信之及岸其人鞭驃往不可追婦歸其夫以為有他姦撞婦死赴縣訟求出婦公無所問但曰啟釁者驢也可牽來既至即命繫之廊柱禁芻水三日縱之而卒隨其後來歸驢主逮至杖遣之

耳譚類稿

卷之六

李邵武決獄

邵武劉維正女嫁龔默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為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某與維正有卻遂誣訟於郡謂女孕出維正維正默應祥皆諸生廩於庠俱蒙羞而維正益甚無以自解予里李實卿之用守邵武已心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臨決出以視諸人于是羣疑盡釋女寃得白語曰少所見多所怪故君子所不知關如而雋不疑引經斷獄漢庭重之吾學編亦載宋潛溪學士以七月生吾里廣右廉訪陶公珪亦然生皆顛骨尚未全皆足徵頃晤宋汝脩云七月子多壽八月子多不壽婦有懷孕經水不絕者或又謂有女十二生子者有十一生子者皆世所有安可執一論耶

典史決獄

相傳一典史善決獄所部有叟以圃為業茄熟累被人竊去數百個以為訟典史陽叱之咄咄誰為爾守圃今許誰耶已呼叟至膝前曰爾俟茄再熟各刺竹釘茄腹中沒其額失去則再訴叟如其語再訴典史遣隸分布城隅凡鬻茄者皆令入署查覈以次剖視數個得竹刺質之乃叟隣人也遂杖罪之又兩人同懇旅食一人置傘于門無傘者奪之曰我傘也互爭以訴曰此傘不宜專當從中剖之各持其半剖時察二人色一甚憾一微笑指微笑者曰此爾奪渠傘也然皆前時朴民今憾者必奪者未可膠柱論也

臨安令決獄

臨安有乙欲奪甲田故令人以甲名訟已或稱虧價或稱匿糧或稱占種如此三訟皆已授捷贖罪令君耳熟甚惡之已新令耳譚類稿 卷之六 至乃身作乙而訟真甲謂占種云真甲奮爭謂絕無是事而往案牒甚悉乙謂富猾設奸網彌天乘新官陷貧耳令不能決而疑甚然甲乙嘗繫獄經月令知之忽令羣囚至問誰為甲而囚指乙遂坐乙罪真甲寃雪臨安詐如此不有賢令決倉卒鮮不令甲寃者

孫公勘歐陽家訟

華容孫督學玉山公勘歐陽家訟歐陽官通判饒于財夏浴空室夜索茶小婢持置墻孔飲之遂中毒死前妻之子因訟繼娶毋以姦毒殺其父置獄久不決御史行郡繼妻再三稱寃公領院符徑造歐陽室詳審秘探閣浴處及置茶處遂嚴鑰其門緊逐歐陽家口于外親與一小門子宿其中仍以茶置墻而次早起視果有蜈蚣墮焉急命拆墻遍內皆穴蜈蚣焚燒移兩時方

絕臭不可聞觀者如堵遂詣御史臺白其狀冤始解玉山公為給舍鵬初曾大父治獄如此何幽不徹語謂治國如家若公此一念豈特家事天下之沉寃千寃何能盡得公而駢首戮也今公雲仍十葉華簪躬饗豈偶然哉

裕州麻梁獄

先太史稚欽以諫阻 駕南巡受杖不苑出知裕州有布客某販布若干道經州為盜顛越於道而布失面毀首碎矣州以報諸大吏而皆以屬州太史廉不得狀既束高閣又慮獄不可了然意客必主布僧州中布僧可訊也一日出令讞布客獄凡布僧悉至公讞訊間忽一麻雀急飛入往返穿梁間太史心動麻雀之麻可姓也梁可名也猝詰之曰麻梁何在 人頃捨地曰麻梁先期去關外故不至察察其出非先期跡益露捨地者語益支急捕麻梁梁至一訊便服布出並其黨皆抵罪果知為布僧也一州稱神太史曰始偶觸不能當吾悟既曲辨不能當吾詰雀非寃化則神告我也

南昌守王公

民間有謀奪陰地者常預撰名人文勒碑石埋他墓土中始與爭經官掘出以為驗云聽者往往為所惑南昌守王公佐良於讞嘗因爭而一家掘出墓石為弘治十九年公曰 孝宗御極僅十八年此詐也因治之爭遂息

江陵朱公二事

朱公正色令江陵時有糧長裘翰官銀六兩醉遺於路為賣菜傭拾得歸以示妻妻駭嘆吾汝皆賤人何得多金可持往拾處還之及往果見糧長泣覓不得傭還之而糧長遽曰此官物汝

奚竊去數原七今止六可憫我遂相拉至縣朱公審傭得其妻語如此即呼其妻至咨之語無異公取金給傭曰此汝金語糧長曰汝金七此非是可亟去尋覓糧長知公怒其欺且負心也叩頭請死公榜之二十還其金但取其一償傭曰汝夫婦天理所宜有也又一士素有時名以宿娼為市滑所恃視其衣許馬公陽領之以衣納諸庫潛令掾易一短衣已命士至前且怒且詈遽命取衣著試短不掩脛語市滑曰汝胡給我笞而荷校馬仍取笞捷士十曰事未有無因而至者吾為汝惜耳公抗直不阿當代名臣糧長得金足慰乃反誣拾者予屢見此人皆果地之屬厲人之鄉乃有賣菜傭妻純是天理烹阿封即墨而化行惜公所以賞罰之者未盡也

程戶侍義殺楊僕

程戶侍萬里為舉子遊京師與石首汪進士浩俱館尚寶司丞楊壽家壽有奴詆壽語大不遜二公毆殺之刺事者以聞司寇當楊殺人抵死二公同惡徒三年除名廷評某駁還蓋以奴詆主罪應誅殺但當白之朝耳楊暨二公俱無罪汪後亦官都御史治本經術法兼倫理即漢法子孫首匿父母大父母勿論倫重則法緩矣一切以法行惟申韓有之別稱名法家廷評之駁出程戶侍從儒者經術中來足為平獄者法焉

閩選部理寃

常郡有必婦寡居止一子娶婦矣而母忽孕產一胞里人疑其以子成者訟于郡淹獄中每獄但母子哭甚哀而終莫能自解會吾里選部閩公翼墟理常郡庭讞時問曰與母同榻乎曰未也同房乎曰未也同溺器乎曰有之曰是矣洗寃錄有氣感之

說曰有人道而生子者有骨若氣感而生子者純肉無骨視其胞果無骨寃遂解而公之名益彰公凡治獄多類此

寶坻令張公斷獄

嘉靖間寶坻民楊成其兄成構危疾泣謂成曰我病必不起有金二千兩子幼必不能守汝可有之俟兒長成給半可也後背兄命盡匿不與成妻許于邑令張公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盜見成即曰此人故吾偶今暴富皆盜資也成急呼曰吾資出亡兄所寄非盜者張公曰已知汝匿兄金弟慮汝不服故令盜言耳遂盡產給成子易維效談

臨海令決獄

浙之臨海縣以畫旗導新秀才適警宮某家樓臨街有女窺見一生韶冶悅之適一賣婆在旁曰此我隣家子今為小娘執伐耳諱類增

卷之六

佳偶成矣女不言賣婆又以女意誘生睡之不從賣婆子固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以益纏綿一日其家有舍客官人夫婦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其夜有人雙斷舍客首明發以聞于令長以為其家殺之而橐裝無損殺之何為問榻向夜寢誰氏曰是其女榻令立逮其女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為誰曰是其秀才又立逮生至曰賣婆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暗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沉思曰賣婆有子乎曰有之逮其子至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即自輸服始假生與女姦既夜至榻枕上得頭一雙以為女有他姦故憤拔佩刀並殺之而不知客夫婦也即日械繫抵死士由是得洗冤黃邑博士臨海陳公談

陶駕部制虜詳

萬曆壬午陶駕部允宜謫知通州時達虜要賞者數百為羣入都遇人畜輒奪取有桑通者持雞豚酒米行虜櫻不與相競至州陷跌幾死眾虜反譁於薊遼軍門軍門周公詠欲按虜恐激變欲梟通則非罪以屬陶陶曰通何罪但達虜謂虜跌幾死而以虜法處之庶幾猶得也虜法相毆至死者以家財贖命其數以九為十以八十一為百芝之令買五色布六十三疋而以已俸助之于是虜得布皆悅且相顧謂中國有人也公亦稱善

朱省郎決東明獄數事

東明民劉松往斐子巖販花久不歸其父西於店主家得松秤訟謂店主殺之省郎朱公時宰邑曰殺人則必焚秤埋錘以滅其跡留秤則殺必非也半載餘西得松瘞屍於王官營為犬抉出傷脊屍旁有白髻子而猶謂殺者店主也公曰此店主有服耳諱類增

卷之六

者家殺也問誰家有服因得楊守分先拘其隣人羈之詐云出首遂一吐實按其家贓物兇器皆得守分曰死不敢辭但三人分財一人死不耳耳公曰一人死一人償足矣爾欲誣爾所仇乎不聽蓋以安二人使勿逃次日二人來未辨即逮訊之皆以抵罪第分首徒耳民劉時為王仲元李友以假銀買穀兩月餘始識訟於縣拘二人至囚首跪足一散袴自稱為主人傭耳何嘗買穀公曰汝實買穀但銀出主人假貧乞以逃罪也訊主人皆堅不服公令且繫空倉而預令人匿卷席中三人入恣語其偽情掀席人出皆膽落伏地請罪又郝雲徭以姦楊文昇妻田氏致其自縊死往案衢罪抵命案謂田氏以衢未姦已即呼小庚兒殺人韓昇隔壁遙聞可証且婦忍棄芳年所以明節云云及公決田氏始為聶完妻完死未半載即嫁文昇嫁之四月即

生一子其家房僅三間人共七口因判之其畧曰婦不出閨何由呼人小名韓昇未見何由以聞聲定罪居僅三間人共七口姦與縊皆非其地懷胎改嫁既已失節而殺身明節恐非其情則縊或有故情實可疑招上得未減雲衢以死繫獄二十年矣問楊文昇汝婦改嫁生子諸情招何不及曰始上未之問也蓋北人畏刑輕死不知辯解故決者宜詳焉又一婦八十餘廢處忽夜被人殺死經兩月泣者莫能察公至以咨隣族亦皆曰不知因問婦死前有何舉動曰但放穀而姑姪張珪求糶不與且詈之耳公曰是也令捕之已亡去拘珪母妻至母曰歲荒珪出糶也曰持錢幾何誰所與曰叔守禮與錢三百文拘守禮至給之曰珪殺人而汝給錢又令逃去其母已謂汝知情也守禮已具狀有疑珪殺人之語其家相距二里許因遣其妻先歸復遣其母繼往中間令人挑妻曰母已謂殺人事汝知也妻恚且懼語漸洩因得其殺人之夜珪歸身作血腥鞋污相易而出諸語即自遠捕珪得之一見輸服尚有婦金簪一對並其亮器獄始成予所識姚生父客東明甚稱朱公獄獄多術未悉也頃謁公以為問始悉得之而識焉公甚諱言其不欲以政術貽人而令沉寃有釋乎竊謂末世民偽百出決者法亦千端心誠求之而折以片言偽不終掩情緒易見茫鬼窟中探出七縱八橫鼠肝蠹臂方見妙手若朱公斷獄非今包孝肅乎公治獄絕不用刑情能自見若徒威劫之而文致之慘然而斐然皆羅刹獄也

朱公決邢臺獄數事

予往既錄朱公決東明獄數事矣頃從洪汝欽得其漫遊隨筆一帙中載朱公決邢臺獄又數事以洪嘗客邢臺也賈胡得寶

耳談類增

卷六

耳談類增 卷六

幾欲剖腹肯輕棄耶因錄之語曰一夫得理萬室鳴冤區區之心祇欲為理寃者助翼耳不獨異其事也一王邦才為任剛備半歲失去毋因指河下漂屍謂是才訟剛殺之剛不勝刑誣服及公至獨疑之曰殺人也而屍視人乎且才必在微令人緝之果得乃才與人鬪懼而逃而毋聽訟師指認訟贖財也罪訟師剛得解一王愛禮與其進保相毆進保幼男拾塊助擊不中愛禮愛禮反拾以擊進保亦不中中進保九十三歲毋積十三日死成訟坐愛禮抵償案定夫塊擊愛禮不死而安能死進保毋母原不在聞必誤而老易傷故積十三日始死也所當矜疑者云案始定又有人謂少年奪其婦以為訟逮至群姦堅証謂是授財明鬻妻折甚悉公不致詰但問汝有父乎曰有即逮至曰爾為子娶婦乎曰未也曰安有娶子婦而非父者此姦奪也群奸語塞杖而還其婦一閭敢娶後婦攜女姚氏來以為教子嬾已後嬾死敢通于井得珠妻關氏而井又因關通於姚遂與偕逃敢怨關欲成訟先是敢亦調狎其子婦關知之因以鉗其口不敢言而敢與其黨王大庫素讐盧天林因誣訟天林姦拐馬關氏証其姦狀大庫証其拐狀眾口叢射天林不勝拷掠誣服謂已賣去得得出獄尋取出即劊于敢家敢恃案定又恐盧天林子以寃父訟遂再訟于按臺以屬公公知其寃然無能難之禁敢與關于二處故令人作敢饋食遺鏹於關盡得關密語又訊其主者得二人共寢食狀粹以詰敢云云敢莫能對因吐前事實敢于法天林寃雪夫盧天林之鉗於羣喙金鐵莫能喻其堅然不能無疑隙藉令公決之必不令天林寃死乃竟寃死閭敵之再訟恃案定也安知有包老翰已豈非天乎而陰有使之

耳談類增

卷六

四九

四九

者乎今天林雪冤於身後藉令結草可報為天林鬼宜何如讀其事尚令人下無忘之泣泫泫也

伯兄純甫決蘇獄二事

吳縣某甲某乙相讐甲被盜已獲馬而應捕某為甲親家因囑以誣乙其時群盜受賂皆口鉗之按得乙財物皆認是甲財物乙莫能辯成獄六七年往案疊矣子兄純甫理蘇奉直指命讞時群盜皆死獨乙存無可詰而乙甚稱冤曰獄成久矣非公神明不稱冤也問賊在乎曰在然僅布衣數事置庫取出細閱次日兩造皆集庭下指一青布藍詰甲曰此衣汝自製亦買者曰自製曰民家何由布面復用藍絹裏而緣亦藍絹乎曰大兒子以民年老進輕煖而緣乃製衣剩絹因用之也詰乙曰汝衣子曰非也衣已易去矣我藍青布面藍布裡緣亦青布也發視面

兩而照深牛渚終莫能當君子神明所以不冤未嘗無也

斷奪金成土

往聞有民拙得奪金者以聞郡郡守令人昇至當堂發視黃金也以置庫即閉白諸大吏大吏命運至藩司貯之是庫發視則皆土謂筭庫者易也置諸法屢年不決某公至獨疑之間始昇致以何器幾人扛也送庫取他銀以原器及原役二人昇之不得動曰當昇庫時其質已變成土矣特色未變也稍久而色亦變筭庫何罪馬獄遂平

回華容

有田公令華容甫下車以事郊行遇賣瓦器者二人因其趨避稍遲即命縛致邑壁謂面生可疑逼索其身惟一入腰間有銀錢餘耳遂命俱送獄人皆謂罪輕不省越數日取出索其銀錢損大半問所以其人以費及有索者對於是榜索者革去賞二人米自是獄無敢索者

葉公斷瓜

大理人葉公露新隆慶間守滁有婦抱孩過瓜田孩啼索瓜婦摘一瓠之瓜主窺見反自摘大瓜五六謂婦竊而訟於公公叱婦曰汝既竊瓜無償可以孩償而逐之出謂訟者曰孩與瓜皆以給汝訟者一手抱孩一手持瓜五六滾墮不得起曰汝男子尚不能婦何能執訟者莫能對受撻去

陳公斷贖金

滁陽民以金授匠製環環成持歸尚不知贖也經月始辨以還匠則飾詞百端矣遂以訟於守歸安陳公允升公已知奸在匠匠至即以繫獄而書一金字於其腕曰字損則重撻人皆不知

其意旋已呼其婦伏階下因群中忽召匠至怒曰金字在乎曰金字在尚好好底何敢有損曰金字既在尚是良民且令去後問婦曰金子在可持來婦曰然金到以償民而始撻匠婦以聲誤遂以金出也觸事機發鼓舞盡變公他决皆顛此人稱神君信然庚子夏滁旱甚公率父老子弟徒跣禱而雩於龍湫燥文一投忽有雙鯉躍出衆皆駭詫頃刻雨如注反成有秋謂非誠格不能因並識之

天柱令朱公斷豕

靖州天柱縣令淮安人朱梓事多神斷庚子元旦謁城隍於道值猪跪吼朱曰此必鳴冤也冤則隨我來猪即自行抵邑堂而不能言朱令人隨所往乃其主家拘主家至反覆錯詰其家事皆曰無之曰而與人訟乎曰然曰孰勝曰民勝曰何由勝曰渠將民奴毆死曰汝自毆死証人也猪即其奴矣猪聞據地吼鳴叩首如人狀主驚懼款服列事始末始以坐法而被証者釋令他人稱神亦神啟之乎

定遠獄

定遠近年有人與姪婦姦姪穩知持刃以待而其人反殺姪殺後始大恩與二子謀曰事已如此無抵必死適次子婦在家必殺之以兩姦聞則禍脫而更為娶婦猶不失婦也次子是之而持刀股栗不前乃長子以救父奮殺之于是以兩首詣邑稱殺姦云令蕪公一見即曰雙姦則殺必一時今屍色有鮮隙必詐也參錯詰問對盡支離刑之遂得其真以父及長子成獄不然冤幾不暴矣呂希宣談

劉司理決裏妓獄

襄陽有妓與山西商最相驩亡何妓家以適他客明日出嫁妓獨念山西客客亦心憐之往與別兩相悲啼商入戶獨寢而仰藥死妓急叩戶相顧愕眙走呼他客客至撫尸慟曰吾與君等耳若有意何不語我呼天者三一慟遽絕妓家亦懼重得罪亟呼媒氏媒氏懼罪自經死有司當妓殺三人論大辟經十餘年不能決司理蜀劉君喟然曰妓利財耳輾轉原不定正亦何心殺人商自死色他客則死義媒死懼耳三人自從死亦足相當又殺人以送之屍不枕藉乎按律無此論亟出以贖論竊謂死色者死痴死義死懼者死誕皆所謂死輕鴻毛者也妓宜死二客而不死法則寬贖出可也

郭公猿獄

貴陽大中丞恭和郭公始理建寧時有為猿戲丐子陳野集銀西兩被輿夫奈起窺見因於水西擊野死持其銀去無知者越二日公以迎龐軍門同諸公至水西官輿絡繹三四十乘忽山上猿出獨攀公輿擊不去公曰汝鳴冤者可隨吾隸往往泉得屍林叢中公令蔽猿送歸衙匿之不言得屍頃之諸公會公所皆言猿攀輿異事公曰猿為虎迫而投人不足異乎衙有舊椅擊之能人言但言福不言禍言人善不言人惡此異也諸公為期集公衙聽椅言一時喧傳水西人皆聞故諸公集而民亦駢肩以往府堂下皆滿出椅擊之無言公已令閉府門出猿坐隸肩上徧閱人忽攫得一入至即涂起也訊之起已禿髑吐實謂客店徐元可證時徐元亦在堂下出證之無疑公始謂諸公曰椅即不能言猿已能言矣始猿攀輿於已得屍但不得人故詭言令殺人者自投吾網發一笑柄耳諸公及堂下無不稱神已

埋丐子猿後哀號死丐子傍因以附葬公令以前金造亭冢上
曰義猴亭旌之此良識中游戲三昧較鄴令投巫更捷猴於群
與中赴公亦必鬼神為之冤雪猴可無死而必死何烈與

耳譚類增卷之七目錄

精技篇

瞽者李近樓琵琶

施雨

劉進士鑑相術

寧遠伯王公夫人

陳中丞子太宰心谷

朱諷

石匣雙鴨地

宗諫議

袁大夫

沈石田畫

陶駕部

神針大元禪師

萬醫

汪夫人繡佛

李封君相法

李岢嵐

袁柳莊

卜者同寅

紫潭李翁

汪尚書浚宅

何文典笑理

倪雲林畫

某郡丞姬

楊鑑

續斷指

陳叔則

卷之六

一四

耳譚類增

卷之七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七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伯成 梓

精枝篇

瞽者李近樓琵琶

京師瞽人李近樓者籍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獲索梁州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于鳴弦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冷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園獵凄然百獸鳴嗥大行某公嘗謂蘇公訥菴曰僕居京數年恨不聽李瞽琵琶耳已侍御拜命使蜀而蘇蜀人獨飲之酒酣曰有丽人以侑觴可乎公不可已屏內笑聲出如所

耳譚類增

卷之七

謂丽人而別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揚作聲怒之已又若丽人不受教而評語擲殺血墮地成碎磁聲種種偏真其公大懼出走蘇笑曰無妨遽令撤屏獨瞽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諸聲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說曰今夜乃識李君于是聽琵琶終夜不去鄂渚聚梅子馬舟中唐淑正談古人賤工小技皆得播名後世矧琵琶弦鼓遺事查八十琵琶汪伯玉司馬已有傳瞽者恐不堪碎支信善必有偶也劉子敦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其中時時弄撥故幾于神精之至也

汪夫人繡佛

王長卿之相斂人其內君汪氏慧巧絕世以畫理文執聞里中自少好事佛因自繪佛像而手刺成之莊嚴妙麗浮於像外即一絲必細剖成三四九着色自淺至深皆以漸成渾然天造繪

人及唐宋繡刺皆所弗逮往年長卿攜一軸未京諸貴人皆極稱賞後質於賈人得八十金又一軸聞在吳中售金二百而長卿貧猶故也長卿姿容善詩工書遊諸名人得諸名人繡佛詩滿大卷予亦效顰有作曰滿月慈悲誰可狀偏真刺就黃金相五色莊嚴發寶光千絲縝瑩疑天匠兜羅綿手兜羅雲明光錦幅明光歲本是優婆夷淨身忽作維摩女供養生動神通信手成毫芒絕妙由心創但思靈鷲作峯看備畫脩蛾為月樣指指拈未聖果圓鉞鉞撥盡迷方障鴛綺春風般若蓮蓮花燈影菜

更帳蟬鬢輝流紺髮前羅衫香拂珠衣上三十二相畫不如一百八珠誦相向濟度生天善有因保佑宜男福無量香火儼郎固風緣鏡鸞琴鳳長依傍

施雨

耳譚類增

卷之七

先太史與郭大梁書曰施雨泗上人也琴瑟能自合材質由膠漆微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為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輒譜而被之五音不爽能書書兼真行草八分又能漢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未臻妙善然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為疾響為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噴目而語難忽然為慢則聞緩婉媚如孽媵病姬隱呻澁訥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之暗移歡戚之驟逮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淆體裁各具於粒麻之上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爛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九奕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於聞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况生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軀乎

李封君相法

李封君以明經起家易州守其子則學士李學詩也守為諸生時讀書泰山道居有遊方道人每來清夜投宿曉後出以為常李與同舍生某私語曰斯何人如勤學書者潛啟其室觀之則獨抄相訣一冊耳道人至怒曰讀書人安得窺人私雖然二君亦當以相成名果欲我授此秘乎二生皆唯唯則取橐中雜線各五縷令視日色久之而後分其線李守一不誤其同舍生弗若也道人遂獨以訣授李遂以相人術名聞海內其省藩臬諸公邀至以其諸公子雜武弁諸胤子試之剖析如神已令諸公子與諸胤子左右立而許公遠之子適居中曰君固公子亦胤子許公不悅曰安有以詩書胤者督學使試諸生畢臨學宮謂曰汝觀諸生優者幾人劣者幾人徧觀之對曰無優無劣曰汝儒而術稱劣者必汝又曰自觀亦不應劣已而督學使以夏去於諸生殊無長短而許公以死寧藩難子胤錦衣皆如其言戊戌學士主會試所取士皆集因問學士曰汝看今科幾人至八座學士曰五六人曰言何易易也僅二人耳後惟鮑道明郭朝賓至八座而其他為學士所指皆以幾希失焉至丙午守一日無故入京師學士驚曰我父此來豈為我治後事乎守不言但陰為經紀其事蓋十有三日而學士歿已未八十餘矣陶按副大年為山東海道與王按副世貞聞其術往叩之守曰兩公春皆有喜色如有雁行入南省可望捷報今秋驛馬當放行又皆有喪事而皆非以丁憂去然陶淺王深得過冬方無大憾皆疑之已而陶以論聽調適聞祖母喪王至秋杪而父思賢公死東市其春榜陶有弟幼學王有弟世懋皆登第亦不爽

劉進士鑑相術

劉進士鑑字明善高郵人知平谷有善政初鑑與田衡為諸生時有學師江西人董光者工相人相鑑衡皆貴也果然董嘗以五色線懸日中試人人莫能辨惟鑑別之遂以術授故鑑相人猶董也江湘有三舉子問功名鑑曰一夥進士三人大喜然鑑私語人曰夥火也後景泰己未春闈災三人死焉他皆類此孫廣文談其里中事

李崑嵐

山東德州李公以明經任崑嵐州守子翰林早卒公相人有神術遠近趨之魯相王元美杜總兵皆極驗又閩中有相者徧閱兩臺藩臬守令諸公曰公等雖貴顯無腰玉者惟學道隸麥其腰玉極貴相也皆大笑相者曰此隸貴已在且夕何哂乎亡何有侍中麥某累勞得廕遣人歸考覈子姓皆絕僅隸在召去官至大都督腰玉

寧遠伯王公夫人

寧遠伯王公驥尹順天時病甚且死急召袁柳庄視之亦謂不可活夫人驚悼出視袁一見即曰無事無事夫人一品相豈虛得耶已果愈以征麓川功封寧遠伯夫人封一品語曰父命推乎子祿夫壽可以妻延有以也

袁柳莊

杭郡有太監張公家云公為南海人國初甫成童以大盜宗屬囚繫入京過杭適袁柳莊於眾中相之曰是兒無死氣貴腰玉德與福並隆矣入京得宥刑之為覽積勞授太監腰玉出鎮杭仁恩四被性澹泊常喜居山中宛葵杭至今人稱之

陳中丞子太宰心谷

陳太宰心谷諱有年餘姚人其大人中丞公左轄其藩有三犬
夫子皆強仕以下憲副某者善風鑑公屢屬之觀已憲副竟無
言一日劫之甚曰言則公不悅矣公三子皆非壽相可疾送之
歸指長君曰恐不能望見里門也旬內公必榮擢不必拜命至
六十一當抱子而貴過公且係正出恃有此故敢為公言也公
如其言送三子歸長君至杭先卒次少皆相繼而卒旬日果擢
大中丞公棄其節歸遂巡至期公謂其夫人曰憲副之言不在
爾乎夫人半百絕孕已久笑曰憲副寬公憂耳安有此理一入
帷而子抱即心谷也

卜者全寅

警目全寅字景明安邑人以京房斷占言休咎如神遊雲中已

耳譚類增

卷之七

五

已 英宗北狩景明筮之得乾初九曰庚午仲秋車駕還京越
七八年復辟上聞識之時石亨方恭將雲中引為上客 景皇
嗣位景明送亨入京時也先復入寇景明卜曰無能為也虜氣
驕戰必敗果敗去庚午也先奉駕還都人皆謂詐景明力言於
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先迎奉禮於義安乎亨遂與于少
保協議遣使是年駕還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錦衣盧忠上變
外議洵景明為忠筮責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忠懼而佯狂
為瘋狀兩宮乃安 英皇復辟昇景明以官固辭乃厚資金帛
已授錦衣百戶復固辭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戒以持滿
之道弗納後忠亨皆伏誅傳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
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景明筮卜論理道非詰
莫能而其勸善懲不善使人趨避則卜之金口木舌也又其辭

榮安素棄盛寵若履其君平季主之倫賢而隱于卜筮者卜筮

云乎哉

朱諷

朱諷下邳人赴試路逢執卦影者卜之遇益之始其家畫一猴
子上亭望一人着金紫執笏若進揖狀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
前卜者曰公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嬰兒不省至京
登高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二僕送諷返天未明過
曲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二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棄而主人
尚未有子拾之歸屬主家姬哺之諷歸亦自喜已知所得處乃
簸箕巷也因名兒曰箕郎後諷止此子彼小卜無當驗亦若是

紫潭李翁

吾邑有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嘗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飛來金

耳譚類增

卷之七

六

帶後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過其家翁觴之屢日孝廉傳殮小
婢秀整悅之因人語翁欲購為妾翁許之贈與偕行後孝廉登
第歷任大司馬其夫人暨諸姬皆無子獨此姬生二男二女夫
人歿遂續為夫人夫人念其翁媪甚潛屬其門吏于黃岡人問
翁媪消息是時翁媪歿已久家亦淪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
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宅門與門吏許語知為黃
岡人以聞于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大為之慟教令出飾衣冠
具羔雁謁公公厚答之餽贈甚盛夫人益不悅日涕泣曰能富
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
有侯李氏絕徠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績冊
在所司庫公無能解於夫人陰以冊視李李令熟之亦奏請
襲下所司辨之李子語合得襲侯今紫潭稱李侯家是也後復

絕祀獨其家綽楔在馬相者所稱飛來金帶始驗

石匣雙鴨地

江右大姓鄧某好延接青鳥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暫寄貯之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為淮圃資券成輒料水深數尺見一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為掘者折足即墜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每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王資敬談

汪尚書得宅

徽郡汪總制尚書公一麟其族先年起大宅有術者以庚申定宅命謂一甲子後當更主毀棄至期鬼祟大作器物餅甕不移

耳譚類增

卷之七

七

自徒白晝魔人不避時公始蜚聲譽序屢蹶不第或戲之曰鬼憚貴人公入寢不覺可為今歲捷兆室當屬公矣入寢一榻上鬼出柳榆公曰我欲入內鬼昇之內室又曰我欲出外鬼又昇之外室至旦尚熟睡其年癸丑果登第購得此宅毀而新之果一甲子自是絕無聲響又有日者謂公貴二品第不近君王後位尚書僅鎮外藩平生不掛牙牌皆公自以語易維效者也

宗諫議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為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即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耳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于田間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卒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

于此軒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為贊閣掌朕間物而亦有為之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中旋卒于家竟無嗣姚叔祥談

何文與笑理

笑為六秩之一錢穀計相安可以柄授胥而以憤司其成也今所習為尋常九一若然則聖門高第七十人身通者何也我友浹川今廣德守何文與鳳起自弱冠閱笑理書一過即通復以為未盡遂深窮其理作笑理切近發微下手機關纖息逞露但一研究便可領悟能自得師可謂玄玄其言曰數顯於河洛之文河圖自一至十體之合也洛書虛十而存九用之變也九數

耳譚類增

卷之七

七

交而生化繁散殊降靡不由數非笑數之法何以窮之夫笑有乘以窮其陞有除以窮其降而一以演習數為本其布置於盤上又以加退法而成演習數如夫婦相配而有子加退法如主賓相轉而成席子即主賓非有二也語謂能理亂絲可以茫政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以其心之精微通無不徹也文與於諸務巨細賸理固不迎刃可謂妙才賜達求稅庶幾其入不有大授豹斑可盡見乎

袁大夫

松江袁履善大夫敏絕挾術嘗丞黃郡攝邑點里老九十四人名每稍屈指計之即曰內此幾人數之果然自是無敢後至者又于賓進計所設者果曰此籠幾十幾枚數之又果然拳枚著有拇經千百不差人以為挾術于私問之曰非也但心機巧耳

後予遊於白門與張進士大來為雞鳴寺馮虛閣中刻有對聯極冗先生行酒即以對中字不欲聯不欲倒成四言詩一絕咄嗟而辨天然理致真是奇才

倪雲林畫

金陵楊一洲嘗入一寺赴其僧飯先從厨入見土壁糊一紙畫為倪雲林真蹟紙理深入泥滓重以煙燻大驚詫釋飯竟日力揭得時姑蘓湯生以俵製聞因持往乞製湯生砥垢出墨呵氣造紙俯仰一月製成歸張之堂上金陵諸公競來觀畫門無虛軌有高寶卿某公頗來不輟一日矚楊出自往借歸已屬盛山人仲交與楊議價捐七十金始得楊猶快快若實實于懷而失之也楊嗜遊足跡徧天下稱鐵腳盛名時泰棄明經選養於山水矯然塵表可稱真隱曩予遊南雍於二公交最深習聞其事耳譚類增

卷之七

乙

沈石田畫

吳縣令某甫下車欲得好手畫一幃屏左右以沈周對蓋惡其名盛又布衣耳令不識周名士輕召之不至大怒必逮至加辱諸公力請始罷已入覲吳袍寬太宰也首問石田先生安否令漫對曰安意必是公卿出以語人人曰此即召畫幃屏不至加辱者也令大懼且慚歸即函金幣款門求畫沈却金幣贈畫一幅乃樹下立一官人若謂僮父故態上題一絕亦諷其不識人意此事傳已久廣右張京兆羽王謫判與國旋攝大冶有一生極貧羽王拔舉明經當羽王還州贈石田畫一幅即昔以贈

令者而令其尊人也羽王嘗理姑蘇於石田畫真蹟無所得得此大慰嘗出以示予令本山中朴儒不曉待士然為吳令家貧若此不滅叔敖之為令矣故楚士不善宦而善貧其大較也

某郡丞姬

滇南楊給舍言謫理黃郡嘗為予云郡丞某為其同鄉且同宦某郡有姬才敏絕世惜予忘其姓氏然其事足傳傳其事耳姬工文博識所熟讀書六竹箱必與其身俱而丞出又必欲與姬俱道遠俸廉甚為之苦故橐常為空每抵任丞治事于外姬讀書于內日夕休衙姬舟鉛竟不可了凡經史星緯兵農醫卜無不精實如皆有傳註人或以僻事奇字因丞以難之應輒如響即出竹箱書證之咄嗟而辨丞為文常失故實姬輒臚列娓娓不休丞曰此予文苑內助一也然好匿秘謂閑語不欲外聞此耳譚類增

卷之七

十

又奇也一日丞病傷寒噪迷罔甚殆揚公與其僚皆來視疾諸醫以方獻皆涼劑姬語聞中曰妾診家夫子脉如此醫書語又如此此寒極成熟非真熱也諸醫但觀其外耳妾欲用溫劑諸大人以為何如諸公曰吾儕皆不逮于醫惟夫人自裁諸醫曰若如此罪不在諸醫諸公曰然退少休姬以其劑進丞忽起端坐呼粥諸公大駭稱神人視其唇尚未移也啖粥數盃後以餘劑進數日愈視事如初古今稱才婦人可指數也小綴篇翰便以算弁增價未有博洽才敏若此偶發于醫軒故虛扁非有歷試特藉殘露藉令窮其技何有前人古人寸才繼善皆得聞于後世而令鴻茂女史大家掩名閨閣可恨也

陶駕部

陶駕部林中謫貳黃郡而梅侍御客方生客子柯山園中陶未

訪戲曰梅四老舉人亦有今日雖然班生虎頭燕頤而獅之莫
蛟龍之目恐馬周不能及也十年當節制三邊時梅喪母未獲
陶許為卜域踰數月視邑篆過龜峯偶相得一區以贈而地師
方生有重名亦以為然今大夫人兆是也果五年而開府又三
年而節制質左券矣其在郡東南有塔未成陶曰成則當有魁
元應之因捐前後贖銀及壹盃盤計百七十金以屬董者黃別
駕成之俄增二級而明年辛卯汪生舉解今舉解三夫慧異之
人大受不及而發于小知無不精絕往往如此

楊鑑

胡梅林鎮浙時有秀才項千介提刀重六十斤力可拔山公壯
之謂幕下曰能與鬪勝者賞大鏹一幕下越人楊鑑年十九身
甚弱小曰小人能之公笑曰汝能賞大鏹二又曰汝用何器械
曰只架上小棍足矣公甚不然及聞大刀纔舞楊以棍疾擊其
指刀落項仍起手相格楊退步棍又刺其胸一時受兩鏹殺名
大振

神針大元禪師

禪師諱現本漢中人今駐錫西山潭柘寺精素難脉理及八法
神針諸症針下即瘳於傷寒胎產起死恒多宮禁大瑞咸里貴
人皆尊事之而小璫受其法數人往歲予偶患頸瘰瘰治不效
黃太史平倩曰不聞大元針乎招至針手分閱足三里金針信
手投下徐命童子輪轉已視患處消大半滿堂頂禮呼頌師曰
寒針力不訪必春至始痊後果然

續斷指

江尉黃陂人解銀赴京至真定遇大盜僅截去一指抵京五日

矣延醫但求已痛有仇總戎門下醫曰是可續也而斷指幸始
為逆人拾得即取合之層層塗藥仍夾以薄板戒三七日勿近
水及期果合活軟如故但有紅線痕傾囊得三十金酬之楚萬
戶劉子才談兼有其方用片腦象牙末香諸料

萬醫

潯陽萬朝神於醫針下病起人呼曰一針云家叔太學稚棟少
病瘵尪羸但服乳且絕因匱厚幣迎至僅一夕即棄幣辭去曰
吾謂太和便過汝也若欲命當買舟送我又必饒載錢米而不
言所用其人尊高動必叱怒吾家不敢違皆泛之江程千里亦
不甚用藥但於卧處畫棺墓送死諸像日夜談世外恍惚陰官
地獄及笑謔語皆令人絕倒見丐子緇黃即令施捨如其指使
經月抵岳麓錢米皆罄病亦大損即令返棹吾豈以朝岳未我

耳譚類增

誘汝脫鬼關也抵宅病已醉累百金後體大肥年近八十始卒
蓋家叔多內嬖必頹離窠臼而惡像支語所以移心施財亦以
造福自尊高示人以難庶得逞已醫術固非一端藥餌間也又
嘗診吾母胡孺人脉必侵晨攝衣冠至先大夫肅庭門外診畢
書六脉於冊如是者三日始曰老夫人防丁卯歲藉令萬生亡
恙尚可效一七第恐是時為魚軒先驅也是歲夏東中痰卒而
萬先卒一歲所距診時十五年也當其攝衣冠至先大夫曰
何不便衣乎即正色曰吾以先王法服泛事自是典禮豈為汝
家設乎言何悖也其厲如此然亦有奸狀一富人以病傷寒劇
相迎入門見鹿繫大馬欲得之視病畢覺其內匿諸醫故曰此
病一貼小柴胡湯愈矣何必招我竟去諸醫因以湯進病大劇
蓋正相反者其夜歸邸令主家蓄燈曰今夜有人請我是夜其

家急招之曰汝家以馬贖我方未其家如言即策馬乘之一剽而愈諸醫曰公謂小柴胡湯此何悖也曰吾自有小柴胡湯豈爾所謂乎至今醫人作奸者常效之縱詭而不能收往往多死則其流毒也語曰醫以人試書以紙試此良醫之用人猶紙也試多而執始精命不足論也而况挾奸以釣詭乎又吾里丘左史在京見韋憲使病劇不藥即送家人請召醫進藥而亦厚相謝會有稱功者始出示原劑未用也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又國醫手秉死僕尤多不誣矣

陳叔則

予亡友陳叔則為達夫孝廉尊人文中飛將今有爾爾性極巧能以耳尖左右煽或獨煽又以掌覆案上次第以指尖一節翹起又常於酒所以孟底仰懸掌中即粘着自然芝人敲擊不墮

耳譚類增

卷之七

十三

平生亦僅僅見耳昔魏文帝以巾角彈碁嵇叔夜以喉鼻清嘯皆文府清技而巧皆不嗣叔則所為其類乎

耳譚類增卷之八目錄

奇合篇

苑子華得故居

黃元甫過祥符遇故人

翁尚書陶觀察得婦

藥公楊公得父

蕭叅藩得父

王游擊得父

舒方伯得孫

康武功得子

吳侍御得子

藍敏失婦重歸

劉方劉奇夫婦

武騎尉金三重婚

娶婦得郎

董尚書古硯元美先生古唾孟

王夢槐硯

王十岳硯

豐南禹銅蟾

耳譚類增

卷之八目錄

一

耳譚類增卷之八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奇合篇

苑子華得故居

苑子華濟南人其先七世祖中栢者蜀人今濟南有惠政以貧故不能歸遂家焉至子華歷世既遠亦莫知中栢為蜀之何地人子華業儒飽經稅贅於徐氏徐以邑博士抵任蜀之武隆子華與偕數年徐公與其子相繼卒官邱子華以貧故又不能歸遂家武隆授徒滿座漸至饒裕卜宅以居得一區旋開宅旁地有荒冢前碑石古色剝落題曰苑公之墓旁曰孝子苑中栢立

耳譚類增

卷之八

石蓋其宅即中栢故居也記謂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於鄒曼父之母而得之遂以母合葬故子華之得故居其幸矣亦天合之與

黃元甫過祥符遇故人

今工部郎黃元甫家富口有人着單絛為丐貸謂我豫章士李其而顛越於盜也人皆謂耳倦聞此久矣烏足信公獨曰貌固士而可試以文乎其人立製一篇頗佳公即起之堂下與鈞禮而解衣而推食復買舟遣丁送之抵潯江始返他日公抵州購揭於市解囊金不如其值欲已之揭客獨注目公曰公非衣揭者請以為贈公不從客又曰公但將去我董其自來索值也而竟不來歲壬午公捷楚書北上過祥符道寓其舍出乃是李其大駭旋入謁忽見盜累係中一人呼曰相公救我視之乃揭客

益大駭不及寒暄享禮而已為客言子所識義士而盜名乎今旋出之始為令留一日令厚贈金公不受揭客亦索數十金走酬於京邱公又卻之此二事而縮結於一時所以為奇公之為德於令也所以報客之為德也未施而已預為報地矣則夫以一盃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非此類與

翁尚書陶觀察得婦

翁尚書大立始其父屬蔣文學求婚於坊長魏氏魏產僅逾中人女貌美才翁子欲嫁之已定盟幣禮及門矣忽坊長心變嫌翁貧遣又有業湯餅龔姓者頗饒亦求姻遂背盟納龔幣以歸馬文學大怒無面見翁父謂翁使者曰魏不過以尺寸財驕人耳我有弱息倘不嫌貧願以執君家箕帚翁父聞大悅不返幣而盟成納蔣女焉是秋翁首鄉薦邑令大張筵導迎新舉子赴

耳譚類增

卷之八

席道過龔門或指翁謂魏女曰此而翁所棄郎也適女父與其舅俱以有給事酒進之役不備被笞歸魏女憤恨竟自縊死而蔣女封夫人蔣夫婦迎養於壻家終身又卜壻與其家墓並陶觀察大有父柳州公師文與董司訓劉太學俱同窓友柳州為觀察擇配晚董為媒求於劉女時有浮梁尹家更饒劉以女許馬董亦怒即以已女歸觀察後夫婦享年俱八十餘五子十四孫而浮梁以不第抱心疾家復落女鬱鬱亦卒陶林中談夫人情不出眉睫相士既失之貧擇壻安能待遠嚙且爾碌碌何問然亦願嫁田舍翁不顧適貴臣者別有意而非以貧失也

葉公楊公得父

楊公其閩中盤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出賈於閩漳浦主葉氏家葉婦新寡復為其家贅壻生一子冒姓葉亦已三歲

倭夷突犯海上諸郡掠公已去居十九年髡髮跳戰皆倭習矣後又擁眾犯閩會閩師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繫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厘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人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各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命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沐更衣慶忭無極次朝守葉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葉公問翁何繇入閩翁言其媿媿又與公家裏族妻子各姓合異之歸以問母其日翁未報謂葉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悲喜於是閩郡老黎歡忭呼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羣蓋守丞即兩地兩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髮跳戰之卒且為纍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千鍾養焉出九地登九天也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

耳譚類增

卷之八

三

蕭叅藩得父

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狠懷私詬辱兼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斧擊其左臂破裂血滿衣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袖分蔽其半為異日會徵遂遠棄野間業制桶諸木器糊口飄零憤恚益忘家婦倚辨女紅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關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課教或竊附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二十一歲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壬午擢楚少叅建節郢上以失父故常抱恫感頓欲挂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堂下制器匠偏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命童子問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妻子出亡始末復問汝血袂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即出血袂合太夫人

所藏如一于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橫金入匠汝翁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居而得父大慰夙心殆亦天合

王游擊得父

遼東游擊將軍王公魁岸偉大如神久又善戰屢建大功而性至孝偶歸衙見太夫人宴起如有憂者必詢其事太夫人始曰有一事不言則傷我心言則恐傷汝心汝非王父子吾初與汝父趙公在軍中為王父掠得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為遼帥置吾後室王父無子汝生遂以為子王父亡得廕離汝父趙公四十年生死未決昨與汝媳閑造廳上見牧馬老卒酷似汝父以未告汝未及詰問公出詰卒卒陳其始末纖悉符合于是扶卒入室相持慟哭澡洗更衣婦子羅拜次日以其情奏請歸廕於王補趙氏卒伍焉 朝廷嘉其孝義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此正

統年事

卷之八

四

舒方伯得孫

方伯舒公大猷通城人止一子卒先是子與婢通有娠格於妬婦出嫁山中入生子七八歲矣實其孫也或以語邑令望江人產科科於兩家稍探得實自往抱歸以鼓吹羔雁迎至其第孫一見祖即相抱慟哭而公於是夜亦先有夢徵公大悅公今八十餘孫亦籍博士楚理寧波王子期談

康武功得子

武功康殿元海對山公始無子適有妓自其省來驚歌於市又有招公飲者妓在焉公善琴妓亦能之試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來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子成孝廉楚左史滇南董公以時嘗過武功孝廉觴焉知其故以語我

吳侍御得子

侍御吳公鵬舉為孝廉時一子為倭虜去鬻于山東某家作僕某家兒殺人成獄故賄匿去而以吳子代死會吳公按山東據成案問兒服爭兒曰我乃吳舉人某子云云公視之果其子公仍以繫獄而涕痕滿面側窺者莫知其故臬司諸公偵得其情即日釋出具與馬衣服裝送還家今籍博士矣易惟效談

藍敏失婦重歸

嘉靖間南安人藍敏以椽役在官遠里有客死者女娶得始有家及役滿赤貧亦不能歸為人傭書已記室于內監家稍得糊口越數日必一歸邸店視婦：美且貞靜有子數歲矣婦知內監家有果令携兒就食以為常一日歸失婦邸主人驚曰三日

耳譚類增

卷之八

五

前與汝往者同飲於我家內監家幹人忽以小與來謂汝誤入禁地罪且死招婦於某地一見婦泣而往正苦無信乃汝未乎敏知皆詐又恐失婦妨選徒自飲泣默禱於神已選蜀之某邑尉携獨子往居歲餘招令飲衙中令見兒悅之携歸衙有媵在側兒一見抱哭即其失母蓋令始在京卜妾群不逞知婦美又知內幹人可詐故設此給之而授婦於令得金已散去矣令遂以媵歸尉夫是二人者始皆受給其於既見令以色忘禍婦以金夫失貞皆非受給矣而令止失媵婦尚茫夫則幸也至其離而合於海沙微茫非神其孰能為之京師奸藪自古已然謝太傳謂不如此不足為京師是也

劉方劉奇夫婦

劉方方姓女也年十三偽為男子送父扶舟喪還鄉父死於河西務劉更家更無子遂為之子曰劉方後更復收一人為長子

亦避難來從者曰劉奇已隻死二子皆議婚方不從奇為燕詩以悟弟曰營巢燕雙雄辛苦營巢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方和曰營巢燕雙飛天設雌雄事父期雌子得雄願已足雄子得雌胡不知奇見詩大疑方以實告始知是女子便欲合婚方曰雖為自配實亦天緣須告三墳會親友庶不為野合之徒成巨族號劉方三義云事見明詩正聲木蘭祝英臺俱解文劉方亦成韻蓋必有異類始有異事非若艷而椎者人可挑也然又為文配豈云燕巢實亦五色文駕隊矣

武騎尉金三重婚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父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

耳譚類增

卷之八

六

一女淪辟盡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危羸佔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為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飄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楊賣已也慟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異可採援轉入林行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為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闕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為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再臨江濱遠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雇其舟云湖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乘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

強之更納婿女不送至是三登舟之人莫敢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容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夫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伴謂舟人曰何不向舡尾取破毡笠戴之蓋三寔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驪如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送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送封云姑蘇顧朗武談

娶婦得郎

毘陵人有女且于歸而婿病劇婿家貧利女奩具故強迎女視婿女家難之而又迫于求欲却不能因計其子年貌甚類婿遂飾子往故稱未成禮不宜見尊親常蔽其面婿家不知以婿之

妹伴嫂宿於別室是夜婚合越三日女家迎女歸妹自陳嫂是男子已為我婿矣婿家大喜訟於御史臺宋公節曰渠不宜以男往爾奈何以女就之乎殆是天緣聽其自配後婿病亦愈女竟得歸一嫁女而得婦一娶婦而得郎虛往實還網魚得鱖矣陶駕部考其姓名令美曲者為雜劇盛行于杭越之間

董尚書古硯元美先生古唾孟

湖州董尚書得陽購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上有浮玉字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墮水中公不能釋慕善泗者入水求之泗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駭異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中毫末湊合蓋即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山陰陶大治談或謂是錫山談總制得自洞庭山者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孟為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

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捐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昭合完好益足珍貴豫章朱文孟談二事甚相類予亦熟聞之延津劍合洛西鐘應神物變幻端有此理夫人能閱物之亦能閱人二物歷世綿邈不知閱幾何人而作離作合因之安在其為我家物也又子贈侍御先君常以不得贈郎中先大父已未進士登科錄為快之已以計偕入都忽見之小肆中上復有先大父字數行及點塗墨跡鬻者不過欲得十錢即解千錢購歸鬻者大駭此事亦異附錄之

王夢槐硯

京營帥王夢槐父楚恭政公嘗泛某貴人公子得一硯無他異但硯首有小人二足跡公子謂其父稱是寶而皆不知其異後在城隍廟小肆見攤一小石人因憶其足若可合硯上足跡因令人以數錢購之主肆者曰相公不知此物是寶有二件因失一故不成寶然亦必得十金夢槐以五金購得歸着硯上即合即施水一池香冽湛之不一盈不涸自是但取置則水出日之如此方知是寶今在安慶府某家有人見者

王十岳硯

歛王寅十岳公與興化李相國交厚李適京王乘輿送之至徐州遷欲返李出一宋硯相贈上有高宗題銘李云硯雌雄一隻雌豆青雄猪肝紫此雌者不知雄所在王為賦詩見集中舟返抵杭汎舟西湖見漁郎網起一磚欲棄之王顧視即其雄硯制色正同二銘如一易得喜如拱壁綿繆重裹携出武林門僕跌下發視斷矣復悵恨無極携歸無所看以歸地靈瘞之土中而

為臺其上曰瞻硯臺仍植松其上久而松茂枝柯礙亭稍移亭
避之沈殿元君典題曰讓松亭方思古日中談此硯分而合合
而分令人徂喜徂怒亦造化小兒玩人也何若無洋無喪耶

豐南禹銅鑿

豐南禹家寧波有別墅月湖之上忽漁人夜見光曜波際以網
撲之得銅鑿鬻魚過豐宅其家童子見鑿白南禹公以斗米易
得古青綠天然置案頭鑿夜常在地上異之一日漁人又網得
一隻色像正同復持來易米一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
門限不能度止南禹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啟是夜果聚一處
始知為寶時嚴相子侍郎世蕃括奪奇異秘不敢言歲甲子豫
章譚大司馬二華過飲兩公交最驩因秘出視後譚公以語黃
山人後初令窮其理黃慧巧人也思之曰此磁石引針麗水釣
金之類必青蚨銅所造也青蚨本蟲雌雄相合古人取其靈汁
如其雌雄鑄錢亦合而以其錢分鑄者也譚公曰然如法鑄造
亦不成予嘗得相思子亦二小石酒間置盤中視其走合為戲
又儀真邸店有客置磁數篋於樓上而去其下後有人擲大鐵
錘者數日錘遂上躍板木皆碎發視知為磁石引也遷置始罷
物固自有雌雄也

耳譚類增卷之九目錄

重生篇

楊俊士

鄭澹泉尚書

費唐衢

張越吾孝廉

戴探花

西湖道士

天台盧公

井陘憲副

舒探花心矩

秦儀婦

王子才

張才子

胡泰母

長興姚氏子

大歌和尚

王伯俞給舍

夏相國文愍

毛僊

來公自名

桐城女

馬金橋

康省郎弟

姚汝循

重壽復生

沙市孝子

耳譚類增卷之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重生篇

楊俊士

楊少師恃為職方郎時第二子俊士產于京邸生而能言曰我大名石行人也數月抱出門有廖中貴家人騎馬過即呵之曰而不認我耶為我語公公少輸拳一東道可送來廖蓋真定人常密厚者廖聞之尚未信次日備禮儀來訪拜扣平生履歷及原籍門途綽楔曲折之詳無不灼然而一為郭尚書造墳一為晉府冊封言其事尤悉至六七歲就外傳乃漸諱言然不忘也

長興姚氏子

湖之安吉州甲子山王秀才病死有母與其婦俱孀居乃長興畫溪姚氏兒名乾十齡讀書家塾每背人呼婦人名而泣師窺見大疑癡乎一日請與母往獨山燒香既至有媪先在即趨抱呼母媪不肯兒曰我媪子某盡言家事生死始末媪始把哭媪蓋王秀才母而姚母其生後身者互問庚甲一死一生正同姚母大懼擁兒歸而王母又不相捨曰異世我子不得為子而相認猶有天緣今鍾情於我不過實往而虛還耳遂並邀過其家覓婦扼哭不已檢點家具教責婢僕有如旅歸兒竟不從母受

他家婚而欲婚婦以幼未成也

鄭澹泉尚書

鄭尚書曉七八歲時啼哭無休日欲尋前生故處不泐及長乃語人曰我本浮屠氏弟子吾師面貌及寺宇井竈咸能記憶自幼至老不迷故平生喜釋道終日瞑坐年七十餘一日杜門獨處不令一人在側儼然長逝

大歌和尚

南陽有大歌和尚飲噉兼人因曰大歌誓造某橋而居其旁欲得大檀那成之始為無量功果每呼曰誰造此橋願捨和尚作其子孫而唐王正艱嗣居宮中相距十五里耳邊若聞呼聲以問其闍監曰呼此者大歌和尚也相距遠矣命未使試呼果如所聞異之遂傾藏發三千金造橋橋成一日宮中人皆見和尚闖入宮扉而闍中報世子生今王是也其時跡和尚所在遠已坐化王今慈悲風成每飯僧至千人曰千僧會豈偶然哉大元禪師談

費唐衢

廣信費唐衢曾駐武林南關生日假寐夢入公署之東第三家據席而坐婦人啼哭於左一子設酒饋拜而薦之既覺令人訪之果得焉召至問其所以對曰吾夫以是日死故設具令兒祀之而死忌正費生辰竟携歸居之別室易維效談以得之武林朱生

王伯俞給舍

王給舍嘉謨字伯俞能知前世事先是順城門外老儒某且死語其二子曰我今托生豹韜衛王千兵家三日後當未省我以

笑為驗死三日二子果往以其父語語千兵出見之眾相顧一
笑二子其時長者已四十餘侍其嬰父如生漸長語往為儒時
事甚悉舊作文皆能誦記已登丙戌進士為今官二子執子舍
禮不急婦猶存焉然二子來給舍輒病千兵遂禁其往來給舍
性慈慧日常瞑目內照習靜如頭陀其為老儒前二世事亦皆
能記憶皆是儒者乃返亦漸諱言矣袁伯修太史談近晤李維
寅太保其戲下督護嘗面語太保云老儒未死時携二子至已
門者再欲父子皆熟識其語而給舍未生時千兵已有聞矣或
又謂老儒見千兵門有陰書積善之家四字故欲往生

張越吾孝廉

北郡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太學經紀其
喪而扶送歸之及抵家孝廉婦迎泣致謝言在京在途篤情如

耳謝類

卷之九

三

此李說曰嫂何以知曰夫已先訃歸家語妾夫又譚今為上帝
所憐命作江都城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至已而果
然居帷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今上帝以我數
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為子其地去
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為某邑丞可携喜姐過高
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音李
檢裝得珠一封上題曰珠購得為喜姐妝資時女室李子矣李
因謁選果投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覓村中林
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人張越吾
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皆在此遂延至家勞問如平生問女
珠在否曰在則又喜昔曾侯鐸守高唐耳其事為郡侯羅公道
之羅公徵召之來是日方講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

禮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及同榜士皆臚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
卷七作尚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予伯兄純甫嘗言之姑
蕪張伯起為作傳為神投生總是始不宜死竟所發越生之可
貴如此而人自速死者何謂昔子貢問鬼子曰賜爾死自知之
蓋而不語若此等何間幽明人鬼夫生既可入幽見鬼死亦可
入明見人今儻者以人作鬼玄夷使以鬼迎帝鬼耶人耶

夏相國文愍

元宰夏公文愍以謫受法東市乃陝西一民家婦生子甫落地
即語曰我夏桂洲也何以至此其家共相駭詫兒亦卒死後考
兒生之日正公受法之時立長孺談

戴探花

戴大賓字寅仲莆田人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
褥蓋學士椅即對曰兔毫筆寫狀元坊十三中鄉試第三正德
戊辰年十四以探花登第授翰林院編脩亡何卒其家以喪歸
凡旅柩用繩縱橫束結甚固及抵家父母悲泣過當必欲發掘
省視衣衾柩發乃一白髮叟大駭異之棄屍于地以詰責奴泣
莫能對其夜夢賓曰此叟非故吾然向者貌亦非故吾叟固我
前身 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於公家暫享榮名以酬
其志耳父母由是罷悲泣納屍于柩中以苙斧屋吳光祿寧伯
公談

毛僊

山東有僊降某家為人談休咎甚驗而特未嘗示形自名為毛
僊云感大將軍繼光父某與之游甚狎雖密友不是過也忽一
夕去更二十日乃來問之答曰 聖天子將南幸先期金甲神

為清道是神嚴為吾曹遇之無生理故暫避之問避何所笑曰
匿太山某岩石底耳後二年武宗果南巡某一日與言吾與
若好密胡不示吾形似羞怩不肯固強之僅示一手毛長如許
蓋似猴也已長嘆曰公知我矣我數已盡且將長別公愕然悔
乃曰我終不能離公家未幾而大將軍生之日則毛遂絕大
將軍有臂力而臂多毛如乃公所見毛儒者始知大將軍為毛
仙所托胎也朱謹吾公談之見張進士肅

西湖道士

山陽李三華以醫寓武林有一道士不知何許人與之游甚驩
道士善吐納之術精於玄理自謂觀青雲仰白日不遠矣一日
偕出西湖六橋堤上過一道服而豐頤廣額者道士見之愕然
前揖曰殿下何以至此其人目止之徐曰吾以無子故微服禱

耳談類增

卷之九

五

於天竺耳相鄭重而別道士密語三華此某郡王也吾嘗游其
邸第故識之已忽嘆曰王孫甚豪生不能昇仙享清福即享洪
福亦可耳三華謂之曰若胡有此想曰吾偶動念錯終不能脫
彼殆矣後數日三華過他家視疾忽傳有一道士跌坐湧金門
外以紙錢爇而口中吐火自焚者三華驚曰豈其是乎亟往
視之則聚觀者數百人見道士膝以上已燃長髯飄於火光之
上顏色自若遙呼三華曰吾正待公來作別言訖而火上騰頃
刻俱化意必飛胎某郡王為子矣此萬曆初年事李三華親說
見張進士肅

來公自名

陝人來公儼然乙未進士尊君侍御頗艱嗣息晚得公落地即
自把其手曰我手如是小乎何墮落至此也自是言輒病故尊

君戒令勿言長就外傳命名皆不應問何以故曰我名儼然也
遂以名之令太湖曲周周景華談

天台盧公

天台盧公濬字希哲弘治間守黃郡誕日偶假寐堂上夢出一
字門織染橋東越數家有媪饌已中有磁粃厭厭而反及覺唇
脣間猶滋香膩密令掾隨所夢偵之見老媪設俎哭奠其亡夫
糴粃夫生所嗜也亡三十二年公之齒與誕日皆同掾還報召
姬來贈金一斤仍為經紀其家已罷守歸十餘年忽招親識宴
會更與妻子諸孫痛飲至日脯沐浴更衣出曰我今復為鄞都
守有冥卒擁輿去矣遂卒然在黃已稱神明此靈公之所以為
靈與

桐城女

耳談類增

卷之九

六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瘧死年皆十餘歲東門之女
謂冥司檢簿曰汝祿方始未應死遣之還而屍已焚毀復以告
冥司曰奈何鬼卒謂西門之女屍未毀也冥司檢簿于西門之
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屍還東門之女死以復活其家喜
過望而女羞阻不知為誰惟憶其父母于東門欲往之東門
之家聞之迎以歸宛然故情而非其女貌西門之家亦不欲棄
女也以訟于邑景陵周諫議時為邑令判曰西門女身東門女
鬼二家收養而共女之情理其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于歸
爭治食具而婿腹兩坦焉景陵閔思學談

井陘憲副

周公復以閩叅藩謫大名令有素所惟浙西某公為井陘道憲
副屬公曰大名有倭匪某死乃予前身而其妻子予前身妻子

也尚能記憶之君為我探其家有否公詢之匠死日乃某公誕辰而妻子尚在因令其子往謂某公猶居之街中贈二百金為養母資閱思學談

馬金橋

廬州有侍郎子馬公廷用無子出見城西二十里外有橋圯敗而渡者常沒因傾產造橋橋成堅巨濟渡者眾曰馬金橋公卒家遂壁立遺婦某氏貧寡居橋頭茅宇一童子賣飯生活耳乃蜀西克侍讀學士馬公良佐生子名金中成化甲辰進士郎刑部謫判廬州擢丞擢守皆不出郡忽晝寢夢橋頭一老婦以水菜燒酒薦之已醒而酒氣不除察橋頭果有老婦薦其夫馬公而灰菜燒酒夫生時所嗜也公名姓又與橋同陰德陽報固知不偶而老婦其前婦也公厚貽之復整飾其橋公家簪纓不絕

正詳類增

代有名貴人今郡判馬公孫謀抵郡不二月卒其所自談

舒探花心矩

全州舒心矩弘志與無量佛同生皆正月二十六日年十九中丙戌探花授編修其年卒乃托生于郴州那地州柴明堡土民韋氏家左手黑字書公名姓並其父中陽公名應龍云土人原不識字惟土目號老豹微識字辨認始知之其晚氏夫夢有三人到門云我等送全州舒老爺來者有黃傘馬匹在門何不早打發我去你家塘小容也不得終當還去何不還送與舒家氏夫心訝之土人原不知全州何地舒姓名何人因事異乃取魚買酒對天禱祝許送還舒家後六七日手中字漸隱至十一月起行潛出羅城而不識路遇靈州人石匠乃知在省城之北奔走半月始達傳前事時中陽公正憂之嗣聞此亦駭夷漢原不

相通字跡尚未盡泯若可信者即遣祖仔者隨去查問至十二月晦到彼處仔令彼先行與一同行軍人易衣帽如羅人常赴堡賣益斤木馱者入堡訪問辨識幼孩手字其老豹及隣近人所言皆同仔始信泛渠母子同來時丁酉正月也視孩體貌不類土人手臂字微有黑痕即以探花婦鞠之為孫而獨恨其不生中國而生夷也中陽公有寄其弟別駕公書叙甚悉別駕過皖而皖守闕人林公榕門索其書視之因作小傳附以書梓成帙因容以授子林公之言先生以出於土人為恨哉中國之珍產於夷者為奇人胡不爾前代王中書飛子為胡沙門後身生而解外國語東明生於高麗以聞若彼所見若此不其然與余往試西粵得弘志君於諸生中眾傳是生為無量佛生以故是日生而佛焚今復托於土人耶托生於土人與出於佛一也終

康省郎弟

浙有康省郎弟來京視兄而潛遊妓館資裝罄盡貌亦醜瘠兄聞大怒杖之額與背皆青傷奮而逃歸至半道卒其婦在家方坐草忽見夫入子遂生然額背皆青而夫忽不見越數日樞歸啟視之青正似兒莊靜甫談

秦儀婦

阜城民秦儀婦生二子皆數歲先夢其姑子乞其長後夢隣邑人某乞其次皆殤俚俗好于死時塗點兒身為記因於長丹其左掌於次丹其右掌察二家皆驗然夢時甚恨之口終當還我自是婦往來二家視兒抱玩涕無已昔亦以念子疋羸成疾而構求施財無筭忽夢神人語曰三三三三一珠還不省其義

後勝產雙生子左右掌丹宛然察二家子皆于其生時至卒解者曰三三三三者二九也勝名九姐又距夢時九年也一一者雙也珠還者言得為舊子也其異如此柳廣文道彥說秦其至感云

姚汝循

嘉清乙卯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間見其亡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而夢如其前乃姑取焉榜出為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庚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王子才

在昔城東王尼八十餘來往縉紳家家姪輝之孝廉其內子尊愛特至餽貽不絕尼曰尼受恩多願以四大為娘子添丁時其

耳潭類增

卷之九

九

內子已懷孕一日家人皆見尼入以為真來而兒生矣遺視尼尼方坐化化時謂其徒曰我往王二娘家去亦以為真往遂名兒曰投哥及長目睛及儀度迂緩酷似尼即子才秀才而伯固進士親弟也皆予芝孫

重壽復生

石首羅賓甫太醫在京生一子以與其父同庚曰重壽長慧敏善讀書乙未冬兒病甚常指顧隣家竟死死時隣婦生子丁酉公丁艱歸次年初夏齋居恍惚見重壽至前牽衣曰兒歸矣公訝然太息語其母傍有舊婢聞聲哭不已頃之閉目欲寢又聞兒急呼曰爺起兒歸矣公益驚訝忽婢至報曰某婦生孫蓋兒道立婦也以其重來因名復生今性仍敏賓甫談

張才子

蘆溝灰廠民張才婦李氏於萬曆戊戌生子落地即能言曰我城中某拋一婦三子來此貧家乎其家大驚欲棄之語尚瑣屑半日而止今以貧故與人作子其三子家常與往還子之兄鬻與予應門曰燕童所目見

沙市孝子

荆州沙市有老姬子極孝家貧業織履養母一日姬病劇思得肉食而大雪履無所售乃自割左臂肉食母割頗多傷重母病愈乃自死其時樵木主政朱公夢一血臂人入衙而勝產子吽吽聲聞矣頗不怡明日街卒報沙市孝子事令人覘視血臂正在林簣間還報復大喜孝子來生必祥也即為營棺葬先是孝子有兄鬻某大叅家與贖歸養母而仍為給其生計直指使因楔其棺自為文屬博士諸生祭之曰為人子以此心事親稱孝主諱類增

卷之九

十

子為人臣以此心事君寧不為忠臣云爾嘉魚方孝廉談今邑有張孝廉子碑墓

胡恭母

河間衛千戶胡恭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乙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為雄雞毛色豔黃明日為屯軍之贊來汝家也及旦恭外出果有屯軍携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雞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恭兒還家人以為怪俄而恭還雞逸恭喃七叙其家事甚悉恭涕泣告父畜之既以飛啄後妻詬訾不已恭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豈人雞尚相如乎

耳譚類增卷之十目錄

訛謔篇

荷花兒冤獄

劉倉家盜

鄭太學烏鬚方

已卯試題

定州塔訛

偽道士制妖

淮河巫覡

襄陽訛言

女體舛戾

熊阿賢談玄

盜我兩誤

斬東門迎婦

山東參藩家盜

汪進士焚死極樂寺

王大司徒

樵明經遇先太史

雍野王名耗神

書樓大足

景陵女浣所歎

張良臣婦重生

孝廉發神安

謁客真誤

男子携婦

俚俗相習

耳譚類增卷之十

黃岡

徐陽

編谷

訛謔篇

荷花兒冤獄

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

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

某通姦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

南都遷至而南都已甚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公益不

疑行刑時觀者全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

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畢故公與曹郎徐

鄭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始行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

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嚮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

竟嚮割盡始死之越且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麪舖忽大叫云

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腦

爪也燕趙之俠義即細人有爭傳謂重刑之下何求不得語曰

聽者聽國非必聽實蓋國人之公亦有以聲成者昔歐公于獄

詞深夜必求其生如荷花兒不當求其生者乎

山東參藩家盜

山東一參藩宦成歸里廣置田宅有三甥俱青衿居相隣欲購

其居以益宅而甥不從以是相怨久之遺火焚其廬甥重建又

歷以頽墻甥重造而守益堅一日盜入殺參藩及其家盡獨一

徒僕扶其膝抱幼子越墻走隣家得免已媵僕宗咸謂參藩之

警獨三甥是其所使成訟三甥不勝拷掠誣服置獄已久後有
讞者曰盜殺一家安能獨縱二人一男一婦必有姦恐洩故盡
殺以滅口而嫁禍于甥也遂令如舊時抱兒越牆以驗之僕極
力莫能曰姦可知矣重刑亦誣服置獄而出三甥人皆稱神名
播海內後他郡盜獲謂稱殺恭藩家畫者與三甥賸僕皆蔑影
響讞者名又大損失細人之情有不利而自誣者况重刑乎此
寃本也迫盜與淨生之時情本殊猶李北平之射視虎視石自
異而強一之本決之未善小人伏情如淵岐路之中又有岐焉
如此觀恭藩之於甥可知其為人故天令一家以奇禍盡禍不
奇不盡也

劉倉家盜

予所丞上林署曰蕃育民劉倉家被盜謂是隣族郭盤等以訟
耳譚類增
于前任任君庭鞠盤即曰有之因陳與眾發謀行劫始末甚悉
又搜諸家稍稍得贓物而倉二女又謂被斫時識其中二人詞
成以聞于刑曹鞠無異受大箠半載淹獄中惟待東市期耳忽
于他郡得盜山東人陳方等謂其贓出倉家驗贓皆實于是盤
等得釋而破殘如洗盤始自誣者懼楚毒并死固其地人性也
必贓物以倉家盜去往省難而乘虛拾取者而女語妄也及予
履任倉已受傷死盤等復訟倉之子自安暨二女誣已致破家
殘軀鬻兒女諸苦予曰渠誣是矣汝自誣謂何往事宜安命因
令自安稍為資給送之而求不已內有族尊見自安必毆自安
遂溺死予復以聞刑曹于牘文稍左盤等以往誣禍得末減仍
淹獄中夫重械多寃今寃出未械籍令東市期近山東盜獲遲
其不為寃鬼幾希而諸公何尤故獄稱慎疑送輕讞必三有以

世謂臯陶面削爪而其後裔獨不與稷契諸臣並昌以其以恩
彼聖神寧有是耶

汪進士焚死極樂寺

汪進士鳴鸞婺源人觀政之暇與群公遊西直門外極樂寺寺
傍有樓喬林間宜遠覽欲登焉而樓扇鎖已久戒勿得開益大
疑必令開之移尊其上流覽甚適上有砌成臺坊青衣因以酒
爐籍之而炮忽衝發眾皆奔避獨汪焚死又死一僕寺始為貴
瑤宅貴瑤家墓尚在其後捨而為寺其臺坊制以備盜故戒勿
開而不知爐火下滲為遊人禍也今其樓尚在予遊此聞甚悉
鄭太學烏鬚方

鄭太學繼龍為大恭一麟弟嘗遊一中貴家中貴以多藏禁方

聞而烏鬚方最效鄭得之因誇於張宮諭及天壇班提點二
公皆饒美髯但嫌早白聞之大喜班有姣童匿不以視客是日
令隨之入市合藥重之也藥入兩家矣鄭以夜宿班宅視塗藥
夜已午班覺裏頂中中颯颯有聲起視皆截然斷盡矣蓋誤錄
其落髮方也鄭急索馬出班曰事已如此出何之曰張宮諭早
間當入侍讀經筵君斷其鬚我死矣于是驅馬扣門告以故得
免而班亦以誤赴尚書期得罪聞者莫不絕倒

王大司徒

萬曆初山西王公踈卷為大司徒適有沒官地屬部估直部議
長闊各十丈值一兩而中貴競欲得之懇于公願以長闊十五
丈作價一兩伍錢曰可又云乞即出示公曰可果與出示于是
中貴人皆匿笑曰被我騙個加五蓋長闊兩加五又是十丈何
以價止五錢當云或長或闊十五丈價一兩五錢則得矣公聞

丙夜曰莫作聲惡何文興談笑為六純之一若只尋常九一何必聖門賢者始通文興著有笑理發微可謂精妙多能矣

己卯試題

萬曆己卯南畿主試乃羅宗伯萬化高禮侍啟愚也高既以舜命禹為題而羅復曰凡事豫則立皆不知何意恐非所宜言今始得之意在諛上固非而疑可釋也蓋世廟別號堯齋務廟號舜齋今上號禹齋故用舜禹事而豫立題則刮班而疑之益迂矣往兄侍御謂世廟自擬堯而舜禹以下皆勿論故當時章奏題目多稱云

樵明經遇先太史

武廟時岳州樵明經東注赴試北上時響馬盜橫河南北甚恐或曰盜常着緋馳馬擊孤左右射然不過欲攫金倘遇盡出囊

此諱類增

卷之十

四

金乞命可也抵河北遠先太史計偕北上少年佻健着緋穿孤躍馬生後生願見即下騾解囊金二十兩而進曰我貧儒索僅此願以贖命乞大王憐之太史知其腐且誤曰既貧儒不必進金但隨行至前店大享我可也即乘騾行因問大王何往曰有王廷陳在前欲劫之曰此楚才子願相念曰噫汝亦知其人乎至店大治具殮訖曰我即王廷陳何以盜誣我索金抵可作罰然無庸但酌我酒生始悅曰以先生裝束異也自是日日隨行恃以無恐其里明經白雲鼻談里中尚為樵君笑資

定州塔訛

隆慶己巳邸報定州塔有緋衣神逐殺遊者九十九人死亦有不死者塔遂閉萬曆丙子何文興令樂縣北魏過州時其同年張之屏為守因詢其所以張曰塔高可窺州衙而遠有為大

言恐遊者曰守已見人窺已樹命掾卒至矣眾奔避忽塔門閉皆塵塞相壓死守恐累已遂有鬼神之說而未死者矜其為神祐得免共相和應以闕白臺司轉以異聞上實不然也鄂城梅岫樓謂某湖堤壞主者虞福報牒云有錢牛為祟橫盈丈之角觸堤堤壞直指因據以聞于朝後以咨湖頭某孝廉曰無之直指有稽容凡若此誣罔又不止穿井得人三承渡河出訛安而已

雍野王名耗神

雍澹若字野王喜談長生性敏多技能而貧甚始客魯人皆避畏之稱為耗神不利人家而不知語所自己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敢死人遂歸怨以為口實待之如讐無所往而來京京中復聞其語亦魯人發之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

耳諱類增

卷之十

五

者謂勝者教之負者群毆之幾死偶來謂予道其苦大噉飲之酒贈以巾履乃予平生無病忽病劇幾殆人或尤予不宜與雍飲者過也昔淮南廬嬰平生奇蹇到人家其家主必違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入火到處皆然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陰子春平生不洗脚恐失財後在梁州偶一洗脚遂至敗蟻昔固已有之然豫州在表紹軍人謂備屢敗在軍不利夫備豈不利人者說者非也

偽道士制妖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為妖遂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夜見碩鼠尾巨如狂躍入破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狸齧流血行沙中需沙重復沙乾巨如椎其作響聲皆

是物而非妖道士乃山下鬻履符者偶殺鼠而非法自是聲譽
都絕道士重得賂名益彰爭相款後為其縣祈雨以飯投廟中
所以激龍怒舊有此術果得雨而雷逆壇上擊道士死王資敬
談

書樓大足

揚子年少獨卧書樓下有火足逆樓門懸下揚子曰此怪也兩
手將足抱住大聲呼家重取燈來燈纔至怪足自捉而上後至
盱江署中素稱有怪每夜家人聞往來呼吸之聲一夜獨宿有
一手泛布幔頂穿一孔伸下揚子曰我正欲治怪汝却來戲我
以手把住其力呼燈未視家人聞之惶怖破門而入揭帳見揚
子左手自執右手床上坐甚帖家人大發一笑自是署中寂然
無怪跡由是以觀則往年樓門之足幻耶真耶揚公蓉江也子
蛇以疑著市虎以聲成此固常有之即予以時有此夏首之南
有人曰涓濁梁其為惠善疑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
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匍跼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事非皆
以疑成祟乎

淮河巫覡

淮之清河縣諸處中多崩石斷柳株頽阨舟舟人詭言神怒必
招巫覡宰雞豚祀之雩些散不絕即舟亦幾阨破冢而亦召
巫乃作詩曰崩石江中出仍藏斷柳株借威雜鬼伏灑血長年
呼蜀險愁如馬吳靈櫻有鳥轉深微禹嘆紛若自神巫

景陵女得所歡

景陵人家有姑嫂皆是女子居小樓樓後故有屋被火焚棄為
奠地而樓窗遂直視街巷二女見一學子日久往來貌甚偉悅

之以語市兒常來鬻糖果者曰此誰家兒市兒曰此某朝奉哥
子往學中讀書耳市兒知其意因曰我與傳情哥子當來東門
前不可入奈何二女羞阻久之解帕中錢給兒曰倘未我逆窓
投布兜曳而上可也市兒是日往學堂欲與學子語未暇對門
有大家老翁年七十餘日坐門前見市兒突而往來心知以學
子故因贏錢與市兒買糖果而誘之曰爾是誰家使未可密語
我市兒即語前事媿媿老翁喜曰我與汝一衣汝今夜便以我
為學子報命得入花叢笑破春風矣市兒如其言果得布兜曳
而上及窓二女見是老翁大驚釋布老翁墜糞溝中死明日其
家尋獲昇歸里俗凡殮死者以席布幔街而殮其下忽市兒未
感額作傷感狀其家縛兒捷之曰我翁不宜死糞地而人見汝
昨與翁暱語汝必知其事吐實則已不然捷汝死兒又語媿媿
其家遂以聞官二女即時縊死黃夢草談

襄陽訛言

萬曆壬辰襄陽有人自京歸訛言後宮有密旨遣貴璫旦夕至
襄鄧括女子千百其用入宮時裸體加鞭簡令窺過火牀上俾
氣血貫聚心肝剖以合藥服食長生愚民吠聲一時女子不必
聘媾不計齒貌遽成婚合其時郡侯厲禁不得僉曰侯恐無女
應朝命為自全計耳次年癸巳予適襄主樊城姜姬家其家女
媳皆以是嫁娶而皆是童嬰人謂訛言者家有女欲嫁而慳財
故為是欺弄令女易嫁耳乃竟逃離崇之誅如三尺何嘗聞姑
蘓有隣盜之警忽邏卒馳呼而過曰殺人者至矣市人驚駭盡
棄負釋擔而走潮湧浪疊填塞街巷一日而定究邏卒語何謂
乃謂決獄使者至而人自誤耳遂死其人杖下况故作妖言耶

張良臣婦重生

萬曆辛卯武昌紅稻村民張良臣娶新婦三日設客婦入厨治饌試葷片肉適姑喚急噎死仆地姑尚不知其隣為夫之仲父實見之揭壁簾入盡拔婦簪珥而慮其復活用膝據婦胸盡力擊之俾其死穩也乃婦喉中肉轉因擊故吐出復活其人惶懼棄簪珥復揭壁簾出自念偶為此不義今婦活識已兄姪必知何面皮見之執逐自縊死何東之談事固可耻而以死明耻猶勝於白日行劫蓋所謂掩耳而盜鈴耻盡忘也

女體舛戾

吾里有娶者合卺之夕婿大怒逋出謂女臍下饒毛豈是貞女女竟歸女容端麗後有來之者令人辨其貌數處實女子委禽娶焉嫵婉無他頃晤董太史玄宰言某郡有貴人女子歸而婿

耳

卷之十

怒如前呼是花肚皮此必婦累胎始有而女有之也亦與歸然其家閨範嚴肅女介靜見父亦羞則二女皆冤也願形体偶舛戾耳人倫之始何可不察

孝廉發神安

孝廉某挾策之京道寓一家其家病厲死者過半先是病者夢神語曰某大王且至可善事洒掃治殮甫畢而孝廉至嘉其勤款為留一日是日病者皆愈及孝廉去病猶故其家心德孝廉為牌位書某大王字祀之而病者果再愈自是口相郵傳百里內病者皆未禱額旗幡金鼓祭賽無虛日群少年益張大其事而廟巋然起矣明春孝廉罷公車還復寓其家問廟所以眾以昔事對孝廉曰其家病者夢某大王至而病即愈我也惟正能懾邪安有邪懾邪者此妄也因白于其地長民者毀之斧其木

像中有血流蓋妖狐乘人心而斂美借托而為之始實避孝廉得愈病而後皆因之也俚俗稱尊貴人亦曰大王劉正叔談風俗通載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皆起疑似而神之遂惑萬眾竟得詳何神之有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也凡所稱神大較若是妖狐所為其涓細者耳

熊阿賢談玄

陂東熊伯子言學而陰襲伯陽之術阿賢少穎芝伯子授經暇因檢玄譜為其遊課阿賢問浪解多臆說則伯子駭以為仙而名遂彰由是遠邇聞人往往累贊拜庭下縉紳先生至阿賢多結舌默然無所稱引直簡重以相釣而出書一編授之深者如探鬼窟而淺者已落古人口阿賢又卜日登白雲麓煉大還丹甫支爐太上即開華園門放丹光照鼎而不虞八款賊逸路破

耳

卷之十

九

天一重奪寶印山故清冥二祖怒太上太上下牒天帝張將軍部兵收之丹用是不成且煉二亞為補天計二亞者如世所云點金術也大丹樂品非常聞有火齊竹板銀根玉蓋之屬其言天多至八萬六千層焉今蒼蒼者一也天帝主之太上主六千世尊主三十二餘皆轄清冥祖古仙人各有品目而叙遷如官階今所傳雲陽子最下為其家執費而已又言已太上子亦即太上得天書金科玉字關馬二將捧之天帝稱臣斗母報符見世人之當先者某地某人某蓬萊某廝亦緣疑信動情以為點陔伯氏徒以前語淺降蓬萊仙品每泣下交頤悔責備至故罕得倫聞云未幾歲旱隣人環噪而請曰吾等蠢愚幸托太上粉榆何不馳檄張將軍降少雨蘓我乎阿賢曰止若謗道故天旱不謗天乃雨夫繪事者人難而鬼易以鬼非人可見也阿

賢吊詭游戲事理竅髓即能奔走聞人如畫龍鱗甲可動不失
奇士昔人之稱曹阿瞞既為奸雄亦為能臣者是矣至於三生
兩塵恍惚冥渺不夢亦夢至今鹿尚可分蝶亦栩栩何怪世人
謂客真誤

李本寧李叔操俱以親抵京子夜抵本寧啟門而叔操出迺蓋
與人以姓同訛也子愕然曰君乃在此乎次夜戒童子勿再誤
抵本寧門而叔操復出迺蓋適在其它也予又愕然曰我豈再
誤乎主人出始辨夫夢得鹿而以為真真得鹿而以為夢予其
栩栩南華境矣

盜我兩誤

予嘗為人解紛置其人金累百於雪舫齋牀下夜卧盜乘雨翻
盆穴壁大如箕土石亦紛紛下予以為鼠不疑第累喚壯丁入
耳事類增 卷之十一
語他事盜疑有伏不入微曉雨止日光泛穴入始知其下土石
本盜而疑鼠其召壯丁本語他事而疑伏是二人皆誤也我誤
當失金盜誤使我不失金其天之為耶

男子携婦

都城一男子携新婦自其外家歸乘情相悅夜淫於道僻一人
至以為盜得者大喊男子驚遁婦被淫後一人至以為盜得者
大喊是人又驚遁婦復被淫已男子返窺見始思已婦何畏而
授人也出與後一人毆明日控南臺姚公並受毒杖

斬東門迎婦

吾郡斬春之東門二家迎婦皆一姓而婦家皆住瓦屑壩又皆
一姓皆小人家役人皆倩覓又皆初盟婿家但以婦姓往婦家
但以婿姓迎而不意互錯婿入門成禮婦登輿行幸一家沿俗

行迴車禮用巫人祝誦婦聞婿名非是堅不下與遂巡而其舅
父追至大呼曰非是因得駐輿尋彼家女入帷矣于是出女更
婿而婚始成焉至今稱娶婦者曰莫如東門嫁婦女者曰莫學
瓦屑壩為口實云湯維尹談古有兄弟貌似而婦誤呼者未有
若此甚也藉令舅不至兩偶成惟有以成之幸不幸匪所論矣

俚俗相習

山東民於旱歲謂人家初葬屍及父停屍為旱魃恒千百為群
極墓毀牆發棺於地下又必破死者頭面始已又謂產婦子死
者亦為魃將婦奪出國以箔席用水逆頭面洗之往往致死天
或雨則以為打魃之功姑蘓地狹人家墓多遭發掘故其地死
者屢代不葬及逆水火二災以此長民者傷之購置葬地堅垣
嚴守勸令入土而掘不可已鬻棺者既售明日復歸肆塗飾更
耳事類增 卷之十一
鬻或至再三江西村民於新婦入門尊親皆集閨幃刺婦以針
責取獻贊細物楚省迎春日預捉頭瘡者群擊于芒神之前常
至流血謂打獵雷藩省皆見故是日頭瘡者避匿無跡此尤可
笑而皆莫能禁也

耳譚類增卷之十一目錄

冥定篇一

缸片南三

杭榆峯

車溝中人

黃金箔

黃煥然重活

王僕一舫

官別駕焚

道觀河民

戴君家屋覆

興化城破先兆

耳譚類增

楊中丞

巴水驛丞

王叔葉掾

高蘊門觀察

武功治水

王萬戶朋

沈萬三

徐翁鉄船

張方伯春宇

閩士炎先兆

陳繼昭拾銀盃

戴某 吳徵士 某士 月華

趙中含內君

與朗哉談所經

八里岡人

耳譚類增

戈秀才

李循模司訓

燕成耳熟

蛇結中嬰兒 浮屋梁上婦人

耳譚類增卷之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冥定篇一

缸片南三

姑蘓南三以捕魚為業夜起見一大缸浮湖而來有火光漸近舟以手挽之缸裂去僅得一片天明視之乃缸片也因置舟中捕魚賣於某家見其庭下有破裂缸心訝之歸持所得片與合即冰缸裂者也其家頃自園中掘出問曰汝是南三否曰然因出銀三大餅與之上有南三字重數百金皆成巨富至今誦其人為缸片南家

耳譚類增

王萬戶朋

武昌王朋生時其父夢宅門建有綽楔以為祥徵遂畢力延師教朋後竟無成已以為 楚王舅父授萬戶復藉勢驕侈田園甲第傾一時父之事敗散萬金以王之力不能庇竟死宅沒官改為鑄錢局門建綽楔其夢竟驗特非吉徵也

杭榆峯

今京營恭將杭大才榆峰陝綏德人始以萬戶入京亦既拜命而夕客橐空歸裝無計漸至衣敝履穿耻以面對人常蔽面以紉立委巷中忽一人至投銀五兩於懷曰好為之將問所以而其人反走已遠必是以通關節其人貌地於此而非也杭以備朝舖製衣履乃資斧竟乏聞里有人歸入城屬以寓書行至錦永衛僻地就廁忽顛風吹一油果至發之乃勘合馬牌一張即

代其人乘傳以歸里人歸者反在其後州倅陳九河談皆無意於得第命不宜窮死故馬牌當風吹送不然范丹營魂鬼且笑之矣

沈萬三

萬三吳郡人藏古玩書畫無算有瑪瑙壺通明類水晶面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名月下葡萄萬三死轉入數巨家後莫知所歸天順間嘉興李銘本村中童子師一日過市渠見光撲之不滅因索得之壺也以售人不過酌米百石有知府劉侃者語之曰此異寶僅以獻鎮淮貴璫張公謀僉嘉興盜鈔所浚甚大泛之果得所願侃因分其利銘領鈔過江舟覆鈔皆濕嘉興守楊公追補前鈔銘死獄中侃破產與償

車溝中人

東江米巷小賈卧家中天未曉有二人喚之出而身即隨之二人縛置之車溝中已有小車來正輟其脊過若尚可任轉轉聲再起則大車來矣其人恐甚忽有為遠聲者曰其無畏此救汝命大車過而骨碎肉糜背腹粘帖痛不可忍幸尚不死天大曉其家尋覓起之溝中旬日骨肉漸生累月如故病方起而時疫大作其家男女十餘口無一存者獨此人活竟不知呼者二人為誰而為遠聲者又誰也沈泰履談其所居巷事置之死地而生所謂度厄者耶

徐翁鉄船

杭郡徐翁赤貧儲居草鞋巷無可償被逐墜不去然宅主別有鬼宅給令居之而鬼寂然一日聞人語室中曰主人來也請交鑰匙即不見而聲響特厲異之掘地得鉄舡僅首一倉而鑰金

已甚夥取以自潤業木屐及傘不異常度而亦盡買其隣為下所容船之地三年始再發一倉始改業業稍大如是盡船尾發十三倉而富傾國人即駭而無能難者至今其雲仍猶藉資不乏又於貧時娶婦送其宗里後以素封游燕有顯者未婦私察其聲貌甚似其兄內外通言果是遂成會合徐翁即暴富而居金有漸不翅一世而始盡發其藏可占其胸臆與所謂乞兒乘犢車何駛者異矣世傳國初之沈家得寶盆亦猶徐之銀船皆出臆說居積自有道能者輻湊白圭樂觀時變因人棄取反以為用子貢不韋大都皆然管仲治齊與俗同好惡所謂道也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呂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用法今合之而以治生猶小用之耳何必寶盆銀舡哉今人於賈歸宜歸稍有把撮皆妄意室中之所有而曲為之說已而皆寡然其然豈其然乎

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屨在富人鄧公市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屨人可將吾絲鬻某郡被劫盡公笑曰此吾命也再往而再被劫公無愠色仍令將絲往又劫三次絲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黃曰我本業屨貧人也主人強人找出賈兩失無愠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必葬江魚公等亦太不仁矣盜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劫得少簾在魏國柴棚下可作履資以給汝往來得之發簾而黃金條見束中一堆皆然黃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取其值而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推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日者馬仕說再失無愠而任不已惟異人識異人三失於盜而大取償於盜即孟明三北而一戰以報秦繆公不翅矣乃

失則曰我命得則 汝命幾忘人已之分此盜所以稱大度主人也

張方伯春宇

嘉興張方伯春宇平生廉儉由省郎清江州守餘言一室稱焉凶宅饒鬼物扁塞自昔無敢放者公必欲啟之是夜焚余甲神照授騰鑰曉見白鼠走竄入地逆其入處掘地內藏大鏡無算自報歸公帑外私橐充贏遂以資傾一郡名園甲第嬌麗一時三歷江右滇廣方伯食俸而已辛巳北覲還抵滌河卒在外在家群奴乾沒攘奪皆盡獨一子成童所有不及故資半焉余光祿談錘物神以待公而僅許及身以公祿爵視之皆長物不如無淨無喪存故足資矣蓋亦有推不去而招不來者雖公不能不為造化役也且饒鬼金而不失廉官名不知止能若是乎

黃煥然重活

南昌黃元一子煥然已數歲病瘧死納棺中會土兵亂不及下土置猪圈內皆奔去及返已旬日間棺中作聲發視重活此以盜活者也今後翰林院為掾

閩士吳先兆

福建丁酉歲學使者集諸生萬餘人試都司先一日諸生各布席令人卧據其上以妨奪徒夜半忽空中隱隱如雷聲仍墮火五團旋轉几席間卧者皆驚起次朝諸生就席忽棟隆無故震落死傷者四十餘人患安謝別駕與何本江談

王僕一舫

歙山人王仲房寅始以諸生試棘值小僕一舫暴死入就席舍欲塞卓脚而僕踞膝下拾落壳塞之叱之不見暨出僕復活言

夢見在場服役相公如此王曰實見汝而夢乎荔壳猶在袖蓋疑因拾起也曰汝何所見曰見多人抱三色旗入插諸生頭上而已問之曰紅旗者今科中者青旗者下科中者白旗者不在中內又見某某頭上是紅旗某頭上是青旗皆王筆砚友也問我頭上是何旗僕不答榜發某、果中王自是廢業罷試攻詞賦名滿天下其小詞筆陣絕佳方思古談

陳繼昭拾銀盃

山陰陳翁繼昭讀書敦行一日往九里埠循山獨行方辨色見籬下銀盃十隻拾納袖中即覺格格有聲已變為蛙驚曰得非老眼模糊耶出而諦視盃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乃棄之而匿廁中以觀拾者忽一人至拾去竟是銀盃陳出與語其故其人願分取之僅受其一歸而嘆息財有分若此乃出以酌酒而以享先翁有積塵吹拂之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而計醫藥之費正符盃值諸比部繼明談其里中事

官別駕夢

崇德縣一士恃才健訟因與族兄仇忤陷其家罹罪罟者數人兄怒礪刃以俟一日殺之於眾中而亦自殺郡判官為官公年七十適攝縣以視屍至其地訝然嘆曰吾自垂髮已夢作官視被殺秀才屍境界人事件件皆是而今始驗也相距五十年時秀才尚未生

戴某 吳徵士 某士 月華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廬陵戴某有詩名蕭光宇胡起光交薦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得題如癡終日不成一字及罷歸舍奇思傑句衝口溢發戴放還蕭胡坐舉非人被譴天順云

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延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畧
與弼喋無以對左右趣之語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是與弼宿
草備顧問竟不如意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蝠存焉頂顧螿已
腫始知其不能承旨者為是也正德六年江東太守某者文雅
風流頗擅詩名在郡未滿考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
化禱紫姑僮以决疑仙筆曰三載其榮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
營雷震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吏至京賂瑾得權雲南
提學副使未幾瑾敗伏誅守以鑽刺免如仙言長沙人月華者
自三四科前夢神人告曰汝中式在八十六名自思楚額八十
五此示我不中也解者曰末科發解則八十六矣至再試及庚
子夢又如之乃是歲 上南巡言官請增試額揭曉前一日始
下增五名而華中八十六

道觀河民

吾里道觀河民某群訟於郡城忽一人死瘞城北龍王廟道旁
及訟罷復未舉喪歸經年矣發土棺中有聲蓋復活而氣力尚
微來者去兩側板即底板繫繩槿歸祝王旋談又聞太原盜
掘墓破一棺見婦猶生曰我死某年計三十年矣其最異者漢
書載魏郭后育前漢殉葬宮人係四百年事昔謂趙簡子死七
日而寤載少年卒十有六日而生為奇由斯而觀殆尋常事故
人苟不死即死不死也

趙中舍內君

穆皇帝始衣 陳皇后選淑女群入朱邸矣而趙中舍常吉內
君何夫人在焉是夜焚天神以二指鉗其魚尾間肉引使出曰
而夫婿在外何為居此出門見一男子一女子曰此汝男女也

既覺魚尾間肉瘻而墳起痛不可忍遂得送出瘻痛頓已始歸
中舍生伯子仲女止二人

戴君家屋覆

景陵閔文學談其鄉戴公世家厚德有二子皆有聞於庠公構
新居成十八年矣堅完精好客嘗宴集萬曆乙未將移居之而
次君良臣携十餘歲子預往觀馬廳宇忽覆梁柱皆成二截次
君父子皆在其下散撤其材次君僅傷皮毛子畧無恙即能就
塾師大笑以其適在空隙地也予往在選部與諸掾曹雜坐一
人至眾呼之曰天金子子問故或曰此浙之齊君平生性至緩
嘗與人居敗屋中屋且覆先聲雷動眾皆崩避獨君晏然不動
然崩避者多傷憶君糜爛矣敗物不可急去或從上窺之見君
坐井中乳木縱橫皆如架構瓦石皆止木外畧無傷損敗物撤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一

畫始出反言諸傷者予前揖之曰君真天金子也屋覆壓卵故
允勢極者不可反即鬼神莫能効力而諸子皆生一則空隙無
碍一則架構成井方急時誰之為哉此固二君德福彌天而亦
造化之逞奇於助善幻怪百出令人舌橋而不能下也語曰急
不必生緩不必死良然哉

與朗叔談所經

顧朗叔謂嘗遊泰山飯道士房甫畢上馬登岳頂而房倒少遲
蓋粉矣予亦云嘗在金陵赴民部武陵丁公之招夜夕月出移
席堂前捲蓬再酌已別上馬而捲蓬倒聲如雷乃復下馬勞主
人見坐處椅棹皆碎時已大醉身如飲冰酒力全消主人呼大
白再酌夜午始去異日聞丁語人無賴行甫貪酒兩人幾至同
阨予曰貪酒正欲延主人出不然非獨坐其地乎然實主人善

留客耳此皆標標幸生之故因識之

興化城破先兆

嘉靖末寇犯興化總兵劉夔頭入援遣八卒犯賊鋒報城中旗上書天兵二字為寇所得殺之而以其卒詐稱劉卒馳城中主兵者不察納之為內應遂破城屠戮殆盡城內甲榜四十七人幸存者僅半擄掠壓海舟皆滿後戚公繼光平之先是城門鎖流血而張少卿康壺子焚天上墮火一團裂開中有石碣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毀土紀滅土城重熙帥見太平天兵者寇所詐稱兵也重熙者繼光字也事皆前定如此劉在蜀屢勝入關則否戚公其先屢敗入關稱神皆不可知也

八里岡人

吳世義者為死興化倭寇難默齋亮族弟也公嬰城死寇入郡衙義在馬匿伏廁中與其地蔡秀才伏地相送蔡標得寇以暮歸營因相携以是時泛水瀆中出既離城矣忽一人至又與偕其人云我已在其地受倭刃不死強作死伏屍中夜半有神率群鬼來點名而以屈指我曰此八里岡人乃明日歸殆而已無梗遂去明日聞八里岡殺數百人蔡嘆息謂其人必死矣公始以延平二守往有相人者曰公氣色甚不佳可勿往公不悅令待兒毛頭者至曰公相之其人子否相曰有三子毛頭有隱疾不宜子公令解衣以隱疾視之笑以為誕後公竟死毛頭在衙為賊所獲自分必死乃寵以頑童納帳中飽載入倭遍歷諸國始得還生三子今尚在默齋子妙文也

楊中丞

庚戌楊公守謙持大中丞節填真定甚著威望一日方坐政堂

忽有狐逆後學其烏帽而以自著故為矜莊貴人禮度公回首叱之狸棄捐於地躍去捕者追逐遍城邑莫得已而達虜犯神京公急治兵與諸鎮人入衛毅皇帝罪其不戰與大司馬丁公汝襲並伏法冤死後公於故所歷某郡顯靈自語當抵任城隍神甚著靈威生為名臣死為名神信不誣也宋汝修談

戈秀才

蘄水縣秀才戈生家貧每歲里黨釀錢作社已獨慳與且不信神常有善語隣人周某病劇鬼未攝之社神挾怨故以生往生死獨心熱未殮及見閻王檢簿曰應死者周某生乃溧水縣主簿壽八十何誤攝也縱之還生忽甦往視周某言誤攝之故周某暴死越三載以明經調選試得高等註授某郡倅生大喜過望又心謂神語非耶強飲不覺酣睡明發起郡衣冠皆以醉故為偷兒劫去倉皇與覓衣冠者之大不稱身選君望見詔曰是人安可作郡倅改授溧水縣主簿壽八十終

巴水驛丞

張明經調選黠夜與一人聚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蘄有巴水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失火眾皆奔避出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又若有撼過火勢者外人因聞聲始記榻上有小兒得入抱出今恐選溧此驛耳及明經榜果是巴水驛驛丞簿丞細小吏尚得鬼神之佑不死社神何得挾怨家同得遺之語曰一千錢一斗米皆閑祿命况其大者

李循模司訓

寧波王秀才祿當應首貢李循模次之李巧詐人計奪居首王不與較已謁選黃緣入嚴相府藉其力得授順天府司訓未掛榜意已大快潛入府堂衙繼觀齋夫不知呵之乃大詈曰我數日官此鼠輩乃無狀乎齊夫懼群噪於吏部門因改官廣西一小縣並二子皆客死其地王祿始謁選得順天府司訓王何得選此天以其不較寵之亦以彰李之罪言動顛錯誰為耶夫以藉相且就屠何有於蟻蝶大都大巧大拙小巧小拙順理者得善惡一紀必定此偶驟洩耳

王椽葉椽

慈谿有王葉二椽同謁選葉得太原府倉官病死而王亦以丁艱與葉之子同歸因曰而父死無知者我以其牒往可得金共有之尚不妨已選子曰然遂並往得金七百共有之服闋往謁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一

十一

選復得太原府倉官不敢赴通歸里人有知者咸笑之此固定數然不敗死幸矣况得金乎

燕成其勳

桃源士燕成六歲時媼母憂其具衣冠對鏡以為貴徵久之入太學選照磨止乃悟夢中對鏡其官也又桃源令其勳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瓜破其面令其勳忽破自慚遂自經死邑士紳吊之其父曰兒不幸有此然亦前定生時媼人持絲懸相賀曰四百姓沐榜三日桃源令是科殿元姚涑數曰百人而令桃源果三日也

高蕪門觀察

鄂城有叟當壯歲多病已製美棺為終焉計然製時及每歲常焚棺中卧一少年著緋官人且疑且恨及年八十餘適河南高

子業蕪門先生觀察楚中雄才敏政年三十二暴卒諸司皆為構美材不得業鬻者窘急乃以叟棺對大令到門強委百金贖去叟曰民不敢辭但冀一觀殯殮耳許之及入觀儼然夢所見少年著緋官人方知數定製棺前十年先生尚未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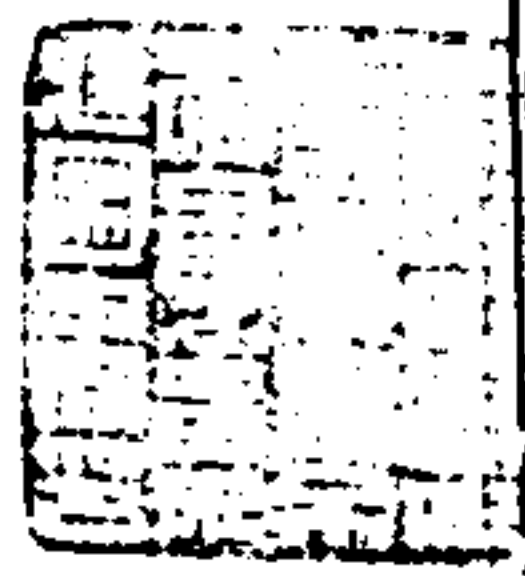
蛇結中嬰兒

浮屋梁上婦人

恒語曰嘉靖三十九年大潦華容九都民見二蛇盤結波濤中以杖叩之蛇散中一小兒僅半歲尚未死救而育焉十都民獲一浮屋升其脊聞有呻吟聲啟視一美婦人據梁上兼浮四筭訊之乃荊州某生妻合昏四月生入市家忽被水蓋不食數日矣民起之令宿其家往報生生挈妻歸盡以屋暨筭與民民受屋而卻筭亦義士也乎

武功治水

徐武功治水張秋判官王震者在幕下受公命濬河壘慶有楫而石板畫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遂遷葬之武功後得罪戍金商其卦凶之說耶



耳譚類增卷之十二目錄

冥定篇二

李方伯先塋

子家先塋

黃郡雪堂太湖治堂

張探花

富順管明府

潘秋亭

虞明經

陽由灘

銅錢如泉湧

永嘉張相國

耳譚類增

卷之十二目錄

楊黃州孫貴溪李績溪

渡江

自夢

姚源萬年

耿天臺先生祖塋

繼美堂

申相國家老僕

何進士峴屏

張孝廉夢

楚邑士

散子異

宅主飲狀元

郭別駕

呂文安公

遊楚

先大夫夢

周野航命誅

閔思學

耳譚類增卷之十二

黃岡

王同

著

滌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梓

冥定篇二

李方伯先塋

京山李方伯五華公祖朋玉公泛江右來工相地術得穴於馬口魯班提購自傳氏因舉親九淵公喪往而傳氏揣地吉欲借公術為已利遂集舉族累百人持鎗棒據山蠻聞與聞不可喪又在途第屬隣黨與閑說我購地胡拒馬傳氏豪曰此地不可得若欲得則我山何處不可即以所持鎗指十餘丈外曰此地可朋玉公不待已泛之空馬而已穴歸傳氏纍然駢獎今空地

耳譚類增

卷之十二

最吉青鳥家謂江漢間無兩獎後科第蟬聯文章勲業肩背相望五華公登庚戌第太史翼軒公登戊辰第大瀛公登丙戌第皆相距十九年其發祥猶日始旭傳氏日貧敗頽然欲絕朋玉挾異術聞其始以得地徙居不宜大悖夫人貌既可以陰德更則地形亦可以不善改此二穴必凶其吉吉其凶以從天理故傳氏豪所指鎗其揚公撼龍杖乎

耿天臺先生祖塋

耿天臺先生家世種德宅邊有吉地里中巨姓偕地師潛往視私語穴在桑樹下先生曾大父伏叢莽中聽之已而多金謀售不淨也後卜塋先生曾大母族之強有力者欲爭之眾倉皇界柩先行偶墮泥田中先生祖贈公徐奉母柩先至塋之桑樹下後至者耐塋而已塋後十年而生先生其兄弟子姓振振未艾

天既已定謀者爭者何庸焉

予家先塋

予家秦州府君道觀河塋自天馬山百疊奔騰而來拘項息於平坂雙峯峙前石獅鎖口七葉簪弁登榜必雙世稱得穴然始出表氏秦州居其旁身後以荒棄請馬匪由樊師不過莽漫今表氏雲仍家山下極微相沿祭掃必分羊豕半貽焉夫府君之德固所謂干公叔故天以善地畀之又世鍾善轍未嘗斷削故耳匪由人造而可人奪乎數歲前族憲運以貪忌匪祖骨陰厝其間有知者群訟於郡時河南守太和龍公君揚左拜倅郡絕治之未及盡法而父子一家暴絕運家昌熾身亦青衿求益得藏可親神理足為朵頤者覆車矣以人奪天曷若各有其天乎乃丙戌一鳴辛丑同謙續登二第是其犯後事則云能犯亦耳

耳譚類增

卷之十二

二

未必然傳曰天之所與人其能廢天之所廢人其能興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非此類乎

繼美堂

張大司寇永寧烏程人始令蕪湖顏堂曰繼美必有所謂而後令為今侍御葉公繼美已足為語徵乃司寇子天德復承其後以父子繼而皆以卓異徵則尤異汪啟西談

黃郡靈堂太湖治堂

黃郡侯潘公衡潘必時於書舍園中拾一古銅印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後宋守黃郡出印視所知據其文大之扁於雪堂今扁是也予從孫伯固始令太湖見治堂棟隆題落成甲乃已年甲不差一字則建堂之日乃產令之時食祿有方事皆前定端有此理

中相國家老僕

姑蘇申相國罷相歸築休休菴以遊息旁有地一區已售自主者而其上一銀杏樹森聳挺直合二人抱主者獨不售此樹忘欲他售價稍饒耳而相國家老僕夢有着編素婦頓顙泣告曰妾明日有難公能救我當獲福祐明發老僕出門果見衆木工持斧鋸往截此樹蓋主者得八金售衆工矣老僕意着編與樹色同衆工往所謂難也遂如數給主還衆工金樹得全是年習樹果無心合數得八金毫厘不贏不縮老僕後亦康裕得終其年陶大冶談

張探花

豐城張探花春莫知所生其父晨出見樹上篋盛一小兒父正無子遂抱歸以為子其家聚族而居亦其族子也後中探花官

耳譚類增

卷之十二

三

禮侍生九子一女

何進士岷屏

何岷屏偶入酒肆值三四博徒歡飲強拉何入席何亦與歡飲馬之數日忽見一人醉卧長安街何視其為前博徒以手扶之其人張目視且以肘示之曰相公造化至矣何遂于肘後解下一汗巾果有片紙書四書題五經題八持歸與同舍生視之同舍生皆笑曰此偽也有安姓者曰縱偽何妨各作一篇更向坊間索佳德參改之旋入場皆在其內二公以宿構果皆登第醉卧者大率考書辦也易維效談得之何云

富順晉明府

萬曆癸未晉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構坊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

所熟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詩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欲薄
舊文盡括坊間文入內庫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
授富順令易維效談以面得之明府天何公得題於醉者得登
第管公詩題於神為尤異而屈落事同效異造化小兒弄人如
此亦有幸不幸乎

張孝廉夢

蕪陽張孝廉日新少嘗夢入深山古廟碑有讀書臺三字一人
唐巾緋袍王帶自稱李太白示以村庄圖已為題詩醒尚記未
句云一灣烟水共誰分已有揚明府者邀入西席其堂扁曰讀
書以為夢止是矣歲庚午登楚書已令江油僅半歲捧大吏檄
採木苗洞萬山峯岑忽有太白廟碑曰讀書臺境與象宛然夢
所見始詫曰村庄豈吉徵乎其日報至丁艱歸而復有擠之者

耳詳類增
遂罷

潘秋亭

姑蘓潘秋亭魁父恩起自白夫積著數十萬金遂以富冠全吳
萬曆己丑忽見黃衣人立堂中又忽不見自是破散如洗蓋金
神辭出也

楚邑士

相傳楚某邑有士讀書大不敏諸同舍生皆嫻笑之松檟之每
晨起讀書此士獨焚香頂禮佛足靳福以為常諸生輒匿笑不
已因信手拈數十題書片紙潛置爐底以給之此士愚又以為
實佛力也遂將前題覓佳文熟記自是大小十餘試皆所熟記
得舉明經歷官郡倅以厚蓄聞而諸同舍生無一成者常怪其
事泛容以為問此生曰君不知此佛力預示題云云諸生曰此

我等信手拈以給公者何佛力之有然非佛力孰至於是其亦
命定而造化假手以成之乎

虞明經

浙虞明經庭直往且赴試群課文一寺中有令某亦來假宿因
聚語曰公等勿太苦即予所經二事命定矣曰何也曰予昔且
赴試有父執在主文之列密有所授大喜及入棘夜行見二人
執高燈相逆而身即從之至一大府主人弁者曰榜名皆定獨
三十五名尚可動搖此人貧老途窮而君下科榜人不必與爭
即密云云可棄也時棘門點名聲甚喧欲赴而足不從心比及
得釋門閉矣快快歸邸值其家人正驚失主已父執出曰填榜
至三十五名我尚匿一卷覓汝卷不待中予具述前語以復又
宰某邑到任謁城隍有看白村民立眾中聞呵反闖出趨左左

耳詳類增
呵又趨右甚以為嫌抵邑捷之十民不肯起曰還有五板望一

發捷完問何也曰民伐薪受暴艱卧土地堂夢神怒曰我夫人
在此汝何太褻至是歸遂病我婦炊黍烹伏唯致禱始愈而意

怨已入城有人教我訴城隍者送之復夢與土地並聽神斷神
謂土地曰汝不念愚民令其失雞黍是擾民也斥之去謂民曰
汝亦不宜燥訟屬新令捷汝十五板數少恐受神譴也予笑再
捷故知命定

骰子異

孫鵬初醉談曰占而驗不獨龜著昔人折茅蕪雞骨亦足以驗
雜散子小物偶有大異而中者先君言江陵相省試諸生競呼
緋公獨呼盧一擲凡二十俱盧是歲得第又盱眙令劉公與同
舍博四散子相黏連不散以是年鄉薦及授縣令歸又數十年

嚴子如故將逝先一日始散又儀隴令其公卿試揭曉先一夜
擲骰子呼誹四五人俱弗得公技手一擲二骰橫連壁上人士
起乃二誹是年謝君實詵一館婦其夫苦相守乃約初試日夫
必他出公亭午具七義上遂出其婦約及期生子絕類公亦卿
薦如公官是一日兩舉子也

陽由灘

郭愈事經行部由澧渡江舟覆溺提學薛綱誌其事云經字用
常太倉人為湖廣按察愈事分巡湖北性畏水凡風波險仄必
迂路避之成化壬寅三月歸自常德以洞庭水險由陸路至澧
登舟津市下陽由灘暴風卒至覆舟溺死募善水者求十旬不
得家人具空棺招魂死所歸而埋諸姚涇之原用常畏水而卒
死于水避洞庭而不免于陽由灘豈非命邪見澧州志

耳譚類增

卷之十二

六

宅主飲狀元

陽岐李尹建新宅甫成夢人告曰此宅有狀元宴飲時尹長子
才甚美舉于鄉人相率期之既久不第授縣令宅轉鬻高恭議
恭議子亦領鄉薦又期以應李夢亦不第第最後恭議少女適
江陵相公子以庚辰狀元及第始親迎觴宴累日夜

銅錢如泉湧

醉語曰古人謂錢曰泉貨蓋取其流行之意今俗呼痰亦曰涎
謂周流于身塵滯則生疾病故錢欲其用于世積多鮮不害者
石崇元載其大也正德丁卯歲八月華容人嚴東卿居與其季
父永潤夜坐月明中俄見一童子如携鐵索聲而入東以為收
兒問之忽不見東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搖動不得睡數
跌榻下來愈惑昧爽即歸出門行數武至刈稻場上馬卻不進

再策之則馬用蹄跑地其童子勒視之馬蹄處銅錢如泉湧方
密令人掘得二筐眾來競取潤少子叙傷一足束云掘時鋤每
及錢湧起莫知其解害所有鏡一金簪一簪為其僕獲之鏡破
于鋤

郭別駕

全州郭別駕諱卜少生農家所業不過僮奴事一日隨眾泛舟
湖濱眾登岸採笋以郭守舟忽群鬼皆二三尺携所捕小魚登
舟就釜烹食郭畏以被蒙頭卧鬼食訖忽一鬼曰爾等饒甚何
不留一碗與郭通判吃郭聞甚喜鬼去採笋者亦未視釜尚有
魚二頭分食郭始讀書登榜官別駕曹公心樂談其鄉事

永嘉張相國 呂文安公

世廟初永嘉張相國聰以 皇上病喉累日不勝詣醫奏藥不
效遶庭獨步憂思不寢有里農人以解糧至京與奴有連因宿
相府窺見問得之曰小人能治公聞問曰當用何藥曰玉喉瀨
用金鎖匙始開公曰安得此嘉語殆天啟之也即令合藥而以
奏御藥進稍解旋進旋效即官以太醫吏目銀二錠始來受朴
於邑令及還抗禮於鹿矣王秉之談又呂文安本里居亦病喉
絕粒有樵人過門見其家動勸問得之即棄擔而入自陳能治
其家皆笑相聞喚入飲藥立解即前草也公大喜令其子中舍
君葵陽拜之曰是生汝父也問有家否曰有老母恃柴旦暮耳
給曰一區值數百金問有婦否曰母且不能贍安能增口因出
諸婢使擇謬指一婢乃公所悅者並其裝資與之先是遇一相
人者曰汝三日後當得貴人大財且得美婦後果然藥曰金鎖
匙生土牆上結紅果長生草也僅草一莖而二人遇君相取富

貴若探囊其間其謂不龜手之藥償千金者乎

楊黃州孫貴溪李績溪

往年黃守缺安有傳者曰某某家兄嘉甫夢是陽明先生未
已楊侯蓉江先生未諱守仁吾里孫貴溪始謂選夢所泄邑左
畫龍右畫虎而貴溪天師龍虎山在馬桃源李績溪謂選夢一
縉紳投刺則朱熹也果得文公之鄉

遊楚

楊子遊楚黃一夜靜坐氣定神閑偶東巷門外一小童高可三
四尺自言曰我怪物也楊子以左手挾之忽不見惟見二指上
發月桂一枝僅六七葉仍帶桂花數莖極香旋與兩兒步至山
徑小園門半鎖楊子命開而入內青石塊排錯地上狀如朝中
品山予與兩兒各沿石跳下如魚如螻蟻者數十皆青綠色不

耳詳類增

耳詳類增

八

識其為何物也隨出園登右傍一畝丘轉而至通衢見前衢方
亭一座自浮自行有一人唐巾佩劍言曰是亭前去立于江邊
予意即佛山之潭上處耳其人向前而行身不見動良久愈遠
愈高如在雲漢之上楊子若夢中事曰此去長安不遠或者純
陽子乎此楊郡侯蓉江公也鬼以桂枝兆仙以雲漢兆山以品
字兆皆在一日之間時長君民部公方捷鄉書與次君茂才並
入楚以棠陰之署為家鯉庭山川效靈固其所矣或謂公方契
玄修氣定神閒故所遇皆非常境界若然而何與三兆之象
符兆

渡江

楊子遊宦赤壁一日渡武昌將返時薄暮舟子曰東方雲起當
有風未可行楊子曰橫江也瞬息可渡奚慮焉江岸有小漁船

二令牽纜前引至江心下有怪石舟閣其中力搖不動望望將
覆矣天又昏黑風雷交作電光射人二漁船號泣逃去楊子曰
吾悔不用舟子之言葬魚腹矣適上流有一漁人大呼曰速
西行舟子如其言舟隨離石急搖而進旋抵北岸問與人上流
大呼漁人何在與人曰並不見有呼者次早津吏謂小漁舟當
一懲武昌令聞其事行查呼者漁舟將賞之眾謂此處向無漁
者楊子曰誤我者漁人也救我者亦漁人也今皆不知其有無
安知誤我者非救我者已之王子曰此地接壤鄰城毛寶免難
以嘗放龜况人君神人之主則夫漁人安知不為馮夷之使也
不然一壺之功可千金而肯自匿又何衆人之不見乎故皆可
為齊安故事以昭陰報

先大夫夢 周野航命諫

耳詳類增

卷之二

九

先大夫好徵夢以誠故靈其最奇者卒後予先孺人績筐得
其手錄紀夢一卷內一首云夢二兄謂曰我科名與汝即房產
亦與汝惜止數月住耳二兄者太平守癸未進士伯父也後先
大夫七上禮闈不第卒而伯父純甫於壬戌成進士以房分相
承則是以科名與也于時伯父孫以房產授他氏其產半屬先
大夫關分因重價贖得是以房產與也伯父建大第綽樑其上
泛謫籍遷民部郎歸徙居其中僅三月卒非止數月住乎計夢
時歲月越二歲伯父始生夢僅三語歷二世而三驗若質左券
何其異哉又先大夫好談命遇異人極多卒後貯命書一大籠
伯父悉以焚棄予稚齒見一摺為伯父錄命有先大夫墨跡恰
之燼餘垂三十年曾未經目適伯父歸自廣南懷謫孫憤偶檢
出以視兄乃已若在京單牌樓住者周野航書云辛酉壬戌連

捷高科秉熒惑代南佗功成妬及左拜蹶死新除蘭首天臨
珂文字端而必非俗物計書時歲月伯兄生二歲其登兩榜
粵南而謫而遷皆盡三十字中又其存巨篋之爐以寶久墨出
一世之歲以解兄憂是孰為之伯兄把玩徧視容始信命定
赫襟洗然笑惑御史星也踞佗南粵尉也即淳風天罡能過是
乎

自夢

予垂髫恒夢莊居在後高岡左凹松林內露屋脊甚幽悅之間
是誰家一戴笠奴子曰此長塘街周秀才庄而我切隣也醒述
以問人此街果有此人主此庄然距先大夫庄尚隔恭誠伯陶
真人庄而先大夫又早見背不省夢所謂父亦忘之逾十年伯
兄茂仕割庄半食我始往觀偶履陶庄登高岡左凹松林屋脊

耳談類增

卷之十二

十一

戴笠奴子對語一一皆夢境是時真人歿庄沒官官自售而民
無應者而予藉博士尹吾垂橐安及廣畝官已拘諸民湊盈其
價田歸眾矣切隣未也夢何為哉于此又十年眾謂予隣而併
以委我予時困博士業稍營什一有同堵不足仍罄內子簪珥
有之始與周切隣而周亦止秀才每與容登高岡左顧松屋云
自結夢之始又證於中間為二十年事而始結局乃造物於予
童牙已丘壑吾身而賜以土塊彼八翼登天夢者為誰夫以真
人負上盛寵為師臣官宗伯封爵伯一時尊顯人臣無兩勢
可于雲沫能漂山且真人抱雌節守柔道常脫諍壘下可
十世宥者當其鐵券開家冊符延世而夢已瓦解冰融於其初
始固知鄭人分鹿原自夢中鐵裏門限鬼見拍手不然乎不然
乎

閔思學

閔公思學嘗泛術者得已前定數一紙係刻定婦某氏妾某氏
及庚甲皆合又云生子者王氏父亦忘之矣妾妬悍之極室無
敢留者以後送李太史母匡夫人喪至雲杜太史弟本建孝廉
執公手曰公生子已失盛年室有妬妾將遂已乎孤為君圖之
語未竟趨哀真去旁一人曰吾願執伐實護談耳公歸即以赴
前試于郡去遠有婦新寡其人果執伐與其家感驅馬送未入
門無因無不訝然婦問為誰氏曰王氏婦忽憶前定數所云大
悅留之妬妾日夜詈辱不已父之公歸居數月與氏接不二三
復當之郡戒其婦曰氏既不能安勿以階禍可送之歸會有富
室叟求之者婦即許諾氏且下堂曰妾有孕三月矣妬妾大以
為誕逐之益急婦不能為計氏竟去其家子婦孫婦成群皆以
耳談類增 卷之十二 十一

耳談類增

卷之十二

十一

姑太姑尊事之大安第俗謂外孕生子不利門戶叟撫其腹漸
彭彭以為嫌欲送之歸而無可受父之妬妾之女納簞徧徵女
戚適有刺騎潛令人招氏以為未必來也騎到而氏已至居數
日生子充閭之賀幾傾邑里踰月氏竟不能留復歸富室兒無
乳有僕婦生子僕曰主人子所天令婦去其子而乳兒妬妾之
珍其子無異於婦兒育於二母不知誰非母也今十餘歲矣即
思學自談氏未非有堅盟也子生非有顯夜也生未有地也乳
未有人也皆茫齟齬中轉合而皆出于無意其最異者能使妬
毋如母是何繇而然哉所謂百順之聚非與氏不母其子而姑
于他室瓜瓞無根桑有寄生又皆不可曉也吾觀思學長者豐
下有後而又徵以前定數書兒必昌閔氏哉

姚源萬年

江右成化間姚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已
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某公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
得大石塊有天成萬年字大盈丈事豈偶然王資敬談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一

十一

耳譚類增卷之十三目錄

寔定篇三

袁閣老

劉忠宣公

李太保

熊中丞三異

張文忠母太夫人

吳匏菴會狀

大家宰孫公

吳進士

二張洽進士

王希旦

油夢印夢

王孝廉尚文夢

方中丞

袁浣沙

何進士以道

春桂花

閻解元

李喬進士

毛澄狀元

黎文僖公

劉宮詹家奎鳴

許相國

劉大司馬兆

少司寇董公

陳水部

唐公文燦

唐殿元臯

舒國棠

楚士夢

某主文閣卷

郭方伯 凌憲長 張浦南

諸解元大圭

何少司寇先兆

鄒進士廷望

斯孝廉

王給舍元春

繆萬戶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目錄

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冥定篇三 此篇皆科第祥徵

袁閣老

袁閣老宗臯為興府長史恒夢與李西涯賓之相搏勝之為進士夢立朝帝賜以金盆其父方伯公亦云兒貌酷類宜與徐閣老溥後送龍授吏侍兼東閣次日陞禮書文淵閣大學士賜王帶凡中璫及卿佐賀儀一切勿納惜其時已病竟未獲束帶陞謝尋卒于京不然相業亦有足觀者又邸府講讀官鄭某亦以送龍改尚寶卿幾柄用尋卒二公皆石首人其風氣使然歟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廣凡大學士五人併李賓之文正為六楊文定張文簡袁榮襄俱石首人尤異

黎文僖公

華容圓覺寺為黎文僖淳劉忠宣大夏兩公讀書處始寺僧某夢天降黃蓋二置佛堂左右次辰命童偵客而二公至假舍讀書僧喜留之仍與約讀書必三更榻僅藉以柴以示臥薪意而夜必其時自具茶方令寢時忠宣受學於文僖偶一夕腹痛先寢僧起禮佛畢即出忠宣書笥請之去文僖為解且曰即日腹痛不得先寢方已後文僖連魁臚首還家謁即詣僧餽謝僧已八十餘但據牀臥呼黎秀才云

劉忠宣公

鴨初醉語曰忠宣公少隨其父觀察公官廣西歸舟南離洞庭

至赤沙湖誤脚墮水風悍湍急舟行已遠浮沈水中遇漁艇掠出載至其舟後癸未會試場屋火倉卒謀攀垣救四皆為後人掖下乃解衣裸體又氣喘喘不得進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獲出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皆不應則標其衣以號于市亦不應乃體皆棘刺拔之逾月始平蓋鬼神陰相之與莊子有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有至誠以格之亦天之不虐善也余壬午冬赴南宮試至萊澤渡河是夜夢閱將軍操大刀擁數十卒旋繞不忍去次早發舟舟已發大風舟人相顧失色予獨安坐風少定移舟渡登岸舟人問予何以不懼予漫應以他其實夢先之也

劉宮詹家釜鳴

今宮詹學士浙大中丞劉公昆季家釜嘗再鳴而聲皆自外入占書釜自外鳴入內吉自內出外凶或謂釜文泛八泛金公姓邨金又已八座家大人雙壽八十殆其兆予謂釜上泛父釜中有缶乃父福盈缶之象寧有既乎

李太保

李太保維寅母徐太夫人年十二齒始生時椽題間蛛網巧結為樓臺及誕太保夢神人若天官狀乘雲而來曰嗣侯生矣乃伏牛山禪師其化身也拜大帥歷公孤長父矣後三日太保生有白鶴自天而降不復去先太保因名之曰九臯父始更今名太夫人享年大耋三膺 錫命福祿彤璽金紫四世而太保重任榮遇遐祉皆如其言見太保家錄如此嘗聞魏國徐公鵬舉生時太夫人夢岳鄂王至其家曰吾在漢為翼德在宋為鵬舉皆受世難苦矣今來汝家作福德王公故公名字兩因之而

後爵位名壽果符不替太保從禪師來益知其根蒂有自而其
享受正如神人之命實應白鶴之祥不忒魏國福德王公矣經
曰九大慈慧人前身是佛而佛亦有自故盧祖稱無姓兒前身
是栽松道者受度傳衣皆不偶然太保握戎符最久上安下恬
中外頌之王大司寇元美其兵制考稱近年將有庶貪政有叢
舉而夙弊大約如故獨太保廉慎嚴明敦詩悅禮綽有祖岐陽
之風自登壇以來掄選將佐一新夙弊添設標營增製神器軍
伍為之大振可謂實錄

許相國

許相國嘗讀書於涇縣之石山未至時寺僧夢神曰明日雙木
人來可敬之又書聯於柱相贈曰彩鳳隱南山氣數喜逢二百
年靈異奎星輝北斗文章直壓十四省英豪明發公至然同輩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亦有姓林者或謂足當之然惟相國登第拜麻始知雙木謂相
也今寺題扁曰少傳讀書處云

熊中丞三異 子可徵

武昌熊元乘中丞少隨父丞南海縣忽墮水潮適至舟中岸上
群呼莫救乃潮僅至膝即返去舊水痕尋丈及長籍博士讀書
其邑西山寺中破月殘燈風起窓外視之虎也公讀書自若私
祝曰存若不愧天地山靈當為呵護不死已而虎垂首去明發
山僧視虎跡及門限矣已登第以兵憲禦倭姑蘇有玳瑁巨魚
隨潮至海口膠於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
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盡盡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
即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公必自往放之而總戎置
酒舟中共見魚悠然而逝時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三

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艇下風而我據風
力得累捷人稱三異後持大中丞節破倭於嶺南勞瘁病卒子
可徵文學於官物盡屏棄一無所取賻皆不受故事於軍門兩
郡製有牙牀諸物憚公不敢進至是以貽可徵可徵曰大中丞
且終身布素况我布素此物何庸悉卻之夫役過梅嶺不過百
人故南雄守林公及諸公有清公子之稱今里居脫粟不飽而
風誼陰德是父是子食報必百世可徵子比部君汝端良王不
斷徵采內瑩方樹績騎省必懋榮名然特三峽之濫觴耳

劉大司馬兆

大司馬凝齋劉公誕之夕隣人有夢黃龍繞城東樓而至者有
夢鍾馗踞屋脊者有見宅發赤光疑以為火者九齡其曾王父
携遊舜峰寺甫露掌頂禮忽一棗從屋漏墜公掌中時與地皆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非所宜有眾咸異之已讀書舜峯窓前產瑞芝數本五色如雲
明年癸丑成進士歷前官

張文忠母太夫人

永嘉山中有虎逐人其人登大樹而虎守其下忽張文忠孺
母腹懷文忠自母家歸天微雨憇坐虎脊上復取履擦泥其皮
樹上人見之膽落已人群至虎去其人下追問母何由坐虎脊
母曰巨石也次日屬人察樹下何巨石之有已而生文忠人已
知貴有徵矣

必司寇董公

嘉靖間刑部主事董公傳策及吏科左給事中吳公時來並極
論嚴相嵩父子奸貪誤國上大怒戍二公廣右橫州父之三公
忠憤不已同登一高塔絕頂商榷相生再疏盡屏逆人塔下白

日忽暴雷起擊塔斷攝上丰於平地泛人多壓死二公坐塔中
平康亡恙旋泛窓孔中出亡何高以他疏敗削籍于罪棄市起
董公南礼侍吳公南操江都御史熊民部一衛談雷震之感何
也豈知水山之潰而驚之令無重犯逆鱗也抑偶然耶驚變無
害榮遇因之忠奸之報犁然矣

吳匏菴會狀

姑蘓吳文定匏菴寬始極貧受徒糊口以貢試赴京復以才劣
發還且抵家而一家皆病疫死有友為收歛又知其不與試歸
也不堪此憂遂逆於數百里與同歡遊累日始言家難仍與偕
歸傾資助葬焉是年捷南畿再捷會狀厚報友人通共有無先
是一僕相送終身賣葱萊資給當其不泐試歸忽曰我向未資
給終身異秀才有一旦之榮也今秀才老奴亦老試且不得請
正諱類增 卷之十三 五

陳水部

水部郎陳公九疇微時讀書於郊莊每往有傭人必來迎問汝
何以知我未曰予婦教之又問婦婦曰有物據我而夫不見物
謂相公進士渠所避故相公未則物去而我是以知相公來也
後果登第易維效談

大冢宰孫公

大冢宰孫公立峰始赴公車選與其儕宿旅舍忽地震其儕驚

覺呼公起公熟睡不應乃獨出登於覆屋死公以不出得沐應
蔽亡恙已登第由直指歷大廷尉失相國拱歡被口語歸而相
國脩怨未已復嗾某京兆誣公以墨公對簿無所辨曰有之于
是星夜馳檄文報直指陳陳阿相國延頸以待檄至而反以夜
行持檄者為嚙其頭以去以故稽延數日相國適罷公得免與
論益以是異公起任大冢宰往京邸有屬為公賀文者臚列其
事如此

唐公文燦

唐公文燦始舉孝廉屢上春官不第築舍舍旁有土地祠與墻
相礙公移置之夜夢神曰公官不過僉憲乃擅移吾廟乎次日
公為文謝過越數年登第官止僉憲易維效談公其同年友也
吳進士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六

丹徒吳之望年十六游泮是日於檀星門得一遺棄圖書篆丙
戌進士吳高才有時名自許唾手登第後果越四十年出歲薦
至丙戌成進士

唐殿元臯

唐狀元臯歛人屢北場屋試金陵金陵兒童皆歌曰唐臯哥唐
臯哥一連走了八九科狀元又在合包裡只怕京城剪柳多聞
之頗為喜懼會彭總督嘗過歛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
人獻上果文乃是狀元明日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
成白彭大奇撰文驩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狀元必臯報
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臯又夢與鄭佐同榜時
臯年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臯兩榜皆同後以翰林
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絛頭

面即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含有諷刺意而答曰勝所以為奇又孫殿元生時毋夢唐阜入室故名繼阜亦登甲戌榜

二張洽進士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之人問其名曰我乃山陰張洽也遂大喜以為必同捷矣後果同登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舒國棠

正德丁丑閩人劉世揚赴京會試夢神告曰今年狀元國棠也明日即易已名為國棠既而榜出狀元舒芬以為無當後乃知國棠芬字也

王希旦

京山王希旦孝廉丁未北上出祖於吳必顯家是夜夢與必顯同捷既寤曰鬼神謔人至是必顯村民乃捷耶及放榜或報曰君中三百五名自往觀之三百五名乃吳必顯也怏怏而返道遇一人問曰君何往且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答曰王希旦其人大笑曰異哉先時有人報我名在一百六十五及往觀之乃君名也僕即吳必顯也遂相携共觀始信夢必顯固奇而二人錯名尤奇

楚士夢

楚士某常夢神謂曰誰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猛進學而夢不已再入棘間居左者文執卷

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紙貽居左者其人尚謂苦已妨其曳白出而亦為謄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

油夢印夢

一士每試夢人以油澆已頭輒不中是歲聽榜防夢作微曉不睡忽其僕嚙賊曰相公頭又着油矣生大慟而榜發已中其名於填榜時為油炬染也又一生恒夢人以印文其面及榜發名在紙縫中故用印鈐押事在一時而數歲前皆定誰為之耶

某主人閱卷

楚主文某公閱卷倦而假寐輒聞人慨嘆於前曰窮死窮死救窮救窮窮而知是有士欲中者因開箱取卷而聲自其箱出每拾一卷輒曰非是如此屢屢復拾一卷乃曰正是此卷閱文果

王諱類增

卷之十三

佳因中之榜發詢生所以曰無之曰生平有何語曰但呼窮死救窮耳豈人之精靈自入乎亦別有代為言者異矣正叔談

王孝廉尚文夢

京都王孝廉尚文於庚午春病死復甦曰頃見關王謂我是一百四十五名舉子何得死然京額止一百三十五名此哂我不捷也是歲恩貢最多上茂科臣議增十名而尚文殿榜當增額時人已知必捷矣都人梁孝廉震明談

郭方伯 凌憲長 張浦南

南海郭方伯梁中嘉靖壬戌科進士名不甚高揭曉後主文表相謂嚴相曰郭生原取居首以文太奇故稍抑之廷試當在一甲此語傳播咸謂必然公自夢有贈詩者曰走馬三衢後看花一葉先莫省所謂既而臚傳名在二甲五十九前為費堯年

號唐樹後為葉士賓號瞻梅蓋屬他翰林定者也又歛縣凌憲長瑄才竹俱優未第時夢有人曰中君主師袁元峰也既寤竊喜然不知袁為何人已乃中嘉靖乙卯鄉薦始知袁為翰林婦益自喜及屢上春官皆不第且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冬入都始知袁以詔起典會試是年舉登第又歛縣張浦南濟中嘉靖辛卯鄉試其年面患惡瘡赴宴蔽以膏藥隣坐生注目竊笑不已張不悅曰弟始不慎有此細事耳公何笑為生曰非敢笑况常夢赴宴時與一帖膏藥人同座故笑耳濟之子鳴和亦中戊午鄉試其年夢中時面生惡瘡如其尊人已而果中

方中丞

予里方中丞任未第時與徐揚二友讀書赤壁磯旁揚夢水上浮一榜表上書再取一名方仁六字以語方令更仁以狀之方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九

不可戊子棘試房蹄名誤作仁果捷至壬辰禮閣自曰夢所謂再取浮無兆今乎但安有再誤名之理入棘又誤作仁果登第水上浮來蓋子辰皆水屬也

諸解元大圭

臨安施秀才仁於嘉靖壬子夢神告曰今年題是民可使由之二句破當云論民之於道有能而不能焉則領解額矣入場題果是大悅即誌其破成之及發榜解額諸大圭果是以破後浮已矣破亦被圈而餘皆紅勳故不中又先期一賈夢迎新榜第一為諸奎察學中無此名後乃知大圭也

袁浣沙

南海解元袁公炳於嘉靖己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壓菜一窠榜發不中而會元蔡茂春是後主試欽其

才甚高皆欲首拔之而皆齟齬不就至辛未更名昌祚且無知者始中焉今林居猶是林宗仲舉倫品才亦繡虎

何以司寇先兆

何少司寇吉陽公四十舉辛丑進士侵辰謁武選郎王公剛王已具衣冠迎候矣曰公將來必為亞卿僕夜來夢一亞卿來青袍肩帶而與坐于其上今公來服色坐立皆然是以知耳後果擢少司寇賜沐歸屢薦不肯出曰亞卿之位已定何望乎其嗣君仁仲談

何進士以道

蘄水何進士以道名其弘始丙戌下第歸至良鄉夢其尊人鳳池公曰爾不讀書所以不第至己丑科試畢復夢尊人作試官閱已卷曰爾仍不讀書文不甚佳今己中爾矣醒不知何謂發榜果中座師乃山東魯太師號鳳池與其尊人名同以道即文興兄子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十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於後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中相國名次之殿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何文與談

春桂花

儀真王公大用蔣公南金未第時同舍諫稅最親元旦同遊於某廟曰桂花香若此乎時遊客雜沓皆若未聞曰雪候桂有花乎二公分趨左右樹各折得已發花一枝眾始詫而爭折取茂

昌言寧不磨其棠貽蔭下歸去養天和是科東第廷試三甲後授南昌理擢兵科給事中抗疏最多前語皆驗獨其棠句不解後歷陝西憲長抵任見後堂一扁曰其棠貽蔭方圖解組而已有忤者逐歸隱十五年享年八十三卒

李喬進士

南昌有李其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早遷湖省金沙洲家馬比隣御感情好甚篤亡何李有侄喬來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逆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可期喬固窶人罷口誦饑矣奈何捨愛女遣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贖女喬與劉皆固識焉喬歸即以儒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十二

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謁貽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遠蕭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美厲者推高華鬱亡病卒

繆萬戶

西安繆萬戶家嗣年甫成丁魁梧有貌恒率衆獵于郊偶射鵠中之鵠帶箭遙亡飛去占一大園內樹稍頭嗚噪生逐之至此衆皆不及生立馬上躍登墻因緣入園欲再發矢忽有女雙鬟婢婦立其後見人避去生迫求之女顧視生詔美曰公為誰何以至此生且對且拜女止生樹間且入相室邀生至其閣子適合駕梳生方恣意女慮事世于是空一巨麓匿生其間夜下捷始出生游談淫戲無所不極居數月女曰君既世胄歸覓良媒使殘魄復圓此兩利之道久滯此非且生然之然生已暴死

女大恐與一賣婆謀合力墜生園中生父失子久徧覓不得馬過其門見釋子持弓乃其子也令人購得即以聞守馬公逮其翁至茫然不知釋子已謂弓出其姊逮女至一一吐實發生屍視之而尚如生絕無傷損公視女欲捷之女叩頭請死曰生候我死晚矣且腹有孕不死無歸生父聞女有孕及相遮護公笑而判曰女雖自配男實先求死以愛慈兩分其過今生一脈在其腹中伸法無恩其以女歸冥子保嬰贖罪婦縞終身堂下合口稱平女既歸果生一子未離嬰孺已藁祖職詩書禮法皆出母口授女守貞不渝以晚節稱于里中段君談嘗以客西安也女貞淫穢之後淫非其性也然觀其慧極淫貞皆以之故聖人與人改過語曰失衣之難思過更鳴女其善補過者哉

毛澄狀元

耳譚類增

卷之十三

十一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駕至藁城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耳譚類增卷之十四目錄

寔定篇四

聞莊簡公

王以司馬夢

張殿元陽和公

范殿元

申殿元

翁殿元

區太史兄弟先兆

李方伯兄弟先兆

李太史本寧

何虞部兄弟

葉和峯

解額洪承選

舒悅齋給舍

吳因之會元

陳解元幼良

祝郎中樂泉

浙東秦氏

陳方伯繡山

溫省吾

嚴景茗

耳譚類增

卷十四目錄

韓秉當

閔鳳寰

李應辰

徐震

湖士人

袁相國

謝探花

姚石林

羅巍江

浙士耿某

戊戌鼎甲先兆

楊太史徐孝廉先兆

山東何應瑞

胡孝廉機

楚士胡士龍

庚子趙解元

曾探花

辛丑張狀元

袁進士曾太史

李郎中進可

梁溪周公蓮峯

謝進士吉卿

祝給諫

沈殿元君典

張郡丞夢

劉孝廉行中

蕭方伯

于廉憲夢

張職方

耳譚類增

卷十四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十四

黃岡 王同

滁陽 夏守

繡谷 唐

冥定篇四 此篇皆科第祥徵

聞莊簡公

聞莊簡公淵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種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已補弟子員里中屠太宰家樹表太宰夢一偉丈夫立表下旦日遇公在馬相與嘆羨弘治甲子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蕭鳴鳳為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沒周以甲子與時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太子太保

王少司馬夢

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紹興王元敬少司馬與給事元春皆兄弟登嘉靖己未進士其未第時夢王文成未謁忽化鶴飛去及登第歷官始悟文成弘治己未進士任大司馬蓋實與同而化鶴為飛騰之象昭然矣與予兩世己未年家而其胤承芳今相接任通政司屬又盍簪京輦誼不薄矣

張殿元陽和公

辛未科張殿元元怵未第時夢乘雲上天見玉皇宣表中二聯云大造無私天地普生成之德太平有象明良慶交泰之期又有一年少者隨之後果首捷探花鄧公以讚年二十視更少

范殿元

范公屏麓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將送者皆集舟前發忽一喪舟至哭甚哀眾為不推忽又一舟至載一麗妓眾邀至屬以侑觴

妓曰前三年此時有客上京奴得事之問為誰曰記是徐瑤泉者尚不知已首捷也眾為鼓掌大噱舉觴屬公酣飲極惟曰兆定矣是夜公臥舟中夢入廣寒宮老桂輪囷飄香散采為姮娥者千百輩皆齊歌聲曰絲綸閣下文章靜四句既醒知其為吉兆而眾皆聞天香經日不散是科果成殿元極鑿坡之選泥金報日夫人訃音已至續娶吳夫人小字紫微李長卿談喪舟以凶兆妓舟以吉兆月娥之歌已及佳偶而皆驗若左券是孰使之然哉夢固不夢矣

申殿元

壬戌前一歲武昌縣屠者焚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黃郡一生同此名姓屠者徧物色得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而偉然有貌大悅遂猛進學過常榜發乃姑蘓申相國時行始猶徐姓生以進學病嘔血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絕倒屠者夢不謬其人非耳姑蘓狀元何與楚屠者而見夢以損其賢又斃我里秀才必鬼物以其名同成此一段戲劇也

翁殿元

萬曆壬辰龍溪縣主簿衙靈芝生焉其藩司戟門之內芝又生焉而元旦五色雲蟠結不散是歲邑博士翁公正春青陽以狀元登第先是己丑歲朱公家相亦以是邑博士登第蓋瑞在天下故芝不必生廣文齋中猶雲之蟠結於天而應之者自在也彼稱家瑞者空自喜耳二公皆閩縣人而皆為予郡勳陽李公青陽所賞識時李公守漳郡試二公卷大異之而尤欽翁公曰必魁多士知人之鑑亦足多云又戊戌科青陽公夢今科狀元

山東人姓蹄有洪字時有開詩敬萊蕪人有重名以為是也往謁以夢告及揭榜乃益都趙公秉忠號淇陽夢竟不爽開公亦成進士何本江談

區太史兄弟先兆

丙戌區太史用孫與孝廉繩玄侍御季方兄弟並下第舟至潞河灣繩玄夢大司成蕭漢冲公以友生帖來拜繩玄曰我不便相見汝二人門生可出見之已丑二人果並登第出蕭之門孝廉今讀書西山寺中不第不歸捷可知矣

李方伯家兄弟先兆

長樂陳恭藩文峯公遷憲長以謁陵抵劉家隔時督學使禹門姚公試承天畢而陳於輿中忽夢太白星藍袍白羽扇與語曰京山李方伯諸郎維極維柱試名第一第二獨維標次之他家

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三

雙桂聯芳醒知其為夢也陳公子長祚為方伯伯子太史本寧門生而諸郎名皆素所未聞乃於夢得之因馳書貽方伯言其事亡何景陵京山案先後至維極第一維柱第二標第七柱標丙子同榜極已卯第六其夢皆不爽

李太史本寧

李方伯始為冬官郎嘉靖乙卯中秋之夜諸公聚飲皆有子弟在場曰今夜試求一佳夢明日言之時方伯子本寧方在齠齔漫不為意是夜夢一人如狂入門大叫曰縣府道名都同而主試者有南北之異不省至甲子方伯父封翁携本寧試楚闈方伯送之村中而村中人以雞黍餉忽有相者顛狀儼然前夢中

人益大疑是日相次縣府道案發皆第一名主試者為長垣徐公大壯貴溪馮公震一南一北前語始驗村中相者為夢中人

誰為之耶

何虞部兄弟

何虞部公露與其弟侍御仲雅丙子同捷南畿未揭曉前兄弟偶過盛仲交太學時仲交父子讀書天界寺秀峰禪居有雙芝曄曄突生軒前因扁軒曰雙芝是日把酒酣詠誦其試文甚自負謂必雙捷作詩曰街鼓喧闐榜欲開敲門何事有人來韋顛自是科名客何必鷄鳴令俗猜蓋顛以鷄鳴捷也而榜發為公露雙芝之兆乃以客當之耶

葉和峯

餘姚葉和峯始酷貧憂苦萬狀忽夢朱衣人謂曰公四十後官二千石資十萬何憂焉後果登第作守而資產亦僅及馬官亦不遷貲亦不盈自亦言命定矣語有之賈不至十萬官不至二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四

千石以為不嫌今既兩足即匪定以神語尚何求焉王章婦語曰不記牛衣中對泣時耶

解額洪承選

萬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試闈中取解額洪承選南安人先是承選卷為其廣文塗抹皆滿竄在棄卷而解已定楊聯芳笑劉公有小童侵辰入厨為鬼撻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未決一二即封視藩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竄棄已廿六日矣何本江談

舒悅齋給舍

通山舒給舍悅齋於萬曆癸未科試卷為主考徐太史檢卷公所棄雜諸棄卷束置高處次朝洗沐見卷乃在案上復取束置

凡三原高三在案大駭曰此必有主者我安能棄之遂取中榜發太史談如此

吳因之會元

萬曆壬辰前一歲吳縣前城外高塔忽雷逆其底擊起至顛因缺小角人已知會元在蘇而吳因之果應之蓋國初是歲前雷擊此塔逆下起缺角正如此而趙公寬成會元故也又學池蓮發並頭亦奇兆又廣平聶公雲翰於癸未前求夢於閨廟夢神曰汝名在吳會元榜今未也相距十年至壬辰果同榜報捷者至首問曰會元何姓曰姓吳曰是也而其歲京有占者曰今年會元好大口人皆聞之榜出始知吳也頃者李太宰猶以此事咨吳焉然吳君自獨無夢

陳解元幼良

江西萬曆辛卯科監臨公入院矣試士名亦足已為八月六日而陳公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在棄遺竟東裝歸第幼良因臂瘡未即發猶跛跛同遊于院前有泣下者乃院門正送水菜畢從內封鑰胥人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公詫曰豈外有遺珠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立試皆佳即屬藩司給卷並入試榜發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名七十則鶴象之力也青田仙禽力勝五丁哉不然即青鸞作使北雁傳書何由啟棘院康乎

祝郎中樂泉

祝樂泉教山陰人甫二歲與孀居母共寢泉母睡熟自下牀烹飪爐在棟柱下忽雷擊柱柱破內蜈蚣長尺許被擊寸斷母醒失兒見伏在柱下以為驚死矣下視兒方藉席亦睡熟方醒不聞雷聲後登嘉靖乙丑進士歷工部郎衛輝府憲必置雷下不

死始見福佑不然兒逃母牀寢地下何由哉

浙東秦氏

孝廟時浙東秦氏一家應試者頗多宗老卜諸家祠夢中者名鐵家實無其人而數又少疑之乃是科中三人金也吉也鉞也合為鐵字祖先知已悉而尚作隱語不洩又經營成字何巧乎

陳方伯繡山

歸安陳方伯繡山應和嘉靖癸卯順天鄉試第貳名甲辰春其伯兄夢其父先大理公馳而歸云我來自會場因亟問會閱弟名否曰已於庚戌春目之矣尚不之信已而果下第丁未居內艱至庚戌成進士

溫省吾

烏程溫省吾汝舟幼甚有名膠序常夢神告曰君張漁輩也時耳譚類增卷之十四六張發嘉靖辛卯解故溫每自期而屢試不效久之以貢授職中傷乃萬曆辛卯其曰張漁以此耳

嚴景茗

歸安嚴景茗建儀以例監試應天夢神持辛卯榜使押字是年果中及會試又夢神持榜令其填第一嚴自揣非所擬乃改註第十一榜發果然其謙抑神已鑒之為移而德不失第一矣

韓秉當

慈谿韓秉當名孫愛庚子以選貢試順天夢二叟掖之行殊不解迨中後前一各年過羞後一名去古稀纔二年為絕倒

閔鳳霖

烏程閔鳳霖世翔以軍籍序當候代遠避乃祖大宗伯而別係籍後夢宗伯司文衡云汝不祖我惡得中覺而亟改正之遂登

庚辰榜

李應辰

慈谿李應辰號會台年十三應試夢入火爐中化為三羊群
此丁卯辛未之驗後果然及成進士又夢神授八知字與三任
縣令由部副郎謫貳州遷府貳陞知府後降同知陞瓊州守為
八知矣乃以老乞休人稱知止為九知

徐震

上虞徐震夢遊天門迎鄉榜時已名姓確如逐序入之門者曰
此蓋珠榜也若何得接濟之出覺媿阻不自任是科中者乃崇
德人偶同已名姓耳下科徐乃中今以部郎出守夫以金紫之
貴特榜有先後尚擠於門者况非其人

湖士人

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七

武廟時湖士人有夢紅羊盈園者時值午歲以為明年未榜兆
也已而寂然三十年後志日顏矣勉赴槐期適羊賈自朱其羊
以別他賈羊群聚載途宛然夢境遂爾連登朱羊未必前定而
遂驗此何與

索相國

慈谿邑治之東有清道觀最靈索相國煒中亞元歸夢人招飲
云待君為上客終須與令弟同來解者曰此之謂及第果殿試
第三應之如響

謝探花

弘治乙丑探花謝公丕上春官卜於蕭丞相廟夢坐田中伸足
膝外解者曰田伸脚甲字也果第故夢須善圖然神既營夢亦
能營人使之圓矣

姚石林

姚石林邦材湖州人中鄉試後夢與隣兒嚴杰為同年時嚴產
未彌月名尚未命也後三十年庚戌果同登第始定今名嚴號
印臺

羅魏江

慈谿羅魏江應斗青衿時為節推某公所重後此公守開封羅
為部郎夢公云而當代我果擢知開封然每升堂則仆亟請告
歸恬然無恙豈居約亦可延笑而夢代亦未能代乎

浙士耿某

浙士耿某性至孝才又絕高但拙於臨池潦草而遲以是累試
不中丁卯初場眩枕蹄舍母已死夢母口其指云使柔能運筆
覺則題在几矣一揮而就遂得雋文場母亦入相助乎孝所感
者耶

戊戌鼎甲先兆

萬曆戊戌會元顧公始實顧氏後冒姓張父太守公任楚始貽
公書令復姓名曰起元又曰啟元亦可斷不可違而不言其
故今公果以起元登上第同榜復有啟元意當時必所謂天榜
見之也狀元趙公曰乾在旅揭曉先一日雙靴自躍上牀又幼
與群兒遊塾師夢與趙狀元共事鉛槧遂異之曰我狀元師
乎今果然吾豈穆進士天顏火星嘗出其袖幾欲焚衣其先兆
皆如此

楊太史徐孝廉先兆

楊太史家刑部街宅素匿鬼祟公不為意甲午初場其家夜半
樓樓擾擾大作聲響後聞外有呼去去者拂曉之門闌鑼動

蓋鬼遷避去也是秋果捷成進士讀中秘書徐孝廉承芳經元於丁酉坐客滿堂忽天上墜下二魚長尺許客皆稱賀投之井中魚本龍類是年果中第五葉公士元於丁酉歲揭曉之日堂上大鼓不擊自鳴響未絕而報至其先兆皆若此張友吾談

山東何應瑞

山東庚子二十七名何應瑞即侍御公爾健子春落書三房張公惟學在呈堂八卷之外月之望夢神曰佳卷何遺之既覺燈花大如斗炸炸有聲獨瑞卷在案再閱稍嫌數句又置之凡三夜而神語燈花如一適詩三房顏公悅道至聞其事又見批瑞文語在單帖上令役錄出用扇擊帖嘆曰秀才秀才爾有何故能爾也其帖隨扇直立再擊仆之又起值立燈花大且笑又如前兩公駭嘆遂同持此卷再呈堂主文嘉賞取作本房二卷填耳譚類增

胡孝廉機

胡機之父曾夢方伯李五華公改葬而以其舊棺板一片與之蓋方伯為前丁丑生機為後丁丑生方伯中前丁酉科機中后丁酉科而馮東崖公以侍御主前丁酉試其從孫馮源明以翰苑主后丁酉試尤為奇異

楚士胡士龍

庚子楚書中式第十八名京山胡士龍是年元旦求夢於城隍夢神曰汝中矣上科先生中門生今科門生中先生與人言皆不省及聞兵部郎張公其廉來主楚試而士龍始悟知已必中矣蓋上科丁酉翰林馮公有經主試中胡機而機士龍門生也今張以馮公門生來而中士龍非機之先生乎不惟中者前定

而中之者皆前定故神前知而致語亦妙矣

庚子趙解元

庚子沈太史銘鎮主楚試夢鬼落斗在地已以足蹴起鬼遂連蹴之着身成魁字後得趙解元嗣芳卷於落卷中前夢始驗

魯探花

萬曆辛丑探花魯公可前始赴試夢窓間紅日大如箕中有二字曰吳情不省所謂有知者解曰嘉靖間吳情已中狀元世廟嫌其名音不佳改作探花其謂是手已而果然吳即同榜吳亮之祖殿試前又夢中官賜花盈把榜題曰勅賜三百宣伯第不省宣伯義第後始悟伯者公侯伯之義亦探花也乎

辛丑狀元張公

松江相傳有謠曰日月河開出狀元河在郡治前為諸右姓湮

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塞建宅已以萬曆庚子守鮑公絕齋茂青衿士請檄上海尉龐公開浚龐公遷容不畏強禦竟浚訖明年辛丑瀛海張公狀元及第

袁進士曾太史

石首袁進士汝莘與曾太史可前作孝廉時攻制義於長隄寺寺柱四楹皆石大合抱蓋古刹也萬曆庚子夏兩公並席課文構思甚苦忽有鳥大如雀遍體金色飛來席上徘徊跳躍馴狎若不懼人兩公相顧愕然曰爾神物金僊使來告我乎如我二人偕第汝可鳴二聲不然一聲鳥即兩相明鳴二聲而去次年辛丑並成進士予得之袁公面語而曾為袁叙稿亦及此大鵬金翅為佛使雀其巔手不啻赤鳥為祥矣江淹思苦夢筆生花佛相詔告筆花黃金焰光正如神雀不減吞五色鳳矣

李郎中進可

石首李郎中載贊字進可與尊人封主事公皆篤行博雅士進可多病病時常恍惚覺身為頭陀作孝廉時讀書齋中忽見一僧啟扉入則其尊人數所交者因加敬款語僧以片紙相贈曰子請書考矣功名在是忽不見視紙僅十二字曰出張之門入世擬江之學出世亦不省後中嘉靖乙未進士其主試乃同邑大學士張文簡歷歷官南禮部郎陪點江西督學使及擢而卒始驗前語憶僧其即公前身乎曾太史談

梁溪周公蓮峯

楚督學使梁溪周公蓮峯萬曆乙酉試南畿入座案上有乙酉解元四字為號軍所書曰我夢服事解元故書此詰軍亦閩廢業老儒勾丁補役者故能書也首篇構思日暮始成餘篇揮毫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十一

立就殆若有神助試畢與同志偕行忽遇一異貌人泛眾中拉出曰公魁光見矣已果發解而異貌人獨不可見

謝進士吉卿

萬曆庚辰科司徒涇人蕭公彥以禮垣分校詩四房忽夢刺謁者為閣士謝某曰丐公以詩房正魁首卷見讓其苦心一場仕僅六七品官耳醒異之因以本房首卷人下而拔趙太史鵬程詩二房卷弁馬名第五折視乃溫陵謝吉卿也事本異但苑科何得卑秩已殿試甚下令清江未幾挂人言禮職久始雪遷泰順海鹽令罷免歸蕭公謝公皆面以語張職方大來云

祝給諫

祝給諫石林始困公車父萬曆乙酉授經於海陽負笈者雲集有徒洪某為人言陰事一一奇中諸徒因問何不言先生捷期

曰然凡捷士必先一年十月望日諸神集議有宿定者有臨時損益者不皆定也第察之耳明年春始曰先生幾不捷賴諸神持之力始得捷乃已丑四十五名今科尚未也已果不捷述已丑捷騎飛過新都諸徒遮於道第詰曰四十五名何姓曰姓祝無不人人髮豎錄出果給諫張大來謂出給諫面語

沈敬元君典

嘉靖丙寅君典時為諸生夢被召伏陛下見天子髮垂垂及肩今已前歷數諸朝臣自執政而下咸有所品階少頃顧左右取大字賜之則狀元及第也叩頭謝起復見 上後有大扇障兩宮城竊以問左右曰此 兩宮也因趨出明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君典中鄉試或曰君夢驗乎曰不然 上春秋鼎盛且安所淨兩宮至丁丑掄大魁今 上冲齡踐祚奉仁聖慈聖兩太耳譚類增 卷之十四 十一

張郡丞夢

張職方大來言其尊人詩舉之夜夢白鵬飛入懷既數上春官不第已令楚綏寧歷五載稍遷 貳長沙顧見補服快快曰吾官止此乎兄洋曲相解亡何調潮陽中饒歸

劉孝廉行中

丁酉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矣呈主試董太史玄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紅勒即似有人引卻手旋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曉後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於人多所生活太史曰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弟時中亦諸生有聲而皆張職方所推轂士云

蕭方伯夢

涇人蕭岳伯良幹困諸生時夢至一第門有緯楔題曰元禎不省已成進士以戶郎出守紹興而紹興諸朝油過焉某公曰不腆敝郡知不足辱車轍然巖壑頗足供玩賞昔元微之與郡有詩寄白香山曰四面無時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今尚揭郡齋之越望亭蕭大驚起曰有是哉嚮者之夢徵矣元禎微之字云

于廉憲夢

滁人于廉憲整弘治戊午南畿十名上春官不第夢與張楠同領袍笏袖有詩扇中二句云秋香早折蟾宮桂春色行看上苑花知兆必佳第察學宮無此名丁卯入泮名始有亦即捷鄉書明年戊辰果與同榜計夢時越十年矣兩人領袍笏忽有人貽耳談類增 卷之十四 十三 扇說曰得無有前句乎發視果然始知事皆前定官至廉訪而張亦至鴻臚于之孫居弼居質皆聞秀才從予遊因得之

張職方

萬曆壬午南畿詩四房從教諭行知取正卷畢將呈主試沈公是夜副卷箱中覺數次火起燭光撲枕永夜睡不得著發箱回上一卷即是火字號閱卷三四文采絢然始悔眼迷五色因焚香告天信手棄所取一卷而以火字卷補呈得捷乃今張職方應泰棄者為滁生張包蒙從後抵滁訪包蒙道所以蒙為邑邑後僅以明經分照教火之炎炎不就冷豈遂使主文夜不得眠始遂迷五色而竟明於觀火矣

耳談類增卷之十五目錄

真定篇 此篇皆集九鯉仙夢

九鯉仙夢

朱進士煜夢對聯

鄭啓夢

劉閔以夢定名

朱士容夢魁子

文溫州夢孔老人語

唐子畏夢中呂字

遇鍾李二公夢

李木夢詭語

林大中夢

鄧別駕夢詩句

趙觀察夢論語句

林狀元夢片犬字

康司空夢

吳生夢

林學士夢金馬玉堂句

莆王參政鳳靈父夢

都玄敬父淮明詞夢

鄱陽賀福州霖

莆廖太守梯

林方伯問諸子功名

泉南黃生

嘉興守托夢

泉南陳侍御讓夢

長泰縣戴侍郎夢

福州林尚書夢

莆黃金求夢

莆吳侍郎微時夢

陳經魁祈功名夢

仙邑鄭瑞星夢

莆有人求子夢

有一生祈功名夢

莆陳副使

莆曾令君夢鰲

南安傅黃門

有人問功名

宋陳僕射

豐城徐副使夢

姜解元鏡夢

目錄終

耳談類增卷之十五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堯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冥定篇五

九鯉仙夢

閩山水奇絕亡踰於武夷九鯉皆仙靈主之而九鯉者謂其父為八公之徒從淮南王叛敗九子諫不從乘鯉而去事本荒唐第自漢唐宋來仙以夢顯今集其說臚列不窮皆地靈所為然仙能前知而事後始見問亦何益祇足發人咲耳前知者數定前定故也讀其語皆可令盧生夢破而何必黃梁熟哉

朱進士煜夢對聯

耳談類增

卷之十五

乙

莆田朱煜以子與壽乞夢於仙夢見門生周方伯瑛正月初三賀年朱詰之曰何晏也曰因作聯贈師故晏也聯曰先生宜壽數遵七七令子登科喜見雙雙後子愷悌皆成進士煜壽七十

鄭啓夢

莆田鄭啓於嘉靖庚子科求夢於神問已功名夢一人曰今年解元鄭啓莫言鄭大喜以為己名已定特令莫洩耳是秋榜發乃鄭啓謾謾莫言也

劉閔以夢定名

莆田劉閔在母腹中父以子問神夢語之曰孝哉閔子壽已而子生因定名曰閔既長以孝聞天下 孝宗武宗朝累徵不起不惟功名前定德行亦前定也

朱士容夢魁字

興化郡丞朱士容婦有妊以子求夢于仙夢人以科舉榜相視惟一魁字後生男名魁兒謂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

文温州夢孔老人語

文温州休為徵明先生尊人在郡病以祈仙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請事曰命解之板共得五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姓孔嘆曰定矣遂不起年五十三

唐子畏夢中呂字

姑蘇唐子畏寅亦以壽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二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為默々亦僅五十三

耳談類增

卷之十五

遇鍾李二公夢

莆田一士以功名問夢仙曰明日所遇官即汝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叅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其官如此後止以明經領教職卒人始解之曰學中學裡總是先生蓋以聲命之也

李木夢謔語

一吏李木求夢木好謔因曰韓侯烏促促面上如大出以神姓韓而面赤黑也歸遠坐一轎子上夢神曰李木莫打乖老婆爛其闢關頭也方言如此及歸婦正病癯

林大中夢

莆田林大中宿儒也祈夢仙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謂四十方顯及期入試有馮太守業收卷而林為西席此必中之兆

頃之卒以數盡矣

鄧別駕夢詩句

予里先輩鄧朴家陽邏求夢夢有詩曰蝴蝶花間戲功名在竹
間不省已中正德丁亥楚書有簡公霄者黃邑令公舟往鄂城
阻雪過其廬意在談酌而鄧避不出啣之後公以大中丞節撫
浙而鄧方倅其屬郡九月菊盛開蝶飛滿屏守開筵集其寮方
訝候暖而軍門牒下乃部民訟鄧詞也始悟前夢即日解組竹
間簡也

趙觀察夢論語句

蘭谿趙觀察時盛宦閩中祈夢夢見一人誦論語曰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大喜以為必參知權乎遂巡報至謂中彈文始知立
參之義

王談類增

卷之十五

三

林狀元夢片犬字

莆田林環幼為諸生時祈夢夢仙童遺以犬頭肉半片是歲登
科明年狀元及第乃知片犬為狀字頭為元也

康司空夢

莆田康司空太和求夢夢一和尚執一卷書乃知和尚書也

吳生夢

吳生求夢仙書牛田二字已而兩科不中更以前夢問仙曰何
不加田於牛之上乎至嘉靖甲午始中

林學士夢金馬玉堂句

莆田林學士文未第時與二友人同乞夢夢各得金馬玉堂三
學士之句以為皆吉後止林作學士而二友竟困諸生再往質
前夢仙曰何不念下句乃悟清風明月兩閑人也明明尚不解

乎

莆王恭政鳳靈父夢

莆王恭政鳳靈父與朱愷之父同詣湖祈夢夢一人曰高步王
宮難兄難弟大開朱户元方季方已果同登而王之兄弟名次
高於朱云

都玄敬父淮明謁夢

都玄敬父淮明謁夢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都父子失望
已而吳冢宰寬延為塾賓而堂上張都玄敬序文適何中丞來
謁見之嘉賞遂言於督學使所名大揚領鄉薦成進士至太僕
少卿乃知所謂在何處也

鄱陽賀福州霖

鄱陽賀福州霖內子娠於家託其同年代謁夢夢見者厲色而
言曰是福清非福寧遂述以告賀愕然曰衽席之言鬼神知乎
蓋別時與內子言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也已果生男

莆廖太守梯

莆廖太守梯未第時夢枯木高寸許以篋箍之回首又見日落
西山廖邑邑道士曰夢甚佳夫篋圈箍木乃困字也日落西山
無多日也先生困無日矣明年果登第

林方伯應標問諸子功名

林方伯應標問諸子功名至第六子方伯焜章夢有人誦子男
同一位已果至方伯

泉南黃生

泉南黃生洋登嘉靖庚子鄉薦問登第否夢見開天第一四字
不省後歷官太平守郡門匾有此四字益 太祖起自太平也

官亦止此

嘉興守托夢

嘉興守托屬縣尹黃獻可之弟以求子祈夢一和尚揪髮相打後以反命守不悅曰和尚何髮得揪此以無子嘲我也啣之亡何鞠獄有二僧至庭猶揪髮相毆蓋僧繫久而髮生方駭詫而街中報生子矣始悟黃尹弟言非謬云

泉南陳侍御讓夢

泉南陳侍御讓祈夢一人告之云前度劉郎今又來戊子解元劉汝楠而辛卯已知為已矣

長泰縣戴侍御夢

長泰縣戴侍御未第時祈夢得四字曰雙天西日至癸酉領鄉薦雙天癸字西日酉字也

耳談類增

福州林尚書夢

福州林尚書廷掃未遇時夢一牌扁上半大書一司字下半空白無字後歷工部尚書乃大司空義也

莆進士黃金求夢

莆進士黃金求夢夢仙直語之曰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官至部政五五致任大喜曰科甲聯登布政外係極品五十五致仕足矣已聯登皆驗觀吏部政五十五日而卒

莆吳侍郎大田微時夢

莆吳侍郎大田微時夢仙授四字曰有教無類不省己登弘治甲子鄉科授學諭九載遷興府伴侍 睿宗 世廟潛邸經蓮日講又亡何扈駕入繼大統尋陞至侍郎廕三子有教無類始驗

莆陳經魁祈功名夢

莆陳經魁祈功名夢云汝萬年方能中魁不悅後癸酉乃萬曆元年始中

仙邑鄭瑞星夢

仙邑鄭瑞星少日其父為祈夢見石馬橋發火時橋久壞適邑令再造以木板為梁亡何有舖兵遺火燒之踰月鄭登科

莆有人求子夢

莆有人求子夢一架茶鍾該六個僅有五個圓者曰鍾無一箇後終無子

有一生祈功名夢

有一生祈功名夢夢見其母呼其名猪上屋已登第蓋其母呼子云是豚子高登也

耳談類增

莆陳副使

莆陳副使應魁少時其父即中祈夢夢一巨石下一母鷄引十八雛鷄後陳於丁酉舉鄉薦名在福州石華嶽之下年僅十八時年戊戌登進士

莆曾令君夢

莆曾令君夢夢微時嘉靖丙寅年夢人言龍飛第一科其明年登隆慶丁卯榜比及壬申又夢人言龍飛第一科明年登萬曆甲戌榜一鄉一會適相接皆第一科

南安傅黃門

南安傅黃門凱使安南謁問使事夢孺子歌曰青草流沙六六灣不省及至吏款宴間王以中國山河出對曰黃河濁水三三曲傳即以夢語對王大奇遂厚賂之

有人問功名

有人問功名上而甲榜下而乙榜成否曰上不成下不成因大憤後乃中戊戌進士上下皆不成也又有問者曰上不成下不平乃中戊午科不成不平也

宋陳僕射

宋陳僕射俊卿為布衣時謂夢夢曰在黃公度口乃過黃公度語之故黃曰我中狀元汝中榜眼陳曰何尊已而卑人耶黃曰然則汝狀元我榜眼也紹興八年黃果狀元陳榜眼時同謁帝帝曰卿鄉土有何奇黃對曰銀魚紫菜荔枝蠣蜆陳對曰地瘦松成嶺家貧子讀書帝曰黃不如卿即改陳為狀元黃榜眼公度前後之言俱驗

豐城徐副使未第時祈夢

豐城徐副使某未第時祈夢夢入古寺花色映簾泉聲滿戶壁間有書唐人詩曰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謂是不第之兆後科第拜侍御又謂夢非耶亡何以廣南副使至海上一寺風景宛然如夢前詩亦在其壁大詫不寐詰朝報至罷歸矣半夜燈前至是始驗

姜解元鏡求夢

姜解元鏡求夢曰今年第一是你不中後場中題雖不中不遠矣姜果第一

耳談類增卷之十六

史腔篇

寺僧悟禪語

張長年被詔

無支祁

金陵遺事

試卷飛入琉球

世廟朝詩對

宮人羅巾詩

虬龍冢

只遜

北闕星忌

耳談類增

夏文愍公

鄂城老儒

三倫諸許

常開平諱

銀星

湖廣改南卷

本朝異擢

皇姑呂尼

孝陵石龜

國初二事

錢飛

玉脂燈臺

連理迴文詩

斗牛

冰瑞

光祿寺酒柝工部銅籬

京師外城

京師外城

京師外城

張文忠名刺

吉安科甲

天星堂

朝廷出入大畧

朝廷出入大畧

鄉試額數

耳談類增卷之十六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伯成 梓

史勝篇

寺僧悟禪語

太祖高皇帝嘗微行過一寺見扮西廂記者曰空門安得扮此僧對曰老衲從此悟禪曰從那一句悟對曰乃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帝亦領之董太史談

皇姑呂尼

北城外宛平西黃村有勅建保明寺姑尼呂氏陝人寓此地正統間駕出禦虜尼逆駕苦諫不可去不聽及蒙塵虜營上常恍惚見尼陰相呵護皆有詞說後還轅復辟念之封為御妹建寺賜額故又稱皇姑寺云自是凡貴家女緇髮皆居其中有寺人司戶人不易入

張長年被詔

張長年國初者儒高郵人與徽郡鮑恂無錫余詮上海顧思誠並為有司舉高逸皆年七十餘矣 詔見賜坐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皆不就 上曰以卿等高德煩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從容侍對庶不負所學何辭馬長年等固辭乃放歸田廩學士道南贊曰粵自商山茹芝真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見高郵志

孝陵石龜

孝陵神廟 高皇帝 高皇后神位在馬旁供桌有石龜大如

卯翠綠天然貯以紅篋可啓視蓋 孝陵本誌公禪師藏地

高皇因誠意伯占吉遂發藏移於靈谷而陵樞焉龜其下所泔而地靈疑成者今其寺與 陵並為禁藥地守祀極嚴又以應祀者夜往割蘆地曰火把洲皆以此其無梁殿猶是當時遺料移時千人接手運運如其制成又謂發藏時千人不能動 上舉手助力 龍袍纜及行已如飛云

無支祁

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親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旋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支祁龜山之足淮水乃安至我 太祖高皇帝欲視之劉誠意以為不可恐裂山海已卜占神正睡熱因縛鐵盈數舟而千牛拔之起僅如大犬

狀甚猙醜恐其醒也急縱沉之山經地志豈盡誣耶

國初二事

相傳太祖高皇帝始造運船萬隻慮報者為浮價忽折驗一隻視釘板諸料因以估價故今船少一不足萬也又命匠染大紅袍段慮匠冒破忽一日鎖閉文思院令染之視料多寡以定則乃諸匠飲花汁腹中令料常浮可知其理天下之密而亦有法外之遺奸禁何能盡詳耶

金陵遺事

嘗在金陵見賣糖者皆鳴大鑼而鬻小貨者大傘皆紅以為問人曰昔 高皇帝微行見糖兒鑼小召命之曰必大鑼內室始聞又見鬻小貨者傘召命之曰你照朕傘若此大始能履數人故皆奉 詔相沿至今 上傘紅故油因之也

錢飛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于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就其地標記而去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眾分不得以聞于官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拙者命給傭雇錢而已

試卷飛入琉球

景泰二年王威寧公越廷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上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張民部岷峨談

玉脂燈臺

王談頭增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不能侵 御用必將之 駕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已祥

暗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吃噫聲越數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劔騰空之類耶語出李相君石麓吳貞甫謂維揚人皆能言之

世廟朝詩對

上自號天河鈞叟命群臣賦詩某公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流獨洗仙槎問斗牛北極眾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鉤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

獨為稱旨又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還歸二十五數數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總成三百六聲聲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亦蒙賜賜泝川何進士文興談往已聞矣元始天尊乃上龍潛時所祝禧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感也

連理迴文詩

詩春夏秋冬各一首但十字成四韻迴文詩順讀連下四字逆讀連上四字故成四韻其春詩是 世廟首倡御製蓋是宮體而夏秋冬則嚴夏李三相以次應制者也 上固睿哲而三相皆文儒又一時皆成都吁之盛或有之乎春詩曰鶯啼岸柳弄春晴曉日明夏詩曰香蓮碧水動風涼夏日長秋詩曰秋江楚

鴈宿沙洲淺水流冬詩曰紅爐獸炭積寒冬遇雪風宛陵翁敬子畏談

宮人羅巾詩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強者必索其身呼索之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詩曰悶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娥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雨露何

斗牛

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類遇陰雨能作雲霧常蜿蜒道傍及金鰲玉棟之上 世皇齋居西內宮女以班侍每出過此

見必驚仆或有奔溺水中者官監以聞 上曰此畜只宜處山後何為在此駭人乎是夜但聞波浪跳擲之聲平旦視之湖水破裂委婉一道蓋已徙去矣自是出沒不過萬歲山後趙中舍常吉談

虬龍冢

大明萬歲山陰有虬龍冢云嘉靖初禁中猫曰霜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善伺 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極忠勤每伺 上寢株樞不移 上益憐愛之後死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冢楊脩遇忌主死曾不如虬龍以慧辨幸死有餘榮也

冰瑞

正德戊寅冬駕幸維揚河水方合 上問冰何時解權璫彬對曰立春後始解然尚有旬餘日上曰春迎之即至矣即命迎春于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盡泮萬姓駭觀歡聲動地貞甫談

只遜

在朝見下工部 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後乃知為上直校鷺帽錦衣也

光祿寺酒柞

工部銅簠

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柞為籍沒沈萬三家物每柞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工部有銅簠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亦萬三家物又陪京內庫藏萬三烏木盆數房嘉靖間盜得之鬻于市識者知是庫物捕得檢庫始知其饒金玉滿堂自貽其咎萬三之謂然勝國亂後尚有此人今世重熙能有幾

北關 星忌

凡王都皆南面而蕭相治未央宮建東闕北闕故漢製唐詩皆稱北闕以終南山在南為火星避之也不獨漢闕也天下藩郡邑於南皆避正子午或曲轉而成南皆火位也凡闕門而殿而宮皆止三進無四者四數亦火位也昭代兩都闕門皆正子午然南闕無災何災北闕四災矣木經凡建宅必自內達外不淨先門樓嘉靖中南闕重建五鳳樓諸門謂之不拘星忌則可耳因附吾郡星忌于郡學宮前城曰一字門以門外橫岡為一字文星故也西偏府治前清源門南向而逆曲轉避南也然正對武昌自其赤石新城成而其地無歲不火城之樓皆災焉始城曲轉又即開觀塘其前水赴火也今且堙塞盡其可乎

京師外城

庚戌虜薄都城之後 上銳意城外城議者謂時詘舉羸第自南闕首事即一面之費而三面可類推 上猶謂不四面非王制也太傅呂文安公曰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城南面衡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費後命從之于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請工所當 世廟時尚未詘惜未竟 上意而京都單城不如郡國蓋失其時矣今欲城不亦難乎

夏文愍公

嘉靖朝上喜降紫姑仙一日夏文愍公以詩附箕上讀之大悟明日持旨赦其妻蘇夫人還豫章詩曰交泰身逢舜沉寃禍起秦平生只為國萬死敢謀身骨附要離日魂隨杜宇春有家歸未得灑血控 楓宸

鷺黃

予往所蒞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而蕃育者有鷺鷄以供光祿所謂外光祿也而統於上林苑別有三監並其黨五十餘蚕食其中亦以前畜為內庭貢而統於內三提督予供光祿月鷺千五百隻鴨鷄半之三監以備內宴凡歲時八節宴享不齊亦有定額皆所宜供獨所謂鷺黃者冰天寒凝不宜孕育乃以火窖薰蒸成鷺所謂鷺黃而鷄伏之必百扛先期於除日子為集夫三百餘人內監將之為元旦之貢鷺必貯以篋籠裹籍甚厚金鼓旗幡迎至內庭 上親視發分賜各宮有差然觸風皆死當此三元數仁之始宋室猶有放生故事今無故殺數百命而一鷺之費營民或鬻一兒不可以已乎予常欲以疏 請或謂傳自 先朝不可然居臺諫之地者或不盡知或有伏蒲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六

七

鄂城老儒

折檻之時乎署即 皇莊不隸京兆乃勝國時沙漠地永樂二年移山東西民填之有恒產無恒賦但以三畜為賦計營五十八舊有鷺鴨城其時民皆豐樂華腴家有孕育辦之甚易今貧刺骨無食不能養畜臨時皆鬻於外方必價三倍日有流徙舊宅尚帶金壁畫成其村數十年後不知司署者何術也

張文忠名刺

國初鄂城姚某老儒也文行素著楚圍將鎖忽被 詔捉入為試官後僅蒙 欽賞而已今其家遺有神影畫一人青衫騎馬頭戴老人巾前有二皂隸蓋當時待之如此

三倫諸許

廣東南海縣倫文叙會元廷試第一長子以諒解元登進士第次以訓會元廷試第二少子以誥進士天下稱為三倫河南靈寶縣許進吏部尚書生八子讚戶部尚書陸吏部尚書誥南戶部尚書論兵部尚書詩布政其家堂聯曰父冢宰子冢宰掌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國朝科甲之盛推倫氏爵位之顯稱許家

吉安科甲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己未計六十科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

常開平諱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六 常莊簡諱四三安穆諱重五靖懿諱六六皆開平王其家諱如此

天星堂

天星堂在順天府後內地空洞上覆以格有郡國方位圖冬至日懸毛羽試氣氣盛其域豐次盛次豐予三試楚大驗

銀星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星入地數尺掘出去外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諸孝廉北上過開封親見始出熱氣尚

萬曆庚子朝廷歲計出入大畧

王都諫希泉疏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四百五十萬有奇年未意外之警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

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餘兩又撥兵等費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又川中辦者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寶珠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餘兩又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八十萬三千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及昏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約共費十萬兩磁器節傳約費銀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各省直災傷拖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而算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無所屑越安得而不殷富然皆洩之尾閭安得而不匱空濟虛之法惟有節之一字是為喫緊古稱節雖虛亦盈况非虛乎不節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六

九

雖盈必虛况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馬一曰減織造二曰止營建三曰趨大工四曰停珠寶五曰審採辦六曰發內帑諸皆對症良劑而發內帑又無策之策勢所必至者又曰各監進過礦稅銀四十八萬三千餘兩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銀並加罰等銀共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餘兩積誠多矣又萬曆六年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訖今二十二年約四百四十萬兩蓄誠厚矣以 皇上萬國九州則為萬國九州之用宸居重建國寶邊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以為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而成大寶則泉流而澤通財散而民聚竊謂若此疏得經 宸覽恐不待語畢而捧君著龜而奈何其不然也愚謂管子有言欲為天下者必重視其國欲為國者必重視其民欲為民者必

重慰其心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量度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今民力竭極而慾益滋其奈何而求安治也齊桓侯以疽發之日而為受病之始為扁鵲者得無逃乎

湖廣改南卷

國初會試卷不分南北而北方中者甚少後乃分為南北中湖廣先是中卷正德辛巳科會元張公治茶陵入廖公道南蒲圻人顏公木隨州人周公卿蘄水人其第五亦楚人考官笑曰此湖廣鄉試榜先是帝星明於江漢故世廟以此歲由興藩入繼大統而四公魁選又應文星雲龍風虎理固然故改湖廣為南卷而鄉試亦增五名張公嘉靖中為首相廖公學士

鄉試額數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六

十

國朝鄉試兩直隸各百名浙江江西福建各九十湖廣八十五此外漸少矣兩直隸各加國學三十名又雜行五名不拘僧道官吏各省來者皆可中之故曹禹以典史解糧赴京中北直鄉試而廷試為狀元今雜行無中者往歲北直輩冒籍舉人五名而五人亦無言豈未請故事耶廣信府原屬浙江後乃改屬江西故江西添為九十五名而浙江之額數不減湖廣增為九十與浙福同非謂猶亞於江西也

本朝異擢

徐興祖并泉俱以厨役授光祿卿杜安道洪觀俱以掃工官太常卿禮部左侍郎李攷省太常卿鄧常恩趙王芝凌中俱以方術進顧珩由巫師官太常卿蔡春王興宗皆皂隸也官至布政使萬謀本吏員以推命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金忠以卜術

耳譚類增卷之十七

勝志地里居室篇

大安里

空中樓閣

陝貢院諸遺

廬山太平寺廢鐘鼓樓

南后松石小景

衡郡為樂土

松風石

黃鶴樓重災

句容玉帶樓

折家山內諸聲響

耳譚類增

大理石花字

大安寺壁字

聖人泉

嘉定井

覺明泉

雷繪地作梅花

裙帶中大出

小人頭地中手

瓦棺

雲囊

朱尚書河

太白樓

登盡溪

淮河水分間

登太和捷道

字山

鐵樹宮火

景州塔

河曲火山

石獅子字

素山觀音掌

石門洞壁

諸葛泉

李參家片異

閭中鐘

霹靂破石

火光芝瑞

碧岩弁

長風沙水步

原缺

耳談類增卷之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勝志地里居室篇

大安里

成化間華容陳進士良弼令袁州之萍鄉治東五六里峭壁綿
密無徑可入公偶過其下見芥一片流出疑其中有人即令鑿
險開徑迤邐入窺之中皆美木良田清涼蒼蔚別是一區廬舍
器物不甚類而皆粗具居民數百家餘饒不爭忘機旅聚不知
歲曆官長亦不知其所始互相嫁娶熙熙皞皞爾也陳問知有
大明正朔乎曰但知花開為春葉落為秋不知正朔不知元安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知明公聞大為除道與通往來正經界均租賦一切治以邑法
開里名曰大安入居者漸衆秀者成青於今四方賣草席燈草
皆其中人皆能言其初始白明經維茂談亦見邑志今夫盆石
孔竅如孟如卵如粟以人視石瞭然大小四海之大一邑之小
一區之秒自天地視之安知其不如人之視盆石孔竅孟卵粟
也特囿于其中者不見耳故蚤曉有伏尸之戰并覽自誇其大
所謂語小莫能破者也武陵崇在莼花大安崇在芥葉鑿混沌
之竅而續鳧頸之短皆失其天矣往謂武陵為仙子謂世必有
此隔限一區何仙之有證以大安益信皆必以避秦入而開天
也故二事正可作對而武陵迷路其真仙矣因作二絕詠之曰
莼花幾誤避秦人芥葉仍開古洞春自此煩勞異清靜誰知隔
世育通津其二峭壁摩天界兩疆彈丸世界自羲皇無端芥葉

隨流出引得頭顱盡雪霜

朱尚書河

由淮入新河所謂朱尚書河也堤柳與清波掩映纜夫獲之如
砥堤外皆良田以障水而堤蓄洩之故也魚蔬之利亦擅一方
土人祀之伏臘香火極嚴可謂利澤百世矣尚書名衡江右人
予為作歌曰新河波光苔不及密柳高堤纜夫入下視遊魚上
鳥集遠外群峯紛拱揖灌溉其陂玉為粒有寧蓄洩鯨噓吸青
蔬一肩博錢十網魚羸饒快供給頓成陸海稱巖邑何不移家
占尺籍漢室廣利千金渠宣房之歌仁智俱茲誰所為朱尚書
尚書往矣名不虛即屋上烏愛有餘河渠書者斯人手

空中樓閣

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于壁上鑿孔橫橫巨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巍峩上接于天下不在地所
謂空中樓閣後在巖唇半為所覆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
重脩真天下大巧而異觀也架棧曲屈為道而上虜騎至則去
棧故不經兵火王汝明廷濤嘗所遊談

太白樓

太白樓以賀監為邑而青蓮造之也因其飲地以其客名名樓
實則二難可弁髦賀監哉予作詩並美賓主稱二難焉曰宰官
能賦本瓊琮上客清筵昔此逢孺子足當高士榻泰山欲並丈
人峯二難何惜輕停騎千古猶嗟好似龍濟水自環山自削樓
中翠竿好後容

陝貢院諸遺

陝之貢院猶是唐貢院堂扁禁龍附鳳四字猶稱集賢院學士

虞世南書其舊也未央宮斬韓信地有臺趾其地草丹獨異他處明妃冢草青而淮陰死地其草丹必有所以感天地者曲江水涸成陸桑田滄海變遷因此唐陵屬醴泉縣當時將相學士皆附葬其傍君臣相從遊於地下義何其厚我 聖祖治鳳陽陵不除旁冢曰此我家舊隣里王言何其偉與

卷盡溪

卷盡溪溪水於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卷盡染色湛綠可鑑過橋淡白大異

廬山太平寺廢鐘鼓樓

廬山之麓太平寺鐘鼓樓建自隋唐其製甃夾墻如方井中開二門而上下疊蟠以登皆有窓通明至易簡而至巧較之作塔費僅什一耳故巧匠莫如古其巔架木為樓以貯鍾鼓今廢獨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三

其甃砌存予過之有詩曰臺起如方井中空寒峭然人後兩戶入千級疊相旋觀者不見級入者前後聯鳴鍾與考鼓層樓壓其巔懸知鍾鼓聲飛鳥為迴遭高危鬼所忌樓摧隸歲年空餘古甃臺堅好猶足憐因思巧哲匠孰與古人偏檀那復為誰鳴毛擲金錢當其甃構時意氣傾里廬今皆委朽骨名姓無題鐫給園皆廢噫何能侈平泉噉噉李相國作訓思保全

淮河分水閘

淮河分水閘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督亢地也予過之作詩曰兩都中作柱東北水為分曉以歸瀛海還因注朔雲朝宗隨漢轉於極視星文若比河如帶偏能透

聖君

南巖松石小景

太和諸峯無不刺天景皆殊絕邇來始入伯玉元美諸記足稱雄諸岳入稱南巖景紫霄杉遊五龍不歸家予得再徧遊之不賢者識其小嘗在南巖得一石石拔地躍起席平墮巖絕壁生納焉壑壁削千仞樹蘿錯織如綺上建亭子簷際古松數株生濯濯石上不知根所入處攢柯交蔭暑日當不得侵獨一株起亭礎間根與石稍凸起可坐而偃曲避簷出復拗節直上回柯內向松鼠山鳥聲象皆異晴晝雲色洒洒霑着衣袖大是勝地一丘可老耶得董北苑圖寫置我齋壁供宗少文卧遊令時時神往也所 僻故人兩罕到遊僧弓子日夜腐集點澆清界凡天下失所擬皆若此矣

登太和捷道

太和磴道陡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險不若是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四

人亦鮮知歲壬申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重畏履峭至杉木林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迴與從之菁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遠迴忽遇一人有干戈一束蓋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連雜禽獸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高入翠薇常見人謂多百餘歲人真玄脩得道者非關中乞食偽稱長年者也久之與直達紫金城飯琳宮洗沐畢陞謁瞻仰已凭前欄見與偕諸君曳鎖香靄聞文始至日旰矣往者皆是祈嗣次年予生子淳小字玄佑九人皆得堆

衡郡為樂土

諺云衡皇永帝謂其闢大也予嘗遊衡郡獨佳其俗之美以在岳麓多雨不早常年十錢得米斗餘得蔬一有黑笋肥蕪如土

錫其產酒戶萬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九筵會諸家輪辦之薪炭煤山積而冬不寒大槩不爐不綿五嶺三吳舟車通利財貨不滯行賈之利賈失利以煤船東下並船鬻之輒能振起民淳士怒尊吏自愛俗沿朴儉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不識予所着戎褐潞紬常見人家以茶薦客置宴菓一枚于孟中而無茶主人孟中孟菓無之通逃易聚不出市無丐子然亦鮮財力薰天之族伍憲使子謙家不異布素太史公傳楚器竊偷生而無積聚無千金之子亦無凍餒之民衡實似之宛然畫筆乃又南阻洞庭非戎馬必爭之地西連劔閣為瞻烏靡定之資昔阮籍愛東平風土張融亦思晉平開外避地避世卜居卜隣所不能忘情者予去衡嘗有詩懷其地曰堯都存筆路朴畧自虞陶不賈貨常裕為儒氣不驕帶霜風土燠多雨稻梁饒浮海今何適移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五

字山

瑞州高安縣字山一曰龍珠山削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廣皆里許而又端指不直近似故山以此名其天地自然文乎靡丞胡孟弢談

松風石

武宗時夫餘國獻松風石聽之常作風聲故鄭善夫詩有乃知此石有神靈四時常帶松風聲

鐵樹宮火

豫章鐵樹宮嘉靖未造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闌闌間人無不見者又數日火無故自發宮為灰燼豫章文孟宗誤談

黃鶴樓重災

丁酉十月四日之夜黃鶴樓重災火起城外小舍會顛風大吼火乘其勢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皆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遠通股栗然蘆堆茅宇相偪軋又皆不焚先是江夏令新都葉公夢赤髮鬼侍案頭又于卧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巖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烟鏡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竟不測其義矣災後予過鄂有詩和諸公之作吊之曰祝融肆毒藉蓬萊縹緲危樓盡化灰幾朵紅雲從鶴馭一時赤甲見龍來盡梁天上銷文杏玉笛城中斷落梅阮運仙人逃不待層梯曲檻有餘哀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六

景州塔

按塔在開福寺前級十三高二十二丈濶八丈隋文帝時建定州志云望夷塔一在景州是也相傳下有海眼通潮故大石板覆之於內近代石損發視上狹下寬如覆斗狀砌極工緻石皆五色中有方臺凸起圍繞小石佛千百蓋昔以藏舍利者又謂有金棺為僧所私今已蓋藏滄州獅子高二丈中可行車與光鐵菩薩及前塔同稱皆在河間郡

句容玉帶樓

李相國石麓公徵時讀書於句容其寺小樓中作詩付僧曰予異日腰玉當以玉帶鎮山門後登進士第一作相亦忘之而僧至是始以前詩來謁公時公即解玉帶以授故樓遂以玉帶名今詩與帶俱在遊者必索觀焉

河曲火山

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山今儀部李文虎為人遊遊其地抵嶺見山裂有數寸青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烟焰飛出因以煖酒暨炙肉烟焰烈煖矣而草又何蒙茸不焦異矣古稱熒臺或即其地儒者之言曰地動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撼軋摩者為之耳此何嘗搖撼軋摩地中有水亦有火皆其性燥濕為之所自有也博物志臨印火井人投竹木以取火諸葛公視之火轉盛熱入以家火即滅不燃益足徵矣

折家山內諸聲響

崑崙折家祠山本折太尉御鄉之祠御卿仕宋有大功因賜祠遂以名山李文虎家先營在焉歲癸巳三月樵牧者忽聞山內有水聲波濤涵湧若將流出又數日若金鼓聲又數日若環珮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七

聲又數日若萬馬奔騰聲倏忽更觀聽者如堵莫可推測文虎為文祭之凡三月而止文虎談

石獅子字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乃曹孝廉介人談謂已生長其地未及察視後見蓬窓日錄載此遂往視之果見松江二字犁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宋宋代以累傷水去傍水而石字已先之矣

大理石花字

揚給舍言謫理黃郡嘗謂予其里姻家藏一大理屏黑質白文成梅花一樹繪事所難工其墮片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下一巽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時陶懋中郡丞同聞頃

在京子談及猶為贊歎

袁山觀音掌

袁山縣北山寺之前皆連峰嵯峨及諸岩洞上橋石下垂如人掌五指犁然好事者因鑿壁成觀音像以就其掌曰觀音掌園博江右王寵渚談

大安寺壁字

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柳塘先生題其峰曰卓爾國博吳明襄談其邑事

石門洞壁

夷陵石門洞右削壁千仞極高處有月下張僊到此遊七字大徑尺地非足跡可到書至千古不滅理不可曉夷陵羅太學化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八

聖人泉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而泉滙其上曰聖人泉其下行者呼曰婆婆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劉正叔談以其尊人宦地

諸葛泉

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雞鳴聲適輒軒使宴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鏡而下方敲盡數繩見洞壁有鐫字皆諸葛公書即索楮墨摹勒以上復見日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鷄犬皆白重下摹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涸入矣張岷岷談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穴下以鐵撞之確其中堅固

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眾謂必遭墊溺有一
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雞籠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省何
術王元禎談

李參家井異

武昌府對門有藩司掾李參家一智井久未汲丁酉冬因令人
濬之下輒死死者九三人以為不祥將塞以土而先以板蓋其
上一夜忽自湧土塞滿乃又黃土為其地一方所無不知所自
來觀者傾市人其地通黃鶴樓正其穴後復有此異澤國本蛟
龍窟宅或其中有物忌下靈犀之照而令鬼工塞函谷耶故曰
聖人有所不知必此類也

覺明泉

泉在滁陽幽棲洞殿傍高山之上名僧月峯始開創建殿工作

耳談類增

卷之十七

九

苦無水飲僧卓錫泉出味色兩絕人因以其名名泉曰覺明山
下有紫薇泉較他泉每石重五斤此泉較紫薇泉重十斤以釀
自石髓也僧苦行飯眾日百人禪義了會可佩空門印矣

閩中鐘

蜀閩中縣沙灘鉄鐘半出土上江漲消長不一而水痕常在故
處不為增減令君某掘取至十丈鐘猶在焉遂止鄂城周濟泉
尉其縣所談

雷繪地作梅花

姑蘇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室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
擊遲回數刻始去其人驚死復活乃室中砌石上繪有梅花一
枝紋理精妍此何以成者哉願朗哉談

霹靂碱石

姑蘇一鄉民暮行田間會雷起後其頭面過擦斷其所裹巾邊
驚仆殊不死乃於所仆處得一霹靂碱石理極細至今藏之為
玩朗哉談

裙帶中火出

先朝張給舍請之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
帶中出轉摺至梳上晶光紫落凡三四見或謂是張茂先積油
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必吳綾所謂油段也歸時被酒蒸藟所
致非也家兄嘉甫解衣常有之或梳頭自髮髻中出此陽氣茂
熾之驗非貴徵則壽徵也滁陽夏太學克家謂萬曆丁丑秋在
後湖見同舍生施宗孔火星自其解帶脫衣時出其光成團旋
拂旋起上侵頭面然着身不焚墜地則散又孫心唐亦然後兩
生皆無他但受朴於大宗師耳偶讀博物志謂聞戰死亡之處
人馬血成燐燐爇着地及草木畧不可見人觸者體便有光拂
拭分散無數甚有細啞聲如炒豆或有於梳頭脫衣出者亦有
啞聲此固張茂先語若積油致火云則無此理或近之然諸人
何得觸燐而兆昌熾者多姑識之

火光芝瑞

大司馬王公崇古腰王之時衣上火出撲之不滅乃大中丞曹
公銑被逮之日亦然芝瑞瞭然矣乃侍御陳公世寶按江西日
院柱生芝五色爛然諸司稱賀未畢而公卒何仁仲談若然吉
凶之兆皆未能定然君子道其常所謂貞勝兩事終為瑞耳院
芝其別有兆耶

小人頭地中手

慶曆之間自崑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人頭又簡村一婦人至

圃中擲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追救婦甦而後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流

碧葬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欽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萇弘之血義耶新都汪公幹談

瓦棺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為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紀載之

王談類增

卷之十七

十一

此則在川中者也或謂是芻靈之類古以殉葬者而枯骸即以骨治之與殆不可曉也

長風沙 仄步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陳白沙是也嶽有錦沙而楚則長風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鷗鴉洲對岸有炭步六合有仄步

雲囊

臞仙者寧廢王之先王也多稗好文無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動如在崑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帖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相看貴人嶽嶽乃有此清味哉弘景行山中常聚雲囊內遇客輒放之為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

其人遠耳謝遜甫談豫章王孫好於春臘以梅花苦蕾蠟封之置盂中令其濯熱溶化花片片浮出真雲齋佳品豫章清事也

耳談類增卷之十八目錄

勝志身體篇

婦人幽閉

武定人長鬚

脩幹

異質

續耳

異疾

異痞

癩麻風病

穆吏部

太原李良雨化女

耳談類增

男子產

生產右腹及肋

感孕

兒異

咸寧兒異

丐者盤捧小人

王彪長鬚

侏儒

體侏

趙毛猪

異病

呵欠

浙士人指幻

岳州劉門子成婦

西昌女化男子

產異

吳聘君以妾生

孿子

燕秀才子異

產異

耳談類增卷之十八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唐 景 叔永

勝志身體篇

婦人幽閉

傳謂男子官刑嬾人幽閉皆不知幽閉之義今得之乃是于牝剔去其筋如制馬豕之類使慾心消滅國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丐者盤捧小人

何仁仲之兄于嘉靖己卯赴試鄂城見一丐將茶盤捧一小人自云江干拾得者長尺餘如猴狀面上五官畢具鬚髮半白手足衣裙與人無二朝夕飲水食未與飯惟聲似鳥雀不類猴未之能辨丐者以此乞施糊口赴試諸儒無不見者豈小人國之所遺邪何仁仲談

武定人長鬚

今經理朝鮮大中丞萬公伯修鎮天津時行部至武定州聞其地有民文某身長七尺鬚過其身召來視之跪伏階下命起立身鬚果然鬚出其袖而過身尚有尺餘只如婦人稠髮垂地而復梟起公面以語朗哉如此

王彪長鬚

王彪紹興人鬚長過身三尺適兩洋有相者曰鬚長髮短名曰倒挂鬚此不吉之相蓋髮不足繫而鬚可挂也已果見戮於兵陣方思古談

脩幹

今文書房太監徐公脩幹偉容其修一人半不啻鳥以授本選
出往年新科少年一見驚而尿下襦靴皆濕予童年見大漢將
軍江西人過里長丈餘偃而入門行以手平揭屋瓦群見遠膝
皆如鞭長先大夫問所以曰少尚短小偶往河中浴澡見長人
鞭逐之駐足失所見而身如長人今諸人二千五百名予所蒞
蕃育署三四人皆不過出人一頭耳董將軍語我累朝最長人
必二充頭班萬曆初一人氣虛仆陞地逐出其一以失偶放歸
至今虛無人

侏儒

京師見道者方面肥軀而足盤且小長不三尺因憶新唐書載
道州多侏儒以為貢刺史陽城具奏謂州民皆短不知所貢遂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八 二
罷然則短亦由地所產乎而皆短尤異且貢作何用事出史未
可謂盡無也

異質

薛文清公傳謂公生時肥如水晶腸腑皆見

體舛

德安有女為人家婢兩餘竅通串為一亦竟不決元定談

續耳

九邊督府有割耳之刑犯者能運錢則行刑者急以耳肉握掌
心而犯者以掌心自捫傷處出外能按着急則自續

趙毛猪

蕪湖趙某面自眼鼻外皆髭而身皆毛作猪臭寢作猪鼾聲稱
曰趙毛猪方思古談余親見姻家一人背上俱是猪毛皮亦如

猪捨作黃冠十九歲卒矣

異疾

富順某公逸其姓氏令楚京山其家見婦忽感異疾鼻孔流出
蟻子無數而膚內隱隱百蟲蠕動如蜻蜒蝴蝶之類翬翅皆見
並婦之女亦然但不甚耳竟不知何疾踰半歲皆愈亡恙或謂
其家宅地故饒喬木因建宅伐去傷鵲巢蟻穴必多是其為祟
也誰家不伐木且何與婦女此不可曉者舒玄渚談博物志謂
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置其然
乎

異病

方玄暢言其里有見布痘痂中生蛆痂破蛆流滿床又一婦懷
娠父而自消忽腋下生疽中出一骨長寸餘宛然人形肢體皆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八 二

全然二人皆痊活不省是何病滁陽夏克家傭婦姚元妻懷孕
十月腹亦膨起及產止一路屁聲腹始消而經脉亦然不知何
異

異瘡

今貴墻陳公鼻準傍長出一骨寸有半數年治療莫效一日洗
面指犯患處骨已墮盆中痂落無損往時亦非有他病也又賴
公背生一瘡痛刺不可忍以為熱毒內外攻治百方一醫窺內
有針頭用細鉗拔出旋已蓋夏月卧簞針入膚內不自覺也何
熱何毒

呵欠

少聞里有人呵欠牙骨上錯遂不合死急以手托之則合即不
合漸亦無害止嘴下覺長可合者見一人不合而長者見一人

癩 麻風病

襄樊間多癩美婦及輦上貴人皆然予所親見雷州多麻風病有一院建於空虛之地凡病者藪居之以防傳染於其家人第富貴者自造新室耳皆其地氣使然語曰秦人不知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癩之人以秦人峻法多剗刑而陽翟多癩也

浙士人指幻

浙有士人一指忽半痛不可忍必重椎擊之始稍愈因擊發氣一縷成海市人馬城郭戈矛人與已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黄稍減火服遂絕然火何得成此清異錄載盤屋更其魁其館客素有蛙牙疾一日左腮軟腫遂張口曹卧忽聞有聲發於銀鑿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項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呵喝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八

四

狀頰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頃指大痛用符祝解之痛已腫消則浙士人指其亦活玉窠而海市人馬其亦小都郎來乎大異大異

穆吏部

山東穆吏部深無罪而廢居田間寒儉甚躬汚萊之事對客兩目睽忽如蝶翅開閉不休一日日上視見山巒層見叠出一人騎驢鞭策而來俄而墮澗中則已腦也其人從腦中日鼓拍而歌腦欲裂岑岑不可耐常欲辭家上天家人皆哭一日從天宮殿閣間携一猿下居心間而已反事之又見心前後左右各洞開一門皆有一人居中皆是己身西人喧闐于外而已居中為解喃喃有聲家人驚問曰而不見西人翔乎我且柰何一日坐而游天門入十二重至帝所見諸珍怪其所稱引多類此公節

亮士而既於時厥用未展豈心猿未易牢籠而奔突幻因乎莊氏曰大神者好和而惡姦姦者病也又曰兵莫階於志鏃鏃為下此皆姦神而志為兵者也其怪異幻出或然耶

岳州劉門子成婦以下子

劉門子校類婦女人多惑之比長不下也又不欲娶獨處一舍具酒漿招客客多留宿者久之肉具漸縮去實有光乃遂穿耳縛足平江人納為妾去聞已生兩子矣世道鬼魅豈獨如婦人昔子輿氏謂儀衍妾婦今之世有如儀衍者否世以心變而是子以形承其異獨是子婦人耶出一松軒醉語

太原李良雨化女

嘉靖末太原之淨樂有男子李天雨忽腎囊縮入變成女形遂去婦嫁素所美之人為婦邑以聞按臺行文辭驗慚懼縊死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八

五

李禮部文虎談其隣邑事

西昌治右數百武蕭某生一女六七歲忽小腹常怦怦作痛父之內實似有物凸起未幾而陽體成時張職方大來宰邑召入令人驗之果然欲白當路而其父獨一兒絕憐愛之乞哀不已罷乃邑某大夫老獨一女曰吾女何不然夫異可為常乎

男子產

宿遷男子張二產一男落地呱呱聞中張令之魯入觀宿其地所見

異產

方玄暢談其里有人娶婦甚美數歲猶是處子後從其餘竅生子即弗活形體俱全自是北始開予伯兄理蘇昔聞門有男子

生子亦弗活街卒以聞于守徐公願齋徐故不答卒屢言之公第顧諸門子曰爾等懼之又康已編載齊門臨甸寺有僧病死少齒美姿貌其師某齋壇以之茶毘忽爆響一聲腹間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不知其由並記之

生產右腹及肋

產不由戶者釋氏以為世尊及轉輪聖王之瑞而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實不然成化十八年鳳陽宿州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日而增劇至三月一日亥時腹畔右開裂生一男鼻準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上其事於朝而祝京兆記之尹泰和直隸錄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婦人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久之皮亦瑩薄兒從此產有司具開月給膳米直往來徐州見之此豈一事耶然所聞不同而皆

有據嘉靖

未真定屬城有婦于右肋產一兒甚雄偉然六歲死而前二至長不聞有異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出弁山堂別集皇明奇事

吳聘君以夢生

吳與聘君母居江右父宦於京同夜夢相姤合而生聘君先是兩地言夢正符後生二弟而愛獨聘君然聘君少從父不樂制舉但業講學父怒曰大舜躬耕養親汝能乎聘君即從父命歸畊後二弟無賴以茶田售入又謂聘君離父所生非兄遂訟於邑爭之即得理而竟以此不得從祀廟庭謂弟云又某公與婦姤而氣弱洩乃在外婦憂嗣絕以手感入亦生子婦固無可疑者乃某公自言特不言公名耳此以氣感而吳以神交與故人苟欲生精誠之極不必盡施生之理或所謂聖賢不係世

類乎故天地生人之始亦必自生或未必有姑志之

感孕

成化初上元縣細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及嫂陳氏居壁相連一日兄與嫂狎女窺見心動俟兄出呼嫂同寢問狀且身效為之遂孕其夫家以閭官及生子再審之仍是處女官命嫂育其子女仍歸夫又鄞縣民某出賈妻與其妯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佔危家人知所以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從惟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洗冤錄有氣感之說此豈以神感所謂白鴉相視而化者耶列禦寇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其此類乎姜嫄歆武敏伊尹生空桑而從來遠矣

孿生子

耳談類增

卷之十八

雙生子曰孿子嘉靖香山蓮塘民鄭七仔妻廣州河南民黃世網妻永樂靈丘縣民李文秀妻萬曆高平縣民吳守倉妻俱一產三男大同有一產四男者成化間聞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天順間揚州有民婦一產五男至成化間以爭財訟巡撫申公異而遣之盤屋顧明府名連壁山東博興人與弟合壁俱一乳所生其母四乳共生六子二女周八士不為異矣

兒異

萬曆庚寅南宿州村民婦一產七子膚髮紅白黑青諸色各異以為妖屬一人瘞之江許是夜其里有富長者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將軍在阨過爾門爾救之當獲佑長者起視之門外果見所識人抱一筐而衣履其上呼未發視之而問知其所以因呼

勞之語其人曰是兒神已見夢于我我當鞠之爾但歸報已瘞勿洩也越三年婦老竟無子而思所瘞子翁亦聞育在富長者家徧察得之因屬人求其子長者曰神以兒屬我安有還理于是與見而兩家子焉即往是翁家其館毅脩儀長者皆辦烏膚髮仍舊各異猛勇亦異常見今丙申七歲矣其邑有某別駕與潭柘寺大元禪師善期禪師遊其邑觀焉禪師談于郡羅田正德間有紅毛兒黃毛兒諸劇盜謂是張士誠之裔世固有之是兒兆以神夢異日當為國家扞禦而是兒生亦可為世慮矣頃遇宿州友人証之謂然但歲月非耳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燕秀才婦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蓄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造其家三子出見童仆矣考以課稅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庚蓋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焉莊靜甫談不悉過汝詢之果然

咸寧兒異

咸寧孟諫議族嬖生兒頂有肉髻冠小木冠着藍絹衫皆自出胞中纔離母腹即躍出戶外啞啞如鳥聲即斃之劉元定談夫形為有托冠衫何由來往謂鬼為魂固矣而多着生時之衣亦亦有魂乎論最妙然未有若此為古今第一異也

產異

給事侯公夫人在京孕七載不產歸始產一怪物雙角黑面殺

之先是公寓石虎榭其家婦以忿縊死長子生人面瘡死少子死瘡廢死溺已公自死此六戌年間事一族弟侍夫人從柩歸與夫人弟分有其資夫人產後亦死廬焚於火公嘗招其鄉人大元上人盼夫人脉大元謂脉亂非病非胎因問公平生心有所不懌乎不言但流涕然公嘗令捷為繁山陽曲甚有聲而得禍之慘亦極矣陳尸脯殺降自為心恨故必有削爪之面而後有削木之慘

耳談類增卷之十九目錄

勝志年齒篇

王翁年百八十

林春澤

巴陵老人壽

李中貴母

長葛老人

林方伯夫人七子科甲

曹憲副夫人四十于歸

丘瓊山兒時對

張相國童子對

船子對

孩亂

潮州老翁壽

劉王二公壽

蔣叅政所見老人

梅中丞祖母百歲

章楓山祭酒九十生子

呂文安媵傅氏廿四于歸

孟兩峰先生

李文正公舉神童對語

翟魯湖

門子對

耳談類增卷之十九

黃岡 王同

滁陽 夏守

繡谷 唐

勝志年齒篇

王翁年百八十

王翁湯陰人年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為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弘正儼目睫信陽北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為數百歲人能識武安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遊射處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

潮州老翁壽

林靜春與方子謙說廣東潮州有老翁年一百十四歲長子九十一次與三俱八十餘皆未見林問其三子壽能如翁否翁曰長子不如也越二年林行翁已百十六來送之郊而長子已死

林春澤

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始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以終養早致仕春澤年一百時院道為建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行走如飛御女不減少時應亮亦八十餘飲食男女如其尊人 高皇帝時耆老崑山人周壽誼一百十六歲成化時濟寧王士能百十六歲朝見有厚賚又韓王奏千戶朱政曾祖信百六歲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尚存

劉王二公壽

世傳民某一百三十歲此貧蠶者之壽山中草木年耳洛陽劉太師健一百七歲今景陵王太史年九十九歲富貴功業文章或兼或獨皆足流芳為文獻中構福乃可貴也始太師甫生時有僧過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四十官至一品壽百歲餘後果經危難七次爵與壽皆合僧真神人哉王太史當世廟南巡以河南督學使冒行宮火災之禍罪棄市臨刑始宥免則其長綿乃出短促禍福不測一至于此

巴陵老人壽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誕日山中入競舉觴鼓吹喧沸造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騶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我謁壽星耳迎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尚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益異

耳談類增

卷之十九

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溫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溫者筭我命題數語紙上曰汝年可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入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

蔣參政所見老人

山陰蔣懷德嘉靖戊戌進士參河南政行縣越村落聞鼓吹聲甚喧問其故村民曰乃百八十歲老人慶壽耳公喜駐節入觀之有老人應門公曰汝是耶曰非也民為老人曾孫齒亦七旬父祖以上於老人齒皆相次因盡令庭見公從容問得壽何術曰無他但自上世有函篋置神堂戒勿發耳公疑有秘竟令發之惟云損吾一家壽者蔣懷德也公甚悔登車而老人死一家皆相繼死自是無復壽者此與巴陵老人事甚相類而此稍有

據因兩存之

李中貴母

予蒞蕃育署即赴吊李中貴母旌題曰百七歲而李極孝平生為母奉佛畢力西方果久而盡思語語必曰母施與稱篤惟恐累母冥途也然所識不過數字所謂天性非與

梅中丞祖母百歲

雲中督府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臺司為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並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督府父南山公壽八十飲食房帷如常今亦捐館羅田周廣文龍溪年百歲強明猶寫蠅頭字

長葛老人 莫青霞

耳談類增

卷之十九

長葛老人鄭維藩年百二十歲堂聯云身經花甲二週眼閱斑衣六代盧梓過之所見尚不知卒何年也莫青霞往年遊於京師嗜酒擅房中術貴人爭相延款後得密雲憲使書謂買得二女招之喜而夙發至半路死憲使瘞之而標木其旁謂年一百二十二歲此皆長年或植自性或得培養謂仙未也

章楓山祭酒九十生子

南祭酒楓山先生年九十尚無子以格於其內無傍侍也有門生為直指行縣詣之從容問曰先生尚可生子乎曰然曰此易耳即盡繫其內宗戚曰為先生納媵始縱汝而又誠謁者母得受先生刺諸宗戚盡怨詈其內始納媵勸諸人保狀在官始縱去踰年果生子即任子官至太守監運當時乳名曰真真以實已所生恐有傍語孫表與予同官上林皆門生力也

林方伯夫人七子科甲

莆田林之先有方伯公秀五旬無子娶十四妾皆以妻妬死後乞休歸諸同年慮其乏嗣贖金八十為購妾而里人避妬莫有許者適督郵有一女逾三旬罷官貧甚莫能歸母利金欲與而父難之女曰兩親無歸兒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購不三日持幾死明日又捷女曰受捷惟此一次明日恐不能受妻大怒明日又捷女逃歸房妻亦逐入女忽閉戶加刃于妻頸曰吾為十四命報冤死足矣而反棒捷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日再不捷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女生七子三甲榜四鄉榜孫玄蟬聯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其家另祀大母於廟易維效談

呂文安媵傅氏廿四子歸

杭有傅指揮為穎國公之裔女極美閭黨稱為四面觀音擇配皆不肯易就適呂文安本年廿五中鄉試迎導過女門而姿容如畫女謂母曰我婿非此郎不嫁而呂已有娶母知不可又四五年呂為翰林庶吉士丁艱歸服闋女年廿四尚不字呂聞傷之屬媒以俱室議其家皆難之女獨言於母歸焉呂多侍媵但孕育即不欲近而獨於女白首專房夫人夏亦美姿容而不相妬若謂我見亦憐者公五子而二為傳出皆歷美官女皆以壻貴受封而子女又皆美姿貌如其父母陶懋中談

曹憲副夫人四十子歸

咸陽縣民韓氏有女能賦詩作字誓謂嫁夫必工此二概及腰金之人始得不然死不嫁年四十憲副曹似山聘焉竟備其頭可謂有志節矣惟效談

孟兩峰先生

滁陽孟兩峰先生理儒也自丰百已病萎憊絕慾而子親兄之子矣至七十僅一入室乃生子都護養中後八十二始卒先生微掀唇長齒人謂夫子齒養中亦然先生嘗謂人前後三十年皆絕慾往坐書齋忽動念頭遂一索而得男至今其地於生子有動念頭之說其亦專一翕聚之驗與兄子已卒獨孫光啟秀才叔侄友于同形同氣吾甚重之

丘瓊山兒時對

丘瓊山兒時對點兩滴肩頭片雲生足下誰謂犬能欺得虎馬知魚不化為龍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對語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孝宗命以對曰神童脚短對曰天子門高帝抱至膝上時其父拜起侍丹陛下又命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入朝小履一雙僅二寸餘猶是絆繫所成衫則粗紵為耿天臺先生所得貯以一篋撰小文鏤篋蓋上而屬吾郡王督學大謨藏之而王為孝廉時也當時先生自談今見之於文正祠堂其裔孫出以相視並其影像一軸又文正與新都程篁墩同以神童舉承命於上前作書程書麟鳳龜龍李書天下太平又某勳貴欲壻之而試以對時食蟹因曰螃蟹橫身甲冑程曰鳳凰徧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李語皆台鼎氣象固勝程矣昔諸葛武侯以兄瑾子為子而憂其早慧不成令器馬援兄况謂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故有朝華之喻若文正德位名壽無不臻極非盛德完福不至於此

張相國童子對

顧東橋公填楚張相國僅十餘歲試童生公曰童子但能對可矣曰雛鶴學飛萬里雲霄從此始即曰潛龍奮起九天雷雨一時來公大悅解所繫金帶贈之曰他日貴過我也又張相國與麻邑汪明經並以稚齒入鄂試童生觀察某公見之適有贊者在庭下因以破試汪即曰恭而無禮屈而不伸張曰仰觀不足俯察有餘並蒙譽而尤右張其氣象自殊而榮枯亦定矣汪為予至戚即老儒冠行誼最著子孝庶

翟魯湖

江夏翟魯湖諱表八歲能詩楚中丞於元宵宴燈聞兒名召見命題打舢料燈即曰挺然直立惹人推顛倒圓融世頗宜兩脚朝天頭到地男兒却是轉身時公嘆賞後登己卯科作令以壽

耳談類增

卷之十九

六

終語似諷世然亦實語圓行方止安得挺然而亦時人宵次烈士百鍊剛當不如此正與女子破錢詩曰遙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謂看題可耳

船子對

鍾祥令君某觀看運石砌堤岸以尺量地諸青衿在側偶出對以命之曰尺量地面地長尺短短量長青衿沉吟不就舟人子方垂髫抵前跪曰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令君嘉之後亦成名

門子對

雲杜李方伯分守湖州時有分巡傅公門子善屬對傳出對云一般門子拙者厚而能者薄可謂不均即應聲曰槩是男兒幼則學而壯則行自憐弗類二公皆賞歎此童絕勝沒字碑可與

邯鄲才人作配矣

孩亂

予始抵京有明經士浦某與其隣人成衣者夫婦歡好夫婦適有所往一女猶孩稚以為無嫌寄食於士之家士以寢於足畔乃女自來共枕而求淫不已士曰汝幼何能且爾何知曰我已竊窺吾父母作此公但強之耳士不得已與淫越數日其父母歸招女女不往曰我已嫁相公矣遂以聞官士無以自解竟褫服女鬻於官已歸他人然女必欲歸士士褫服以女故亦欲得女成其不幸故竟以歸焉又某適一家見女髮始覆額抱子授乳駭而問之其母指一脩男子曰此即冤家頂頭計庚申女年尚未及十一也而已居然母矣其猶九月梨花先春雷 動陰

陽自錯與

耳談類增

卷之十九

二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目錄

勝志鱗羽篇

龍母

貧僧取水

金山龜

梅禹金園蛇祟

汪孟賢家蛇

柯山蛇妖

丐子制蛇法

鱉人

魚骨橋

魚僧

耳談類增

卷之二十目錄

鴉兆

雞義

四方鴛斗大蛋

龍枕石

蜃

雨魚

蛇異

蚌蛇

蛇入丐子腹

鱉

鱉寶

石首魚化石

鶴卵

白鷗喜客

猪首異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伯成 梓

勝志鱗羽篇

龍母

永嘉深山有女不夫而孕父母知女之無他而不能解於其家尊者遂棄女山中越數日念女往視女坐盤石不食不饑風露皆不能侵曰兒向擔水溪流見水面石子口中旋已吞入蓋龍子也某月日當產凡親者當來別我但我揮手可疾去是日往與女語如常女忽揮手青天晝晦雷雨大作水亦暴起衆疾奔得免雨止龍升女死衆焚之以麩和骨作女像置石壁隙中自是祈賜祈雨但呼姑姑即獲然其家時遠邑常負邑租有以遠市被逮繫獄中後歲大旱捧大吏檄縱因而獨繫是人是人唉曰何獨繫我且我有姑、為龍母呼即雨可致也令聞大喜以屬尉迎龍母而舟自江上來風雨狂猛獨龍母前雙燈炯々抵市群龍鳴舞天上若相護從水平地丈餘公私室廬皆以風撼崩塌令擁袍笏拜水中致謝龍母返就故處風雨始罷頓成有秋永嘉王夢草談其里事今以咨其邑人吳進士十洲公語更詳

龍枕石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閉過小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厭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宴寢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

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濶厚皆尺餘明莹如水晶照見內跌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僧曰此石誰主者可信乎僧曰無主第石名龍枕晴時常見二龍枕卧其上下乃龍潭所謂不可泊者恐不可犯耳王益疑僧嚇已下說詞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群刀運至舟大喜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攢合數十舟碎如粉壓溺死者數十人王與衆竭蹶奔山多得免愧見前僧他有所主及屣山巔石依舊在焉

貧僧取水

習孺恒談載思南羅廣文談龍事曰鄉寺有僧貧甚素無它長戊子郡大旱求雨不得僧忽謂某山谷有龍吾當取水晨詣一山間石隙側身入命諸人隨之旅入旋濶手持一瓶行數里下有大池尋其龍不見遍索之山傍一石如榻有大物盤據其僧指曰畜物乃在此遂嚙指出血洒之龍始猶不應連洒龍乃躍詣池僧取瓶汲水馳未數里大雨如注一郡霑足次日復持瓶水瀉石隙曰此若不還後再難求也僧今尚在叩之無異庸衆

蜃

弘成間東陽山中有物隨大水漂出水驟消遂不能轉動百蟲咋噉欲死識者謂是蜃遠近集觀有鐵氏媪傷之曰爾既神物能為我作子乎蜃吐氣成雲煙偏媪覺氣入腹即成孕踰年生子銳額而多腹似蜃因名蜃既長獮焉不馴盡失故業獨好馬又能識馬嘗購得一馬謂是龍子甚愛之已為邑令命作糧長乘來京部糧又損失數多正憂苦郊行適內守備某公在郊望見馬異之命牽來蓋亦識好馬者曰此龍子也以五百金

購不從許以千金蜃曰售馬則失我所好受金則非我故值不可吾寧却值以為獻可也公大喜收蜃作姪子又為輸償其損失糧久之公死頓有其家數十萬金迎母養終身

金山龜

金山寺老龜客至敲木魚則出就投餌者以為常正德間客舟拋錨誤罩其背遂拽錨躍走舟從之兩不能脫群賈合舟俟其憊反拽以登岸聞於太守殺之

雨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春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際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內家家獲魚雨止西湖為空王敬之談其家傭奴獲巨鱗數頭始猶憚食既而無不飢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梅禹金園蛇崇

宣城梅禹金園在城東隈深林陰森園丁子留兒日漸疴羸知其中崇而諸法莫能制一日雷電交作擊破一樹視之中有巨蛇蛻蓋蛇崇也自是崇絕然兒貌猶故禹金教以服雄黃數月遍体毛孔出赤蛇千萬始如絲髮竟日漸大悉以焚死兒始無恙毒子馬談

蛇異

滇南蒙岫山有蛇見人自碎片星散不知者偶合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審人即死劉正叔談

蛇淫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卧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婦始捫以手識是蛇大呼夫至

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婦必謂黠夜無知已十日十手矣凡產鬼胎或是此類予僚毫邑薛公儀談即其家治園者

汪孟賢家蛇

汪孟賢者安豐場竈戶極饒家造一樓三層縹緲妾居其中夏夜見巨蛇如車輪下飲溝水而尾猶在上層驚呼其夫固無賴持大刀三斷之尾斷猶擊樓破碎長三丈餘於乘塵板上得枯骨故衣無數蓋皆夜適郊垆所掠食而穴乘塵上也人蛇共處其不死蛇幾希郝仲隆婿汪玄暉談

蝮蛇

南海蝮蛇性極淫制之者以婦人蔽褲投之則戴之首而矯然壁立又以首擲地必甚快而所謂甘心焉者如此數次則昏悶制者因棒擊之斃須熟認擊處則膽在焉剖取即得值數金皮

耳談類增

卷之二十

以裝鼓鞞之類肉以嚼皆不輕售滁陽石君守肇慶里人筐乘以入觀焉因得其說莊子曰螂蛆甘帶帶蛇也豈惟螂蛆民食甘之矣又曰有大美必有大惡今以大惡有大美矣嘗見驢舐牝洩奮迅後之鞭箠不避猶之蛇之嗜故嗜腐之鳥據廁之鼠逐臭之夫死淫之子其異於是蛇者幾希

柯山蛇妖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蛇徑走入竹間後數年乃時出色白脊有紅鬚見者必死人極惡之崇寧伍年青社李辯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厚三友潘仲達何斯舉樂正夫同遊此山或告以蛇怪未久果見蟠於竹下高與人齊李夫聲三子倉皇散走李知不免拾一奉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蛇死不勝我死祝罷石正中蛇腦即疾穿草去

有如風聲草為之偃四客相賀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臊氣稍前視之蛇已死腐其長五丈見夷堅志以予郡事故存之明道雜志謂郡始饒蛇色與草同故東坡有畏蛇懶下牀之句何斯舉即作雪堂上梁文所謂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博鷺非復黃庭之舊者也

蛇入丐子腹

予少齒聞同巷有弄蛇丐子以蛇口對已口索錢一銀匠正操赤鉗炎壚前遂以炙蛇尾蛇即突入其腹中丐子奔赴河中死若丐子與匠皆異業也不小矣

丐子制蛇法

古謂雄黃制蛇非也巨蛇反抵雄黃聞粵西山谷中有巨蛇食人畜無算里人醜錢募除制者皆亡其法或往亦必死有丐者令以板繩綴之使週其身獨當目處斫眼通明上覆板可開闔行偏其地從上擲物擦之蛇出莫可施毒蠱蟠束之數匝其性也丐者故倒地輾壓之蛇已節節斷其巧捷如此

鱉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鱉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於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郡守楊公建詰楊時入覲命以木匣載携至京師諸貴人皆見皮冠宛然逼真無毫髮不類又隆慶間穎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宴客庖人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工戶部自是遂斷此味况嘉甫談

鼈人

沙市有婦夜夢一虬髯丈夫若相憇者詢之曰明日幸救我其夫晨買蠶烹饗客婦與夫有卻忘其夢不告及烹蠶久不死已乃持石磨壓之蠶死洗治得一人鬚俱備類回回懸之號于人競相傳視經一歲不變不知何故嘉靖中陸金吾炳掌緹騎有婦人自焚獨其心不化校亟持納於炳炳陰識其異命工籤為帶服之一日觴戚里園中地有玉簪花一莖徒者置其帶几上近玉簪花比客散著衣帶籤處已化一腔血淋漓地下矣

驚寶

姑蘇齊門木牌客買一驚重五觔烹之復有人長五寸五官私物皆具暴之門前觀者如堵縣尉聞索視嘆曰此驚寶也能分水惜熟之矣袁渭陽親見

魚骨橋

耳談類增

卷之二十

海門縣呂四場有橋乃魚頰骨所成長二丈闊三尺萬曆乙亥青衿士言於邑長吾里廖君謂學宮門少橋請易得從之而其里人以卜於神神又曰可當有魚至矣次年忽有魚槁死海壩割取膏脂一縣腥臭頰骨較前更大補前橋成焉其著高二丈餘聞其地以骨節作浴盆用陳達夫談

石首魚化石

石首魚乘潮而來潮退或膠沙中則化石形色絢巧可玩人家多移取置庭前然雷雨易爛不如石耳又謂非卵生故釋氏教禁魚不禁石首有以也應水部雲溟談物產志首有鮫堅如石故名石首鮫腦骨也則化石其體矣

魚僧

劉萬天長人以打雁為業人呼雁劉然秋冬打雁春夏則取魚

其取也以蘆竹為箔而發視謂之起籬忽有僧到門乞施食織白異常適厨中碎米飯熟因與餼既去語劉曰君起籬必常得大魚慎不可奏刀君不開白龍而魚服乎已起籬果得大魚劉不能捨剖之腹內猶是前碎米飯蓋僧所化者龍也劉自是一家病

鶴郊

咸寧姚秀才舍傍鶴巢其樹童子窺巢有三郊姚曰鶴三卵必一鶴其善伺之不虞童子盜其一烹熟而姚始知時老鶴悲鳴不已因令以還巢不過示不取耳老鶴去七日始返以銜來紅草索纏其卵成三雛二鶴一鶴童子又窺見姚方喜鶴可有而已盡飛去紅草必僂島長生返魂之類故能起死而响响之仁即禽有母子矣其邑陰孝廉梧岡談為隆慶間事少已聞矣

耳談類增

卷之二十

鴉兆

舒公春芳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嘉靖辛酉予伯兄捷楚書公以楚藩伯過飲所自談鴉本祥鳥帝辛周武皆為興兆昔興皇帝適鄧邸抵潞河鳴鴉蔽野已載興誌今皆以為不祥此可為鴉解嘲公仁人心政嫩竟死楚藩家貧微不盡仁賢之報可為悼惜

白鷗喜客

予園林木茂時有白鷗來栖丹距朱冠脩尾五尺亦不常見但嘉客至止尊舉禮成忽已穿林近水往復數四尾曳如練帶悠揚自得客無不飲滿讚羨而不省其故後見一書謂其性喜賓客工部詩曰慣看賓客兒童喜然不謂雀也豈不益奇歲餘有

探其殼者遂去不來予有詩懷之曰仙禽奚所至棲我翠林深
皎潔秋霜羽幽閑靜者心鹿過上客初筵秩遶樹臨池時一出
脩尾迴旋五尺餘丹距朱冠狎還匿固知陰樾有巢居可惜雲
霄墮毛質往往孤飛入煙徑花氣微薰日垂暝顧影儵然鸞鶴
姿啁啾燕雀疇能並乍見停盃客盡驚何德能來應自慶閩海
曾煩漢使求謫仙空喜胡公贈探殼者誰去已遙累年凝望思
鬱陶迹寄空林尚生色月明何處好相招

雞義

里正晨入民家民饗之貧家獨畜一母雞伏數子將脫矣念欲
烹里正故拒之曰往夜夢衣白婦人泣請救且曰吾一身不足
惜吾有子數人恨未見天日耳因留不殺里長別去數日歸天
晚道遇一虎咆哮將相及里正懼獨行無侶若有物蔽之近聞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一
實鷄聲是夜宿民家詢其雞民曰鷄數子已脫殺出鷄晚亦飛
去不知所往跡之鷄乃死虎所毛骨脫幾盡

猪首異

重慶任秀才其先任崇進士戊戌年除夜秀才家養二猪首於
釜中覆以木蓋度其熟發視乃二人首髮皆極長一家驚怖瘞
土中然亦無他災祥倪吏部與黃太史談

四方驚斗大蛋

徽人饒而俗尚侈大鷲最所乏最重納徵之禮乃養鷲法以板
作方夾令其臙肉滿成方始去夾而鷲四方蛋以物作殼如斗
大傾百餘蛋合汁俟凝成去殼紅塗之則一蛋大如斗然傾合
時始干及寅自然黃內白外不滑亦異也其他皆類此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一

勝志蹄豕篇

虎能言

績溪虎

鬼打虎

義虎坊

滾石斃虎

馬生風

百金犬

義貓義犬

犬乳貓

白蟻食銀

虎豕

龜密虎

界河虎

閩縣孕婦

思南羅廣文談虎

馬異

我馬義犬

猪金

義貓

豕鼠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一

耳談類增卷之二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勝志蹄咏篇

虎能言

習孺恒談曰虎能識字予昔于書見之然未知其能人言也嘉靖末予庶祖母王耐堇先學憲公竹圻山甫下棺持家僮廷齋烏羅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遺枕齋于股屢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齋云如某當命蓋頓速食母火駭我為虎後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齋竟得脫絕不少傷予友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庚舖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為計因以所著油靴擊之有數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予叔叔可語予渠一庄人七月入山樵採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篾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含帽簷去過數日其人復至前所聞氣甚臭踪跡則虎已張口死矣蓋為帽簷刺其唇不能合也

虎冢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舡造番夷至海傍渡舟山遶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眈眈散咆哮欲齧而不啞若憫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沿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免豕來不可食虎雖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徙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

而澳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於棄窩馱火於礎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為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歎悅高遺獸常饒高以鬻於山中不乏蓄積餽糧生二子性俱猛歷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府胡公捧檄招來破倭成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塋成冢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吳貞甫談獸與人交生子世常有之此其類矣而其始以無生生夫惟無生是以有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攫鳥不搏斯人病死心喪其近之與今山中婦孺子常持竿逐虎虎不亂搏愈足為驗是以持心

績溪虎

徽郡績溪溪邊人家多水碓有一家婦令其子持鐵表大斗並帚往占碓邊晒地以待暴穀兒戲以斗覆首適虎來攫其斗去兒昏擄地會其母來碎兒皆不知是誰何詰朝人見岩前虎啣斗而牙穿入斗內不能脫若求解者人憚不往竟餓死虎來攫兒以斗免而反以斗故斃虎母尚歎評之手兒亦幸矣胡比部連奉談

龜營虎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龜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眈眈其猪是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瓜入擣龜窺其足虎吼龜縮首益堅吼聞之久虎躍入人家高牆上龜從之跨牆而兩下垂身重俱不得動明發人群來殺虎而縱龜浮江中去以其能殺虎除民害也吳孝甫榜不棄譚

鬼打虎

歙縣王千寺門墜千里眼順風耳神手眼勢可畏有虎入以為人也而怒奮其足神倒身重遂壓虎死其神力也與汪司馬已載說中詹叔正譚

界河虎

黃汝之閭界河朱龍川庄有空宅其家避虎徙出而虎來生三子其中復去掠食飼子復有一木工行道會且暮避虎入宅而見小虎詫曰此虎穴而吾入去與住皆必死幸有戶猶可恃乃集木石支柱之虎果至見戶閉大怒吼如雷乃反臀相攻戶破尾臂皆入工拔腰斧斷虎尾無斫其臂虎躍去道旁死工不知虎死但聞女啼聲遙相問答知為虎負來者虎愛子必食以鮮肉也因小開戶納女明發行若稱虎死始出擔三小虎携女返

義虎坊

衢州開化縣與德興界接之地有媪秦一猪適虎從籬外攫得而籬堅竹密猪不得出夜甚咆哮媪慮虎不得食終損他家因起扶籬縱猪出久之虎復抵門夜作聲響媪言曰汝奪我猪去致我無資生活又復來乎至明門不啟虎委背所負一女子去蓋相報也媪一子貧不能娶因通於女家父母以為婦令其地有義虎坊

閩縣孕婦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

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滾石斃虎

黃安周侍御童子時凌峻嶺與其儕作滾兔之戲乃推石於險作兔也偶有伏虎在下見石以為物而抱之而石正激石躍起復墜遂擊虎死蓋石有憑藉力在石不在虎故虎斃其猶樞以運戶力勝十夫矢發自筈勢可千鈞皆以有憑藉也然則制人之術豈必多強

思南羅廣文談虎

孫習孺恒談載思南羅君萬品云鄉人某以歲貢任某州判官成三子皆青衿優游林下有年矣一旦忽欲出外經商持數百金乘一駿馬二僮隨之子婿祖送一官舖判入內小臥燕既陳婿入呼岳止見一大羊卧床上以語諸子咸詫秘之判起飲畢別去行數十里命二僮且緩自策馬前少頃馬奔歸二僮驚行至一橋見主已為虎食僅其半存二僮以布裹駕之樹杪回報虎復從樹取半食之

馬生風

雲龍風虎固矣近知乘千里馬者必著狐裘以其擁風而行極寒也予往賦紫駟馬有風從足腕生之句明卿先生亟賞腕字豈謂是乎然諸言馬者皆不言風獨岑參駟馬長鳴北風起得之

馬異

萬曆己丑東垣縣王快手家兒馬產一駒如犬大又某年郭梅家馬產一駒抵三足前一後二又壬辰年民家馬產石塊董明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0 卷之內

府譚其里事

百金犬

嘉靖末山東某山谷有神狼飛而攫人道路阻絕非聚眾業戈莫往時有鬻犬者謂能搏虎狼價必百金久無售者貴璫常公銜命其地意神狼安可搏乎是人為大言何妨虛償因如數與媾曰姑試之鬻者亦知公意在神狼也曰謹如約于是為期縱犬狼出角聞久之狼死犬曳以歸觀者歡聲沸谷竟與百金成媾月餘犬失所在署中李公宅容杜公談以始得之常公昔秦伯弟鍼欲以百金易其鬻犬而不與固已有夙價矣

義馬義犬

隨州某村人養馬期馬蕃息耳有牝馬生一駒駒長乃使交其牝馬駒嘶鳴奔走百計強之不從養馬者知其識毋遂藉牝馬之色寘諸暗室迫脅之交焉且而洗其赭色駒始覺報悲鳴數日不食死里中人聞且見者咸義之聞之州守續載州志中某孝廉下第買舟歸舟人養一犬因維舟河岸犬逸而走解維失犬月餘有他舟人收養舟中一日舟人于前途登岸道遇犬犬搖尾躍而迎之已近舟舟人嗾之歸則啣舟人衣反走而曳之行直抵他舟所他舟人固奪不與舟人告之故給以收養錢他舟人從之犬即躍他舟中從舟人歸不踰時矣鄧太史浴寰談皆其作孝廉時所見云

義貓義犬

予僦居城西衛營距城東玉河橋五里許楊潮家在焉予方苦鼠齧假其貓歸在道蒼頭覆其面俚俗故如此虞其歸也形最小亦絕無聲而鼠絕數日驚犬遂失所在凡三宿抵楊宅皮毛

淋漓饑疲酣眠大為可憐之狀中隔天門萬家鱗次不知何緣識道然自是鼠絕頃者籍沒巨瑞宅始必空其室門外加封鑰有犬出為守戶晝夜哀號不去人或餌之亦不食觀者雲集數日死可謂義貓義犬也

猪金

萬曆初姑蘇泚墅閩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綿藉毳二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焉稱其家金為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朗哉譚吾里圍江一家父亡而猪後生又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

犬乳貓

井泉子家增城甲午春有猫犬同時生子犬子四猫子二母猫常棄子不乳子來求乳則加掌而去之遂饑死其一獨其一存悲鳴而咿嚶也犬見而就乳馬以為常愛之如已出犬之子與猫之子群然而食群然而走且臥忘其為非犬也後四年井泉子歸省家人告其事井泉子曰嗚異哉計其時是為南都禮部宅猫相乳之前一年也乳猫死子瘞之池南為義猫冢焉猫相乳猶為同類而犬猫異類乃相乳不其義乎此井泉先生自為記畧云嗟乎值其順犬猫可相乳值其逆肝膽相楚越若此者皆此一念以克仁不仁之類之盡耳又何說乎

義猫

姑蘇齊女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空其室出避定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與閻門徽舖舖客頗愛玩之已年餘忽日民過

地人叢嘈雜中猫躍入其懷為舖中人見奪之而去無悲鳴顧視不已其夜民卧舟中聞蓬間有聲視之猫也口啣一綾脫脫內有金五兩餘小民貧甚得金大喜適有賣魚者買魚飼猫飼不已遂傷腹死人謂是義猫或謂償前世債債完死耳朗武談

白蟻食銀

易惟效曩在郎署悟楊棲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笑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于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止得銀一千五百兩予內弟張舉之存醇酒一罈白蟻食其半而半雜泥沮淤為白蟻糟立固已為異未若食銀之甚也

點鼠

耳譚類增 卷二十一 永嘉周山人客京邸榻側有罈貯菜子其中罈穩以三足木架磬口深滑群鼠來竊不淨或走承塵仰而下窺而益危之遂去昇一無足大鼠出透罈一匝甯甯授受乃群去甯架一足剝剝有聲山人卧見之故作睡熟以窮其技至是始叱之皆奔散越數日自外歸架一足嚙斷罈仆而實傾滿地鼠盡饜飲山人大怒擊之復奔散于是聚奴容正罈收實而假鋤鑽跡穴捕之于旁舍得大穴方廣盈尺上藉以綿絮鷄毛乃其卧地左右列卵殼敗陶儲果菽粟之類穴中復有數穴莫知鼠所在但下土堅築之大鼠其帥也甯甯授受言有宗也世人於鼠有釘板之刑始必善盜被此而斷足通也蜂有臺蟻有樓又皆有各臣此各一世界也趙中舍常吉談常吉又謂今將兵者曾不鼠若何貴於意突而戰浪也嗟乎以其社稷存焉耳何不如鷓鴣畏人而舌人間也而以五枝窮乎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二

勝志草木篇

大穀

波羅密樹

娑羅樹

大麻子樹

閩中茄山茶花

回中宮雙栢

白松

桂子

香櫞子

開州大桑樹

龍井桂天竺松

衡嶽松泉

東明邢臺瑞穀麥

壁樹

千葉紅蓮

竹梅松異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永 梓

脞志草木篇

大穀

始興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銳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讀歲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教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敦令寶昌與楊令接壤甚驩得之最詳為所談也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二

波羅蜜樹

波羅蜜四夷傳百濟有波羅婆樹其實如甕又波斯國亦出佛林國呼為阿菩揮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從樹莖出有殼果之殼上有刺核大如棗一殼中具數百枚核中仁如粟食甚美古中國未有也國初始產臨高邑邑父老曾未之識歷五六十始多有之南海亦間有宣德季年乃使歲取充貢臨高甚苦之正統改元太皇太后下詔禁止民許蘇息

娑羅樹

峨眉娑羅樹彌山盈谷皆是第近下二三十里種移皆不得生衡山頂樵以為薪受風款偃多作怪狀然山下亦茂有廬山大林寺二株合四五人抱京之西山卧佛寺前二株三人可抱予

皆抽其子歸無識者傳物志曰驃國諸處不養蚕惟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之絮以為幅謂之娑羅蜀

大麻子樹

河間寧津縣北曹絮莊藥王廟前嘉靖七年居民伐大樹掘地得石刻云逸南大麻子樹斬蕪細處細蕪頰子也樹自戰國時已有矣見瀛洲志畧

閩中茄山茶花

閩中茄冬不凋萎高成樹用梯摘實然味不甚佳山茶花野田彌望春時處處緋錦然必楊柳王敬美謂於人家園亭僅見之以稀有成珍也海邊人家皆黃瓦覆屋以避海風非大瓦不覆而陶以其地土色如此見閩部疏嶺南茄亦猶閩中衡州柳皆察鬣垂綵到地異他處柳蕭疎必其始種殊非必地產也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二

田中宮雙栢

陝天妃田中宮雙栢夫庭際煎藥作茗清涼特異愈病析醒斃摘之葉盡猶梯摘向頂不過數葉而頂亦禿盡李太史本寧談

白松

河南密縣天仙宮向傳是黃帝堊三女處合三四人抱人取其枝木作帶板本寧太史贈予者香潤異他木不知何時開此端竊為未慮矣繪有圖李滄溟有詩三曰孤根一託葢珠宮不與茗華粉黛同夜靜龍鱗銜自照天清鶴影望來空條封姑射千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非為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菁葱其二軒轅宮裏試新妝縹緲連枝入帝鄉玉骨不緣能化石冰肌那得更生香尺愁明月消為水便恐清陰疑作霜巫峽瑤姬元素質却令雲雨污衣裳其三玉女窓前手自栽遙分海色向蓬

葉唯應七聖襄城過曾見三花少室開地迥流光通粉署天寒
老幹倚霜臺懸池的有十年露款款頌君作賦才

桂子

林隱寺王無功有桂子月中落之句于養素語我曾於錢塘令
蔡仁宇自任來袖出桂子視之僅如枸杞子大而色清然予往
在家姪揮之庄見之樹固喬巨枝相樛而合生而滿樹懸鈴猶
之蓮子以園久閉無取者而實自存也其識者固鮮矣

香櫟子

予往歲訪耿天臺先生兄弟於黃安過宿咬亭野人家見堂側
有樹八九株因惡竹中潦復注之予問何樹野人媪對曰此櫟
也而酸山中無所用每歲隣兒漁人持竿擊之盡矣予索得
二枚以一自啜經宿其香溢齒而以一歸餉家兄因謂媪曰此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二

香櫟也佳在皮耳幸為除治之媪曰即君欲之明歲重陽後以
二力來請盡以餉而予又以遊出嗟乎野人家真所謂楚之儉
父以其所不可並棄其可若然物之用微矣曾不聞其瓜苦蒂
千葉播無子物之美固不能兼乎然世之不遇又豈獨是物而
已因為作歌識之曰江南珍果橘與柚香櫟香烈出其右鍊根
受煖氣不衰珠寶實經霜姿始茂金色黃蕪玉色碧入口三朝蘊
香液厚利等侯一千戶入貢置官三百石此物好植上林苑上
巢仙會下蘭畹昔曾為漢苑珍葡萄亦泛簪槎遠何緣生就
野人家缺墻半塌苦竹遶隈云咀歎舌盡嘶棄之涸穢黃流斜
我聞咄咄與媪語咀之其皮良足取已近素封家不知却憶朱
門購無所楚容山雞以鳳名荆山良璞石相稱好惡從來目者
誤豈獨香櫟才可矜香櫟可矜今可重門外青缺款騰踊鼓刃

人是周宗臣浣紗女擅吳宮寵晨辭媪去仍回首儂家恐逢橋
中與何年三百洞庭霜佐我十千餘抗酒

開州大桑樹

大名開州大桑樹圍近十丈色近凋悴而實含榮若秦松漢栢
孔檜及廬山大林寺寶樹皆所不逮必三代物乃括地圖及博
物志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曲三千里則理所無其好事者為
之乎

龍井桂天竺松

杭西湖之龍井古桂十里大者合抱北山天竺之松九里蘇洞
庭梅十里夾小溪舟入之雪片銀花壓舟滿載又以橋各家有
千頭素封萬戶真陸海之國不失百花洲之遺矣金陵靈谷寺
八門松五里閩中春候緋錦彌望皆是山茶予遊於弁山園暮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二

春緋桃飄積水面凸起數寸畫船衝入處處如是遊者折枝肩
而出無與者眾也予時羨及北園簡澹吳先生曰異哉行甫當
弁山而念叢爾北園乎予曰物有以寡為貴者元美領之曰吾
菴而始知為童心也蓋悔久矣或謂楚人不善治生能如吳越
人種樹千里茅山皆珍果特臨窳偷生耳良然蓋往者畢力南
畝既不能握計然之籌今憂天傾又計不出且暮馬力已竭而
尚何馳驅之有哉

衡嶽松泉

衡嶽甫入古松夾徑輪囷大橋大者蔽牛皆三代物凡三十里
抵岳市而貫道泉出視融峰絕頂為七十二峰最尊而泉咸沸
奔出石澗中非源非匯不知所自來石槽盛之沿迎而下亦三
十里遠廟橫出與松接於市一自上下下一自下上上而各歷

道之半則世所茂有泉色玉乳而味寒冽市人以之灌盥澡身
千古四時不竭即崑崙之輸不啻矣獨松在道上無故為山下
人燒灼多半削黠若煤為可悼惜如莊生言此不材罪耶材罪
耶世本浩劫必入缺陷雖物不自命焉予行松徑有詩曰磴道
石漸危蕭蕭度重嶺顧見突頂松偃柯翠娟靚月光松際明馬
蹄踐虬影歸翼復墮巢啞啞語淒冷愛恋真疾行是誰蓋者猛
有酒藉瑤華便可解鞍寢廟楹前皆松礙日凌雲如道上獨二
株最大對峙拱向合蔭陞砌本朝相承封為大將軍子亦有詩
咏之曰山中松盡秦漢物二松獨受將軍封古幹凌空甲亦鐵
狂飈振響聲如鍾盤架廟前誰敢抗虬枝怒攫森天仗不必秦
封五大夫已是防風立相向從來物大轉足防實有雷火焚枯
桑將軍不倚魁闕力西頭百足中無藏

耳談類增

卷二十二

東明邢臺穀麥

兵部郎朱公清冷始萬曆丁亥間令東明其時赤旱千里沅殍
滿道公百方禳席之心力而德遂獲其霖一日出使穀給民種
而憂其腐姑令撒齋前片地以驗生否及秋成實又皆雙穗觀
者大駭及觀野穀穗至四而岐至九矣是歲城南又多雙穗觀
歲用大熟比時邢臺最早大吏奏請移公治之亡何邢臺穀麥
穗岐又皆如東明往在市肆見墨碑語如此因購得錄之夫時
和而祥生當此赤旱後兩岐極矣何由四且九郡之邑九何由
獨東明邢臺齋前地非臆哉瑞穀何由先成古有隨車雨今為
隨車瑞乎

聖樹

楊子構小屋靈碧山前四壁塗素文采不施一日廳事後壁上

有樹一株高可二尺如粧如畫如桂如榕色紫赤如黃泥諸親
朋來觀不能曉越數日淫雨連綿堂上泉出頃刻成寸客謂宜
於堂側掘一二尺深泉水自洩或謂廳後溝淺乃爾稍一浚之
泉當下行楊子往以竹竿較內外高低外溝已深二尺許莫知
泉所由來徬徨四顧見墻下一處微濕僅半寸即廳內壁樹處
也楊子自以指甲刺入一眼忽有泉隨指而出令小僮取竹稍
再刺泉湧起津津不竭取而嘗之其如飴冷如冰色如水銀俄
而廳堂水盡消翌辰雲開天霽屋前後溝皆乾惟是泉混混十
餘日不止自後每微雨泉輒涓涓出人皆異之老友龍峯子曰
奚異焉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自古然矣為之詠芝醴詩見蓉江
易諧集

千葉紅蓮

耳談類增

卷二十二

千葉紅蓮惟蘇郡學有之予伯兄理蘇時移歸故黃郡徧有之
始予植柯園小塘亭亭四被秀色可饗後園丁慘並頭蓮一枝
其中逾年雜錯與鈞再逾年滿塘並頭蘇蓮絕矣並頭簇三四
不被必假人披之又太重多折可憎故累年掘之歎盡而旋掘
旋生竟不得盡此亦貴不敵賤美不勝惡之驗語曰四十賢人
座上著一層沾不得何物一枝亂吾塘數載乎李獻吉詩曰隔
簾誰放遊蜂入撲酒衝琴特恁狂吾塘之謂矣

竹梅松異

洞庭君山產方竹不宜移植故惟君山有之仲兄嘉甫遊君山
童子掘得一本而根半露因棄之舟尾受曝最久歸植庭際本
出無意而獨活次年抽笋極方第傷弱小久之新竹可杖乃漸
不方今滿林與他竹埒矣非必湘夫人吝此一枝猶楠柚之性

過江化枳也吾園曰柯山弱歲讀書其中墻角老梅成秧滿地皆往絕所茂有移植至數年架竹木為亭而引條其上四面覆之曰香雪亭徑遠亭再匝皆梅也幸條編竹制為重墻曰香雪林始猶未花及著花亭後一株千葩綠萼獨別眾株結實即踈而獨碩是何繇來哉而又從亭後引條若有安排則異之異花英臨春粘霜綴雪滿境瓊瑤而亭中若藥珠水晶宮美日眩影有時風片飄墜盃爵而嚙之心脾清冷客稱獨異者謂瑞梅當兆予抱雛每集輒拈韻作瑞梅詩今憶胡載道詩曰朱草無根始孕靈獨梅千葉結冰亭欲沒商鼎羹中味已兆陳家膝上星仙子羅浮春正麗玉華南國洞初經充閭氣動烏衣座路入廬山夢半醒逾年予果抱雛梅條歲久枯硬不受縛兼以密故花放照天于是壘石為危臺於亭處偏而就之更名香雪臺而耳譚類增

卷二十二

顏於級際則故人程孟孺書朱欄石几雲巢雪高橫柯低垂鼻可仰嗅客展頰集不待花落而家釀屢釐此又一時西陵毛侍御墅有松頂柯猶埒眾松而半綴密鬣茂秀可玩其色鄧震卿劉子大梅客生李世延諸君邀予遊麻姑洞諸景過之駐馬觀焉予作異松歌曰磴道穿雲馬忽住鄧公指我異松樹樹頂疎枝不殊眾其半偃蓋蒼鬣重累歷深含甘露滋低垂輕裊祥煙動正似山雞乍餌丹五色毛今漸成鳳代近未作龍鱗膚猶喜礫矸百尺無獨茂盡攢翡翠羽聯綴歛匝摩尼珠可惜守閭長百木豈羨在秦封五株人言其下有茯苓大都異物還有徵即今公等稟獨厚他年指松說年壽其年聞是松忽槁或哂予作詩使松靈洩故稿又異之異也夫由是梅松觀之物皆所自生猶生人之始不必盡本根也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三

玄旨篇上

劉充州

大陸山人

江陵垢面道士

高兵憲

張廣文遇仙

楊惟虛周篤棊辟穀

思屯乾道人

劉仙姑

岳姬

王玉英

葫蘆仙

大歌子

赤肚子

吳定石莫秋江

耳譚類增

卷二十三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三

黃岡 王同 著
淶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永 梓

玄旨篇上

劉兗州

劉先生偉兗州守卒于官有叔父某縣簿實主其諱與南武選韓苑洛同鄉或言劉實未死不信已恭藩山西有經歷亦其同鄉言劉先生容其術大駭因延入見即握手歷歷言平生事曰子昔癯今肥矣予昔過子以雞黍留款子鼓琴成昭君梅花二曲豈忘之耶韓曰然明且清戒察院聞之曰故臺長也急遣使迎遂不知所往韓言兗州為人素以禮自防親喪皆廬墓三年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三
四十後妻亡不再娶為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客積書至數積每出必自封識一日辰入朝急不及封康對山太史密往發視皆丹書也在兗州忽終南山一道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今日至山特相告數日後訃至其亡日即道士至家日也在山西入見方伯蔡公諸司屬皆在後以問山西甄給舍曰信有之余故與狎處不知其為劉李遷鶯谷山房記及浚川內臺集皆言其事

大陸山人

會稽太學范生繼業始讀書大陸山月夜行深林遇老人形貌古怪目光炯炯射人因就與語老人但笑亦不作禮語皆玄冥上古之事混沌老莊之旨聞其世自不知其始若亦避秦來者以居大陸名大陸山人問其居不言迹之往往障以雲莽而止

然自是常願生於獨居勸令學道其言曰人猶木鳥自芽葉拱把合抱莫鑿其生氣自然以性壽今塵勞事事皆鑿人生氣者也因授以熊經鳥伸諸法戒羅誦讀屏妄想而家人疑其為怪物潛以穢投水飲中遂不復至別時以劍一口授生曰子志分不易入道然世界彈指光景便別子努力尚可作塵勞中稚伯生今以赴試客京即因得其事人求僊僊亦求人第人有遇如僊者少也故太學不遇不然其亦隱君子栖巖穴如巢父務光之流耶

江陵垢面道士

萬曆壬辰有道士至江陵蓬首垢面衣敝履穿以施藥求乞藥無囊裹但用兩指搗袖中即丸出久多驗故求者日集又能於十百人中識某善者或殘傷人多與藥不善人即求弗與也嘗

於眾中喚一聾者與藥一粒令置耳中須臾耳徹可辨微細人始知非乞者然亦莫知其為仙也獨問鄉傳公異之延至宅問仙事不答問病可卻乎曰然與藥七粒去已數日後來索金公探索贈三十金笑曰吾置此何處棄不取又索履屐之去出門復棄不履公有第三子惟貌骨甚異少即教學僊格於父令紹箕裘業不獲如願至是曰此吾師呂僊也奈何當面錯過公亦悔出門追數里愈近愈遠知不可及止而終不能忘情作回道人詩曰曾服金丹一粒砂白雲分手便天涯瑤臺瀟景歸何處瓊液修真識自家丹母養成三品藥玉皇分得九流霞世間甲子空中電身外浮名浪裡花泉壤昔年皆契舊浪波昨日是桑麻漁叢老去塵寰隔何得因緣換鬢華想像遺踪迷後悟只今空羨海天槎予謂兩履亦成二口而棄之豈非視呂而尚不悟

真不易悟也豈為佳公子來否與

高兵憲

蜀有高進士節兵憲嶺南領兵討賊道遇一小道人坐地上不為動公覺其異下車禮之問答良久亦異之因長恐問兵事道人曰明日見白雀來即回兵又明日大捷捷後納節歸異日當訪公子家也明日果見白雀來即回兵屯于某處大寺是夜賊於總兵營殺掠無算賊大喜具牛酒自勞成大醉公探得急領兵突入殺掠殆盡兩臺使奏功公即拂衣歸歸數年有同年某最親者過其里先數日治具以待因謝客不出忽道人至公初不知辭之復曰我即嶺南遇者公急倒屣迎而道人已去隨即追至某寺寺中人云在於玉皇閣上及登閣惟書一紙啟視云三日內好嫁二女次日即以長女于歸三日次女甫出門而公

耳障類增

卷二十三

三

無疾暴卒公弟簡亦進士俱好神僊家資盡以食緇黃且為屋數百間以居之故其家日貧有孫某猶有祖風善召箕仙即其所談於李本石者

張廣文遇仙

羅山司訓張致祥西華人往讀書山館見少婦衣純素過門貌絕美他日又過而風吹其笄帕落生前生屬傍客還之婦遙致謝婦每出有老姬相隨一日遇老姬詰問云是丁家女適方門新寡常歸寧耳生羨慕不已忽一日婦披徑栢自至共生寢處艷麗姣好目所未覩經兩月餘忽持生家所貯書來生始疑曰汝鬼耶曰鬼則君精神何由倍常汝仙耶曰且未敢言仙與君有夙緣耳自是往還疎數不常預決休咎遠近人事纖毫不爽但不言淫合是何意曰此亦修養術耳生因曰能振吾貧乎曰

君分合如此無故之獲反以累君又曰能助吾謁選乎曰此皆羨念當絕其萌命定謂何其持論又若此嘗詰生曰君往在某地遇某人手此生密情無知者曰然曰此皆我幻形也後生省試及謁選燕邸婦常來一如伉儷已授高陽司訓忽於宅傍射圃亭又見之後生以憂歸禫後婦復來曰數年遊海外故來遲遲今且與君別又曰與君還有一會生悵然傷離忽發白光圓滿罩身須臾絢爛五色又成黑如墨而冉冉昇矣久不可見生始遇婦不滿四十至訓羅山特為萬曆甲午已六十九馳馬健爽如少往生在京今兵部即來清冷公夙聞其事因強之言而乃後益有徵於同鄉諸公清冷公談夫清虛仙子寧以淫合斯所謂謫仙人耶漢川鄭交甫解佩於仙姬不過俄頃而廣文與伉儷三四年緣福不淺其曰再會或當入芙蓉城乎

耳障類增

卷二十三

四

楊惟虛周篤斐辟穀

高明楊銓字惟虛嘉靖戊子舉明經入京善辟穀公卿咸客迎之羅文恭洪先謂已五年不食矣連舉二子好相宅及醫蓬洗入山步履如飛又潮陽周篤斐台州同知萬曆丁亥王筭潘公去華過於金華辟穀已久教以專氣致柔一語踰兩月念母老一夕藝官帽角巾見客即投牒歸亡何謁其家貧甚自貸以活辟猶故也見閣然堂集

思屯乾道人

萬鎡金陵人遊方外談長生常為人算卜請則呂仙必至一日其語有客至其人業卜可咨之果得焉故又業卜以是糊口隆慶庚午鎡得風疾左臂不仁出必以杖忽逢一道者呼鎡名鎡

頗怪說已住杖與語甚悉曰吾能愈爾矣因令鑑疾行鑑曰不能道者畧引以手便能行又以手上下捫衣內宿告盡除鑑大感悅伏拜問姓名及其家曰汝向清元觀問思屯乾道人便識矣鑑歸遇故人毛儔者于門驚問其故鑑道所以毛賀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系屯純也乾者陽也乃是純陽呂祖也至清元觀謁塑像正如所見鑑言呂祖年若四十餘白背長髯青唐中王色道袍袍有二綻處暗寓呂字手常扞而不放高向目前後亦是呂字可謂奇遇矣亡友盛仲交談近年人家畫純陽像多做此

劉仙姑

劉仙姑者其先浙之慈谿人嘉靖丙辰父諱廷試避倭入京考中文華殿中書母羅氏夢五色雲自天擁一絳衣女降其家遂

耳譚類增

卷二十三

五

孕九十月異香氤氳不絕復夢白衣母送女來癸亥冬女生後香益甚遂名香姑姑貌端肅辨慧異常而孝敬皆自其天性住舊蓮子榭幼時偶出迷道由衛營歷中街賴白衣母抱至其家開門忽失母所在然自週年至十齡無歲不病劇亦嘗魔於鬼祟皆賴觀音菩薩救濟得解母問菩薩何狀曰戴珠冠著花袍手持鉄鞭鞭以擊立龍小鬼者其為祟者也病時嘗合掌胸前高叫菩薩菩薩不絕母問之曰菩薩教我如此如此忽于二月十九日問母曰今非菩薩誕日乎曰然語未畢異香勃發姑頓顛作迎神狀已復作送神狀知為菩薩來也起視几壁皆成其露若粟穎曰此菩薩所灑楊枝鉢中水也甲戌姑年十一歲病忽大作謂母曰菩薩今日來見去矣見無所戀戀而親耳涕泣不止舉家大號已命沐浴浴罷自縮過橋髻著琳雲履常

服之外加白道袍黃絲而已手執小角扇徧拜兩親諸戚而異香發於門外知為菩薩來也跌坐室側凝然而逝顏益異如明珠丹砂而膚香烈如檀麝家人方舉哀而兄志儼自山西厭至曰儼方晝寢見姑來別我曰二兄努力功名妹今去矣故奔來明日莖順城門外大光明寺傍母亦多病自是母病呼姑枕畔輒香發而姑至病輒已九姻姪葭葭遠在千里下逮戚獲凡有危殆呼姑姑必佑庇皆有事實不可枚舉甲戌父以房賃與吳江遊道士寧菴裝索皆從而尚未及遷姑龕是夜沈僕宿廳上見群姬扣門直入談笑以為劉春耶而服飾容貌皆非人間有也蓋疑其仙侶會香姑也明日迎姑龕歸忽白雀入龕內人皆駭視之雀復去墮有一毛皎潔如雪而翬其端如赤霞所謂白鸚鵡非耶既為仙侶離凡而復多病又復害鬼豈厄數既定仙

耳譚類增

卷二十三

六

聖不免乎李太保惟寅謂嘗見姑像為胡玉林所寫而中舍君能詩能書于已最驩也始玉林寫姑像無據姑忽於夢中現身故援筆立就宛然為姑焉烏毛今尚存其異皆類此

岳姬

順城門外彭二榭術岳姬以子死將棄之一橋下而哭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姬曰何以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姬不信道士因書字授之而緘封甚密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不足憂也姬受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壽十四也踰十四矣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今年春始卒壽三十餘矣發封乃萬曆二十四年也道士真仙也哉未侍中晉甫宅容談仙人不可見見其書足矣聞

驗後客爭向姬索仙書看小室履常滿姬厭苦欲焚之客因以取去靈異之物與羽化俱滅客何為者事在隆慶預知萬曆猶王文成公在正德預知嘉靖所謂聖人前知者耶

王玉英

福清茂材韓生慶雲授徒於長樂之藍田石尤嶺間見嶺下遺骸傷之歸具畚鍤自為瘞埋是夜有人剝啄籬外啟戶見端麗女子曰妾王玉英也家世湘潭宋德祐間父為閩守將兵禦胡元戰死妾不肯辱虜與其家死嶺下歲久骸骨偶出蒙公覆掩恩最深重來相報耳妾非人也理有冥合君其勿疑遂與合而亡何七月七日子生慶雲母亦微知其事急欲見孫因欲抱歸女戒曰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令人透見忽母來登樓女已抱子從窓牖逸去嗽兒果尚棄在地始猶謂蓮子察之乃蜂房也抱

耳譚類增

卷二十三

兒歸湘潭無主者乃故棄之河旁書生辰於衣帶間仍書曰十八年後當來歸湘潭有黃公者富而無子拾之稍長清癯敏慧異常兒名曰鶴齡公旋又生一子曰鶴奠二子共習制業頗有聲已而其弟已授室獨鶴齡泥衣帶中語未決然已捐金四十兩委禽於其里易氏矣先是女即歸楚嘗以二竹筴與生令擊竹筴則女即至凡有疾痛福惠得女一語即獲庇佑後以人言疑女為妖又誣生失行淫主人女褫去章服故女來漸疎相期惟一歲一來來必七月七日夕之女謂生曰兒已符衣帶之期可不來視之乎生遂抵湘潭偽作星家語謂黃公公出二子年甲生指鶴齡者曰此非公子即浪得當歸矣黃公色動問所自來生曰我即棄兒父故來試公儻不寒盟有衣帶語在公曰固也我已育子不死溝壑若公還珠可忘阿保他且勿論頃者委

禽之資當為計耳因問兒所在曰應試長沙去也生即往就視一見兩皆感動若不勝情其弟暨家奴皆大詬禁不令與語生自付貧既不能償金又婚未易就以咨女亦莫為計遂棄之歸始來浮湘屢經險女皆在舟中陰為衛又為經紀其資斧至兒不得疾歸女亦恚悵若有待耳抵閩人皆驚詫蓋始皆謂生必死狐媚今不然又謂見兒知非祟也女能詩長篇短詠筆落數千言皆臻理致其詠某貞婦詩曰芳心未可輕行露高節何須怨凱風其憶生詩三絕句曰洞裡仙人路不遙洞庭烟雨畫瀟瀟莫教吹笛城頭閣尚有銷魂鳥鵲橋莫訝鴛鴦會有綠桃生結子已千年塵心不釋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朝暮雲騫閱楚關青鵲信不斷塵寰乍逢仙侶拋桃打咲我清波照霧鬢諸篇為人所誦生始命賦萬鳥鳴春即成四律今即以名集計十

王譚類增

卷二十三

餘卷閱莊靜甫談

葫蘆仙

大冢宰王疎菴公國光晉人以少司徒罷歸忽一日其媵剖葫蘆中有一仙人長寸餘衣冠偉然其家爭問以休咎及司徒出處曰公後當作大司徒遷冢宰勳名兩茂一代柱石忽不見公因祀之家繪葫蘆仙圖海內搢紳賦頌甚多其後登遷果然古稱橘中有奕仙費長房所見壺公隱入其中此殆其類耶或令予賦賦曰爾爾葫蘆腹世界大如許躍入試長房占來逢季主蝸角觸蠻邦蚤曉蟪蛄府寄語枯桑君何能熟為脯

大歌李

先朝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歌李其一焉鄧中守閩人李公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謂祖未能後以檄往

而予里人葉祿從入洞中孫拜林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胥曰飯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病矣李公欲履棄袍笏掛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拜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棄其章綬歸代者為丁公汝夔庚戌之變喪元東市不然禍在李公矣葉胥常以語何京兆北愚蓋其所見京兆談及之聞是時虜疲陣散實可擊而諸鎮帥無不欲擊獨相萬橫其中不欲擊耳及上問何以不擊萬懼禍及已遽以委諸鎮故丁公揚公皆不免實死寃也然二公之禍皆有兆故知數皆前定即奸畫不過成其數耳虜犯之先一日金陵地震自 孝陵始諸公戒勿報故不具聞蓋 高皇帝之靈已豫識矣豈偶然哉

赤肚子

嘉靖戊午呂少傳本居相延赤肚子自西城直房至安福里第少傳子祠部兌約諸公大綬陶公大臨同往觀毛太史惇元以計偕與馬時年已百七十六歲其指數公年壽祿位無不合也而于毛尤奇中間養生曰吾一百年不洗浴其餘可知呂公父子自此不復浴雖盛暑巾拭而已乙丑陶中丞大順知其妹在房山復延之至長安邸亦一百七十矣毛髮落盡而復出色狀如鬚鬢日夜膜坐寒暑不易衣問答甚淺淡食亦簡少居住四月忽一日辭去出阜城門不復見皆陶駕部懋中所識云

吳定石莫秋江

萬曆癸未陶駕部謫通州時會戚少保繼光于檀城戚曰有異人吾師也公盍見之問為誰曰吳定石公也公微歛人私治戊

午舉人正德末知真定冀州罷官竟不歸常往來于泰充登萊順永河保間尋真訪道為人卜也尤精驗戚自弱冠初襲職時吳年已踰百遂拜其門下今四十年矣顏齒無異陶與共席間人語若不知久而閉目鞫鞫然身不倚首不垂也次年尚在潞河岑孝廉家不及再訪某年駕部又于張宮諭元忭家會莫秋江者四川嘉定人年亦百五十歲則矯健矍鑠如美少年狀熟方術而喜譚後聞以墮馬斷肋死其解耶抑真也陶懋中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四目錄

玄旨篇中

尹蓬頭

峨眉夷仙

涿州僊婢

劉清溪

趙童

靈濟宮吳挺所遇客

仙桐

西湖上老人

墮崖女

楚子李

堪輿翁公

胡清虛

程大中生子

居士遇箕仙

朱惟中所遇

王玉峯

箕仙王子安

張三丰救曹國李公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未 梓

玄旨篇中

尹蓬頭

庚癸編載蓬頭銜鶴觀事而不及其餘蓬頭于庚戌年館秦淮
滕西江家今魏國莫愁湖園其址也幻跡甚多館滕氏甚久滕
以少婦女為伴亦不辭獨善一小童出入每隨之一日初夏言
將別去西江鎖之密室比至水西門則已在橋上矣歸而緘之
數日汲井水澡洗竟則以餘瀝傾飯鍋內厨人穢之舉置湖水
中金光爛然遂出門去滕追之但隔十餘步終不能及至南門
雨花臺尹曰公莫追我為公作劇以發一咲即長嘯呼鶴鶴來
漸多鶴向之舞尹亦舞已而鶴至百餘遂雜以去滕不知其孰
鶴孰尹也悵悵而返至家時家人云尹率童去久矣此年陶文
僖公在南園子所見憇中談夏克家又言尹往居朝天宮道衆
方作醮事忘進齋啖尹尹怒忽天灑墨雨盡縑衆衣衆知尹所
為斲解忽又下白雨濯墨盡又嘗於雨際作漿漿衣人皆笑之
曰日在後園無妨暴晒已園日果於暴處獨朗日外皆淋雨其
異多類此蓋本寺備遇仙成道者

楚子李

楚子李者正靖間太和山得道者數仙之一以其辟穀但散
楚故名荆藩永定王慕之遣十校移文恭藩董是山者禮聘以
至寓斬武當宮衣破袖不食王屢迎入宮祈長生訣皆不對但

云儒者修身齊家此長生訣也賜金帛甚厚皆委棄不顧已辭歸王仍遣十校送之令索書報命至漢口卧舟中忽不見校奔至山見李坐捨身岩險絕處誦經遙為泣拜索書又忽不見明年王思之仍遣校至山則云李尸解去矣校于歸途又見李持一鉢行如飛亡何王以干宗正條得罪幾覆家國始悟李語非漫然也蘄王均之光祿談

峨眉夷山

峨眉有仙本夷人人盡知之予里定惠院僧東暉其師名僧也嘉靖初結九僧住訪之至山店店中人曰洞距此十日程無煙火必裹粮敲火始得炊洞懸石磬擊則仙至如其言往果得洞擊磬仙至碧眼髮覆額肚皮頑厚如黑牛皮編樹葉以蔽體亦具賓主之禮擲澗中九節菖蒲為餉語言不通十僧知無益于

耳譚類增

卷二十四

過辭歸仙擲蒲繫眾僧腰步步將送累日忽向群山頭連躍以去疾如鳥翥虎狼皆近人煙深山轉絕故往無虞仙鍊膚如牛皮人則何能故即通言無庸且聚處為樂深山獨處踴躍寥寥久主何益乎故即令丁令威千歲歸而城郭人民盡非亦未見樂也

堪輿翁公

堪輿翁公江東人始其父產三女而婿皆登第晚始得公冀其貴如婿課督甚厲公十餘歲不能堪欲死母教以且避外公家出迷道泣坐大樹下忽一老者至相問答曰可從我歸乎遂携去如行雲霧中瞬息而達至則茅屋數間已有徒七人旦暮皆分應薪蔬諸役獨公以最少免久之公與其徒二三人揣老者異人曾無所指授因以歸辭老人太息曰汝無福皆欲歸乎其

一索丹方曰汝福薄給以丹砂少許冷煎金十六兩為母指其其二索醫方曰汝福亦薄與眼藥四兩且戒之曰恐此藥亦難消受也謂公曰汝稍可教汝父已沒可歸矣授以相地秘訣其夜夢鍾呂二祖謂曰爾骨相頗異惜心不誠耳乃斬胃取出深囊揀一最大心納之孔不能入時天亦曙二仙用繩係之項上散去覺而胃前凸起隆隆然如巨柿亦有系纏項上兩垂至膏亦隱起皮內既出皆迷故境獨公畧記是武當山後亦期與再往丹砂子莫知所往醫師治人藥投即育開鏡有金裝與一臂婦德之益相歡而他姦者恚恨傾其囊水中藥盡失獨存身畔少藥可治三人以治極富人得千金公以相地名江東授法至秘指處若有神助便得牛眠今遠近爭相迎無虛日而心無城府未常計錢刀於酬者則易心之驗也

耳譚類增

卷二十四

涿州僊婢

世廟末涿州棲桑廟傍農人王某田間石碓傳自上世忽有賈胡某過視欲購以十金其家益疑不聽賈既去而其兄弟以失價相詬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而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神堂被婢竊飲之數日膚潤面腴髮黑如漆又通靈知未來事始家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與室又曰家牛生犢母子當弗活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貴賤遠近填門視婢墜隴皆平部使者以僊出畿輔為翊聖之祥表聞而中使下迎婢忽不見其家兄弟繫獄坐死隆慶間豫章人賀侍御一桂謂怪異恍惚不宜以施刑奏免從之得釋

胡清虛

東陽胡清虛年十四甚詔秀直指巡歷稱劉祖師謂之曰汝能

從我後日可証仙果何避岩穴為虎狼食耶遂同行倏忽數日已至終南石室儲峙甚具劉教之瞑目坐調其呼吸七七日期頂上圓光漸大照洞四壁則圖書識緯符篆備焉所見皆能記憶如此十年道術益進嘉靖辛酉胡辭劉歸金華適大旱郡守祈雨不得強胡上壇符召龍神駕風鞭霆雨大足在杭州亦然詩谷公中虛撫兩浙服其神異迎置賓席所叩輒應遂執弟子禮一時名豪如山陰王龍谿豫章羅近溪辯難聖學卒不能勝也後遊若日眾三教百家無所擇所至紹饒之間及金華東陽皆置田產眷屬供養數千指而衣食器用皆不缺李少師春芳與語還舟之術曰公老矣差可必房中延年耳李因問曰公曩

所授祖師秘法不敢傳但微得沂州礦為公洩一方作戲耳李

耳詳類增

卷之十四

四

以礦碎之雜少藥置陽城罐以鉄線綴之而塗以黄土置爐中七七日取出則礦中吐銀瑱如水浸燕窩茅狀令置銅一斤約釐四分鍛之成大餅以貿易無室也比還越中陶中丞大順時以武選即在籍因戚里有沂州礦者更試之亦然一日夜已閉陶駕却允宜與談江南山川脉絡胡應曰夜深矣明早當書一篇相復耳比五鼓聞其室咯咯有聲則請劉至運筆亂也陶避不使覺已而開門出呈一紙數千言叙枝幹甚辨爛然古文辭也庚辰辛巳間劉公堯誨鎮兩廣以百金聘赴慶慶胡設位請劉祖師問曰此行利害劉批曰往事已如許將來未可言好從梅嶺宿莫入荔枝園胡意謂荔枝熟時日正熱有瘴待秋涼後行然見荔枝樹則避去已過廣州至一李家小園夜宿次日起見扁曰荔枝園胡心動則又設位騰說如今近士伏軍項之雲

中下朱書數其遺教之罪十條限以明日申刻相見毋得遲胡知數不可逃即為書謝督府及作辭故知書一十七封竟則端坐不語時羅公汝芳兩子皆在一精于玄一精于佛而是日皆願與偕去後以為請胡頷之曰信如此固大願但各作一書辭尊人可乎二羅因脩書別其父及妻並坐悠然而逝則十月二十一日也此陶中丞大順子允端所親見者又三年羅公由建昌送其長孫入南監其鄉人同為國子生者逢羅長公于橋上備問家事作一書寄父且附一詩扇于其子羅公拆開真手跡也而墨尚未乾

劉清溪

今學士曾先生傳曰劉清溪名道弘高安人其初流寓桂陽與諸賈人處闌中而不積著自營獨持數編符篆呪誥科書所受

耳詳類增

卷之十四

五

於其師者即其文訛舛不改謂是足以號召鬼神而祛邪滅崇如響州人傾信之焉先君以歲旱令人招至乃為壇與之晝夜日中擁重絮以汗鞋易多少方向為刻應雲將起以舌默書符篆望其方作勢運之雲合而陰將雨矣雷電交作結蟠成龍蛇形且以令板呼雷名如在其左右觀者見其電光著兩鬚固愈快甚得意雨水倏而決渠迸騰間矣郡苦旱嘗召之亦然書符呪東已疾而猶好以挑箕下神告凶吉即余甲科名第預決於二十年前嘗語余曰吾身後當作仙余哂之曰作仙必修鍊道術萬一能成君何修而能仙乎則應曰吾乃為仙官既死數歲有村覩某者盜請其所供神像將安座而鬼附其子曰而安得饗吾神雷電驟作閃爍其尸以刀自擊其肩覩乃大恐亟冒雨奉還之余之丙子春官也附著於余老僕輔告以所中第如

前語真若已仙者焉

程大中生子

歛程茂材大中四十餘無子婦黃好施靳未甚至忽一癩道人過門曰得子不難貧道贈君以徐卿之數即探袖出藥二丸令如法服黃漫不信然亦服一丸即生男子袍自是不再產產亦不育方悟道士仙乎甚恨失其藥一丸乃忽檢出再服生男子禿益信為仙矣其家進士子鑿觀攻於予銀臺所面語又謂嘗見道士不癩稱其兄弟八人而已最少問八人何在曰只在目前顧人不識耳又指予宅東隅曰臘月某日防火已而果災九若此非仙能乎

趙童

應城有丐者趙童陳大夫心叔應城人為作傳曰應城有趙村

耳譚類增

卷二四

六

故童曰趙童趙氏不知也童又曰我父應城曰應童豈老氏生李下即李姓乎應城毓英門有上方寺童常住其內披百結若丐或綰髮作雙髻或單髻或冠或巾或剪垂一二寸忽長二三尺始蒼白忽成黑如漆無常度入市掛一瓢一葫蘆或荷杖杖頭懸膏藥藥只鎔松脂成之無他品而治人無不效報以金帛他物皆卻不受近河有鉅樹常坐樹下即大雪坐處盈丈獨不覺溽暑卧日中無汗垢舉火無定處以靛靛搯其鍋煮饅粥携入河流中淘淨米汁煮豚肉極爛亦洗淨油膩始食煮時有人至鈞旁輒陽怒曰子將毒我乎遂擊鍋碎至夜乃以藥化成銀具食朔望日招諸丐者集寺中備食之以為常一日謁主僧祖閻曰明日有難望為救濟明日果為寺僧持刀斧劫金淨閣祥始免嘉靖間高廉憲過邑呵衛甚厲童曰吳皮囊不過五日越

四日高暴卒始里人稱童曰趙神仙然不謂仙也至是始疑信

半然自予曾大父大父予及及予凡四世皆讀書寺中由弘治及嘉靖七八十年見童皆如一日而竟莫知壽幾何年矣予相厚父常私扣其秘竟不言久始曰君某年某年登兩榜宦成歸訪我未遲也云耳及登榜果然吾友陳在南尊信極篤過晦夜輒詣童跏扣願師教我童知其誠也期某夜二更抵城北靈壇相候至期雷電大作猛如注徹明水沉溢沒密陳懼不往次日童曰候子不至何也君不幸壽不永陳媿怫不能對後十年入南雍卒童足未嘗離應城然人自荆襄來見童在荆襄自鄂來見童在鄂有徽人汪氏子行微山中見一寺新成題梁曰應城趙童建問寺僧為誰曰有道人自稱應城趙童客此最久睹寺廢點鋼百餘斤成銀道人忽不見眾以為神因藉資新寺汪氏

耳譚類增

卷二四

二

子來應城童自在應城未離也童飲酒微醺常引聲作歌清徹雲來陶然惟甚音嗚嗚嗚嗚若斷續莫辨為何調何曲也已酉秋童辭市人曰吾將去矣明日忽數人至乃龍虎山張真人所遣使頗粗躁不雅先繫舟西河強舁童至舟中及抵真人府真人嚴事之朝夕惟謹長懇求長生術童坐受真人拜竟無一言真人怠且疑童遇之遊氣絕棺斂葬山下開穴有石數尺如碑上題應城趙童之地六字真人聞驚嘆故棺空矣衣舄俱衣惟一竹杖是日龍虎山道士自廬山來見童曰為我謝真人應城客商往來彭蠡之間處處見童在隣舟上遙相問答云童真仙也本易知而反疑偽道士多口談荒莽易辨反多謂真歐陽子曰小人易惑而難曉信然近故疑太異故疑偽亂真故疑真知固難矣童子神通能分身隱見何難不避而必假人以解疑

謂既數既定僊聖不免又謂必屢度劫僊始成其日月晦蝕類耶

居山遇箕仙

杭人居生為塾師與其徒頻請箕仙其主人不悅謂箕曰能款我乎曰可但視鑪底視鑪底得金又曰能發桂枝乎曰可但視家園視家園得桂枝主人大喜拜曰既真仙何妨出形一見曰可當與爾會鳳凰山二人往及山下見六七童子採山如蕙山半見腐屍顙血如凝珠及山見擔糞者行如飛意此仙乎拜而行者不顧遂慚而止悵然歸灰橋見老僧長丈慚餘遂不復問他日詰仙曰會不可得何食言乎曰我四會而子四避何食言也秋晚無山如蕙腐屍顙血無凝珠而子不悟擔糞者見拜可矣而含慚長僧世所無而不問子真難悟也然亦有贈于子矣

王謹類增

卷二十四

八

者乎

靈濟宮吳挺所遇客

徽盜商吳挺手談冠絕海內寓京靈濟宮日與人奕無能右者有一客已先寓經月但坐觀變無一言若不解者然挺與談事理皆解不九異之因強與奕客纒營布挺已大北益大驚長跼頓北面請益客曰此河圖洛書數也無奇吾尚有他技授汝時挺已嚴裝他適客為期以待曰是日可來及來逾期而客已去甚恨有炊僧耳語挺曰前客大異常在房坐卧不見具食一日師與索房值寤之客拾一銅物出少菜塗之成白金師大喜求作不已至挾以兩客笑入房取書教授遂不見挺從容以咨其師師曰然餘金尚在乃真仙人恨以惡忤之去也方思古譚

朱惟中所遇

蜀民朱惟中世居鳳皇山下家極富夫婦平生行善好施至老不怠晚生一子十餘齡得羸瘵病不可治里人皆有天道無知之嘆忽一道士至門視兒曰病在骨髓非藥石可及翁媪既行善而欲存兒軀殼是尚可治但須一家避出徒外為鑄吾徒內作法三日起矣夫婦急欲活兒從之三日入視兒諸苦盡除覺性冥頑不省飽食酣眠而已而腹有紅痕一條視園中小猪腹分而臍臍莫知所在以問道士道士曰十日後視牀後壁當自知慎無違吾教酬金盡卻疾去不見及期視牀後壁當自蠹已嘈嘈滿壁此其疾根而兒臟腹乃猪中所易故冥頑不省也世無倉扁何得有此真僊乎而以報善天道豈盡無知耶何本江談

耳譚類增

卷二十四

九

仙桐

曹立縣定清寺一桐樹枯五年所僧薪之根不盡斷者僅尺忽一夕有醉道士踞其上呼水喫之曰我能活此桐衆狂之不為信且不為禮夜半有聞其歌者旦日失道士而歌傳又二日巨葉起枯查間彌月而及字數葉二十有四巨者倍盤遠通傳聞觀者踵接時錢五卿令曹立士人圖其狀詠歌之大成快已錢君令益津益津王考功絨仲然重為作歌皆以羨錢君政所感而序於歌下如此考功子伯鏞大聲任子佐督府与子遊洋其歌因識之考功又曰六合之內何所不有執常而論大近荒唐要之圓蓋方與于何而繁造化人物于何而興泡影電光有無無有皆實理耳和氣致祥曹立令其人哉論妙矣

王玉峯

王翁王峯天民成都人往歲自峨眉來以道士位於白雲觀髮已白受諸貴人施米近百石皆以施緇黃今重來巾服則儒髮則轉黑光可鑒一齒落重生及半如四五十歲人踪跡不定蜀諸公皆謂見時已見翁老不如今時大都二百歲矣楊水部伯隣謂常容其兄大司徒所噉飯蕪數人腹尚不果以遊衡秦嘗過楚澧州摩華陽王頂於澡髮時今王其曾孫也故屢遊澧國人皆識之一茶一蔬今王必長器進之都人于燕九日好遊白雲觀謁仙人器塵障天予往年屐亦在其中仙翁避不見今聞寓朝天宮後周侍御宅與陶駕部懋中偕往值張京兆和庭先在而諸貴人紛紛以酒脯來遂飯其宅始見翁猶謂是翁子孫坐久始知即翁大駭問養生曰愚無所知但平生不惱怒耳貴人迎刺不絕亦不阻行而中為人留款亦即止與人期亦即忘

耳談類增

卷二十四

其遊于道遙者耶翁方以賞授太監而內有三婦主爨皆有說若翁者得無如莊生所謂大惑易性而華陽諸公其所謂迷之郵者乎玉峰齒生及半及西湖上老人膚拳曲貼骨處如老松皮不長年莫能

西湖上老人

西湖上有老人相貌樵傑童顏鶴髮眉長蓋眼：中輝：有光膚雖柔碩而其拳曲貼骨處蒼勁如老松皮人稱為王威字然老人自有名號未嘗自言也嘉靖甲午山西孔太史天胤方督學浙中而老人自普陀來孔公即候謁北面稱弟子蓋其大父為威寧故吏習知其事及貌故也時歸安茅鹿門先生以博士弟子為孔公試居首亦在北面中今鹿門幾百齡謂老人貌猶昔而供養不衰兩申陶駕部懋中謁於林隱傳錦衣梅園見刺

曰其陶叔和曾孫乎此通家子也因問其事曰始弘治乙卯在謝于喬所見叔和以新解元入謁美少年如畫時已契合後甲午由方伯晉開府歸予過其家太夫人已近百歲諸兄弟十餘人皆嚴衣冠來陪款又有里人守郡者恐其相顧遂去懋百家廟夜行又甲午歲又一週遊天台雁蕩再過貴地室何多門徑何大異獨廟貌猶舊增一閣矣又問於故地識何人曰謝氏無論即王伯安為秀才時為其尊人令出見時已許為當今第一流及舉秋試予賀以一劍後予之托蛻也而伯安請得開壙之命以來掛劍以酬知己如王君鑑韓君邦問身名已灰又嘉禾之屠項俱有後足喜也因問老人往事曰與叔和遇年已七十比遇異人厭世托蛻而遁徒師友於終南已逐盤旋澗阿直出鳥思藏久之聞劉君大夏某公藩與世和謫戍于肅州之右衛

耳談類增

卷二十四

右衛離居最遠而於鳥思稍近因過訪三公留連彌月迺還復入中國非君不與道皆所諱者也曰公已仙乎曰仙則未能以久視人間或可物有定數超於神則有劫劫者數之大也而劫有大小遠近則仙品之高卑因之積功累行盡其在我尚未定劫數多少耳又問於佛法何如曰大覺金僊異而同也佛家之品亦猶之仙乎曰然則公何以居之曰予東西南北人也又問往貴鄉否曰往恐動念故不歸今即歸無識者亦不必歸矣忽鹿門餽榼為棗栗脯鮮佳醞出就梅花下飲日已西曰此會甚奇何可不醉出二觥而自飲其巨者醉乃別懋中語如此威寧伯大名之潛縣人以破虜功封而同事則貴增後貴增事敗死坐累被遠謫楚安陸父得釋後爵老人其為人本奇而長年固所自有謂長年若是而不為仙猶起死人而不為神醫坐玄元

歿而問長安也今歲辛丑老人寓金陵瓦官閣旁人多未見而皆以假威寧見憎以假名者多也然不失為湖上老人故以名且於人已自謂非仙未盡度劫尚何名假焉嗟乎達摩傳法而多羅懺記已知世難故竟驗於師燦其言曰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乃仙人清虛之體亦蒙劫難大小遠近此莊生所謂為吾患者以吾有身若無吾身何患之有信乎輪王一法而患不除悲哉

箕仙王子安

方少司徒采山公於上元夜請箕仙既至請其賦詩仙曰請題適有桃花片罩在蛛網因令賦之即書曰子規啼子規啼子規啼徹四更時蜘蛛亦有留春意扯住桃花不放歸公曰大仙請留名姓又書落霞孤鶩齊飛二句公曰其王子安先生乎曰然

耳譚類增 卷二十四 十二 然遂去方思古談

墮崖女

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出墮崖下崖偏溪流深墮莫測以謂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此將為招魂之奠人皆謂年未見一僊女飛來亭上旋復飛下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乃其女也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兒在此甚樂不歎歸也竟載歸去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兒亦不省自是火食身亦不能輕還其故步矣吳寧伯謂吳太湖孝廉語已然予已熟聞之

張三丰救曹國李公

曹國公李景隆嘗容三丰於其家一日別去以箬笠瓶各一相授而封識甚密曰君家十日後有大難當拜箬笠而啟瓶可解

勝國時遭危難籍其家禁錮斷食數日公憶與三丰別正十日如其言拜箬笠箬笠無風自搖啟瓶乃稻種子落地即生生不已至狼籍以聞於上上取入宮中種之亦生遂感悟宥免行上江兩縣供給若高墻然一供之後再種不生矣見李太保家錄曹公其二世祖也

耳譚類增

卷二十四

十三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五目錄

玄旨篇下

茶陵守林公暴死

裴慶

玉灘版築者

馬僕蘇氏

瞿邵武

苟仙姑

學子遇仙

陳玄超遇銅帽仙人

呂貧子

張龍山公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五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五

黃岡 王同軌

滁陽 夏守成

繡谷 唐果

玄旨篇下

茶陵守林公暴死

茶陵守林公紹用福清人抵州三日謁諸監司出城二十里曰

雲陽山輿夫及從人咸覺輿中搏擊有聲視其懸劔但有室在

迫視之劔方刺中公頸血流滿輿莫知其故眾計抱持之與歸

于時其尊人繼志孝廉與其眷屬方從至州佐急迎之來公尚

未絕急塗藥如可活越數日公自瓜破食不能下死年僅二十七

一始父問其故曰有紅袍李將軍來逮我不從脇我以劔我後

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五

劔與聞不知何由自戕父益疑人謂有箕卜者最靈因詣卜曰

公子是呂僂侍童以在岳陽樓戲美婦謫人間期滿召還著緋

者李廣將軍也父猶不信箕曰公不信乎公子始生猶是清淨

身父始駭異嘆之蓋產時無血也州人即雲陽山祠之劉明府

慕萱談其里中事

苟仙姑

苟仙姑起 世廟末年仙姑名正覺其始祖威遠人父商于桃

源遂家焉仙姑甫笄已適石門陳文整亡何歸寧入觀國山嶺

野蔬遇老婦取菜餌之覺異歸感疾若覺者父招黃冠為解姑

忽起與黃冠談二衆于是遠近聞者輻輳皆來視仙姑座下有

縫衣仙姑又與縫衣談經史人益異之是時仙姑已辟穀日飲

水間茹梨栗耳入居丹霞洞會武陵 榮王禮 華陽王為仙

姑建王皇閣成而里人又爭為結菴其後復移居之仙姑談休咎驗若合符來者雲蒸川湧軒蓋裘馬連絡不絕深山險道即舍不備但能舍客蓬茅長價施米填溢露積莫可收貯以食糶黃貧者任其囊括去明日復大盈焉仙姑與客談客皆心知之而皆自喜去久之仙姑頗厭惡雜忽不言日夜惟閉關梵誦人不得見以是來者漸少間有為紳淹綿頂禮必款一見仙姑始見之即言始為隱語絕不談休咎惟勸人為善勿為惡此為進脩靈箒或令人冥心思過懺悔真切積善以勝之庶有解脫如斯而已隱語久而始驗傳在口脣不暇臚列仙姑侍者為華陽一老宮人及一女道士為仙姑姪女女道士所事為聖母仙姑亦謂姑在觀園山所遇老母即聖母故皆塑像敬祠之聖母者貞觀中有女周氏偶獨處有僧來假宿女弗許僧強焉曰出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則入虎狼腹矣其心何忍女令詣後菴柴棚暫憇乃女父兄皆業採割夜歸女以為言二人即操刀往柴棚宰僧而僧忽作神呪反制二人手足皆若枳拱不能動二人大惧祈免願捨宅為寺北面受法馬僧始釋之即其家起法壇頓成叢林說法濟度厥法弘普是為夾山禪師而女盡受夾山之法是為聖母凡相洞間人家所祀皆禪師聖母也山林靈秘醞釀磅礪第一出神仙而仙統所自有絲矣此予禁中事得之為詳予又因仙姑二事並載之丁太學將謁選問于仙姑仙姑不應太學強欲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膺仕可唾棄矧贊即最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計匿馬買舟之任不數里恠風疾起一家六口皆墜魚腹易明經任某邑令母死詭言交母死置柩寺中治事如故或微有族之者大惧而在家風事仙姑因貽

書問宦途休咎仙姑亦弗答亡何令暑月坐大樹下毒蛇自樹擲盤頂噬死仙姑勸人勿為惡每舉此事為語端云人至于仙可上而警喙尚騰故必款免警始成仙佛聖無有也彼已超凡尚何慾壘乎予不謂然也

梁慶

龍虎山二十七代張天師某進香武當玄帝殿前預戒道士必我先香始令客進然三辰皆有先香者而閉門未啟也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人神采異常下揖之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梁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視其足不在地上蓋異之徧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蘇求梁仙皆曰此癩人常寄宿狗竇楮園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至一婦一男子婦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曰梁慶又不歸問男子為誰曰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責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重審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纜夫中慶在焉天師長跼延之益畏匿于泥淖天師聽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噉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撓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跼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未也三年後俟我于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擔棄履數石壘一洞入首塞其門大自內發焚訖烈燄中人猶見慶騎白鶴昇天天師運于廬峰頂上慶果至携手並去莫知所之

學子遇仙

浙有學子患足瘡其行次且道遇一道士塗藥少許即愈明日復遇道士于途而行尚未康曰汝左足尚未愈乎藥不難得但此處無之若欲急愈當從我歸索藥學子大喜曰先生家在何

地曰暫憇城南樓上又明日學子詣樓上而日稍晏道士不悅曰汝第歸明日持一傘來又明日學子侵晨持傘往道士負之背而令張傘蔽上又戒勿開目學子即閉目覺白石累累墜頭上耳聞風颼颼甚可惧蓋渡星宿海也已而下令開目見鮮雲灑霞滿地亂松怒攫鸞鶴成群瑞靄祥光別是一世界迤邐至道士家道士啖以棗遂不餓曰欲見汝夫子乎曰然引至岩谷中盤石上坐一叟曰此汝夫子也學子拜謁然學子忽心動念家道士已知之曰汝欲歸乎然至此不易也拔地草塗患處又即愈學子將草一束歸而見道士案上書名曰太上感應篇亦自將之道士令其徒仍張傘如前負之渡海歸及抵岸學子饑甚徒指以食店所在而其家尋者適在焉乃慈贖也回顧負已者失馬後以來草治諸瘡纖屑無不立愈其鄉孫公槐堂守黃

耳談類增 卷二十五

郡昔刺感應編誘人為善言其事如此

王難版築者

永豐王難有村民費姓業版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嬖姍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彌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歸尚為人版築自是往來如常至七八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饑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于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碍至曠野繞樹而止萬曆丙戌往始不歸必仙也龍虎山在其郡本仙靈窟宅其人蠢愚即仙當是崑崙奴劉公雨談即其外家親所識者

陳玄超遇銅帽仙人

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疏論嚴氏謫死玄少年個儻不羈

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夫人遊者婢狡好笑而顧已悅之令人跡得之因微服作落魄求傭書其家番為二子傭自是二子又日奇父師大驚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求歸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擇曰必不待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曰於父母以娶玄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素而華其裏少年佻健可笑非有他也玄不謂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不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小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始末亟治百金裝併婢將送之歸已而又娶一琵琶妓二艷入室吏部女白氏頗不怡秋香寵亦漸衰因合力排妓妓暗憤恚經死成訟玄于邑既多所悅而因是常與人閑訟竟杆文罔論輸作家益落是時

耳談類增

卷二十五

五

白氏已卒重盟胡御史女會御史卒女養父嫌玄好俠不已又破產家徒壁立故索重購以難玄玄不能辦女獨謂婚主自父且婦徒一無改盟理陰屬保母脫簪珥金玉貽玄以為購助養父聞益大怒誘玄至其家毆撻幾死鎖幽之勒約離婚女竊命奴開鎖縱玄去而兩相泣窓內外間若不勝情養父聞益怒撻女女是夜縊死玄念女亡家破使貞女復為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為遂棄家為黃冠訪道入終南歷衡湘沅辰登太和窮探幽深采阻處沿溪獨行數百里忽見磐石細草蒙茸露坐良久有人從高岩飛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深自點體見人瞥爾轉身欲颺去急追及再拜求道銅帽注視不言玄叩頭不已乃挈之行又數十里入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玄曰得此道術通天地伏鬼神矣若還真需後期玄復在洞庭間遇異人袁先王

授正乙符訣又在七開過仙僧授神通秘術客東昌大旱御史
 中丞而下文禱不應召玄登壇作法即掩太陽雲霧四合雷
 電砰轟盡北斗七星壇上玄以足湯一星天上一星不見湯二
 星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雨至期纖雲斷空黑雲徒合雷
 雨颯降平地水深五尺為人祈仙令人書卜事函中默禱焚之
 明日封識宛然墨尚淋漓或取白紙黏壁間霎時字跡隱起漸
 次明朗無拘喻糜石青丹砂紫粉五色璀璨書法道麗往往作
 晉魏人筆意一人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笈韻語又能為人
 追寫亡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玄命其家張紙置筆靜室
 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命仙人為之描管畫像人從室外聽
 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視之欲畫初就肖像儼然即
 喜怒嘖笑鬚眉纖悉肖似一見即令人號哭伏地不能起又能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六

為人除崇斬魔神符到處精魅現在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
 符繫人腔脛日行千里如風聲不復可貯足檄廟神取神燈夜
 列炬百什前導或高或下烟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投水
 中繞誦密呪錢即一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為
 鼠已又擲一扇化為狸奴捕鼠噬之盡又能煉神兵布列營陳
 置奇門遁甲敵猝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迷不知其所往
 即就道足禁不待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不神驗人問以休咎
 雖隱在方寸之中遠在萬里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悉洞
 然炤燭諸天上天下蓬萊弱水鄧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覈或
 利那報復或統經宿無不了了人甫動問玄已知即思慮未啟
 數可預定嘗對眾稍發人隱語以為戲笑人益敬服莫敢有私
 議者為人俊爽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欬崎磊砢不凡真天

壤間異人也玄嘗為吉氏子故人稱吉道人屠長卿有吉道人
 傳予稍省其繁置之談中

馬僕蘇氏

孫錦衣之子有馬僕蘇氏此柳陰下一道士號之起曰汝面何
 陰騰紋之多也馬僕曰貧人陰騰從何處來道士必欲言之曰
 我平生於蜂蟻牛羊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
 不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瘞餓即以其餘食與丐
 者而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可隨我來我所居之地隨
 之至其所居處乃松樓栢殿白鶴青鸞皆非人間之有馬僕不
 悟獨踏呻吟曰今主人馬無草罪在我且我婦明晨無食道士
 嗟嘆曰汝無福必欲歸耶明晨以破草履一雙藥一粒給之而
 又不與錢曰汝從此道入京卒咄咄辭去及抵京而顧其城門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七

非都中城其門卒皆曰此京中人何由來馬卒問此何處曰滇
 南省城門也馬卒哭曰道士陷我也滇南去京萬里身無一錢
 何由得達門卒問道士何狀以何物贈汝馬卒言狀又以履藥
 對門卒曰此我張顛仙也汝輕棄之真無福也然既有二寶何
 慮歸乎便可宿我等家累日為汝洗泥馬卒始悟道士為仙人
 而恐其奪已寶即辭出宿小店中明日著履行馳雲中第聞耳
 後風聲颼颼間以藥含口中遂不餓大約日行千餘里九七八
 日至京以餘藥啖其婦主人知其從顛仙來也遂不令蓄馬而
 並其婦蓄食之壽皆近百歲卒始主人著其履行園中行亦如
 飛是夜失履所在家鮑舍談

呂貧子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袖臭穢不可聞懸一

餅行歌於市自稱呂貧子洞玄官前有米賈常施以錢一日來乞而賈冗且厭頗米擲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間賈駭踏錢事往尋之而已死矣尚為藁葬後十餘年賈為縣所役解銀藩司居半月不得報牒食盡大窘忽遇貧子于漳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賈言食盡貧子曰得牒時來就我往果得牒就貧子貧子著以隻草履使閉目行誠聞水碓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碓也行數刻聞水碓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藩司今辰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昌仙祠守金公銑令人發葬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即往行歌于市者也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個破燒餅一領破衲襖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不憂盜賊兼煩惱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金公推歸錢尚在石內廣信劉公兩豐談

瞿邵武

邵武守瞿公洞觀為文懿禮侍昆湖公任子也七八歲足生疔凡疔食生豆不知氣味者不治食已不知而遠近醫屬集亦皆言不治矣忽恍惚似夢非夢見呂仙面授方藥僅數品內有椎黃曰此蛇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每出窓外常有白雲稠縹若絮乘之冉冉而登儔侶皆仙每誠可勿婚宦虧損靈根公以語文懿文懿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不然誰事我者公以語諸仙諸仙指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唯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先兄純甫侍御在京典文懿最契其面談如此都人士皆能言之然

公常忌世不言其對區太史但云病時仙人授方而愈誠有之乎時又謔以手撼膿出膿濺其面亦生疔用前方治亦愈云爾公嘗守吾黃郡慈悲清淨一切平等不染無嗔居然彌勒吏事才筆又兩精工食惟蔬素衙宇蕭然夫人生子召洗姬入既出大詫房惟不見箱篋僅二皮箱置牀之半對姬索錢相勞聞在京夫人一金筭子一月十九在質家以備薪米此等風味近古未有蓋鴻蒙其心混沌不鑿別是一副當心腹終必為玉皇香案吏第其婚宦隔一塵耳昔謂靈運心雜又謂稽康骨俗故皆不得仙若公靈根必近之而即事鍊心所謂火宅蓮花其自有者乎

張龍山公

吾里前輩張龍山公與先太史稚欽同庚太史魁梧健甚公羸

耳譚類增

卷二十五

病若不勝衣太史因于公有憂生之嗟乃公徒念菴緒山龍谿諸公談理道定志寡慈始四十令滇南會交趾有兵事日夜焦勞無倦五十歸田學益力始斷慈八十燭下作蠅頭字先太史蓋稍不及一日懋赤壁與郡別駕談夜分步月送別駕行三里許而返仍作終編歌始就寢以辰手執扇踈跣童子請起沐不應走告城中親契省視坐不倚不傾鼻垂雙筋而已化去厥孫無缺迎歸三日含斂手足柔和面如生伯兄聞語我閩中某大老尸解亦若此語錄謂朱文公卒時亦然夫理道沿周孔長生祖黃老本二派自宋儒始邪理道與長生何不曰蒸曰獨而果為真障乎何以謂尊道也當文公下玉筯時門人曰先生平生學力謂何遂縮入惜其時未有以告張先生者然文公感遇詩謂可為不為則其為邪為真尚若異今特持其漸靡有矣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六目錄

誦義篇上

木毬使者

鄒蔚山序未金觀音

碧霞玄君靈應

西湖寺佛應

劉環

湯達

西林寺化僧

高山接引佛

王寧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南嶽名僧

性空和尚

永州張居士

沈蓮塘禪師

廣善禪師

驚毛蓮花

公安況夫人

潭拓寺護法龍王

聽經鶯

佛現烏兜羅錦雲

古觀音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六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景 叔永 梓

誦義篇上

木毬使者

武廟時西湖上有板庵大覺禪師為神僧創造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毬使者丐乞于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繪以五采不脛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戚里富賈大商以前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使者爭為輸金即禁藥清嚴之地皆入焉喜捨尤多而黃門不知所由入今禪師示寂而使若木槁猶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耳譚類增 卷之二十六

性空和尚

張進士肅之曰清江羅舉人廷光其曾大自父少好道一夕與其妻反目竟出不歸其子生甫一歲及長而慕父殊篤每問父所在於母母曰爾父出不知行之但憶其居恒言峨眉山下有至人欲往求道也某曰峨眉不在天上吾必往尋不見父不返也畫鬻其產得四十金懷之而身則托雲遊假齋宿於寺觀以覓之及至而峨眉周環數百里宮刹以千計縹緲以萬計孰從得父因慟於道旁一田叟詰之具道所以叟曰是矣某利有性空和尚者聞為清江人姓羅豈汝父乎並指示徑路某循之以性果有性空在焉旁詢之與田叟言合而潛窺性空則修長老僧

有髭髯貌若童子時掩關不出某伺便排入即跪呼為父性空不視徐曰子悞矣可亟出某益啼且備道其家世頗末起欲牽挽其裾而斗室中去不數步愈逼則愈遠竟不得近某乃以死誓要始曰我果爾父也然爾觀我行徑寧歸乎我寫我像與爾爾以像代我可也因取筆自貌絕肖又自題云父母生來本無相丹青巧寫這模樣而今撒手空空空積出條條光蕩蕩以一匣貯像而今某固舖之囑曰途中有難乃開某知父意必不可回乃拜而捧之且出懷中金以獻卻曰吾出家人何用此某又啼曰父不留兒兒死不去因受而強遣之出即鍵戶不復開矣某環泣數日夜不得入眾謂爾父已得道寧顧世情乎曷抱像以報若母昇日再來未晚也某乃歸捧匣如父常頂之以行過洞庭巨風將覆舟其大號抱匣曰吾將父與像同死及覆眾

耳譚類增

卷二十六

皆溺其抱此匣如有物負之者浮載抵岸某念吾身幸免然父像必沾損不在矣亟開視則了不濡濕而所獻四十金并在焉今其像世供之而某後復往則性空已他去失其處矣熊忠許談忠許與舉人同里所親聞者也

鄧蔚山浮來金觀音

吳鄧蔚山梓村水暴漲浮出一大士高可三尺重九十六勛莊嚴妙麗土人驚喜紛欲置其寺某庵百人昇之莫能動問以爰許置光福寺昇之若舉輕羽像點質類古銅人謂古銅觀音久而光露始知為紫金造有盜者載至太湖顛風欲覆舟盜懼棄湖濱寺僧迎以歸久之僧貧以質無錫華宅而華宅夜常有火起亦懼而還之後有丐子五六人盜出盤旋一夜竟未嘗出門罷走凡三盜而三顯靈人始寢盜心而遠通尊禮香火益盛始

為太湖盜棄時傷中小二指里大司寇錢公邦彥補制以金始全朗哉譚

永州張居士

永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強直不欺割肉與人惟心計多寡一刀則已不肯屑屑錙銖煩頓稱張一刀每日宰猪聽隣寺晚鐘聲發為度一日忽無聲誤宰走問寺僧何以故僧曰昨夜夢十一人跪階下乞命但謂不鳴鐘則度厄矣以是罷鳴鐘張歸見所款宰猪已下十一子感悟輪迴陰果遂棄屠皈依佛法梵誦專懃念聖果數年心境明徹能知未去事又數年自定化期坐化不毀里人神之以其肉體塑像蒙被金綉稱張居士建庵祀之禱卜其應如響但地與廣右徭寇通寇至屢佐我兵預報吉凶及兵事機宜寇苦之過而剖其腹臟自是禱卜無應嘗與張舉之遊衡岳過其地麻秀才談

耳譚類增

卷二十六

碧霞玄君靈應

金壇曹太史大章家居時建碧霞玄君廟于郊外常自往薰修隆慶丁卯四月朔再往甫入鐘鼓鳴矣先是四明王生携一童子亦在頂禮白日忽雷震大作攫童子離殿二三丈地裂地為池池水即注焉碧綠瀾漪結成雷泉如願四字而童子背亦有此殊書四字人無不驚詫童子父始醒而兩處字亦皆漸泯獨大史撰有玄君靈應記朗哉談

沈蓮塘禪師

禪師沈蓮池杭郡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友死即感愴投筆披緇坐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款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試畢其試

題並虞試文皆從抗錄就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較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今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施供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斷水徐進士恒養令仁和嘗邀至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名根耳虞公前身為杭城老僧其祖常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今在告與禪師為支遁之遊何文興譚

西湖寺佛應

寺在衡郡獨據西湖嘉靖丙申寺圮盡露金身雨中郡侯楊公及僧正遂施化淨數百金慮購木無所忽江上飄木八十四頭乘即以為屬寺而計夫力尚需米六十石忽一夜大雨暴起競浮至佛前不少一頭後主者至知為神力冀助冥福得半值已耳譚類增

廣善禪師

川中無際神仙廣善禪師偶以偈語作譚廣善曰無際無際終是不濟捏住鼻子如何出氣際即答曰廣善廣善到底不善若要成佛轉生七遍善後果于成都所屬各縣二三百里間轉生七次父皆姓王母皆姓鄭每年及六七十歲時豫與徒眾言我以某月日終往某村某家托生矣徒眾往觀果以終之時生能言即稱我是廣善定要出家前世之事悉能言之至七世不知所往所謂成佛固然矣川中盛傳其事何文興譚

劉環

劉環武岡州豪氏雪候客至冷老僕破冰取魚及登岸僵歿死

急飲之酒得活復勞以魚老僕不受曰主人以所不急輕用吾身以吾賤也而賤緣于前世之不德遂自是斷葷不食魚已向環乞梵誦地環與餘畝及地一區結庵居之晚夜梵誦暇則力畊以畊所得餘食施供途人暑月施茶寒冬進粥凡十年不墮環以其名盛往視之老僕曰我方欲報主人而來乎因自治饌而洗菜于井上遂坐化井傍環老無子來時妾方坐草見老僕入而子生今作某邑簿老僕有激一念作善便成佛果十年禪家于主人即已稱報實已去賤而環待之有恩可謂有不遠之復矣

鷺毛蓮花

今太宰李公生平食素戒殺生及為已殺者皆不食赴人之招則主人設素仍具銀五分置案傍亦收之以犒從遂為定例以耳譚類增

畫人情多則不收一日客招之為宰一鷺公不悅曰我故不食鷺何宰焉而犯吾戒語畢其鷺毛翎從地飛起至雲結成蓮一朵現于庭前夕之始散常德理錢公譚而青螺郭公劄記矣詢之延津人皆謂有之乃乙未年以大司空丁艱時事

楊達

延津民楊達年九十餘庚子春始卒卒在辰刻至夜復活曰我頃到東岳廟岳神謂我作善故壽若此然尚可延數年以嗜食牛肉故亦止此竟卒此老平生種陰果於舍生之類皆不傷殘獨嗜食牛肉耳自是其邑人禁食者十九遂以成俗

公安祝夫人

公安龔鴻臚仲淳婦祝夫人虔心誦佛三年寒暑晝夜不輟萬曆庚寅冬舉家聞蓮花香氣襲人至次年五月祝微病居閣中

見佛立窓外不入意室中婢弗索盡令出獨留一齋楯侍佛遂從窓入謂祝汝可去矣祝即應願往佛言尚早當再來數日後至為期六月朔日可往也祝出齋供以薦亦若享者及期沐浴着布素以俟家人皆泣留不得而果稱佛至楯問菩薩何狀曰佛面紫金色眉間白毫垂地長丈餘與世間圖繪絕不同少頃以手攬帳外楯問此何故曰我攬菩薩衣往也遂坐化夫人即袁部即宏道舅娘袁抵京以白毫咨梵師梵師曰經云坐佛相白毫宛轉眉間接引佛則下垂及地耳語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易急也母誦僅三年果已圓滿然母之慶豈謂三年已耶故其成誠為之也

西林寺化僧

黃安民吳某素不慧間盜食人鷄鴨萬曆戊子忽驚妻投西林

耳潭類增

卷二十六

寺僧月菴緇剃然亦不習梵唄日以鬻妻金自食而與人夾師督教之輒又反唇師怒以訟于邑令劉公被逮曰世間如此吾西歸矣庭見惟跌坐露臺上不屈令猶念之第令出謝師是夜坐師榻下師睡醒呼之即應曰弟子在此然師見其頂發光大愕不敢出聲始知為異人矣歸寺始禮佛及師及諸徒眾始就業林禮法已屬師具鼓樂送至夾山寺山麓誅茅結蔭日據地跌坐梵唄其上倦則卧地歎息凡十有三日火從三昧出燒至胃以上始罷誦佛聲擲木魚授其師煙燔結直上千雲已坐化矣先時執手錢紙數葉左右揮而火聲轟然如雷觀者數千人皆合掌讚誦送之一居士最持戒者見僧通體色赤從火中起勛斗而去然數日前人夜望見天垂燈照僧坐若遠若近者四又有卿雲隱、起天際僧悲泣曰弟子何人敢煩菩薩接引示

現若此將入龕師拉之求示偈語曰師、言無文衣無華如是而已七日當復來者至期師俟之夜分假寐見僧至授偈曰去嗔心了癡心嗔癡裡地獄門僧實不識一字也入夾山時其故人黃生恐僧不能化翻貽人笑入山警解僧曰吾真火已煉就合兩掌相摩火滾滾下挿香爐中不燃自焚又曰吾有十二劫未轉者今力量何如若能轉更可歸西如否當生江西某處相念可往一觀已見僧坐龕中無故翻筋斗出龕下凡十二遍尋曰吾劫盡矣然化時尚有惡少數人持挺龕外以為偽欲擊之憚而止豈善果中餘劫耶或謂世無此等人刀山火樹著誰去信然西林寺去是十五里

潭柘寺護法龍王

西山潭柘寺極高為佛祖殿佛祖與菩薩皆有鬚殿中二蛇長

耳潭類增

卷二十六

五丈餘名大清二清藏紅篋中篋標護法龍王蛇無定止或自逸野中但鳴鍾熏修者至則自至住持者曰菩薩請出為眾檀那隨喜則自篋穿鑿足交蟠供桌上目睛炯炯視人人皆拜伏呼菩薩相傳謂自開山即有佛祖即降伏此蛇護法至今未可曉萬曆庚子春予至寺中貴於左掖門候 旨李遊其地歸談棘寺李閔南在座曰此亦常事予聞三平寺乃大顛法師闡教之地山剝虎蛇皆不傷人虎曰虎侍者蛇曰蛇侍者虎常不遺凡有祭賽布金不至則遣蛇侍者詣其家索之度市越津而無避畏又海洋天妃廟有大長蛇長數丈常造過洋海舟之一如使者

嵩山接引佛

趙比部鳳洲為今相國嗣君自幼父子從先世未事佛最謹家

購嵩山別業未見也歲丁酉奉使歸發始登馬從寮新苑削成
巨麗旁無附支上平下方百折而上山翠滴衣若太室之俯視
乎中原此其以嵩名乎誅茅初宇隈有古寺金像猶在荒毀剝
落依稀八分可辨曰元至正三年月峰禪師建愴焉有感矢心
捐貲與檀越更建弘宇徙諸浮屠其中獨一象高丈尺有咫名
接引佛以漸積數十百人曳不可動已公虔禱僅數十人佛已
就徙若引輕車忽像口中躍出小黑蛇遊行兩楹間倏不見眾
亦駭乃像之腹自狼籍至甚中無他物悉腐爛經紙有摩訶般
若經一卷背錄梁皇懺字不甚明漶漫中有文又曰有鳳神移
我佛像之句在殘缺中獨明眾大駭異豈其名在二百年前夙
因已定耶接引佛業在濟衆生而梁皇懺亦令罪等者濟度皆
不無意自是發人寫此經或遍一邑公因製冊曰嵩山紀異以
耳譚類增 卷二十六

聽經鸞

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魏公某皆聚居專事三寶宅在羅家
巷日夕遶場誦經寒暑不輟家有二鸞忽尾其後作聲而誦而
行轉如人逐之不去亦不近偏其來其去皆隨木魚聲起止嚴
寒行多爪掌凍落独有骨杆強前益急閉閣靜修而好事者常
覩一覩為快歷三載至萬曆己卯死今三公梵誦猶故而壽高
矣

王寧甫

吳興王寧甫允安以繪事擅名一時詞翰皆佳有所附以遊燕
適其人有他故返復附王司禮隣溪公舟行然資斧未素備窘
甚爵之泊舟濟寧與王公對語忽岸上呼問曰舟中有吳興王

允安子舟人對曰有曰其畫師乎曰然王直質人聞言作嘔曰
汝謂素未入燕何有人招汝南人詐如此寧甫無以自解登岸
而王公令四人從以謂之其人迎謂曰小人賈屈完也家自十
世來虔奉觀音今敬繪一像供置新居皆不佳昨夢觀音告曰
明日龍舟上有吳興王允安可繪也今果得公何靈顯至此因
拉至其家濡墨拂絹信手一揮濶口大鼻長眼方面絕不妍麗
甚愧不類往筆而賈焚香頂禮曰此真夢所見像公其神乎四
人前後歸述以報王公大喜謂生出我舟必均得佛佑自是尊
禮寧甫與共舟起卧飲食聯舟諸公及公皆厚相贈貽有贏金
得客燕是後繪觀音皆不得前像而從予遊相驩云

佛現鳥兜羅綿雲

峨眉山頂普賢菩薩正殿補陀岩普顯放光之所每日出時白
雲一縷疊起接于山頂瀾漫滿山即有鳥呼佛現名佛現鳥是
時寺僧皆出殿前鳴鐘禮拜梵唄瞻仰朦朧中佛像現焉頃之
散滅空山無有或又現于辟支道場不一時道場在雅州涇
縣相距彌遠而其地禮拜猶補岩某年有綉衣使者疑為妖妄
集百矢射像處像自儼然方知神通無碍予往遊廬岳遇義唱
僧法朗談而吳孝甫山人自峨嶺來談亦猶是乃稱其雲曰兜
羅綿人藉之行白光上淪淪稠濃諸經已言而予遊衡山絕頂
雲正相類手可提取第志不言兜羅寶兜羅也別聞某寺有聖
燈常夜出或射之燈滅明日有巨蟒死山中蓋蟒目也使者之
疑由是哉

觀自在菩薩為天男相

往同元瑞朗哉汝修諸君集太保李公宅觀唐吳道子所繪觀

自在菩薩真蹟長裙跣足為天男相一洗世人稱謂之謬且莊嚴妙好六法具備非五代宋元諸名家所辦元瑞因作歌所謂畫師崛起開元日萬象毫端鬼神泣前無顧陸曹衛張二李嚴韓總非敵云

古觀音

順城門外晉陽菴古銅觀音坐像高三尺餘古色青潤淨慈悲妙相非近代所有底有大唐貞觀某年尉遲敬德監造鑄字菴高古佛菴三字為黎秘書惟敬所隸極工朱侍中晉甫事佛極謹效晉珉珣捨宅為寺而迎像宅中是日浴佛晉甫屬予作詩曰香烟濛濛幾千春不損黃金丈六身洗出琉璃多寶潤拭來翡翠六銖新慈悲巧鑄疑天匠治象重開淨劫塵闡教正資龍象力西來駐屐法通神

耳譚類增

卷二十六

南嶽名僧

政靖間南嶽有名僧曰楚石本北人大中丞東橋顧公訪之山間候七日不出已去而司府嗔治之始赴臺公一見即大唱曰這和尚只好著趙州狗一口吞吃僧答曰和尚體挂虛空狗從何處吞吃公始降塔與鈞禮尊事之談日夜不輟貽米衲甚厚僅受衲而已歷年百七十始坐化去藏普通塔下是時有白藤和尚年一百三十無極和尚年一百二十又有支體俗姓陳松江人以僉憲督兵禦倭兵敗逃山中為僧住淨瓶岩八十一化去以肉身塑像皆高僧也金朗上人月空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七目錄

諦義篇下

汪司馬長耳歌

黃猷吉

陳進士補妾一子

集慶寺二老人

華生

不二禪師

度門誨禪師

內監張愛

梁昭明太子妃

丐者道人

靈大庵

王文成公

耳譚類增

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七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景 伯成 梓

誦義篇下

汪司馬長耳歌

萬曆甲申冬歛少司馬汪公道昆廷弘濟守心和尚棲霞素菴法師度門無跡法師等五十三大善知識赴歛之肇林作水陸道場普度大齋一百日命門下士黃公贊代為瞻禮公贊誠信一聞磬聲即五體布地長跪合掌如木偶人如是月餘歸家濯洗是夜其僕婦夢主人前亡室入主人房曰公贊吾夫也以禮懺度我得託生為其子以報生時而耳長大此可為證僕婦

覺言之須臾公贊叔父至謂曰汝在肇林禮懺度汝前婦耶曰然曰昨夜夢爾婦來其說與僕婦夢正同公贊始疑濯衣畢復入肇林私謂度門誨言之誨曰爾誠信非常經云善心誠實男子五十無子佛當憐爾爾婦有姪必生男矣公贊於是長齋誦佛逾加精進至次年乙酉正月一日鷄鳴時其婦腹痛欲生公贊禱曰說者謂今日生必卯時主壽可待乎公贊母呵之曰婦痛急恨不速產汝復祝令遲何迂也贊不言誦佛無間婦痛亦緩直至卯時兒產兩耳長且大少司馬為長耳歌今歲庚子兒十六讀書慧甚一念誠懺亡婦頌未為長耳兒貴已足徵矣歌曰客有黃生及門士東林從我作佛事發心立地見如來翹首法門皈不二佛眼瞻此居士身十方龍象紛紛至移來西極化人居法界均沾甘露施里嫗昔何夢夢登君子堂儼然下天女

景繁雙明增自陳前身事夫塔舊糟糠一涉功德海化身投故房願言主七營百祀綿烝嘗佛前親受記而耳垂有長故態宛相似夫君幸勿忘黃生僅諾諾無乃涉荒唐有何諸父行即次子雲宅媿媿語黃生同夢亦同昔黃生大惟喜生平幾半百儻茲舉寧馨况出故中悵各各夢相符金仙或來格無由報佛恩持戒依香積惟此菩提心長為佛家役徧告諸比丘讚嘆聲噴噴曠日佛成道沙門盡散歸齋心竟不改取給園中葵元日日出郊扶桑上綦闌定光俄出世長耳相因依堂上告翁媪翁病起款扉媪矇復明視下床受兒衣下堂告女弟喜氣充調饑出門告宗祐門祚生光輝疾馳告門下佛力願無違稽首皈依天人師無遮大會功無上從誇天上石麒麟爭似西來真仙相

度門誨禪師

度門正誨禪師別稱無跡楚當陽人甫十齡與里小兒壘石空澤中戲作佛塔日群相禮拜發心真切輒至涕下不數月一道士至坐其傍笑曰好好又摩其頂曰大法師也一日群歸忽有隣人向壘石處施不淨即聞澤中咄咄有聲曰不可四顧不見人方詭走而誨與群兒復至禮拜如前不淨遂汚手體大眼洗滌而淨其地復群壘石成塔於他所隣人是日病見神怒曰爾何汚我法壇尋得誨斬為懺謝始愈誨由是祝髮出家苦攻既久辭徹玄通武當閉關彌深泰証南宗頓悟領袖法門汪伯玉司馬嘗延至肇林函中建無遮大會及華嚴會方袍交契不減白香山之於滿師矣已伯玉為作重修度門寺碑甚稱之畧曰往肇林作無遮會誨公與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聞多公未竟也歷七年所其年壬辰公扶錫西來發自荆楚自述其

閉閣衡岳深木般若楞伽默識真參証不二法云云今寓京既
瑤寺講經度衆已三閱歲門下高足即貂蟄且十許輩予與往
還最久嘗謂予非塵勞中人可惜陷泥犂中老矣亦甚慚其語

黃猷吉

黃猷吉山東臨清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林居已久雅好緇黃家
言有僧三謁而皆阻于謁者僧不悅曰予見而主人有所言而
非若是後思我無及矣徘徊趨起問言教行於僻室而去獨小
婢窺見後數日為立秋日遭回祿之變堂樓皆盡獨僻室巋然
存謁者始駭僧言小婢又言書處視之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
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一色蓋行坐不得立也愁無心秋
也口添畫日也大小口回也乃是立秋日回祿而祿字未解後
樂家謂染綠必先青後黃黃始通僧何人哉

耳譚類增

內監張愛

阜城門監張愛事佛靜慈萬曆庚子除日死彌留之際旁所親
囑之曰往矣莫差念頭心然之而口不能答但虔念佛忽見
二青衣隨之云汝當往山東投胎便與東行其行若飛日中已
見父母及彼土山水而口唯念佛至一處有小殿宇心疑是東
岳而不見有牛頭獄卒殿上一人冠平頂冠二青衣引之前口
但念佛不輟主者起立曰汝合往山東投胎張稱弟子一生念
佛唯願往生不欲投胎主者曰汝念佛少張曰經云十念成就
尚得往生况弟子念最久乎主者躊躇曰且放回念佛後遣青
木送出然死已三日復甦但吐一唾為痰涎即起坐無纖毫疾
痛是為幸且春二月張自是日夜梵誦心心念念惟向西方不
者塵雜不見牛頭獄卒者此物惟罪惡見之善人不見也

陳進士補妻一子

孫鵬初醉語曰同年無錫陳志行同出陸先生門下又共辦事
禮部忠信仁讓可質神明年三十尚未生子有諸生從受業山
寺一日謂寺僧曰某年三十矣尚無嗣息汝教中何法可以如
願僧曰唯有誦白衣觀音經立驗耳陳遂虔心齋戒持誦一年
是夜妻妾三人各夢衣白老人來相問訊次日馳迎陳歸越一
年生三子及已且登第家報妻夫一子陳君謂余曰將歸而補
之終不使一人向隅余應曰君有此意可即格諸天必如君願
已請告歸一年赴銓亟告余曰謹謝君實如君祝陳君至誠其
起念即善何必問西方須彌方是極樂世界

梁昭明太子妃

湖州西門外十里許有嚴家墳焉烏程嚴尚書祖墓也山脉所
結最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始廟前野人父子家焉掘地至
簷石下硯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
棺懸焉棺前几筵爐餅益盎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
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闊半之銘
截其一角木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
菩薩將出人間世矣若所有任爾恣取也衆從隙窺之見好
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蓋異之棺開女以纖
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透外棺中珍
玩金玉充物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念哀公
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建衆至
皆吐實如前語而遽皆懼以所取為賍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
屬袁令瑪瑙簪長五六寸為女髮者今屬其孝廉轉售今御

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
未婚殯命以王妃禮葬此女才貌絕世故休文甚憐之厚葬願
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掘其先墓見牌遂慚阻
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廟稱娘娘豈以妃故始耶
脉所縮結最高處為妃陵豈先嚴氏據勝耶休文厚葬為愛女
而反害女有欲媒取無欲無取也諸珍玩沒水與妃靈並滅數
無有不窮不窮非數也嘗讀前漢書載有某陵殉葬女至魏漢
發出猶活說昔時宮中事甚詳給事魏太后宮中後因太后昏
過泣始卒皆是千年事繇是而觀妃事不足詫也吳寧伯譚近
謂事實有之特非休文文而昭明太子妃不謬矣

集慶寺二老人

抗郡集慶寺自宋末有戴老人中二像為楊公余公云昔二人
俱有田在南高峰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余田在楊中

不及十一楊因凌之使其無獲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疾
且卒語棺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赤練蛇出入以盡此滄
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壹盞往願割畝以謝過因將炙啖
病者病者噓氣即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取出炙而尾尚未成楊
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
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見險而止改悟幡然竟結善
果真為勇決享祀百世孰得孰失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
耶日者馬任自說

巧者道人

宜興善權寺荆山老僧幼為侍者時從講師於雲間大叢林見
一蛇頻繞天王鐘藤間逐之不見尋覓其地光淨無物偶獻藤

成虛響聲破視中藏金三兩不知所自一僧言往歲有巧者道
人死其處講師曰此必業畜前身所匿故惡不去耳俟其再出
因語之曰此十方物汝何得有而惡不去也今為汝建壇誦法
華作孟蘭夜弛散之庶厄可度猶爾風力功德也蛇若聽受之
始去明日鐘磬鳴梵唄起竟日夜蛇果三出受呪偈繞壇而出
不復再見

華生

錫山華生事佛最謹持齋幾二十年萬曆戊戌來京與中表太
僕簿談君共寢處談君以其苦且無由效七箸勸令茹葷生堅
不從一日過顧朗哉以生食素出蔓菁菜雜蟹殼啖生：啖之
仍檢去蟹殼生隨吐不成噉是夜歸寢見諸菩薩皆在上縛生
兩手作加桒狀生痛不能忍特苦求釋縛乃解達旦啟視見兩
耳譚頤增

手俱有赤痕生自懺悔守如初云其日一市人口相郵傳予得
之諸君最詳生以六根獨守六戒自持齋僅其一耳乃顯應若
此謂非諸佛慈悲為生護法不幾于墮乎兩方自在目前信非
虛語

靈犬奄

予所養畜有豸犬庵以萬曆中養犬盜搏隣鷄隣以詬主僧
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捷之而聲其罪他日復犯宗住縛置將以
就屠犬忽撐柱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悔尚可宥也因架石作
甬高不逾尺置犬其中意若授戒亦是偶然犬自是蟠踞甬中
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出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
其且化去為誦涅槃經送之始化卷以此得名孫茂材道隆有
記予更名曰靈犬云

不二禪師

不二禪師居太岳虎耳岩庵就石岩起觀音亦坐岩窟中予往借吳先生明卿方山人仲美冒大雪往謁焉禪師肥大噪急大類武人紅顏汗津津所談亦嬰兒主人翁檢心之法席地飯客香蔬可飽禪榻數處各據出勝在長松細竹泉石間梵放時坐以游心不受金帛紛以米餉然擔夫在道坐憇米囊則知之曰汝在某處如此不敢以供故不受人益神之自是無敢坐憇米囊者與人談亦隱隱及未來事多驗江陵張太師遣子孝廉往候願受法旨禪師不言但貽以衲頭一領不數年身死禍作禪師曰早著衲去當不至此及別亦各致語于予曰虧了你好子你予為盧胡或謂庵中不宜有尼僧坐禪女流禮佛者此以世法窺彼妙靜閉目不觀又是一重公案辟支以下或假脩戒何耳譚類增卷二十七

王文成公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啟之寺僧不可曰中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曰此吾之前身也悵然者久之遂建塔墓焉古言聰慧士多自厭若中來若冷齋夜話載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圖載馮京是五臺僧癸辛雜誌載真西山為草卷和尚捫巖新語載蘇東坡為五戒禪師梅溪文集載王十朋即嚴閣黎後身明皇雜錄載智永禪師托生為房瑄皆從禪慧嘉甫談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八目錄

神篇上

關壯繆救張復吾重生 關壯繆救沈小霞重生

俞保兒免軍 神武祠鍾鼎銘并辯關壯繆

張桓侯顯靈 張桓侯附身

張真君 景佑真君

洞神宮 朱太尉

蕭公祠 蘭陽包孝肅廟

于忠肅公 玄壇神

偽漢吳公相 保安州城隍

南昌城隍 興化城隍

杭郡城隍 德清城隍

東明城隍 永州城隍

江夏城隍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八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永 梓

神篇上

閔壯繆救張復吾重生

回生傳載新塗張復吾克文回生事曰復吾之兄水部君克文
陰慶丁卯秋同計借舟行及桃源而復吾病亟水部遙望三
義祠且泣且禱反視復吾則氣息奄奄歎絕矣不得已為治木
及殮具忽聞空中語云克文是心地善人決不終於異鄉克文
你兄弟同心你前日講過的是你明年中舟衆聞且駭水部益
恍惚念安有人死竟日而復生者徙于邑悲哀而伏屍之旁復

聞空中有呼者曰人誰不死此自當生者于是死且八日視其
魄不陽亦不化中乾外枯背腹相轉水部昇屍徙至野廟中且
復走祠下奉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詞投水中以沃屍額其
口以五分瀝之屍萌手額有洪水部喜顙侯彌急一夕屍起挺
然負墻立立忽仆僕走掩泣以告水部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
某在斯已乃嗑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詭水部以手按其心曰
此件可是你真的少頃曰此件到是水部曰此件是件件是明
且復吾索鏡自視得其形微笑曰是我矣日飲之粥數旬而
復之日莫不灑然辨色動容說神異也死於八月晦日九十
八日而復至九月終旬其形始充然如舊兄弟痛哭辭三義祠
復至舟北上明年水部登進士第至癸未復吾乃第

閔壯繆救沈小霞重生

民部郎浙沈公襄以其父青霞公抗疏論相嵩過激徒置絕傲
而又以重忤相棄市諸子皆冤死獨公出嬰杵藏孤紫獄且久
一日獄吏持飯公九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
相旨益死公獄中俾沈氏無噍類耳公亦知之但彊飯侍斃白
日忽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自雲中下語曰我聞雲長
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汝不死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皆
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
膺錮騎銀鎗一死一從戎而公出蓋其激疏者動天聽必有神
力所謂救也公出歷今官公常令安鄉安鄉我楚僻邑公藉有
壯繆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公自語其事如此公為
梅花歲寄我數幅

俞保兒免軍

保兒解州人萬曆二十年例當以貼戶補雲南騰越伍妻王氏
痛思保兒將粒米作信香祈閔聖祠日夕拜禱積歲登米數斗
保兒在伍夢赤面神呼曰我閔將軍也以爾婦為爾虔禱故來
視爾欲歸乎保兒伏地曰願將軍方便已不覺隨其馬蹄馳
行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
家扣戶王氏始疑夫安得歸不答保兒道所以始啟戶相抱痛
哭詣廟謝明日從詣州言狀州移文騰越察之稱保兒離伍僅
一日耳而點軍簿復有閔聖免勾四字保兒軍遂得免又王氏
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何
本江談壯繆靈顯數處特異然未有異若此者婦虔誠特異又
近在聖鄉此所以感耶

神武祠鍾鼎銘并辨閔壯繆益

郭中丞青螺先生神武祠鐘鼎銘序曰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予
被黔命討播離西昌夕夢閔王冠帶臨予宅賓主告予曰十
有三月播滅公且重然六月入黔予內子夢王帶甲來助已三
夢王臨江干有一棒打破老君閣之句明年六月播平計予入黔
期實十三月也七月雙芝產王廟樹惟此播功實王默佑乃命
工範銅鑄鍾一懸廟左鼎一寘廟右用彰神武而為之銘又新
建神武祠碑曰神武祠漢前將軍壯穆侯閔雲長也將軍佐
蜀漢以戰功封侯後世崇褒祀封武安王又稱王晉人以王
行不詭於賢聖又稱聖賢予讀史王之文不少槩見止薛曹孟
德書曰日在天中心在人中日在天中普照萬方心在人中不
容一私王肝腸先紫皎如烈日此其一節云予入晉楫括其語
題王祠曰心日天人而未以語家人一夕內子夢謁王祠頓首

耳談類增

卷二十八

三

顧扁王曰此郭先生題也內子識之寤以語予嗚呼異也萬曆
已亥予祗役於黔受命討夜即離西昌夕夢王戒予周慎重然
示賊平期予入黔逾年始會蜀楚師入播不五月播平悉如王
旨乃於署東建祠祀王題曰神武祠命兒陵八分書之陵請曰
神武之義與心日天人其旨異同予曰子學易乎易曰古之聰
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始之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神以知來智
以藏往夫惟洗心也而後神且智惟神且智也而後其武神孟
德猜忌殘忍夫人知之矣戮揚德祖誅孔文舉不翅几上肉獲
玄德妻子不殺猶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為也過王殊禮
不殺猶曰莫為我用賴以驅馳也白馬之役王已報效辭去必
不為曹用乃禮而遣之庶幾長者之行豈非心日之天人即猶
忌殘忍之夫亦足少動其良知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魁其如

予何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桓匡殺機已萌而猶時生德
之天與未喪斯文之天以自免王盟在桃園堅若金石象河
且義動鬼神此心之日炳也如舟孟德即桓匡其如王何矣又
壯繆侯辯曰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亮蔣琬
費禕亦見謚陳祗寵侍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於是追謚龐士
元靖侯閔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
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為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
名與實與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
抹切庚也紕也即名與實與之謂也讀作去聲繆莫六切謚也
繆之為繆借音韻彖通作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
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
公露也周穆王史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

耳談類增

卷二十八

四

秦紀稱繆公任好尚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穆魯繆公史記
魯世家稱穆公顛氏族大全繆姓或謂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
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
受大名而豈名與實與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
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
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為繆也世之祀公者輒曰漢壽亭侯
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關
某為前將軍假節鉞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
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也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
也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閔公之神庶
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張桓侯顯靈

蜀之廣安潘姓者相傳是張桓侯翼德後舉族祠侯甚謹有潘某者居恒鬼附其耳索食衆厭苦之萬曆庚子春復聞鬼耳語曰若以圈豕祀我即福若不則禍若某電勉且從之有童子忽作桓侯語曰是小鬼苦汝多矣速將吾鞭來今治之數力人往祠昇鏡鞭至則如運箸然搜兩石像碎之既而曰竈神與為表裏罪亦不貸因鞭竈為塵令其聚土石泮如填江行江上若平地衆懼不敢前則招之曰第行無苦也衆試行水殊淺臨潭傾泮仍謂某曰吾當往征楊應龍也若避之半月逾此鬼無能為也蓋侯自謂遠出恐衆懼耳擲鞭而童子甦問之了不知所以廣安人曰播其穢乎已而應龍敗盡屠其宗國滅潘氏者真桓侯之神耶語出王希泉給舍而黃太史談

張桓侯附身

永州有男子為神所附自稱漢張翼德也持巨竿刺舞不知其重言禍福亦甚符里人因尊事之有一青衿獨曰吾有對語云神自神人自人神何可附人能對則真張將軍不然獨是草木妖邪假名耳其人即仆地不省半日復舞木竿言曰爾為爾我為我爾馬能况我好否青衿曰對善矣然必半日始得謂何其人笑曰我豈作學子對者今往黃鶴樓叫呂品對來大是桓侯口語李嗣侯汝潘談

張真君

姑蘇人某僑居京師忽寓書其妻子云夜中禍發可即持金帛來相援子如命即日就道抵京父即令出恐相株連子倉皇出城行至張家灣見一官舡且解纜問知為張公朝 觀還姑蘇大喜懇求載已舟人許之納倉內戒勿出即告以饑舟人云安

得具食但與棗數十枚食之困極熟寢抵暮舟人蹴起登岸已抵蘇矣家人咸詫怪曰汝去家僅一月計程止可到京何遽返也子曰昨夕與父相見不知舟行已到此因道其事其家益大驚數日偶至張真君祠見簷下懸一畫船儼然張家灣所見而載已者細視舟中所食之棗核尚在其人為楚荆南道僉憲蔣公夢龍親識即公所談

景佑真君

昔黃郡侯天台盧公毀郡中淫祠及非所宜祀者巴河鎮有景佑真君廟莫知神為誰亦在廢中因昇至郡忽郡門皂為神所附索楮筆題長歌皆睢陽當時事而自稱景佑真君云今磬石載廟碑中第語微近俚不似送紫陽北伐詩今不載盧公驚異復誌以當時事皆應如響于是展拜迎送廟得新飾

廟貌頗嚴亦極靈顯

洞神宮

南京淮清橋近洞神宮宮神甚靈萬曆戊戌四月錫工裴甲婦常以物私其母翁覺之陰以語甲婦遂誣翁欲殺已欲析居而甲反忤父父不能自明以訟于宮神朝夕虔拜踰六日白晝忽黑氣滿空雷電大作挈夫婦跪橋上鞭箠交下二人作神言一問一答如對簿狀觀者千人翁尚恤其子而獨怨婦曰願存子以繼嗣頃之婦受箠死子得釋然以嚇痴後翁為另娶產子劉尚文談

朱太尉

武廟華容令楊公多善政邑故傷水圍堤四十八皆公監築一日忽失公所在公私踴躍莫得其故召夢神自稱朱太尉曰能

祠我當還公往祠而得公於北河渡船底昏然亦自不省然土人于神祈雨賜多應劉文宣公為作廟記近時廟為水蕩敗忽以緋袍象簡見夢於孫給舍公鄉人重為建廟給舍亦有記謂是未泚云

蕭公祠

石首羅橋軒者元旦赴郡謁守而慮風阻過蕭公祠禱焉是夜泊舟河澗夢著綠衫白髯老人曰來日便風可至柳林即當登岸吾以佑公來也是日揚帆至柳林風甚力薄暮矣即命僮登岸僮以強所不欲甚濡滯急呼始擔行李陸行已覺黑雲起暴風大作舟覆者十餘歸舟到不祭焉其子賓甫談

蘭陽包孝肅廟

嘉靖間白輔之尹蘭陽有楊門子極馴謹納婦初夜未曉即赴

洋津類增

卷二一八

縣自是歸必夜出必未明語婦曰我念汝私歸父母知必撻我幸秘之其實楊未歸一日尹謂楊汝既新娶明夜少閉可歸而前夜其人謂婦曰尹知我私婦將毒撻我汝替耳可惜我作解用得之及揚歸語婦曰我在官冗不得歸曰汝夜歸又持簪珥去此何謂也揚知為人所詐大憤氣絕死婦伏屍傍自縊亦死尹聞鞠問不得邑有包孝肅廟因入斬夢是夜夢神呼鶴令騎歸不省然知詐者必其偶因徧拘邑門子察可代揚者一人名恭合尹曰此行詐者神告我矣抄其家簪珥尚在以抵死廣文華容白維茂談

于忠肅公

正統間于少保祠在杭西湖之上舊謚肅愍萬曆浙直指蕭某謂少保社稷功大而寬已暴不宜謚愍宜更忠肅疏入之夜上

廢一人著緋衣獨立侍側問曰爾為誰伏對曰先臣于謙因奏曰雲山一淚憑誰寄萬里孤臣獨自知明發疏入上詔曰少保已自奏矣即命更謚如直指請仍新其祠焉

玄壇神

嘉靖末宜興染房孀婦陳氏有容色一木客見而悅之故倚染屨過其家誘餌百端知不可犯為謀者令以數木夜擲其家明日以盜聞于官又賄胥隸繫累窘辱以冀其從婦益怒惟日夜禱于玄壇曰我家虔祀神最久獨不能為我佑乎是夜夢神語曰已命黑虎矣木客聞知猶罵痴婦不旬日與六七客往山敗木業柯間黑虎出隔越數人街頭以去易維效談

為漢吳公相

潛山縣新令某履任而迎者百千人皆麻縞蓋其家皆噬於虎

耳談類增

卷二一八

者未控也邑本山城忽有五虎白日入市廬噬人甚多公臨邑募獵人則又皆以禦食盡再募健者相從循於郊垌得吳公廟而虎所入路也吳公本偽漢相極忠且智屢扼王師漢平始歸降授封賜鳩死而土人祀之也公為文刻羊豕致享謂已為國臣而陰縱虎虐民當火其廟云是日布告攢戈俟虎而四虎已貼尾遙巡入署若有驅者獨母虎咆哮旁騰獵人前已請得未印檄文因射中其身母虎復入一日盡殲之呼聲動天地神之為靈昭矣而宋均之於九江劉琨之於弘農徒令虎渡者不尤難耶史可以無書乎則所謂循吏傳何稱也吾里知城為偽吳故都土人家祀吳公則潛山必所建牙地即為吠堯之犬而實忠所事所謂聰明正直故得以神顯不偶然也

保安州城隍

保安州城隍神最靈感有聲過者髮皆為豎懷來人司忠者從途殺一人並殺其所乘騾劫得十五金去騾以訟于城隍令捕之鬼卒誤捕本村施忠者乃其人屠也扶騾至城隍言無之旋令騾出証騾言非是于是罪鬼卒再捕司忠而繼施歸然其雙足皆損必杖而扶曳始行至今人以為口實凡嘗人者曰汝為城隍挾踝者耶又一皂既死見城隍神曰汝不宜死是馮七也亦罪捕者而遣之歸從神廊下過見其隣人尤三腹脹如鼓婦劉氏小腹脹尤甚各釘一大釘以語其家其家覘之其夫婦並無恙越五日二人皆病脹久之死不知陰府之加釘也

南昌城隍

張進士肅之曰山陰祝僉憲繼志嘉靖癸丑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憲領南昌道以責捧還病歿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兒當立好為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既而曰不久當自知越數夕家人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昌缺城隍帝須爾主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趨入取主紗帽若袍帶以自著跪促主如神官言舉家盡怖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汲新釀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橫其痒痛不可忍號呼以入婦乃辨某出覆神

官曰即出矣凡官所言動他人都不聞見悉其送為之祝于是著冠服飲酒畢遂登坐執笏以往時雨如注霹靂震其庭而祝逝矣櫺中香縷縷出沾人衣袂不散其家人某者昏卧數日乃醒語神官事始得詳至今人呼其家為祝城隍家云徐文長談

興化城隍神

興化城隍神當倭賊未入城時有人家婢為其主母痛箠走避城隍廟伏神座下夜見土地以城外合死人名冊子進呈城隍曰上帝需此冊甚急可將城內冊速造來土地皆唯唯而去不踰月城破焚殺殆盡前定如此不但城門夜泣鎖皆流血已也

杭郡城隍

御史周新南海人永樂中巡按中外剛直任事人稱為冷鐵面構權姦錦衣紀綱之謗被害杭城故借于城隍生日群相祭賽其廟祝某忽有神附之曰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誕五月十七日上帝以我剛直復司此土里人因遷舊神他處而煥藻其廟仍塑新像從其誕日祭賽焉周公本傳所載上帝命今為杭郡城隍神云紀于日中問為誰曰臣周新也授上帝命今為杭郡城隍神云紀

德清城隍

大司徒梁端始令德清一日勘事他邑而邑重囚越獄逃去公還禱於城隍曰三更時獲賊乃見靈異未幾而賊就擒曰汝既逃何復為我擒曰覺有一緋衣人尾其後脫不淨也歲大旱躬自禱仍塑龍神送長橋溪內禱畢即時大雨

東明城隍

東明縣民喬尚友居杜勝集為人傭婦夜被人殺死莫知為誰時朱司馬清冷令其邑而邑城隍神最靈因禱於神是夜夢至杜勝集眾立木橋上亦不省但令察集中踪跡可疑者人謂張子仁可疑於殺人之夜亡去矣因至其地拘子仁宗黨錯訊問

忽子仁潛歸探於林外偵者以聞捕至又於子仁家柴棚下搜出匿刀尚友又謂子仁以其幼女竊困寒與死婦開口成讎故殺之子仁不能辨但叩首而已公視子仁貌非殺人者詞既訕而色甚寬疑之一日子仁曰夜夢神語曰殺人者喬守已也公憶前日夢獨立橋上非喬守已乎且始訊尚友已謂守已曾挑其婦則為守已殺婦無疑但其情不得用刑則他日必謂虛招乃伴以紙牌抽子仁首曰殺人賊用鼓吹迎出以安守已心而語守已吾知汝與婦厚必不殺婦必有他姦為誰曰婦語已有喬守福曾挑之逮守福至而先令人激之曰守已已謂汝殺之矣守福曰殺人吾不知但見姚家寨李鐵匠家有人打兩刃刀因捕李鐵匠並訊守已子曰李鐵匠所打兩刃刀何在子曰刀已折投井中湧出並逮至縣始令守已至曰亮器已獲鐵匠已耳

永州城隍

萬曆間潞河有段生夜讀書忽燈焰上立一小人長一二寸叱之下就案跪曰小人溺死鬼不禁寒凍就相公炎光也生怒稍解自是寒甚或一至一日忽曰明日濯者至小人得替去矣生曰可效否曰可但我若不脫生曰汝作福可脫若也效之誠是鬼唯唯明發生羅讀試觀於渡口見二人欲渡一畏險止一竟渡後復起是夜鬼至曰復起者我力也父之鬼至曰上帝鑒我纖行勅作永州城隍感息故辭去相公儻左顧頰有微酬生往

抵界即有迎候館穀而郵傳謁廟獨見巍然神成賓主禮曰東廊有懸繫者乃某地作惡武官某聞其家懸百金求醫不知受陰刑公往試投也但以付去小囊發束則痛已金可坐進也生如言往發囊忽小虫飛出而病者起得全歸生斬陰助已前程神曰公非功名客不可歸遂棄業籍資居積成千金產神能鑿鬼必能鑿入則生千金之產亦神力非律致也

江夏城隍

萬曆癸未江夏賊生者李文亮掠得一富家小兒貌頗美責於江西客舟上見涕不止跪告客曰我父母老家累千金獨我一子今隨公去我父母哭死一家絕矣客傷之送兒還家者懼禍疾擊舟去李知兒謀已遂殺死埋管家漆于時兒家以兒失自學館必其師鬻去或有故殺害訟於令莫公揚榜訊無跡一日

風雷大作擊破一家於深土中掣出小屍一市驚傳兒家來視

果是而節解支分矣事本大奇而令猶不能決殺者誰也于是洗沐到羊承夜禱於城隍神即宿廟中冀得夢報是夜夢生李樹下明燭閱文亦莫解即令里胥盡錄塗比問人名察之見李文亮曰殺兒者此人也捕來一訊即輸服盡吐前情以抵死授刃矣今通政卿王陽沈公臬楚時所成案其伯嗣子友光祿公猶能言之夫容能還兒而不虞兒禍至此不智也能虞禍至此而懼累不以還兒家不仁也不惟敗家可盡投有北而於客有餘恨焉吾里盤石往者販家櫛比有令君獲販者即埋木標其門曰販家某伴人不誣八法良矣今皆廢其事黃葉千里皆然如豐樂河之侯青溪焦石里之王季童煥駟秀鄒朝雲林一林二之類率皆惡果聚生而延蔓膠結者上而衛亦多不育女下

而江右三男二女則皆入貨之室也。得則壓船底多水，漚死急則悉以委江。魚皆捕者，或受其賄，曰：月錢男，其次貨也。何不仁之甚哉。

耳譚類增

卷二十九

十一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目錄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西安兩太守

胡拱宸父

姦者體合

蘇孝 張像 尚望

喬瑞金一夢三夜

鄧襄敏公前身

張儵

林九姑

渡九良星

某曹郎

丁潤山

山陰諸生

蜀二士

漢左將軍馬超墓

漢將軍墓

劉尚書莊襄

大理太守祠

土地張夫人

黃清

耳譚類增

卷二十九目錄

一

沈思竹

江應宿神祐

蔣秀才

陳太宰

南駒寺土地

耳譚類增卷之二十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神篇中

黃山人重耳

黃山人邦端字維賢餘姚人詩翰都美往高隱于山東西岳曆
戊子携家歸過邯鄲授館于故人賈鴻臚惟橫禍索盡憤恚不
已遂病疽穿頰至耳左耳已落去昏死且四十餘日不食往謁
關王王檢簿曰爾有行誼壽尚餘三紀何死乎令送之還渡皮
橋橋為羊肝漆色風浪震撼四顧衍漫無涯旁絕無舟危甚有
三四老人相隨曰此非有陰德人莫渡幸得從公也橋半復有

耳譚類增

卷二十九

老人坐其上不得過老人復側身相抱得過既登岸橋與老人
皆不見始甦而身在姬旁為道其事後數日以無耳恚恨復死
去見前王以無耳禱王命醫與治塗藥日數次耳漸生入謝王
王曰知爾善署書可為我書感應二大字于殿東西牆上登梯
書畢趨出從前橋行危猶昔也所過煩碎不載復甦又與姬言
之而耳果生視右耳其堅長白大俱過之胡元瑞方玄暢談月
餘黃耆過予熟視果然為重生耳而諸皆過右耳也胡方二君
極詫此曰此耳譚中第一奇也

西安兩太守

嚴兩山永澤為戶部弘治初家宰三原王端毅公嘉其志操擢
守西安行至潼關遇一貴官儀從甚都問之則西安太守也公
大驚異以為已有他故視職或代治耳弗獲已與偕行途間再

三叩之官云某奉上帝命與公同事公至任有疑事第問我蓋
西安城隍也公曰何以得見曰吾與公墨公第于後殿左楹研
墨三呼吾即出已而果然故西安稱公神明數載公以事叩神
見其門隸左股貫鐵釘壁上浼之神曰是不應穢吾殿門姑為
公釋焉時門隸方病股有頃愈來謁公公告以故且令具羊豕
入廟謝自後神絕弗與會公滿九載當奏績叩神至流涕神弗
獲已出怒公泄其事公謝罪問休咎神曰公此行當參大藩然
弗可去吾亦不久遷矣此座亦公位也已公果陞浙參政甫至
卒公為人公正廉潔其素行固已合乎神明事或然也具邑乘

胡拱宸父

鄖陽府胥胡璋與人偕行獨見美婦露體溺者心動歸而婦已
在其室遂與淫自是夜必至出入紙隙中無礙亦與其故婦聯

耳譚類增

卷二十九

枕已擠故婦下卧地而胥亦病其家召巫除治火及焚巫鬚眉
曰是安能治我汝婦本鬼錄中人汝病數宜然耳汝續娶為某
家女宜于其子庚甲皆預定又謂子有貴徵名之曰拱宸亡何
婦憤自縊死胥病亦旋愈胥苦貧求濟于婦曰此易耳第命
薄饒益非宜然亦布大鎗滿地而以二錠令拾之曰是可佐糊
口一日胥謂曰汝家何在可令我往乎曰可即挽衣同自窓隙
出始猶在里市頃忽成別世界凡所經行廟神無大小皆冠冕
伏道左迎送如事尊貴人禮數抵其家戟門崇堂侍衛森嚴皆
如王者咄嗟設食款胥具賓主禮而金玉珍錯備極水陸供張
奏樂嬉嬉滿前胥大惶惑然其時即令設人間饌饌胥竟日始
罷仍偕胥歸寢如常時竟不知是何神也久之曰今與爾暫別
汝六十後當得再聚首以一鏡一帕中分之為異日徵又贈以

香一枝曰汝他日有三難但焚香呼我則難解遂別去香續果其家女生子庚甲皆是名亦因之曰拱宸始得婦金印以置小產至今歲歲僅足糊口歲萬曆己丑西陵彭儀部季錢方博士其郡拱宸以青衿弟子具才穎屢試高第胥亦偉貌豐厚果經三險皆瀆危若有陰佑得免而其一瀟漢江浮高崖下不可登忽農人捨鋤援之農言聞人呼收人云所分鏡帕置篋中人常覓觀近恐洩匿不輕出而竟不能匿也天有謫仙人下世陰有謫神耶何濶濁若此狐媚惑人人輒死而往往雜錯而然者其間仙耶神耶狐耶

姦者體合

濟寧有弟姦者皆童幼為里人所惡適里數十人結盟往朝玄岳武當弟姦亦偕往異以自暴意其往也必穢且繁矣及下

耳潭類增

卷二十九

山抵南陽復姦遂北壯俯仰生合如一里人無可奈何醜錢募力扛之行何進士本江赴試禮閣遇于真定之白溝河有布蔽之觀者如翬公親發視氣已厭厭或謂四日必死俟其死始以聞官瘞之而歸報其家庶有憑矣

蘇孝 張儀 尚望

予讀康德涵武功志得三神事云蘇孝澠池人正統時令武功有平政民德之即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間以二花字內之曰浣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翔浣後果二子浣舉張儀儀封人刺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反語百姓曰吾為吏庶士大夫不知也即有

弗庶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同日橫死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抵候像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像寢兵以同事者俄傳像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尚望字周臣為中城兵馬副指揮有膽氣能不奪于豪貴禁奸止暴令出唯允有劉原者故無子以養子治業及原有子原未幾死養子私其蓄積毋肯與原子原妻歷訴皆為養子請托失理一日妻夢原令訴望所妻來訴望已先原訴指其匿貨所在隨發浣浣之人以為神

喬瑞金一夜三夢

孫鵬初醉語曰江陵喬君祀令瑞金數載歸忽夢江南有神相逐云與交代凡夢三夜相連始已夢中言喬君生平事歷歷如指諸掌後數日卒見夢諸親識云已為江南某神其友人往視

耳潭類增

卷二十九

彷彿似有徵曾記丙戌下第歸途遇喬君正補瑞金令每下車輒相顧談鬼事不少已及抵澶口涪孝庶朱君某夢其友人溺水死者相勞問如平生次日渡澶口河朱忽失足幾墮乃絕不故言鬼洪景廬志夷堅謂人世半為鬼豈必之羅刹國乎喬君故忠直人即不死亦神近日有言海尚書理鬼事者江南立廟香火不絕必其心上通神明耳否則其人心死矣謂必死方稱鬼可乎

鄧襄敏公前身

長洲廟祀雷將軍萬春相傳鄧襄敏公榮是其後身以有夢微貌魁梧少時有上生一瘡甚久適神像為漏雨所滴偶廟葺有瘡亦愈後總憲兩廣拓地置郡樹功遼徽為當代名臣忠勇固有自來矣

張儂

蕭縣民張某無嗣夫婦供張山甚虔忽生一子四歲瘍於痘瘡
訖而哀泣甚越三日夢仙曰汝子活矣張不信乃夜復夢始往
發棺兒果未死抱歸有姪利兒死謂兒瘞三日無復生理乃買
他子似者嫁言耳因訟邑侯臺公前決之實其子姪受杖月餘
兒瘡平但毒歸餘竅間經年不痊已臺公陸守開州張感德至
開泣謝開人因有聞東明陳孝廉談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樹固輪困成林而柯九出
曰九姑者亦托名耳禱者雲集靈應如嚮毛秉羨者自福清來
貧不能歸求濟于神或譖之曰汝能償神貨汝義曰可即書券
字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縞裹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望

耳談類增

卷二九

五

持回家數年息十倍饒裕矣而忘償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
居飲噉皆如人象但感供具為枝詞軟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
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
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羨復戒室子甚為之備數
日火起群坐中義有叔曰孔墀亦在坐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
人也公家安得有負羨人如羨者曾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
是索又不與吾非欲奪其所有還其所本無耳自是羨貧如洗
孔墀成進士副戶部尚書即莊靜甫談鬼居其室而匿子防火
可謂頑真故曰利令智昏負心人常有未有敢負鬼者其得禍
固宜嘗聞趙州庶頗墓中能出物借人人家設客以鷄黍之薦
侑券字投之其夜金銀銅磁器皿桌椅毡褥之類無不畢集次
夜復如數薦而還之或監司至郡邑用毡數百皆是鬼運出自

人家人家失去不言自歸其事如庶頗墓甚著已久不獨九姑
已也

渡九良星

京山富水村田家奴死去竟日復甦人問其故云以設橋渡九
良星當延壽一紀數日復死而甦云鬼攝去主者曰陰間事何
洋向陽世間言之再世不復得生矣蓋奴曾于澗邊見數道人
欲步不能跳澗因以大石置澗中得渡自是人間之奴但點頭
而已李本石云

某曹郎

某公逸其名姓即某曹居貧而庶介自好家僅一姬一僕姬產
一女公躬操女奴之役扶將之著一布裘遂為血濺汚是日同
曹邀遊天壇飲畢復觀于園立或見其衣血曰此神祇清潔禁

耳談類增

卷二九

六

地奈何以穢氣犯之公曰天地至大豈察細微且我安能如公
有鮮好衣也歸即明日無故火發公急令姬抱女避他所而自
入索牙牌于所居承塵之上承塵忽墜單公頸項若枷然公不
能脫走竟焚死吾里斬陽馮太守時與同曹所見云

丁潤山

常德丁啟東至杭郡夢羽人携一童子詣已曰以為君子啟東
正乏胤大喜曰子從何來曰此清溪玉童也而杭果有清溪洞
明日訪之見塑像童子正如夢所見踰年生子曰潤山謂山所
流潤也宣德間以賢良舉授閩縣主簿道杭為廷亭其上而金
裝其像今游者見玉童必曰丁潤山云

山陰諸生

萬曆丙子歲山陰諸生某暴死獨其骨指稍熱漉綿至累月始

魁身畔有大鎊五十金為所携來曰我死過冥司值親識先死者某駭曰汝何以至此雖然其闔王正為其子延師當為君緩頰進之果延入大廳中令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為師別具饌如世人食也王則哀冕甚尊嚴父之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為主客禮歡然談笑曰此冥司不可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掌判官報曰此人壽尚有十年先生即命語主者王送還主者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寶即所携五十金也此廣濟劉正叔秉鈐謂其業師會稽馮友山司訓所談越事往聞一事正類此謂旁見諸殿元即沈純甫先生亦言之當在丙子前或是二事偶同耳

蜀二士

耳潭類增

卷二十九

蜀有二士李某岳某偶遇於蜀之文昌祠皆以前程祈夢是夜夢文昌帝君端坐侍者點名呼之應者十餘人忽謂某某爾二人皆貴人第首身不配所以奇蹇若以首兩相易則相配而貴顯矣二士唯唯遂相易既覺頸皆微痛二家童奴皆駭詫不識而妻子皆走避之第語家事曲折及夢中之事始來相親然人皆謂厥貌相稱不類往時而伏臘香火爭走文昌祠益盛亡何二士皆成進士國初進士始除簿一士尚未除以憂去一士除某縣簿三年得擢去而憂去者始補是縣簿來相遇於逆旅主人方勞問間兩家妻子闕見互相詫客是我家夫子即二士亦自謂我兩人頭面為神所易而登第因之不可謂非緣解贈傾盆出妻子相見竟日而去劉正叔談費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笑半面啼徐郎中夢神携一竹籃臭嫵徐臭曲而小換一正

郎與周必大夢一判官謂大當位宰相奈貌陋何請為作帝王鬚均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蓋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有哉

漢左將軍馬超墓

蜀新都縣少恭楊公廷儀為親侍郎公某卜墓地掘土見崇碑題曰漢左將軍馬超之墓以為吉有驗遂就之忽夢超錦袍玉帶言曰我漢將軍母奪我墓公不以為動復夢超戎裝彎弓射中公左目已又夢射中公右目相次兩目皆瞽而意愈堅又夢超瞋目大怒曰吾有以禍汝矣亡何其家數幹人與數賈為偶匿賈金盡殺之事覺罪犯凌遲而蔓及公罪棄市麻邑大司馬劉端簡公時為蜀大恭所目見其家保昌令劉君守復談地以超貴非超貴以地也始超家族二百餘口盡屠於操獨子秋留

耳潭類增

卷二十九

依張魯又為魯所殺蜀志不言超後則其滅絕可知而其禍殺身為子孫圖所為有可謂過計傳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明者弗為况烏有夢夢也蜀人言當時諸貴人墓皆諸葛公所定此其禍媒矣

漢將軍墓

蜀士數人聚飲興劇移席於隙地而所飲啞麻酒因置甕一大石上相與奉枚博塞有負者反故處則甕在草地尚疑為人移也復命置石上飲如故而甕又在草地再移置石上而甕乃飄飄起空中去地數尺方大駭狂者不顧憑空飲之或詬罵是何鬼物敢偏人則石塊紛然下擊矣眾罷酒就石處掘地深七尺有古冢馬骨長一丈脇骨相去幾三寸許詢之故老相傳漢將軍冢也漸為耕者侵削已盡又在城郭內然猶靈異若此何怪

馬孟起射人目盲哉黃司馬談其里中事

劉尚書莊襄

麻城望花山有商人某自陝來夜行見旌旗騎從甚盛迫視之乃同里蔡二守完因問曰公何往騶導若是曰陝城隍為劉莊襄尚書松石公今任滿陞北京都城隍而以我代陝任因往耳汝忠直當從我作判官言訖不見商人駭已還陝詢蔡動履無恙然語淺蔡以為憂無幾何卒商人聞蔡卒即命妻子治棺壙亦卒劉莊襄事如此邑人常嘆曰松石鎮關陝一十餘年功德甚盛秦人德之歿而為神天亦從民願矣劉子敦守復云

大理太守祠

大理有三太守祠而祠內常聞夜闐聲每明發視之見秦公牌位常在地上司者為之安置而明日復然祠宇忽無故火發延燒材料皆為風撼入雲中東西游衍逾時紛紛墜下傾城驚呼時萬曆初給舍蘄水王公啟直以金滄道會憲駐郡所親見以其異因往祠地視之兩牌位如故而秦牌位莫知所之蓋其德不副即冥中亦自耻與崩伍者也

土地章夫人

會稽某村於萬曆甲午建土地廟塑夫人像屢塑不美適巧村章氏女適外家停舟此地為隣姬所携謁廟燒香塑工熱視女私語曰能肖此不惠不美女亦注目而出抵外家心痛不可忍促舟還因卧方覺謂翁媪曰兒不應入廟今當作土地夫人魚軒在門矣後三日當顧我遂瞑其家族眾頗繁是日往者百人翁媪號慟視夫人像大類女眼有淚痕屢拭始淨翁媪歸以女奩具張設神座人稱章夫人禱祀特甚紹興宋茂材商胤百子

談其里中事

黃清

黃清弋陽人以尉治海塘有功屢遷運同復監築寶應內河不就禱於閔王廟是夜夢公曰堤之不成以下有孽蛟也吾為汝斬之數日風雨大作濤浪鳴吼卒後來報河似有血水湧起清來視血水已消獨不信而堤成復夢公大怒摑已遂病眾為到平承以禱清竟死馬健甫談

沈思竹

鄙人士沈思竹先其母卒已經年矣忽附婢作語曰兒奉上帝命以我剛直至孝作神於泰安神州車騎行李在門母可與道流作醮送我母謂是婢語或是邪附不聽及詔法師李龍治之婢乃以附體兩次受捷體皆有傷始信作醮一壇送之而婢始登堂拜母辭去曰當於上帝為母祈年數月復附婢言為母增年五紀但防其歲至某歲果卒張友吾談母其姑也

江應宿神祐

徽郡江少徽應宿客寓諸暨跨湖山下病傷寒甚劇室子禱於玄武廟宿不知也其所居窓外即湖水瀰漫無際常以發狂隔窓躍入湖中輒又從湖越窓櫺還榻上于此數次人力不至于此觀者大駭既蘇謂有四鐵人聚食湖上稱已足孝子不宜涂死因進舉而擲還內一人禿髻最悍惡以疾蕾鏈恐已曰爾再出以此擊汝眾始謂方禱於玄武神其四將乎已其尊人民登自家來視應宿病寓吳山雷院院即玄武居時應宿病已自就父一入院見殿前鐵鑄四將儼然病時所見髮豎膽落拜謝而出自是不敢再往應宿自談

蔣秀才夢

京山蔣生應禎居縣南一百里大洪山萬曆戊戌春夢金甲神與談甚久已携出使觀則已與仲父蔣二宅前皆建有白旗一書光字一書化字其他小旗無數皆有字所宜諱又贈生以黃紙所題詩曰自承比及度風捲東度舟豪傑識此語山下問山頭生不解咨之後贈一旬二人十一鈞神去而生送之是時惘惘目見非夢覺既歸而前紙實在手非無據亟呼燈視之覺字斬歎泯滅遂亟如其字摹寫人視之非生筆也有解山下句為出字二人句為行字謂命汝出行也是夜復夢神云解皆誤汝但於八里外某廟驗籤可也既往則籤僅不宜出行四字總言誤今生與黃君俱亡恙但生家多病亡少吉耳

陳太宰

陳太宰公有年於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夢偕故友同遊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峦聳拔芳香襲人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嘆賞倏忽已至維舟而登入室明敞軒揭四無窓牖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聞老僕自外來請前報曰館罷矣遂欠伸而寤因作秦樓月一調以紀之且訝老僕之言以為此必已捐館兆也調曰山之幽鬱盤舟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溟漾發襲蘭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窓外寒蟾浮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翩翩劫來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箇中微語胡來前警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手紀其夢藏之篋中次年正月十八日其隣人於丙夜聞車馬聲窺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橋之驄馬而來也上下橋趾聞呼看轎者聲甚徹速鷄再號而

返呼復如之輒訝曰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趨問則烏有越數日而太宰謝世遂諱然為神迎云其長君啟端偶檢得前稿始知公已預知有兆矣太宰清正不私其去固宜有異然前月十八日而夢後月十八日而疾至所訝老僕館罷之言俱絲髮不爽亦可怪也袁郡丞裕庭公說丞其猶子也

南岡寺土地

襄陽鄭鳴峴先生任南岡時於萬曆丁酉春仲修祀本寺土地頗虔而德固合神明也祀之夜夢神來謝且以往保王州守辭出王諱永寧烏程人在州庶明惠愛甚得民心然不省往保何謂越十有七日獄囚王和尚破械縱火歆乘亂逃去而防嚴不泔然焚死他囚十數人守當得罪鄭公習其政善為保留得免今任南都水郎州人至今尸祀之夫難未作而機已先可知事皆前定神自為庇而見夢於公固將以庇屬公也多助之至得罪不罪匪德何以至此語曰善人在患不救不祥在神尤切也水部門人夏克家為予談

耳談類增

卷二十九

十二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目錄

神篇下

閻俞家破重生

諸葛一鳴

箕僊太白詩

胡孝廉夢

金龍四大王

巡河神

陸秀才

沈怡虛誓

雷總兵

大中丞李月賓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目錄

雕匠婦

吏部二土地

箕仙為關雲長

李掾子

圓光

趙文部

劉黃裳黃鼎

學宮土地崇

李士本伐木

邵武守王公

龍王駕過

王司徒鬼獄

孫昌裔夢感

長州民仇便

閻王殿

宗觀察女

王文成浮海傳略

董尚書

箕對

鷹神

黃州渠油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

黃岡

滁陽

繡谷

神篇下

閻俞家破重生

山東顏鎮閻俞其父止此一子尚少家頗饒而族眾多不仁忽疾作囑俞母李俞生母王曰我死後以產給族眾及以贍汝母子各半及死俞復中瘕死墜屋後東南山間已月餘矣族眾方聚開其堂詬辱不輟二母但籲天號哭王忽夢天神語曰汝子已活哭何為其曉雷擊其屋瓦向東南去王驚且疑隨雷往視俞家已為雷擊裂土皆西分即呼其里黨廣集發俞棺俞果活抱歸而瘕尚未平二母與里黨以訟於郡時吏部郝公大猷方判郡以其異聞於諸監司大中丞傅公孟春斷令父產盡歸俞且榷諸族眾俞今年三十餘矣段繡川得其案牘以示予夫天非欲屑之威嚴間也暴極不容以默容耳俞父畫固善得半已饒而必欲填窟壑遂使雷起死人神為詔諭天亦無奈何也凡若此即不逢天譴若是而皆在其案白不禍不遠矣

劉黃裳黃鼎

汝南劉孝廉黃鼎卒忽着綠袍黃金盃甲擁卒徒過鄰媪曰汝可往我家說送馬來乘媪以見死者憂不言越三日真遲復來媪媼頰流血媪始往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往然亦施輕轡出門馬忽咆哮死別有鄰媪借其偶六七往謁泰山廟及陸忽暴死復活其子問故曰劉二郎遣卒招我於別殿曰汝傳我家書

歸矣子探其袖有書在焉及歸往其家值其尊人給舍公病亟為祈福知為所忌事不敢言罷三日頃復來捷媪加撥有黑面神自內出跪伏求解曰其不致書有由非敢急蓋灶神也每見冠服徒衆皆如前其家發書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遊奕將軍居泰山上鈴圖書乃其平生所嗜玉紐子以殉葬者朱汝脩胡元瑞說汝脩又言其兄庫部黃裳嘗飲其友人家忽走其僕歸令急飾尊為席四而不言招客已歸招婦與二媵集如賓禮宴談夜久皆共家事衆不省其故酒罷就枕未安而卒卒之八越月婦媵皆見大郎入媵室而哢：聲出子生矣父復為子手媵為母乎此其異之異者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道遇唱騶者為貴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二

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金甲神也士迎問曰請問尊神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木也曰吾乃秀才可有名否神曰無也君名在下科榜中士曰幸甚但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我置今榜實大造我神曰不可雖然君遇我亦是有緣請為公圖之若公見名在移置榜中乃是我之力第要多焚冥錢以為購耳不然我且得罪及榜發士名在末上有丹印蓋數已填滿皆是外簾取者一廣文奮爭不已主者割榜末名而以士填補壓以丹印其令廣文爭而士卷呈神力也士喜甚乃竟忘焚錢安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為君受福矣士亦自志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入闈而報始至士曰不及矣曰第以文置頭中內吾護持不洩也

士從之一見朱衣而中中文墜地即受大械削籍蓋鬼之誤故相柳榆報前怨也亦鬼之申韓矣士銳於得而輕於負皆其躁心名既天定何不少需自忘其有遂亡其有哲人而愚自貽伊戚吳寧伯談

學宮土地崇

蜀中王銀匠娶婦貌美匠出有紅袍官人調婦婦迷不能自持與念自是不絕匠知為崇陰持狗血一盆伺其至潑之衣冠淋漓遁而去次日遍索廟觀無有偶因避雨趨入學宮見土地神像冠袍皆為血污即白師儒而毀其像崇乃絕

箕僊太白詩

麻城劉端簡公家邀箕僊自云我太白也或曰太白僊才請賦詩已落筆成五言句又曰七言律非太白所工五言固其才也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三

忽又塗去作七言律一首字法遒勁辨荅敏贍曰應制金鑿醉筆香襪塵輕軟撲貂璫滿船明月浩歌發一枕蓮花春夢長樓閣千年猶是李山河一變已非唐謫仙本是天都謫又被人間謫夜即眾拜曰真謫僊也問以人事細瑣不對竟去即非太白蓋亦鬼解吟者求之不死人造次成語如是不易得矣

李士本伐木

慈谿李士本丞福建南平承憲使令除沿道大木以常為草竊蔽故也忽夢一癯翁脩髯綠裳哀懇云詰朝當勘我我依附者甚夥幸全之必有福佑以報隆德明日視道周果有古木盤踞叢莽枝蔓膠結高匪直尋徒眾戒此可勿剪必大怒曰此正草竊所蔽當亟加鋸斧然時風颭怒撼覺心悸歸署與木同絕喬木靈聚古戒勿犯稍為疏濬可也盜伏豈必木乎

胡孝廉夢

吾里胡孝廉款關以貧作塾師齊中有屏繪是關王像不安令撤去仍屬其家更製防禦忽夢王與語且曰吾與汝易心肝好中遂破胸取出以他心肝易之夢中怖甚醒猶負痛三日感念詣廟謝是夜又夢王大聲曰可努力作男子可努力作男子云遂於庚子中楚榜其人髯而殺烈至孝異日必作男子事

邵武守王公

邵武守王朴齋澤籍京師人壬戌進士於萬曆丁酉擢甘肅苑馬少卿正月過家卒已五六載忽白日到家擁騎從儀衛甚盛分處家事對妻子如平生其時為從人催促甚急謂期不可失公曰畏此簡書遂去蓋往赴某地神任也厥嗣郡諸生庭植常與人言謂信然劉廷伯談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金龍四大王

陶駕部懋中北上阻舟宿遷其地有金龍四大王廟一巫能降神定風候陶獨不信時越中茶船七江右紙船六皆泊河下因曰如神靈諸船人皆可附之作語何必巫幸以請已而神果附紙船一篙夫其主人則熊某也曰明晨風息諸船無恙但熊某當以羊豕祀不然船底受日晒耳熊疑篙夫索食益不信明晨風果息皆相次張風行日正中忽旋風錯熊舟不能脫舟覆下金裝懋中談

龍王駕過

分宜邑令王某子即王百毅外甥方弱冠天大雨漫以手指點雷擊處是日暴死竟日始甦曰雲雷之際乃龍王駕過城隍神謂我不宜指點罪當死檢簿謂我善行多故寫生還蓋龍王過

城隍送必出境而始返也朗哉談聖人於迅雷風烈必變有

巡河神

廣濟寇淑行多長者為普民稜仲子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姓者來必欲淑與偕行問其故曰我亦適京夢神人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已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驚不省為誰而淑視乃其故父稜方急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舟師皆謂無見神所謂寇公乃稜也救子蕪及沈矣淑後夢稜謂上帝以已忠直命為巡河神其家冠山人巨源談

王司徒鬼獄

孫鵬初曰邑先正王司徒儼以陝西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高唐生楊才顯以博負殺其友艾鑑一室五人有司誤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五

坐鑑兄又逮繫其子公遇高唐遇旋風異焉以其夜禱城隍廟彈琴張燈不寢有五鬼血淋漓泣無下言歷歷可聽次日謁文廟察諸生有色動者擒之則才顯也鞫得實論死山東人傳為神余往在諫垣與年友禹城楊子漸同舍談及此為言其詳蓋才顯殺鑑時鑑隣某叅政女刺繡處樓上樓高聽卑實備聞其詳旦日語其父父不敢發以王公方正眾所憚類包孝肅特以告而王公亦援神為證云乃知天網故不誑謂女之聞即鬼之愬可也彼叢毒殺人及暗中刺刃者其獨無天也耶

陸秀才

新陽顧日巖公言作大叅時某郡有陸秀才夢為關王而同邑某別駕為已判官別駕甫自宦邸致政歸一見陸便引避執禮甚恭人問其故曰嘗夢公作關王我其判也亡何兩人皆卒別

駕卒時囑其子曰必着我以綠袍若紅袍闖王服也子以其語為謔不聽仍衣以紅自是夜常聞父詈聲兼擲瓦礫不絕不得已開棺易袍而惠始息寇巨源談

孫昌裔夢感

福州孫昌裔字子慶為進士承謨子寓京在莊太史梅谷公宅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於吾里曹孝廉孟彥癸未七月七日感牛女之事生同旁通古文詞因為文通于牛女本遊戲翰墨耳是夜生忽暴卒弟心頭微熱莫知其故越三日忽甦時其父師皆聚哭屍旁生注目視曰我在此耶頃為神妃召去所居金屋瓊樓綃帷貝榻侍衛皆妖麗姣好群歌偶舞日夕留款不絕欲成伉儷裔思父不從辭歸旁為勸解而義彌堅妃始為祖饑共張絡繹相接於道歌姬侑觴皆有戀別之思醇醪進進未嘗絕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

六

口不知別成景象在父師旁也裔與申皆駿材後歸就試于督學使吾鄉耿淑臺先生並居首裘王神女之夢果有耶孟彥談

沈怡虛誓

沈文雲間人與子怡俱以好奪反赤貧適有倉官赤城人老無子因下說詞鬻怡以子之矣亡何逸去又亡何復欲返不遇為賊奪計耳揣知必拒已乃率眾誓于城隍廟曰倘再違背必死赤城渠原無歸志藉口赤城猶為虛誓對神猶狡言也其人信之又得返已罷官歸誠迹無有久之與其黨無賴九人共犯文罔罪皆城旦春而怡驛得赤城抵驛即劇疾呼曰我陽罪在赤城陰罪在雲間今去也遂死竟如誓死赤城虛誓而實償也皆莫測神之為用矣予僚顧羽長談其里事

長洲民仇便

長洲彭華鄉民仇便小姓暴富與同里周之家有隙周田苗數十畝正垂穗而仇乘夜率眾盡拔去之明發周往視悵恨莫知誰何予于而歸遇一老問往南山路周指示之因問叟何來早若吳曰是大異事昨暮過宿龍王廟至夜半神鬼走動喧呼聲漸近懼卧神案下避之已而燈火熒煌紅袍金僕兩、來過廟神伏迎來者曰此地仇便拔周某田苗惡最深重奉上帝旨遣雷部施行仍禍其家廟神對曰已奏聞矣故一夜不睡來早也周驚不敢對老去向人述語如此皆哂其誕至七月便屋被雷擊破人始駭異尚謂禍止是亡何便死有三子復死其二家業瓦解顧朗哉談便之厲人者小而自厲已極蓋苗為天生以養人之物不獨為周有也

雷總兵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

七

陝鎮雷總兵同某戶郎聯輿郊行忽見地上伸一手出呼問從人皆不見輿已過潛令人物色其地亡何有好婦以縞蒙首來俯有所拾而哭甚哀因拉見兩公出所拾乃銀伍兩稱其夫死無棺僅有一子鬻銀伍兩而其主吝不即與故往乞而見銀于地拾之今不願得也兩公曰此天賜汝賢婦金出指五者示金五也總鬻子之數各捐金十兩並五金給之而臺省諸公紛以金來助賢婦賢婦以襄事兼為子資州梓浙東陳九河談

閻王殿

嘉靖末年宜興大疫死者相枕藉有二秀才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上一從西廊上各相聘以日後俱活東廊者曰柱上對云天道地道人道鬼道、無窮恨不見西柱西廊者曰胎生卯生濕生化生：不已其說陰司他事皆同李大保談

大中丞李月賓

李月賓諱已磁州人乙丑進士立朝直節斷與大司馬石公
屢抗疏廷杖下獄貶斥後起用歷保定大中丞其往也瘴瘴想
一廟中見土地傍鬼持善惡簿心憶神果有知乎方假寐即夢
土地來謁以簿授曰大人官祿在其中公取閱已往年事皆是
然至五十三止無有時公五十二說曰我明年死乎不悅此猶
是夢出就道忽獨見前土地持一簿迎於前曰此簿是大人者
前非也公曰汝寬吾愛乎數命天定獨國恩未盡報耳不顧去
抵任僅五越月明年萬曆甲申春卒方病劇諸醫以藥進公叱
去始語所親談所夢及所過土地如此知無生理也公名臣父
膺仕家無贏餘諸郎且以素業紹家矣

宗觀察女

宗先生子相始生女十餘歲巧慧識字先生絕憐愛之後病卒
卒時囑曰金鐲在腕勿去也從之後先生即騎省於燕中春日
郊遊忽見一廢廟中女神積塵滿矣偶拂其腕金鐲在焉締
視是其女物而神貌亦微類女大怒撼泥取鐲歸即語其所親
禮曹司祠廟者令以淫祠焚之自是頻夢女索鐲索居語甚厲
激先生不為動然歲不數也及入閣振文鐸夢始頓仍先生
斂才二三日雖黃千卷文理批評皆能口誦女至是始畫見常
淆亂之或加塗抹先生無能為計竟悶死

雕匠婦

無錫人范某居城外橋頭賣飯而婦少媚有客來寄食與婦私
蓋盜魁也因秘語范曰汝賣飯日得幾錢能從我不慮之黃白
范領之客因持物出售而故高值不售第察可與語者誘至僻

地絮語因吐實此鳩盜方也不三日得十人先是有雕匠積蓄

別設皮肆人謂之饒因往劫獨其婦卧榻上受箠忍死擁衾曰
微賞惟所取但勿令婦人裸見見必死也因道金及首飾在某
處實無幾何再入二家聞喧聲散去亡何有人適市購蒲履履
小不入足輒裂棄之而偵者在旁已知是盜跡其所往皆得獨
盜魁失馬六月行刑先後皆死雕匠始訴於城隍廟至是剖羊
豕謝乃婦忽暴卒復甦曰有鬼卒逮我至廟曰吾王謂汝貞婦
死十二人而祭無五饅首何其弗虔婦乞憐因曰盜魁不得何
謂十二人曰已別攝之矣過廊下見諸盜皆受地獄苦刑忽有
功曹至曰此婦小過不必上殿可縱之去故活婦平生未入城
乃能歷道所見其中一江右士人秀眉纖指善臨池稅以避
難出遊者自為招文主者悼惜而不能救吳無珍說

王文成浮海傳略

王文成公於正德丁卯以言忤時貴箠辱幾死謫丞貴州龍場
驛地道抗僑居聖果寺恍惚夢烏龍大王來謁撲頭緋袍形甚
怪屏從人語曰君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難奈何公甚異焉因求
避患之術曰試善避之吾竭力相庇言畢而寤及期公在聖果
反局瞑目坐至午忽二人壯猛如武士排闥入曰爾在此耶吾
從聞踪跡至此因挾以刃取道從山後行縛公於樹一人持刃
前忽二人音紀沈昱者躍出松間恐以官府及幽實報復之說
解救甚力其人附耳曰一權貴遘疾巫媪謂汝為之物殺汝此
朝命不敢違也忽解縛曰更前數里謀之遂驅迫至湖邊夜漸
昏黑因反縛以布衾蒙首昇之疾行數里曰至矣覺胸間受一
挺即乘水自是昏眩不復知良久漸甦身仰卧水中所縛所蒙

畫已釋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負之締視波濤如屋上行光怪萬狀波及唇吻天漸明抵岸見數人掖上綿兜子至一宅因甚不暇問主者解衣熟寐既醒見一人坐床側曰僕高明也君忘之耶公憶往在京聞有高明者善攝生寓神樂觀與徐中書訪之後傳其人死不知在此曰吾未死館於吳老先生耳少頃一人戴鋼叉帽容甚偉前曰知君忠義士故爾相救得無苦乎即吳翁也吳去獨高侍左右服役皆麗人公不欲明燭徹旦明日謁吳翁堂甚高粉繪輝目珊瑚高三四尺吳肅客入公就賓席膳畢遊書屋亦三間類世捲蓬圖書珍玩充目莫可名狀返則列筵於堂餽食精絕已奏樂則海盜人扮琵琶記艷姬數十人魚貫而出金翠珠璣光彩射人飄重裾曳長袖為回風之舞歌白雪之章巧於應節雖亂而不亂如是累日公作詩贈高贈吳翁

耳鼓類增

卷之三十

十

復為吳翁題唐宋名畫及談經史攝生書甚悉公苦辭歸翁張筵為劇錢曰君難數猶未脫即還亦必遠行出月則善矣高與吳亦皆有詩為答而餽金甚厚公皆不受借高馬尾巾及櫛具耳既別卧舟中五鼓達岸則有輿已具沙際四人舁之至一閣隱隱見天風海濤四字知為閩境日夜疾行忽至一市人物充塞時朝中有微行者眾疑為錦衣官咸避道入一寺肩輿止門外公求飯與人與人忽不見大駭步造妻野亭賈守亦至公言所從來二公驚曰此去天風海濤千餘里兩日而至何神耶留數日回杭向所借巾物漸失去因之烏龍大王前拜謝忽一黑蛇長丈餘自梁垂遠妻僕數匝遂投神座下方沉江時音沈二人索家書公為詩曰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

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潮聲泣子胥此其傳略或謂行刺者感公義已釋公：故托言鬼神俾其人得返命此學者以不經近怪而為之辭也鬼神助善實有此理不然稷覆鳥羽舜逃焚廩浚井張子房脫大索受書圯上皆非耶而又何疑于文成

吏部二土地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聞夜復見夢于天官曰天官一語冥已除注第赴任無所奈何天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後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董尚書

湖州董尚書份里居子道醇癸未進士南工科給事中孫嗣成

耳鼓類增

卷之三十

十一

庚辰進士儀部郎嗣昭乙未進士簪組蟬聯威勢烜赫田園甲第蓄產益鐵皆甲三吳幹奴乘牖負馮蚕食鯨吞怨讎者眾給舍公偶卒配茅夫人乃憲副茅公坤女方治喪畫坐忽地磚縫中一人躍出烏帽綠袍蒼髯赭頰氣色甚怒僅寸許忽成尺許茅夫人大駭長詈曰公僂耶鬼乎怪乎胡為乎來耶其人曰皆非也我土地神耳汝家為眾怨鬼所奏上帝赫怒將行苛罰以若獨行善奉慈法故相報茅夫人伏地哀泣斬免神曰不可忽不見未幾河南彭公應參按浙收民訟詞至二十箱捕繫諸奴輕重置法田園畜產一時分割十不得一嗣昭新第卒長安儀部嗣成病脾卒尚書公八十二以憂恚亦卒獨茅夫人享年得眾譽其里郭張虛談當其時世人皆聞夫為善為不善之報不必神語而神幻出者神亦欲以其道顯也神出為異理則不異

霍氏之門狐啼淮水濁灌氏族祇足為盛滿前車然觀神語以怨鬼群奏天始降罰則天何嘗以盛滿頃哉悟亢龍之悔而自損勿致騎虎不下於道庶乎

其仙為關雲長

吾里蔡孝廉氏愚一日于關廟請箕仙問功名批曰一個心腸要做仙一個心腸要做官可能磨鉄現就金丹是是功名在眼前蔡問來者何仙曰即是雲長時孝廉留心黃白故刺之而次年采捷

其對

嘉興舊有對無對者曰西水關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乃其郡景也一日詔箕以為請即云北都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

李掾子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麻邑李掾住周家中子成童就外傳性誕肆往事某貴人童時嘗神何不避之神見夢於其師畏避之亦效相詈而師得神夢言其罪被朴而詈增劇師又夢神謂爾徒如此某月日令虎伺之是日其親閉兒室中令勿出日且暝忽田間奴客闖喊親出解兒潛出及門果為虎啣去劉維茂所親見

鷹神

恭興劉太宰機末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為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糞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權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

圓光

肅廟時除陽有為圓光者令嬰童於光中觀形象以定其人貴

賤而王嘉賓孫世琦韓憲荆三生同業因以功名問嬰見王多服青蓋孫金帶黃蓋而韓惟巾服一人背葉箱隨行後王登筵未進士拜御史韓亦廢業以醫名吳越間獨孫無所驗至萬曆辛丑中武科進士距問時三十餘年而竟驗此最稱偽亦有不偽者三人是也故偽必自誠始偽多遂無不偽矣

黃州渠油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壹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子子忽告母曰爹身畔常有獄子抱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觀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福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

耳談類增

卷之三十一

十三

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殂見夷堅志以黃郡事錄之

趙文部

趙文部重一先生始令滕邑苦旱兼畝不均公銳意均畝而逗於豪強謂不可然禱於邑城隍神歸是夜夢祥烏千百集鳴庭樹喜曰此鴻鴈來歸之兆神告我矣竟履畝丈均之仍藏其冊於石室為父計是時適民歸者千有奇外境占者二千有奇頌成樂土早不解則躬禱其誠不啻剪爪桑林兩應期大沛轉歲為豐而豪民張弘濟弘猷橫肆謗讟飛語陰中公復率其僚詣廟禱誓持法益堅弘濟母感異夢謂神當降罰白日其家碾磨不推自轉弘猷已中盜戕死詎禱日適月一週三禱而三應必非偶然語曰曲木忌直繩故麋裘之誇孔不能保其始乃公屹然如山法行而思始見天寧以人之惡寒而輟冬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目錄

畸墨篇上

洪孝廉所遇髯客

方士張君就

御史大夫吳公

分宜子世蕃

許督學

先太史

歛今運貨歸

虎丘病僮子

三歲河洛八人楚

周練江謁方伯

歛僮義完

戚大將軍

葉公所遇僧

夏桂洲相國

吳冢宰張公子

柳道彥夢

顏維喬先山

高長垣頌德碑

輕死者二人

丹漆墓文

新婦言動

某明

點僮如兒

王通甫博士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一

黃岡

滁陽

繡谷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王同軌

夏守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行甫

克家

伯成

叔永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洪孝廉所遇髯客

嘉靖初兩廣總督洪公有子景儒孝廉赴試下第歸舟抵臨清

聞父中彈章旨下部議甚憂忽隣舟有髯客相遇從容曰君所

憂可知也今於某某諸權貴及君家年伯某圖之不出二千金

耳孝廉曰誠然第何處得許金時亦何能及客出諸權貴及其

年伯某報書一一授之曰已如數行金於諸人得完壁矣而即

有報者謂如其言也孝廉甚感且駭曰君何求何施於所不知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之人若此曰此細故耳我常為人傾金何足稱遂與連舟行孝

廉必欲得所欲曰君明歲謁尊大人其日方戮大盜此不可免

但莫緩三日耳孝廉益疑曰此何難但其日何得有此曰後會

當自知竟別去明歲省父其日棘門果縛一大盜將行刑顧視

乃髯客益大疑入白父托故緩三日竟戮皆莫知其故越十年

孝廉判某郡遊西湖天竺間忽遇髯客曰前縛而戮者非君乎

曰然否縛者我戮者吾義弟以貌類我來相代也數必宜

戮一人遲三日者俟其來也我就縛而前此從公遊又小有營

為彼司獄者亦義弟故得縱出及期來也我橫海上欲有逐鹿

之獲顧阨數且不可逃况大事乎已散煮海之資作黃冠遊七

臘矣當時固已知有今會亦數定言訖大笑舉酒豪飲劇醉而

別徧覓不可得新都吳梅陽說彼大聖慧人於仙釋王霸皆得

要領故出此八彼昔子房朝赤帝暮黄石陳高圖開宋祖壽龜而墮驢皆是也髯容其流與繇是而觀竊王竊仙釋其為道同也特非人莫識耳

葉公所遇僧

葉公夢熊歸善人為諸生時讀書野寺月步楞嚴堂西角遇僧遊語甚契約采夜再會公如約往而僧已先至曰公才貌異日必有郭令公勲業慎自愛遂口傳兵略公亦知僧為異人傾心禮之將別授錦囊三個囑公曰遇事急時開無泄也忽化為大長白蛇從殿角飛去公歷官南司空及剽西夏時劉之叛無不驗云何本江謂謝別駕談

方士張君就

都御史宋公應昌經略薊遼任方士張君就張不知何許人嘗耳談類增卷三十一
遊齊魯間精術數兵略宋公得之與咨議後公刻有備倭議略內一二條不經皆張所授也如云倭刀甚利但得硬木條乘空斷其手指又云倭舟用鉄鈎我兵舟小輒為引去合用鷲鴨卵清塗舟板使其滑而難就又發白牌二面一稱天兵一稱神兵其果可用耶何本江謂栗菴談

夏桂洲相國

夏公為閣老時值上崇醮事內閣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服儒以是放歸節高身樂矣時與一豪民齒長者會飲豪民侮之且欲踞其右曰汝既為民與我等公慚忿故從中命後退而竟諛死於相嵩邪正不兩立身既退即與野人爭席正可以自全而後置是身姐上欲從東門黃大何可得耶其曰姦臣在側岳少保且不自免千古明鑑又其時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時不

出屋直待雨淋頭嚴介溪好痴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徐存齋慣使乖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来高中玄不要錢一心直要柱檠天爭奈東君不見憐風刺犁然矣

御史大夫吳公

御史大夫吳公時來以諫議奏劾分宜父子奸貪誤國語太激世廟大怒庭鞫問是誰所使曰為孔子孟子所使又問此何語曰孔孟教臣為臣當如此是其所使也天顏少霽得釋成邊已詔復職李維寅談

吳冢宰張公子

正德間嘉興吳冢宰鵬欲中其第三子而御史方出按浙提場因謁權璫劉瑾值其出即拜堂下瑾知報謁問故鵬言其情謂子不中不來京而老妻念之也瑾歸詔御史命之御史曰卷佳耳談類增卷三十一
即中瑾大怒發粗語辱罵曰卷佳何必我言御史入場高中之湖州中執法張公永明子入省試三司諸公一時來謁公子於坐上曰那位是提學先生學憲曰我是公子多與一揖是時一副使不平入場得其卷焚之諸公無能用情竟不中而歸舟載盜二三十船無敢問者可以觀時矣勢在閣貴則閣貴重勢在執政則執政重奔車之上無仲尼誰為勁草

分宜子世蕃

分宜相當國時朝貴以筵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盃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蕃出喚父喚已瞠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徹如掃諸公無可為計據地達旦某公旦有朝事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躡前告以故得獨從後門出復逸遷步至前街得與馬歸蕃之

棄客相未必知奴之困客蕃未必知皆權勢所使豈翅君門萬里有客方病脾蕃知之故與飲歌終日不令起而旁門皆閉其人強自持及上馬渡穢即時及趾蕃卧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孟後籍沒其家予里某君方理其郡奉臺使檄往見榻下委棄織成綾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以出以答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為淫籌焉驕侈傲誕如此不亡何待尚書趙文華者蕃御客也其媚世蕃又異偶於世蕃第鋪錦罽織成雙陸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裳縹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之對打而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寒月腕皆不出曰肉雙陸與香唾孟正可作對則所謂肉屏風不足論矣一日蕃謂趙曰華馬趙即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御客也即伏作馬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五

机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呼白作白狗一日令人以煤塗面曰此黑狗也白狗華馬又可作對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 上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為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亦益深也以任子秉樞衡真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薛考功有言分宜之八百萬金華亭之二百萬頃皆近代所未有然以其富言而相業固徑庭矣

柳道彥夢

柳道彥性迂緩而多疑好思凡事居常仰屋思不已往以謁選不得暫歸旅宿夢身珮玉環金環二物皆其家觀音堂供棹上貯物思之環者還也且賜環 主恩也環者悼也又脫手不還之物其戒我勿往乎遂止不行而次辰同行者遭破塚之厄身

幸亡急返抵京果得選有靜寧廣文之命又嘗在旅奴子盜其金亡去資斧缺甚乘款段行兀兀夢人書一陋字視之思得陋傷袍耳乃是人字轉手入懷物尚不失行行忽見一肆所賣餅麩因思得餅麩者丙乙也於陋字始全其在是乎下馬入其室果得奴子而金尚在懷凡此自謂得思之力其亦善慶之積神啟之與故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又曰誠無垢思無辱良然

許督學

先太史稚欽與閩中許少華宗魯於未第時有燕邸平康之遊及隨州頭維喬木皆詞盟昵交已皆成同榜進士顏與太史居翰林諫 武廟南巡廷杖不死謫放歸而許來督楚學謁太史太史蓬首白衣迎不下堂許一見即為蓬首謹曰京師市語尚記否曰何示曰旅病客獄罪囚不着冠裹包頭太史笑曰爾但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五

能作市語提學耳及去郡太史高帽紅氍毹金鞍駿馬送於河許望見曰還是舊時王二官人後屢謁顏顏避不出吐曰故人竟不可見乎一日鎖棘試士顏着白衣手提篋筐貯獨鮮餅醜搗鼓欲入門吏以聞許論諸士曰今日吾欲與故人傾倒耳且罷試歸明日再試顏入即命烹鮮傾醜共醉日夜蔬果備載隨厨所有而語皆不及時事太史子子兄考下中無所問此皆先民傲放中氣節亦其時遺軸使然今必碍體局或綴彈文矣

顏維喬先生

顏先生木謫某州州有豪民恃資結官府為姦利橫一方常自謂若要制我除是閻君而公來與其所言姓同怪詫急走入京師謀移公去公已聞其橫因訟者紛然即捕置之法榜擊折足 京師諸受豪賄者交為萋菲中公罷歸平生與先太

史交最驩先太史詩曰郡已殲豺虎時翻忌鳳麟以此先生腹
笥甚富堂上置四櫃皆其所熟讀書客至掣取背誦為贈先太
史家有良馬日行三百里先生曰雖能遠馳至二百里行已緩
太史心知其然曰此何以故先生曰此馬蹄內有肉子行父則
子腫負痛耳博物皆此類

先太史

先太史稚卿林居掃軌謝客有微人丁生上池良于醫以故人
入謁太史曰微才憲謂我文如何曰無不讚嘆稱絕世但不謂
易成篇耳太史曰試擬一題曰即贈丁生可也時正刮髮呼童
子口授巾既累而文成今集中上池篇是也生出口曰不如此激
他一年也不可得後有施生西踵其術乞得秋水篇亦是語頃

高長垣頌德碑

長垣縣令高君平原人大墨治內建有碑頌已功德為郎中張
公撰主政李公書萬曆辛亥自元日始整一月碑頭無故搖
動不止又畊人犁地得卵大如斗令以沉黃河碑文亦及之乃
民間謠曰碑搖頭鼈下蛋不多時投知縣已高為制府參論罪
城旦二公以撰書左謫高諱知止何不顧名令鼈搖不止也得
無謂不然不然乎

歛令運貨歸

歛令姚某江西人大墨有士孫某與其黨為鄉人赴歛求濟姚
待之甚薄會遣其家幹運貨還鄉士因曰歸無貨願得附舟往
猶濡君惠也令大喜從之白君在舟不患乏主人矣及還抵岸
士集徒眾奪其貨半尚十餘扛其家悞速官謫噤不敢言令聞
氣絕方思古談令固善盜而士為怯蓋惟恐其騰鏹之不因故

巧者必遇其敵也

輕死者二人

萬曆癸未榜死之奇者一為洛陽人捷後囊空日夜望家金至
父之弟至而其尊人以子貴侈大雄于妓樂累債已百金弟所
携坊金又于途以花酒盡兄聞此相對悶坐至兩夜氣絕後尊
人與弟皆流落緘以死其一忘其何許人諸皂飲酸分者叩門
稱其姓名乃京師故習此公大怒相詬詬不已曰我何以生為
哉是夜自縊死鄖國程疑之談朝廷作士其難如此而量不能
容勺水豈所謂死重泰山者耶

虎丘病僮子

姑蘇徐進士三錫未第時家有僮病厲且死棄虎丘僧舍僅有
餘息周幼海遊寺見之憐其韶秀守視調護稍甦載歸手供七
餌得不死寵置齋中漸通文筆名曰依仁時周製新樣小素扇
人所嗜又自寫詩其上至千百畫以給僮令鬻以自贖因大饒
徐知亦不問以所棄也一日有小隙遂攫以歸周大窘集數百
人毆奪不得兩訟於都臺周公下郡理時先伯兄理郡令徐出
僮而周納金百二十作值已解會周發言有餘憤而徐益甚當
出僮時剪其髮兩家交怨又數年不已曰依仁者言彙依不仁
也怨已胎矣

丹漆墓文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為某家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母
開礦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烟、蓋亦婦
墓而其夫所為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為次第之云某里人
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為權力者奪去父

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
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繡夫婦唱隨未嘗離捨偶患脾瀉而前
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起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
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何所以知
其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
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盡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冥至
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官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繫其上而仁
卿名益彰

早歲河洛人入楚

為曆已丑庚寅間楚大飢厲而河洛最甚蓋自北而南宇內皆
徧人多相食骸骨滿道河洛大家携妻子乘驟馬着綺編擁載
獲投楚山中大族屯住糊口莫有違慢者其行又必捆載以往

王對類增

卷三十一

八

相遁遷徙而去吳已始還特以禮食耳而其空囊倒困無異劫
也千村萬落鷄犬無聲闔戶死厲弃骸無收流亡滿道喪車塞
途始聞有鬻人油者值極賤而尚有大家成寄公之禮以楚田
土受旱又通舟楫不遠盡困也嘉靖戊子楚大旱先大夫墜骸
及是予率由之日給錢殯者簿記存焉皆不下五六百蓋身兩
經焉

新婦言動

予里有嫁女於山中者半道大雪夜宿于所親家其家但知甦
女以火而喧雜中遺壻僵坐客堂女獨曰壻有火乎家始火及
於壻得甦周侍御言其里黃安有嫁女者隆寒渡河壻馬驚墮
起之無衣可更女令人盡去壻濕衣而出綿被裹壻納輿中自
乘馬歸是夜婚合此言而得其當也即非可宜言宜行之時而

不失其正所謂權而得中乃禮也聞是時人皆賢智二女而二
壻終身篤愛有加也故禮本人情權生於變即兒女子倉遽自
有義何由外

周練江謁方伯

下雉周包荒練江先生上壽高行予年伯也嘗語予往令蜀鄴
都有方伯北觀過縣宜得停泊而此公廉峻恐費邑人舟即過
去周擊小舟追及以薪米下程請許之左右因從樓船以手招
諸給事者於遠岸蜀水迅疾舟小人眾至中流掾隸門厨而下
數十人皆沒抵衙門空無人公本意惜民而貽禍至此故凡其
貴人亦宜為下邑慮可停則停可受則受方盡人情昔子貢不
受贖金子曰使魯不復贖人必賜也聖人之不責果如此

某明經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九

某明經滇南人寓京過一鬻珠者肆其人設小餌啖之曰明辰
來看珠至則其人迎謂可往寒家也有好珠矣即呼與與生自
驅蹇先之凡七八里至一大第堂樓整嚴最後一院門開有少
婦出相逐門即閉其人亦出矣生錯愕不知所為然婦異艷笑
曰無傷但相娛耳內僅一婢食餌皆從墻車遞至三人分食之
婦亦有期應呼出若往侍其大人者居已半載竟不省誰氏一
日婦舉酒屬生泣曰君歸矣前途善自愛皮箱二有少物相贈
生痛哭夜出至堂皇適主人張筵設樂金貂滿座生皆不風聞
乘間雜出至門已有輿卒負箱者在焉即馳之至大明門街止
箱在地輿卒皆遁去夜漏尚未父生念某家可往獨箱無負者
忽二人出與負箱抵某家二人置箱其地又去某家見生大駭
曰公家人謂公已死歸矣公人耶鬼耶生告以故某家亦大懼

慮及禍不為客禮宿士於門外及明士始屬人携其箱居邸店
尋大第珠肆皆不可識驟為歸計發箱皆婦衣襦縑綺好鑽
金百足為資斧歸歲餘思婦不已卒大第必貴人別宅婦必
以避妬出或為借種子計耳然機甚微而情亦篤段段奇妙如
羚羊挂角非哲婦不至是生非獨以思婦卒以是龜竭不竭不
出也然人猶以為奇遇至今為口實曰何不往驚珠者肆是未
知禍水而孫鵬初能道生姓名其所識者

歛僮義完

義完者歛方氏僮也方氏以賈販遊江湖間義完長相從給事
甚勤而性悍驚髮赤目黃額突兀齒牙半張出唇外時時佐楫
師擊榜楫師自謂不如也次富陽揚帆中流條有物如足練奮
濤絕瀾逆舟而來義完心知為巨魚遂挾橫艦板伺其掠舟過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十一

一躍乘之與巨魚相持乍沉乍浮俄而側身倚橫艦板而以兩
足迭激波力疾而來舟中之人皆毛豎且訝且喜義完乃出巨
魚波上令舟中百指挽之隨以身騰踴而上舟之長得四丈自
艙至檣當四分之一置魚於艙不及檣間尺有咫焉魚尚呀呷
頭斬斬然目如燃燈鬣皆張蓋鯨類也義完持斧斷魚有二鯉
在咽中大者長二尺意方貪食此二鯉而忘其為人所制也於
是並腊以為夏稿而以頭烹饗客凡二十二人無不饜饗者獨
其主人猶心慄不肯下筋是兒涉大江徒手掣毒魚過飲飛遠
矣故材力猛敢之人世未嘗乏也或顯名於諸侯或不免為賈
人僮則所用之時異也見亡友胡茂承傳而予節錄之

懸僮如兒

懸之吳氏有僮曰如兒驕縱不事事主人厭之使還食於其母

母使牧犢溪潭上已躑躅來觀群兒為泗以嬉已亦從群兒
泗以嬉久之群兒見如兒泗顧反閉目駭怖如兒有時倒置兩
足而以額行或翼兩肘波上而騰以馳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
倏忽翻擲以下攫魚鱉而出語人曰吾初沒水時見水皆血赤
稍則蒙然如烟霧今不異游虛廓中也母往餉如兒如兒自
水中躍起母大驚怪明日往覘之水深數十尺清洞如鑿俯見
如兒裸寢盤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如兒撒旋以出母泣答之如
兒曰我牧倦思睡顧日暴爍我蠅蚋又擾我水卧殊不惡奈何
答我乎古說家所記逆泳者有矣驚沒者有矣未聞有潛而寐
者也其所謂相忘於水者耶忘友胡茂承亦有傳而予節錄之

威大將軍

大將軍威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止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十一

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
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
志而妬亦天性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
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嚮蓋于曲房通別
室其扉墻磚巧於合縫見墻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父之以一
子託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
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約兵往攻之而
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墻報公公詔諸將
問計或曰願以死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
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葉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帶刃夫人令
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
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蕪捷諸姬最毒羅歸由是公不得輕出

陰與諸姬絕令盡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
意何忍為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為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
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 首子之亡恙閱文學
談

王通甫博士

子允王通甫博士諱同亨有志行勤授經晚始以明經屢遷博
士歸性和緩而勁不欲珞碌碌所謂鄉里人稱馬少游是馬
蓋且八十有八子半逢衣二十餘孫日夕繞膝下口訓面課長
者庇以避雨糊口之產分日就食戚里有招之者携稚以往座
常滿而皆中禮度詰曰治宅訓子可以觀士予甚欽焉即享不
副德而據其偏長亦足雄快壺公壺中別有天地日月幽蘭叢
生谷底翻風散馥不羨花王寶蘭矣

耳譚類增

卷三十一

十二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二目錄

畸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善射者兩生

鄧衡近俗

潘內翰家婢智

江海門遇盜

白受兒 呂鳴鍾

厨役斷首復活

士人女展轉落籍

微富人

徐德婦

耳譚類增

汪太公歸婢

諸公所舉遞相負

夷虜雪禍

新婦制賊

瞽者智

某青衿

續斷舌

東坡孟壺

楊閩兒

杞縣疑獄

臨安荷校婦

卷三十二目錄

乙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時墨篇下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六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大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一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科果無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人中貴人之言不偶朗哉談

諸公所舉遜相負

方遜志在翰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詆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論西楊子殺人伏法芳洲力薦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鉄嶺武功為石亨畫奪門之策亨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類此見今言予謂武功芳洲西楊皆以其自負人者為人所負乃天道之好還也此無他欲以乖戾明其無德於斯人其視陳戶牖之於魏無知何如

善射者兩生

廣濟有兩生善射乘醉逐禽於新山後天暝遇雨假宿富人宋氏宋氏子厚款之歡如平生已下榻門屏小齋是夜大盜入其家皆逃匿盜魁聳而著緹踞堂中左右指揮肱囊發篋贊積如

山有二盜捉短刀侍二生熟睨之從暗地連發三矢射魁及侍者三人群盜錯愕欲曳三屍出不得棄所劫皆散走明日辨屍有識者盜皆得而宋氏一錢不失到羊豕宴客進金帛為二生壽皆却不受兩生稍近義節有韓王孫之風報一食者惜三矢不著天山之績而以白夫小用並姓名失之也劉正叔談

夷虜雪禍

予嘗阻雪泊舟蕪湖其中人告我往歲倭寇過河下以所掠婦女數百人半是粉黛能秀皆相連解而搜船俟其作勢故卒斷絕令其顛仆露醜以為笑資又在某地以嬰兒攢疊作冢積柴焚之亦皆鼓掌頌晤楊中舍謂達擄昔破石州以城中婦女小足皆從脛截斷載之盈大車而去其在庚戌虜犯都城掠得婦女皆解淫於馬鞍之上故令城上人見之而沿邊擄入以皮條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穿婦人項下骨聯綴之逐馬奔歸則其恒也又正德間流賊劉六七躡河南北諸藩每破城獲婦女皆挾令解卧草野望千

百俟其傳殮醉飽鼓而群淫之以為樂今細人居平世恒喜亂

蓋不知其禍也

鄧衡近俗

鄧城田野貧民生女八九歲大略喜以廉值售之娼家以圖成錢樹子時漬其波潤娼家蓄飾數年便以倚門今襄樊紅袖稚齒極多且賤皆其巷曲所不盡容而散蔓出者也衡郡俗儉婦女心厚奩具故女多不育而寡少即備販匹夫不二三十金不可得婦今其地婦及娼女多是掠買自他郡而娼最衆吾里團鎮其掠數也掠聚既多盤據穩固互相黨蔽牢不可動長民者從其俗以悅民往、孰去此覆以文字應上勾攝而已予嘗遊

二郡觀其弊輒為扼腕

新婦制賊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門木倒擊破賊頭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人疑賊於內因舉至賊家門則詠數下而去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為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謂哉談婦智制賊妙矣人謂吉寧遠凶不祥然而善運用亦無不祥故曰人之於禍福大事在云小事在人

潘內翰家婢智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電訊家人皆避匿婢獨出曰金帛皆我府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五

知盜競奔之皆恣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人皆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其即劫去猶我索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賊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倍蓋盜往所藏者陽與而陰奪以足以奪之也不意婢智有此克之南征之七縱庶幾焉藉令愚庸指名兒禍不淺矣

警者智

山東臨邑有四警者寓京師皆業說書忽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瑤家說書得錢幾何傷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銀擊警者蒐其錢盡一警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警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群警皆來助擊至扶出其目睛盡返其所奪始

相携歸朗哉談高漸離筑擊秦王不中而返自殘不若是警之得執要害也蜂蠶有毒豈可以警易之哉

汪海門遇盜

萬曆庚寅汝穎大饑人相食吾里汪海門者勇武多力因挾賫往販土貨抵宿一家夜半主人諸亮頭出縛汪並其三僕將以殺食資裝皆盡其夜雨閃電光見屋簷上棒刀一把汪咬斷索頭釋僕取刀反殺主人諸亮頭檢取所失而並有其家貨他所劫者奔歸以誤食人肉但病目黃數月耳

某青衿

嘉靖間吾里某青衿毆人死時已暮其家距城尚百里憶得明是朔日即驅馬一夜抵學宮郡侯正廟謁而身導其前警家尚不知方訟生於某夜擊死其子生曰課文城中已久其夜之曉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四

白受兒 呂鳴鍾

涪州市民白受兒手及楊學博之父文薦忠州市民呂鳴鍾手及鄭司農之子于藩易維效談嘗記鄖陽村民有傭人辭去已數年忽挑其農具來求傭民已有傭不聽猶令敬以飯婦以夜不即為炊傭怒即持厨下刀乘翁媪寢熟將一家皆殺之明日自詣軍門請死時王元美鎮鄖以事聞于朝六月凌遲禍起一匙飯耳又王比部政孝義人賜沐在家萬曆己亥且赴京因飲餞於姻家忽旋風起庭中星月晦冥心動罷酒歸而賊已伏於門外擊破腦死莫知誰何明日賊自詣縣請死蓋其族弟素無賴欲售產於里人里人無應者復以售比部比部亦不欲遂置辱過當數日比部陰訴于令而屬以除暴不意門子即賊婦弟

竊聽陰以告賊故憤激為此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凡事不可不察而慎之也

續斷舌

塾師徐君言其里南昌一舉子有鑽穴之行既父其夫知之挾
婦齧其舌因持以訟於所司是時有人教舉子復以針刺舌斷
處急剪狗舌乘熱接之即合明日詣訟庭示舌固在訟者受大
械抵罪然狗舌稍長語常期不如其舊可笑也

厨後斷首復活

往直指吳公按楚時其縣以內役諸人食料銀進係一大錠諸
人屬一厨後燒紅星鑿而瓜分之合數大少以聞於公公問誰
所鑿以厨後對蓋即厨後盜擲一片草中也急呼之惧刑自刎
後一手持刀一手按未斷頸飛躍上堂而血如河決諸掾捲堂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五

奔避獨一掾取架棒擊落其刀始仆時予里名醫黃翁在衙呼
視之食嚙已斷然亦用甘草未塗滿而桑皮束之公令縣供狀
收養後聞其人活但頸微拘黃翁汝德談太平廣記載有壯士
為盜斷首後自拾起置項上用繩繫之馬亦自伏以便其乘抵
家續活但拘偏左則自昔有之語謂奔車之上無仲尼奔避良
是故天子不近刑人而兵事以凶禮處之有以也

東坡盃壺

武昌一士家山下掘地得古墓磁銅數件墓銘碑一方稱處
士孔仁身且死凡平生故人貽皆以置墓墓花大磁盃二磁茶
壺一為蘇子瞻貽某物為某貽事既傳而黃郡丞袁太冲公欲
得之因捧檄讓郡志於西山與生往還厚貽之一日谷及此生
益匿不出恐奪已寶也已袁遷去生死一盃一壺質予里江頭

周氏予聞屬外弟林生購得惜碑銘為媪以覆斃碎無微然不
失宋嘉定也凡三十年共零捲流波客無不珍視之故常不盡
醜而命藏置歲戌戌置盃與底携來京師童子出暴管與數佳
器一時碎客磨集視碎磁人人扼腕獨壺在耳按蘇集無孔仁
但有贈西山孔毅甫詩曰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卷聊洗心
或若仁即毅甫名乎夫孔公深藏及泉而出人間袁公善謀不
得而歸酒如予得後失猶之儻來儻去而尚作我大白侑歡伯
三十年足矣子瞻空一世無有藉令予顧墮甌太過子瞻得無
地下笑人

士人女展轉落籍

漢中人有為令者女其父亡依母五歲為婢桃花常抱往乾娘
尤別駕家一日婢忽置女地下他往為私期忽遇賊客故稱抱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六

女還家實盜去舟發蓋襄陽販鐵者女育于其媪五年始鬻于
吾里團鎮後同所盜十餘女婦邇江而上女鬻於衡娼家秦媪
而蓄飾之嬌小倚門女不好淫常受筆楚毒屢求死又恥無知
者偷生姦合愁容不解予嘗遊衡遇女絮語如此仍道其家事
人名甚悉予傷之適故人貽有買山錢因屬同遊吳孝甫與媪
語願罄橐得六十金與贖以室其地士人子而媪不可已書其
事於遊岳合江亭草中冀或得聞于其家又屢以貽故人宦閑
中者而皆無耗已遊京師遇所善通州權木幕賓楊君為女家
隣悉知之又貽書其家會其母死二兄皆廩于庠以為恥不答
女之不幸如此女非淫奔猶赤子入井家強有力骨肉章甫而
不手援以為恥往沿海諸郡士人女婦奪于倭皆得贖歸亦以
其非罪也是女獨不得同之耶吳孝甫所識楊二自記是桃花

村人麻邑有桃花山必其村人少在江邊洗菜為峭颯人掠去
驚于衡某家為民婦夫死哭墓往來如常一日為有力者負去
轉驚于衡係籍平康文罔如牛毛杆者塞眼政尚悶悶大槩此

楊悶兒

林省郎男仲子在京邸著與妓楊悶兒狎遊有娶歸之盟及仲
子歸內憚其尊人不決而病沉淹夢悶兒謂曰緣知不就奴病
且死莫君一面勝澆奴墳上土無益也驚覺悲慟仲子果自浙
來而悶兒死三日但目不瞑一縷氣惟微呼二郎乃仲子卧
抱呼悶兒悶兒遂瞑蓋自仲子歸悶兒即謝倚門迷罔牽思而
又不得意于其艾戮故病益劇耳仲子自負土成墳雜桃花棘
茨種之曰花貌棘心千古薄命

微富人某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七

微富人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而厚餌其夫以金夫以語婦婦
不從然心利其金卜夜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及某入
則血流滿地婦被殺矣驚惧反走夫歸以為其也訟于郡鞠之
某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婦又失其頭莫測
其故郡但下某及其夫於獄密察于其里人里人皆不省獨一
老人曰異哉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某急出
金募人察叫夜僧所在歲餘果于旁郡識之因以一人着死婦
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呼曰和尚還我頭和尚還我頭僧驚遽
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眾出縛僧抵郡曰向其家門夜啓
欲入盜物見婦盛妝泣牀前欲與淫知不可遂奮殺而携其頭
出掛上三家舖架上本出偶然拘某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悞
禍即移又上數家門看掛樹上拘其人至曰誠有之當時悞禍

即埋置已園中郡尉往園中掘婦頭得之然一鬚男子再掘而
婦頭始出問男子頭從何來曰此十年前斬其仇頭距婦頭丈
餘不知何由先婦人頭出若稍近亦不言矣于是郡以僧及此
人抵二死者命潘庚生談其里中事

杞縣疑獄

河南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櫛工整容女貌美工心動不能自
持是夜隨女至壻家其時雜沓不辨壻家主婦治饌翁壻奉容
堂上惟中獨有女匠遂作壻直入牽女從他戶出走女不省何
意從之行頃之家失女舉火尋覓匠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
道旁有笱井遂推女墮井中獨身逃其家不獲女以訟於官人
始謂其夜見人似櫛工者逮工至拷訊吐實稱女在井起之乃
一髯男子非女不省但械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辰有二商過
井旁聞井中呼聲視之女也二商為計解橐中繩以一人下繫
女腰以一人上持繩女上持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橐金竟
棄下者携女及橐直走吳之嘉定居焉既得美婦饒橐金意亦
驕縱常榷女女怨潛以語隣媪其故媪以聞官官鞫實以女拘
赴杞縣始知髯男子所偶商也與工並置法女以給其夫始合
馬朗哉談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八

徐德婦

張灣民徐德婦有容色與楊二為姦德家漸饒禁楊往而實不
能禁德甚恨之一夜婦不知所往箱奩俱空以為楊也頻年聞
訟不息後人於臨清娼識之聞于賊曹逮至獄得實蓋婦始以
遊山暮歸輿過其所識某門前某留款因與淫婦大醉枕上以
為楊也因與為期逃去且多怨其夫語醒去而不知語洩也及

期某往婦果携其資裝與已乘夜駕舟逃去明而知為某大駭然無可奈何某與偕之臨清居數月給鬻之娼家而有其資歸由是抵其罪楊禍始已盧仁談

臨安荷校婦

麻城劉給事洪源在臨安見按臺錄囚有婦荷校以帕幪其面過者咸唾詈之問故曰以與狗姦狗噬其小叔死成訟鞠得其故以抵命京有三婦與驢淫者固知凡詈人者世皆有之也

汪太公歸婢

吾里汪太公為青衿時失愛婢覘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勝國陳友諒之裔介瑞昌興國間負險善鬪為逋逃數不奉三尺久矣公以訟於司憲司憲曰小故今以隸往必為爭端不可公曰但得牒文自往不煩隸亦無所爭與之于是集奴為兵卒假諸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二

九

武弁樓船冠服黃蓋絳旌以從稱是新都護監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長郊迎金帛交錯宴款周渥談風颭發四筵聳動返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優人奏技金鼓喧震且宴且發若為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大樂公度行既遠罷酒出牒文示之曰婢小故今汪秀才且具奏大庭上司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懼求策于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可立解既至公始將其人鬚咲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倘然得從公等遊宴累日莫非緣結諸豪長亦皆大噓復交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之張舉之談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目錄

文尊篇

宋義

元錄程文

弘治壬戌世講錄

說貢卦

山海輿地圖說

彌勒勸孝偈

文公小學語

宋紹興進士題名記

神禹碑

雲庵將軍碑

甘露軒記

來鴈塔記語

彭祖養生說

遊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成 校

繡谷 唐景 校

文蓴篇

宋義

偶從金陵肆蒐得王房仲士驕所梓宋義一書乃宋制義也房仲謂家藏千首刻僅什一今觀其文皆簡淨透徹不尚繁蕪弘正之制瞿唐諸家近之今義制自宋學士柱股牽合猶張衡賦填榘衍漫不似楊馬長才直寫意盡而言止也吾家伯固全似其制幸拔者得之驪黃之外昭代距宋五百年流傳必廣好古之家匯集不足多異今錄數首節用而愛人曰財不傷則民不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乙

害財之用不節則取於民者無度矣吾之所以節其在己者正以厚其在人者耶此夫子云云之說夫用之不節非有意於害民其始不過侈在我之欲而已始也侈我之欲以為用至於用廣而財匱則其勢不得不厚斂於民吾之費愈多則民之力愈屈雖無意於虐民而民自虐矣故為人君者不可外節用以為愛民之事為君子者亦不能外節用以立愛民之說民吾所自有也財之在民者即財之在我者也有心於愛民者寧薄於己而薄於民不敢薄於民而厚於己故節用以足用不惟上足而下亦足矣在我之不節而於民不免乎虐取亦何異人知愛其身而反縱欲以傷其生哉善乎易之言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之說吾請證之以易孔子於鄉黨曰聖人身與道俱故無寓而非道凡桑梓必敬之地聖人未嘗致偽於其間也

此云之意夫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聖人與道相忘故雖鄉居之日無適而非道在陳則曰吾黨鄉居而五道聖人何嘗於鄉黨而忽之哉鄉人飲則杖者出鄉人儼則朝服而立道之所寓聖人不容於鄉黨而輕變之也鄉黨一書皆孔門弟子記諸言動豈於食息升降之頃而不形容其道之所寓哉恂恂以不能言此正聖人鄉居之真情也吁欲觀吾聖人之言動宜於鄉居時求之徽宗皇帝御製為君難曰以一人而受天下之託則所任為至重以一身而供萬物之求則所應為至博任至重而應至博豈不難哉此為君之所以為難也夫肇造之初祖宗營之既難於創業既治之後子孫保之又難於守成又况仰事上帝而有難謀之命俯綏四方而有難保之情而邦之廢興特在一言發號施令得無詭乎且貴者易以為驕富者易以為侈處富貴之極而以禮制心又人之所難能也且舜大聖人也而受命之初諸難不忘於歷試成王真賢君也訪洛之際多難猶患其未堪則后之克艱固可知矣然聖人靜而與道俱則固無難也出而同凶吉吉凶之患則人之所難不難惟其難故卒於易若易而處之則難將至矣不然則七月之詩何以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二

陳王業

宋紹興進士題名記

滁陽大中丞常公八石藏有宋朱文公紹興十八年題名記滁守張明道索以勒石醉翁亭後文公中五甲九十九名小錄云朱熹字元晦小名沈即小字季迪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循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議郎其郡其縣郡玉鄉三桂里父為

戶又註文公云我只作七八篇時文便登第又云我自十五六時知道試官無學問又云一箇試官我輩拜兩拜他叫黑回兩拜略知道理又云我尚當時就舉伊川不求登第其制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賦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五日引試御試有初考官尚書三員復考官又尚書三員又有詳定官尚書等三員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十八日起期集所有題名小錄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某日立題名石刻於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一甲五人二甲十九人有五甲中十八人稱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三

王牒所又云宗正寺王牒所則皆趙氏宗也今代如吾友靳之叔美叔衛豫章之元吉君霖皆可唾拾青紫惜使之如陳思空懷自試耳今錄其御筆手詔門下一道曰朕惟自古聖王之治莫先於得士而國家科目之設最為周密往者字內多故猶不忘三年之舉矧今彊垂日靖學校興行人知鄉方顧不能率厥舊典網羅群材庶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計偕朕將試之春官親策于廷庶以好爵幾有益於治道布告天下體朕意焉又御試策一道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謨魏乎與高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達國體咸造於廷願聞今日治道何興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馳驟可以接東漢之軌迹夫既抑滅宮之銳謝西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禮

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于篇朕將親覽

元錄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錄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友人錄得一篇因刻於左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畝晨門荷蕢荷蓀以及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逸民稱之何也柳下惠為士師矣槩謂之逸民可乎其詳言之 第一名周祐 對論語記逸民有七皆一世之高士聖人則有稱贊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人亦皆一世之高士聖人或有倦、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者七人而同之亦不可因柳下惠為士師而疑之也請詳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四

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夫子於伯夷叔齊則謂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於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於虞仲夷逸則又謂之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是七人者非隱避不汗則同而立志造行則異故聖人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逸民宜矣若微生畝晨門荷蕢荷蓀接輿沮溺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畝則警之以疾固於荷蕢則曰果哉末之難矣於荷蓀則使子路反見之於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意謂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變易之獨於晨門則未及釋其不可而為之者語於丈人則謂之隱者而朱子皆以是稱焉則聖人亦或有倦、接引之意皆以為隱者亦宜矣彼其為作者七人集注已謂不可知其謂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惠雖為士師然不能

枉道至于三黜則遺佚厄窮其為逸民亦無可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贊品列之者蓋所聞一世之高士故稱贊之為逸民足矣有倦之接引之意者蓋夫子與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抑其過引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也若作者七人朱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何敢贅

神為碑

李太保維寅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厠群石中植鑿之次覺有字形滌去泥土則南岳碑神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于窳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大宗伯湛源明先生所構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盡廢天下書院此院在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或謂宗伯載自衡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五

山或謂楚直指使其為宗伯門生所載至即响嶠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郡朱靈洞長沙岳麓書院皆有碑不佳以石理失賦而工拙也夙已聞惟响嶠峰碑最佳及登其峰覓碑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此碑也乃其為朱靈洞碑誌已載唐守慎其以椎榻厲民推墮入水昌黎先生亦有千搜萬索不可得之句固知昌黎未嘗登响嶠即如青蓮工部皆及峰下而皆未及登一寄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無微可信獨喜此碑頃從朗哉汝修元瑞諸君集太保宅細玩制古畫精石塌皆好為諸碑之最元瑞直謂為响嶠峰碑無疑今太保嵌置家園當與礪誓共傳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僉父手而八大保家必有鬼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太保自有識

弘治壬戌世講錄

弘治壬戌世講錄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內新建張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予叔祖參政公贈尚書濟叙世再備即予丘壑名亦贊及焉始予遊南雍相國任少司成謬以薄枝賞譽一見即問見此錄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薇殿始得見於齋閣序文即出程公手謔論感慨有秦人於末造思孝公之意嘗讀數過記其梗槩因錄於此曰 孝皇之世薄海內外既庶且豐文恬武熙士大夫率以名節相砥礪禮義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為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錄以得賢為重則以遺賢為恥宋戊辰之錄其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錄其存也以文信侯豈在世講哉然揚名公之烈以虎蓋張湯之雷以安世亦在乎其子孫此錄所以稱世也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六

雲麾將軍碑

良鄉縣有雲麾將軍碑極佳為學博其瘞為柱礎而閩人董生適見之澁痛不已言於宛平令李襲美陰：固詞人之雄即委曲寓書於其令博輦致嵌其署壁間扁曰古墨齋黎惟敬王敬美皆有記亡友丘謙之嘗為予談又謂碑碎文理不續今督府梅客生剪湊成四言詩製冊益佳可誦數賢集而破壁重光不落比秦博士焚書之手大奇矣而董生實為津梁故事必有遇不然在碎矣

說賁卦

讀爾雅堂集說賁卦喟然而嘆世之治獄不以文致其罪者鮮也此所以削木期勿對也因錄之理民者當各書一通置座右庶有省焉曰衛長公一日為余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

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貴道之大至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貴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數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罔弄法曰舞文凡獄之嚴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為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為慮深哉

甘露軒記

刑部福建司軒曰甘露為郎湘潭周公題相傳為前郎貴溪江公以潮時甘露降於軒栢而不得其事即周公以名題耳萬曆庚子夏郎四明馮公若愚方與其察江右曾公如川胡公汝煥文安王公應期咨問問忽胡公胥報曰署墻倒有石碑焉呼視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七

之乃江公甘露記也石僅三尺許因命移砌軒前照壁記略嘉靖癸卯春三月坐曹治事因行栢樹下迫視之見珠馬摘取手黏色近黃而瑩砥之味甘膏塗蜜酒實釀鮮栢凡六株皆然云爾此固 肅皇帝享年之徵而亦江公治獄亡害之符然當是時尚祥瑞公卿或有以贖諛者而公不以奏但謂無因而致為已惡焉則其勁正不阿之氣與露華並可掬而政益可知矣迄今五十有八載石湮而以馮公復出馮公方懸秦鏡以治獄膽可照而又常求其生安知司幽者不謂馮公猶江公而石露猶栢露乎且三槐既可為高門期則六栢自可成刑省瑞其必然矣語畢而石躍出仁賢聚而感應如桴鼓怪哉馮公復題石後略曰刑天道也亦曰刑義立并示勿陷也守刀示戒也古者幪巾服象選哉邈乎輕重大小有權足矣天心好生黃雲之占為

刑平不爾則為詩之含露詩曰燁々震電不寧不令言不令則不寧也此謂象徵戒之哉天人感應之間良有不容與者嗟乎數語於祥刑儼丹青之訓矣予耳獄寃甚多不惟郡邑好文致盜以成最課而以刻棘起聲固其常也不過鉗以三寸柔翰而實羅刹之獄鵠亭之鬼何處無之睹此冷然灑然諸公甘露沁我心脾哉不必徵栢上矣

山海輿地圖說

圖為今少司空趙公所命繪而勒石吳郡復序其端語妙矣因錄之曰夫自混沌既開玄黃攸剖圓蓋上覆方輿下持人以眇馬之身託處其中如一粟汎海與知幾何皇王迭興觀天察地周至曲評然所轄中土可以步計即疆度分野并乎有辨第海以內耳彼其人縱神聖其耳目心思所及止此也乃今茲圖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八

載中國幅員僅如丸彈而海以外殊方絕域廣漠無垠山名水號寡聞罕覩至謂天頂不動眾星七千年一週而以十重包地三十六線一線三百六十分總七萬二千里其論視渾天周髀與四洲三界等說更為浩瀚夫人非章亥烏能步其短長帝非金輪安能周其廣狹若茲圖者是耶非耶吾誰使正之抑聞莊生有言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其猶壘空之在大澤乎蓋以理推而道天地之無窮也則茲圖所載何謂無有要之存而不論可耳勒石何居嘻有說焉天地無窮吾心之體亦無盡而醴雞并盡之流往々自隘其心故勒茲圖引之使遊無畛之域當必有見於天地之間堯舜揖讓猶杯酒也湯武征誅如奕棋也周孔之該博金牛之一體耳夷由之特行崑岡之隻玉耳而况數聖賢而外挾沾々之善負美々之學者方求自盡吾心之不暇

而美暇自多為向海若之所笑歎噫上士得心而忘圖中士因圖以悟心斯余勒石意也萬曆丁酉夏月吉督撫江南兵部右侍郎巴郡趙可懷書

來廌塔記語

塔文為今學士曾先生作於艱貞之理發揮最深因錄其槩曰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夫平陂往復似為氣運之必然聖人不此之憂恤而信艱貞之必有福乃知諉之於氣運者氣運始足以主禍福危苦其心正固其謀以挽氣運於將然則有平无陂有往无復可以常食其福於不替故伊尹佐成湯矣又艱貞於太甲之朝遂綿六百年之商周公佐武王矣又艱貞於成王之朝遂綿八百年之周此豈非以人事挽留氣運之左驗歟不然商周之得天下其功德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九

彌勒勸孝偈

堂堂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檀香雕刻只看在此世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今因父母所生且道你身何得母娘十月懷胎多少辛勤勞役及其坐草之時性命懸絲危厄須臾母子相見慙愧冤家解釋不論男女是男明月寶珠憐惜何期長大成成人全無孝義禮節問着瞋眼努睛應對如同抵敵父母彈指嗟呼惆悵雙淚滴若還如此為人休問前程消息我見不孝之人虚空雷公霹靂折罰現世貧窮伶仃不度朝夕勸君省定晨昏竭力和顏悅色若要鳳龍肝也着為他求覓有無款曲披陳不可言前阻逆在生甘旨無虧死後不須追憶若能如是用心天地龍神佑翼禱

富有起家定須高官顯職右出大藏經無字函第十卷

彭祖養生說

彭祖曰凡人不能無思漸漸除之人身虛無但有游氣氣息得理百病不生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不動神不極亦可以長生矣却病十法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幽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歎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毋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母以病為苦母以死為患常令胃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彭城九十翁洞許居士謹識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十

文公小學語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愧古道憐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惹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亭州敦復子錄

遜言

遜言者華容孫宜仲可先生之所著也予嘗校序而梓行之矣觀事愴心因錄數條非有擇也曰夫吉凶悔吝者動之所生也憂喜禍福者為之所成也故人而為善雖不得福禍其遠矣人而為惡雖不得禍福其遠矣君子得福者常也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者常也得福其幸也由此言之措身處國御世長民之士可不求其端乎故曰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蓋言禍福之不可怨尤而修為之相與感應也夫視人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十一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此言聖人之儉養心守道澹泊無為而百度自貞政不在於事為之制物為之防也夫堯舜之時風氣簡純奇淫侈虐厥端未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土階茅茨若將終身是雖節制之道亦時勢使然也夫天下之所以日趨于窮者虛文盛也夫賞不可使趨不有不賞而勸者邪罰不可使畏不有不怒而威者邪故規矩素立則人之習之稔矣限制素明則人之守之定矣習之稔守之定故可以無賞而恒勸無罰而恒畏也使民恒勸恒畏者家國之所以不難而易也故家國天下其勢不同其用亦不同國得以自由斯生殺行焉緣法繼教也家不得以自擅斯規制行焉即教為法也夫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此其說尚法制箠束者矣然禁童子之暴謔則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三

十二

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闢闢則堯舜之道術不如寡妻之誨諭蓋言徒法之無用而素信之可以諭也故規矩限制其始未嘗廢賞罰也賞不必生誘之罰不必死繼之行之既久民自了然知其不可犯矣故曰家國天下勢不同用亦不同不得已也國之存亡家之興廢雖有數焉率以天理為果報爾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慶與殃非條來而驟至也由和氣之感召者深乖風之鼓煽者久故福不可禦禍不可遏也是故為祖父者心不懷非僻之念口不道狼戾之言身不履淫污之行存忠厚以立規模敦孝敬以端表則務耕稼以示勤儉甘柔弱以寡爭閭厚親戚以篤恩愛凡此皆所以養和氣而繫人望也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言天道之終還而為善之不可不強也反是而責報於天難矣難矣人材之出國之所昌也子孫之賢族之將天也家有若人則當愛惜保護以俟其成立無彼我論焉可矣乃或懷怒萌隘視人之有惟恐勝已也陰摧隱射撻陷施之然後為樂斯豺狼之用心而犬彘之不如者也夫四海之廣群生之類賢良俊人猶將有弟兄子弟愛焉况俱為骨肉統關門戶者乎昔六朝之君猜忌同氣至於剪落洪枝終歸覆敗史氏論之曰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祀絕家國之理茲言其驗之夫蒸民之生富貴貧賤有命存焉求之不可致却之不可麾也教子弟者要令其守道脩身樂天俟命已爾富貴榮利慎無使求之夫求之而得忝於心矣求而不得喪其節矣或使已為卿不用而教子弟以求富貴并己亦并其平生取訾笑矣昔陳咸不應父言而曰教我以諂故能終壞漢室至

謂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哉斯素行之所成也若齊朝之士矜其
子善琵琶伏事上官無不賞愛者殆異乎人之教矣

子部類增

十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目錄

詩片篇

顧東橋遺詩

南太史秋居集杜

朱博士詩

汪大呂育山人詩

田子壽詩

宋海翁清江引

先太史孔明贊

東坡像並海棠詩百字

周京兆董夫人詩

畢母孫孺人句

李英詩

杭妓雪琴詩

沈飛霞虞美人詩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王古直日影詩

漂母圖詩

嚴兩山詩

田國華詩

蒼蒼閣四歌

張伯羽水仙子詞

荅夷使對句

婁妃詩

王中丞母太淑人詩

非幻上人詩

朝鮮許姝氏詩

妓柳金南詩

何文興論宮人斜詩

耳譚類增

卷三十四目錄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景 叔成 梓

詩芹篇

顧東橋遺詩

往士人嘗誦大司寇東橋顧公寄大宰梁端簡公詩有十年大計黃金賤之句亦僅二句其東橋集亦無有今從端簡孫督府公得其全蓋顧公填楚時寄公賜還山詩也公復有劄謂天下士言萬金不賤必曰梁公為紀實云因載之詩曰詔下天門許挂冠明王親賜老臣安十年大計黃金賤六省清風白日寒直道功名甘自許清朝品隲復誰寬東門瓜地相隣並欲擬投

簪續舊歡

王古直日影詩

美芹錄載王古直仁甫日影詩蓋古直黃巖人遊京師過視鄉人於刑獄被逮並以置獄甘侵辱緘口不言獨暴立烈日中不與眾囚伍刑曹主事李廷美異之檢衣帽得柯學士詩曰爾能詩乎使賦日影詩須史成縱之歸長揖出獄吏群而笑古直名由此益顯而不載其詩吳人冷山人集明詩有此子嘗錄得因為補載曰觴、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魘屏瓦雀成駒馳金鳥異蟬冷長夜照園扉竟藻正延頸較之景宗乾病句陳思箕豆詩不翅過之矣

南太史秋居集杜

詩之法材料欲銖銖悉配而意相屬即漫然成句難之而集句

尤難集一人句益又難如匠者檢散材成巨室不加繩削自然湊合何可得也故古今人集句曾不一二閑中南太史子與秋

居集杜至六十章無一字不停勻無一句不貫穿杜固工琢句

而子與復工配擇真天地間奇寶天孫之杵爛煥也今錄其四

章而子與之材及其本集可槩見矣柴扉臨野碓雨欲掩見清

砧腹長日容杯酒江群雲慘歲陰舟中世人共南莽空時物正

蕭森舟中愁眼看霜露江星辰北斗深送一自御自古幽人泣

大野蒼生父寂寥參差江上如有待後日月不相饒後題病葉

多先墜薄寒松竟後凋彭州此生隨萬物觀李國無補聖明朝

野望步展向東籬何處花開滿故枝春傷寬心應是酒惜排悶

強裁詩江鳥雀荒村落亭子山河戰角悲遺圖南未可料陽城

下何用羽毛奇一鵲過受性本幽獨客青雲滿後塵寄李家聲

春墜地送王儒術豈謀身獨酌略蟠溪釣鮑子婁涼漢苑

春在行窮愁一揮淚問紅僧更覺老隨人都督

漂母圖詩 杭城有一家壁掛漂母圖上有二絕句曰千金報德未為奇阿

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快受誅夷一飯常懷

報德深歸來不負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

皆有深意何文興談 朱博士詩 滁陽朱遜泉勛白鹿洞長理學工詩陶寫性靈常得幽趣吾從

計驪黃天寒歲晚燕臺下鳴鶴孫陽也自傷又冷木一首曰萬
念成灰兩鬢霜乞來骸骨合收藏百年蟻蟻終拚食一日蟬蟬
敢恃長白屋暫留如旅舍青山人辦是家鄉闔棺但只求無媿
生死于今亦兩忘又謝張公惠炭曰設訝生紅好那知守黑安
寧論炙手熱應解裂膚寒性伏猶余烈心灰未化丹何如在山
日曾作美材看除夜曰今夕守殘歲明朝歷七旬漸知泉石味
轉與水雲親天意私貧我山靈要托人掃除門戶淨收取自家
春

嚴兩山詩

劉忠宣公以戶侍致仕構東山草堂厥後起右都御史督西廣
軍務友人嚴兩山永濟以詩送之曰公去青松護短牆歸時定
見鶴翎長野人不解山靈意只恐移文到草堂公之出處固非
尋常可測而兩山之詩意厚矣必忠宣而後有此友也然亦可
以觀時今有以此言進者乎

汪大呂盲人詩

汪大呂諱元英休寧人素稱詩未有聲已雙目盲而詩始工今
所傳秋聲草七言律一百二十首皆詠秋景物而皆盲後作瞽
者於秋必工而秋氣感人最深以其深感入其工秋此大呂詩
所由成也唐人詠物有此体然未有七言律者若此多者置在
唐編中不知誰雌黃故大呂詩以瞽工而亦以瞽傳矣今錄其
首秋風一章後世得無有不見全篇之恨乎曰全末吹迴木末
翻蕭、颯、滿川原江天白捲波濤壯野日黃靈塵遮昏團扇
怨姬空掩泣扁舟歸客暗消魂遙聞萬馬聲嘶動徒倚寒雲悵
玉門

田國華詩

田國華諱宗文為宣撫九龍子九龍東禦倭娶吳姬生國華姬
固善詩而國華少最穎遂禪其業長厥夷俗出居澧水北面孫
雲夢先生講執詩日工有聲又以詩請正於區太史海日公太
史甚稱之未及三十不幸蚤卒惜也夫名區甲里或此道寥然
而夷壞推結乃有居然作者固知靈光發越不以地限尤不可
以泯滅無傳也從區太史所得詩一冊今載數首以貽索珠者
其呈殷夷陵無美曰使君為政楚城隅鎮日風流吏事無但道
秦灰餘劫土不知月色藹和珠猿啼旅夢醒巫峽花發鄉心滿
石湖白雪倡來高自絕和歌寧後數巴渝其宿伸公房言別曰
獨宿伸公院閑雲滿翠微朔風催客思暮霽上僧衣跣坐翻經
罷飄零問侶歸何年南嶽寺振策共相依送吳翰之謁譚總戎
耳談類增 卷三十四

田子壽詩

田子壽諱九齡即宗文叔居夷而懷桑弧蓬矢之志號八溟山
人與宗文肩事孫先生購書充棟而巢居其中叔姪自相師友
稱詩友天下士其詩惜不多見獨具因吳山人寄懷予王行甫
詩一首固已含蓄深婉後層當家昔金昌緒僅有打起黃鸝兒
詩一首得傳世苟賞音不在繁多詩曰才名江左尚烏衣飄落

林塘靜掩扉短夢聽猿和雨斷尺書有雁背人飛澧蘭顏武秋
紉珮焚菊同君日療饑占勝柯園容結社相尋一舸澹忘歸

蒼蒼閣四歌

予家小閣俯抱山河故人詹東園題曰蒼蒼取子瞻賦中語客
集觴飲賦詩甚饒獨吳朱俞方四公成長歌四章而吳朱下世
閣亦頽已不欲琳琅之音盡泯也因識之此中猶銘盤孟勅昂
奕矣吳先生明卿歌曰臨臯萬戶克南郭中有詞人讀書閣野
容能乘野與來一覽山川窮二鄂山川佳氣鬱蒼蒼白雲黃鶴
遙相將屋亮南樓隔煙水春申故壘平林塘林塘煙水自今古吳魏
紛爭誰足武有酒且醉醉且歌圖麟畫鳳俱塵土塵土徒來易
誤人偏君閉閣甘沈淪為問江鄉幾知已能令此地生精神朱
中丞秉器歌曰齊安負江萬家郭前水山故相錯水如衣帶

耳談類增

卷三十四

注

山連萼幽人讀書起高閣展卷白雲當面落星檣風帆影簾幙
下者白鷗上白鶴嶠雪峰霞俱不惡十年典墳嗽如雁酉陽明
陵窮討索楊雄穎精胥臣博領會古人棄糟粕竹冠泥塗氣揮
霍臨文運肘摩鵬鷗千古詞章素玉托丈夫珥貂吐雄略不爾
冥心向寥廓接連一丘兼一壑七尺那能受羈縛啁啾：啾：簷
底鵲俞山人安期歌曰玉郎白眼厭城郭青眼留將向寥廓橫
江館側赤壁南百尺巍然起高閣八窓翻連天中央波閉日影
翻離梁亂峰西來水東走千里映發俱蒼蒼左眺武昌右夏口
楚甸坐中吞八九樊山青翠撲人眉鄂者風帆拂其肘王郎居
此何所為著書不遺時人知日邀僊客飯白石夜令太乙燃青
藜書成便作藏書室玉笈深函蟲鳥跡好聽他年絲竹聲嘈
似出尼丘壁方山人仲美歌曰長江東來幾千里衡廬兩山對

相峙君家構閣何崔嵬江色山光滿肉裏幾時雨泊齊安城齊
安驛前江水平閣中十月展高宴使我更復忘歸情洵：驚濤
閣欲動颯：狂飈激飛棟城樹冥濛失鄂陽江流決莽吞雲夢
五月零雨寒偏衣樽空更滿魚鱉肥朝遊暮醉與未竭雷電夜
爭燈燭輝曉來結束雲物霽憑欄俯盡江山勢吳檣越柁紛往
來漢水荆門緬追遙高閣題詩一和君詩罷放歌聲入雲身如
鴻鵠然六翮為謝籠中鷄鶩群吾觀此閣高無敵前臨武昌後
赤壁度公蘇公今寂：此閣隨君飽經歷

采海翁清江引

宋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嘗客華容孫給舍宅作清江
引糯米酒兒鮮魚鮓還喜生薑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雞兒罵呼
童兒點燈來花下要風流自在然亦晚年信口漸入香山

耳談類增

卷三十四

六

張伯兩水仙子詞

蘇州張伯兩罷官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畢見矣曰歸
來重整舊生涯瀟灑酒柴桑處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
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榻掛一幅單條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燒
香童子煎茶

先太史孔明贊

先太史稚欽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贊詩已載集中獨
替棄不載姑筆於此隆中龍卧是無東漢營中星宿是無西漢
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儔胡管樂之類

谷夷使對句

成化間夷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玉帛相將典章不能
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唯量乾坤度量：使

東坡像並海棠詩百字

石林詩話曰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景得意之作故常喜為人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予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銀鏤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有先生自繪像亦先生自云巾幘拄杖正與詩意相發即小剝泐不防偉觀信是異物完者自抄予頃購得瓦匠榻觀瀟灑秀逸而道氣不除可稱二絕真所謂畫中詩詩中畫也夫先生之在當時踴躍貶竄身幾不容至五百年後墓中文石半出殘斷尚吐虹光為世所寶不祥者名中身不泯者身後名耶又先生於他書嘗云此紙可割錢祭鬼至五百後當有百金之享蓋已定今日價矣

婁妃詩

寧廢王妃婁氏賢明解吟詠苦阻王逆志王令題樵圖乃樵回

耳談類增

卷三十四

七

首與婦語曰婦喚大弓夫轉聽樵樵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可謂深於諷諭王知其意而不聽予往得之友人黃別駕登之其曰金雞未報五更曉寶馬先嘶十里風欲借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則發難時作也王死曰紂聽婦人言失天下我不聽婦人言亡國悔亦深矣

周京兆董夫人詩

京兆周元孚弘禱繼室董夫人字少玉董侍御叔玉女弟也才行絕世元孚雅善詩而夫人嗣業別出機軸言言杜法其得意元孚亦自謂不如而人反謂元孚詩出閨中從元孚左次雁門間關道路以羸疾卒年二十九元孚始鳩其詩曰存稿僅百篇而其在彭蠡邊風舟幾覆乃詠唐子方平生仗忠義之句以慰其夫可謂女俠今錄數篇以標彤管其盤中小金魚曰青盞容

升斗無風水自秋更教萍藻合新月不驚鈞夫時在岢嵐曰流

落客邊舟刀環在馬頭莫憐楊柳色管取只封侯采蓮曲二首楊柳渡大隄游女往何處雲破棹歌寒鴛鴦時飛去妾家在錢塘莫問湘江水辜負惜花心有意采蓮子深夜見燈花曰頻頻珠淚墮銀臺夜：燈花燦爛開揆盡爐烟香未散玉人騎鶴定歸來中秋感懷曰晴光萬里遍長城玉鏡高懸處：明故國登樓魚鳥近他鄉作客夢魂驚浮雲絕塞征人意落日深閨少婦情莫倚朱顏還易老年：白髮伴愁生梅花曰細剪龍鬚綴紫瑛芳菲旖旎更輕盈香鱗片：和烟暗瘦玉枝：倩水橫遊子橋邊詩思冷仙人掌上夢魂清莫教雙笛吹零落留待羅浮向月明

王中丞母大淑人詩

耳談類增

卷三十四

八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歲閨範母儀字內稱烏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伯莫子期以貽予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然自是閨語錄其一章以俟世之按形管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逐湖南萬里餘人靜夜鵲啼有韻道偏秋鴈淚無書簷珠網就絲難盡梅荳丸成苔未除伯樂自來何處覓錯將良驥駕藍車

畢母孫孺人句

畢母孫孺人宏博已載閨德篇詩文尚秘但傳其春雪得花字句曰弱柳初飄絮殘梅更落花宛然謝庭風味子中舍君伯侯輩承父以朝霞庭課曰日映霞：映日朝霞與麗日同輝皆未及就孺人已曰天連水水連天秋水共長天一色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都城北十里外摩訶庵能詩善小楷書皆得空
覺之趣予嘗携客往憇其榻而談叢經論香茗餅餌未嘗不移
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馬灑脫尚名韉榻借松陰翠
盃含菊藥香清談名理窟幻有利魔場亦是看心侶皈依礼法
王其為予兄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滅端為不滅因金剛摧朽
木寶筏濟通津我春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遙識謝
池春五言妙境畦迳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緇衲恐不能釋此片
玉也別有無弦上人住慈壽寺旁善琴朗秀大堪着塵皆不失
高僧傳流品

李英詩

南海歐楨伯侍兒李英與其主人俱以詩名海內予往過楨伯
於燕邸督武學時英行酒東大寺中予咨是英不悅曰奈何辱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九

文士楨伯曰予不喜渠作此恐增我名瘴魔令去時殿前新鑄
大佛數座因令賦金鑄佛逡巡而獻予甚賞之詩曰鑄金成佛
便通靈不獨銖衣紺髮形何事本來渣滓室傳衣無像自冥
尚存其他詩數十首

朝鮮許姝氏詩

朝鮮為箕子封國沿習文雅原異雕題推結第其孱弱不競遂
為倭奴虎口餘肉通來中國士相從幕府往援向而羽之因通
其俗而薊門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姝氏
最多而最工亦錄教首以為麥秀之遺音亦其地河嶽之靈偏
發於陰於柔如其方偏故獨盛乎不知姬公召公之道音許姝
氏得聞否其望仙仙謠曰瑤花風細飛青鳥王母驂車向蓬島蘭
旌並帔白雉裘笑倚紅欄拾瑤草天風吹擘翠霞不玉環金珮

聲琅：素娥兩兩鼓瑤瑟三花味樹春雲香平明宴罷入蓉園
碧海青童來白鶴紫簫聲裡彩雲飛露濕銀河曉星落甘相絃
曲曰薰花泣露湘江曲點點秋煙天外綠水府涼波龍夜吟蛩
娘輕憂玲瓏玉離鸞別鳳隔蒼梧雨氣浸江迷曉珠神絃聲徹
石苔冷雲葉露鬢啼江姝瑤空星漢高超忽羽蓋金支五雲浹
門外漁郎唱竹枝銀潭半掛相思月寄女伴曰結廬臨古道日
見大江流鏡匣鸞將老園花蝶已秋寒山新過雁暮雨獨歸舟
寂寞窓紗掩那堪憶舊遊送兄箴謫甲山曰遠謫申山去江陵
別路長臣同賈太傅主豈楚懷王河水平秋岸關門但夕陽霜
風吹雁翼中斷不成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曰桃花開後杏
花稀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峰圍風
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不得白雲春水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一

十

杭妓雪琴詩

杭妓雪琴慧而絕世兼善詞翰為酒釧鈎棘百出不亂胡尚書
梅林公以名徵至即令賦雪琴擊鉢韻成公曰妙曰大人威如
虎雪琴心獨苦日出雪欲消絃斷琴非古

妓柳金南詩

黎民收為舉子從其父文僖公遊南京院妓柳金南才色迥出
流輩民收與交厚金南年二十四民收率諸貴遊賦詩贈焉金
南自賦一詞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千倚偏步重移
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張星翼軫聞者絕倒
以皆二十四意也是年卒亦是語識又有送民收會試詩云淮
浦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君行明年二月鶯花發君聽傳臚
妾倚門金南善畫嘗以畫扇百柄餽民收誤送文僖公許公受

而不怒次日會僚屬賦彈筆紡車行揭之中堂魏氏收彈筆指
金南紡車則其夫人金氏也老猶紡車云

沈飛霞虞美人詩

江陰山人沈飛霞鷺目翳不見而性最穎能辨蠅頭字嫻於詩
賦工臨池枕重名雅望公卿多下之而吏部栢潭孫公尤為莫
逆交一日宴集值庭前虞美人花正開索詠沈立就曰粧殘暮
下霸圖空顏色如花舊楚宮忍就魚腸三尺雪染成腥血一枝
紅微香斂萼春心躡廣袖翻階舞節桐應悵拔山人不見托根
芳草到江東孫公賞嘆曰此可報雙珠矣

何文輿論宮人斜詩

唐宮人斜詩有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樓之句予友
廣德守何文輿偶誦之曰宮人死入斜生皆怨女何未央之思
耳哉類增 卷三十四 十一
乎夫無寵而不忘恩寵乃所謂托諷而非其實情若實情當云
年年肯入未央樓矣予曰唐人物情以寄意其思深宋人指實
以刺事其義淺此言得之矣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偈和

麗人名素素出吳貴人遺体随母展轉落籍平康適年入都門
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齋素服縞或是緇布棲禪梵唄一洗塵
雜娛心文府作楷寫生小詠琢句皆衡古法人誦詩辭以蕭管
應之字字梅花飄落嘗彈其小婢額對而彈之彈去而婢不知
故目不暇瞬則有罰墨客過從文談酒話多晉人便從解悟其
於座上偏贊賓客居然江東王太傅風度而容得其藻譽片語
不減許幼月旦評不御鉛華不佩椒蘭而皎可鑑芬出膚理所
謂斐叔則殆面蓬頭皆好也又性好操作理繁細以助檢服等

貂帽皆自製戚里貴人家多取則焉偶出郊外騎彈過而見者
嚴中舍偕以詩六韻詠之而一時倡和者張誠甫沈孺林輩凡
十餘家其朗哉和詩曰紅額梅點額綠髮錦纏頭笑展桃花扇
嬌離燕子樓電飛馳迅騎霞舉颺輕裘扶彈鞞應妬學弓陣鷹
愁當無無輦止解佩有川遊可惜千金女難討萬戶侯子和詩
曰孤開弦滿月高抹玉搔頭欲奪胭脂塞輕絳翡翠樓胡裝貂
作帽宮隊錦為裘楊葉千重破桃花百轉愁柔心偏俠氣小獵
趁春遊娘子軍如出蛾眉也拜侯姬亦自有懷人詩曰良夜思
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携來獨枕誰相問明月空庭淚濕
衣句調不凡因並識之夫往者青樓曲里彼其之子皆得聞於
後世而桃葉團扇姬婢炳然流光况此離垢無上執固之翻
者哉

耳哉類增

卷三十四

十一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目錄

語詮篇

臞仙肘後經序

疑陽道人偈

五十七字對

口業意業

道者對聯

悅心長老

胡東洲語

黃大痴語

楊石齋語

汪閑齋語

彭文憲公語

柳山人廣東坡句

陰德不在遠

傳慎所自警箴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葵侗先生名言二首

潘恭定公名言二首

羅文莊公語

淡泊引年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五目錄

七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

語詮篇

臞仙肘後經序

疑陽道人偈

五十七字對

道者對聯

胡東洲語

楊石齋語

柳山人廣東坡句

傳慎所自警箴

葵侗先生名言二首

羅文莊公語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唐景 叔永 梓

袁伯修太史寒夜集朱晉甫侍中維摩室作禪莊語頌成五十一

積財以累賊盜母陰行險以累鬼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

緣而為親母認離合之身而為我○母厚養生以累蟲蛆母恃

曰母執來去之勢而為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母戀聚散之

衡與其子際災遊因索得之未嘗不日三復焉今錄其二於此

衡郡大司馬劉公堯誨號疑陽道人邃理學有偈語四予嘗過

我溝壑畸人

七字對空達二義如起二公地下字字證印今載於此曰那畔消息見生點兒有甚已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樣郎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喫米受苦擔饑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 這邊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上旬八旬嘆原來一場扯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個莊周應馬應牛逍遙散誕都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口業惡業

嘗過黃平倩大史見其書齋壁字因錄以自警曰口業滑溜不覺隨順說出意業習熟不覺隨順流去所以富鄭公云守口如瓶守意如城蓋晚年語豈非法華顯顯之旨耶能守此二業則身業自寡矣

道者對聯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五 二
麻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繕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過之延於湖上植先生有羈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個心知一個清風一個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微有諷字復道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不知是何人

悅心長老

悅心長老居京師羅近溪偕諸同志訪之問議之際長老曰諸公皆可進獨不許近溪衆皆愕愕問故曰載滿了近溪大服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為督學時有士其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窰盤盃行酒曰此器世所寶特人不易識耳東洲曰子亦識之即華美終是脆薄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愧色麻邑劉莊襄公

談其孫子敦以語我

黃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背甲閣右購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池館臺榭珍花奇石透迤屈折匪意賞心黃大痴過之留酌池上酒酣問三老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廉也三老曰然但我謀之久其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李相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怫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為子孫作馬牛耳餘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

楊石齋語 汪閑齋語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人賀者填委公獨擗蹙不歡或問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五

三

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是曲終時也未幾以謀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成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其繹思錄又載汪少宰閑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既盛要當培植為來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南巖閑齋皆廣信人予又聞王文成老尚乏嗣人以為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乎皆是勘破造化夫楊公相業彪炳升菴文章氣節俱是千古人物傀儡齊出榮悴之理匪所論文成世爵蟬聯千葉石榴花竟亦結子第其持盈不盈如其所言乃所以有其盈也故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一旦獲二城臨饋而嘆陶朱公既富室妾悲號凡若此非知道者能乎

彭文憲公語

廣信葉少宰鏗微時屢蹶場屋其尊人南巖公慰之曰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嘗聞費鸞湖初第時謁彭文憲公公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年少負氣頗不平後久宦歷宰輔常舉此以教人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汝輩榮進有定分終強不得立得脚根定向往而不利哉此為躁進者勸故有定分立脚根之說非是患失欲如老子繫車輪觀井也

柳山人廣東坡句

廣陵柳山人陳甫靖慶間以詩豪燕中今以老自斷不吟寓居金陵杏花村地極幽僻壹意娛樂纖塵不挂人皆悅之有我家先生之風昔東坡有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四句山人廣之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五

四

謂靜坐不如遊戲因曰無事此遊戲一日當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已自增壽政得遊戲三昧起東坡地下亦必謂可人

陰德不在遠

長興顧氏宦成無子家姬十五人一日與內君酌諸姬皆侍嘆曰我平生事皆陰德何以絕吾嗣乎一姬曰陰德不在遠公悟曰我今日行陰德當嫁汝姬曰我豈自言理固如是死後若蓋生子耳公因以其言盡嫁十餘人已生三子母即言死後若蓋生子在寡怨怨女曠多亦損德言而當何嫌出婦口不寧惟是人

傳慎所自警箴

安福傅公應禎為御史以抗言長流定海起大理卿自警箴曰

識見高遠者小人之言不能入動止光明者小人之計不能行度量卓越者小人之侮不能加義理透徹者小人之見不能誘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公恕足以孚眾志坦易足以消群疑禮數毋減於分中喜怒毋溢於法外毋偏信為所賣毋偏向為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纒與徐停止以思之慾初萌遽猛省以遏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確確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奈得下
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擾汨、然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知自振吾恥之
○自處超然處人謫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會沒理輾轉然臨境上發憤、然志得意適揚、然困窮拂鬱戚、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吾里吳民部待之刻於清江寄亭所契深矣

潘恭定公名言二首

或問治民之術曰養民已矣問養民曰如養身已矣未達曰善養身者儉欲善養民者儉財、者民之心、存則榮衛周流百骸悅澤民不生焉者未之有也反是而欲其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古之君子因天時順地利阜民財不以一人肆於民上夫是

之謂治人以身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上益下曰益者何益在上也損下益上曰損者何損在上也上損矣而曰益者何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益上益矣而曰損者何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損是故散財者王殖貨者亡彼盈鉅橋之粟積鹿臺之財者非萬世永鑒哉

羅文莊公語

正德中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闈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易維效談

淡泊引年

楊司徒高祖留耕翁質楮商山暫飯民家民出少蔬饌客苦澁不可食唾去民不悅曰此吾父祖盛饌吾等尚不得食胡不福之惜也問何名曰此秋末采楊葉水浸者也問其世曰予祖年有二十歲予父年九十有奇予年七十子抱孫矣翁改容謝過卒備賓主禮而去因常以戒子孫謂淡泊所以引年故多壽可以為尊生歲矣楊水部伯隣談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東坡作戒殺詩袁伯修太史和其韻成三章佛理戒殺以七首成賊生命實所不忍伯修三荆事佛皆最深戒殺特其細微耳曰念為生身核業為潤身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居佛土中謀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水珍炮鮭養陸羞燻鷺鴨俎豆萃賓朋歌吹喧簾幕以彼徹骨慘憺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內肪膏少肥白運着風捲雲剝脂汚巾幘可憐橫死魂

繞釜啾々泣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缺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客塞耳經所譬清虛道自集○饑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經行裡鉢盂兩度濕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間年光敲石急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鷄鴨萬錢充一餐金玉燦紗幕芻腴粟：黃虬脯珊瑚赤剔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人亦大可怖猛虎而冠幘胎魂能入夢變形訴且泣食經并食典書妖篋可缺鑊獄受煮人是昔豪華容五辛亦當屏穢吻饑鬼集○三日不飲酒無異蝎亡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箸倏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笑蚌蟻閻弱欺鷄鴨血色蝕刀砧腥烟蒸帷幕不思味報至鐵網火洞赤一念懺積警黑業立化白譬如遇赦囚鉗缺換冠幘戒刀殞虛空魔王盡鬼泣世典不戒殺竺書縫其缺採毛可薦神烹茶堪邀客斷

耳談類增 卷三十五

殺從此始無令寃垢集○附東坡戒殺詩曰我衰籃中蛤開口護殘汁又衰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割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丞壺似丞鴨坐客皆忍笑髮然發其羸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丞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憤武子雖勇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壁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六目錄

雅譚篇上

李文正公

陳王壘公

高張二相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王元美戲題

汪司馬打油詩

陳大司馬

張巽解元

包山僧天靈

趙中舍集句

陳龍二公

貧富人語

三老三件無

長人短人朝

彭進士

沔陽主文

瘦知縣髯典史

姜爾一

重泥

三不平

村學究講書

張吏侍

嚴高二相君

郭相君袁侍郎

夏忠靖

許相國

王元美

李王兩太史

先太史稚欽

靳公子

捕蝦蟇詩

徐中丞口占

僧谷秀才歌後語

杭士講書

羅山僧

余湯二進士

祝給舍

王副使集

金銅釘

學得半邊聖人

王篋江

越王祠

道士題冥位

秦字詩

高九官蹴鞠

無法無聊

周元平

尤于爭姓

明卿先生

還是准多

葵蕪兩公

鍊稜

回回我我

盜鍾錫斷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目錄

二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六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景 叔永 梓

雅譚篇上

李文正公

文正公好雅譚當在翰林時有陸某淹即署復遷職方公曰公其知機乎故又入職方謂入織房陸亦曰公非附熱者何以久在翰林謂汗淋也公大笑及當國諸翰林入謁談暇公曰試課一對庭前花早發衆心西其易亦各有占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咸悅服又一日款客皆明經士酒未半客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耳譚類增 卷之三十六 不得以問公公曰待湯

嚴高二相君

嚴相君訥燕人面麻俚語於燕有豔豆之謂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豈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陳玉壘公

張玉陽河南人語玉壘公曰官貧幸命滿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峯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俞送乎馬是盧送乎思泳始知是謔蓋俞人偷字馬盧驢字亦前語意可謂絕妙

郭相君袁侍郎

袁元峯拜侍郎郭東野正作相戲之曰今日東門報走一狼入西門又報走一狼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狼亦是狼乎袁曰今日

有人求題堂扁子曰君堂在何處曰在郭東門野外即題曰郭東野廬

高張二相

高相一日謁張相適見簷頭暴枯魚曰曉日斜烘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灌先生耳而相大笑張楚人楚有乾魚之謂高州人謂意見前語又江右某公與中州某公看上馬乃謔曰自昔未聞驢上馬某公即曰只今已是鶴群鷄江西有臘雞之謂故云

夏忠靖

昔王靖遠驥已封伯戴冕服繡有帛蔽耳方入朝夏中靖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詹侍御燕大行諧語

詹侍御事講燕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道聲相近燕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未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許相國

許相公國與徐相公時行同譙于他宅徐辭先行徐時猶申姓許曰此邊午時已行乎

王元美戲題

客有親元美像與自像相對持以索贊于元美亦竊比附乘之意元美題曰以我借我無可無不可以爾借我其計轉左不若爾為爾我為我請付之火梅子馬談

王元美

世廟朝宮中常見鬼崇十日十手有旨問秉一真人陶公不

能對或以元美博識詢之問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不曰其嚴乎蓋以刺嚴相也又嘗過嚴其子世蕃家閩人稱主人今日傷風不出元美曰參居相位怎說出傷風相父子因深啣之故有家門之禍又有人與荆石相公隣居極富而無墨人稱之曰吳牛言其徒有軀也王元美曰極富極貴牛丞相蓋以貴相富牛四字左右分屬二家謹則甚矣又往予與白描黃生集弇州園生貌極陋其家兒皆伏地笑絕偶於花嶼與元美聯席元美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然予曰何也曰得與美人同席次日抵閩門人皆舉為口實凡見寢貌必曰命帶桃花折角之風尚可想見又

吳中一士好強口詈王元美後公填鄒而士任所屬邑博士公優薦之得擢令及歸而詈猶故或曰此非平生詈公者乎當時耳談類增

何為薦之公曰賴有此薦耳不然詈當益甚此可以觀公度滙納萬垢而士則非人矣又一家饌客元美在馬饌有臭鶩生梨元美曰世上許多愁苦事無過死別共生誰皆其妙謔也

汪司馬打油詩

有貴人貽方子魯以細絨而寒已盡猶急成衣着之司馬作打油詩嘲之曰爰殺蘭州脫勝絨寄來春後趨裁縫寒回死等死花雪煖透生憎柳絮風盡日摩挲細脚逢人抖擻挺高胸尋常百樣渾身俏一着絨衣便不同梅子馬譚

李王兩太史

李本寧住在翰林內君王夫人病日同館有王太史戲曰王曰吾憐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亦曰井為八下而不辭

陳公司馬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劉曰厯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先太史稚欽

先太史罷裕州歸足跡不入公府守大梁郭公桐岡才人也屢造其廬太史始往謁既出有受械者家之鋸匠也呼而求解太史顧之曰既嘗戒懼矣而於此猶加謹焉公大笑即釋之又客有癖者咨方於太史太史曰古方傳益患處以磚塊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古方也又客以瘡鼻方為問曰以油梳子擦患處自愈及擦愈赤以問曰吾但知蘓子遊赤壁耳

張巽解元

浙解元張巽才名平等即試題暮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甚當守王公嘉賞取居首及道試落名又場中總裁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而皆守極力薦拔得首舉乃文實不稱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巽曰贈汝對一聯考諸三王而不認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靳公子

丹徒靳閣老子其不樂制舉且多過譽而此君子亦登第閣老於子每以不肖督過焉子曰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之有閣老笑而止

包山僧天靈

蕪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才朝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即答曰乃秀才秀字掉轉尾去便是

捕蝦蟆詩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搗酥以合藥製紫
金錠其張大其事備鼓吹旗幡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
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墟席促得蝦蟇刺眼
睛曹彬下江南稱勾當事視此何如

趙中舍集句

某山人訟一丹客於法司以其賺奪資裝而反為丹客所訟庭
見時法司甚怒山人曰爺爺就是青天既罷客競以壺榼慰勞
闌詠作詩趙中舍常吉在焉但集古句成絕曰囊中貯得買山
錢煉汞燒鉛四十年今日捉將官裏去烏紗頭上是青天山人
大怒交絕

徐中丞口占

浙督撫徐鳳洲公忭備杭志以屬一鄉宦其公率諸生成之月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五

給油火有資而公資數倍公獨却曰予以郡人成郡事何資為
不數日以佃外教場地請外教場者胡公宗憲制倭時購諸民
間二百畝闢以屯大軍厥費三千金請何其不廉也公因書一
絕云四十年餘二百田胡公曾此費三千脩書零碎燐油火整
頓償他仔粒錢

陳龍二公

陳督學大賓徽人而武陵龍別駕德化佐其郡陳來謁出門相
迎曰出門如見大賓陳即曰萬民瞻仰德化

僧荅秀才歌後語

吳中黃秀才其相掖唇昵者稱為小黃竅嗜讀書一寺中僧進
麵麵熱傷手罷黃好譁而語便捷因作歌後戲之曰光頭滑光
頭浪光頭練光頭勒此何語僧曰謂麵熱盪手也皆吳語光頭

滑面光頭浪盪光頭練橫光頭勒忒忒脫也謂手杪麵脫也僧
曰小僧亦有語無嗅則可即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口八
黃已知謂小黃竅嗜捧腹大笑四語皆以僧光頭譁固奇而七
八尤奇亦吳中莫有此士此僧

貧富人語

臨安何賣菜極貧人也黃金箔極富人也有人曰何賣菜今富了
換一漆扁挑黃金箔今窮了剪金盆打首飾矣言富非實富而
貧非實貧也

杭士講書

先朝貴璫出鎮杭抵學講書青衿以書進得牽牛章講誦之際
忽問曰王見之是何人荅曰此王羲之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
何人荅曰此王曰叟之兄也曰好好王氏一家都在書上又試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六

三老三件無

某邑有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以染鬚落俱聚一室候謁直
指已令至朝之曰三老三件無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耳則亦
無有乎語畢進謁出而臨咲始發不覺哄然直指微聞詔返問
所以遂直述以對直指亦發笑已之

羅山僧

羅山僧某人問之曰飲酒乎曰最不飲吃肉乎曰生不吃偷婦
乎曰並不偷越墻乎曰幾曾遊他妓館乎曰誓願在前僧有行
者皆所無事特作機鋒語耳

長人短人嘲

有客聯席坐一極長一極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葬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也坐客善之以為無可抗唇矣短者即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誇大木以為能勝其任矣及至葬壞地褊小舉而委之壑魚鱉不可勝食也客皆驚賞

余湯二進士

余進士田與湯練川日新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亦答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彭進士

麻城彭進士季篋乳名小兒一友名某大圭戲公曰倪米倪米倪小兒也公亦曰蔡米蔡米蔡大龜也

祝給舍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今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嘆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竟之為君也一節曰以齊天之太聖極天下之無狀焉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一不待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地遇似曾相識之家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沔陽主文

沔陽有主文者課諸生二題為殺雞為黍而食之無若宋人然諸生呈卷皆謂不佳乃出已作內有出妻見子四字又謂殺乎不殺乎食乎不食乎以作股對於次篇曰題重然字發皆欠工諸生唯唯忽有榜門者曰出妻見子世間有問客打雞天下無更有一般堪捧腹宋人然字着功夫

王副使集

文思院宋以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金練繪畫等物今代以名縫製匠屬工部此何官而得此美名哉官有大使有副使金陵人官此者刻詩曰王副使集可大笑有嘲之者曰帝德欽明語今標匠作官遂令王副使針線侍金鑿又曰院有文思號裁衣詩並裁遂令王副使白落剪刀隈李維寅談

瘦知縣辨典史

昔有傳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以為佳對偶有直指按江北時合肥大尹請見其人且骨立然亦與直指有舊因戲之曰合肥知縣因何瘦一時莫能對達蕪湖典史以解務至其人多鬚尹一見即對曰蕪湖典史却多鬚直指笑而賞之

金銅釘

京都元夕遊人火樹沿路競發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林金舖俚俗以為林則却病產子彭季篋試禮闈時與客亦在途中客曰此景像何所似彭曰放的是銀花合林的是金銅釘乃蕪湖味道火樹銀花合張昌宗今同丁令威句也二人以此譁而轉用佳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姜爾一

客誦蕪子膽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語姜夔爾一曰若要不要蕪不不俗一頓一碗笋熬肉蓋謂不瘦非肉不俗非竹也

學得半邊聖人

有人性怪與而好奪或有鄙其怪者其人答曰一介不與聖道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學得半邊聖人

重泥

世廟初張羅峯柄國議聖像皆泥塑木雕非禮宜易以木主而

像必青衿士躬檉瘞土中武昌下邑有數士檉而泥重一士曰此真是重泥後此生暴卒人謂悔聖之過

王策江

浙江王策江父子俱擅丹青且工傳真父子因互相貌一坐一立自以為工製成索題堂於徐天池山人山人譴之題曰父貌子不似子貌父不真自家骨肉且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三不平

有客食糕而美潛以一粘案下欲私之主人窺見故曰天下有三不平事曰何也曰賤人女曰大姐貴人女反曰小姐內官曰公外官反曰爺浮屠掃雲表曰塌糕食置案下反曰高非三不平乎

越王祠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臨安錢某理儒也官方伯欲得民一湖故託言已錢越王之裔湖乃前王土也因以恢復奪得遊舸魚罟樂利兼焉遽建越王祠其上落成屬人作文致祭一人即曰於乎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於乎前王不忘

村學究講書

江右一村學究好夸口板援貴勢時衛姓者妻有淫行為學究戚人嫉之而述其語謂其徒問師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是何如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少年作狀不要講他又問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是何如曰陳廉事是家岳矯節苦貧飯也沒吃不要講他又問齊景公有馬千駟何如曰馬愈事是家表兄死箇矣一日又問使之舉事而事治何治乎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在九江關我過之僅送下程紅票我大罵而去又問心廣體胖胖字曰

體常舒泰是如何曰此尚書是我同窓抵足三年昨聘我教其孫我不住想是怪我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云有淫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與衛家遂有話說

道士題真位

漢陽有王媪家富而性矜誇因病做醮事乃厚贈道士曰我身後題真位須多稱譽好字樣為里黨光既卒道士思無可稱乃題曰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

張吏侍

張吏侍王陽公與諸公雅集某公為觴政謂必各以其本鄉所負朝者以自朝公知眾意不過欲我稱偷驢也俟眾自朝皆盡但起捏眾臂各一下眾問故曰看誰最肥好偷耳

秦字詩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大宗伯于公夫人秦姓有二媵王對南相公作秦字詩朝之曰二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余攻若把小余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工緻可入織錦迴文

高九官蹴鞠

揚州高九官子喜蹴鞠家遂落至廳房皆帶去而猶不已里人面戲之曰高九官人氣毬踢得廳堂響以聲言而指廳堂也陳甫談

還是准多

真州蔣少卿問江都趙憲副曰自古文人多好色僕不好色自古文人多好飲僕不好飲若然是不准趙答曰還是准多柳陳父談

無法無聊

一禪僧與一中貴人遊金陵諸梵刹都人陳延之相遇叙款曲陳曰然二君不是無法便是無聊皆大笑柳陳父談

蔡龔兩公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席看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一齣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恁底既至張廣才掃墓一齣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言惟實所

周元孚

有王州判署麻城風裁獨著而邑人某府判以詭糧受窘乃性長器乞免周元孚作破承朝之曰以府判而跪州判因以民糧而作官糧甚矣弊之不可作也夫既以民糧而作官糧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跪州判哉後元孚任順天判抗疏論諸權貴謫判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十一

代州或翻案朝之曰以府判而謫州判因以屬官而窘堂官甚矣分之不可喻也夫既以屬官而窘堂官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謫州判哉以發笑云

鍊樓

廣人張喞山舍為楊升菴契友工七言律其贈楊詩曰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來海上瓶是也家起一樓乞題於升菴升菴聞其地壁色黯黑題曰鍊樓後有解者曰此戲君為夷金樓也蓋張嘗以詩文貨得夷人金云張笑竟不易升菴間亦曰被人勘破矣

尤于爭姓

有尤與于二人各美其姓不相下于曰尤犬牛姓也于人性也尤曰何傲曰孟子不云乎犬之性猶狗牛之性猶牛入之性猶

回回我我

一人讀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傍有哂者其人曰何哂曰無他我謂孟孫問孝於我我與君所讀好作對耳

明卿先生

予嘗以丙夜入下雉扣吳先生門遠先生尚未寢自出隔門問曰我州閩禁甚厲從來不夜啟兄入者何也予曰司城者聞是鄙人即傳鑰啟閩故耳即曰異哉李成到姊家姊家曰此李成舅乎成訝曰此家也知我名我一向灶下主爨却享此大名又時為人作文其褒譽失實處皆曰王行甫云坐定因舉以為問先生曰有和尚踰牆出行淫而倒下禿頂印泥猶是和尚因以拳插其中成冠子樣曰好賴道士此我借稱行甫意也一日與姜孝廉開行江邊歸問曰作詩否予笑曰頃作二句城裏柴為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六

十二

市江邊鬼作人先生曰紫市不在我州江鬼人却在此山中稱舉人亦曰鬼人皆令人笑絕

盜鍾錫斷

昔有一盜錫者一盜鍾者決於王者王者問盜錫者以大辟而釋盜鍾者人問其故主者曰此引經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目錄

雅謹篇中

王相公詩

陳師孔

立下早

優人譚語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好風好雨

許青陽詩

王妓

竇生詩

許少華詞

走失雞詞

江集說部

臨安儒生

譚已瘡

陶蕪訪

鎮宅夫人

陳孝齋

席丘僧

劉生

方近湖及諸公口令

袁太冲

聖人不死

焦太史

四字

莫廷韓諧語

名刺謹語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憎詩

續絃詩

楊循吉

小舉子對

杭守劉公

夢鱸詩

吳中令君試題

賈中丞

某貴公掾語

瑪瑪璫

泰興令

張妓諧語

語圖

丁氏部謹語

斯文盜賊

某給舍答費璫

許文穆公

長老撞鐘詩

用詩句令

活套批平等案

李本建

人間第二盃

黃季主張維時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目錄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杲 叔永 梓

雅謹篇中

王相公詩

蘭谿趙相公與南昌張相公俱於壬午皆以不根左遷州同趙
得解州張得滁州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大拜之日太倉王
相公當國朝以詩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行相公我貴
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西州同

焦太史

順天丁酉鄉試主試焦太史弱侯為副考取士文多奇詭用老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焦調福寧州同去中試士數人
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癖有之而關節未也故庚子科
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
正考已自認難諉而偏坐尤非誣漸白始豫章相公極寬之於
其行作口號送之曰場中關節原無有士子文章實不通此去
福寧君莫嘆當年我亦作州同蓋公嘗以司未調滁州同後起
南尚寶改中允管司業事遂入相

陳師孔

蜀瀘州人陳師孔太學遊賞一角妓比相別妓曰瀘出金當製
簪寓我迨歲冬友人計借師孔精製一簪函封甚謹別具書語
媿媿不置比發書妓愕然莫識為誰適一孝廉在坐附書者索
報甚急妓倩孝廉作字報之乃口占一調授使者去云寄來金

簪兒到也有三錢重想起來是一個糊塗夢相交人頗多箇箇
情飛動那裡曉得甚麼陳師孔師孔見此可羞然其迷魂陣破
矣若彼不作糊塗夢必使其人沉溺敗亡何在其為聰明醒乎
故夢夢不夢亦夢也

四字

或問根髮字如何寫一人忘記寫一四字或曰此器四字
曰下一直極長些就是以像形亦妙也

立下早

某官居訟堂聞者報曰有張相公求見曰是子遠長是立下早
曰時二月已着葛衫故知立夏早也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遠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大笑某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先生曰
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
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
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

優人諷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已娶婦而氣遂驕縱眾鄙之
一日與同宴會眾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諷之否曰可
因演蘊季子家招人起課美命二人爭課命錢美命者曰汝小
數命薄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
無得運時滿堂哄然王逃席去

名刺諷語

嘉清初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書中

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白太常少卿若珪性謙下投諸
權貴人刺曰眇眇小學生一好事者作四言云臺末臺駁眇眇
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南京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送
名得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
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亦認對云堯舜其
病諸公不解曰好送去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解元李惟寅談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西安一廣文博學而廉介有氣罷官歸家徒四壁立賴其門人
舉火而瀟灑善譚殊不以介意偶戲作清江引自朝云夜半三
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噪吃蹬的響一聲儘力子嚇一跳把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三

股脊梁筋窮斷了聞者絕倒其地並舉之為口實於是秦藩中
貴人競求識面咸為營助旋以聞於王召見立賜百金始有家
黃司馬談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東方箕星東木克北土以土
為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星所好及北宮南
中央皆從妻所好矣楊升菴偶述此義座有譚者曰天上星宿
亦怕妻乎滿堂哄然

憎詩

昔有喜賦愁賦吳人某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間何物最
堪憎蚤蠅蚊鼠賊僧相罵婦人攔路狗濕柴灶音炭濁油澄
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有人六十再娶許青陽朝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
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
意為兩傍高唐陶大冶談

續絃詩

邊檢討蕙續絃時年已五十餘同年劉編修補為詩戲之曰洞
房花燭結良緣屈指惟差四十年昨夜嬌娥春睡著不知彭祖
在身邊按宋陳脩亦有詩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正與此類

王妓

蕪州王妓以善譚聞咄嗟而辦嘗譚一惡少惡少欲奉之死妓
聞即就惡少曰子欲奉死我乎公死尚登天堂若我死入地獄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四

矣惡少聞譽語喜曰何也曰公死人皆曰阿彌陀佛豈不是登
天堂我死人皆頓足曰王娘死乎豈不是入地獄惡少大笑罷
又出遇二富人所識者二人止之曰能以我二人譚則縱女去
妓即曰頃來見一丐子持二錢誤墮衣中褊摸不得忽得自袴
襠中曰你兩箇員外却原來在這裡二人大笑富人稱員外也

楊循吉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四月八日訪楊公循吉楊以沐辭不出尚
書不悅後楊於六月六日訪尚書亦以沐辭遂索筆題其壁曰
公昔訪我我沐浴我來訪公公沐浴公昔訪我四月八我今訪
公六月六蓋四月八浴佛之日六月六浴狗之辰

寶生詩

京師有人以椒房授散官者畫影子嗔匠不着金緋客寶生見

之以隸寫詩於上其人不省或為人解出大恨焚棄詩曰永腹
彪軀食粟強烏紗影像白綾裝即論品級無金紫只好陰司作
鬼王昔党太尉見已影像曰我見畫大蟲尚是金眼豈我消不
得一雙金眼睛充足噴飯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謁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
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區問風何嘗區曰側縫皆入
不區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
率舞牛在其中貴公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已成鄉舉矣語皆
含刺少穎如此

許少華詞

嘗見許少華憲使所寫一卷子乃鞋盃詞翰墨勁秀飛動其餘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五

幅畫以已他作信筆寫滿意不欲人畫蛇足也曰借足下權為
季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此娘大鸚鵡鷓鴣總
讓他把一箇知味人兒醉殺

杭守劉公

杭守劉公伯縉考童生與鄉先生約非親子弟不得通方伯某
公既於子弟有薦矣復於道上投書公曰尚薦童生乎使曰非
也假令是童生當受責發書乃童生七名劉善謹即曰攔街通
假書當面說謊話童子六七人責打三十下使曰不敢說謊是
家主錯罵耳劉又曰七子姓名多一時都罵錯這等白木人還
來跟道學

走失雞詞

南湖野史王西樓滿庭芳詞曰平生淡薄雞兒不見童子休焦

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
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只睡到日頭高公
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只緣有這箇意思

夢鱸詩

醉語曰有王翰林狎一童子童子語人夜夢鱸出其膝下聞者
答以詩曰小郎一夢甚踈蹊黃鱸鑿鑿事可疑想是風流王太
史夜深來訪舊相知旁一人又賡曰小郎一夢甚蹊蹊何物鑿
賢鱸一條想是風流王翰院夜深來訪舊相交

江集說部

蜀熊翰林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別駕江陵張相為座主入辭
相曰好生做官我衙門人痛癢相關熊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
相發笑不自制蜀孝廉金聲舉鄉試尾名入監試第一或曰金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六

君一向止可名王振今庶幾名稱金聲河南內鄉李萊官檢討
弟陰增廣生兄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
得幾何弟曰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兄檢得甚麼計得甚
麼桃源西士一鄧一陳其學師語鄧曰聞貴鄉有叔嚙其嫂鼻
端者此宜有罪鄧曰若鼻在尚可無罪曰何也曰有鼻之人奚
罪焉師大笑陳生與同社生皆得罪學師將俱加朴同社生餽
其師以佳狗得免陳曰朴則同朴汝胡為免不過苟免刑罰耳
諸生皆竊笑一日學師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師又將加
朴陳曰此朱晦菴誤我曰何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師
笑不復朴

吳中令君試題

吳中一令君試士有童生齒長矣而求試獨說出題譴之曰考

童生考老人生援筆立就皆綴陳語成新義令君佳之首舉後果登榜其破承曰合長幼而試其才大人之事也夫後生可畏而老成人不可不惜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朗然談

臨安儒生

臨安有儒生好慕蘓長公首戴東坡巾身坐東坡椅口啜東坡肉儼然自謂東坡尚在或曰何不學東坡作詩曰若要作詩我

賈中丞

吾里先朝大中丞賈公啟字啟之夕居北郡解節鉞始歸里清抗高莖而善譔嘗過某家主人番歛有果皆購自外夕坐不見下食公忽以手大作圈曰京師好大餅主人曰餅家必小戶何由入鑪曰乘軟時折看入又問既堅何由得出曰只見進去不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見出來矣主人捧腹急令下食公又嘗對客稱其夫人為房上客曰得無謂房下乎曰少年塗澤可稱房下如今老醜不成模樣非房上乎謂是鴟胎也

誰已癡

吾里汪太公宿儒也有苦癡者寒顫不已公視之曰壯士不癡瘡出小鬼古稱僮婢疾也明日疾作我來念呪但欲君作努應聲莫作懦態則鬼避矣如期果來正色問曰有刀乎曰有有鎗乎曰有問金問鼓皆然作努應聲公第曰既有刀鎗金鼓戰戰病者方知是誰大笑汗出病亦已夏克家又云有病此者或告之曰但治蓋三片納口中仍硃砂塗裏小夫自愈其人如法治不驗以問之但曰三江夏口赤壁鏖兵不戰何為

某貴公掾語

京師有貴公於雪候居氈帷爐燭酒力薰灼汗出曰天氣不正一掾居帷外曰小人站處天氣頗正公愧失語盡輟食噉之明卿先生談

陶庶訪

吾里陶庶訪珪號雪堂曠逸嗜酒兩鬢稠而頂實寡髮未第時嘗過隣媪媪加健美公曰但烹伏雞大醉我當為汝剪頂作髻媪如言酌至醉始脫巾以頂就之令剪曰我本無法汝又失機為之哄然

瑪瑪璫

威寧伯王公越好恢諧一日往某侯伯家適其夫妻相詬聲徹于外王戲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臚官唱山呼其人一不省以為珊瑚也即呼曰瑪璫曰再山呼曰瑪璫璫其人大愧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鎮宅夫人

有東家新居繪鎮宅物而西家不欲相勝恒以物壓之東家繪龍則西家繪蜈蚣以龍畏蜈蚣入甲也東家因而繪雞則西家繪里長以蜈蚣畏雞而里長至則雞殺也東家因而繪官人西家復繪夫人或問夫人何雄曰里長怕官人官人見夫人安有不懼者故夫人天下鎮宅符也

泰興令

泰興令其嬖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以為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能對免責掾即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鵬之以酒朗其談

陳孝公

武昌陳孝齋先朝人尚多土語每語必帶屎庫二字乃終竟後
面之義陳性慈以赴試入省常犯舟人禁忌為不吉語歲久無
肯載者眾為解又以戒生始載之既登舟見鴉鳴於桅稍即曰
虎嚼的虎嚼的舡翻桅倒將汝入泥底舟人大恨近岸詔以上
而舟即發行岸上語人其故且曰渠舡屎庫板將落矣吾不告
之乃舵板非落也已自可笑入省謁督學公公曰本學教官何
以不至生回首以手指後曰本學教官在屎庫來聞者絕倒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而貌已足徐娘一日為人携遊登舟客杜
君者望見即謂之曰他老便老也是個小娘杜本無籍借太豎
入贊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個老爹眾皆鼓掌

虎丘僧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九

有人請虎丘僧作醮事曰師父吃葷吃素曰葷素都吃只是不
禁酒本是諱語其人曰然則我家何設以待我家猪羊都殺只
是不禁殺葫蘆

語圈

鄂城人稱娘曰涼稱涼曰娘一童子夏月之夜呼其母曰涼涼
今夜裡好風娘其師他郡人聞之以為罵母也而督過之因問
汝呼母何以曰涼曰涼是我母曰汝母梁夫人乎聞者笑絕

劉生

保定劉秀才才高而性佻健不羈一日學師率諸生迎上司劉
已在前將衣巾置河岸赤身澡浴師望見識是劉改道他往第
令人責問之劉見人來反將泥塗面人曰劉秀才何無禮如此
曰劣秀才捉驚吃耳曰何為泥塗面曰恐驚見我不來後亦登

科竟以癩死

丁氏部語

丁公嘗顧我於京邸主人自稱不在家其恒也馬上人如此對
公問是誰說曰是相公說公入曰此正如婦人自稱有人在家
裡同予問何也曰有男子以婦姦訟謂其婦自言如此蓋婦急
語失也為撫掌

方近潮及諸公口令

方曰兩土成圭乃圭璋之圭非龜鱉之龜既非龜鱉何以添卜
成卦一曰兩火成炎乃炎涼之炎非魚鹽之鹽既非魚鹽何以
添水成淡一曰兩曰成昌乃昌大之昌非娼優之娼既非娼優
何以添口成唱一曰兩不成竹乃花竹之竹非祝尤之祝既非
祝尤何以添付成符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十

斯文盜賊

歛相微時嘗為人投徒一夜衣囊皆失於賊幸未出復獲於主
者家將行吊打其人急曰是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解主者曰能答對則已曰斯文盜賊先生來劫先生豈是偷光
鑿壁其人不能對相為代答曰宵夜王孫是我終然是我且教
免捷懸梁笑而縱之

袁太冲

袁太冲福徵守沔陽忽一日坐堂上有所思忘記歸衙一聽事
陰陽生有急潛歸屬其弟報時而弟不識字報已時公曰打你
箇已時其人辨曰無罪公曰再辨打午時矣

某給舍答貴璫

某給舍蜀人飲貴璫家璫故令人繫一鼠至曰此物善盜既送

而復得請殺之璫視給舍曰看他紳里分上放了罷給舍曰莫放莫放也要割他一刀

聖人不死

西昌有劇賊劉富年七十餘子侄六人名曰老曰舜暨禹湯文武盤庚行劫每行劫人時富於火光中執杖指揮而眾趨之某公守吉安擒富以其老復宥之而富恣睢一方騷動涇人張職方大未時令西昌懸賞捕得悉斃之獄盜警始息一日監司郡侯語次及之張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眾大哄

許文穆公

盱江羅公汝芳守宛日集諸生緇黃數百人譚輪迴報應舉國若狂一日來涇上水西精舍而相國許文穆公方讀書台山羅邀致會中復理前談曰人慎毋殺一牛湏化一牛償殺一承湏

詳談類增

卷三十一

十一

化一承償下至螻蟻蠅蝮罔不然公曰果然則莫若殺人羅訝然曰何也曰異時責償猶得化人也滿堂哄然張大來談

長老撞鐘詩

嘉靖中少司成朱公頗有王戎之癖日以事紙蝕諸生怨讟全起朱恚曰我做一日長老撞一口鐘何懼焉已中彈文罷是夜即有榜門者曰佛法于今已不東登臺說法總成空祇園昨夜傳消息長老今朝不撞鐘既出居稍近驛馬巷復有榜門者曰昔作鳳凰臺上客長人之長也今為驛馬巷中人長馬之長與張大來談

李本建

李本建維極往與諸文士飲汪司馬伯玉齋頭有蘓製嵌銅錫壺以火猛銅錫流化成團本建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也伯玉方停盃嗔僕聞而嘗譽怒為釋然語曰談言微中可以鮮紛正此之謂也

用詩句令

有內相與相為酒令而繼之者內相始令用詩一句下繫已意曰一枝紅杏出牆來內邊咱看見外邊你看見一相曰杖藜扶我過橋東你也倚着我我也倚着你繼之者亦一相曰榆花滿地散金錢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又有二人嗔人凉已為令而答之者亦用前意一人曰一枝紅杏出牆來見得一半不見得一半一人曰旋斫生柴帶葉燒冷竈裡一把熱竈裡一把容之者解嘲曰居人不自識東西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繼者答者意深矣

人間第二盃

王談類增

卷三十七

十二

成化中楊某守汝寧夜半微行閭里至草舍見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取瓶中酒飲女曰此盃酒是楊知府也復進一盃曰此是劉知縣矣楊不喻次旦召問之曰酒一盃則清象楊也二則濁象劉也遂有賦詩者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盃見關然堂集

活套批平等案

世廟時唐中丞填淮陽續著左編常陳案牘於郡邑申文但云照舊規發落其請詳者曰據申是依擬行謂之活套批武廟時先太史稚欽謫守裕州蕩情文史試諸生懽於閱卷但一槩行賞無所雌黃曰都好都好名曰平等案

黃季主張維時

黃郡黃孝廉季主荆郡張殿元維時相聚薊門黃美少年張佳

公子黃故譴之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張即答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敢忘又季主與王伯固試禮闈時有闈中士相遇知二人名士曰維楚有材也季主曰豈秦無人乎一時語偏長安

耳談類增

卷三十七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目錄

雅譚篇下

楊大年

鄧給舍震卿

饒江兩侍御

周元孚劉給舍

屠長卿

江陵任大尹

玉華山人

穆金御頭 去天漸遠

驛丞見洗馬

冒籍寇

袁履善

袁仲子打油詩

魯余二明經

吳市中人語

行人王

丐者詈犬

子對祖語

陳張二公

閩朝語

好人不好人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目錄

嘲妓

架子

薦風鑑者復書

白塔詩

廣文歇後語

指揮說春秋

沈青門

朝北地巷曲中人

太湖士

臨安秀才

公治長問答

代季先生祭母文

中敬

時有別字

好享受

韓中丞口令

拜匣庫荷包庫

李太史

磨鏡匠

全椒士

張敬菴

乞兒壑碗溪歌

陶懋中

劉進士

戈壽官

李相國

假舉人

楊萬壑

青州大姐
胡督梅林
方仲美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伯成 梓

雅譚篇下

楊大年

揚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史館每事必曰二老以為何如意若哂若者周曰莫要笑我便須到你朱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

鄧給舍震卿

麻邑鄧震卿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或造化番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稍天也今人無端忘已又逞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乙

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前身後是地極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嫗之喻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如此子請竊比之矣

饒江兩侍御

侍御饒任菴楚人江中躍蜀人江顧饒於燕即見庭樹暴枯魚曰乾魚樹上飛饒應聲曰老鼠江中躍坐定令作破江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饒曰鑽隙穴以相關踰墻以相從江又曰江漢以濯之之繁也秋陽以暴之之乾也以如此之乾魚豈不簡乎乎莫可尚乎饒曰鑽隙穴以相窺穴不可鑽也踰墻以相從墻不可踰也以如此之老鼠則父也國人皆賤之矣又作承如此

周元孚劉給舍

有談理主仁體者於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解之謂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也周元孚在座發笑曰然則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想是三十九歲時矣或又頻誦天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句劉給諫洪源笑曰然則堯舜以前都把紙燭兒過日乎二語理固自在譚亦大佳

屠長卿

屠長卿有青衣漸長或曰某鬚出矣長卿曰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奈之何

江陵任大尹

嘉靖中任佃以御史謫江陵尹文移諸邑輒稱即將某人如何即將某事如何公安尹某署其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二

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綉衣郎

王華山人

京山高中丞號王華有時客刺曰王華山人拜客議之者曰拜客何須用王華王華山已日西斜長安有路人人到不信春風獨一家

糝金柳頭

去天漸遠

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糝金柳頭言語美而禁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土近也謂人病於色者曰閻王未勾何自押到譚皆雅有合稱以謂人者曰未勾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糝金柳實途可回轉

驛丞見洗馬

楊公守陳官洗馬奉使至一驛丞出問汝何官曰洗馬丞默

謂賤役必卑官又問曰洗我馬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何常之
有問官與丞孰大曰稍大與尉孰大曰稍大時踞而對坐聞此
稍移几就下又問與令孰大曰亦稍大移几益下語未畢直指
刺來就謁既至稱門生側坐最恭丞膽落知誤向遠地磕頭不
已公不言自是有驛丞見洗馬磕頭在後之語

冒籍寇

順天府青衿有慣攻打冒籍之名犯者往往擊死會報海寇數
多而實中土奸人附之增虐聲耳此冒籍寇也一時獻策陳言
者紛然一生獨曰策皆非奇惟有令順天府青衿攻打便了矣
趙常吉談

袁履善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嘗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詭因事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三
謂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
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
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手遂得出羊應公大
笑至今郡中為口實莊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語未必戾第其
人不足語莊耳

袁仲子打油詩

袁仲子河南督護嘗題詩郵壁刺時事得罪仕年以改官入都
謁予其人博雅豪爽好作打油詩脫筆即為人傳誦味絕尚記
其一為代妓詈所歡者曰尋覓如同夜不收聞人知在十間樓
誰家歪貨番他住那洋開錢任你丟擲日頑皮猶怕打只今餓
臉不知羞便須剥去嫖衣服鎖向空房作縮頭

魯余二明經

予里魯余二明經皆宿儒高行之士魯耳不聰而司教晉之閭
喜余足微蹇而簿蜀之大足有嘲者曰魯公訓閭喜叫官不應
余公簿大足舉步難行天然契合

吳市中人語

吳市中有一等入好謙而無理者又好譽而無理者有二人相
過於市作里語問答曰尊姓曰弗敢小子無姓曰人焉得無姓
曰介便是百家姓上小小一個姓曰姓舍曰弗敢姓張曰姓張
妙也又曰子長立早曰子長曰絕妙哉曰記得家父也姓張曰
妙也妙也難得一家都姓張妙得介世哉又二人相遇曰剛才
在閭門買些物事見尊翁老先生曰那落認得家父曰是赤鼻
頭個曰弗敢是水紅個又語多浮半一人問曰尊姓曰姓陸曰
介便是三老官人哉又問幾位令即曰只三個小兒曰介便是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四
一男一女我幾位尊夫人曰只賤荆一人曰介便是與誰家共
個哉

行人王

頃大行王其使晉府王以刺迎題曰晉王迎王答以刺曰行人
王謝王見笑曰行人亦王乎與我並肩也好

丐者罵犬

犬嚙一丐者丐者罵曰你忙甚麼 遲早不同是你口中物

子對祖語

有祖督孫過命跪之階下其子見而憐之輒跪不起祖曰兒為孫
謝耶父強聲曰汝苦我兒我那得不苦汝兒

陳張二公

兵部郎吾里陳公楚產一子而同舍張公集義過視摩頂曰

金陵陳大聲朝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曰門前一
陳驟車過沃楊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袴子
勝脹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酸臙那裡
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裡有春風一
曲柱韋娘 開筵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鬆髻高尺二蠻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
在何方土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 五錢一兩等頭昂便
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太湖士

家從孫伯固令太湖一士昂然而來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欽
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臨安秀才

臨安一士其父兄皆以造假銀繫獄明日士入邑堂陳說某是
家父生員即是親子某是家兄生員即是親弟語未竟令君徐
公曰不必多叙家門直說造假銀強盜是汝爺哥便了也

公冶長問答

江陵一士為相國張公婿道取第五里士嘲曰子張第十九子
路第十三固矣顏淵高第惟列十二不審公冶長何以至第五
也答曰看他丈人是何等人那得不第五

代季先生祭母文

黃陂有季先生少未嘗學長而好弄文墨求人文稿則曰求文
稿見未報則曰未報見哩咳則曰垂亥每于尺牘語則曰呵呵
稱堪輿則曰國首簡藝則曰簡藝相董則曰相董每罵人號下
又加尊號失記已罵已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更僕教里

人共傳之一日其母卒於厲託邑人段重其作堂祭文重其即
代為之言曰某年月日見其移亡母柩就封於某山見其不敢
索文稿於人謹寫見胸中之所有而言曰嗚呼躬秉耒報二十
餘年垂玄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泪如泉方母病劇國首
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糧少乏諸親俱在無人
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

中敬

楚黃陂之段重其與同社生楊養其交如管鮑居恒共寢食乙
酉楊舉孝廉段落第方同夜坐市井有以酒食餉孝廉者段在
坐見其人以肥酒大肉強楊而偏着意楊不能却飲結欲嘔段
頗厭之已共被卧至夜半楊腹中雷鳴且痛楚推段覺曰腹中
鳴痛迺爾君多記方書能瘳之乎段方在覺夢間即應聲曰卒
病有中風中痰中氣者兄此病中敬楊曰何以療之段曰但用
一孟糞一孟溺陳君前罵曰汝是卑田院乞兒即愈是後里人
見赴席者即曰今莫中敬此前人所未發也

詩有別字

社友簡子曰其詩多別字豈不學之過與不佞會曰非 滄浪
有言詩有別才非閑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詩既有別才別
趣安得無別字乎但上文逸一句曰詩有別字非閑誤也同社
友患沈痾諸藥罔效覽余會東不覺一咲而差諸王孫載陽談
見醉語

好享受

吳人好遊而家鮮蓄積其恒也有二人耦其一曰春光我盡無
資出遊其一曰我以一分銀遊虎丘何必癡重曰何也曰三

海螺向七釐水白酒尋相識人生其船頭聽缸中妓曲也到干人石頰然歸飽看好山好水豈不是以一分銀遊虎丘乎其一日好享受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雍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二句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與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莫把入來說那個人前不說人

拜匣庫荷包庫

予幕罔府於滁之陽攝者以銀錢交代甫畢而滁人寶慶守胡公未謁曰事有極異者予往泣寶慶盤庫銀實貯以一大拜匣因曰其拜匣庫乎予曰頃所交銀僅十兩餘不過一荷包可貯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九

此荷包庫也相與一笑蓋南罔所事惟以文書身稽諸郡令其解馬價於北罔便已故得蕭然續醉翁遊於佳山水間也

李太史

李太史於張吏侍玉陽公最雖而其鄉趙州橋有張仙驢跡出對曰張果老過趙州橋跌了寶塞衆未反對乃張夫人姓崔曰還是我對崔夫人居晉教寺守著禿驢

磨鏡匠

金陵有匠沿街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一家出簇蔡骨朵令磨而傷稜已甚因被撻他日遂更其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只不磨簇蔡骨朵人皆笑其拙所謂此處無銀三百兩也

全椒士

全椒一士性朴質為其寡嫂作字於所知孺其售屋于人曰家

嫂屋事極緊極煩夫極力處處有均感也得者噴飯蒲案

張毅菴

武昌二守張毅菴蜀人與楚客某昵厚一日飲罷與夫不至客曰雙料老鼠搵不起也張曰半邊乾魚煮已熟三五張體肥重而容眇一目也

乞兒整碗溪歌

有客過一令君所請不從禮又哀薄發憤罵曰我為某公來也者莫作暴富乞兒便橫臉肉令曰亦知公為某公來也者正是向火乞兒緊咬牙關又曰我是乞兒何必向乞兒討羹覓飯客曰誰是乞兒只今見乞兒整碗溪歌又曰你有金膝碗定作貪狼客曰我只白木棍懶打風狗不別而出其偶問曰秋風事若何曰天山雪已十丈何謂秋風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十

陶懋中

有秉憲者抵會稽最惡人看白造陶駕部懋中看白過門為門卒挺見憲使甚怒陶曰看家岳分上曰汝岳為誰曰誠意伯不聽又曰看先大人分上曰汝父為誰曰陶文僖曰文僖公子為蘭亭安有爾不肖子曰此人即是允宜初服白紵固其所也憲使起謝過令索衣冠成禮而出語人曰靠丈人不濟靠大人不濟還是靠着自家

劉進士愷

除人劉愷家極貧讀書一寺中一日僧誦經歸得錢五百有驕意反語相侵劉題詩於壁曰笑我之乎不值錢阿彌却是布金田他時王播重遊寺鼓福光頭一百拳後登第拜監察御史歸過寺詩猶隱隱在壁召僧擊數下曰蠢禿碧紗籠也不知作身

戈壽官

下維有戈壽官富而慙夏月赴親家喜筵着紅段圓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啜以沸湯汗流竟踵及父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頃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再脫衣拭汗始把盃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李相國

李相國石麓公始讀書句容山寺見僧摘葫蘆偶舉以戲擊其首作詩曰葫蘆本是葫蘆種葫蘆種就葫蘆用葫蘆今以打葫蘆葫蘆打得葫蘆痛至今其地稱之

假舉人

萬曆乙酉科南畿有以賄中者江南士子綴拾四書成語為時統一首喧傳南北子從容所錄之其文曰不勉而中裁及其身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十一

者也甚矣其中非尔力也不勉而中裁必逮夫身矣是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且取士必得古之制也萬取千馬千取百馬其間必有名世者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有賤丈夫馬不曰白乎誦其詩讀其書吾弗為之矣尊其位重其祿吾弗能已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行險以徼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居之而不疑事之以皮幣事之以大馬事之以珠玉雖曰未學請嘗試之左右皆曰不可諸大夫皆曰不可國人皆曰不可以小易大波惡知之他一時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彼惡敢當我哉行辟人可也此一時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其為士者笑之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雖閉戶可也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今若此則亦何益之有哉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可以處而處可以任而仕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今也不然發而不中君子耻之古之人有言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哉是言也

青州大姐

有士娶燕姬病力而姬之母常來密語姬曰如何如何何不如青州大姐姬佛然士後以咨姬姬曰吾姊嫁青州皆以淫三殺其夫而母皆捲握其賞歸今以教予予不忍殺夫子也士甚德姬以語人如此予伯兄巡南城常按此獄謂多老腐明經携姬至半道多死死後其父母恰至拉女還饒有捲握如前蓋皆潛其後相促迫也豈惟老腐即伯兄如包龍圖能斷鬼獄而亦死狐媚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近聞一事有徽費晚與金陵馬姬狎糜百金期屢月居僅七日亡歸語人曰姬體全不着席有十枕皆為助淫設今我冷汗出矣亡歸者所以逃死也是人勇踰孟賁矣

君子上達

南畿督學江公名以達行抵某驛驛丞點夫頭曰何以達江公不悅欲撻之有客入見公告以故客曰此小人下達也若公者君子上達固自不同公咲而罷

楊萬壑

金陵楊山人萬壑詞翰平昔而嗜遊饒濟勝之具稱鐵脚其內子沈氏名春雨善繪事而行纏平昔人謂之語曰楊君萬壑手不如脚春雨佳偶脚不如手

胡提督梅林

胡提督梅林與周中丞觀所共飲周譴曰杯盡壺撤尿借用俗稱

也胡曰櫓搖舟放屁又胡與一領即者飲擲散用么二三但么
曰一二曰兩呼一兩三蓋刺其有贖緩也

方仲美

莊則勸過方仲美畏門犬不入方曰犬不咬君子何畏焉莊曰
吾何敢當君子曰曾不聞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乎固知足
下君子也

耳談類增

卷三十八

十三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九目錄

長語篇

恭陵諸詠

傳奇辨

集諺謠古言

虜俗夜談記

大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目錄

乙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九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梓

長語篇

泰陵諸詠

我皇祖開國於腥臊民物未康浸淫至成化弘治而天清地寧乃孝宗敬皇帝天縱靈特道鬱凝旋復承其休蕩瑕歛清民物殷阜海內無事百司優游九十有八載猶周成康漢文景可謂至治故其綴衣之辰升遐之夕中外諸臣灑血烏號各構鼎湖之詠而海內老羸角崩哀詔哭震林谷感亦何深予嘗集諸臣之詠曰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泰陵遺思錄今病其繁而但撮其警句識之物壯則老日盈則虧後聖有作前徽難嗣即曰人事厥亦天道夫子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溝壑之思其亦有稍近者耶李東陽文正曰寢廟衣裳雲氣冷泰陵松柏雨聲秋又曰秘殿深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又曰萬方同一慟號哭隱成雷又曰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又曰雲容常晏日露禱必深更歲早憂疑獄天寒憫戍兵尚遺寬恤詔朝野共吞聲又曰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又曰孝宗天子真聖人平生好武復好文多咨謀武籌畧坐鎮海宇清風塵垂衣造膝賜顧問眷遇不與諸曹均楊一清曰傷心遺詔龍沙外注目宸容豹尾中又曰人間何日忘弘治天下茲辰哭孝宗五月七日李夢陽曰先朝無願會大漸問班師又曰今來松柏望斜日泰陵青又曰木橋

可汗日新起 泰陵年又曰孤臣萬古淚偏灑 泰陵園又曰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 孝宗又曰 先帝乘龍去不返悲風慘淡吹宸極四海哭若喪慈母百官奔走天為黑憶昔臨危坐御床手擎神器歸 今皇密語丁寧肺腑裂三老親聞

眼流血金騰立剖石室秘此事難從外人說又曰身逢累朝全盛日弘治之間我親親朝廷無事尚恭默天下書計歸壺府五陵鞍馬速雷電千官氣勢如風雨却憶年年秋月時日與爾輩同襟期如澆之酒差快意袒跣呼號百不思絃張柱促衣冠禍綜覈崩奔學士疲倉皇世事難開口物極則反理宜有羸疾已分沙草田遭逢復折都門柳何景明曰先皇舊侍從獨到 泰陵前又曰敬皇十八載四海一何安昂成棄萬國弓墮哭千官又曰彌留念諸將顧命託三公又曰臨門日呼召天語舊臣聆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又曰先帝侍臣零落盡 泰陵宮草日霏霏王廷相曰小臣疑望夕不見 泰陵原又曰誰期陵樹果猶有舊臣嘗徐禎卿曰稽手攀松柏雲天灑淚長又曰當時侍從客慟哭幾人存陳沂曰君臣胥慶際民物遂生初邊貢曰祠官如可乞長奉 泰陵園又曰九齡如帝與端可致雍熙又曰却憶先皇御宸極陰陽和調人足食萬方只解歌太平百姓何曾知帝力嗚呼鼎湖飛龍去不返五風十雨何由得又曰平亂懷先帝艱難伏友生又曰側憶 先皇日車書走百蠻鄭善夫曰微官渾忘却唯記 孝皇年又曰緬思弘治化歷歷在耳目熒理得所司氣候有攸屬八風率順序五緯無愆伏廿年宣重光萬國照玉燭平路生廣庭蓮萼出荒服所以覆幬下老不聞殺戮廖道南曰 孝皇當日御明堂十八年中慶澤長道德寧論漢文帝追思亦邁宋

仁皇予亦有向云遙望荆龍 秦陵樹只今下馬漢文

虜俗夜談記

陝人曹山人番家塞上習虜事京師酒所咨問而創記之曰虜事夜談記抵掌頓令髮豎副墨賢於酒糺矣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也虜則滅倫婦媿則娶亡論父子祖孫叔姪兄弟死者部落金帛牛馬駝羊皆歸焉部落眾則強牛馬駝羊饒則富如三娘子為俺答外甥女而配是也惟生母親女親姊妹不犯疾病相扶持所以貴於人倫也虜俗人病即父母妻子率避十餘里不相顧任其生死死者置帳中凡生前所有衣物戎裝之類悉以殉貧賤者置屍樹上而已深忌死者遷忌及物也虜酋死凡親近侍從悉殺以從若黃台吉死大成台吉皆以殉是也虜法以罪死即沒其家散給其妻孥其次但用九九法罰之耳

耳談類增

虜性極忍虐無所畏敬獨敬天而畏雷家被雷火則其家悉為人而捨奪以其遭天譴也虜酒糶而極薄所謂虜酒千鍾不醉人也每夏馬乳盛時以燒酒曰馬乳酒釜醜之類率類中國然糶薄必以酒燒酒始醜能醉人始以祭天敬天故也虜性極忍虐無所信崇信西僧極至見則無貴賤老幼必頂禮摩頂受戒餽遺恒罄所有不惜黃台吉宰生倘不浪死皆以金寶置屍棺內西僧給令焚屍粉骨和以牛糞造作佛像曰如此即佛成信從之而取其物俺答死妻三娘子推千金累屍跌坐如佛竟從焚粉金皆竊去不惜其徒欲有言於其酋亦必重購僧以得之如俺答死計龍土骨赤之徒皆宜殉購而得免是也虜不食五穀不生痘疹自板升叛逆播種之後及款塞以來稍知粒食即生痘疹老幼不免多死者虜於盛夏必遠避青山之後以蠅蚤

之屬最巨且夥牛馬皆不能堪弱者死壯者病况人乎虜俗女大贅婿聘禮用牛馬羊之類亦稱其家其日父引其子詣女家

女則潛乘馬走數十里抵宿其親黨或三五日婿知所在亦奔馬至馬如追亡稱其戚黨曰妳計妳計者妳母也必強而後可群婦女若爭鬪狀如始歸自款貢以來其酋長咸飽所欲如增馬價金銀銅鐵蟒幣貂裘悉歸焉故其酋長皆不樂戰惟部落窮乏之絲粟不得不願款貢勢在其上則可耳自款貢以來華人貪小利而法弛凡禁物皆以與虜買得無用致虜皆堅甲利兵倒授太阿失計之甚夷使出入居我與裡虛實盡知胡越一家深慮則未先朝邊民村有地窖虜來倉卒避匿今皆湮沒一旦變起避匿無所民非我民也邊民所以能障虜者其技力善戰皆虜類耳故其婦女皆能彎角虜先朝懸賞格得虜一首大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四

鐵一錠民爭利故死鬪納款不戰皆反棄而他操民不知兵後世必有驅市人而戰者而後可虜即稱貢市然今年增練幣明歲索兼金增索不已給賜不休特款貢名佳耳所貢夷馬或僅如羊豕值一二錢乃瀕死之物反抱而行更有割唇斷尾過手即死者而以給軍賄價必十倍大抵邊計剝削軍伍以賂夷馬尅減餼糧以充市價猶割貓以飼鼠烹犬以食盜掩耳盜鈴自云無覺上下相蒙支吾旦暮而已可歎也以予觀之天地間有虜自是一種冷氣所生實則匈奴寵之以天驕若然虜狼蛇鴆皆天驕乎其俗惡如此地屬如此性暴如此生活死之如此亦天厭其好殺而假手其俗以屠戮之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即曰犬羊中國犬豕主羊跪乳有義有孝敬惟以待死無故而不可殺亦有餘辜焉非若虜之為犬羊也天地間華夷自是一

大界限虜既以食穀死痘何若各從其俗勿相侵犯無利亦無害乎夫以虜性之暴尚知敬天畏雷信西僧則所以為表餌之策籠絡之計者或借此其間亦一端也中國數十年賴款貢得上下安枕昔之計事者亦惟計目前而止人有中矢者召醫師治之醫師截去其桿其家曰鏃在內柰何曰我是外科技止此若要去鏃須召內科此昔之計事者志也藉曰長顧却慮貽謀先知所謂綢繆戶牖及國家閑暇則有太吳在君其問諸水濱

傳奇辨

今傳奇稱蔡邕登上第婿相府母死不歸按史邕性至孝母病三年衣不解帶及母卒廬於墓側哀毀免擾室傍木生連理與叔父從弟三世不分財自稱年四十六孤特一身以應詔直言忤中常侍罪棄市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鬻鉗徒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五

朔方則前事皆非也始拜議郎漢亦無狀元事 又謂呂蒙正與劉女居破窰按史蒙正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即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並蒙正出之淪躓窮之及蒙正擢進士第一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又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吏部尚書則所謂貧窮及稱與劉氏並逐有因而非其妻累葉貴盛且何至貧若是妻本宋氏何得稱劉木蘭寺為王播詩其傳會昔人皆言之矣 獨關壯繆刀會之曰羽與肅隣數至狐疑肅常以歡好撫之又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住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赴會 李宸妃本婉儀即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后無子鞠以為子兼令楊備儀視之后與妃保愛特至及帝即位婉儀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其敢言故終太后世帝不知為妃出

也明道元年婉儀卒始進位宸妃稱薨楚王即所謂八大王也始為帝言本宸妃生而妃死於非命帝慟哭哀怨發妃柩玉色如生禮製皆與后同始嘆人言不足信待后家益厚則宰相呂夷簡諷諫之力也何有刺死河邊及貶后之說第妃墮釵不損帝心卜當得男則有之矣 班超家貧為官傭書勞苦積歲遂爾投筆欲效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而不因任尚、為超被徵時以戌已校尉奏拜都尉及超還與交代而非以憤報尚其他班姬上書徐幹為友則有之 薛仁貴以田為業遇太宗征遼應將軍張士貴募斬將立功當時已知名仁貴好着白衣自標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着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嗟異賞賜甚衆已又曰朕舊將皆老欲擢翹勇付閭外莫如卿後與九姓戰發三矢殺三人虜遂降軍中歌曰將軍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六

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士貴起群盜學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征遼還以其親冒矢石帝歎賞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卒陪葬昭陵仁貴功自昭顯士貴亦何得蔽之至以罪死乎語不知從何起也 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眦眦太宗不憚罷召讓敬德敬德謝罪語止此無貶斥復起事又趙穿弒靈公而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春秋書之曰趙盾弒其君屠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徧拜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舉此其言直稟秋霜矣第岸賈非誅盾之人也而程嬰公孫杵臼匿武立趙則趙氏之死友謂之忠於趙則可觀此戲劇無不髮上指其未察盾之罪耶彼晉蕞於敦獨免春秋之書何幸 馮京字當世自御舉至

廷試果皆第一皆猶未娶宰相張克佐欲妻以女方負宮掖勢
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京笑不視力辭以出父之始
為富弼婿又為晏元獻婿故曰三為丞相婿京父名式為左侍
禁而非商搃無馮商之名還妾事乃狀元馬洵之父從政無子
買妾見妾髻中繫白訊之乃自鬻以葬親傷之即婦妾不問前
直後夢女父來謝曰公德已奏之上帝令君家富貴洵之不
絕果得子名洵中狀元而非京父也或以馬馮誤而狀元一也
祝英臺事極實而傳者不備今載之祝與梁山伯同學已祝婦
梁訪之始知為女子欲娶祝而祝已許聘馬氏梁恨後三年
為鄞令死遺言葬我清道山下及葬祝遠馬氏過其地風濤大
作舟不能進祝知為梁家哀慟失聲家忽裂攝祝以入馬氏聞
其事於朝丞相謝安石封祝為義婦則尤異今語謂墓裏成婚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七

祝九娘是也又博物志一事正類此故並載之梁國女子許嫁
而夫不歸女家強以更遠竟病死夫歸至墓棺開女活二家詣
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未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豈偶同乎
王允董卓呂布傳俱無貂蟬名但卓傳謂卓使布守關中布與
侍婢通情不自安因往見王允自陳時允與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屬為內應卓果被誅卓傳又謂卓馬驚車折首其小妻止之
則婢非委心布者其事皆不可知也然李獻吉豫章行曰黃河
雖大川所嗟流不清千里能一曲不如直道行王允輔京室李
杜番其名則亦以實婦之矣 灌園按戰國策齊閔王之遇殺
其子法章變姓名為宮太史敫音家傭敷女奇法章狀貌以為
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宮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
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宮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女為

后生子建敷曰女無媒而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觀
王后賢不以不觀之故夫人子禮襄王卒子建立君王后事
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貽
王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后引
雖椎破之曰謹以解矣后死后後勝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
脩戰伐國亡后之才智且賢若此固宜識王于傭過太史遠矣
以娶身存危齊于虎口四十餘年也豈偶然哉 蘓秦說秦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去秦而歸妻不下紕媵不為炊
父母不與言得大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暮年
揣摩成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說趙王趙王大說封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白璧
百雙黃金萬鎰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八

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媵蛇行匍伏四拜自
跪而謝秦曰媵何前倨而後恭也曰以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曰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
安可忽乎哉六國捨秦策勿論矣然秦志不過富貴非有烈士
之風如魯連子足以成其謀也故猶邯鄲狗鬪之客而勢格于
連雖無成矣車裂之慘何如過洛陽時耶 候鯖錄載鸚鵡傳
十段本元微之事而後代以張珙名鶯鶯一書二詩頗極情致
字、刺心墮淚詩曰自即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為
旁人羞不起為即憔悴却羞即棄置綠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而微之絕婚之意曰有尤物必有尤禍不
始其身則妖其人可謂偉識勇過孟賁矣擾蒲者為朱此之黨
丁文雅與微之有舊寓書息兵而無所謂孫飛虎也相傳魯救

寺有石刻鸚鵡：像微有肌今問謂無或其人憤之耳 晉漆子
曰包侍制初守濠州時察貴善之寃其法九死人要生類人貌
與同者令飲極醉與死人同寢而深納舌其口中死人自然語
其根因却令人隔房聽之而因以察貴善寃則所謂孝肅斷陰
治鬼其以此耶大抵諸說家好組織事故以成其離合悲歡而
不必其實有有因者有無因者如班超尉遲鞏無閭在直獨以
至孝稱不孝至慈稱不慈令人悲傷涕出憤恨而詛詈則不可
况賢聖帝王耶

大言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衣
曰龍鱗也予以往所聞續談維禎大詫屬予記之因筆于此姑
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九

見蘇州府誌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夜始盡又崇明灘
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人乏流沫夜見山起接雲兩
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眾皆駭惑舟人命勿言但閉
目坐夕始定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翅也
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
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簾穿我一人於樹間後其人逸出
至海邊忽前舟逐載之而長人追至舡已離岸從岸上用手挽
舡人劍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過
嘉定令取視置庫中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時
河中浮一大履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今陪京庫
關中曾墜一大鵬毛亡友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

以久蓋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
為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膻半未化蓋大鵬鳥過
遺糞也莊生之言震盪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
海之類似皆是實宋儒皆以為寓言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其斯
之謂爾王本紀載秦襄王時宓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神異
經載太荒中有朴父者夫婦並高千里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
里皆似荒唐若本紀可虛誣耶

集諺謠古言

陳孝廉達夫過滁謂六籍之外因事成語由衷喫緊無所剝襲
雅俗所通勸懲皆備莫如古言諺謠故曰真詩出於民間又曰
禮失而求之野與夫衍蔓成文而艱深寄意者遠矣第世有小
兒誦習賢文非不佳而皆靡靡不馴非君子所道悉削之而惟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十

錄其馴者成書曰集諺謠古言予甚謹之以為素有志而未暇
者也雪窓空寒遊軒不出因據臆所記而劄記之寄達夫於靡
館慙慙之以速其成必漁而截流獵而圍山其庶乎而予此篇
莫非凌雲臺材料微刪其無當可耳語曰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老子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未若坐進此道其斯之謂乎然亦
情理間語至於指一人一事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隔居
一筍餌作都尉厨下養中即將逐金丸探赤白丸樽鼓不鳴釜
中生魚五鹿折角五侯青鱗腹劍智囊李鱗甲諸語皆已有載
或當別載茲不具其言曰不知未視諸往 不知為吏視已成
事 壯士不病瘡曰君子不病瘡 君子一言不再 惟食忌
憂 智不藉書 士不妄有名 高才無貴士 用才不盡不
若閑置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者不祥 死病無良醫 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肥美
 不稱必以惡終 巧詐不如拙誠 物壯則老 夫辰之鷄思
 補更鳴 淫亂之漸其變為篡 知星宿衣不覆 必窮也
 魯般雖巧難為巧者之顏厚也 婦死腹悲推身自知 忍辱
 至三公 吃三斗醋作宰相 一忍敵災星 奴見大家心死
 一薰一蕕十年有臭 高下在心 鏡不自照智不自料
 破車餓楔矮人餓舌 曲學多詭辨窮鄉多異說 三世仕宦
 方知着衣吃飯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大功
 不賞重寄不還 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終身讓路不失百步
 訓株掘根無與禍隣福乃不存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
 報德 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 廢
 色不救席寵臣不救軒 女寵不救席男歡不極輪 借車者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馳之借衣者被之 死者復生者不愧 周空地賊媒以其
 兩相譽也 屠人屢蒸藿鬻扇者常苦喝 時無緒澆黃土
 無佛處得稱尊 士臣不止車生耳 仕宦不止執虎子 全
 軍而歸尚得十半 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勿謂無傷其禍將
 長勿謂無害其禍將大 人不鑑於止水而鑑於流水 仁不
 輕絕智不輕怨 人不求及其何能及 行百里者半九十言
 末路之艱也 揚湯止沸不若釜底抽薪 愛其人者及其屋
 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愛欲加諸膝惡欲沉諸淵 迎新
 千里送故不出門 古人為屋不成三瓦示不成也 尤物移
 人 利令智昏 食肉者無墨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千人
 所指不病亦死 不出途泥誰污 斛滿人槩之人滿天槩之
 生相憐死相拘 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 不聰不明不能

為王不替不聾不能為公 三折肱為良醫 投鼠者忌器
 一日不言百事荒蕪 逐魚者濡逐獸者趨 佐餐者嘗佐聞
 者傷 犬吠屠人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吃食飽死反怨主
 人 曲木惡直繩邪人醜正士 盜泉飛溢廉夫不飲 肯向
 狗尾底息陰 已離已琢復歸于樸 畫不操燭日有餘光
 剪稊長穀 萬高在前丘陵無光 流丸止於既吏流言止於
 智者 琴餅之智不失守器 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陝
 人之言曰自古無門匠墓 三老言門 孤犢觸乳驕子詈母
 嚴家無格虜慈母有敗子 無過亂人之門 禍不好不能
 為福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 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
 不去亦不祥 殺蛇虺者不以傷恩 無謂却小蜂蠶有毒
 網魚得鱗不如啖茹之魚也 百聞不如一見 人心不同有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如其面 醜女憎黛巧子誚金 向黃門而稱貞 懲其
 莫者吹其莖 怒於室者色於市 智種生聖癡種生愚 果
 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 用法如此不如無法 縣官漫怨
 死者半 削木為更期勿對畫地為獄誓不入 一夫得理萬
 室鳴絃 聽者聽國非必聽實 言出群口 將軍順虎街珠大
 夫正海出魚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何常之有
 哉 窮則鬻 獸窮則鬻 餓飲不及壺 言不盡也
 救焚不惜燎衣極溺不畏濡履 大厦拉遷不如椽室完整
 人之於福福榮辱大者在天小者在人 天道遠人道邇 守
 口如鼻到老無失 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災祥不勝善政
 力勝貧謹勝過 誠無詬思無辱 勝觀數定觀理 事以密
 成語因泄敗 喜名者常多怨好與者必多辱 禍出者禍反

第一八八丹 續修四庫全書 6 卷三十九

惡人人亦惡之 孰為為之孰令聽之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備自責哀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信
過任之事父不得之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之於臣 稷狐不
攻社鼠不熏有所托也 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 嬰
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病傷於寵 飲河不過滿腹灑雨不過
濡身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簡絲數米煩
而不察 日月睥於外其賊乃在內 釜槩之為量也不能益
而不足亦不能容其有餘 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 古之所
謂莫三人而違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也 一年二年與佛齊
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其不恒也 富不學奢貧不學儉言
自然也 母愛子抱 同能不如獨勝 笑碎美璧動情於破
釜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南海之羽出疆始珍 桃李不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十三

馬蹙切玉 陽和布氣鶯化為鳩 鶯化為鳩識者猶憎其目
雉犬吠堯距客刺由 毀譽無常朝玄暮黃 蜂房之內不
容鴟卵 學書紙廢學醫人廢紙人猶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智者所短不如愚
者所長 智者不用其短而用其所長 醫匠之心駟僮之語
千金買宅八百買隣 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
而照窮 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 百足之蟲至死不
僵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將門有將相門有相 一心可事
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阿莫地獄不
揀貴賤鶯鳥累百不如一鴉 匹夫無罪懷璧是罪 良駿敗
於拙御智士頭於闇世 堂上擒將戶內拔城折衝席上 謀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十四

行 兔得跡安用東西跳也 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
 全 兒婦人語不可聽 釋氏過中不食 釋氏遇樹不三宿
 恐以愛生緣 明月之珠藏於蛤蚌 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
 人不廢 聖人之言先迨後合 當食不嘆 禿而施髮 白
 地明光錦裁作負販袴 掩耳盜鈴 無憂而戚其憂必集未
 形而彰是曰自戒 人者天地之盜天地善生不厭其盜 烏
 聲效鵲祇增其醜 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 屋漏於上知之
 在下言上不知也 囊漏貯中獨弗覺與 善始者不必善終
 善作者不必善成 為地戰者不必成王為祿仕者不必成攻
 急銜轡者非千里之馭 道無問無問而問是責虛也 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娼優拙鐵劔利 朱艸無根醴泉無源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十五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學者使人繼
 其志 馬為左驂牛為右服不可以行百步 馬之似鹿者題
 千金然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 同舟遇風胡越相救
 中流失楫一壺千金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夢棺而得
 官夢糞而得財官者危顛之基財者腐臭之物 君子為善福
 雖未至禍其遠矣小人為不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天之所
 興孰能廢之天之所廢孰能興之 父母之於子也雖折椽簷
 之有愛存焉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仰天而唾不
 足污天徒汚其面 衝風之氣勢不能起毛羽 強弩之末力
 不能穿魯縞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溺人必笑 介者
 不慕飾骨靡輕生 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 命雖在

天制命在我 萋菲成貝哆侈成箕 湯沐具而蟻蝨相吊大
 廈成而燕雀相賀 陽翟憎無瘦之人秦人不知無鼻之醜
 龍門魚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積習生常 從門非寶
 妬婢難並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無受天損易無受
 人益難 蒼鷹驚而就羈鸚鵡慧而入籠 療餓不期於啜食
 極溺不待於規行 紫衣賤俗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移鄉俗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善行不見其益有時而
 用 駑驥不同牢梟鷹不接翼 瓊玖蚤折白石噉喋 塞翁
 失馬魯人生犢皆吉祥可喜之事 厲子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各有宜也 功不倍不失常利不百不改往 搔癬之於也先
 嬉而後愁 懷珠之蛇常喜暗投 雀夕替鳴晝盲夫亦有制
 焉 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枝而窮 不能為而能不為不失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十六

為不能為也 跡履之所出而非履也 密經漏於吞舟 疾
 行而迹影；愈多不如息止而影滅 魚不畏網而畏鵜 鸛
 犬供佛；不之拒鑿其心也 天欲雨鳩逐婦 鷓擊後棲鷓
 乘垂翼 富而為交者為貧也貴而為交者為賤也 美成在
 久曰做官如將軍對敵做人如處女防身 談言微中可以解
 紛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食桃弗康
 見李思戒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高而招臂不加
 長而見者遠 人少不諷誦壯不議論老不教誨可謂無業之
 人矣 瞽無目而耳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可以聞專
 於視也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田中之潦入於
 東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
 臣道息 大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羨 紙糠及米 太白近厚

老牛舐犢 良馬厠外廐美女充下陳 是聞道百自以為
莫已若者也 建鳴鼓以求亡子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 蘭忌當門 急行無善步 君子富可使
貧貴可使賤 在則人亡則書 人不可以無年 長笑屈於
短送 兵貴突智貴卒 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

終

耳談類增

卷三十九

乙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目錄

瑣言篇

天下大勢

今人寢短小

四海中國

蜀險不宜開道

偽漢偽吳苗裔

天運

圓通

襟度

避名

重農

地長

天下中

汪伯玉形家金說

平安南後失策

產錫地不宜生植

名字

賈道

語識

珥怨

中興

耳談類增

卷四目錄

乙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復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景 叔成 梓

瑣言篇

天下大勢

天下大勢秦漢以前莫盛于北隋唐以下莫盛于南又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北居其九南居其三周分天下為九州北居其七南居其二漢分天下為十三部北居其九南居其四元始中絕天下千二百餘萬戶南二百萬戶僅天下四之一衣冠風俗之美穀粟財用之多舉在北焉當時論者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江湖川廣為輕不必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唐分天下為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十道南北各居其五宋分天下為二十三路北居十三南居其十熙豐盛時總天下千六百五十萬戶北五百餘萬戶亦僅天下四之一鄒魯多儒移於濼聞青齊冠蓋乃在吳楚視燕雲河湟豈翅過之耶見名彙考竊謂帝王賢聖古出西北今出濼鄆東南財賦文獻大半天下韓子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十九關關詩書比閭章甫巧心慧性成器利用皆非他可及而最吳越然文盛之弊亦極還淳反朴又屬造化

地長

古昔江水常高于今予少齒黃郡江猶浮郭舟可入壕赤壁宴公廟砥石纜痕猶在今水關于洲不近郭而亦不高武昌李陽冷三絕字石宋在水底必水涸始見今在城趾高岬去水遠甚又岳陽樓記滕王閣賦湖水浮空皆不甚類常疑非水下則地

長今觀史記天官書及法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記必是乘東南旺氣而地長也吾邑有夏汭始夏令鑿以泊舟利市三倍今堙而長民者尚欲踵鑿之是為下因丘陵必不可成矣

今人寢短小

古載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於此蓋信改之文王孔子伍員巨毋霸俱長十尺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曹交九尺四寸東方朔九尺三寸韓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項羽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公孫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俱長七尺則今不逮古遠甚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

予里掘得人骨極長疑以為元人骨之遺然胡人不長與中國等耳今觀釋氏書謂今人寢短小或又謂陝晉間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地往往得白骨其脛長大異隋唐時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人蜀掘得漢將軍骨長一丈脇骨相去幾三寸竊謂天地氣寢耗而其所生人物自不能雄長猶之瘠土之毛老人之髮必至熹微溟滓故寢短小其宜乎

天下中

洛陽為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荊州為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云諸書謂崑崙為天下中此益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水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皆不可辨矣

四海中國

驟子曰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分中國曰赤縣神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有裡海禪海之外如此者九其談天之說與莊子曰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

是也又有謂禹曰天下名山三百七十又禹命章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步可以衡中國乎

汪伯玉形家塗說

地以理言分之則條理也合之則文理也闢之謂乾闥之謂坤一陰一陽之謂道坤之象曰地勢坤故地以勢為上有丘里之勢有州邑之勢有國都方部之勢有天下之大勢勢輕重也善乎考工記曰審曲面勢故回面內向則勢尊反面不歸則勢失天地盛德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黃河坼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聖帝明王其後改而趣南於是乎東南盛矣崑崙三分而出中為中條左為北條右為南條中條則由陝西而河南江北盡于山東北條則由山西而盡于北甸南條則由滇蜀粵閩汰江浙而盡于南中條則陝西一都會也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三

涇渭交而蔽函固矣自伏羲以及文武周公產焉秦之疆漢之盛都焉自關而南四達猶唐肆也其產則神農成湯漢高光宋藝祖及我太祖成世宗盛矣都則成周有道之長卒於不振東漢亦如之有宋滋甚何以故房皇斤而門戶疏也爰及山東則濟上為峽南北分水建瓴而下海內無雙表以泰山浸以東海決之乎大矣是生尼父萬古一人其徒三千此為淵藪要以孤懸而藩垣不密直遂而根柢不嚴以故師道雖尊當衰世而沉下位有以也北條則堯舜禹三聖迭起揖讓而致太平元凱畢登斯為極盛由前則黃帝起阪泉之野由後則文皇起太原皆是物也北平之都自遼而元開我成祖王氣翳鬱垂八百年周京漢都方斯茂矣南條則成都沃野千里斷以劍閣東以三峽拒以瞿塘亦一都會也古史稱顛頊高陽此之自出鴻荒渺瀛

耳談類增 卷四〇

未可明徵其後則昭烈偏安曾不足以當鼎足謂地靈何江西漢陵炎劉之陽燧也他若南粵閩越南楚東吳割據一方終於州竊宋既南渡乃都臨安至若六朝近都建康未能混一及我明崛起肇基句容定鼎南都天日重朗則闢之始也儒者若濂溪夫子徽國文公東越文成此皆聖人之徒較近世始出春華秋桂無亦將有待乎故天運有疾徐地運有先後時有蚤暮世有污隆南條自漢以前未通中國乃今文物獨先桂樹冬榮則東南不終闕矣

蜀險不宜開道

蜀之門戶歸巴之間險隘在楚形勢稱要害謂在我為要在敵為害正蜀所恃險近奉 朝議十許邑一切削平以開道路開門延寇自失其險甚為失慮若謂太平無虞則秦關有二長江天塹皆非治國所右矣今金陵有欄江石諸險虎踞江心大阨舟航若可鑿去我 神祖及六朝孫吳以來鑿去久矣

平安南後失策

昔漢武平閩謂閩悍險數反復詔軍吏乘勢蓋徒其民江淮間而徙江淮民實閩腹臙易而國自安策莫良于此見史記先朝平安南使踵故智易徙其民可令安南猶閩至今存也惜計不出此遽收遽叛又不待職官返國而遽棄之千古之恨曩歲閩民部鄭輅思客遊黃子有贈言及此因置此以慰後之破國圖善後者云

偽漢偽吳苗裔

今興國瑞昌間有戈陳二家不下千人即二姓常相仇殺而始皆友諒裔其人皆猛銳多力輕生好鬪南壯即能徒手搏虎不

二四九

以為異子遠過與國見十許輩聚食即店肆面耐聲心為疎凜其在羅田張氏聚族千人為士誠商人稱張棒推以常持椎擊催租人也正德間劇盜紅毛兒白毛兒出其家至為兇暴力敵萬夫緩急藉以為兵可為國扞禦御得其術徂亦可信不然吾不知所用矣

產錫地不宜生植

衡之常寧耒陽產錫其地人語予云凡錫產處不宜生植故人必貧而必移徙天地精華此聚彼耗物無兩大事不雙美茂樹之下其艸不肥理固然耳白璧明珠必出山海奇石珍木產自徽隅靈各有專地也滇南點蒼石其紋理峭峯平山奇：惟：皆肖似其山今人文漸盛而石出亦漸不如其始人聚則物耗也又古聚則今耗天下大勢秦漢之故都皆帝王賢聖淵藪今棄不都而諸皆不競非氣乘弩末乎吳越閩楚不盟中國今所生產皆據雄伯而燕薊為扶輿頭顱氣鬱全盛非金元偏夷所能當故宜今關天都也猗與盛哉

天運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子十月而生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竊意天運流轉如孟子所謂一治一亂而混沌因之返朴還淳又作初始不盡始上古也魏文貞亦曰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漓則至于今日當惡化為鬼魅矣此其意欲崇化以挽俗而果成貞觀之治亦以其主為開創之君承隋之亂始能故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難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竊意並愁苦之民

以亂盡而始可從新化為不然不能也予少齒見生子猶縛以帛而聲呌之語遲慧晚今盡不然予里俗陶匏布褐尚齒敦義尊吏自愛履勝于文家孝弟而人忠信有一周缺齒性少佻健即刺目不與群後生見長者不問識不識前揖側立俟其過始行今盡不然後生不見不習以俗為師然欲以長世恐亦未能即今宇內大都魯衛先時乃弘成之後昌泰始熾天人相應近古一時此混沌又一圈也道莫大于孔老而孔子老有猶龍之嘆當周之末孔欲浮海居夷老亦遠西戎欲以其道行于蠻貊又其言欲得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然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風氣一救遐邇同風是安得此國而治之藉有

名字

古人名曰棄曰顛曰天曰騷曰禽曰鯉皆無所擇大底言為古人所愧故名不必其美漢唐以來始多美名遂有趙克李舜宋齊丘僭稱而得實賤有齊丘竟更名矣孔門七十子有若勾井繻皆不着字有三字之字如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是也然古今人惟名字耳近時始皆看號不知所由起又必齊天而衡聖日新而月異衍漫之弊胥隸僮僕元綴無別大而無當嚼蠟何味三事稱公蓋德高劭亦曰公如鄭公吳公四皓之

類猶私謚也今于童州始駒即號而公翁之恬不為異楊浮長
偽不啻一端濟南弁山諸公厭之始但稱字遂作詞人一派雅
事近沈太史諸君舉已末年家會而予厠其間但稱年家弟盡
削諸浮語奢禮頗成真率語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孤寡不
殺人所諱而聖王以為稱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
民以相罵曰桀曰紂漢封董賢冊曰允執厥中何與于賢乎
魏武帝曰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魏文帝登投禪臺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操父子所以禪晉果舜禹同乎此皆所謂侮聖
言也劉養正羽扇綸巾與寧廢王同輦出入竊恐諸葛地下含
羞應臚之敬為大儒發冢莊固嗤之矣楊子雲頌莽作劇秦美
新竊比舜禹刀鋸之上虛文避禍君子可以觀其時也近日西
昌盜劉富子侄名克舜禹湯文武為其令君張公盡死之而盜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七

息為諱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足捧腹

圓通

圓行方止柔存剛折固矣然剛方正直立德基本漢舉方正孔
悅闇侃傳亦曰智圓而行方皆是物也人謂自嘉靖中年士大
夫大畧善圓通削削直前此未有也流轉停注水趨下濕遡迴
則難予猶見故風之遺新俗之始故風之利新俗之禍殆乾坤
升降界限日暝而入夜也夫不敬老已何以死不尚德已何所
為不好名已何所稱計皆眉睫促亡之理故驕子甫成童已棄
產而搗腹唯簿篋不知何物此皆削正之氣不行於長老鼠
乘猶弱鬼悅宵冥鷹化為鳩猶憎其目其有由然矣予少見縉
帛皆尚勁厚着之琅今則棄去專尚軟薄軟段軟絹軟紗價
皆浮溢着之輕揚若無骨人而性行從之矣何意百鍊剛化為

繞指柔可曉也夫

賈道

聞善賈者於市價競贏中稍損一二而利反益不言而陰奪衆
中之權以人趨之此自損而益退以為進之道而心固與競贏
者等耳太史公亦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是也而識是者何少
也市事好以賈貨售常得賈價則矯而趨真而價益溢市事好
飾亟裹以重貨人反疑則矯而朴素其玉裹貨始售市肆好昂
價至十百人俱不購則矯而直語貨始售其心皆與競贏者等
特不可行而矯以進有得于交通之宜非必還淳而反朴也然
亦有無所矯飾而反得其正者舉世尚嗛佞而獨默訥舉世尚
矜誇而獨玄邈舉世尚儂巧而獨直木而反為人所尊尚曰此
天民而可久要者還淳而反朴其在茲乎即仕者廉者常足而
不廉者常不足以倍入者必倍出而無得亦無喪也好奪者輕
施而取未嘗盡錙銖用亦不致如泥沙也故仕賈一道而守約
務博道自殊也

襟度

今人歷世之久私慾沉錮只認得一個己字於倫中只認得妻
子然推其心真切亦是其物無所歸着不得已私妻子若可剖
腹而藏珠雕題而嵌寶亦所不惜所謂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也
而心歡意愛為他人收已在禪指由不達也昔蘇子瞻得雪浪
石置定州學宮得怪石供置廬山 耿天臺先生得李文正舉
神童時衫履置王督學家今以還其家都中祠堂何等襟度

語識

正德初李文正居內閣作窮字詩後海內以盜耗人謂為語識

萬曆初海內士大夫無端好談貧其實不貧曾無幾時家寒
儉江南山西財窟索然如洗空侈其高曾而上累鉅萬相望也
未必為語識乃其兆先見耳當談貧時獨新都詹東岳好談富
而實不甚富人皆哂之予獨嘉尚其矯時之論乎管子曰錯國
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皆謂民富也今不
知積藏所在何得不涸不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計能卒歲乎
雜氏之芟州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今之于民類之宇內盡罷
然喪其樂生之心民不樂生而不知其所為矣

避名

士君子情可出世而名根常不易除然名偕屬之具有名即為
屬不可有也在昔我楚德安王宮之焚也黃梅令之被群噪也
何與於何仁仲瞿魯夫是日亦集他大夫宅鑿之有據然何能

耳談類增

卷四十

九

申舌而發覆者誰乎當其時聞者疑信半今歲久論定水清石
見且無庸于暴白而始昭然如曉日則名從何處逃焉豈不為
鵠的之在操派矢者爭射之中者喜不中者耻而鵠的何災於
人也以其示人以難也其在昔鮑昭避文名而多鄙言累句陳
太丘避介名而赴吊張讓禹胆入裸國老聃至西戎而夷言皆
欲和同於衆不以身為鵠的也范母謂孟博曰使汝為惡惡不
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言最可悲以居乱世然也故宜混俗
浮沉志存悶夫子曰危行言孫而行亦何得危莊子曰為善
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是即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
為淫僻之行也故曰名階厲之具也豫章袁生理名選通談星
命如神千百不失毛蘆其人嗜酒而狂亦似衣褐懷寶者常戒
予宜開眼遺尿言不欲分曉予甚德其用意而始識其四字欲

避名須識此司馬德操逢人皆曰好何分何曉

疽怨

燕客構訟以償怨而以事媿咨予予曰是謀非予所及也無
已其疽怨乎客忿然曰云何予曰嘗聞之能罪已者罪人者也
能不報怨者報怨者也是在我而已曾之自反顏之不校此在
我之說也及蒙莊氏異是曰有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猶代大
匠鑿鮮不傷手矣司殺者天也天之用緩而信縱而不捨慘而
不怒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其為大匠鑿至工極巧斲羊桂
角匠石運斤成風而鼻不傷此所謂大匠鑿也即眾工代鑿傷
手其何能速肖萬分一焉故曰能罪已者罪人者也能不報怨
者報怨者也孔自孔莊自莊合內外之道也天網疎矣非有期
于天而拘之然冀人之傾而快已也若然罪與人等樂人之禍

耳談類增

卷四十

十

禍不及乎第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不報德高門待封掃墓望
喪善惡之以類報固其所也傳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紀者十
年也其或貫未盈乎過其歷乎先之德未斬乎不然累棊為危
而欲奠盤石繫方絕而搖撼以延未之有也故凡豪暴期于宅
吉而標為令名欲堅其戶而製為鐵限于以建不拔引翼雲仍
及其所以敗滅非禁忌少而樞戶朽也財貨過溢而驕侈失度
也魯城門久朽欲損夫子趨而過之弟子曰父矣夫子曰吾惡
其久也或與猛者隣欲徙宅以避或曰是其貫滿也曰吾恐其
以我滿貫也是皆言其期速也客意稍解也而曰耽虎視不
傳有翼手不方附隅乎何天之不可滿也曰不然傳有之夫亡
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又曰國無道而年穀豐熟鮮不五
稔又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此所謂天強其

毒也有雷有震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百足之蟲雷火燒之枯桑之中天之所興其何能廢天之所廢其何能興君且休矣

重農

漢有孝弟力田之科又謂市井子孫不得為吏我國初入仕有稅戶人才科吏稱農民稅戶人才科羨門鄭沂位八座又鄭濟王勳諸人皆列春坊才能治家必能治國身富而重犯法與游民尚口者殊矣其定服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着紬紗農夫許戴斗笠入市不禁不親農者不許皆所以重農而賤工賈尊朴民而棄市猾實皆漢治而亦與漢爭隆焉漢至文景海內富庶炎至刑措我朝醞釀既久腴田茂林良農龐德素封相望建德為鄉村犬不吠民老死不識國門故楚稱長腰粳米縮項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十一

中興

人皆謂自古隆盛必有中興惟昭代稱長治古所蔑有若有人杞人憂天之思非也我祖宗起中古建極創法思深慮遠盡鑒於三代上下凡所以累禍而釀危皆悉屏絕如椒房貂璫帶礪斧鉞昂鉉藩屏皆不任以權之無偏柄無擅德萬斯年昌澤成亂又曷得有中興此所以超百王而獨盛也第沿習既久木朽蠹生有宜少變而不變者藩垣是也有不宜變而漸變者貂璫是也兵制之強弱錢穀之隆耗宜變不變可指掌而知也而皆不然法救風靡財盡民貧絕流以漁而焚林以獵弁者以催科為賢皆推入利刃猶人四肢尚康而元氣索然此齊桓以疽發之日為病之始扁鵲有望而逋矣

終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一目錄

中論篇

李文正公誅瑾

王文成公技藝才術及其學術

元胡亂華之禍

靖難死事諸臣

韓淮陰

論孔明取劉璋

論赤壁之戰

高尚仁吳魏談記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一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梓

中論篇

李文正公誅瑾

正德庚午閣瑾既縛猶上白帖乞得敕衣百件長沙聞知大惧與張永合謀奏瑾逆謀有六十條始就誅于時侍御張芹劾長沙當瑾擅權禮貌過屈極言稱讚及他人奏誅瑾而始攘以成功此殆為長沙功德頌也蓋陽交而陰謀蘓氏大臣論已備矣長沙願命臣本異于他臣不得于君則去者去既不可與忤何意故身下而德頌之保全善類已多而一得其隙輒劇奏刃正大臣之道也昔杜李死風節而陳太丘赴吊于張讓黨論少解君子不以為非不然始壯于煩滯罪以去於保身足矣如君何有累而持之不堅則何進之死于張讓陳蕃實武之死于曹節禍可立見於國亦何益哉長沙之功忠職如白日而尚不滿于人言何人之難悟也長沙有裔孫南陽王理秉忠以外弟過錫甫家弟有文貽之因及長沙事而稱其為武子之愚耿天臺先生見之特有讚賞曰君其長沙身後知己蓋先生亦有著與子議同然鄭尚書曉已有著于吾學編矣老子曰不為首為尾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長沙為尾而斷如引吳鉤兩得之矣其道何如然當時以劉謝之去為高今夫老傭受主人六尺之託尚有終始况願命大臣若然則二公即欲如微子在三仁中恐不可得矣

王文成公技藝才術及其學術

王文成公幼于諸技藝無不精貫後征甬崗入寨賊中有陀者善張角術且善幻變蓋縫多藏小刀與人忤發噴聲刀輒飛出刺人心肝斃賊倚以制勝公曰陀者不除賊未可破也而自亦善奕兼治岐黃家言因微服作醫師携力士數人詣陀者曰我以醫遊人間聞君善奕可對博乎陀者欣然對博連北作噴而刀飛不中公故拂袖落子陀者俯首拾取諸力急持殺之于是歸營以陀者頭檄示諸寨無不膽落降者十六七語出劉宗峯先生何本江談往駐兵南昌橋叛王兵已解權璫張永方擁京兵數萬于其地心頗易公文士安習戎武一日會射武場諸材官巧力彈盡故強公曰善射乎公曰不能而強不已公曰試為之發三矢三中皆過諸材官三軍歡聲雷動永奪氣始相悅服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二

氣大損為坐上客談何容易始濠與陸完書謂守仁亦可當漢園未合子房何戾于羽嬰杵俱趙氏容若必謂元拒為賢杵曰罪莫道矣庾子嵩讀莊子曰了不異人薛徐州詠諸葛曰竟成何事此皆枵腹參口小兒弄舌牀第間也至于濠就縛流謗直盜賊引捕者以自快耳而通紀又謂陽明文章功業儘可名世不必講學此何異田舍翁飽麥飯謂于福足也者夫人欲為君子而先斲前驅之脛將不為不善不已也今人于講學輒加訾議此亦因噎廢食終今之世恐無善治如欲善治非盛德何由大業從心不踰即尼父亦必七十始能也

元胡亂華之禍

元胡亂華盡胡俗深檐胡帽也袴褶腰褶胡服也袴褶之弊腰褶皆細密攢束以便上馬耳婦女則窄袖短衫明興盡除故陋一用唐制用夏變夷上績義軒垂統令嚴法行然常見河以北帽猶深檐服猶腰褶婦女窄袖短衫猶十之三見于郡縣而吾里予童兒猶是習久而難變甘陋而相忘耳 文皇北來定鼎護從遷徙多南人故盡變胡語而語皆金陵非氣得其清而沿定也乃君胡臭以夷夏配雜而成禍在千古矣中國之富秦漢以來載得傳記金玉饒侈帝王賜與動千百鎰虞卿一見白壁一雙王莽敗死省中黃金積六十萬斤董賢死縣官斥賣其家貨凡四十三萬萬今代金玉公私皆耗可謂寒儉之極以當元代輦徙而盡今代備胡及其賜給盡入尾閘有往無返此中國大癰附于領頸忍之不堪割不能去也然元僭主華時春夏夾而秋冬華同于隨陽之鴈不成邊不漕糧輕徭薄賦民富而逸然尊夷賤華之人官者僅為參佐夷官不通華語易成枉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三

誣必至於亂雖得必失非上天主民之意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運此也

靖難死事諸臣

文皇靖難之師於死事諸臣以閹閹發教坊此諸臣憤抗太過如方孝孺所謂萬世後不得脫篡字及景清身為豫讓首陽之節紛然遂使人主極刑已無所加而加以古所未有所謂以無道行之語曰崩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水搏激而過類在山非水之性也後世于伍員嘗其非者乃負自曰日暮而途窮故倒行而逆施而又奚假人嘗乎已而 文皇曰使方孝孺在朕固用之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於鑠 王言而前旨之非其心可見矣昔有桃人之妾婦而娶之者或曰此非君子者乎曰在人則惡其嘗已在已則欲其嘗人猶是矣然此事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四

曾不數家亦未必有其人如王叔英二女黃觀二女皆將及配而觀二女出通濟門溺河死叔英二女赴錦衣獄投井而死固矣人間又傳有鐵鉉二女詩豈人必有二女乎固知皆好事者傳會成之也鐵鉉何人也借令有二女必死矣今省直平康比里多繪錦袍金幘相臣歲時享祭以為發教坊之始不過假以取重而逃穢也歲經二百餘即樂卻之家烟消雲沉而并弁祀外家獨勿替如此者而不為禁當事者之責與

韓淮陰

薊門酒間客有談漢高子信少思者陶林中曰信有三大功下齊虜趙滅項是也有七罪一曰烹酈生要假王二曰用左車言而掩酈三曰納鍾離昧而遍索其首四曰帝入壁不知五曰期困羽不至六曰王齊則齊王楚則楚七曰以多將自侈此皆信

死日何待語陳豨而泄于前引蒯徹而激于後哉予曰論善矣雖然震王之威必令人主少思其勢也不獨信不獨漢高霍博陸恭謹可能以房帷罪緩其赤族周亞夫非反地上者可能以世功贖乎必如宋祖以孟酒釋諸將權始得而諸將功不同猜疑自少故自昔善居功惟蠱犯良犯于晉文最親當其去時晉文投璧于河曰不與舅氏同心有如河犯曰君行令臣行意竟去行意之語預識少思千古墮淚帝之忌信甚于忌羽信之用兵動于九天九地而市人可驅以戰不如是不足以滅羽然羽滅而帝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曰吾異日其何以委表故帝與信以功則莫報者也以疑則不兩立者也走狗之烹信亦自知矣何其自料不如料敵耶情既如此何論人告信反者實與否而亦必傳成之矣林中曰然因並識之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五

論孔明取劉璋

周宜理謂豫州取劉璋時孔明在荊州非其謀非也孔明相豫州當其入蜀筭已早定特乘霧發耳予謂取璋不足為孔明病蓋璋暗弱國社已墟不朝入吳則暮入魏不待智者而知也且璋之父焉亦是竊據漢土璋又不能守豫州收漢棄地猶得之于吳得之于魏而藉資以討賊興漢于義何悖龐統亦曰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而當時蜀士多歸心豫州亦是瞻烏欲定所以存蜀非必背璋也即孔明跨有荊益之語未出茅廬已定豈得為諱耶夫外容之不可以托孤明矣而表已屬豫州蓋亦有禪代之意特柄在庸巨婦人不能盡吐其臆也外容之不可以禦寇亦明矣而璋已屬豫州璋之心即表之心特其暗不若表猶入及中名士臆得少紓也情本遜讓而傍爭中關遂令豫州之

入竟用兵戈至事定遷璋公安而盡歸其財物其祝為吳魏虜
何啻天壤表死而妻子皆屠于魏固目前事足以為璋前車若
謂土地為己有不宜輕以與人豫州亦不宜奪人之有荆固豫
州之所不忍受景升之托者而其庸臣婦人所恃以有操者今
安在而璋于此時即暗亦必辨菽黍能不躍然喜謂得善代而
恨遜讓之晚耶先時劉虞以徐州遜豫州曰非豫州莫能安此
邦者安知表心之不為虞不然欲于虎口引靈長此日見泰山
而不見其睫者故漢家隆準虞勝表、勝璋皆不失祿、而惟
豫州為吳主當其始猶曰以小利而失大義于天下柰何時遠
勢阻不得已而用兵此湯所謂慚德所謂武未盡善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者也即其謀出孔明庸何傷

論赤壁之戰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六

周宜理又謂赤壁之戰曹公寓書于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
孤燒船自退為欺人語然則狙詐之世有直筆乎第其謂使瑜
虛獲名亦似近之操乘勝悉眾而未又據上游利在速戰是時
操未定兵未集人心震懼故可圍而頓兵江北使吳得為備
此操之畫而隆冬東風反其天時故瑾之功亦幸成之耳當
時張昭料眾寡強弱又謂長江與共其在兵法固如是未可狙
一勝遂少之也若謂君臣死守或圖存于萬一此又在兵法之
外別是一理往操度虛龍破公孫及還先賞諫已者諫已者是
也勝者幸也其能駕馭一時得人死力以此不然狙一勝恃已
長而蔑人長莫後誰有盡言者後權于昭當其揚笏贊已乃曰
若如公言乞食久矣是何言哉此可以觀操權之畧亡何權竟
稱臣于丕夫當赤壁未戰之先操或不翅倍丕及赤壁既戰之

後權強不翅倍前前不難操而後難丕者知彼知己于強弱之
間竟用昭策而瑜功之幸成益明矣

高尚仁吳魏談記

萬曆屠維置安之歲開秋既望高子過齊安王子觴之於赤壁
磯上景短喧集意若不振明日凌洪波鼓棹之西山蓋皆吳魏
戰地勢峻眺迥加以秋清木葉微脫吟風自凄小憩佛宮奮履
蓋復嶺險峻迤邐至劍石藉艸劇飲情以酒力益鬱徘徊疑睇
喟然而嘆王子曰何嘆高子曰最爾江昔距虓虎之操俾老死
垂涎不敢東顧匪獨其江險亦江挾其人為險耳然權一劫操
兵幾降操再劫丕眾遂臣丕蜀之力非有加于吳諸葛氏厲詞
討賊凜如秋霜蓋哉于白旂黃鉞之師詎謂紫髯有英氣者吳
又何得方蜀也王子曰權之臣丕憚魏再憚備二國外托輔車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一

七

而荆州有壓頸之勢地偏猜起吳不自安始備微而權之所為
劫者一故好備以自助荆之借非愛備也迄備盛而權之所為
劫者二故西相依違背服不定遂委安于操而蜀亦自挫大都
二相巔以有宇內而成鼎勢也高子曰蟬飲露而螳螂在其後
也螳螂委身取蟬而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啄螳螂而彈丸
在其下也皆相制而莫敢動三國近之矣時不可哀哉今江湯
湯猶故江上游徵吏士卧而以空名畫地備鼠竊又從衽席上
奏績稱良不必如當時才辨智能而自足倚辨可謂逢時今夫
居安者不知安及危而又不得以安是二者皆可憫也予輩微
明時既得安而又知安則今日之遊而樂也固不獨在山河酒
茗間矣王子曰然歸而紀其語

終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二目錄

外紀鬼篇上

錢原

南昌吳氏童

金沙灘童子

土牛芒神崇

章吏部

浙省南關署鬼

李賽金

楊生家墓鬼

樟柳神

陳汝孝遊擊

耳談類增目錄

鬼二車入崇文門

汪安人身後主婚

杭郡獨鬼

妓病變牛

沈銀臺卿東

卷四十二

孫宮允筆峰

唐氏新婦

煞神

夏禮部

金滄道衙鬼

濟南守李約齋

汪懋功

華容驅鸞婦

劉公師半面先兆

袁國博家童奴

卷四十二

結腸篇

豫章鄒秀才希孟

袁大汲

樊茂才所居

韓太學毅

卷四十二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二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滌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編谷 唐 景 叔 永 梓

外紀鬼篇上

錢原

越有錢原者客死維揚其友人某者亦客於外不知其死也夜歸抵郡城將入門見原與楫原喜曰近日門禁嚴吾不得入幸籍子並行其許之握手入門原家去某里許至分岐某欲與別原曰吾兩人乍逢且月色如晝更當送子且譚且笑及至某家則坐其門外石上劇論平生忽見有肩輿舁一白衣婦人從兩人奴而入一小術術原語某曰夜深烏得有若婦且術內皆曠地無人居此必鬼也吾與子試往觀之兩人即趨窺術內則婦與奴皆失矣原鼓掌曰吾固疑是鬼今果然又相坐石上咲談而聲徹於內某父驚覺察其聲似兒某也起開戶視之則見其子獨坐石上譚不已父怪問之答曰錢原兄在可點茶來父知為鬼所惑因捽其髮以入猶呼曰容吾與錢原別而後入昏迷一夕乃醒自語其詳如此載張進士不語編中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二

孫宮允筆峰

孫宮允世芳號筆峰宣府人丁未進士有婦弟某生雅與同窓以公貴屢索書出遊計在膏潤公一字不與又以課稅請質意甚自雄公盡紅勒之憤歸逾月死會公亦請告還忽生來謁身甚小而意怏怏曰欲假君便腹府作我窠曰少住幾時固知相度有容也時身忽小如莖從咽躍入腹中作聲皆憤語公大

昔諸故友皆來款叙為解琅琅辨說不聽公意此崇乎因歎大
肉與辛蒜燒酒諸物以壓之婦又深嘆其弟生遂去數日又復
來曰我且徙宅去至甲子某月相候於龍江再住幾日與君分
携作長別矣嘉靖甲子公得旨與郵縣人汪翰林鏗同王應
天試舟至某地坐船頭納涼問此何地曰龍江閣意大恐欲入
而生即至如前入腹作語公亦如前噉物生曰予今不畏此物
矣公極都竟卒場中主試惟汪一人甲子南畿錄可考也往聞
此未悉今悉之北部董孝廉見心鬼事未有若此奇者或為劉
文成助兵其中有鬼在其腹則自昔已然第為德為怨異而鬼
不能禍命不宜死人則往往然矣咸寧陰孝廉梧岡又謂其時
有姑蘇士看迎孫汪諸公入場憇小肆見匠所補帽為其故父
所着詰其由曰有官人與補期明日来索士如其時偵之果其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二

南昌吳氏童

南昌泰食吳氏有童子七八歲能文但置筆硯於空室閉其戶
數篇立就而皆世所傳舊文又於獨處常竊嘆云可生可殺而
志不可奪一語今漢陽理君吳真適其族也當舉壬子鄉榜以
賢書授之意獨不憚曰賢科爾自為之吾意俟徵聘耳徵必有
開時也數年後忽頑冥不成一字然始習讀書不圖仕進竟欲
待聘也

唐氏新婦

萬曆己亥春卸小東門外黑虎廟側有唐姓者其所娶新婦乃
庠士李浚魁女閨範嚴傳家淡素女於書一字不識偶於午
後即便豪吟五七言絕律歌行長短句應口輒成毫不經思日
常數十首老於詩者隔壁聽之皆謝弗及且其酬酢應接謙讓
曲折似另有數人與之倡和然者及醒家人叩之婦曰吾弗知
也第我床前似有一深坑下數人往以手援我而下即
分韻揮毫倡和无已亦不自知其云何如是三月乃今斬然止
矣此必隣近詩鬼假魂而吟以吐其奇然其詩多僊靈語豈誦
僊人類乎今識其一首曰霞液雲腴隔洞天鴛波燕幕且良緣
舞眉契合合剪膏火彈指光陰瀉石川公案三生塵土夢輓戈西
日鬼狐禪誰知唧唧語也落湘靈鼓瑟前其里李明經玉
鉉談後集鬼詩七言律當以壓卷

全沙灘童子

隆慶中鄂城金沙洲有童子每死去三四日復活以為常父母
問其所以亦絕不言後鄰翁坐其廟廡下捫蠶有人從後掌其
腦回顧不見翁大驚童子一日復活見隣翁問曰公知廟廡下
掌腦者乎此我也因言在陰司為无常奉符勾攝人今某縣某
人某里某人皆是我勾繫在後園樹上其人往視乃是線繫促
織小蟲母間皆解而放之童子號泣倒地曰此輩生我死矣遂
死不復活訪其人某人有竟死者有死去復生者楚宗侯復禮

煞神

鄂城之俗於新喪避煞最嚴楚王孫尚良素負氣矯厲不信當
兄喪避日獨入坐靈傍時几進餽酒自酌自酌至夜半見群鬼

如氤氳之氣透堂而過突而叱之忽有雄鷄巨如鶴鉤啄怒目
飛立棺上尚良髮上指直前擒之左手持鷄右手把觴盡其餘
汁怒曰汝是煞神乎何不畏我門外竊聽者知內有聲皆為股
栗已釋鷄出而金鐵之聲大作於內至明毀瓦破椽器物皆盡
後尚良獨享高壽嘗聞宋太祖微時入人家其家以避煞出有
鷄在庭殺而烹之未薦而出其家人歸見釜中乃是人頭信其
神為鷄矣宗侯潛智談

三牛芒神崇

浙之臨安有山東廣文攝政每夜聞齋閣上戈甲喧闐逐之奔
散他日因伏徒眾於散處從內逐之奔入賓館後舍啓戶乃土
牛芒神無數蓋諸處鞭春則毀破而此獨未久而為崇或物附
托之與毀棄遂絕響焉健甫談

夏禮部

禮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游於西山探竒遊
遲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見林際燈光趨之里許始得
車門大夏應門者曰相公何來眾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
有頃數人昇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往臨山中卒不能履
柰何眾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尚他需乎於是宿
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於室夜半數人復昇前婦人出作嗔呼
曰諸公可出矣眾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眾
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
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掛樹稍鮮血淋漓內夏公僅一僕皆
為股栗膽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萬曆乙未夏公為南國
博與歛人程彥之英談始婦強令從人宿內室殺心已動肥

大婦人必是吊鬼不然何暴慘若是燕中人常言之

章吏部

稽勳即德清章公嘗在京娶一妾復買二小婢服役宅城西脚
下大却吏部多居此公方與客夜坐納涼程彥之與焉忽聞呼
聲甚厲公以為妾嗜頗不悅曰娶得小家女甚苦已見火熾流
閃大怖入內觀之妾衣盡裂裸卧地上口鼻耳皆是沙泥飯塞
死矣公怒呼妾名曰我在此何物鬼乃爾若是冤鬼我清明後
薦度不然奏之上帝已漸魁獨一婢燒死炕上兩臂皆糜爛
問妾何以故曰一着緋少年女子拽我去已至十王府街聞主
公怒呼遂釋我得返而小婢竟往發炕果有着緋少年屍在焉
問主宅者云是前吏部某公妾為其夫人以妬殺之而不見屍
出不知瘞坑內公急遷去時彷彿見一女子猶曰莫忘清明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五

後語公性毅烈平生不信鬼今乃瞭然此萬曆癸巳年事彥之
談一女子即為厲何至醜悍如此其妬甚於妬已者被殺固宜
然元禮一怒而魂還必有以攝之於迷者

金滄道衙鬼

蕪水王公啓善任金滄兵憲衙枕山起竹木叢陰內常失牲畜
人言往蒞者甚苦鬼物一日公讀書一樓下閣樓上聲響大作
公怒拔劍登視果見異形奔避遂為文欲以開白點蒼山神夫
人曰鬼無祀故為厲使更得罪於幽何恐不若祠之為衙後土
地公從之自是絕響所失牲畜漸出何文與談世未有不恐於
鬼者今且然何有於恐者此正與子產立公孫洩意同仁且智
夫人有馬

浙省南關署鬼

浙省南閩署萬曆丙申有主政公秉燭觀書忽一藍面鬼歷階而上掄柳於前撤其燭而去主政公怒起逐之匿於假山不見次日觀書如昨而伏人徒兵器伺之忽一婦赤面亦着緋趨而進梳燭去衆出逐之婦與燭俱失所在時程彥之客章吏部於德清山中迎唐栖醫師視疾來言其事如此

濟南守李約齋

濟南二守蔣公士元官衙與民居相連公外出有二奴以薰肉與民易酒民不敢與以聞於公之子子捷奴且欲以白父奴懼遂狂悖作亂放火焚衙持刀逐子守余公酒泉聞之急縛捷奴斃於獄越二載李公約齋代余為守忽衙中婢為鬼所憑曰我故將衙奴當即縛捷我時魂落牆間今墻倒魂無依願得人替代耳言未已孺人忽又為鬼所憑踞坐椅上呼李名曰我汝父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六

也以衙有二鬼故來相逐汝戰門廉肅鬼不敢出我逐於內汝令人從外呼二鬼名則出矣李見其言動實故伏地大慟曰大人既在此願幽明相依曰家中事還要我管遂去於是婢與孺人皆蘇易惟效談陽主明而阻隔則沉陰主暗而毫髮不爽夫人愛子護佑如此鬼世界不惡矣

李賽金

荆州妓李賽金白與劉侍御善後劉卒歲餘妓方倚門忽有使召之曰公召汝佐酒妓亦忘其死曰尚有何客曰有趙某朱某皆士人死者妓遂暴卒三日始蘇曰為携遊某山巖巖泉石幽僻險仄靡所不到三人謹談酣語悉能記憶遊罷始曰汝可歸矣亦令前使將送到門折贈花枝金錢皆化鳥有妓尚在廣右郭孝廉良槐通明談

汪懋功

歙縣大理汪懋功作秀才時為警家詎魔建壇書其名並其母妻名於樞符瘞之毋妻皆相繼死獨懋功亡恙然亦恍惚頭岑岑困殆疑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公可建壇吾從出求之得一鬼即警家亡僕名發財業鼓吹者鬼曰吾為神所役職在守壇不得離脫傷害相公非我意也道士問壇在何處曰里許一大古冢上引至掘土尺許見符葉之鬼曰失壇我亦從此亡矣願飽殮我懋功食之僕故懋功所識曰汝尚能鼓吹否因持笛三弄而去懋功戊子成鄉書方子公談信乎貴人不死也

楊生家墓鬼

南充有楊生村居閨寂一日忽見童婢恐匿牛犬皆驚走方輟食問故而自亦聞鬼聲已漸近若泣若訴甚大而厲終夜乃去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七

次日南薄暮聲復作於是數日生疑甚大恐曰吾居傍多古墓得無有金盜出人間者乎其妻曰是已昨確頭少一石蒼頭持一石歸是暮聲作得無是手詢之蒼頭果然即送至墓上為鷄黍楮錢以謝是夜聲止司馬黃公鎮軒談

華容驅鴛婦

華容縣有村姬暑月宵起乘涼見一婦如婢狀持小竹竿獨驅群鴛訝之曰夜午矣安有此時人家甫收鴛者此必人家所遺或收遲而此婢攘以行耳因唯以探竊而協與分鴛婦不得已與一鴛姬再有言再與一鴛姬大喜婦驅群鴛去如飛觀之有聲明發姬起視鴛則兩嬰兒病痘死者其後痘盛行四兒罕得全者司馬黃公談

樟柳神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公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察薦至衙中談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馬神近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羅出至几上飲水歷：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為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隨不父亦當去矣何仁仲談

劉信宜半面先兆

今水部郎黃元甫往年偶病昏暝一晝夜為道士引見陰府檢視祿命簿：上某年某月加丹園者竟紙而其年不利及捷兩榜之歲皆驗馬又窺見其舅父劉公師頗於別署乃是半面既甦以告二尊人二尊人戒令勿言時劉信宜年餘劉公以遷還過五羊之涯遇海盜魯一本偏師與鬪勝再鬪不勝劈去公半面夫盜未形而屬以死者刀法亦前定况其他乎又季餘一本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八

亦嚮於大中丞熊公數亦莫可自述矣元甫談予兄純甫時按

廣南與盜對壘甚悉劉死事

陳汝孝遊擊

京營遊擊陳汝孝以 陛見入朝清嚴之地覺有二人隨之以為徒人叱令出至拜地而覺二人未離也口稱邀去心意某家隸乎其不曉事如此還家履內室二人已先在此地非人可到審視涉知天鬼即呼其兄至曰鬼在此兄勸令就寢凝神汝發謔乎就寢未畢而鬼坐守遠去兄至不能語死頃萬曆己亥夏五月劉廷白目所見

袁國博家童奴

萬曆己亥夏袁國博六休童奴愷病死三日復甦張目大駭且喜曰我從地獄中來獄中為膿血海深二尺許身居其中數日

以應鞠出口中打入火煉通紅鐵丸三而殿上疾呼曰止：此人不宣死蓋閻王檢簿也鬼判謂吃鉄丸三矣王今以柳頭擊腦三擊而三丸出始得歸今月餘喉腦尚負疼未已陰司虐刑至此乎

鬼二車入崇文門

萬曆丙申中貴高公司崇文門夢神謂曰明日有鬼二車入此門其勿納公異之是晨獨匿鑰不開日高門開仍自坐守戒車皆不得入至日午心謂此非鬼入時始入食爨之間車聲過門呵問左右皆對曰未也提訊始曰有一人以銀一錠五兩購私越關小人思得明入不過數錢今利十倍宜從之曰苦矣此鬼也令遍追索不得始取銀錠置水盆中即時浮起蓋紙造者今泰安神州夜市得錢必試以水始辨人鬼以此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九

結腸篇

空峒先生作曰結腸之事蓋子妻亡而有此異云莫妻以牲烹腸馬腸自越結李子異馬曰胡為烹胡為結恍惚神怪孰主孰使厥理孰測怨和德邪生有所難明死託以暴表邪嗚呼嗚呼作結腸篇焚妻極前妻固識文大義或亦契其真懷也曰哀者且停聲弔客坐在堂聽我結腸篇曲短哀情長五月二十七日吾妻亡厥明奠之羅酒漿其牲伊何殯與羊痛扎釜鬻結續腸神靈恍惚心駭傷團團肉毬出中湯左迴右盤盤流黃經緯纏糾文陰陽底形井字圈兩旁翼：彷彿雙鳳皇有綏在下累而長上有提襟五寸強汝乎無意豈為此呼汝欲問魂在：十呼不應百轉咽腸乎腸乎為疇結

汪安人身後主婚

第一八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8 反文內

汪安人者楚西陵周京兆元孚配也元孚直節高才屢抗疏欲死朝廷左官而安人偉閭內之政生五子一女尋卒父之母大夫人且盟某家女續元孚室元孚忽夢汪安人曰某家女傲不可其姪堂姨董女最賢淑諸女子可相依局述諸又曰儻以幽明事隔不聽吾言當貽後悔元孚起白太夫人太夫人罷前盟迷董女然皆茫然憑夢未審階否媒者入董宅方啓齒董女母驚太孺人詫曰異執屬者夢汪安人入我室視女甚致動亦有屬媒者述前夢益大駭遂定盟既歸甚宜其子女是為董夫人賢與汪孺人培善聲詩才與元孚埒詩見文液篇

豫章鄒秀才希孟

豫章鄒秀才希孟與蔡某陳四相友善四病久一日忽自城中出過四於途曰爾病瘥乎曰然又問將何之曰查宗師在省今赴學起文補試耳語畢別去行未半里又遇蔡問曰爾何來曰陳四已卒吾自視舍來也鄒曰頃過四何云死大駭即與偕過四而鯉首在堂矣是年鄒亦卒

抗郡猖寇

萬曆丙申秋七月妖起自富陽遂及杭或為虎為蛇為甲兵小者數尺大者丈餘魔人輒病城中鳴金鼓燎炬燭驅禦之故金鼓炬燭一旦騰價於是半月漸至嘉興守富公出四百金募滅妖者忽一人揭榜作法妖果滅而訊其所以乃宋相公家幼者傳其法試為而莫能收作猖鬼也宋自前代家富陽以治妖聞海內稱相公亦曰殿下符到妖滅今已死而七相公傳法不意家幼有此也守以聞軍門而林司理謝於城隍廟家幼皆抵罪揭榜者亦其中人今竟不可得七相公與富陽令對局謀者報張

天師至令欲往謁其人以足畫地履星曰是不可到天師船果蕩水中不得抵岸釋足始曰今到矣今可往其法勝如此馬徒甫談

袁大汲

陝人袁大汲督府祗候也寓京招妓宿於旅寓無故瞑死身冷汲意其中魔乎如其里俗於魔者以帕覆面焚錢酌酒致詰曰子何鬼作祟而累我與爾無忤之人其安乎請言其由妓即回面微哂曰我本家李其年十六以妬婦縊死爾好合故來相奪爾言是今去矣妓遂甦不知所以但言夢有少年牽已得釋歸訪所寓主果有是人縊死者乃五更主其前主人萬曆庚子春事方思古所親見

妓病變牛

公安袁小脩嘗在旅見一妓不食牛肉問故曰身嘗作牛也蓋往年病死入陰司群鬼已將之同多人變身作牛成矣忽一陰官至曰斯人不應死且何得入畜道以椎擊其角叱曰起擊時痛不可忍然已甦成人時猶急以手摸其額看角在否

樊茂材所居

吾里樊茂材往從其父侍御居京師有油房榭所宅即趙吏部所居趙去主者以其後半賃樊為誦習所甲午冬夜大雪忽呼吼聲最慘漸迫近榻奴以劍斫之聲自壁縫飛去又聞壁外空地有千軍萬馬聲近晚一壯僕無病七孔流血死是時大門未開而馬蹄盈庭後園滿雪上皆男女嬰兒牛馬雞犬麋鹿鴉鴨之跡然週遭墻垣外匝不知自何來也王資敬談

沈銀臺鄉東

沈銀臺卿東癸卯解元甲辰進士丁未拜給事詔張恭人憂其
未育娶姑蘇王氏與偕來京抵天津而沈以抗疏繫詔獄比丙
寅始出在獄二十年與張皆近六十王亦近四十慶子也出時
沈以為就戮恐成心疾 莊皇帝拜為銀臺卿棄不就歸始與
王昵好越六年而殞殞後常擁騎從來自稱得封王昵王如故
張與家人皆微聞其聲或露衣踞或露一手一足及半體惟帳
外逾四年王亦殞自是絕影響陶懋中談沈為其尊人莊敏公
沈夫人之侄得最真四十慶子守貞不字六年之昵未足稱報
此沈所以甘心也王亦賢哉何不念張寡情

韓太學毅

韓太學毅妻沈氏韓歿停柩於堂生時溺一小妾丁氏稚而美
至是女常與飲合供食皆若嚙噉炎夏具浴湯亦聞水聲丁始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十二

疑則曰吾為爾遠來何湏咨也或就沈語家事如常沈挹其體
冷甚殊畏怯推之就丁亦兩相歡沈以為不經恐招外議乃聚
族人及陶氏兩甥隔帷與語甚悉曰吾娶丁為嗣計不意遽卒
吾家陰陽宅皆不吉故致絕然尚異繼叔氏之孫今渠亦不自
保其柰何即更宅亦無用矣吾當再生蕭山童氏為女子吾本
賈恨故不瞑目極歸去矣逾年冬葵訖遂不來丁感其意孀
守數年懋中談沈即銀臺卿東之姪女於陶至戚云

蔣仁蔣仕

萬曆己亥二月高郵河西蔣仁白晝見二鬼持陰府牌攝已仁
大哭鬼曰且勿哭我往山西攝人選為五月四日始攝爾去及
期果至仁故挾詐者曰公縱我當厚報二鬼曰陰法安能縱汝
曰對河有蔣仕公但從牌生加一直則仕往仁生美事犯不過

謂書者誤何害我鬼從之得真錢無算仍令將鈔錠線穿繫歸
已其夜人報對河蔣仕死仁大喜謂不厄僅隔一日前鬼至曰
前情陰府盡知將我同伴投大榜百戒初不從故得免仁聞即
嚇死仕復活亦言其事時金谿江大慶過高郵得之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二

十三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三目錄

外紀鬼篇中

江進士鍾蕙

興化舉子

陝西舉子

崑崙鬼

屍異

張廷

太白酒樓下鬼

胡若虛

周進附魂

鬼對

收生者施婆

鑑湖鴨鬼

劉進士子

塢間婦

左都御史王公

宛平令簿

周迪

劉養直母

伍悼六

謝沙濱

厲壇鬼

鮑僕留住

延津印主人女

胡問卿祭鬼

耳談類增目錄 卷四十三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三

黃岡

滁陽

繡谷

外紀鬼篇中

江進士鍾蕙

江鍾蕙南充人甲戌進士任河間獻縣令嘗外出婦王氏為其

邑進士效忠女與其女居衙中一時暴卒莫知其故忽其家稚

子作婦聲呼廉入曰公知我死狀乎妾與女卧床上有二血面

人入曰汝何據我宅妾曰我居官衙汝何為者二人拉與女並

去時妾呼婢牀下竟不應若應三人尚可持也往謁閻羅王王

檢簿曰汝祿命皆不死者二血面人跪其後呼之已不見王遣

鬼卒急攝之三日不得曰汝皆不歸矣謂婦以汝生鄂城施家

為子謂女以汝生漢陽某家為子十八登楚書第一又謂妾已

往二家視皆善門而女有押者不得入也廉號痛以詢之人蓋

前令時盜越獄出追殺之此地也廉恨邑掾誤已因杖殺掾子頃

遇南充人問廉狀已憤恚雙瞽矣威靈莫如神明今不能制鬼

反制於鬼幽明一理世固宜有弱吏不能制姦及為姦制者無

怪也傳曰聖有所不能知神有所不能制卒然而值其將奈何

其先令趙都諫完壁初到謁大吏出衙中夫人以下皆迷而東

縛之外覺有異丞孟君着緋杖劔排闥以入始散去自是公心

夜必放砲鳴金以守宅凶如此由屬鬼異常而卒為江君之禍

先令之事何不以告後令掾吏之罪不無矣

劉進士子

王同軌

夏守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唐

著

校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梓

萬曆中劉進士庭蕙閩人住京卽子十餘歲忽穎敏特發異之而蒼頭適率子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汝送我歸矣蒼頭愕不願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事儻再見可拉之來也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將之歸及門而家兒狂躁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談或又謂兒歸時家人憎其所着草履以為不祥令焚棄而柴薪皆盡不燼公居都察院園墻饒枯棘乾茨取焚之亦然又身畔有草茹紅圓異常似山果而非不知是何鬼其來附者必少年文鬼故穎敏亦有可憐者

興化舉子

興化縣舉子應戊子試日午餉睡不醒卒呼之起如廁有一士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三

二

在馬問曰文成否曰未也曰吾文皆成在王諱紙上而疾作羅騰矣今以贈君儻中可致百金於吾家僕名某籍應天府學第家在僻鄉城中有柴牙人某為我侄可先訪之問訊也揭曉果中急貸百金尋其侄因偕至其家侄已大駭曰上科家叔病痢卒場中矣舉子亦大駭始知為鬼也其家貧甚得金大喜先是士謂舉子百金宜分給其二侄侄至是一文不受曰吾業牙馬足食云姪亦庶矣

墻間婦

一婦嗔其夫博反唇而夫毆之夫出自縊忽一婦青襖紅裙自墻而出為解練淨不死先是有偷兒入伏梁上亡何夫至无偷兒不為動問何以不動曰我本偷兒今見墻間婦出解練如此恐嚇足軟故耳非不畏死也問婦曰果然其人竟縛偷兒送

御史臺御史臺發墻果見婦兩伸其手立砌間顏色如生裙襖皆不異所見命葬之而訊屋主人已屢更主不可問此甲午年事人皆習知南臺案牘存焉

陝西舉子

陝人某都御史謂有同榜生赴京會試行至某地所乘驟忽馳如飛僕追不及呼亦不應漸馳入旁路踰山嶺但見其主下驟跪岩前哀泣作語而元首已在地上竟莫知所以哀痛與屍而還斬水周白谷聞自都御史而何文與以語我語謂天奪其魄今殺人不見及即不知已可知矣鬼之暴若此哉

左都御史王公

南充左都御史王公庭嘗以觀察蒞潼關解宇頌壯麗匝花竹解中人常見一老人衣冠偉然以見之熟亦不甚詫公聞語解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三

三

中人曰儻再至可命之來一日果如解中人語出見公曰汝神耶鬼耶類有道者可知休咎為我言乎老人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套書上忽不見公取視其書乃王浚川家藏集後歷官左都御史而浚川亦然老人前知固知有命張成甫談

奇嵐鬼

永樂初奇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子女不之以構疾迎醫之診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朕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滯為人既為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李儀部文虎談其郡事且郡志已載凡叔世多鬼怪事其以是乎

秦生婦像泪出

萬曆已辰間奇嵐秦生娶婦楊氏情極綢繆已楊死懸一小像

室內每相對泣無已一日友王生來為議續絃事童出報曰影上泣數行下矣生與王入視左目泪出如絲其注如珠右目盈盈尚含也指拭之冷如水遂罷議未幾秦亦卒李文席談其細事釋氏遇樹不三宿恐以愛生緣悲思何過耶

宛平令簿

嘉靖末宛平令馬攀龍陽信人嗜飲豪縱又嗜吟咏集曰愧非子晉禮曹父之乞歸飲益豪家日貧然猶以積俸製一銀壺及孟杓數事忽暴卒生時貸同邑胡僉憲庭正銀莫能償家人因以壺往償之抵門而旋起風庭中凄異常胡公曰愧非子來乎小物何必償然公不食言者予故受之而進以充贖可也相距里許胡使往而旋風尾其後益厲造几蓮焚券受壺風始息公常悅一姬喪未除姬坐帷內忽見公入招已許之入理妝櫛未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三

四

畢而卒又宛平簿張與齡吳人與尉樊公交最歡萬曆庚寅卒於官樊畫坐見張入遂病明日復見大駭為禳事彌月亦卒宛平令臨湘沈榜撰宛署雜記及此

屍異

金陵有一士與鷄鳴寺僧友善中秋月明夜訪僧逢僧與其徒於半山僧問何往士曰特訪汝為玩月計耳僧曰遠山下人家有喪當飲令我誦經奈何乃以鎖匙付士云可自往宿待我也遂別去士抵僧房啓其扇坐良久欲就寢忽有言空中謂士曰吾某也願同語語士亦知其死驚詰之曰汝死胡為乎來鬼曰正以死有許錢見負於人欲因公索取曰若然第言之但隔戶傳說可耳鬼曰我當自入士見窓隙某竟入駭走而屍抱柱僵矣倉皇逃去至山半復逢僧徒僧徒曰盍不旦去士告以故上

亦問僧胡適歸僧曰我正為喪家誦經歛死者竟失屍所在故歸相與嘆異再拉歸寺則所抱柱屍即山下人家死者其家昇歸殮之願朗哉談

周迪

周迪德安人犯重罪於隆慶六年徙省城棄市有兄延奔往泣視受及親為收葬兄尚未抵家乃迪已先往謂嫂曰我罪被釋矣哥尚在省有務命我索箱中銀九兩二錢去嫂喜且銀實有因與之兄歸大詫不敢言迪持銀即往南昌住方悅家業賣馬尾越三載悅老無子獨一女芳年二七察迪惇謹因贅入馬十年生二子為大賈擁高貲矣忽行江邊遭大風吹沒當人群中遂失莫不驚異然常謂妻子我有兄延家德安於是二子往訊其兄嫂尚在曰汝父實死刑後索我銀往又成此一段業果乃耳談類增

張廷

斬陽王太守之佐宰荆山時有書役張廷業寫文冊於其即某別駕署中月夜清寂忽有女盛妝來窺已延固美少年出與語女稱是本衙官人女相慕故來奔耳廷始惧而竟莫能自制與相歡久之察官人女新卒淺殞衙後益大惧稱疾避歸荆山行至渦口已渡河而女在其後隔岸呼詈廷不顧亡何承王公命他往旅寓更深女忽至怨詛轉厲逾年廷死官衙發殯女顏色如生身畔有數物不知所自疑為延物王均之光祿談太守即其尊人

劉養直母

武昌劉君養直母周氏年三十餘暴卒然死後常在家綜理家

政夜或與子共寢半年始不來忽一日窓外有履聲養直叱之旋思次日乃母生辰哀哭迎拜始一未乃已又薪水李妻安塚何生娶吾邑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畏我與汝緣分未絕歎如常時但身冷如冰久之始罷此事常有之乃精魄強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帝崩後幸宮女知生霍光聞令以次奉御遂不來而曹孟德復有銅雀總維之命以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談鬼神至文帝夜半前席又謂已所不及必得其微矣何文與談

太白酒樓下鬼

濟寧城北太白酒樓在焉有兩人邀琵琶瞽者至其地瞽者心知其地荒寂不欲往兩人強之始達而眾客已行酒酣譁射覆飛觥取罰如常第其中有婦作呻吟聲瞽者以細調和輕彈眾耳談類增

卷四十三

六

皆賞譽調窮而北曲發雄聲大撥眾急阻之曰無然瞽者聲撥猶故室遂寂然瞽者異之棄琵琶地下徧捫之無人獨一棺而參差其蓋大惧奔出明發拉眾來看乃婦縊死者故作呻吟而其家成訟故置此且參差其蓋以迎檢視者也鬼新至故群鬼舉酒相勞也鬼陰屬故懼雄聲大撥也可以知鬼神情狀矣李白詩曰黃泉無李白沽酒與何人縣是而觀活酒又何能無白莊生稱死為南面王樂必其世界同此杜康鬼真可為隣矣濟寧新泰戎相里說

伍孝廉悼夫

廬陵伍典字惇夫嘉靖戊午舉人受知於座師徐公紳公巡撫順天典為塾師一夕戶扃甚固而失典公大驚索之翌日得之隍中公命以肩輿昇入湯藥灌之始醒云夜半有人呼不覺墮

聲即從窓外出初無所礙墮於隍自此或半年疾一作久之始愈家人猶晨夕守之後為國子博士歷永昌守兄嘉甫談

胡若虛

胡秉實字若虛武昌縣人昔者子死而身亦死但心微溫耳後數日甦曰將錢來給送者其家問故曰始兒去吾逐之極遠兒漸作異狀非吾兒也反唾我曰汝逐我何為因轉身坐一橋上見小兒無數內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一兒曰我借住汝家幾年視之皆其殤兒益恚恨忽一叟來乃其所親亡者驚曰公何得至此當不還矣今當引汝見閻羅王辨之閻羅王檢簿曰汝壽幾何有四子皆晚得今尚未也然汝誤來即命馬卒送之歸當來時叟借與錢期見債書字馬卒手上恐忘之而公從其屋天窓轉至牀頂上躍下索錢勞卒亦償借錢陰司亦責此阿堵耶公自是不念子今為安義廣文罪而子壽皆如其言彼不壽皆借宅子也東門吳子死而不哭其以是耶

謝沙濱

卷四十三

七

當陽河溶鎮富人謝沙濱死其前妻子與後妻子析產第有千餘兩一庄失券後妻子曰兄長子家督券為兄匿耳兄曰自吾母亡後汝母為改券為汝匿四五年幾為閱牆入室之戈忽一人死復甦十餘日後遊於市偶遇沙濱諸子驚曰予忘之矣汝父冥司中令予寄語三兄其契券在桂花枕中而汝輩誤相怨非也三子歸開枕視之券宛然教載之隙一朝水鮮史秀凡談

周進附魂

山西嵐縣二掾周進孔海平生契好結為兄弟已進以罪抵極刑謂海曰臨決時急呼我名使魂不迷亦是契好一場及決海

疾呼之刀下頸落海仍購得首屍用棺收斂負土成墳矣海歸向妻子泣嘆不絕而進已在身作聲曰孔哥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汝情厚矣我今隨汝來借住幾時可尋些好酒飯我吃海家驚懼人、髮監自是二人行走坐卧時刻不離後海以公役他適謂進曰出外人聞一身二語必生疑怪我暫壓爾城隍神窻下歸日取爾及返取出相隨如初久之海以三考赴部又謂進曰京師法度之地一身二語禍在不測今壓汝一大家墳工役滿歸日取汝後役滿歸厭棄不取進始恚恨故向其地多傷人畜而夜作塚中人語謂是孔海作孽於是其地人戶群訟海於官受刑家破久始得釋此陳侍御登雲按晉時所親決常為人談夫蓋棺事定今赴義於蓋棺而尚讎於冥中久遠交固難執然既不必從渠地下而尚得從我於人間生死一身而反借以多察勿棄之可也

厲壇鬼

吾友杭守方履善湯敏人始刺陝州當適厲壇祭其夜寢室內夫人驚魘醒問所以不言未曉往見鬼無數喧與啁啾作聲與從人皆恐足不敢前公下與察之見疊棺散骸高下錯雜其處曰我知之矣命取薪數百束焚骸合灰成冢棺可瘞盡瘞之人自為文封承祭奠之竟日始返亦未嘗言是夜夫人復驚魘醒問所以曰昨夢百千鬼或斷手斷足半面無頭聚堂下悲哀作斷予疑不祥不言今夢前鬼復聚堂下愀怍作謝知無他故言也公始言日所作事方思古談公古循吏而所至樹聲鬼物知其仁已故來訴而謝也所謂澤及枯骨非與

鬼對

唐殿元臯童時夜歸道上逢多鬼阻截一鬼曰此何時一曰半夜矣因出對曰半夜二更半可對之唐即對曰中秋八月中秋鬼笑曰此真狀元遂縱之去方思古談然以視風急有舟人莫渡月明無伴路休行之對則鬼於胡故齋意良厚矣

鮑僕留住

留住者南涿州人歛人鮑漢之僕渡黃河失足墮水死過一年所自歸歛云始墮水至底有鬼物牽至一處空洞明朗不似水中見列座衆人或念佛或瞑目或帽或巾忽一人拉一坐者起以留住當之起者去忽又一牛頭大漢筋骨瘦露手持鋼叉復拉起者還位叱留住起以鋼叉送上岸並無傷損苦楚如新沐罷者鮑為方山人思古外祖留住其從服役者也思古談

收生者施婆

萬曆丙申杭城撫臺後有施婆業收生忽於市遇二人招之往茶坊嶺收生至則暝矣其家重門巨室侍從飲食皆如人世有美婦產甚艱婆為收之給以金錢及裙一件但見炊者以人肘足納竈中作薪大懼辭出至清波門外天已明其家正失妻尋得問所往曰往茶坊嶺收生歸也衆曰此地為墓所安有產者視金錢皆楮衆往察其地果有墓墓外有血水乃蘇大學家婦墓而裙其葬衣因發墓產有兒亦死矣婆但病月餘亦無恙馬健

延津邸主人女

延津縣宋憲使守志丁未進士作孝廉時北上寓邸店夜方讀書見女子頻窺已輒又避去公謂是主人女舉書障而女始過去既貴重過其家問女何在而言所以邸主曰是日女亡必其

避貴人若此談其貌與衣飾皆是

鑑湖鴨鬼

越城鑑湖西一處為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其傍而極善藏貪者捕之終不可得然在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至今尚然土人呼為鴨鬼為刊木戒昧者勿捕宋伯子談又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一士夫頗著剛直宿之乃伏劔生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見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煩公掃除公令擒至麾劔連斬數首土神不見明辰喚家人不應乃所斬者是也此與邑丈人因黎丘奇鬼刺殺真子之事何異因並載之

胡駟卿祭鬼

胡公嘉謨涇陽嘉靖壬戌進士萬曆中任南駟少卿捐俸修造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三

義冢於麻塘湖掩骼極多又度春秋二祭皆往所未有一日以春祭偕其丞張公昂思往先是執事人役與贊禮諸生皆先集忽盒內紙錢六七幅飛去不知墜向二公輿前於道之半二公以為風力也時天又晴無風訝之及二輿抵墓所下乃前紙復又飛至墜盒內益相訝無已知為鬼神之為去相訝而歸就焚以感悅於幽故逞露於陽也劉錢之紙能然乎哉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四目錄

外紀鬼篇下

沈純甫御史大夫

魯王

紀往恒談鬼事

鬼掠人一指

王資敬家墓

孫二哥

鬼推命

瓠火

沈明府

李博士

買棺老人

易萬戶

薛光祿

却氏兒鬼

鬼五指揮

江潮

柳氏莊客子

呂子敬秀才

先大父遇汝上老人

羅賓父勝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胡憲副長樂府第

夫人墳

張孝廉

青奇

魯雲野

來安民婦

張恒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絳谷 唐 景 叔永 梓

外紀鬼篇下

沈純甫御史大夫

秀水少司馬御史大夫沈公當歲丁丑以比部郎與平江艾公抗疏極論相居正宜終制以正倫理不必以阿比為恭忤 旨受廷杖不死公得戍嶺南神電衛神電方被兵破殘因僑寓其旁邑陽江陽江有故光祿少卿劉站子淮宅一區以嘗屯聚蠻兵中歿死者數十人以故為厲魘人不避白日而積穢不治已久忽淮嫂立夢群鬼語曰避去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淮因大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一

為除滌以俟是日公果至卜居焉自公卜居影響皆絕居甚安然其里人常唾淮曰奈何以鬼宅舍客淮語嫂夢輒又錯愕異之居年餘公以相柄改返無期更於他處築借山亭為終焉計行李始出而淮家女奴有為鬼殺者其地士俗益嚴事公發未公始賜環姚叔祥士隣談

幕王

山東妓韓五娘婉麗善歌舞魯王見而悅之頻召入佐酒一日累召不至王怒欲罪其家樂師韓恐自經死王聞為錯寢食厚賜金帛起冢令府中人為服喪乃一日見韓至語竟夜侍聞且見王泣而已是日王薨時萬曆庚子冬也

紀往恒談鬼事

嘉靖丁酉予讀書文昌宮有嚴姓者來縣主道士熊偶去連日

不至既而夜半歸饑甚索飯熊起問故嚴云初出宮至演武場

捷路遇二人以繫腰索其頸遍歷神壇寺觀及城中緝紳門每

至一處必憇良久遇素識面者呼之咸不顧其至宮也親見子

輩誦書連呼亦不應復至演武被索處二人指之路傍去以故

餒甚耳後亦竟無恙又重生謝伯祥家居忽見老翁趨中黃鸞

采謁談論皆文詩已後每夜必造與之歌吟日久不以為怪記

所與詠詩錄成帙老翁因教謝莫設燈來則暗坐五鼓始去最

後贈詩有書生莫謂吾蓬華已約佳期待聘來及獨竹是吾隣

長空是吾室等句因引謝至一處門戶修潔堂中香燭爛然諸

房舍覺有婦女聲蓋欲以其女娶之也謝疑畏再三堅卻不允

至鷄鳴老人怒揖謝出依然謝室也暗思昔所引處是今儒學

後文昌閣址老翁以後覺不數至謝愈疑之因藏燈秘處以俟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二

一女老人至大階其髦破老人瞋目語曰吾以子有緣故爾見

訪凡以兒女相托今子負我請從此辭遂絕今年六旬尚強錄

老翁詩一卷皆類箕仙語說者謂是狐精萬曆初邑有事清丈

南山人蕭某以丈首至縣主市南饒鞍匠家一日天雨將暮蕭

從縣歸道經儒學泮池傍適一青衣女子洗布蕭以所乘本楮

滌諸池楮蕩入池心女以担布竹竿親為搏至蕭復着而去抵

主家寢不寐憶池畔女頃刻聞推戶聲則女至矣自托為某家

媳遂與盡款狎次日疑之俟再至女以手按床頭兩足躍上蕭

知為怪也隔被堅持之久以齒嚙蕭臂甚痛釋之去不數月蕭

病瘵以臂痛殂孫習孺紀

鬼掠人一指

醉語曰巴陵民家以漁舟為業有泊城陵磯照數筏處者及晚

兒上岸市他物歷一湖邊見一衣白老人持棍來相逐兒走避不能得特扭棄水中取左手一指去昏憤至午始甦竟不知何故

王資敬家墓

資敬家上饒其先墓大樹一株忽為風折斷僮奴因取來家斧鋸為薪其夜薪有聲枝一作鳴鳴每夜如此無可奈何焚盡始已釜又繼鳴自是族眾凋落人丁皆盡

孫二哥

醉語曰京師東大市一指輝家晨有賣肉者過門一人割肉入久之不出償價賣肉者誼謀其主人出謂曰家未曾買肉問其名賣者云是一眼花水人曰孫二哥主人怪之越二日於偶戲傀儡箱中獲肉蓋傀儡取精氣多故爾

鬼推命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予所識貴公需油房榭榭膝病憤悶久一日忽呼婢扶入主母房假榻寢曰卧炕前一髯人恒坐椅上推命一家庚甲皆推過恨且怒曰奈何一家皆無合死者見主母入輒避椅後主母入避匿極速懼甚故奔避耳公命焚炕有席裹髯人屍仍令掩砌亟遷去騰病良已故鬼但能死一人耳不宜死厲無能為鬼尚懼人也

輒火

峽州雷孝廉嘗言其族人有夜行者前有火炬甚明亟追奪之執炬者亦滅去火特明如故視之乃破輒耳夜嘗舉自照晝則熄忽一夕持過往處似有物攫去竟不知其故

沈武昌

張進士肅之曰會稽沈弘宗以鄉科除黃岡令久之調武昌代

為黃岡者其初到官方涉筆書卯忽見有兵卒持白版以入曰奉真遣召黃岡吏沈弘宗其曰弘宗昨已赴武昌調某來也非弘宗語未畢復一卒後至以掌披前卒頰曰汝罪死此大貴人也搜與俱出某遣急脚詞武昌則弘宗死一日矣徐文長談

李博士

黃色學師李公其壽州人常自言居家時為鬼攝去因問鬼許大世界豈無有人逸脫者僮鬼為我謀願饒焚錢報汝鬼曰可姑為謀之掌判者亦許之於是死去復生極力焚錢後每歲鬼一至索錢轉限及來黃色數歲意謂得脫方與諸生候大夫於河許忽墮馬昇歸先伯兄侍御時為諸生與諸君為所厚往視之曰前所言鬼復至此攝我去然幸尚許我轉限即日設饋酒地上與對拱揖而饒焚錢公亦愈自是又數歲鬼必至如在家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久始懼泣別辭歸其人高度嗜飲客至必談酌竟日脩脯皆於酒盡之而人亦思之不已

買棺老人

成化壬寅春吳中疫癘盛行偶有老人白晝入市謂匠者曰家在五深涇欲買棺七具匠者索價老人曰但載棺同往即酬之匠氏如其言載往老人先入曰惟有麥二十斛耳煩與屋後某親議之匠者入室見七屍老人在焉屋後其某親即至償以麥二十斛家所僅有也

易萬戶

隆慶間西安易萬戶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交最驩二家各有孀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為指腹之盟已工部以言忤旨謫遠州去萬戶亦移鎮邊地茫然星散於時萬戶生男去

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癘謫鄉舉家皆殞以喪歸葬郊垌之野萬戶亦相繼卒萬戶男易生既壯與其偶日夜校執有兔起草間生學孤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此非易即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携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葭莩不薄命童子持一裘至祭之羅衫一角合縫押字尚半曰二人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為壻必借百年背盟者天厭之某年月日某書生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至貞色淡容蘊秀苞麗目所未親生又趨拜孺人乃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成命第媒妁未通筐篚未效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儀文末耳君愷不棄今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色飲皆如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猶戒旦生已忘歸展轉累月生忽念家

耳談

卷四十四

五

曰路當不違歸可即至其家極意留款生知其意謂馬久失調須騎出盤旋已加鞭去矣回視栖處何有人家惟群家粟之耳歸言其事有知者曰盟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耳此其出宮也即君不可再往生遂避之適長女襲父職歸即奉檄理衛事夜出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生曰君即忘妾穉中兒誰之子此子有貴徵必大君門戶今以相授妾亦藉手稱不負君矣至受子顧之貌酷肖已大悅迫而與言忽失女所在屢有娶皆求佳者然莫能如女而亦絕無生息惟此子就外傳忽十有八載生倦於戎武兒已武藝果健有恩不無望焉朱侍中宅段君談

薛光祿

亳州薛考功之子光祿爵亦名士與季弟存同齒存羸病而光

祿復壯善飲散光祿有滕史氏正方齡子辰年忽有隣媪金氏至存家言奉陰司勾攝有二人極難攝以其門戶大也問為誰曰似在君家存曰即我乎曰非也然陰事豈宜預洩存必欲姬言之曰即光祿公又問其次曰恐是史娘子問期曰不出年內存大駭蓋其為誕歲且除公構南園居新成往浴史氏侍中櫛屏內史氏有幼子常時跽武不肯離母至是呼之入且浴之而啼畏反走門閉甚固公已暴卒浴盆中史氏抱哭緩一聲而昏迷亦暴卒家人破戶而入二屍僵焉先期浴畢而酌以慶室成竟一盃未拈而即以其酒奠第矣期果不出年內存至今無恙僚友公儀談其親事頗為流涕吾亦酸鼻在魏穎超宅索筆識之隣媪所為京師男婦有焉稱為急脚誤為雞脚餅之類也

卸氏兒異

耳談

卷四十四

六

柳廣文言正德間寶坻民卸某婦懷娠兒在腹中撐柱粗莽或作吼聲及產軀幹偉大黑面瘳惡筋骨盡露越數日即跳擲牀上下如飛母謂當至神廟見塑像侍立者回目精顧已遂感孕信是神鬼欲殺之或謂長當作猛將大爾家勸勿殺至七八歲噉食甚多家貧不能供則走山谷搏野獸射飛鳥食之又即能行淫性無賴見婦人常露其醜人始惡之每至人家皆拒不納後與人賭雖澗不及岸墮水死而反為厲穢甚廟祀之始安

鬼王指揮

金陵郊外鬻糶者見有婦暮必持錢來易糶久之而糶中錢常耗疑之因不與易而尾其後見入一墓復聞內有兒啼聲蓋大駭人謂是王宅婦墓因語其家其家未聽果然輒發墓蓋棺兒生婦足畔糶猶在馬抱兒歸闔棺蓋婦死時兒在腹生而無

乳故易把餌之而即取陰錢於鬻者故耗也後其家萬戶胤絕兒次當嗣故得胤第其貌寢稱鬼王指揮云熊惟慎說

江潮

子兩識錦衣江君談其叔潮頗饒裕有二當房而潮忽暴卒明日復活曰在冥途語攝者青面鬼曰死誠無恨第櫃簿不明及瘞金未及言妻子儻得緩期一日必厚報子鬼曰然引見冥君故呼曰勾得徽郡江潮到冥君檢簿怒曰合死者京師江潮何誤耶棧鬼數十令押轉再攝遂得歸而焚金銀錢錠無算檢理家事終畢而鬼至潮又泣曰期至矣但幼子往滄州未歸何能得一面鬼曰汝欲緩幾日曰緩十日死無恨鬼更索錢錠去潮與妻妾親友歡宴累日子亦歸而攝者至非前青面鬼曰前卒不知何去我新卒也副暴如虎潮遂光蓋青面鬼故匿作稽延計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七

柳氏莊客子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為債家所困獲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是夜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亦仆其家堂上死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世間如此類甚多而驚令屍汴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神之立以為王則在隆古最先者矣總是游魂為變用物精多所致也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娶一美男帝國秀國秀死呂哭之慟遂至迷周浪遊棄業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呂遊其地見一人美益甚非常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國傷妙麗於我故

人耳是人曰君儻不棄陋劣以故情視新人新即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久之始曰君無訝我非人也我即世所稱善歌汪度始家北門不意為寧殿下所變專席頌宮亡何為妻妃以妬鴆殺理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遊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常即我亦知之今在浦城縣南僊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攝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呪三日常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思君未忘但無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郎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遊江以南數歲不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猶是三人疑其化去然其里人至今請仙問疑有呂子敬秀才云吳貞甫談語曰心惑於色色鬼迷之此人已脫死根復罹禍畧死固宜此秀才慧所為好色而必窮其致故色惟死慧不死愚而釋氏尚愚不高慧有以哉

先大父遇汝上老人

先大父封知縣府君世業農不喜仕進故禁先大父封丘令贈即中府君不得業儒然大父銳意儒計里中無可為致篋遊河之南錫山有廣文為諸父因不令家人知往依馬汝上夜行失道望燈光趨之有老人處茅宇中延款具黍心獨念背親遠遊不審青雲之念得酬否當食而淚下是夜夢神人據高案談休咎而已問之神以木擊案一語一擊曰汝中舉中進士作令行取止於令大父亦自喜然何謂行取止令疑之及曉老人遣其子負之渡河而導入市店大父方解錢勞其子忽不見抵席文衡三年業成歸主前店念老人將贈以案中紆因問曰河可渡否曰此地安得有河曰來時茅宇中老人款送我安得謂無

曰此處安得 有茅宇老人異之出門顧望皆非昔境始出遊
時恐貽堂上憂暗題門背曰往某地讀書幸勿相念王父日
倚門不見至是日始見而行客至若早見當疾歸業不得成其
異如此是年捷楚書連捷已未進士授封立令入覲返縣內詔
命下而以令卒官皆如神言

羅賓父勝

石首羅賓父太醫丁艱南還先是在京娶媵張年十八懷妊不
能携留母家已產一子患產病死累日復甦曰離兒父三千里
我欲歸以兒相托今無以失毋輕棄也適黃河風浪大作不得
渡哀訴攝鬼令緩期必一往鬼為期緩五日母可善視我屍今
往矣時戊戌五月十日復死至十二日復甦曰吾已至家欲入
而戶神家神皆禁阻予泣極哀忽一鬼引從後門入見兒父獨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九

慶齋室繡書至晚始通以夢令其善視兒父仁善人必不負
我凡齋內外景物器皿纖悉皆能言之又謂母可熟記庶謂異
日證也然是一日宿父齋居夢張言其死而叮嚀以子屬焉未醒
而哭聲發於外家人皆聞父始得子生張死之耗因之京詣女
家各言其狀抱子歸賓父談夫既死而必欲托子於其父山河
不問攝兒為動可以為愛莊氏曰君臣以利合者也父子以慈
成者也此義外之說可忘天性乎觀於此而母子天性孽結可
知矣

胡憲副長樂府第

程漳胡公顯任廣東憲副府第於惠之長樂府第枕山林木幽
僻軒亭成倍第人言中多鬼物公獨不信居數月二子與姨子
從塾師聚讀一堂偶日暝吹燈未至見堂中小兒五六輩紅靴

綠袴相角力甚猛塾師叱逐之不見一日篝燈夜讀窓月微明
僅更次忽見牆頭如小兒兩腿萬餘往來如飛亦有紅靴綠袴
第身以上無形適公在塾親見令從人石擲之忽又不見未幾
姨子暴卒遂如其靴袴着兒以壓之竟無他郭欽華父舜舉時
督學廣中親聞於胡公如此而欽華以語我

夫人墳

平子門外棗林庄夫人墳在焉其位分在漢宮斜之上有宮
人新築越明年為萬曆己亥盜踰垣入行掘而二次聞唱鶉聲
驟至輒匿見無有復出其魁曰此鬼物乎何足畏因披髮赭面
而前反欲嚇鬼遂行掘且迫棺聞棺中語曰莫來莫來此中無
物爾輩空得死耳盜不聽發棺得金盃一金茶壺一白綾四而
已出偃土而痕見守者寺人以聞下所司捕見橋上一人傷卧訊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十

張孝廉

江夏張孝廉鳳翼詩酒揮霍其父獨考廉一人而不相憐爰北
上資奔奪匿不與其悖皆類此萬曆甲午移居寶安門居素以
鬼稱孝廉不信然日與鬼伍形聲幻出門戶常自開闔偶掘地
得缸數口發覆蒲水及楠木一頭此猶是陵谷變遷之故家秦
逐出矣是其妖孽在人倫而鬼物特尋常耳最異莫如猪無心
肝豈司幽者寓意其橫目而稱橋者即豕腹主宰亦蔑耶

青青

西江米巷某貴公宅頭有青氣亘其堂堅硬如石觸者病死因

徙去今作酒館凡京師大酒館多鬼宅人勝崇消矣嘉靖間京師有黑團夏月頻觸樹卧者令人病死故見則喧逐之謂之黑青即宮禁亦然竊謂皆冤氣所凝厲鬼之類青於青字尤切當曰青青

曾雲野

石首曾公雲野諱朴令鞏縣甫暮月而卒先是邑簿某姓諱永富貧且暴公至繩之至是脩怨常霄遇其舍中兒一日簿衙鸚鵡飛入舍公幼子台繫以為玩簿衙來索適鸚鵡死竟日矣遂蒙言悔不已公夫人呂携台哭於柩前曰公有靈當解此難乃鸚鵡忽起翔鳴簿聞大駭曰公未死乎邑人因為語曰死雲野駭生富傳以為異焉已呂夫人歸里族眾以為冤然娶孤也常加以非禮夫人生平奉佛最謹急則泣訴於佛前忽夢公歸經

耳談類增

卷四十四

十一

紀家事皆有條理族眾聞又皆駭然莫有以非禮加者夫人享年九十訓子台以退一步法台率其訓與物無忤以令譽聞台號懷雲即今太史可前公尊人傳為聰明正直者為神活死鸚鵡者其公神所為乎聞鞏人石首人尚傳公行誼益信其事不誣曹孟德姦雄竊國當是阿鼻獄案中人乃於未死築漳河臺總惟旦暮歌舞以冀餘靈之來歸不亦左乎

來安民婦

滁州來安縣民王某婦死葬山中盜發冢劫其衣衾去而屍露焉其夜婦即屬夢於夫言狀民尚不信次夜復夢而怒碎其鷄卵六七枚夫始驚往收奠以訟於令曾公公得一人袴色頗異視之乃其婦銘旌鞠訊得黨六七人皆以法死之然自是令頗中厲卒人謂盜黨多究亦其過乎

張恒

萬曆七年春滁陽九都民張恒忽為病暴卒二日半復甦語其婦曰冥司命我攝人來始二鬼使逮我去汝不見乎妻曰不見且汝攝人在何處曰皆全和及本鄉十一人繫在土地廟皆我所識者妻往察廟但見線繫蟋蟀十一耳以為誕盡放之恒聞泣曰隔我也復死去五日始甦曰諸人又皆尋獲欲交與二鬼使而二鬼使又不見今又尋獲始交與同解赴冥司冥司以為失期受責十棍放歸再不往矣妻視其臂果有青傷恒與朱國醫奉為內親所親見云此與前金沙灘童子事同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五目錄

外紀幻枉篇

韓清

月宮銀護限

桑冲腐味法

鍾星丁烏苟

張大京北過漢中

火神廟賣卜人

縮地法

僧大乘幻術

浙士人

扶蠶王印

顯靈宮道士

一密等夷幻術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張林生

秦府伶戲術

異僧春碓法

謝寡婦法

河洛人幻術

地羊驛

耳談類增

目錄

七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五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校

外紀幻枉篇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思得雅士與談博未言也重門皆閉忽一士歷階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來曰公心欲為平原故不佞請為毛遂不干典謁正發公一咲耳公大咲與談將累日夜憂頓解然清之父椽也竊屬邑藏金無算並其母置囹圄清一日未別且道其事公曰可為公解否曰正恐累公可塞裳而就之手遂去長揖謁其令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朱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杆文罔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為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二妹子出明媚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偏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枝止此乎清復探衿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令止之復納入襟內曰枝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盃嘆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涵湧拾樹葉作舟泛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舟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趙公朱公皆為直指趙公揖所論覈解組歸朱侍中宅容談

顯靈宮道士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遠方士必心知之蓋其腹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帛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

喪即歸道士腹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數一日語道士其家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其為語多類此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其乎而我其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還者以聞於東廠大璫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蓋無依也大璫以是授上賞頃遇本宮他道士於張民部岷峨宅中云果然二人尚在獄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采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編躡直至王前下鶴背頓顙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礫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者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嚇號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命未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戶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眾人不可徒汝單身未索之款童子但頓顙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根飄葉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得無為辛垣衍王孟之詐乎王曰明之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滌河灣有客遊妓館輕院善散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於大金吾陸武憲遂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罔安能求我將加枳棋適案頭有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於某觀掘得鏤紋護限一角朱侍中

晉甫談孔公其先輩所見也妖之若此則所謂明皇八月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莊子曰小惑以方大惑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郵者焉

孟容等夷幻術

雲南孟容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後剖視果木也山西之獲鹿永昌陝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求解法則免又善造蠱置飲食中之即腹痛死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魚或蝦蟆而愈見菽園雜記及管岑子

桑冲醫昧法

成化間石州民桑冲傳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頭面耳足作女妝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偷小家貨緣得入頓成姦合或女貞不從則以醫昧法其法用鷄子一枚去清桃卒七個燒灰搗爛燒酒合成噴女身上默誦呪語女迷姦遂女畏敗名終不敢言以是十年徧遊河南北直隸山東西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汙大家有名女一百八十二人又傳徒任茂等七人分途行姦至二十年七月冲在晉州高秀才家為其婿趙某反欲行姦姑識是男子捉送晉州讞出前情具奏犯人凌遲急捕任茂等七人罪皆如之谷才已死行姦十有八年矣常見其罪案甚煩姑約而存之為閨範之戒語謂三姑六婆不宜令入人家有以哉

涪州妖人抹臉兒法

重慶涪州諸處妖人王大虎二虎三虎行抹臉兒法先於家鑿地窖用烏頭花椒南星半夏海芋砒霜等數十味製造迷藥遇

逢男女先念一呪左捏三台訣右捏劍訣足步丁字呪曰千和萬合與吾主張吾有一盤果子不敢先嘗吾今與汝小娘嘗小娘吃了發顛狂不用自肯與我同行呪畢將迷藥順臉一抹其人覺後有虎左右皆水惟前有路不碍不往引納害內二三日或泥漿水或甘草湯解轉遞各處夷方酉陽貨賣若賽兒銀兒不下千人如建拘啼哭即投江中若王三兒劉五兒亦不可枚舉大虎黨王嘉祿迷一小兒陶春益賣與客船上客醉春益逃歸白父父文愛等與開言嘉祿嘉壽黨眾故稱講和誘文愛至遠地並迷縛發舟且將殺害公然勒約索錢贖命不知或以告文舜婦急恠憲臺吾里易公維效行州密捕皆獲馬抵妖宅地害毒藥並害中人口喜兒等皆獲解送憲臺至州門前士庶千人雲集已將嘉祿等擊死成泥蓬物情實大辟者一十八名易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鍾星丁烏苟

鍾星為汀州諸生素橫在郡爭奪族人屋地郡守李公成章執法不少袒星卿之作誘書暗誣公公鞠得實申斥之而星益憾里有丁烏苟善邪術星密托以報警夜半並潛入城隍廟將神滿面釘刺復用八門符呪詛公曉出而人不知也無何公謁廟星從傍機公下橋屬聲曰汝不忠城隍不靈公素不善病聞星語始審出公借諸僚詣廟視神而得釘數十搜丁烏苟家獲妖

書多種被逮實重典而星以謀敗抱憲死何本江談星之語神使之也神之用妙矣藉令神之靈助逆烏足為神而星以靈望神乎

張林生

建南有張林生張德清程壯者素習妖術蓋白蓮教之流也三人比黨言禍福無不中扶所中言嚇里中人獲厚利無算甚至要求人處女作配第幾房真君夫人不則半空飛沙走石擊人頭而水底起惡魚毒龍張氏奮鬚又作人上世亡者語使彼子孫敬供三人自號為玉皇十五代承籙真孫中丞金公廉得其狀密行大叅王公擒獲搜林生妖書同盟三百餘人符呪一櫃其姓名皆半音托形多不可曉又緝其黨吳受七者自首伍公經一部有曰欲知聖人處才木逢丁口欲知聖人名三人並兩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張大京兆過漢中

南大京兆桂林張公約齋嘗參四川政過漢中一公署甚整而以有崇無敢入者公獨入夜寢但合目則溺稍自遺因假寐睡伺察覺有物函其腎莖急捫之飛入梁際明發察梁間有髮繫一小溺器去之寢遂安蓋建始時匠為呪禁法也語謂木听匠言誠有之第覺而反呪則禍在匠而世常有人以法行者或真或偽不足盡信也本江談

秦府伶戲術

秦王宴潘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閻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鐵刀出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

諸閣撒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疑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俯觴某公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為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懸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於客曰客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於是懸翻而下一粒不撒客為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大治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為客談若倒身米不撒則予所常見矣

大神廟賣卜人

萬曆甲午春午門外大神廟有賣卜人能道人出隱事山海關馮僉憲子太學邦本與長清督護李秉志問卜言其隱事毛髮不爽仍曰公可各念書二句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李念武

再談類語

卷四十五

六

子書效之以計而索其情此人開匣取帖皆預寫定曰一文一武問功名馮太學李督護各念書二句如此二人駭愕汗下李與崇信伯費公甲金善語及此時費掌中府謂輩下不宜容存異人因微服往試之一見即曰公大貴人何為輕出問是何貴人曰爵祿重臣簪纓世胄及他隱事皆若神明開匣諸問答語皆預寫定公大悅先是公有客將出獵擊有二角鷹隨公後至鷹見其人即欲奮翅攫擊其人忽已崩避不知所往所陳列卜書筆硯箱索一時並失寂然如掃竟不知是何怪王元禎談

異僧春確法

武昌白雉山有異僧自蜀來結夏其中患齋不及乃相地造一確而托言菩薩見夢謂居民不好施至僧飢餒有碍神通教令造此確糧不至則下春：則居民皆頭病不寧以省沿門乞化

耳自是春之而居民百里內皆患頭病又聞菩薩語大懼皆以糧米凡病者皆歸罪確遂發矢每月供熟米若干梵唄坐食者日益眾久之異僧去又值歲荒糧不繼春之而居民頭無病乃戒勿泄故云糧即不繼猶是檀那何恐加春居民反德之貽餉益多里中段茂才讀書寺中悉詳其事

縮地法

濟寧民某樞垣古書云太公兵法中能縮地按法與里中兒試往揚州看燈用傘柄頭指其背誠勿開目獨自念呪作法果至揚州過遊燈巷燈市火城歌樓酒館車馬駢闐身皆在其中既返至半途見私開目墮地隔千里矣乃已獨歸為兒家所訟拷掠問遂以前事對居十日兒還淨釋竟匿之鄧茂才子承談

謝寡婦法

耳談類語

卷四十五

七

濟寧魯橋鎮謝寡婦法能糊眼盜人財致巨富有過客被盜尚不自知至新店開投宿主人主人問從何來云自謝家來令發其囊皆瓦礫也因詣官捕謝至刑之云入門啜茶終入口即對客換囊目不及見濟寧守邊公誅之並其二女患遂杜鄧子承談

僧大衆幻術

中都僧緣果善幻其徒有髮僧曰大衆傳其術亦詭異性無賴狂誕常往人家踞左席極飲大啜人多厭之甚至驅逐不為意眾知其貧無家故索飲以難之大衆許諾及往扉尚鎖中空無人群詬之乃大衆自外來曰失迎主人罪也開扉肅眾入尚無一物第敲壁壁門開中皆瓊樓璇閣華進極 海陸之饌姬人歌舞妙麗按節合樂皆非人間有眾疑身在幻中又疑是仙皆

悔向者之悔之也。座有盛生，李生日：「桃麗人而思所歎，曰：『甚不如也。』夫乘已心知之，曰：『做君所歎，至佐酒可乎？』二生曰：『何得有此已？』而二姬皆至，歡笑如平生。酣醉夜深，復從壁門散去。二生即往，二姬家偵之，二姬方醒，各言昨夜與君在某家作何語。坐客某某，盛所歎首簪一花，盛陰摘之。此姬獨謂失花，盛出袖中，眾始大媿與仙人居，而視為庸劣真無目也。競往邀款，絕跡矣。宋伯子談謂緣果嘗與已期，當來京師緣果蘊術而談理學，蓋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眾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八

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之皆漏食之，其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工作喧，詭聲忽擲其人，手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願年作法不違天怒，今日乃為天狗所食，亦是眾官所使事，閔人命，今但多污錢治棺殮可去也。」眾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酸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或以條纏謂肢體曰：「可起矣。」條遂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矣。」忽起，仍負其繩去，眾又無不灑然。絕倒是年先君侍御提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見云。

浙士人

浙一士有奇術，嘗為人招遊西湖，麗妓在焉。士貌寢，妓有急容，士撥案作符咒之，妓首珠蝶，金蟬皆化真者，飛去眾為駭。始漸漸飛着，妓首猶無所加，意前途呼道旁，死人起抱妓，妓膽落，眾力

為解死人始仆地，自是妓絕不出，而他妓聞士所在，爭相迎款，嘗客某別館，與其交最驩，某曰：「僕有勝絕憐之，而隔於妬悍，婦不得狎，能為我致否？」曰：「可。」二日後當自來，但不得踰明去。某曰：「惟命也。」甚夜果來，極歡而去。他日歸，以問勝，夜來好否？勝大駭曰：「安有是事？」但其夜履帶自解，履底有露痕，不省其故。他日復以問士，士曰：「致形招魂，皆能之。以妓子非理至者，某家女鬼生時稱絕羨者，凡鬼夜必宿人家簷下，避露故能知人家事。期二日，令鬼習妓子言貌，但衣襦絲履為真，取便得也。露痕者歸未明也。」赴尚書期，省中聞浙中一光祿談。

地羊驛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即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遊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

耳談類增

卷四十五

八

與淫其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于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逮二家，至曰：「汝能復其舊則已，否則閉白諸司治汝，以抹生赤族之誅。」二家各邀其人，至作法，足果復焉。及丞還，復過其地，二人復至，二家其淫不與淫，猶昔然。與淫者兩足皆易，久之展轉死，不與淫者冥然且受婦法，忽有鬼物陰教之，藉手即以其法制婦，兩足自易焉。是人得歸後，享高壽。子某登辛未進士，其言出同榜馮公時可而軼其名，少司馬御史大夫沈純甫先生。賜告歸，予與胡元瑞、李長卿、楊不棄諸君送之，潞河先生酒談及馮公之緒，且曰：「行甫好奇，贈此一段奇也。」郭中丞書來謂貴竹無地羊驛，疑傳疑固，史氏法予則何知哉。

扶蠻王印

正德間，吾里師巫窳均在飛喪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

其下得銅印紐上篆扶蠶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役神鬼
後柄損更製遂不驗扶蠶不知何王幸不為妖人得之為厲一
時也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六目錄

外紀怪崇篇

溫州妖崇

汝陽異

蜀老猿

蘭州崇

土偶崇

臨江鼠怪

廖氏慶子 張氏嬭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學宮杆怪

錫精

李太史所見怪物

靈哥

陝泉司崇

蜀老僊

小姑二身

圭妖

古時人

白獺夢

猴崇

武清妖

楠木精

鞏縣樹中作樂細人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外紀怪崇篇

溫州妖祟

溫州一富人盧姓者夢神與言堂柱下有藏鐵一窖可取用數日一家夢皆然遂到羊豕祭而後掘地四五尺見大石片石下大瓮瓮中一老翁長二尺許鬚眉長如其身曰我是汝六世祖某久幽地下今當出世命合家男婦皆羅拜而索異繒珍食服飾以為孝敬已令作佛事合丹藥費皆不貲常有貴客車馬到門稱是幾世親舊往來酌酢合樂張蓬家無寧日少違則嗔怒

病患立至始知是妖祟凡三載費萬金一日老翁氣色大阻曰禍至矣命一家皆出避從之獨其主人竊視半夜見尊官至騶從甚盛燈火輝煌一紅袍者坐堂上作鞠治之狀老翁跪下若相問對俱只見唇動而不聞聲已有判官出簿向燭下檢視而命兩力士舉一瓮納翁瓮中歷以石片昇之而去崇遂絕崇絕而其家有親家進士令貴溪者書來謂久知此事到官即具一牒訴之正一嗣教張真人屬以除治衣紅者必溫州城隍奉真人符命到宅也溫州大恭王公陽德常言之於朗哉如此

蘭州祟

蘭州其太學家忽有三十六人來皆長不踰三尺內一人白鬚中服如儒生假其宅居常出市駝馬布帛菽粟之類歸而歸必命太學盛席饌已既久太學苦之令人招方士除治而諸人已

知火歛發於室太學懼長跪請罪始滅一無所焚太學意其弟

泰軍方任江西龍虎山在其部中可圖也因密丸蠟為書告以

故弟畢以聞於主者遣其徒來相距七日而諸人始知曰汝竟

謀我也然我非渠法可治且亦有以報怨矣遂劇飲散去七日

一白衣人來其徒也曰崇去乎猶令太學架臺九層於州南門

外作法臺上前置銀鐺於爐中令通紅忽一男子赤身應命而

至從炎爐提銀鐺東西奔突踰時狐蛇猿豕土木之怪皆集一

一加訊皆謂非是復一戒而縱去前崇竟不可辨男子魁無

恙州人如蠟毛皆見之自是一州無有中厲者而明年太學卒

鄧子郡理官王南坡蘭州人與程疑之進士談如此

陝臬司祟

陝某食憲衙後一大樹婆婆可蔭詎餘根旁有孔極遠諸僮日

以盥沐水注之若洩尾閘異之因汲他井水奠令沸注之以試

動靜然其洩猶前也後數日家忽有瓦礫飛擲常中人一督學

使過之復為所中此公不悅有生自陳能治崇但從其服往則

可許之抵食憲衙周視至樹根孔處曰崇在此食憲以詢之諸

僮始知前事生令掃一室為鑰甚固居其中皆莫知其為數

日出曰崇絕矣自是瓦礫無飛擲者歸報督學公問是何崇曰

地下復有世界牛渚然犀已屬偏幽神鬼忌洩固不敢陳也但

已屬則幸矣督學公以應試酬之事極有據姑識其際耳

汝陽異

浙東虞子化自汝陽來其邑有異物據鐵爐村居民二少婦

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即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徙焉凡二

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於令令水部即樂公公遣卒往

捕而異物亦為主客禮延款贈金隨其卒行赴邑已望城不遠忽泣曰樂翁貴人我甚憚見然我避去不再潤鄉鄙矣卒急持之而已躍入壁內自是果絕響其物中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辯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與遊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為猿精乎老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吾與汝亦幻也則怪之言未嘗怪也道在葛屨下及瓦礫尿溺持出怪言則為怪耳

蜀老僂

蜀有稱老僂者極靈異倚一村民通語邀者設秘室酒脯屬其人啓請許則至吾里梅公秉憲蜀中同官有招者因亦招之其人焚書誦詩曰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譁便欲載回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六

三

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車如是再三為戶嚴密屏息俟之最久忽瓦屋有聲仙至矣至即噴其人曰梅老先生相招何不早通至我濡滯若此舉杖之劍甚已掣梅袖曰公大貴人細語未來事及其家昆玉皆有說多近諛又自陳荊州人在世七百歲於公為鄉人云再招亦再至公分坐對酌飲滿浮白但覺盃空不見其形竟不知為何物彭儀部季篋談

蜀老猿

蜀一老猿納婦慶友經理酬酢一皆如人獨不見其形耳羅近溪先生訪之與談名理絕勝皆有超詣一日先生心念太夫人猿已知即往豫州探之頃刻迴轉曰太夫人亡恙正率諸婢治紡我掣其紡具起擲下方大驚當有人來矣越兩月人至云是日太夫人紡次車忽平地躍起疑為不祥故遣相告先生諭以

故復語猿曰爾靈通若此談又若此何必匿形作幽物也曰形不可見故匿見則人駭走矣余脩行凡幾百年意之所在吐嗟可辨上天下地九州八荒無不可到獨不得身為人人身最貴即欲先生與僂不可得而羨我乎嚮者靈性倍今今以有家大損且將棄婦入山未審尚可復否彭季篋談嗟乎榮啓期三樂得為人其一馬駘以猿語益信人之可貴如此而自投冥寂但見得好不見身是枯骨觸目接踵皆是何愚也故儒重歸全釋或貪嗔癡有味乎其言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揚子曰南浦男子張某逆婦李小姑至中途揮樹下少憇俄而起昇夫覺與倍重相與目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即小姑兩身也舉家大駭里人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六

四

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膊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之即逮至公庭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汁壓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然用此二術終不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往有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妾不敢見狄梁公欲治此有何難哉趙廣漢為京兆有男人似此者趙分幽兩虜各以十餘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饑餓不能起一強健如初趙曰此妖也即欲置之鼎鑊忽列風迅雷妖遂粉碎為塵土其真男子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至一百二十七歲乃生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做而行之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揚公黃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

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孔穎疏為盜跖跖亦稱孔為盜丘蜀檄採為賊標亦檄備為賊備橫口一時靈驗白日其為怪何如而獨於怪詫哉

蛙妖

世廟時有瑞州二守某公者女為妖所惑人常見一美丈夫與笑語而女日羸家人咸憂之一日伺妖在室群入而擁持之箠拔其髮撲死乃現形一蛙也棄之園中某公次日出視事忽傳某官相訪觀其名刺素不識也而與從甚都居賓次以候某公不待已出見其人美髯而面黧偉揖羅則拱而語公曰某不能履家小兒子誤犯公女辜當死第念其父不忍令其暴於野願得骸而歸葬焉公始悟是妖恩而唯之又遞謝曰幸荷公諾遂別去某公亟入園視死蛙仍在而牆外忽聞哭聲已漸通則見白耳談類增 卷四十六 五

土偶崇

隆慶間越諸生某者館於鄰郡某村授徒甚盛一夕夜讀次忽有白衣而岸幘者窺於戶意其徒某也如是三四生怪之乃大呼某令入然其實夜讀未出也疑訝問空中拋擲沙礫如雨各閉戶避匿乃定次日晡相與語昨夕之事則空中沙礫如故自是每語及輒如此且白晝現形矣久而眾玩之反挑以為戲一生漫云是第能擲微沙耳烏能展巨石乎語未畢而擲一大石如斗去生鼻僅寸許又一生晝寢見衣朱綠而長尺許者數人連臂而遊其室生則假寐以觀之或跳躍几上或咲舞榻前又

或持小竹而銳首者於榻下從膝孔中雖生蓋暑月卧膝榻又單席也生亦忍痛弗語又一徑登生榻生極力挫之與相拽漸近曠欲從牖中出生堅持其一足迺啼云持我足眾鬼復入救脫其履徑去視履則土塑而彩繪者又一生夜坐見一人倚席視之生忽起抱持搦其髮得數十莖而生不覺與俱出庭中蓋戶牖俱扁似從隙中出也生大呼諸生競集而生握鬼髮坐地上不語久之乃甦云為眾妖所擒見其主者翁姥一人踞上座旁列朱綠衣者若若而人翁怒生云是屢犯我麾從者殺之而姥為請釋而得甦視其髮真人髮也而根尚有肉脂云如是月餘眾偶閒步村落間數里外見一古祠已頽而像猶在正此生所見翁姥也乃共鋤擊之而妖亦息更月餘一生起見庭中有物長丈餘者徑持竿拉其腰倒地如崩引燭視之則祠中土虎已中折蓋畏而未擊者也朱石門公談曾於某生所親見土履與鬼髮云見張進士肅之刻中

古時人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即君已入室矣其人白哲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載婦所欲隨須即至婦更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如世夫婦矣問其姓名則曰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以故人咸呼為古時人一日忽語婦曰吾久婿若家不可不合若親與鄰其婦難於治具曰若但稱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如其言諸親隣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肅賓以入則供張甚盛親隣坐賓席古時人自坐主席凡安土送湯皆如人禮第聞其聲音未見形狀坐久則觥籌交錯謹浪相加眾賓驩極大醉乃罷次

日親隣以此酬請無不赴飲盡驩蓋人亦愛之忘其為怪矣稍暇必過其家呼古時人與遊或有演神戲者古時人亦拉其鄰雜禍人中坐看但机几必虛一人之坐以待古時人而人終不見也坐稍擠則必呼曰汝坐太逼令我無坐處後數載忽流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也汝好自愛尚當為汝儲五年糧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其婦亦歿為儲五年糧者亦預知其期也張肅之謂是朱謹吾公談

臨江鼠怪

臨江李鑿嘉靖初授徒糊口所居庫隘而旁有樓崇敞然封鑰甚固請居之主人曰中有怪物常魔人死鑿曰邪不勝正安有是理因徙徒其中居馬一日外出留一冠者攝課讀夜分忽一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六

神至貌甚猙惡戴金撲頭絳袍象簡髯垂至腹冠者懼不敢仰視次日鑿歸言狀鑿曰貴神福人此負士之資何懼後果再至袍笏端凝如前顧鑿作怒鑿趨而進自陳且有祈請神不對但吹鑿左耳即聾鑿怒知不免持所備防身大槌盡力一擊中胸有聲吻然遁去遲明報主人來索怪踪跡至北廊垣曲有大穴一鼠如斗作赤色鬣長尺餘稱之重七斤胸有凝血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死王元禎談

白懶夢

江陰陸九齡宅旁有石鍾一座乃先世造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脩築之計工當備石次忽夢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鍾下有年矣公勿葺之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後父復欲脩葺亦夢老人如前云父堅欲葺曰女何人而接

於此乃以指書几上曰我白懶神也覺而咲曰劉黑闥尚為唐文皇所滅况白懶耶決意為之掘其石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拽遂已至今人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王元禎談

廖氏處子 張氏嬾

閩南平之漳湖有廖氏處子為異物所憑已適王氏居遠矣而憑如故其家無如之何知江右龍虎山正乙真人符最靈往徵之而物必阻於途大倉行者行者不能往一日潛往物復亟追之而已遠入天師府門矣物不敢入時真人尚幼毋太夫人掌政取照魔鏡懸之而鼠見曰此小妖也乃天曹中脫鼠耳給三符命至閩至郡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張其人如其旨焚闕符而物向女猶柳榆焚城隍廟符而物已窘曰吾為汝死矣焚符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六

家庭白日忽迅雷起柱中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擊死矣怪遂絕後女生子人猶嘲之曰鼠子別有張氏婦其所遇之妖猶廖氏也婦以棘七治簋殮而妖鑽其子腹至於腸出復納入婦徒驚懼無如之何萬曆丙子其夫商於楚謁太和山適張真人奉命設醮祝釐於山設榜招告鬼者告者凡數十百人而理者十有六其夫名在焉亦賜以三符命如法焚之果白日聞雷而祟絕矣莊靜甫談

猴崇

江南一民家女為祟所憑諸業符呪皆莫能禁杭城宋相公自先世有得道者符法救人最廣而公傳家得道者猶陰主之故法大行其家因自遠邀至公曰此猴精已五百年通靈跋扈幸早發不然通逸至滇南界莫得矣遂作符盡勒海內諸城隍令

捕得而諸神實憐之莫可獲幸得道者家有神為某郡城隍奉
法惟謹始獲之明日械至公坐壇上與客痛飲責之曰女生世
久可入僊奈何不自愛而犯淫戒為屬人間罪何可違猴惟涕
泣而已客問所從來公嘆曰此猴飽經籍與蘇子瞻交好蓋蘇
公友也客有狎之者猶裂客衣即壇上剖其胸死立長孺談宋
相公者富陽宋鳳山見狐却禦兒邑事

薛文清公手批馬奴怪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怪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瑄時為山
東督學竟憇馬夜半黑衣而立莫敢近薛不為意已而漸近几
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之得泥泥釐命左右跡之為城隍廟
門控馬奴因易其像崇絕至今塑像仍露其項出刑子愿蒲伯
邑志

耳談類增

臨邑學宮許怪

臨邑人紀綱務蕭二生讀書學宮方夜不燈有婦而艷媚之且
前兩生疑為鬼物用鍼紉線志其首俄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
杆東廡下鍼志宛然焚之崇絕邑志紀綱後為錦衣以罪誅

武清妖

順天之武清縣有娶婦者夜久歸下與男甚畏之不肯入室眾
為強合歡馬日晏啓戶不知女所在獨存男一首急扣女家亦
不知其故但林莽間有血跡遺女履一隻蓋在道下與時為崇
所乘而俱為所食必妖虎也李文甫談

鍋精

蘄水劉元載極塘至深忽見大鍋再深掘之已若可得忽自躍
入地水中傍攏不得後數年大雨塘溢鍋高出水上破塔順流

而去經二十里入大河再三十里入大江不知所住蓋其地有
寶陀山寨乃前人築以避亂者寨破居人被殺此鍋必寨中所
用久乃為崇山下另有血塘亦以流血故李華之吊戰場可想
也文興談

楠木精

黃即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顛風起舟師危之頓呼楠木大王
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鼓弄風波破舟舡損人命
最久公歸即自撰文牒報水府其略曰象窮魁魁轉深鑄弓之
思誠格神明欲下燬犀之照雖川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倖
彼風師亦助雷其與首惡者何殊云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
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眾皆匿笑不逾時忽一木自樊口
溯水昂首奔至公命縛之登岸時正戰郡學宮曰吾不能作狂
陽鑽爾鐵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為宮左柱萬曆丙申宮始
災即中兒重口語猶有楠木大王之稱本此

李太史所見怪物

李太史公馳行關中某驛其日尚可抵縣而與夫阻行謂前道
有怪物亘數里恐值之公不聽叱令行至半道眾果呼物見下
與視之見物如尺練相距高隔十里而物長一里許隱隱拂遠
樹過樹若皆靡不知是何物豈蛇妖也與王不疑談

華縣樹中作樂細人

萬曆丁酉河南華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于人憇樹下忽聞
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
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美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
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

地衆以聞官李汝藩談其省直指姚公以奏御其大槩也為語甚不佳昔所謂燕雀處堂母子相哺鳴之焉者非與一說細人出樹瘦中男嬾形狀不一而下半尚是木質未盡變久而其令君陰購之村中始得二三而京中人亦有藏者人多見之所謂半人半木質者也

靈哥

嘉靖間廣之保昌梅嶺間有洞今日白猿洞洞神曰靈哥居惟中言休咎毛髮不奕奔走千里傾動一世人窺見是美婦人一士度事最久屬以庇佑成名許之鄉會三試題皆預以告故三捷成進士授大行奉使藩邸於江以西過里謁神神曰子名已成如欲報我不過引使節於天師府乞一通引為德大矣士唯々自喜得效果如其請達天師天師詰所用不對天師已心

忽自天墜一曰猿首下淋漓血尚殘士衣袖士瞻落惘然莫可仰視天師曰公不知此猿千歲怪深藉令得引三界禍不淺矣子姻家劉子敦汪啓西先後令保昌所談亦嘗過酌洞中今英德縣江中有崇阨舟舡謂是靈哥其餘靈乎亦附之者耶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七目錄

外紀狐篇

竹園狐妖

京師狐

屍變

袁進士叔侄

巡茶使馬公

杞縣傳舍狐

羅太尉宅狐

東岳行宮夫人

狐子鬼兒怪兒

臨清狐

何令君殺狐

狐貌優人

孫給舍押字泣狐

禦兒邑蛇狐

鍾植顯靈

京師狐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外紀狐篇

竹園狐妖

豫章李長卿孝廉其尊人學憲公去家二里築別墅馬學憲公卒久之孝廉奉母太夫人還祖居留僕珊守室珊婦陳微有色忽五姬至門曰吾竹園李家在磨盤下賣餅欲得嫂子一行必有良緣陳叱之去而五男子已至皆華中綠袍相為鬪戲婦昏不能自持珊歸大怒居婦傍而其狎猶故召法師治之披髮仗劍書符步斗驅邪入獄技窮而五人亦作於別室法術尚未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七

已乃抑掄法師曰邪驅幾人耶或以聞於孝廉孝廉因具疏告於學憲公曰竹林園別墅地而妖又托姓李大人陰靈不遠可令妖恣睢哉除治之日願求冥助於是聚率徒牽獵犬按於竹林喊聲與陰飈四合草木振動有五狐捨穴而登木亂相跳躍小狐墮焉為犬所噬已而三狐中矢石墮皆殺之獨老狐飛騰出墻莫知所往眾擔狐磔而歸以俎於學憲公几道既而享昨醉飽咸曰老狐不能離穴餘勇尚可賈也當潛往捕之至一處見墻有竇塞以巨石而石微動推迫之狐爪見知狐匿其下穢焉尾節有十三蓋數百年狐也自是夜啼於門三日始罷尚不省磨盤李之說後數歲新其廬於溝旁得一磨盤其暗道與竹林通始知馬此即孝廉談狐既有磨石道急則逸出而為孫升木其必陰有以制之者老狐既逸而以爪誨禍鼠之五

技窮矣故百邪不勝一正孝廉督學公分治幽明雖九尾何庸哉

狐子鬼兒怪兒

績溪黃令君子元言其里張公守雲南某郡有隸鬼兒怪兒事辛酉歲胡比部蓮峯述以語我曰張公守雲南時嗔二皂常不見且名鬼兒怪兒何不祥也緣以其故對皆曰果然蓋其父農人常夜行田間有狐拜月已化好女子且預以皮匿叢間農人皆見之佯為不見故與語拉歸以為小婦復陰於叢薄間取其皮別置之狐失皮遂不能化得婦其室七年生二子鬼怪是也然常有戚容農人以其久無他腸故調之曰憂失皮乎狐大駭苦哀懇索得皮着之即化躍去顧二子曰汝饑寒當於汝父始遇我地呼我自是呼母輒得物然不多故為隸而數往見嗔其守也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七

京師狐

朱汝脩常與何仁仲云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岳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有拋磚於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曰爾禱吾亦禱東岳神安能制我遂不浹已任其居處間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為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說者謂南方多鬼少狐北方多狐少鬼夫世之為世寧獨鬼狐為鬼狐而已仁仲談

臨清狐

臨清東阿之間有狐兄弟二人皆雅士具姓號往街市與人士

過從留款談燕衣冠儂飲饌精美好義多豪舉健談鋒通年
弟避客不出兄延接如故東平石鴻臚悠久與善謂何仁仲常
過其地刺謂之勝與俗人言昔謂世間半人半鬼詎不信乎前
猴崇謂與蘇長公友飽經術必其類也

屍變

京城外野寺有婦人棺寄已久其家近年偶迎歸已登舟矣而
棺甚輕又內嘗作響疑之發棺無婦屍有四男子面目衣服皆
同拜其二不過五斤不知是何物因破棺並沉之或謂狐狸之
類好易人屍希得善地以乘生氣寧有是事是皆理外不可曉
者也

何令君殺狐

湘潭令何君起升富順人丙辰蒞任謁憲臺於寶慶還過湘鄉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七

水濱傳舍風傳有妖人所憚入公獨留二豎子一厨人入居之
餘從人皆宿外舍忽燈下隱見素妝女娉婷欲前公叱之去
侍者皆股栗方解卧具就寢內有針刺公足公不為動第令豎
子拔去已有針從床下穿卧具入又刺公足創甚公怒起舉燭
遍照無所有榻後有紙糊屏格因揭紙見白狐匿其中即拔取
厨人刀去格砍之狐尚雙制公手厨人從旁得短棒連擊之公
因得伸手重砍以刀狐不能支斃明日以其皮付從人歸縣製
以為坐具寶慶從事宣城梅子馬正與何令君聯舟鄂渚所談
也凡和乘人心入者也而皆起於類人下賤以其愚怯易惑而
心易懼也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何公所為正類李叔堅不
見狗怪而狗自斃者殺狐益難矣使得盡用其刀天下安有城
狐作孽者哉

袁進士叔姪

張進士肅之曰隆慶辛未豐城袁公實遂與姪應旂同榜寓都
下雙塔寺偶見一婦往來寺門極美覺心動已而漸往來近軒
下逾見風致遂乘無人試調之欣然來就因與稔篤而逐日靡
病人疑而詰之初秘不言及有言此地多狐崇者始思而吐實
是夕婦來罵曰我憐即不愛此身以奔就今故泄之何也且世
寧有如我而為狐者遂自媿唯遜謝而已竟不能卻也謂選得
金華令眾謂疾出都門則可與絕廼陰治舟而陽言從陸且亦
不以語婦也及出張家灣則婦已先在舟矣咲而迎曰即何護
我自是情好益密而病亦甚及之金華則已廢不可支矣家人
為請符禁治之或言龍席山天師府之驗者密遣急脚走祈行
未半日而復有一急脚持牌稱官命追止之急脚歸而官未有

耳談類增

卷四十七

牌後一人亦不知也如是者凡數四必多方阻回家人亦無可
奈何而遂竟不起矣應旂初授永安令至是調繁得金華正代
其叔至署則見遂盛衣冠出迎旂與揖語家人問之曰某叔在
此家人怪呼旂始悟為鬼而心常惡之不久旂亦卒夫遂之死
以狐妖而旂之死則叔為妖何也然先後皆死於華豈亦有定
數耶辛未榜中人談

狐貌優人

醉語曰往歲官京師江陵雷孝廉夜過我有優蘇侑鵬雷心感
之次日晚寓城外蕭寺中方就枕若有人相勞問者訊之云某
優蘇也舉止言笑無異遂與同寢鷄鳴別去覺有異夜乃披髮
扶一劍不睡待之童子偶睡見一美婦人相勦不捨去孝廉聞
啐有聲遂拔劍起逐之似一大狸幾亦獲其尾明日遞去妖

逐絕

巡茶使馬公

馬公以巡茶使歷慶陽遊於湯泉泉上有石可坐而中紅暈一片極鮮潤相傳為楊妃浴坐處遂心動其夜有少女至卧處極狡麗稱楊妃始猶叱拒久自迷與交屢日稱病不出相驩無厭忘其為怪也時兩臺使皆在郡躬問疾出見亦無病色守獨曰此地有妖狐常媚殺人公無惑焉又潛走人天師府求制而牒反在公處曰天師安能制我遂怨盜其印去公不浹已好求浹之稱病還山東狐與偕至界忽不欲度曰此地神極威猛故耳後公起給舍亦常守德安鎮荆南陝人言如此

孫給舍押字泣狐

孫給舍鵬初觴集唐侍御宅乃所常侍歌兒不至至則憊病無人色云為狐所據孫公曰我善書符當以治汝本是戲語而兒哀乞不已因捉唐公案上硃筆成押字授之旬日兒至病色大減百頓稱謝曰狐見押字泣避去矣凡正人怪邪所憚故今人止邪常書范文正公異世且然况今世乎公以押字泣狐必有以懾之於幽者

杞縣傳舍狐

李太保維寅為勳衛時於萬曆甲戌請假歸省宿杞縣傳舍次日館人謂從者曰李公貴人且正人也從者曰何謂曰此館素多狐妖能為人形幻怪百出白日凌侮人畧無忌憚昨聞老妖云明日有貴人至其人正人吾等所當避今果寂然是以知之

禦兒邑狐蛇

禦兒邑田夫王奎婦為物所擾每至婦迷任其騶亂而居與吳

孝廉隣孝廉傷之語鑿曰迷者陰氣凝其竅也試曝之日中自

當解鑿如言暴婦果甦謂始見白哲美男子調已拒不得遂奸

合愆且死矣甦不踰時迷猶故孝廉有所善富陽宋鳳山擅驅

魔法知鑿貧因為書捐十金為鑿道理費令往迎宋公浚書即

飛符遣陰兵圍護勿令怪逆而物已知語婦曰汝夫招法官治

我其死矣婦曰何不逸去曰陰兵圍如鐵桶逸將安之而日夜

飲泣淫戲不休宋至建壇作法觀者如堵忽見一皂帕颯空中

久不下劔挑之帕下成大狐水噴之漸噴漸小兩碧眼猶炯炯

射人僅如拳始寸斷之婦始愈婦愈而南松村老農始懼以亦

有所昵令子詣孝廉招宋宋已知曰非蛇精乎蓋老農始月夜

步林中足踐有物軟而滑視之乃赤蠅蛇也驚懼亡何一紅衣

美婦抵門謂歸家迷道丐假宿遂共寢農喜如遇僊曰汝絕麗

但乳大小曰吾姊乳頗豐明夜當來次夜姊至衣縞素微有肥

美益甚又與合然農以疋羸不能起故聞鑿婦事始疑也宋至

建壇伏劔救之從豎櫃衣服中浚赤蛇猶蠅蛇向其人若乞命

狀宋曰尚有白者徧按乃在墻角掘至第十八塊磚浚白蛇大

兩圍長丈餘置三斗筐中猶露數尺許咸杖殺之老農亦起孝

廉捐十金活二命為德大矣携李鍾君感談

羅太醫宅狐

京師石碑街王內相大宅一區石首羅大賓甫賃居人有以異祟告者羅不信携一童二歌童並酒榼入以嘗動靜四壁明燭深酌聽歌至夜半忽怪風礫石並起壁燭皆滅三童驚匿牀下公獨伏劔叱之已揣無益於處拉三童出忽一老白狐携一小狐突入公逐以劔老狐躍起屋上小狐不能從公指之曰狐

何敢作祟人間我當盡屠爾子以償往所虐於爾者爾若懼我繞屋行三匝當以子還汝而我避去矣狐始怒目如電聞言即繞屋三匝公以兩帚夾承小狐次第授之終及簷半而皆手援以上公曰爾能飲乎復以茶頭壺榼上飲啜皆盡公笑謂二童歌曰今可無懼能奏一曲侑狐飲乎竟口噤不能成聲皆去明日但聞搬移之聲及夜寂然乃入居一歲所大安泰期滿徙出繼者為韓宗伯沈太史二公家口失者無慮數十人皆棄去自是空無居者羅所徙宅一日忽見老狐於牆上拱揖有感悅意仍勞以壺榼醉飽躍去狐本為屬而拘怒為德以不殺其子也故狐尚有天性人能克拓此心狎海鷗窺巢鳥庶幾焉殺機一息便作歡情相去不十百耶

鍾馗顯靈

耳談類增

卷四一

高郵李毛保母為五通所據屢除治不能然所欲無不立至家漸殷潤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有為守徐公者與家姬飲後圍春香亭姬所帶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數日跋蹇而返曰姬首飾已得過堂側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鬚子擊我一簡傷左股驚懼投所竊於井而遁為汝幾喪我命毛保聞之欲察五通所懼因假賣卜抵徐守家其家果以失首飾為問曰某婢某奴盜乎毛保布卦成便曰物在井急索便得其家撈取果得焉大詫以為神婢奴德之尤甚迺迤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如五通所言故詒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可移祀廟中宅安矣其家許之即携歸置已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遷屬耳於保母曰此神正向擊我錢簡者汝忘我以汝故竊物得禍又向所道無算而反毒治我汝禍不遠因去不復至吳貞甫談

東岳行宮夫人

河南固始奇絲村即孫叔敖故里所謂請寢丘之地有狐毛三姑在八姑中最狡常魘魅人里人苦之姑忽謂人曰今上帝命我為東岳行宮夫人儻能廟祀我當歲時庇佑汝消厲降祥里人廟祀之稱岳王夫人亦曰奇絲夫人大著靈顯祈禱問疑肩摩入不謂其為狐也數歲姑忽着緋乘馬行道上遇推車子西晉二客客見是美婦獨行相矚以目姑亦微睇而過入一村林機僻地繫馬獨踟躕而卧乃是狐身不意二客不能拾跡至此見之大怒共相歐擊狐醒變身不完曰我是東岳夫人既為公等看破醜穢不能復為神公等釋我願以二十金相報二客許之擁至廟天已曙問金何在曰但坐少需即有一人至匿金於香爐中乃是盜金者復一人隨至與相搏乃是七金者共相發

耳談類增

卷四一

詛按其身無金俱去姑謂二客曰爐中金可拾矣二客拾金果是二十兩致謝而出自是祈禱不應香火寢息而為厲彌甚里人邀得靈寶法司治之納和甕中號泣有聲埋置十字街心壓以大石符呪固之又數年有木匠坐石上姑忽語地中曰公發我覆我能振公貧且再不擾村中矣木匠發之得相從為其小妻所欲立至絕不為厲第人家常失小物知為姑竊去也今尚在商城臬掾王華子茂談

京師狐

京師有狐夜醉道上為巡徼卒所識負歸卧之更舍而坐守之既醒大駭知以卒得免甚德之曰願有以相報又曰君福薄不宜厚享但不乏食可耳自是夜必貽以錢錢僅充二舖至老死始罷又一家婢為狐所據主人聞捷婢教婢置罈于室內俟已

已至詔令入避其主果以是入主人即覆以石哀呼求出不得
許輸百金贖罪亦不聽火蒸之七日夜聲息絕發罈糜爛矣舉
棄之順城門外野中傾城往視是日驢馬騰貴王資敢談又一
家婦美而狐作聲空中告其夫曰我以重貨購汝婦能從夫婦
得利不從恐空失婦耳夫不謂已從之得厚貨是夜痛飲與婦
別狐亦垂涎促去曰愛亦當割非汝婦矣婦有二子俱藉其力
作掾次子高南京歸携有燒酒然已置醜其中狐飲至醉即曰
吾着汝手手裂腸而死至今父子饒貨馬健甫談

狐術女變男子

麻城民呂承周聘劉氏子矣為狐所據其家莫能制凡數載劉
氏為期迎女狐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為視之形體皆變
男矣遂着中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詣
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異萬曆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
明府文公逮至時觀者屬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為誰尚從
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
遂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騁
諸繫囚及司園麻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嫁山中民狐復斃
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今尚在麻邑熊孝廉呂原談嘗聞狐
多姓田而行輩常以呈惡人果必養生耶然妖不畏玄武仗而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八目錄

外紀冤債篇上

丁戌 盛太守死冤婦

京山侯崔駙馬子 楊化冤獄案

茅山港舟師 韓氏僧紗存

黃鑑父 僧齊能

張奉 磁州民婦

梁樂 進士郭公

葉諫議 馬中丞

山東吏 董孝廉明吉

章采三 楊酋應龍

老圃瓜異 王師祖

耳談類增

壽州守甘公決獄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八

黃岡 王同範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永 梓

外紀冤債篇上

丁戌

長洲人丁戌遊燕與壯士某氣力相悅結盟兄弟亡何其人以盜敗倉卒授金百于丁為獄中饋粥資丁利其金且虞禍及行金于獄卒斃之越三年歸吳舟中忽作鬼語自詈曰汝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眾言其所以眾曰固然與我等何罪盍緩之曰然我且至其家候之遂寂然丁抵家三日忽又自作聲如前而操鎗自擊其齒皆落人從旁奪鎗則勇力愈奮忽又操刀自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斷其臂而以爪自挖其目血流滿地觀者傾市人或謂汝冤何待三年曰向我繫獄近得赦始出遂死所謂赦蓋是時隆慶改元年詔也張伯起所見自有紀昔彭生為疑如意化犬猶假于物而今則即假其人之手人心逾厲而鬼術轉工東方朔識泰山谷赤蟲為冤氣所化而攻其地乃秦獄冤之為厲久矣

盛太守死冤婦

馮李盛周嘉靖間進士未第時以諛殺其婦夢婦曰我行無玷汝用諛殺我我必報越十五年累官某郡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語聞童曰縊何能死人我戲試為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梁聞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遂死聞童走回其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莫曉其故詢之聞童生日乃婦死辰即婦後身已云我必報也冤化童子固矣使公不試縊其奈何

蓋畫定於十五年前自能令公試縊如此嬰梓報主冤亦定自十五年前人謀鬼謀事異而理同總之人不可獨殺也

京山侯崔駙馬子

京山侯駙馬都尉崔公元也以弘治朝愛塔擁毅迎肅大貴重畜貲無算而苦無子所居巷有屠者馮大妻梁甚美崔以公主令召入晉之呼其夫與百金其夫唯立券而去居數月金盡再來則與二十金又盡復來予十金已復來無所得則倚醉大罵崔不能堪杖之斃及期而梁生子週歲啼聲不歇偶見厨人宰鷄鴨跳擲以為咲再擲再咲如此以為常日必宰鷄鴨數十以悅之而啼終不歇二三歲喜養鷄能手殺之六七歲能殺鷄八九歲能手屠猪矣崔知為屠所托也然止一子無可奈何而竟以此憂死元死而冤殺益甚佐以大睹一日捐萬金諸貂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而室如洗 肅皇念骨肉親命郭翊國勛朱成國希忠陸太保炳稍經紀其家為治其與賭者得數萬金又二年而盡業當受錦不棄不顧身披破囊無復人形其舊所屠沽處門外有隙地醉則常往臥焉未都督希孝與諸文懿陶文僖談而予聞之駕部楸中李北平殺降陳戶牖陰謀皆於享延不兢固矣京山以椒房勲戚僅殺一屠乞兒入室一錢不着身九重威令呵護不得蓋鼓刀人性習腥膻而強令作貂珥貴人性亦不習也鑄蜀山而餓死如鄧通豈無天子命乎可畏也

楊化冤獄案

楊化冤報往姚侍御羅浮以語御史大夫沈繼山子聞而議之然梗概耳今從侍御得其罪案一因稍從其文悉識以見實

際夫此既實則凡諸冤報附魂者何不實也曰于大郊即墨縣人狀招大郊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徐守宗守宗令本衛先存今故被大郊謀死楊化於萬曆二十一年月前來討取軍裝宿大郊家陸續打討銀二兩八錢本年月日楊化同大郊起赴鰲山衛集在于衛城內尹三家飲酒大郊思得楊化身邊有銀要行勒死故意用黃燒酒灌醉至日落時楊化沉醉不能行走大郊扶化騎馱同往衛北石橋子溝哄楊化下馱稍睡再行楊化依從下馱臥地大郊候至一更窺見無人不合將楊化馱繩解下作扣當套楊化頸項將帽塞口用脚踏面兩手扯繩登時勒死隨於腰間搜劫前銀纏在自己腰內比大郊恐天明有屍不便又不合隨將楊化屍用馱馱至海邊離本庄三里許即丟海內當將前馱趕至黃舖舍漫坡棄撇終回家前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二

馱失落無存至本年二月初八日已隔十二日楊化前屍被水潮至本社海邊比有本社保正于良寺將情報李知縣查得海潮死屍不知何處人民何由落水難明除責令一面訪拏外李知縣遂禱於本縣城隍神務期報應方顯靈佑本月十三日楊化陰魂隨附大郊本戶于得水伊妻李氏身上方在碾米忽跌在地良久口稱我是討軍裝楊化在鰲山集被大郊將黃燒酒灌醉云云我恐大郊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還有親兄楊大化妻李氏二男二女等情此時于良寺聽知報與老人邵強地方牌頭小甲等隨將大郊叫至李氏家兩相面對相同李氏又稱你快拏出我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肉洩恨大郊因見李氏說出前情不能隱匿隨自吐稱是實却不料這寺陰魂附人通明寺語于良寺當押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

耳談類增 卷四八

纏袋一條內盛軍裝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竈鍋烟籠內取出連賊送縣比大郊畏懼在監無人供送牢食要將本戶人攀扯管顧又不合妄稱于從豹于大教于大節三人以致于良寺亦將三人拘集併大郊於十四日首送到縣覆審李氏與大郊面質前情一一相同及查于從豹寺曾否同劫李氏吐稱並不相干正恐累及平人故來通明大郊亦稱鬼神難昧委係自己將楊化勒死圖財是實本縣看係謀殺人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押大郊寺親詣海邊潮上楊化屍所相驗得本屍云云本府看得楊化以邊塞貧軍跋涉二千里銀不滿三兩于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繼之繩勒又繼之馱馱丟屍海內彼以為葬魚腹求之無屍質之無証已可安享前銀宴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屍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微暖之奸禱亮人之魄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四

至於咬肉洩恨一語凜如斧鉞恐連累無干數言嚇然公平化可謂死而靈、而真正不遂死而亡者孰謂人可謀殺又可漏網哉該縣禱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面鞠殺劫魂附情真理合解審定奪督撫軍門孫評審蒙批楊化魂附訴冤面審俱薊鎮人語誠為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取問罪犯到府于得水泣曰妻李氏父為楊化冤魂所附真性迷失有子弗乳不免母子兩傷卑職喚至案前曲為開諭李氏猶然為化語怒叱之曰爾冤既雪魂當依爾體骨何為耽閣人妻子可速去不然則痛責汝復叩頭曰小的行矣李氏起走復令人拉之轉曰吾叫楊化去李氏將何之復怒叱之如此回轉數次將欲刑之李氏始仆地喚不應目瞑色變如死人得水並其母附耳以乳名呼之痛哭不已猶不醒但四體搖戰汗下如雨久始張

二九五

目視曰吾李家閨女何故在此業知其真魂返矣殊筆大書數字鎮之令淨水扶出次日同知劉提審李氏涕泣不能出一語相應解回免其再提

茅山志舟師

新水茅山港舟師徐某載客斬水人黃某往江右販木攜其身單而貨重因乘便推客墮水再起復竿擊之頭破流血乃黃婦麥夫滿面血污曰我被某害了命你可往港捉住告理今將空舡歸迎婦往遲則去矣婦大驚抵港候之果見人楊帆而來識者曰此是也即問曰你載我夫去何在曰你夫起了大本錢雇他人舡去我何得知既是大嫂且上舡吃飯總上舡忽見死人從舡下湧出醫有肉痣識是夫屍即扭喊隣舡人共捉抵官徐自招認銀六十五兩尚在僅以酒婦失二兩耳獄成償命熊比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五

韓氏僧紗存

灤州有新守某公抵任遇宿古庵中明月疎林見美婦欲前復却徘徊隱見公曰汝妖乎曰妾訴冤者乃歌曰韓氏紗存兩分了風流冤業因此上僧房淫媒先貪後殺空流血沉冤未雪悲咽推不過孤魂明月忽不見而哀音尚激林颺公味詞中義紗存必是寺僧抵任咨問果有逮而鞠治之僧即呼冤債不可逃也遂供出蓋嫖居與隣因與通後婦悔欲絕而僧疑有他遂殺埋寺中久矣掘屍貌如生以僧抵償姚侍御羅浮嘗見其獄詞

黃鑑父

黃鑑父某蘇人舞文善訟毒霄張甚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受遇 英廟寵幸最深蘇人咸謂天道無知後 帝復辟以儻

恩擢大理卿一日 帝御內殿見一本角微風飄漾取視乃鑑昔所進禁 帝本也 帝震怒令力士箠殺仍滅其族嗟乎傳謂 天殛其毒故不盛不滅不觀黃鑑所終而以始盛責於天道不知乎天道者也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年携百金詣 京請度牒于禮部然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橐篋故以好番因醜殺之得其饒埋屍炕牀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齊和尚也渠昔殺我如此如此故牒尚在某箱底屍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官即以故度牒名向禪寺披剃兒為僧名之曰再能千僧鼓吹送之還鄉相距不出十餘年耳

張奉

滇之浪穹書手張奉者奸而舞文熟習境內田賦無端飛詭影射顛倒貧富惟利是饗又常佐墨吏漁取於民與鈞利能立致人禍福道若以目但私呼其居曰翼虎室唐漁石按滇蕪得械至復厚賂兵卒求脫不得而竟以計逸去追及之兵寡力不能制時野無纖雲驟然雷震于東奉死于西腹若剖五臟若剗人獻弗收以沃犬豕焉唐公自為記夫聖人代天而天乃助人然雷何不早擊之豈待其貫盈乎繡斧之威若雷今則直驅雷矣

磁州民婦

萬曆戊戌磁州民某業推車婦貌美有騎兵與隣常挑之婦憚從避去徙地有公井兵復倚汲挑婦婦守彌堅一日適母家道經幽僻兵騎而追及求媼不遂怒拾窰邊磁片擊婦死復納石

其私馳去次朝夫與其母得屍知為騎兵也弱且無証不能訟
但以羹飯焚錢聚哭謀收瘞之母有小女相從忽作婦言死狀
衆擁之抵州時為歲之元日泣者滇人劉公安仁即獲騎兵於
門小女証說歷、兵亦吐實公百榜之以抵死尚在任徑兩河
之間皆傳其事而傷之事有情重於法者此是也巷伯之惡莫
窮其辭將何以加斯人手

梁樂

梁樂者崔王應亨家擔水做賣酒漿會應亨遠出而樂意欲蒸
其煩蕭氏未發也蕭氏亦微得之即以他故倩人筭給雇值令
其他往樂往數家求役皆無收者身既無依又恨前主棄已竟
入殺蕭氏蕭氏腹有八月胎孕刀痕三十三處棄刀乘其未曉
逃去既遠矣會騎者數人自城中出戲呼其前驅者曰殺人之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七
賊何處去樂跪伏乞哀騎者不顧而去城中正喧傳其事有膽
桀者造見之入城以語其兵番疾捕竟得死柳廣文談

進士郭公

京師有進士郭公某守其郡一日庫掾耳語曰庫金若干不籍
載無知者願以歸內橐公取之而終有憮于心怒掾語洩因以
他事杖殺掾亡何生一子甚相憐愛及長淫傲無度家資廢盡
且屢抗父公怒杖逐之子回面視父宛然掾貌公悟與隔居自
是不怨焉李維寅談

葉諫議

諫議葉公亳州人常乘傳已過某邑遣一奴後至嗔丞漫已相
詬遂擊丞死公聞杖奴百恨恚不已已家居與客對奕堂上而
其夫人當燒童子忽呼丞入臥內以常識丞也公聞疾入亦看

有見而子果生穎秀異常公甚憐愛之第胸中常懷快、然絕
無他異獨好棰奴甚毒曰必殺此僮公知陰遣奴遠避他所已
兒成進士拜令而臂常好佩一鉄環知者以為諷曰但覺其快
耳忽一日遇奴于途即下與以環擊奴死自是不喜佩環始擊
丞死者奴臂環也薛典容公儀談其里中事

馬中丞

馬中丞炳然正統間登第宰楚嘉魚群盜劫藏金去而欽召報
適至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公于暗處稽其數三十人有長而
鬚者魁也因密以屬捕者懸賞罰最嚴期必得會吾邑陽運鎮
渡江人數及一鬚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雷訊皆証服公始就
道後豫章獲盜稱其贓出嘉魚移文楚臬而守以是得罪罷囚
皆死厲獄中出者實少公以居要亦莫有嫉之者正德間公廷
耳談類增 卷之四十八 八

大中丞節過楚入閩楚正戒嚴以劇盜劉六七齊彥名等且至
公復典楚藩臬爭禮大怒犯其鋒出遇盜于陽邏磔公屍騰其
處子合家死者三十人人謂冤報寧有之乎郡志已載公死盜
歲月復有贖女事出郡侯余公貴義不可忘也因附載之時侯
領郡不忍大臣女辱賊即橐千金具文牒屬四青衿往贖女其
一士即方中丞父封君勇也追及於潯江其帥趙風子受金還
女曰金無受理第爾郡失犒軍錢也具賓主禮厚貽而遣之侯
得女具車馬護以四老嫗送還蜀郡魯國之法國中男女為諸
侯臣妾能贖者取金於庫况貴人女辱虜也林回橐千金之寶
負赤子而趨侯有焉

山東吏

自樂編載山東有憲司某公小責一吏吏性狼戾不屈命毒棰

之轉轉轉至死是公平生不濯足濯足必得奇禍是日濯足
竟吏在側公叱之旋吐涎出左右扶上牀未安而死

董孝廉明吉

寧海董孝廉明吉壬辰與二友並下第行抵交城不遠忽一老
人立候道左問曰中有董相公明吉乎曰然曰為侍御公學之
孫乎曰然即伏地頓顙請枉過其舍三君問故不答亦即赴之
入門肴酒甚秩老人已率妻子羅拜奉觴曰董相公恩人也因
言昨夢金甲神相告明日三舉子過門內董為侍御公學之孫
下科狀元及第汝異時違冤獄當死必此公能救汝可迎之今
果然神不欺我也三公大笑劇飲而去下科乙未復下第歸再
過老人入見歎曰公前語罔我也老人為禮甚急橫眉曰往復
夢金甲神告曰董某殺三命上帝削其籍且死今年狀元為應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八

乙

天朱之著其父以醫術活人甚多又世皆善人故以報之不知
公殺者誰也董聞掩耳走出前途聞狀元為應天之朱益懼歸
無何卒蓋董始別老人在道獨買舟行顧見舟師女貌甚都而
挑之為舟師所覺抗語相詈董益忿故遺金匣於舟而去詣所
司以盜捕舟師捕者發匣得金遂治以盜法女以已故累父自
縊死毋傷女死非罪溺死舟師又始得釋然失舟無家餓死所
謂三命也董為郭張虛甥婿得最真郭欽華談董未嘗殺人
始視非禮猶是過而逞忿生殺機則為惡矣禍遂蔓延非殺人
而何夫當以過受侮自訟不暇忿徒何生殺機何可設故天下
之禍無不始於萌而溢於著即董君亦不知禍蔓延至此若知
則惡過可皆恨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可畏也哉

章采三

會稽章采三者其父欲聘暨陽駱夫叅女為婚於人往議是夕
母夫人夢神授以書內有三世冤仇字懼欲勿往父曰二家世
好不信人事而以夢惑乎竟成盟及于歸抱子女矣采三一夕
見男子入室追視失之以為鬼物而疑終不釋遂乘酒斫駱
氏頭並殺一婢一僕以為姦然僕僅十三無姦理置采三獄竟
死杖下豈夢所謂冤乎

楊酋應龍

蜀之樓山關有僧號某關主者為播州人所信重宣尉楊烈亦
素敬事之一日關主乞烈檀施值烈未起恃狎徑入其內夷法
內外禁嚴甚烈怒曰若誠高僧不能外待而必入吾內耶此如
法必死關主曰檀越勿起惡念恐重為檀越禍烈竟殺之關主
曰吾必使君無噍類矣其後白日人咸見關主闖入烈內跡之

耳談類增

卷四十八

十

無所有而烈內產男子即應龍也竟覆其八百年之宗而絕之
祀與吳曦蛇報畧同云語出梅進士今重慶諸公皆能言之而
慈悲寺愚菴法師親聞於播人云楊氏之孽根如此不獨其掃
墓聞鬼哭墓中已也

老圃瓜異

長圻嶠者黃郡產瓜藤地也相傳先朝老圃某畜一瓜最巨欲
以獻豪門偶丐者挾籬入食之某見持鋤擊丐者死又恐人知
即壅圃內明年屍地產瓜延蔓最盛目結一瓜大如斗會邑令
君衙購瓜于諸圃皆不可用僉謂獨某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
得十瓜錢邑衙剖之瓤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令君大疑召
某問汝圃瓜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
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蓋丐者食瓜子尚滿口

故明年產瓜而滋液其胸中血汁故赤若此其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死獄中亦冤所為與何東之談

王師祖

五臺縣生王師祖嬖佃客女因擊婦死乃勒婦項作縊死狀而痕不入故埋棺隰地立首向下冀其速腐並滅縊痕耳婦翁已成訟檢者受賂為支吾而又陰許賂婦翁事遂寢越數年度其尸腐遂背盟不與賂婦翁復訟時高蘇門先生叅政山西發尸全體如生絕無縊痕而擊傷特甚師祖抵死眾謂九冤者不化莫不嗟異見其所著疑獄十二事之一也

壽州守甘公决獄

壽州守甘公蜀人隆慶間進士隨直指抵滁住龍興寺弘演房其夜四與夫共博獨一勝三夫毆勝者死壓以石爐意謂鼎仆耳談類增
壓死也乃公啓戶見一人披髮血面跪月影中叱之不見而明發聞輿夫死知夜所見其人手然直指在冗迫不暇深究其事令三人既同伴姑醜錢與瘞訖歸州審詰起屍檢之遂盡浮前狀一抵死二擬成滁人至今稱之夏克家談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九目錄

外紀冤償篇中

扶風女

崇信令

盛明卿

王勤政

順德令

臨清商婦

孫瓊

越人徐池

湖南別駕

餘杭崔屠

徐給事

鄭指揮

商鴻臚

掾自訟抵死

趙林

白髯公

其中貴

雷震

建寧守趙謙

王仲七

皮龍兒

金華薄俞弘澤

麻邑二冤報

操舟者報冤

成安民

刺河南孝廉

牛客屍見

牛客屍抱

朝邑令死潼關

張進士大詔

燕子磯僧商

王上舍立

屠者王二

李繼貞

耳談類增卷之四十九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外紀冤償篇中

扶風女

扶風縣有小家女居室比隣孫家兒從牆窺見遂深避即盛暑
闇夜不踰戶限兒乃揚言於眾曰女與我姦久時女受聘於人
其姑聞大恨携鷄酒往察女女實處子也意解不言及翁歸抵
女家言其事與女父共詈孫家兒兒又面抗曰汝女淫奔於我
不自耻而詈人乎女聞無以自解即持刀當閨中越牆入孫宅
自刎死里卒以聞邑令河南人李公槐墅公意女即寃於法不

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乙

得抵償姑令尉往視屍屍實處子而刀在握健夫堅按不可
得脫公聞自往視而其不可按猶故公曰汝死寃乎出刀吾為
爾理而刀即脫然公猶謂法不得抵償與郡侯連捷之非有酷
害孫兒暴死朱清冷司馬得之槐墅所云女以刎頸見志而刀
不可按其猶睢陽齒齒空眼平原握拳透爪等耳孫家兒欲人
以污棄女尚為已有亦不虞禍至此也律有不盡之法而鬼神
盡之其暴死有由矣列子載河南李淑卿應舉孝廉有誣之者
謂其與寡妹淫寡妹及淑卿皆自殺以明無借也後三年霹靂
誣者以其屍至淑卿冢前此千年事已如此法無誣人因而致
死律雖有不按而陰法有之所謂口業之報益嚴矣

崇信令

營山舉人李彭年病七年不痊召紫姑仙叩之云君前世南宋

相其也與同相胡松年不合而以計逐之又負其責數多然未
能釋此其根禍耳李因祈免曰速設醮懺謝吾為君草青詞焚
楮錢若干萬償之宜可免李如戒醮懺焚錢數日里人皆夢有
胡丞相去行李甚夥李病亦旋愈後數載諭邯鄲以內艱補任
同安遷陝崇信令崇信故邑既心薄之甫履任衙後有古墓視
其碑則宋丞相胡松年墓也膽為之落體因漸病日求致政監
司皆賢之不聽竟卒其邑董太史玄宰談

盛明卿

洪武初吳城盛明卿恃富豪縱庄隣張木匠有腴田數十畝欲
得之乃賂心腹偽為券謂嘗售已成訟眾証一口張莫敢辨賣
忿而死後明卿生一子七歲不語適携至庄所兒忽語曰此我
故業也明卿曰汝非張木匠乎曰非我而誰既長酌酒博奕無

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二

籍百端罄破家產並故所有皆失之其悖出者耶易維效談兒
以寃來固矣然以寃身享寃已者所有不猶愈於敗散乎為兒
者可悟矣

王勤政

滁陽民王勤政與一婦姦媾絕憐愛之有借奔之約而尚虞其
夫追及因欲死之以絕根抵亡何其夫果為媾制死政聞變大
駭即獨身逃江山縣相距稍遠自謂無知者禍可脫也餓入食
店業店者下二人食政曰獨身何乃二箸曰有披髮人隨汝入
非二人乎政驚失箸知寃鬼相隨復歸詣郡自解予里蜀叅知
易公維效時領郡親為讞決而嗟其為尤物尤禍焉

順德令

順德令胡公友信闢教場其地與漏澤園近枯骨無筭盡棄之

水中後入覲赴省參辭忽一人稱掾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許辭又曰小人得公薦剡語急索視之皆其平日穢行臚列甚悉公大怒索之不見既誤參辭隨發謔語回邑數日卒說者以為棄骸之報鬼必其中人也惟效談胡其同年友

臨清商婦

休寧富翁商臨清置一妾為妬婦幽閉之餓未即死縊之不絕乃生納之棺中令四人舁行至曠野妾從棺中作聲曰我衣帶中有金汝釋我金為汝有四人出之取金而憚妬婦竟納棺中瘞之後四人皆暴死妬婦患喉結塞延醫金准丁洋治之忽白日見婦人顏色慘淡登几而坐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始死以悍婦繼絕以四舁棺者乃冤鬼耳四人者吾已盡殺之一人臨河與手吾搯其項背而沉之河三者吾皆伺其便殺之悍婦

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三

始餓我今病結塞是吾搯其項也公等乃欲治療之不亦過乎兩人唯：因問冥途之事婦曰凡人間善惡報應及冥府官勾攝賞罰與地獄輪迴等事以世間傳聞一一皆同非謬准曰吾垂老無子何故婦曰公少年嘗與一壯士角力沛碣間公度力不能勝以計給殺之此人為祟耳准聞震息不敢仰視洋復問曰某亦無子何故婦曰公子孫方盛何云無後准竟死無子而洋果生子五孫倍之洋為丁南羽季父屠長卿有述夫世之壯夫不能盡報仇已而鬼女子乃能之則最雄傑莫如鬼以其操不鐸之刃而飛不教之矢也權力之士奈何嗜殺人而業驅之為鬼乎今人不能盡知人事而鬼盡知鬼事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鬼難明也

孫瓊

萬曆間清平民孫瓊狡猾嗜利五子皆有氣力陰縱之為盜一日盜得客巨木造大缸成擇吉下水累日推移不動眾皆休憇乃缸底掘木忽自運轉擊瓊脚兩斷而死亡何盜事發三子俱死而長子大千見禁邑獄易維效談

越人徐池

嘉靖間越人徐池富而暴厲欲得徐八房故令人誘其子臣累債數多果得其房後二子五孫俱染瘵召巫禱卜巫為神言此徐八為崇池懼設醮向城隍廟求解次早建醮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曰然曰我昨夜宿廟僻地有人向神呼汝名言汝害他池驚返歸未及就枕而死子孫無噍類易維效談

湖南別駕

清苑有任湖南別駕者因索兩富翁財物不遂誣真之死別駕初生二子讀書修潔皆以弟子負試高等別駕死長子逼其妻與所昵姣童姦妻不從縊死為妻家所訟家遂破蕩二子皆廢業偶無賴為奇袤之行已遂衣破衲長跣道旁覓食人或憐而與之無厭性獨畏唾人苦其無厭則唾而走之里人僉以為冤殺富人之報云鄧太史浴寰談

餘抗崔屠

餘抗民某死惟一嫗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為子婦久之貧不能委禽嫗遂質身于機坊為之治絲得金二兩婦始得歸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然夫嫗語時隣人崔屠者竊聞之因詐為夫語索前物于婦頃惟不察即與之及夫歸固然莫知為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死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于邑令予鄉先

軍周公之冕公即出餘俸厚為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毋自殺且急捕賊不得者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于擊間皆活其棺殮之費公命給子作生理養母此嘉靖庚戌年事守捕賊不得何得副急雷輒能發伏如此極快人心不惟擊生者死又能起死者生千古之異使非里長者談予亦弗信蓋孝子慈母賢婦奸民萃而天為誅賞繡斧失威而金丹之餌緩矣

徐給事

徐給事尚涪州人壬戌進士出守楊州一婦一媵各一子亡何公以謁大吏出婦爭寵殺媵及子及歸而婦始懼計窮將已與媵戶皆從內下堅捷凡街中人皆避匿寂然公不省作努撞媵戶開見二屍知為婦所殺號慟驚仆復撞媵戶不開而作努氣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五九 絕亦自暴死後婦以三喪歸郡中無不傷悼歸蜀後婦與子乘二輿往母家行山中忽三輿至即三逝者共毆殺婦及子七孔血流輿夫從人白日所共見公復語從人分處家事而返吾里徐左轄竹峰談始郡諸大夫已聞變及公至即入省難而公不知兩無言總出而凶問及矣傷哉婦白日見殺與從皆見以切憤怨遂錯陰陽鬼亦不自持也何不存一子繼嗣而鏗鏗相抵又何家事可分處也

鄭指揮

錦水衛有陰百戶病痿歲久忽暴死見閻羅王謂徐尚錦遠矣難亦過放還由東廊過西廊見其神為故所事錦水帥陸公炳蟒衣玉帶擁列亦盛而首無冠項有鎖入謁問所以神曰汝得歸乎好好我以仇讐事墨誤戴罪管事故受此辱俟鄭指揮至

即明矣辭出故復甦而健異常時明日過鄭乃鄭大駭曰汝病瘳且死矣復來乎告以故並屏人達陸語鄭即時驚仆死蓋仇之死鄭以飛語中之而陸其行刑者也宋鴻羽談驚不亟戰故以通虜誅繇斯而觀或寬蓋柄在相嵩嵩不欲戰而坐保權寵

商鴻臚

商鴻臚為賢寓長安邸畜鴨數頭令蒼頭鄭義日收其蛋忽一日少蛋二枚令詈日中方與客博忘喚義起至哺義渴甚飲水患肚瀉死死皆與其儕曰主人以二蛋死我必報之自是頗作祟九三遷以避之而祟不已則乞量移刺六安而守劉君庭芥故人也甚相歡入街忽仆地因張目作義聲曰主人以二蛋殺我今避至此謂我不能來乎我不能從舟從陸來候久矣今須日供我二大鴨他物稱是飽我則去不然捉見閻羅王其家唯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六

唯設供而病拘學如故劉公以其病奏部使許暫歸及歸而義已在家且曰主母莫怪我主人心毒故從至此我見閻羅王已謂我無罪許我托生黃岩黃某家為男而暫來也家能以盛席款我仍演目連戲三晝夜勸世人作善則我恨消去矣從之演戲畢而商病亦旋已諸仲禮談夫殺義非商意故僅病失蛋而償鴨亦是悖出懸衡準以稱量事物幽明理同則夫世之推刃進者見血可已而必如李將軍射虎飲羽耶演目連勸善固奴情所喜而亦其理也

掾掾自訟抵死

河南一掾購產旁有貧者善竊且據其餘訟貧者無賴其先二主皆賤售產避之故及掾掾恃衙門反命貧者徙去貧者亦憚許從但云願得醉飽無令人晒已懼強也掾治殮招之而陪以

無賴二人強之極醉復與毆令其酒吐出無令誇口意不過如此會一人醉毆之死棄道上其家識之以語掾掾曰渠醉歸死我何與焉成訟檢之傷重然令庇掾命與息償金息矣越數載復有死者貌類貧者亦瘞其地而前後治冢皆掾所識四人因使出金謂之曰能出二屍易於二棺中則給汝四人畏不從其一入獨曰黯夜突往勿令一人知則可從之數日報曰易矣其冢主皆新給金去俟草生土故後成訟謂其冢寬已挾金去發視猶是傷屍抵死其人特給之耳實未易也朱司馬談掾校點者何為愚受給必陰有以使之者其一人曰黯夜突往勿令一人知所謂給也故巧於智計不如前二主所謂退一步法而以拙為巧也

趙林

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七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娼楊三家娼有故所歡王宗義來呼酒強飲而心恚林奪已所好語屢侵林二人遂相毆方遠助林擊傷宗義宗義歸暴卒時語其偶某曰方遠實毆死我方遠聞變即出贖宗義偶某及娼楊三稱是林擊死林無以自解坐死棄市然自是方遠家常失物篋箱間有流火一日方遠解客忽起揪方遠髮亂毆作林聲罵曰我代汝死耶然我已訟陰司矣數日方遠死又數日宗儀偶某曰林事發牌遠我與楊三尚自往覘楊三楊三已病捧心展轉皆卒

白髯公

京師近有人為姦者陰與其婦期奔已而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而拘其項死仍爪出其目暗送巡警手趨向婦所大偷而其夫已先歸蓋有白髯公察治納其睛還目

而舒其項使活也因語其婦故婦亦感悟喊眾以其人聞官抵罪予初至京聞之楊民都然一時盛傳惜未察其名也斯人惡最毒淫使抹之者不異不神舒項還睛所以為異誅暴維世所以為神又使無人之庭有牀琴之容私奔之婦成刑劍之忠何其至妙至妙諺有之人願如此如此天道未然未然

其中貴

時事常藉沒內璫有璫用事者患之以其金千並雜異繒密寄所親璫亡何杖死京師有語陰事活急脚見璫于冥曰幸為我語某公以我寄物零屑作醮事我苦可脫活急脚與語其人不信且不肯見之他日復于冥遇之知不信亟索紙書寄物數甚悉曰我物如此取不廉耶若吝惜生禍汝矣其人得書始大駭然給楮幣僅不如其語數日無故七孔血流死物皆為人奪

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朱侍中晉甫談或謂璫非怪物恐以踪跡餌禍也故無故之獲不有陽禍則有陰譴九重九幽總之虎牙

雷震

萬曆壬辰七月京師大雨有奴乘赤馬過文德坊雷轟奴下擊死隨有奴亦乘赤馬過其地雷又擊死是夜先乘赤馬者復活人問之曰但聞空戶語云此誤也是後乘赤馬者遂有群鬼救治或從轂道吹氣入或觸鼻使氣出或提挈之起曰汝速去毋使雷部得罪何文興謂黃邑陳明章平生姦狡造假銀漸饒嘉靖癸丑五月章携小僕同已捕魚忽雷從其家出擊死章而小僕仍在塋上小僕亦莫知所由在上也薛典客公儀又謂其鄉亳州有貴家少年平生懼雷聞雷則掩耳伏匿故其家樓承塵皆重板而窓牖堅密一日雷奔破板如振稿八窓皆闕樓少年

至五里外泥田中頭面皆破然不死但背有赤紋曰前世之報

建寧守趙謙

嘉靖中趙謙守建寧機警有小才多所佃漁于民詭稱給餉暫假銀充庫令採吏持券遍貸于諸富人實盡乾沒莫償及歸裝橐克盈田園甲第炫耀傾一時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忽坊石墜下壓死易維效守衢時其僚魏敬吾談老子曰民之多死以其求生之厚若此者非耶

王仲七

嘉靖中金陵倪公悅往令斬水暑月過黃色道觀河其地民陶大馭遠得一大梨知是隣邑官人因持往獻過王仲七家七戲破碎之馭怒七曰今何與于汝而獻之孰若以與我食猶為汝里人也馭益怒遂毆死持梨僕夫成訟謂七殺之七不勝受耳談類增 四十九 九

皮龍兒

鋸匠李翳子積銀二兩在累其偶皮龍兒知之因詭言往某家應役誘至官柴林僻地出斧擊翳子腦背破裂仆地泥塞其口鼻耳仍土覆之持銀去背半夜有二鬼出掘土決泥而扶之起稍甦報又曰前人至矣仍土覆之教其忍死勿動蓋皮恐死不穩復來也加數十斧知果死始去二鬼復至如前起之而掖之行近城天漸明以鋸掛其臂曰汝從此去赴官司我不能從矣翳子到官傷重又言鬼事傾城駭愕捕賊不得後半月賊皮自出首之今囚獄中翳子竟無恙

金華簿命弘澤

金陵俞公業織羅 武廟南巡客弄臣錢寧于家寧財寶多所匿至鉅富後生子太學弘澤傲惰遊俠斜父督教不聽加大杖縛于庭柱下夜半舉火視之儼然錢寧之貌因棄杖嘆息悟前事身死家益落弘澤謁選得金華簿不逾年亦敗死何仁

麻邑二冤報

萬曆庚子麻邑以馮觀察且至邑練兵卒預令民焚草教場一人鋤所擊踏徑下乃枯髑髏尚有髓忽小蠅飛出自其破處即啣其人足踝腫爛成瘡漸大如盂其人夢有僧謂曰汝擊折吾足死仍甕藏我骨此地今始得報也旋竟死毋埋于舍旁得藏骨乃其人無此事或前世冤乎又一宦家其女從娼婢夜歸失道投宿村舍乃三四木工圍爐群相黶久不已婢怒曰吾某家婢明當有言眾懼給婢適野殺埋土中婿家謂翁家奴往與婢姦必所匿殺成訟幽奴於獄竟莫可辯忽奴夢婢曰我為某殺埋某村我尚伏其家屋上偵得村舍因赫詰其姦事盡露以眾工抵死奴得釋

操舟者報冤

沔陽有操舟者入荊林中見一人履水波至曰爾人乎鬼乎來何為也其人曰吾特來告汝好寄聲吾妻子當日殺我者某賊也操舟者曰我不識爾妻子且某與我無仇可憐之乎曰我妻子在某地而此賊今於某日之夜來殺汝何言無仇然其日我能助汝殺賊但記之操舟者歸具狀訟於州守成公以為誣妄不聽然其語異姑袖之返衙以糊壁間屆期操舟者見劫賊入手亦自持有刀而孱弱縮匿牀下不敢動忽見前鬼適在身

時推其臂曰汝只管出吾助汝矣操舟者出拳刀一擊而賊首已斷蓋鬼力也及曉街卒以聞於戎公訊之其壁狀甚符燕訊鬼妻子始知殺者為劫殺某而已死不煩官法矣李相虞談其邑事鬼因操舟者復仇陰類力微也然子房出漢隲羽以報韓仇智亦猶此鴻溝地分漢意已解而子房令亟擊非床下助擊時乎因從李君發笑故事無緇眉斯人無切齒怨是用希

成安民

成安民亢其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有時持刃殺父里卒以聞于令二拘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為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悟問民曰汝何業曰少業即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之即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蓋業即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民服罪死其一必兒父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十一

刺河南孝廉

廣西洪欽所為友人言其里某公刺河南六月遣掾置酒侯客于城之外期在侵晨而客暮始至至則簡敗不可下箸公怒捷掾死公無子至是生一子後十八歲登賢書赴禮闈夢一人語曰我司幽于棘院向受府君恩今倚相公為銜珠之地但挾文入我自掩蔽可必中也子始不徒為其苦勸始挾入竟敗露監司憐其美少不忍置法而其人從旁代為詈語監司怒受杖及大械死死時語其事于他僕有老僕記河南事而問其狀貌姓名正是前捷死掾其以報怨來者故稱恩也

牛客屍見

新水邑某嘗舍一牛客歲盡乘客醉殺之而有其資父子方築墻因以屍置其下築之墻成明年正月初忽迅雷起擊墻倒屍出又攝其父子一處納墻下擊死何文與尊人往視聞二屍腹中尚有氣響有近觀者雷聲猶轟然觀者奔避文與談

牛客屍抱

南京金某西域籍也世販牛常往來江北道上主於王庄某家甚熟一次主人窺金輜重先伏二子挾刃道旁催金蚤起赴市遇二子殺之金反抱殺者堅莫能解相持久有田夫起耕田見二人持道上近前視之隣店某與一無首人持也屍見人即解抱而田夫已知其克謀矣鳴于官父子伏罪

朝邑令死潼關

浙士戚某以橫構禍其事蔓及其友友知其才美必貴甘以軀借之受成又自售其產於戚為資裝僅得半值而半折有券士矢天曰他日得志富貴共之後果登第令朝邑友往而款甚薄盡忘前事友不得已出券又奪碎之得少資抱憤歸抵潼關死藁葬道左逾年戚遷蜀郡丞之任過潼關尚不知友死旅館燈夜忽友至盪其吭曰負心賊我與汝對簿於陰司矣亦暴卒

張進士大詔

嘉靖間張大詔者性疑忌而友妄人故稱詔婦其舅私不過調之耳詔大怒遂手刃其婦父母大詫問故以友語對父母曰婦貞靜性成安有是事詔亦悔無可柰何棄家入燕再捷成進士而婦未嘗頃刻離側曰我已訴上帝明我冤死二子皆我生不有其母安用其子可隨我去逾年二子死詔與友亦相繼不祿何進士本江談癡之為字疑疾也釋氏戒疑與貪嗔並世常

有此人不有慧劍終入禍界

燕子磯僧商

徽商某泊舟金陵燕子磯下登觀音閣見閣額壞因僧乞施遂解囊出三十金庇之而餘金甚饒僧遂畜異陽作番款腸之既醉只夜殺商鬻割之貯大甕中待其餘金次朝有賊曹亦泊舟磯下見美婦擔水入寺疑訝逐之至甕前不見破甕屍出即以聞憲府捕僧審實皆得大辟擔水者即觀音化身賊曹遂至必有陰主者僧固慘無厭而商慢藏實誨禍也其事踵相接胥此矣往已熟聞之而頃因詹叔正談始知為燕子磯事

王上舍立

柳州王上舍立死數年子宗兒兩手拘攣如束形家以為立葬地不吉發視屍如生青面虎齒偏體白毛兩眉白如葱莖長尺耳談類增

卷四十九

十三

許焚之上舍擅武斷人以為惡報云劉元定談

屠者王二

潮州某縣王二業屠很惡異常好用假銀生一兒頭有兩角長寸餘如猪蹄越三年妖易惟效談其僚陳做凡所親見云

李繼貞

維揚人家好養假女鬻歸任人以充潤耳謂之養瘦馬然此輩往死如則主者業也城北李繼貞最工此術致富然孕育屢絕而家尚有假女九忽日夢其父祖曰爾作此無陰德事故神絕爾後前所孕育不壽皆所鬻冤死者魂也自是絕不為而以九女通平人蔣文學談如此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目錄

外紀冤債篇下

海上探珠人

魚豚承腹字

王給諫

李時進

鄭陽王長者驟

義犬報梁生冤

義猴報丐者冤

義鴉報商冤

金華守張公婢糾訟

義犬報乙冤

義犬報賈人冤

義犬報商冤

鴨鳴冤

王維禎馬報冤

蛇復讎

藍郡丞斷蛇訟

張寅漢蛇異

賈惠子為驢

陸木匠蛇冤

青魚逐李寶善

耳談類增

目錄

瀘州牛

犬驢發劉松冤

秦氏家牛

蟲陣

妓變驢

遼陽義犬義馬

李維家豕

瑯琊僧貴璫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五

黃岡 王同 著

除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梓

外紀冤償篇此篇皆龍蛇鳥獸蟲魚之類以冤言者也

海上探珠人

金陵人楊參以叅藩填廣南某郡訟庭大雷雨忽自天墜一物如毬皆海波所成析之得人若且腹湯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其某業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束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最大兩手握之上復下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墜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蟠處跨其背如馬龍蟄亦弗覺腹餓因龍自舐其脅涎亦舐之遂不餓但無賴瀾漪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毬迷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五

冥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曼間身隨之故墜此公遺騎急捕之其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繩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獄成以聞于朝棄市公以權歸攜其案文笥中為嘆資至今以傳家云公之曾孫楊山人萬壑談殺人至沉海底冤根絕矣乃乘龍登天而直造訟庭身有八翼喙且三尺矣然藉令龍不螫遭其逆鱗或從天墜虎穴履其尾鮮得生而皆不然又得涎毬為之胎息無非天欲以冤生之也左提而右挈矣龍即無意而事因之所以稱神絲是而觀二人竟死平地海底豈死人地哉

魚豚承腹字

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鄔汝翼於萬曆丙子遊于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丹書數字

曰秦檜十世身李太保維寅談大白起坑趙卒四萬身賜社部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即免葉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陽罪止于一肯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與又元和間雷擊惠州娼女死腸下有朱字云李林甫見龍城錄又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一男子死背上朱書賊臣章惇見南燼錄

王給諫

今上初年有給諫王問卿者生平嗜犬肉每食不可少一日對燈獨坐燈盞忽作大聲擲之地亦不止數日給舍卒李維寅談

李時進

京師人王君賞曾貸李時進百金王卒時進匿不償亡何人皆見一驢自時進家入王廐而王廐僕夢時進曰吾來償汝債也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五

起視廐馬果產一驢而時進其時病卒矣驢腹下黑毛成李字犁然李之子見之流涕頽顙欲以金贖歸其家不許曰天為之也李維寅談

鄔陽王長者驢作夢語

鄔陽王長者隣人相負未償而卒忽見夢曰今來償宿負明日驢是我第念舊善畜牧無煩假人則幸矣明日果有售驢者買得自是夜於夢中白事故事必先知人未假驢必先問之許則耳耳否則搖首長者戎籍西門某萬戶假驢五洋駝駝駝不許長者曰是泣於我者不從則得罪其柰何驢始從是夜歸曰以我翁命強行其家奴重困我又重鞭我雖然其家當再假我必報之鞭在奴矣萬戶果再假駝駝如前至城北栖真洞江岸斗絕處撒穀落水中一粒不可得奴歸受重笞歸又言之一日

忽曰我償債數滿當去更索負我者向晚果有買騾者長者將酒焚楮購而遣之行至沅河僅一程而斃彭且陽禮部博士郎陽長者子亦博士其受經者得最真嘗聞葛虛辨騾鳴刺子知靈語治長管輅諳鳥音郭璞解雀聲蠢動含靈必依希粗有舌語而其畏愛情慾罔不人同故先王仁民便及愛物此騾何其靈異獨作夢談亦鬼神偶洩其不言之理以曉人乎昔人有報客徐長者有報事騾皆得於耳察聽不勝得一檢奴已也

義大報梁生寃

萬曆己丑懷遠民劉某婦美為太學梁生所悅然劉常以索店值產屏一皮匠住房者生因激匠使殺劉仍購以銀二十兩匠果殺劉得所購銀歸梁喜以為婦可得矣然劉宅一犬隨匠往還嗚吠不令入宅匠無如之何倦臥墻角棘地犬旋繞狂噬不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

三

已天且明數隸以催租出市見而咨之匠懾於大遂洩前謀隸以報縣並得其銀而生不服曰銀豈必我有此匠為人誣已也然銀乃人以償梁者果上有償者姓名是人面質遂不能解抵死吾里斬陽王正齋令懷遠兩決者

義候報丐者寃

山西督學汪公可受予郡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推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公呵噪聲至猴即醫繩斷脫走赴公前作訴寃狀公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先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始發族又號鳴赴火抱屍與共灰燼公亦傷之某公為之傳胡伯良談昔人之言曰臣猶狗也新主飼之則為用矣此人而戲言也猴蓄

於前丐者無甚大義既為報仇而必死何烈烈耶故禽獸未嘗無人心而有不如之者寧獨不如已耶

義鴉報商寃

肝昭有商東賽行驅寒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偶攫取得一商曰是不足當一嚮何庸可縱之去吾以一嚮資給汝可乎曰然發暴而見金頗饒其人盜心生前途近夜僻寂遂推商墮地用鞭鞭撞其喉死倒置之深窰中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往得窰屍取鞭其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寒者家其人甫歸金尚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以抵死而奏鴉籠中每就讞諸大吏鴉皆從以嘴距示意焉汪明生談

金華守張公蝌蚪訟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

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

四

鳴噪皆昂首若有訴公異之下與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擊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此放生地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斧出三人死馬二僕有腰纏求之不獲必解金與購而累之者見故誘至此行殺而奪金也公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吾鄉石公崑玉公一訊皆吐實以抵死而腰纏歸商吳光祿伯寧談夫犬馬大畜有結草垂糲之義固矣若鴉蝌蚪猴蛇何曉義理而皆能代人鳴寃則踏夜曠野何處非十目十手也而可謂無聞無見輒逞其胸臆哉或謂鴉之步網鴛之畫印鷺之勅螺贏之祝蝓蠅之轉丸皆物之有知術者或亦有知其亦有陰使之者耶諺有之欲人勿聞不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其得之矣

義犬報乙冤

浙西某子甲與其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貪殘無已而乙席父產稱饒甲常采頤耽之會甲中盜盡其家索去因誣乙謂其主盜而指其所有皆為已賊悉乾沒之而乙亦斃獄中先是乙有高大頗善鳴嗥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就食甲亦善首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上犬忽跳躍上床噬其頭斷其喉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而其齒猶切之有聲也姚叔祥談犬就食其家而伺便以殺豫謀之義不過是彼其垂首悲泣復作詬聲壯士之氣白虹貫日矣奈何以犬稱之

義犬報賈人冤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一
有大賈率四蒼頭適旅假宿一寺中寺僧迎款甚虔已謂修寺出其募緣簿相請賈素侯佛即解金施三百兩僧揣其案重故治酒款賈醉夜深以盤盞四堵首出視之乃四蒼頭也犬懼伏地丐免僧曰安有生理出白綾悅絞頸死納棺中昇出瘞道旁重索皆為僧有是日鎮遠侯顧公奉命往鎮淮過此樓舡簾中見有白犬往來牽絆若有訴者公異之令人隨犬行犬自扶穴棺出忽失犬所在棺人尚有白綾悅頭露出知是冤令發棺賈尚活盡言前事公故匿賈舟中戒勿洩而托言欲建無遮大會為太夫人作福盡召諸寺僧有法行者至前寺僧亦畢集賈窺於屏內曰是也于是盡縛之僧見不待鞫問皆伏以閔白所司盡殺之毀其寺朗劫談

義犬報商冤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西華門內寺僧揣其資重而商又乏弱乙施焉與其徒刺商而先刺死二僕者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官遊賞過寺一犬嗥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訴者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扶而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呻吟聲乃商復活言僧殺之以聞於朝諸僧皆斬於市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揚善談

鴨鳴冤

廣濟龍江鎮民某家群鴨中一鴨獨呼云笑帳笑帳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無不聞者以告於其家翁聽亦然遂怒殺之置金中愈烹愈大如鴛皆不取食投之江中已而無故構異訟家質盡破蓋其先世皆業屠而翁又橫暴好漁奪人質所謂笑帳必有陰主者或鴨其冤者也萬曆甲午年事語曰千笑萬笑天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一

王維禎馬報冤

瓊州有賊石和尚之亂吉水王公維禎特判變與郡丞王某同受命討賊而丞怯不敢出公獨奮率兵破賊斬渠桀三十三人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公謂丞乘勝可再出而丞益怯指揮曹能柴成獨曰公出我二人張兩翼進賊可盡也然二人意在脫丞無行意及公前與賊角二人已反走公陷淖田中死公所乘馬獨先奔歸血淋漓毛鬣盡赤變人始知公死越二十五日子廣浔公屍於賊中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售馬於丞人又擊與值喪既葬馬夜哀鳴特異丞命加莖豆不止疑抹者詔已自起視之馬忽怒齧丞頸久始脫復奮首搗其胸仆之地次日承嘔血數升死賊既平當事者上功罪贈公奉議大夫錄其

子及死二人以法誅

蛇復讐

有客於虎丘殺蛇夜歸臥庭中犬吠不已見帳外有聲憂然起視乃一禿尾蛇日所殺也焚之而絕相去十里不知何以能至近金秀才殺赤蛇：死時怒目視之及旬日胎生靡有小赤蛇出父之乃差又嘉靖麻城七里橋劉某遇大蛇當徑殺之蛇斷歸而夢有持檄相召者則蛇已具獄詞矣冥司判以無罪殺生病苦若干時云蛇即毒害亦生類造化既已與我同生我安得殺之第蛇自有殺理陽盛而疹消安得長久地洞貫曰蛇竭天使之生以遂其性殺此故彼有損無益理固然乎

藍郡丞斷蛇訟

湖州郡丞藍偉鄧州人常道其令蜀邑時遠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公曰必鴻寬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即令斲去其水得隻磨再幾磨有伏屍而不知誰氏公令徧求村中磨合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相其案重因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訊得實罪死復移文招其子至以其案歸焉吳寧伯談

張寅漢蛇異

萬曆丙申予里新家冲民謝茹保王里生張寅漢共醜母金三十兩往蜀販蜜生活或謂家蜜不賤售重慶某山洞野蜜可不購而獲第險遠道無人煙耳三人徑往履其地以二人秉繩其上進以一人下割蜜既足適謝王在二利張母金遂斷繩棄之載蜜而歸詭言張分道他商矣張在洞絕粒採薇內草莖和蜜齋饑得不死忽巨蛇從內洞出身如車輪懼甚伏以待噬蛇當齧時絕不飲敢反相親附兩無嫌情至春雷動蛇矯首向上虎

獨納清以受生氣始蠕蠕翻動欲出而張亦抱其腹欲附以上腹脣屢墮蛇抵尾承之遂出洞相別猶相顧眷戀抵家二人聞大駭以為鬼察之人也慮索渠母金並蜜貨競遁去曹育甫談張不葬蛇腹而反乘之以出蛇何嘗亂噬最毒者人耳語乃謂殺蛇虎者不以傷恩豈盡然乎二人謂張必不出乃出已歸乃不歸非天其孰能為之二人必趨利往故處噬於蛇同其理矣

賈惠子為驢

閩中賈惠邑椽也舞文奸貪家累千金與王某隣欲奪其基地不遂誣射成訟致其破敗未及得地而身死：日王宅驢忽下一駒腹毛成賈惠二字觀者傾一市人惠子出十餘金購歸自膳一歲所死何本江談其里中事

陸木匠蛇寬

紹興城中有香花寺僧坐門前聞樹上有人作語曰陸木匠來我當食之瞪視不見人乃一蛇盤旋作語大駭索棒擊蛇斃蛇斃而陸木匠至人爭語木匠蛇欲食汝也木匠怒出腰斧斷蛇頭：髓入目洗撲不出是日暴死匠與蛇其宿冤乎

青魚逐李寶善

易參藩推效守衢時其司理嘉魚李景穎言其族子事曰族子寶善者夜縱火焚陳木匠居致其父子皆焚死景穎尊人孝燕公之莊適見之寶善戒勿洩曰然歸但書其事于冊以觀天道後四載寶善與族眾捕魚田中忽有青魚長數尺迨遠寶善數區鱗鬣皆奮寶善喜與搏天忽震迅雷擊死寶善孝燕又遠見之其屍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莫知所在眾致其屍歸雷復砰訇鳴皆奔避莫敢近魚為寬化而雷應之砰訇不絕鬼神直在

目睫

瀘州牛

瀘州張四兒家業殺牛衛軍馬洋田回種也性亦嗜牛肉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內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而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出郊事在萬曆丙申春正月張族訟于州客店庫隘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碍其事甚怪故犬吠屠人鷓鴣機動固物性之自然矣易維效談瀘人皆能言之

犬驢發劉松寬

東明民劉松往斐子岩販花不歸其父西於店主家得松秤訟謂店主殺之時朱公清冷宰東明日殺人則必焚秤埋鐘以滅其跡番秤則殺必非也半載餘西得松瘞屍於王官營為犬杖出傷脊屍傍有白髻子而猶謂殺者店主也公曰此店主有服者家殺也問誰家有服因得楊守分先拘其隣人羈之詐云出首遂一訊吐實按其家贓物兇器皆得問置白髻屍傍何意曰安有殺人置白髻者我家新喪此固舊髻原所未有蓋鬼神所為以見為喪家殺也先是守分殺松瘞岩下家驢常踐嗅其地不肯他適守分猜駭宰驢市肉而裹石其皮中沉於溪水村人舉網得之以為巨魚呼人助力溪素無巨魚聞此村人皆集既舉乃驢皮兼石又守分不空宰驢市肉皆異之驢死而皮見屍奉而犬杖出故無物不欲發其寃者且沉石而疑魚舉魚而聚衆人之察也皆已機也是執為之執守分曰死不敢辭但與某

某三人分財一人死不甘耳公曰一人死一人抵償足矣何必及他蓋以安二人心使不逃也明日二人果來辨理再審得實皆以死償此即公神察而實神為之也人可獨殺哉魏胡質決獄正類此因附其後以見明察皆自情理生也質守東莞有士盧頭不知為誰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因悉召見其比隣有少年為書吏問之色動窮詰其狀即自首故曰皆自情理生也自是良讞者法不然而徒峻以刑得情者少矣

秦氏家牛

秦忝軍雍家團江前輩大家有王齋公負其銀數兩忽夢其人來曰我今償公家債矣其夜家產一牛而跡其人死矣後於群牛中呼王齋公此牛獨來跪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叩首若應者父之賓客到家如此呼亦如前獨來叩頭如前不悖客無不大笑子親家羅左史所親見

雞陣

汝南僉憲余公逸其名籍奉 命董治黃河之役政尚嚴刻薰以歲庚寅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飛雞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禱與皆滿撲面打胸襟袖周匝驚怖逐署旬日病卒王椽子茂亦在將事所親見厲氣之所化歟以暴感得之歟周穆王僊化一軍皆變小人為沙蟲其類矣

妓變驢

段繡川言齊華門內有下妓與二操兵往還天未明二兵荷戈過之妓曰今日我徙宅在上十家歸肯好吃茶及二兵歸過之云妓已死大駭異之至上十家其家驢正下一駒見二兵若相顧悲鳴妓家主者亦夢妓變驢其家而惜妓請購之其家必毋

子俱鬻從之購歸及長閑泰必病同群驢肩重駕車至喘汗穿脊日夜鞭策始愈主者知業債泰之無益並鬻之沈泰履舍國子家童開與其偶業賣猪蹄偶去其殼宛然婦人足泰履及見者經歲畏食猪蹄

遼陽義犬義馬

劉劉鐵嶺人蓄一犬出入必從劉常以一馬負薪山中犬亦從至是獨歸向劉子國勳鳴躍不已勳異之隨其所往見劉為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勳為塋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冢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錢良用亦遠人蓄一獵犬獵必多獲黠夜忽躍起啣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虜騎至惟良用以匿免往：如此蓋虜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犬重貨購得之已經年犬不為用復以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李雄家豕

鄂城民李雄於庚子秋供場宴將屠三豕忽一豕乘人不見啣刀避匿草叢中撈獲雄傷之不忍宰曰候爾病死始屠爾也歲終始病且死召屠宰不至以他屠宰之賣銀三兩五分一日家屠過門雄怒其不至曰其夜夢故父令我緩屠欲償主人債價不足也而雄適檢簿其父應償已銀三兩五分其避匿有故矣咸寧陰孝廉談

瑯琊生貴瑞

萬曆初滁陽瑯琊寺僧月溪者好於澗中撈小蟹蒸令汁出而食之歲以為常後病劇微見小蟹潮湧滿身手拂之去而湧益急竟死滌容談座上宿長倩又謂金陵貴瑞茹公食料日以鶩十隻置燒燒上任其跳躍即時掌腫肥大乃截掌入饌而餘悉投棄炮烙之刑亦何其慘嘗在北都見百十乞兒裸體叫雪極可哀憫人謂皆其中暴殄所輪轉其或然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一

十二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一目錄

外紀逆報篇

胡珠兒

王用婦

金氏變狗

唐延壽

葫蘆鬪

趙部郎婦

王權秀才

無賴子

葉賓子

麗江守

程忌子

周震變驢

浙富翁子死蕩

劉尚賢張明時為友

左蠶民失子婦

蘇廣文噉小兒

雷擊逆子

耳談類增

目錄

乙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一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 永 梓

外紀逆報篇

胡珠兒

徽商胡某每醉必苛索食於家僮小珠兒珠兒恨恚買砒置食中
毒主是日商醉獨不苛索食食不淨進而珠兒偶與人聞不勝
乘憤自服砒毒發狂噪因言其故某急解不淨死亦逆報也
王用婦

萬曆戊戌夏真定阜平縣民王用婦蔣氏逆不孝一日氏瀕其
姑沈炊飯飯熟氏盡以納確內往餉傭人於畝間姑曰受熱為
耳談類增 卷之五十一 乙

炊腹饑不可得一口乎氏以手抹自腹下曰以此汁與你吃姑
大哭歸氏在畝間看傭人吃飯手納鞋底忽一條蟲長三尺大
如鷄卵昂首作怒狀鑽入腹下半入內半在外喉吻膚肉負痛
奔歸自去內衣仰卧傭人拔蟲視者填門不可止拔則盡入人
去則半出五臟皆盡七日死蟲竟不知所在里父老以呈於守
楊公現大中丞李公榜諭居人示戒焉段綉川談

金氏變狗

解州關聖祠極靈顯有金氏者欺夫瞽不見常無禮於其姑食
以惡草一日拾糞蟲拌之姑覺臭難食而咲其傍忽一日失金
氏姑疑人誘去方禱聖祠有犬吠至作人言曰我金氏也神以
我飯姑不潔墮此業哀鳴不已姑亦恻然又入市徧向人語曰
世人勿如我作業旬日不食死何本江談

唐延壽

山陰唐延壽居沅港幼喪父與母胡氏居性驕縱不孝常詈母甚至叱跪之雪中諸舅氏聞以為詈母姑息反為庇護謂無之一日雷大震即未及身而無聲如錐自其耳入刺腹痛不可忍且死母急叩首禱曰兒未有子倘擊死絕嗣致老命無依願天赦之雷聲始息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亦遂改行父之悖逆猶故雷竟下擊母禱不應死諸比部繼明談其里中事延壽死晚母亦成其惡禽犢之愛也故曰慈母有敗子

葫蘆閣

醉語曰隣邑一孝廉某生平不孝一歲赴京師試道黃河逆旅有兩葫蘆掛壁上忽相鬪破其一其一復自掛上壁同儕咸詫異抵京某忽病旁有人若相守者晝夜語刺刺同舍生亦若有耳淚頰增 卷五十一 聞某強與辯守者曰汝不孝上帝令速汝汝記黃河逆旅中葫蘆鬪乎破者汝復掛上壁者我時汝莫尚未盡始遲至此吾不能待矣次日孝廉死

趙部郎婦

嘉靖間南部郎趙某半百無子而婦妬悍侍乃盡以產給婦壻哀訴婦欲置勝廣嗣許之置二勝入門復大詬毒虐不堪勝乘夜遁出為御史臺所獲知為公勝護送之還公大慟曰忍令汝九泉冤乎遣令去公素有肌次日憤死吊客滿堂吏卒環立婦忽出看趙冠裳趨靈几罵曰我是某這惡婦絕我家嗣我祖宗不饒吐血滿地而死見史惺堂日記古今金科不設如條而責君子以刑于法有所不可行也不幸鴟在室即曾史太丘其柰何而使橫殺無辜無絕人先祀乎今浙有女訪察而法亦

及馬必有令四岳制毋大蟲者趙吏部婦雖受陰誅而陽不有遺法乎

王權秀才

顏進士日聞於庚子冬宿德州慈氏寺與老僧閑話陰德事僧曰此中王權秀才事不聞乎蓋權敏慧工制義兼嫻於古文詞凡臺府諸文皆於權徵焉第行多乖駁有婦常規其間權不悅會客沓至治具不辦遂乘怒逐婦婦泣不從然竟逐去曰爾安能作貴人妻乎亡何屆省試期樂陵生某且赴試而母卒方撫屍擗踊忽母指動逡巡間起坐曰異事異事我不死矣適在文場見榜第幾十幾名王權德州人方填寫諸神檢勘王權罪狀首列逐妻事故天曹削其名以汝有孝行補填汝汝可急往試畢來省予也樂陵生適往過德州咨王權果有逐妻事試甫畢如命歸省母始卒曰不必榜已知身為孝廉母目瞑矣榜發果中幾十幾名如前語而王權患死日聞曰古人不唾棄井以嘗波汲焉婦義從一無失德而輕棄將安歸故嫁女有歸鷄犬將而無歸不如棄道傍風人之詠刺深矣此王權之削藉有天討也予亦曰貴官不住老在王公或然今士庶婦不待老已多棄恣情滅倫皆王權輩也予有陋刑白首齊眉平生無勝侍於天討庶幾免乎

無賴子

粵人陳道卿言其家深山中無賴子氣力蕪人而有口橫甚人無不受其侮者父之人家常失物皆無賴子行竊而旦復凌人莫敢誰何眾計某家且觴客多假銀器陳之賊必自某地至眾掩擊之害可除也果然而無賴子死自無賴子死而為厲

益甚其田禾六畜無不銷耗又常失小兒陰雨夜或于門外作
秋、聲眾俱共祀之社廟始寧曾不兩月雷擊社樹寸斷廟失
如洗

葉賓子

萬曆間西安民葉賓善治生儉嗇而裕日晏已閉門循理自守
晚節生一子愛不忍嗔恣其所為忽病劇子出大鏹陳于几案
用筋遍擊喜曰此物今為我有矣及父卒即侈蕩無節邪佞乘
之嫖賭交作嘗然罄盡身無完衣終于乞丐人皆謂之曰此物
為汝有乎易維效談是子有死父之心財已不為已有乃謬以
歸己為有不知其亡有也故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可也

麗江守

麗江土知府木姓者其家俗子稍長時即置酒請其父讓位父
為期展轉大約五六年之間三次置酒至末席時父劇飲服毒
而死于自襲位孫又以制其父易若緩父而自緩猶得以此

程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竟狠不知尊母、老羸
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額惡子歸以為害其子
聲色甚厲母恨走隔嶺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孺刃匿身邊
而故好迎母曰孩愈矣且泣要媪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
刺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已脇入腸出夫刃何由反也後屢埋瘞
于地而屍常在地上鴉犬食盡乃已山谷僻遠神明為政惡子
之反刃自刺必有物奏刀焉然而已腸流不煩案牘紛紜矣故
鬼神以幽視明甚真而其為用甚簡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待貴子非
爾所生父忍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父又夢震見冥
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
何震曰既爾應墮畜產願求益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
俾行磨受筆震語塞蒙皮而去易維效談

浙富翁子死蕩

萬曆間浙有富翁子性喜浮蕩翁以晚年得子驕縱之任其與
優人狎逐與偕亡習其業為優、人盜也看所劫衣袍與共登
場作劇忽為被劫之家所執抵官司一槩械繫坐死時張相當
國政用重典決盜不待時竟與盜同斬于市翁祀遂絕何文興
時過浙所親見監斬者即其同年司理韓公心知其誣而不能
救亦為流涕予謂猶有甚于此者齊桓公狎豎刀屍蟲流尸外
唐莊宗好伶殺于門高焚以樂器此其人何其英武小人之禍
猶烏喙之毒發必酷烈彼豎子情、背素封之父作鬼無首何
足怪哉

劉尚賢張明時為友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實以利合醉則拍肩
矢日頤同生死嘗謂我等無錢把撮不見交誼異日倘得富貴
毋相忘偶夜行見火光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蠱起如筭
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置毒釜中食明
時明時亦置芥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即死蓋二
人承腹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
幾徧畝地濯、無跡二人蓋空死而其義何義焉萬曆乙未六
月事

左慈氏失子婦

南康左慈僻居而迫鄱湖多覆舟故其地民見風厲輒趨江邊候涉澆有不種田望打紅之謠萬曆丁亥雨霖蛟騰人家常一夜塌塌浮屍相屬其地忽有一女乘桶浮來已近岸先將小扇投迎者而身從之迎者利其資恐女登岸不為已有扇得即以竿撞桶去飄飄撒旋至盤窩沒迨發廟僅簪珥數事及婢媳婚帖在焉乃其媳也兒嘗讀書其家家頗饒常得其賙贍兒聞慟哭死其女已屬魚腹而就舅豈非天欲以合之乃自離以死蛟螭不食其餘也

蘇廣文救小兒

萬曆間杭之海寧蘇廣文者好救小兒常購淨或盜取黍而殺食之久而微聞于人無處購盜而其婦弟遠來省姊遂耽之竟以果腹婦怒譏喊被逮以聞於朝罪備割吾學編載某廢王好攫人食腦每日暮朱邱無人行則事固有之

雷擊逆子

吳寧伯謂其邑孝豐丙申六月四日木匠陳美子為雷擊死有道人云凡雷擊死者以帚掃其背當見雷書因從之果見朱字三行一世賣熟鴨二世僧株生三世罵父母鮑二守仲直又謂其鄉有惡子疑母匿金私其弟引至大樹下且毆之母老呼神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者苦之聚數十人舉火並樹焚訖世常謂雷州布鼓廣德理藏登州鬼市鄆都地獄若皆不謬而埋藏以下皆近幻惟雷乘天之怒奮威誅殺震驚百里昭然于世雖則神曹實為天使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二目錄

外紀譎餌篇上

新塘鎮盜

如來自徒

靈哥神

寺僧詐化

僧詐

金華成

馬明經

乘贏者客

賣鏡僧

焚身為丐者

婦顧氏

優詐

王錦囊

耳談類增

目錄

乙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二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成 梓

外紀諸餌篇上

新塘鎮盜

嘉興新塘鎮田舍翁某富而鰥居萬曆甲午忽有姬到門謂自蘇越舡來以其失夫而家子婦皆不孝乘怒出欲歸空門暫假宿耳翁為授殮姬即近艾而腴笑舉止發語皆類大家是夜姦合翁因曰子婦犯禮細事何自苦如此吾既失中饋三子婦皆孝謹汝能續吾斷弦不猶愈于空門乎許之居半載操作綜理甚宜其家篋簞皆有之每云當慎口勿令我兒知忽二子先

耳談類增

卷五十二

乙

後奔至各以五金為母壽哀泣自責願迎母歸拜翁為父畜序其兄弟如一家又丐翁將母偕歸嫁其幼妹曰兒不足惜幼妹不足念乎翁許偕往姬因曰三子空幹家三婦當從我往以見孝順翁許之急為其幼女治奩姬又私載甚厚又教婦盛粧婦或不待備皆旁為假貸忽巨舟至皆登馬至東門宣公橋二子曰此地饒市肆翁必習熟其值幸為兒一往評之翁登岸檢視市肆貨甚久日且晡二子忽不見急返河泔姬婦諸婢並舟失馬莫知所之翁愧見其子自縊死馬健甫談湖州朱新溪謂二子給翁入市肆語不同而三婦為二婦一妹及無縊死事俱不足辨耳

乘贏者客

晉中某太學赴選抵京次真定有乘贏者至與俱宿店內其人

介靜獨處類長者至新鄭復與俱質其僕、曰亦河南赴選者

士也悅之遂通拜謁再一日隔處生為具招之屢辭始赴酒數

行即辭去生問故其人直視生曰行李在途不慎必有失此何

地也豈公初出不知乎徑去生益德之謂為良友至京寓居玉

河橋而其人寓甚遠生念之不置招其遷居傍已久始至為隣

矣乃其家非償債者則貸于人者絡繹不絕生過之以為問答

曰京師易富易貧之地不通子毋當立困予夕客此因熟其事

而一毋十子矣一日謂生某貸金百索有其八公與其二明日

即償與之如期果償又一日謂生某貸五百索有其二稍夕則

子饒今公尚不待選何不補給之可不乏桂玉生曰然傾索得

三百與貸既成曰予當往張家灣索債千金公有二乘二僕願

假其一以往而僕篋索寄於公處幸為我善視之生皆從之其

人乘馬僕為執轡至城外見版築者歌呼自娛其人駐馬問曰

爾勞筋骨何樂而歌曰我等役于官日值三百文又得半日閒

不樂何為因謂僕曰此大便宜事為若計留此為役及我還所

得當大贏僕喜甚入而版築旬日其人不返生猶謂是必有羈

父始疑訪之其地寂無知者偶于一處遇僕行群丐中間其故

僕泣曰渠是騙手賊迹我無由得見主人面也生不顧急返發

篋索皆鉄石也金盡大憤抱疾而歸楊伯隣談記是世廟時事

今此人肩背相望恐不獨乘贏客而予亦有一生杭人沈太學

事問予方與談此而即為賺金二百餘皆是此機軸惟有面壁

笑耳蓋夢中談夢身已是夢左慈化羊無處非羊也

如來自徙

通州換漕運之會遠近輻輳贖錢最易拊中人最入有狡者率

錢塑如來一尊置市北數日聚觀者亦稍。有布施者。千里石
謀徒之市南次日競相傳如來夜自徙愚民易惑延及千里石
相摩種。布施恐後一日夜積數千金乃監殿庭極莊嚴矣布
施者日夜不絕佼者志益侈乃行十金於太守家人子具以實
白意必得太守符印遍旁郡邑牟大利且云即重搢不欲獨有
當與共饗之家人子佯應曰諾已乃密白之太守擒佼者其詐
立見為窮治其罪括其乾沒錢尚餘若干緡未粟若干石給縣
官費頃年南康校民實有此事稱佛見夢於其守某公欲建寺
於某山云云而守實與交詐遂致奔走千里積布施金無算守
亦盈其橐其詐漸洩守被大吏論戮去寺亦廢通州民益綠此
又以嘗守也

賣鏡僧

友人朱載陽嘗作賣鏡歎其事幻妄蓋有僧賣鏡買者持相照
畢見僧影村頰謂其神也相率迎僧供奉之遂與僧姦僧力日
凡狎數人往于貞臘風土記得所稱陣毬事最穢鄙然亦其國
俗也唐一行用盤龍鏡斬兩致龍則其術神奸僧以鏡成其淫
則其術誕與樂昌分照而合果同乎大凡奸僧中人必以嗣息
婦易惑而嗣息所欲故易中或竟知而莫問誰何有哲婦能畫
鼻者至使脫文罔而遂其奸。益長矣

靈哥神

京師有少年能變形為女子假靈哥神言人禍福市中人往
惑之始僦西市有所狎少婦月供錢若干緡久之人漸覺乃徙
居東。則成勳資所居其術益易中所奉養資予無美至有迎
入邸第相養或共臥起往。得行真私而西市故頰聞之怒始

焚身為丐者

今其夫往索錢不得卒自往大詬為邏者所獲立杖死
衲子自焚比舉火逃者十之八九枉死者十之一二而真者萬
一先是一僧倡之衆僧紛和之臨火而逃則和者已盡挈布施
先於其所往數日矣逃者至而分焉亦有逃不得死於老拳者
一僧於它處擇丐人愚者說之曰君相類佛何自苦如此倘肯
祝髮即無它能但不語日跌坐社中不惟免凍餒異它日有悟
傳我衣鉢丐喜出望外遂從之歲餘僧謂人曰吾師道成矣尅
日茶毗於是檀那四合布施無筭臨期醉以酒裸縛於龕加衣
昇出火之身口不動宛然佛也焚盡孰有知吾師丐者較之然
指為甚惜律不載入何罪令奸僧脫網釋典有燃指焚身之說
非真了道者弗能又有口吐三昧火自焚者有人曾見焚者無
恙蓋火遁也予少嘗見僧焚手乞化甚多後事敗乃是斫得死
人手縛臂間而已手尚在身畔姦術故多矣

寺僧詐化

浙山陰某寺每年度化一僧其術愚一丐者先期髡首秘養他
所至期置高座上身首手足俱以繩暗縛龕座口亦取物約以
三日後某時回首屆其時果化去有令公某心疑其事是年親
視之見龕座下有小孔與其人穀道通至其時以鎗從下槩入
其人竟以不言不動死令遂送寺僧俱伏法而事遂寢矣

婦顧氏

顧氏騎二驢適市二隨之行兩相語婦因知二無室僅有
一母曰妾無夫家在通州亦僅一母奇偶必有合貧賤無良媒
妾倘得為君婦合力以奉二慈糟糠固其分也今夜便可以婦

禮見姑而就駕枕焉二大喜即與偕歸見母為婦矣明日婦為書雀驢屬姑住迎其母而解錢五百餘屬二住何開門家買青布一端為二作長衣既得笑婦故陰截其一段令二住更長者何以布名家稱閉門者言閉戶而人求之也奚有以殘布給人之理因擊二頰數下二歸言狀婦即醜二死而騎驢往詰于河何云云婦號哭執何曰吾夫為汝擊死矣便可往赴獄而守屍何家有萬金微使人覘之果死大惧出七十金求婦釋已婦持金騎驢去不知何往遂通州姑歸言何常有母惟榻有死子並驢失馬

僧詐

有僧異貌能絕粒歌袖之外絲粟俱無兀坐巖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斃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眾往詢寺僧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迦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眾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學大數珠數十顆時暇之皆奸僧所為王元禎談

優詐

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已而心動曰汝但隨我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禿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

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越近百東皆出乞化願以謝過越既盡始罷後知婦是狡童夫與群不逞皆優嘗入寺垂涎其越而作此王元禎寓吳所見

金華成

張進士肅之曰金華一人甚貧而謫以亡賴自豪於鄉常曰吾浮戍則富可立致人笑其妄後按院巡臨乃自為惡款投窩訪者使以聞而中裁數富家陰事已逮訊則使人恐數富家曰若不為我地我必發若事數富家乃陰賂用刑者使寬之而已復得其金若干竟從戍遣喜曰吾富矣邑例同都有戍者則眾餓金為娶軍婦且有長解賂資其人語同都曰是戍也吾實謀得之安有脫理公等所贖金姑且留吾自娶妻詣邑填批而後受金吾自赴戍所約期寄批迴聽公等銷可乎眾共聞風語且心

耳談類增

卷五十二

六

信其豪竟聽之其人他出半月餘而携一妻歸投牒邑中已填批付之矣乃過同都曰吾不謬公等可予我金且却三之一曰吾不忍多累公等眾益信乃挈妻以行先已約兩人與偕皆其黨也以前金多市衣飾盛裝其妻偽為上舍郎而以兩人為之奴現有杭判某解段入京者因附其舟桅倉中厚簾帷以遮映行數日迺市果肴以獻判見其文雅善奕心喜謂正得此君可與銷永日也杯酒往還謹誑殊篤一日夜深對奕謬與判爭道忽穢言罵判且批其頰判亦搏之與相粹至桅倉前竟挈妻奔水中兩奴大叫某判強姦軍婦威逼至死吾兩人解卒也當鳴之官且出批示之判窘同舟人與之知得賂若干乃釋託言榜妻屍當易舟以往而判利脫去急解纜先發矣不知其妻乃丐婦而替目者先以好言誘為妻為今日地耳其燕惟遮映若隱

人窺之者欲人疑其美麗可藉口姦狀也已復偽會試舉入市賈艇至臨清為艖所阻乃從兩奴徧視娼家得一妓絕麗而妙歌乃游其家揮金不吝其鴛心動以為必富家兒也令妓曲奉以冀多得其人美修而儂佻妓亦心歸之嘗挾與他游或寓宿舟中數日忽夜私語妓吾有貨若干慮兩奴覘吾出或竊取欲暫寄汝家終當取汝家耳次早令兩奴挈一篋往併妓亦令出而閉戶自開篋歸銀兌封自辰及午約可數百金鴛伏窻隙窺之益心喜已鎖篋封識呼鴛藏之密室而縱飲晉連一日又挾妓出游某寺去數日不返鴛使人問其舟則曰此附舟者撫遲阻已從陸去也鴛始疑而發其篋皆瓦礫也蓋初所携止銀一封展轉上兌耳鴛但窺所兌皆銀而不虞其先絨瓦礫以易之也始募人追逐及於某縣已去數百里矣其人與妓連瑣

耳談類

卷五十二

七

而兩人則押解之追者與論及詬追者吾軍婦稍有姿欲強償為娼而吾不允乃更相誣耶則與兩解人共梓詣縣陳狀縣官驗批果有此婦而兩解人証之甚堅妓已心歸此人亦符合其說官竟判歸此人而罪追者及抵成所乃分所得金子兩人而遣持批迴歸與同都曰吾幸不負公等在成則賃潔室陳玩器所居幽雅人多喜交之覘備某揮使者家富而年少喜蕩又移居與近日夕以肴核為餽揮使愛之為入幕賓矣因長惡請曰某公麾下卒耳而蒙公優禮其項踵敢惜以報公德某家幸近有新醞欲借車騎過為平原十日飲揮使許之至期則供具甚繁且飲俱將醉矣使其妻於門內窺客又故令客見之妓故美而艷揮使心動此人乃前陳曰某辱公肉骨之愛義當出妻子以獻亟呼妻出拜又謂某妻善歌則使歌以佐酒聲色俱絕某

揮使已神蕩不自持矣散去又月餘某揮使唯是婦之慕想也此人忽前辭曰某坐食於此囊篋漸空少業賈請假而之某所販某物歲可得利幾倍某揮使曰子善賈幸為吾附數百金而歲均受其利可乎初固辭強而後可又數日再來曰某此行非數月不可而其妻旅居於外非便度可寄妻託子者唯公敢以妻寄公家執夫人婢役某揮使喜出意外亟許之則與其妻以入而別某揮使因挑其妻而姦之且稔密矣此人忽自外歸語公曰販某貨獲利幾多債從舟汎吾念妻故先來一見即去迎債矣公命召其安出其妻先與定計至是乃謬啼語曰汝詐我以我鬻某公為妾數月矣薄倖即何面目見之死必不出此人聞妻語乃攘臂毆揮使曰本管官安得占軍人妻小揮使愧且恨唯叩首請罪而已乃顧揮使曰汝欲免汝必返我妻不取我賈金且脫我戎籍揮使皆許之因謬以某成死申聞去其尺伍而此人遂挈美妻擁多金歸故里矣此其心計甚巧而揮使令處軍中亦可當使詐也葛百岡談

耳談類

卷五十二

八

王錦襲

洪武年間定遠侯王弼坐叛黨身死國除並無遺有男孫先是女冊立為楚王妃亦久薨並無寄有金寶莊田等項萬曆九年麻城奸民鄭雲詐稱弼孫王雲又有鄭龍相繼詐稱王震鄭南相繼詐稱王道與皆托言弼孫偽造制書詔券碑文集刻成書壁世逐相傳守國襲侯封皆但欺世未敢具奏至王錦襲王守仁乘時事刮金遂於二十四年具奏謂弼孫瑁四歲寄養楚府王妃位下毒死匿其金寶鉅萬及陝西莊田等項下部議遣司禮孫太監等入楚同撫按啓王索前奏物茫然無根鞠審得

王錦襲等從未虛誑情狀具奏父始伏辜論死而國辱王憤藏亦如洗矣部招看符王錦襲妄冀封侯肆行賈奏設揣天之謠令白晝無光恣登壘之謀以空拳罔利定遠久已除國原未遺有子孫洪洞隸在山西豈得藉其鄉貫世爵可冒則何事不可圖天聽可欺即誰人不可誑制書敢為偽造何論印信種：非真親藩忍於捏誣安問軍民人：蒙害且既以奉旨回籍胡為復匿跡未京玩三尺若弁髦欺通國如聾瞽漸不可長法豈能容自非明聖獨奮乾剛孰使窮兇卒投天網神人共快朝野騰懽速從兩觀之誅用示無將之戒云云予嘗為董左史序云屬者飛字入國為妖人誣讒致動天聽椒房貂璫鞭霆下臨憑其造作求諸荒莽黃霧書誓包羞帶礪當是時震懾禱覘不獨臣庶幸臺使者展鏡於史牒射域於偽談簧鼓盡洩瘴瘴始清漢法得伸周仁彌篤而左史有重茹茶組情織理支柱其間不阻不敷美丸於衆爭之地善刀於族解之餘志士多憂良工獨苦功在磐石紀在旂常豈曰張楚實以造楚蓋紀實云

馬明經

陸忠惠炳當世廟負盛寵而孝母母太夫人馬忽思香晚未三梭布為御物僅自語耳明日客有以二物贊謁炳值炳外出童奴已見入告母客贊有此又知客景陵人姓馬與母里姓同異之問客某村馬乎景陵有諸馬惟某村為母家曰然問馬某客知乎乃母之父曰即吾從伯也母曰其我第乎即延入庭見時母出已含涕客入淚遂滂沱交拜皆失聲左右為酸鼻亦泣坐語益得委折即命外舍兒移太公案居丙舍炳歸母迎謂曰汝為人子舅父在此而不知將貴戚親乎炳愕：出謂舅父必欲

執甥禮不令答拜母躬調食宴飲綢繆明日庭實充盈雖冕貂珥皆未習勞其實非舅獨其里姓同而母動履探符者也或以非舅告炳：不聽時炳欲悅母又新得外家為文學足倚也益嚴事之明年春鄉試生高等天曹選授生河南某縣令之官矣而直指某公出按河南諸公皆為言幸善視馬令乃某公出按亡何中痰迷眩諸醫皆不知病所由馬來視疾某公聞人謔亦閱不為馬即與其儕聞人竊聽謔乃呼婦女名也馬心知病所由曰是可治也蓋先是徽藩以得罪廢徙去其宮眷例得籍記之以歸大內公親為記有感心動成疾而謔呼皆籍名也因白諸大吏謂公病令能療但必就令縣始得從之就縣矣馬故取一棺入衙匿美婢其中轉致公所若以備不諱是夜盡屏人出出婢教之曰但呼則汝應而身就之而馬獨明燭坐堂前公果以是夜與婢合豁然有起色大驚曰汝為誰我何以在此婢告以故問馬在何處曰在是呼至謝曰公生我也我性不能一夜離室而塊處我又有異感故病非公攻心虛扁何益于是仍納婢棺中以歸衙出婢無一人知者公已返栢臺視事是時馬令神醫名滿河洛而實不解醫公德馬甚即檄馬查覈宮財產乾沒無筭薦剡交騰得異擢歷官常伯始馬客陸府以純蠟成燭珍味制餅當天下士試禮闈日人給之後第者三百人皆以金酬不納其好結納士若此里人稱馬鑽天至今為口實云王秉之談其人不足稱才卓犖矣藉第令得所用唱籌借箸無難而鴻網不收遂令出火攻下策亦不善用其才者也昔周亞夫得孟而知吳楚之無能為取才固非一道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三目錄

外紀誦餌篇下

貸者為客所詐

男子失鹽

某孝燕

閻門二點賊

後刺筒

珍異染末

奸僧

姑蘇闖者

何秀才開勾欄

雙盜

某孝燕

詐銀貂裘

楚藩掾失婦

偽作雷神

燕氏鬻神

櫻帽小兒

誰頭愿

句谷民

誦經僧

看巴刺碗數珠

坐詐

客流腸奇禍

偽孝燕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三

黃岡 王同執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校

外紀誦餌篇下

貸者為客所詐

嘉靖間有士人候選京邸既受官矣然夕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遊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金矣士人曰恨少客曰凡貸者例必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購貸金玉奇幣值百金為期入謁到門堂軒麗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綳兩壁米袋充棟未尚溢出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咲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于此明日至而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日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楊伯武談

楚藩掾失婦

嘉靖間楚藩司掾某麻邑人遣僕歸迎婦並子誤飯于團鎮盤石橋業販人者家僕固駭子其家情踪皆為其人結出乃曰爾家我至戚也未時幸相顧授殮後婦携子果至延款甚殷次朝附載客舟去謂適省從此而陰已與僕兩處鬻之舟客矣越數年同邑曾給舍筆山公奉使道江右停驂某公署見役夫數人薈草內一兒為所識隣兒即掾夫子也呼至問母何在曰在此盡得客掠買狀屬其邑明府收縛客而問白楚臬掾婦子始得

歸又別攝得僕于他鄉于是販家買客械死者數人

男子失駝

有三賴雇駝騎行一男子尾之忽少婦欲下駝擇便地呼二賴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駝男子佐之少賴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賴急行追二賴又不可得乃憇道傍不知少賴及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于初入京聞此

偽作雷神

南鄰有一人悅一賴謀欲娶之不得因製雷神衣斧並造二翅乘大雷雨飛集婦家將其夫擊死故又書背謂前世作孽婦與里人皆信之婦漸貧謀者常與通財益德之因嫁為婦數歲情好日洽漸露前事並出衣翅視之謂其為謀苦婦大恚即訟于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二

邑先是今任無為州倅內江何公廷表方令南鄭其夜夢有披髮血面人訴冤者次日升堂而婦入益駭異之急逮謀者抵死

某孝廉

萬曆乙未有某孝廉群飲于郊見一婦哭墓歸素笄艷質絕美婦乘蹇因棄眾驅蹇從之及門婦入莫為計忽自內一人出孝廉與語其人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吾為某執伐耒也孝廉曰幸甚為我媾當厚報公其人曰然因與為期至邸舍僅出庶值盟已成其夜婦至下輿睇視之果逢者大喜花燭觴散且就寢婦曰君第先寢孝廉即先寢踰時婦不寢孝廉起問曰汝何不寢婦語如前孝廉又先寢婦見孝廉韶秀又饒索裝屢寢皆如已言知無他腸因問曰君有密友否曰即吾同袍塞塗何論密友曰妾從君矣孝廉大詫曰汝為予所娶不從何

性曰非也此賤錢術耳天未曉夫必至遲其無賴矣妾哭母非寡媒者即吾夫也不寢者夫肯也君但乘夜遷密友家始為得妾此妾自媒從君也孝廉即如其言遷去未明夫果擁眾至見是空室以詢邸主人邸主人曰相公夜裝歸矣即群崩去如追之不知所往婦身是賤具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屢寢皆如婦言本是細微而以此得婦心此柔道之驗彼壯于煩其何能以求吳寧伯談

黠民鬻神

吾里團鎮販人之椎陳策知樂平有客欲卜妾乃以已婦垂髮嬌語作女狀誘客至空室令煩挑之即曰此少婦得罪于姑必欲嫁之而煩尚羞阻且其性甚暴然吾力能嫁之不過十五金耳客善授金與購又曰慎不可造次今但詒謂往某家避姑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三

怒數日即返舟既遠惟汝所欲不然婦呼啼則事敗矣客曰謹如命既夜與至眾擁女登舟納艙中然客遙窺美麗絕世順流桂飄一瞬數百里下視乃木雕娘娘俱而返已數日間知為朱家廟神仍備牲醴袍服導送至廟品人皆散去莫可尋復有群不逞謂客盜神欲縛之客懼遽歸又某販一賴已登舟問其家乃其親家母笑釋得返又一人販一少齒秀才于饒陽轉入徽郡娶源程進士文著家久之與其子課文精麗大異之而咨其家世即麻邑耿司徒家族子也時司徒方督學南畿程氏駭愧飾書篋衣囊數有令二力送還其時黃山人草玄在座識之而後又遇之于鄂城入棘關時真異事也今諸人先後皆以罪死或以厲死取風頓息

閻門二黠賊

閭門有匠鑿金于肆忽一士人中服甚偉跋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捷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于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犇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覺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于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觀塞而成而覺亦偽也皆出客談

攫帽小兒

閭門有人背負一篋篋中藏善盜小兒當人聚處見好帽輒攫入顧視無人而不知篋中有見其人已疾去也以是其地人常失帽

篋刺筒

浙省往早奸民作囊製篋器如筒而口攢倒刺見負擔者以筒罩首即負其擔去而刺尚攢其人頸項也

確頭愿

俚俗於小兒度既有枷鎖愿奸道士設為確頭愿於窮鄉單戶令其父或母踏確昂起而置兒口中識誦而罷乃乘此掠其貲去而乘確者莫能動則春兒死矣

珍異藥末

吾里小兒醫董氏高齒剛介語其藥料皆珍異必銀五分始受一分絕不火假兒服輒愈爭求之後其媪與友唇發其隱曰汝藥是何珍異我所製紅麴末耳蓋小兒病常傷於飽麴能消積也今京師賣肥皂必以布大書曰天理角子肥皂豈皆珍異藥末類乎

句容民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五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給賈人曰嫂性好嫁而多嬌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俸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婦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而不知季頃兄分已金少也潛以語嫂獨仲婦不知嫂亦不嗔但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是吉禮而素笄往可乎幸以汝緇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緇冠自着素笄畢嫂即匿去仲婦出答客衆見素笄擁而登輿去如飛而乘風舟即發矣夜深仲婦始說失婦不省而追之千帆雜亂數日不泐乃次朝伯氏肩其重橐歸夫婦媿婉聚廬里人皆來勞遠人仲亦歸聞其二稚啼索母伶仃蓋仲婦所棄兒也腸為寸裂里人有知者無不掩袖胡盧仲欲以其巧成其不仁而嫂之巧浮于仲其間巧合點成匪人為之天寔為之故至巧莫如天不然他且勿論遠人隔五載矣是日何由歸哉或謂是徽人事伎倆皆同獨其假作迎神誘嫂出觀而群奪之稍異耳豈二事偶同之手

奸僧

往年京師有奸僧能隱其穢與婦人合齋誦咒謂宜子後果常得子小家婦先使人試摸其穢無有而又貪其生子以就之實與淫也既淫而避損名故反相遮蔽仍誘美者以悅之一婦獨不信而為夫求子所迫姑往然預集人樓下戒發喊則排闥入以是穢不能隱即時擊死妖絕楊湖談

誦經僧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誦經于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淫女聲言擊已則妓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故粉盜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黨招僧下出亡僧從之被縛公私交捷死愚民易惑求福于冥而失女于昭佛何不救今白蓮之法甚盛矣夫隨婦與僧姦謂之結緣揭竿而起嘯聚俄頃續牙之剪責必有在耳

姑蘇聞者

姑蘇聞者甲毆乙且死而揣其必死乃其家執敵甲因稱暴病走馬延醫至已死陳屍聚哭祭奠如禮始二家互訟毆死至是兩死相當遂罷訟越數歲憲府小椽適他郡嶽岑深山中見甲披裘踞坐醉聽農歌以為非耶睇視是也歸向憲使偶言狀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六

憲使曰此吾未了事即令小椽懷檄文潛往以其地邏卒捕洋猶謂非也拷問始伏辜復訊屍所自乃其客為謀命奴某某掘某家新葬父屍眾亦款服甲罪極刑株累益眾屍向已歸窆某亦執縛客不知其親也某家貧得美棺厚殮兼得善地樹檟成林莖遜甚治惟更題墓石名已親馬段綉川談甲巧矣而不洩客與諸奴皆田橫客矣匿深山滅影而必出就大戮天不嗜巧也故曰死病無良醫

葛巴刺碗數珠

成化間京城外有軍民葉玘斬鸞等罪人募取髑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碗并數珠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眾至是為緝事者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捕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實俱斬於市嘗見以碗貽貴人者欲

添作飲器寧知為墓骨乎

何秀才鬧勾欄

吾里團鎮何秀才買戲於下堆過酒婦不為禮怨之其地多盜邏察甚密因屢失語作捕盜伎倆其家因以聞邏者邏者至語益支離當人即欲躍出邏者縛以見于賊曹賊曹居之馬糞中方踞案治他文書文始畢而始作怒將加桎梏于生忽躍起翻案大罵曰奴官敢辱我名士哉即拉與俱謁守左右無不錯愕莫敢與抗謂守曰黃郡貧士屢試高等以貧故買戲于此為糊口計昨從僧主人得金八兩諸人詐盜盡奪去賊曹復屬耳令餽已故非法寤我公不為理當詣兩臺訟之守咨僧主人昨日果索金八兩去合符所列甚明遂重撻諸人令償金復詬賊曹賊曹以三金謝過始罷自是諸酒類望而迎款恐後或有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七

請之者秀才曰旅居多暇偶作顛措大鬧勾欄一齣耳

巫詐

蜀內江落鳳坡有龐士元廟巫詐某死而其徒殷某假神簸語謂某當作神遂以其軀塗泥塑像自是禱卜雲集咸大者病者治以符水立愈殷居積亦大饒會蜀有夷九縵城之擾官軍莫能禦殷自斷其手請于相國趙公願假劔印于朝以其法討賊自效人皆憇憇謂空徒之者時伯兄純甫令其邑獨疑之即令人以銀管探像喉中果得黑色蓋始中毒而殺造此為利媒械訊殷果得其情以抵死毀其廟此與西門豹投巫事同特不知其巧為快耳其亦五斗之餘詐耶

雙盜

何大復先生有雙盜篇曰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

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變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足彼出必多取不如棄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覽盜編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不知覽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覽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咲從櫃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違訝遁去覽盜乃得全貨歸覽者之智無過孫子矣此人當平世遂小用之為穿窬莊子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顧所用何如耳

客流時奇禍

一客行蘄市流躬於美婦即有人肩隨曰公悅之是可得也旋以客帽內玉簪往曰納簪則事諧已又偕客入戒勿言客見簪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九

捕婦鬻大喜自是既有遺忽一夜是人碎至其邸曰天錄婦至矣婦入令戒燭結情綢繆為期令過我家頃時未可也客善無量及期突入室匿其與婦大驚不省衆徒之來死赤身遁出婦本買絨線此人以簪質絨去因掃髮畔而過即者他枝貌與衣飾皆似者而闇地不察也其人禍始於一語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此也

其孝燕

一孝廉客蘇屬其友卜妾久不得一日過市見素裝婦極妍以語其友友作色曰此子表妹名家子新貧寡耳何忍言孝廉謝不知月餘友至曰曩事予為子圖成矣婦即稱願死守貞而母欲得貴婿已勸諭定盟因以二百金聘入為期必遠市迎納恐遞以貽羞里人從之二舟並往抵河壩婦居惟哭甚哀母勸令

脫編易緋璆珮鏘然花燭輝爛忽婦躍入水死母大哭尤孝廉明且成訟孝廉懼盡棄裝謝母逃去濯水者美男善囚者皆出友謀孝廉後令吳破友家蓋事後詐聞矣

偽孝燕

督學鄒公守黃郡時嚴重非遊客可干有生來謁稱開孝燕其於公為年家子在途盜劫赤身兩蒼頭歸報其尊人方伯公去獨一童相隨耳公與談辨對甚捷文稅流電因客寓之報恩寺亟問亟饋忽暴死公傷之市棺出纁帛屬幕賓何君視舍欽復有倅莊公乃同鄉為置靈位建銘旌如禮祭奠月餘矣予與吳大叅遊西山言及此方山人曰此偽也頃在京山李太史宅晤此人於席上亦稱此孝燕而邑博某與孝燕至戚亟來謁刺至而此人已微服遁去故知為偽也予以語莊公莊公訝然適公

耳談類增

卷五十三

九

詐銀貂裘

遣使於方伯公者亦至謂孝燕方在家而童子亦遁去公第令出瘞之而已此公厚德也此人本蓬蒿中物能生詐得貴人厚飲成禮如此天下之善詐莫如矣即奸佞之稚才亦足以副之以如此才何所不可干世而作狐戴鬪饅而欺人乎

詩

嘉靖中某少宰與一貴璫善貴璫有銀貂裘值累百金忽一人持少宰刺借看而璫令親隨人持往至部堂下止其人持入曰少待然下出至晚少宰始跪白少宰曰安有此事蓋吏部有前後門其人從後門遁也次日察左右及五城捕偵竟不可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四目錄

外紀盜篇

趙風子

嚴府及邯鄲盜

大金吾陸公家盜

周玉溪

僧附舟者為盜魁

內藏盜

寇出櫃內

金陵巡兵

臨安僧

畢大叅家盜匪

江都盜僧

傳盜兒

販豕客

徽敎發冢盜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盜

太倉役人

北寺遊僧

乞僧

虜義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迷眩藥紙炷

盜登危墻法

盜樹法

粵南盜質子法

雙柳夾盜

飛天賊

耳談類增卷之五十四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外紀盜篇

趙風子

正德間大盜趙風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急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風子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以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以返群盜壯之重得知為風子素有英聲因擁為帥以是多奇策兵益強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乙

嚴府及邯鄲盜

分空相誕辰公卿賜集其第忽締綺陸公金壺失馬時公威權甚嚴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容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園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京中苦其盜久矣邯鄲有青衿子日夜讀書其庫書聲恒至丙忽以大盜密捕去庠師大恚曰是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園床中藉以重毡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徧為耳目而以青衿子為魁當其書聲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為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甲午秋適給舍鵬初于隆福寺鵬初談前事予

談後事相與大噉予所聞乃卿先生鄭公嘗令邯鄲所見云

大金吾陸公家盜

世廟大金吾陸公居密室與趙夫人玩雪忽于雪上見人影詫問而人適至前至者九五公心知為劔俠紅線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壘杓曰僕為人主守三尺正為公等今乃相偏置僕何地若金幣惟所欲五人曰今幣何庸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視公曰此寶本一雙其一在公願以相假蓋皆外國貢上方者一為大總戎仇公鸞所得鸞死歸其人而一在陸也公曰誠有之亦不為公惜第不記置在何地非可造次索者柰何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如言呼取便得以相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然恐于公不利公唯唯即躍高屐昇屋去其行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周王溪

周王溪居金陵偉容貌善談對輕財好施所往還皆貂珥章甫然實刻盜履危躍峻捷如平地又必身親為之非奴客所能從故莫知其事嘗在魏國座盜二金盃乃錫自聖祖嶽有猶睛異寶偶置淨海寺山房獨所厚者一奴知之萬曆甲午春會訟是

奴竊于司敗奴因屬耳司敗曰我不過鼠竊主人大盜魏國金盃尚在淨海寺山房司敗索得之以聞于司隸蒐其家賊皆山積白金大錠七萬兩少婦十餘人皆姣好司隸畏其逸去以銀鑄貫頭骨置獄中死潘司城子遜談其所見也

僧附舟者為盜魁

重秀才子重吳人雇舟有所往適有附舟者童許之而舟師固爭不可始罷因問故舟師曰往有商雇我舟其貨皆布忽有僧附舟商納之然商仁慎坐僧於上與共飲食以益綢繆談皆善果一日泊荒港盜來偏劫商甚恐僧曰無妨起叱之皆去明夜復至僧起叱之不去怒詈亦不聽僧遂拔佩刀登岸殺二人始散商與舟師皆不省謂是勇力僧曰此我黨而我其魁來附舟探虛實耳渠謂公布中皆金故堅欲劫我非不知感公義不忍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內藏盜

南都官殿即燼而藏府扁鑄甚固嘉靖間北使啓扉入見几上熱飯集兵索之得群盜皆父家其中藉銅椎成片以鬻無知者或謂凡盜劫金皆入分於內以其閉寂也莊謂法篋之盜惟恐藤鑄之不固非此類乎

寇出櫃內

一家娶新婦而室垣不固婦盡納奩具金帛於櫃始就寢時寇

旋已匿身櫃內夜半婦妨竊復起鎖櫃冠不得出乃故作鼠聲響其內婦妨鼠嚙又起開櫃而冠因躍出奔去始冠問法於其師曰倘獲何以得子曰姑往將告汝至是以其事對師曰此即是矣

金陵巡兵

近年沿江用巡艇緝盜盜不得作而苦巡兵常自為盜數年前予遠金陵金陵獲盜乃其巡兵蓋往赴操江督府遇賈艇故稱盜劫之貨掠殆盡一盜着新襪擲所着故襪于舟尾而忘列名手本在襪中既去賈得據以聞于督府兵尚不知呼曰江上盜無督府曰汝等皆盜安得謂無盡以伏法然諸處及吾郡皆然不但金陵此等皆黠民安得健忘必司幽者故調弄之至此耳里語曰惡事無巧手信乎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四

臨安僧

吳中一生與臨安某寺僧善從遊最久日過寺僧僧值他出徑入其所居與室見榻前懸一小木魚無心敲擊忽榻後板鈴響一少婦出即士所識中表戚也兩相駭詫板即地屏內一片而巧合縫可開可闔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生亦奔歸遇僧于門僧既驚失鎖戶而又訝生色異知事已露故以好強挽生返曰今日之事勢不兩生惟足下自裁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知賊禿不能釋我固我死日第求一大醉而子誦經拜懺我甘自縊耳僧從之大酌以酒而拜誦如法生脫其壘巨注酒復滿當其拜伏忽舉以擊僧腦破連刺之死奔出以聞于郡盡屠諸髡婦女出者凡五六輩皆先後盜入或以赤子誘入者

畢大恭家盜厄

南粵大恭畢公竟容貴溪人居城北僻地家實饒盜盡入獲公及其母妻子皆在盜曰小人求濟耳諸夫人公子請皆避去獨留公待太夫人片晷公即呼取黃白數多盜曰足矣但乞一飽公曰我豈吝一食哉顧汝來早少選邑兵至出不得矣盜必欲得食食具兵已合圍鼓噪聲震天公頰足曰庸奴誤廼公事雖然禍必我解因令飽食束金于腰出其家利刃長鎗令持之戒曰我與好語而擲金于地但得拾取汝便殺出門開公與語擲金兵不顧盜不得出忽兵隊中一鈎出撒公以出既出知諸夫人公子皆在外獨失太夫人號泣欲入與母共死主兵者不聽主兵者懼盜乘機殺出令縱火其太夫人時年九十餘矣目半瞽忽在公旁蓋盜德公扶掖而縱之出也群盜皆死火中獨一盜披髮着婢衣裙抱小兒作其家婢奔出後于他巷始供出其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五

事然公得太夫人之時大慰昇至民廬跪進湯粥其時視藏金直如贅疣公非欲庇盜與同禍也而卒以此出母于烈焰亦德感之驗而孝亦足徵盜即至暴而猶可以德感兵不顧擲金有法皆足書吾里黃別駕士元嘗博士其邑所見

江都盜僧

萬曆間江都令某公夢其郡城隍神語曰明辰有六盜入東門也今潛令兵卒偵察有七僧入覺異縛詣邑而尚疑多一人乃其一少俊為所掠女女隨父母抵某邑作丞盡殺而奪得飾以為僧雜其中挾姦久矣女訴始末哀哭不已問其家尚有兄在南雍移文取將之歸而六盜屠梓有傳其時維揚一時二事而其一孝婦割肝飼姑者也

傳盜兒

汝陽傳盜兒其父劇盜被逮置獄乃誣諸平民贖得財鬻其黨並以通關節得釋出然人人知其盜穢也出即生子名之曰盜兒既長仍業盜被逮置獄時樂公令邑而盜兒尚欲習故智謀脫公曰汝家世盜死不於身必於其子故命名已先於定罪尚何說焉今繫獄中

販豕客

姑蘇販豕客刺舟夜往上有豕籠盜見籠搖客挾金遂騰起奮擊驅客歸已破舟上有其金刺舟去客失金慚歸方快忽見復有豕籠舟來亦騰起奮擊驅客歸已破舟上得金方知即已舟天尚未曉也客為盜乘反乘盜故敗有勝械而奮可鼓不備可乘也惜客小用耳

徽歛發冢盜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六

或謂古人之為善今人不能古人之為惡今人亦不能乃今徽歛盜盡換名家祖墓之骨以吉成凶而子孫不知則古人未有之惡也然盜而得福則必不犯乃今竟犯則不成福天理終勝地理罪視採割盡毒百倍者也上刑之服司敗者其勿以慘為過焉今刻有發冢大變事畧載其一呈以見始末徽州府歙縣原任南京戶部侍郎方弘靜等呈為發塚大變事理有禮壞樹開情豈但命脉相通實為彛倫攸係詎意明時倏生異稜歛南斜干戮民朱從志朱文元朱大綬朱繼章等地墟嗜嗜天賦豺狼招集方外流亡若方應本方岩泉朱輩連結域中奸宄若鮑泰鮑志賢注應宗胡福貴鮑玉鮑志端王養心多人白晝裁冠祛服名托堪輿黑夜聚眾操戈克過劫殺譜合郡有驗之墳按形差價導各鄉不孝之子徽福茂親骨難携付火以收餘燼

形未朽加刀以斷全軀木函總長尺五棕裹僅重數勛觀同行李一天可負幾骸人似假係萬山捷如垣道乘夜秉燭蓋以油帳而外不見光剗土破棺鏃以鐵車而人易為力恐新泥之散漫盛之以橐囊防舊草之虧殘留之以掩覆伏行貫地則有未冠朱明號為穿山甲呪券按棺則有已脫應鶴名曰鬼中人或入盜骨以雜真骨令竭目力而難分或出真骨而入盜骨真擅地靈而獨秀盜骨已入多年聞事露則取回以滅其跡真骨已携遠去恐作崇猶拋擲以散其魂黨與不下百人惡積已踰廿載鮮雷大疫病數遭天網而奸深跡匿尚道王章幸而今年天定勝人巨猾吳雙虎方岩泉事發始迷終悟同黨鮑春貴程四元首供奉呈具狀立案歷歷可查失骨毀骸踪跡彰彰有據自餘盜骨而不能鳴寃者十數家聞已被盜而不及開驗者百餘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七

族上菜園一屋雜置之骨已獲數十上里山牛斧棧二處散埋之骨尤尚百餘已歸者數家當經縣鞠未歸者無數俱屬官封夫以卑幼暴尊長之骨者死律也此則不唯見暴而火之刃之兇殘人不忍言發人之墓而見屍者死律也此則不唯見而毀之移之荼毒古所未有雖已暴惡跡而若諸墳譜記若油帳鐵車若勾鋤木桶等具俱未追獲縱以法數人而若首事之朱繼章胡社二朱大變衛盜之江天資天啓等犯俱屬逆逃事完復聚逼起猶前且已歸之數骨雖復首丘各窺備以殘缺而抱終天之恨未歸之衆骨舍寃盜藪諸姓必以暴露而罹不測之災仰乞臺端察存殺難平之恨念士民至切之情已獲者盡法而無為未咸未獲者嚴捕而務在除根被盜之墓係某人於某年盜葬而悉發其奸未歸之骨審其骨係某人同某人於某處盜

末而各歸其主實監古今不朽之功造東南無量之福也萬曆二十七年月日具呈鄉宦方弘靜凌瑄江東之羅應鵬程奎吳應明楊武烈鮑應鯨江來岷畢懋康洪養蒙汪一元程道東黃金初方應楨江元功愚謂王莽發翟義祖冢出其骨以棘五毒同坑葬之古今之極暴後世有餘憤焉盜也與同則所以劉琴骨入烏容已也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于萬曆中有偷兒從木竇中入竇隘橫以首無究膚矣於內亦得一大寶置頂際如前出至寶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以縮退兩頂相抵搗死而寶在其中久之穢水不流治瀆始見

太倉庫盜

隆慶間太倉庫銀若干起解出暫置土地廟是夜寇入失一錠重千兩主者且皆得罪忽郭外農人透見人以首招已者迫而脫之乃是以齒齧大錠銀邊一上一下而首因之也知是盜即入城報選者人銀皆急獲錦衣公問曰汝一人能持千兩乎盜指門外馬臺石曰是可持命即試持之果然盜荷大械自衛門步至庫門十餘里不用人扶助真力士也有才如此我府不能以一隊長綴之而令為盜又不能以使過生之可惜也

太倉役人

嘉靖間太倉庫役人預與其家約某夜擲銀出牆外拾之會誤期擲出為丐子所獲然丐子亦大醉無所措以瘞沙土中家人始來無獲疑丐子相諱語適有邏者即以聞錦水衛雷馬子稱是已瘞而索無有知其醉也令備索之于墻角得三大錠曰是

內役授械者十人皆蒙其美婦妾紛來進七者咽不能下不旬日皆死而扁鵲始稱嚴予時在京所親見後聞當出者服到層出穢中則即刮毛龜背而勝剖腹多矣

北寺遊僧

始獲城內北寺遠有遊僧十許分廊打坐一少年入而遊觀忽一僧起抱住隔牆擲入別院一僧自內抱接不墮是夜群騶之已又榜撻極毒始與緇髮為僧矣相携出亡住鎮江山寺少年為陳秀才子出金募捕者偵之一歲所一人窺見而貌驚瘡不辨歸語秀才並集徒眾往偵之遠僧半出兒見父淚下禁不敢語父瞠視始辨拉歸眾方蒐捕而僧盡至內外夾搏竟不勝我眾而亦盡捕莫得也少年今廢業工繪事尚麗絕吳因之談又因之父秀才與群士課文一寺中群僧梵誦而崇供皆桃李一友取啖仍以核戲擊禿頂罷出忽一壯僧起持短棒追擊友臂一下臂幾折眾因詣郡侯陳說侯令獨捕此僧並棒來棒以鐵條駢穿錢為骨而漆布裹成之擊數百竟不作聲數日死此皆賊禿而托跡於僧者耶

乞僧

吾里莫姓者曉起見乞僧踞大雪中而修尚與人齊視其貌非餒者因延入具鷄黍飽食之仍為齋糧曰此非公父處地可去也明日遂不見再踰年莫為郡侯大梁郭公使于燕過趙郡即店一客來軀軀偉大胡帽狐裘脫而耳語曰而非黃之邑飯乞僧者乎此我也莫視之良是遂相與劇飲而饒有贈金別時又授一小旗令置身畔自是遇者皆曰爾從我師來手皆贈金莫懼匿旗往邁無疑比道盜賊跡緇流而復橫河北是曰響馬賊

然一飯必報有韓王孫風未可以盜細人而忽之也今之法非嚴於昔民貧十倍自壞墻設騎不得馳而盜竊於此自八槩紅禁重以巡艇而盜絕於南制人之法安得謂無也

虜義

往歲倭瀛無錫其法所掠婦女許以金贖有士失婦着青衫綴布于背上書其事抵虜營虜帥令察掠婦女中果得之而婦避謂非是蓋以淫委心于虜也復抵帥：逮婦至曰汝夫手曰非是問士既汝婦身有記乎曰有驗之果是乃嘆曰汝夫捐生贖汝本義夫而汝背之乎即令磔于前而以二女子並囊金帛負之遣歸虜亦義矣故曰盜道

迷眩藥紙炷

河洛間盜能以迷眩藥作大紙炷從門隙中入熏臥者俟其鼾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十

駒始啓扉眩藥莫能覺也介休一孝廉赴試過保定以是法僅去不費抵良鄉始知返走故宿處見前同宿客尚在即執以聞官拷訊吐實失物俱在梁先祿解銀往寧夏過涿鹿高戶甚嚴扛皆以鉄繩懸繫而數蒼頭寢其上一夜忽失寢處二扛亦以迷眩故也次日城門未啓編索城中無跡守謂是無有爾自盜去而盡其扛我何與焉至相毆擊忽偵者謂城外遺有扛木守遂不能解文武四公各獨五百金償之始罷梁亦以此左謫去予泰馮敬之談

盜登危墻法

河南北人家防盜多作高基層樓而週墻壁立數仞盜有登之者于角轉折處以手足夾而倒上足力夾固則縱手：力固則縱足一伸一縮不過傾刻登其巔矣俾曰蜀敗于山晉敗于馬

使其中有可欲而云恃險未然也

盜樹法

凡樹週圍去皮寸許則自枯以其膏脉皆自其皮運予少讀書天壇見守者以此法盜長松百株壘歲如洗長民者不可不知且山川賢聖不若鬼神佛釋有冥威不守而固也

粵南盜質子法

粵南盜常攫人家愛子或老人以布蔽面高下迴曲昇行最久始下而實不出一區居之密室出示曉人以某日獨人持金來金必半人之產金入子出不然以飽刀其家捧若符命輦金忍後兒猶如前昇出行不知何地先伯兄純甫按粵時有盜為此幸兒默識其家神龕祖先名姓以聞于憲臺考籍立捕得死者十餘人遂墟其地又大盜常質憲臺候索贖于部邑長吏乃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十一

雙柳夾盜

我里雙柳夾推盜劫地有舟江行載客皆滿忽一人求載既登則露刃謂眾曰我大盜也欲前劫一巨商但借公室舟躡之不然後地始清寧

然殺若眾皆盡眾有難色以懼相累即袖出包絹三十二方令以障面奈客數果然遂皆障之而鼓棹行及商舟以纜相係乃自躍入謂商曰跡公久矣公自某地來金若干我但分公五百不意乎商喘盜知已甚又其徒眾多即索金以進盜令如法暴

東歸已舡又曰再分爾布三十二疋可乎商亦以進遂至謝返揚帆急行夜抵某地曰止有布在各贈一端幸不累公等急携金躍去不知所之其為劫僅一人耳於已則善用其寡於人則善用其衆而又自量所受智盜也乎

飛天賊

先司徒叔在京邸赴某貴公之席既罷出主人送客偶直入內時有三人肩盒來稱是某貴公家賀歲者然兩家最熟視其人非是訝而詰難三人欲出不得即棄所肩竊簷而上去如飛亦絕無履聲發所藏皆刀刃使主人不直入密不去一為所執有不可知者聞京師常有人家門戶扃鑰如故而失物皆此輩盜既輕身多力走壁飛牆揭瓦出入鷲犬不驚從何備禦謝安石不捕南塘逋逃曰不如此無以為京師今吾里亦有之稱飛天賊再入吾臥內而寥然圖史吾甚愧焉

耳談類增

卷五十四

序

世有名流譽業今在德行
文章並在所重但其人得
行德之有之欲於詞林之中
求其行祖卓犖怕不多見

玉塵新譚 蔡序

一

吾友曹師今之正人怕之然
口善擇言如阮嗣宗未嘗
臧否人物而胸中漚涌千古
權衡又未嘗不了一者故其
發著上通古人下備今事

五侯之錯五都之市其以
炫目並在于斯位為吾家
中郎帳中之叔仲位孝標
無以尚之然僕之所重在
彼而不在此因其刻成爰

玉塵新譚 蔡序

二

附死語以志景行

閩漳社弟蔡保禎撰

微奇事小引

僕雅好幽奇情耽撰述倣鳩風之遺意成獨鑒之稗篇樽流遁之觀隨聞隨錄廣輶軒之秘爰咨爰諏片美必書固風一而勸百無稽弗聽將傳後以信今廓寤多聞永資博涉作之勞而享之逸庶幾遐收以待孟堅取於燧而挹於河無日今事莫告君實

信州鄭仲夔啓

玉塵新譚 微奇引

玉塵新譚

書目

清言 十卷

偶記 八卷

耳新 八卷

雋區 八卷

玉塵新譚

目

一

初函書目

較閱姓氏

項煜

字仲昭
吳縣人

馬世奇

字君常
無錫人

劉士鏘

字羽石
仁和人

李長科

字小右
興化人

楊觀吉

字吉長
詔安人

樊維城

字元宗
黃岡人

朱統錚

字夢得
新建人

龔立本

字淵孟
常熟人

楊廷樞

字維斗
吳縣人

傅巖

字野倩
金華人

徐如珩

字楚白
仁和人

黃毓祺

字介子
江陰人

洪吉臣

字載之
仁和人

董思王

字念生
玉山人

玉塵新譚

姓氏

周鍾

字介生
金壇人

朱漢徵

字方顯
崑山人

盧若騰

字怒生
同安人

郭濟

字彥深
海寧人

涂伯昌

字子期
新城人

袁德謙

字無盈
常熟人

朱露

字公湛
建昌人

楊思本

字因之
新城人

劉日杲

字山子
永豐人

萬時華

字茂先
南昌人

何允泓

字李穆
常熟人

徐時進

字元修
江陰人

陳弘緒

字士業
新建人

魏冲

字叔子
常熟人

朱萬祚

字道徵
弋陽人

羅伏龍

字佐才
餘干人

許重熙

字子洽
常熟人

朱天璧

字子玄
仁和人

張廷範

字范之
漳州人

張墀

字幼青
仁和人

羅大猷

字朗辰
新建人

余祚徵

字符之
永豐人

涂大雋

字不疑
新城人

彭從龍

字鱗長
上饒人

郭嗣汾

字季超
錢塘人

蔡保禎

字端卿
詔安人

徐濟忠

字良夫
常熟人

程兆科

字俊民
上饒人

蕭允升

字合初
會稽人

羅高俶

字中魯
南昌人

張墉

字石宗
仁和人

易為鼎

字用玉
黃岡人

玉塵新譚

姓氏

黃中焜

字崑來
弋陽人

徐光禴

字乃孚
常山人

戴國士

字初士
新建人

嚴或

字令延
烏程人

袁一驊

字季開
江陰人

丁孕乾

字爰大
九江人

清言序

晉宋之際厥有世說語殊至致
使讀者盡而有餘似非吾輩未
易能言也而說者間指為既本
顧夷考當時所以既晉室者了

清言

曹序

一 尚書館校刻

未相關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
人固有辨之獨惟夫嘉隆以前
學者知有所謂世說者絕少自
王元美世說補出而始知有所
謂世說然已非晉宋之世說矣

夫以不知有所謂世說者而哆
口談清言之既可笑也已吾友
鄭龍如氏踵世說語林諸書之
後而葺清言一編雖晚出而旨
微不同大氏世說在因事以傳

清言

曹序

二

言其言精清言在因言以徵事
其事覈世說之精使人流想于
片言清言之覈期以示的于千
古編則耦列理實孤行至其清
妙淹通寄屬雋遠可以味得尤

難以率賞知言之士好風良月
鑪煙乍飄幽琴罷韻或風雨如
晦憂從中來手是編婆娑數則
宿俗新障一時都洗絕勝吞刀
而飲灰也世不乏韻人無容不

清言

曹序

三

相語遂謬爲之序

萬曆丁巳花朝樵李曹徵庸題

于信州公署



清言序

余束髮好讀世說最喜其微
言冷語妙絕古今越數年而
悔向之讀者庸耳蓋世說之
奇奇在叙事有左氏之嚴整

清言

韓序

一

而雋有檀弓之簡峭而緩若
探字疏句以求之未免爲臨
川才鬼所笑其後何元朗語
林五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
刪而爲世說補然染指醍醐

性為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
龍如天下士也弘覽博物於
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臨
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
事不濫陳一噦語上自東西

清言

韓序

二

京以及國朝之宗匠逸民
皆采而為竹頭木屑之助貽
書云此臨川瑯琊兩家所無
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試為
我叙之余惟世說未必盡出

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為如淮
南子不盡劉子安皆左吳蘇
龍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
文招聚才學之士遠近輻輳
若袁滌若何長瑜若陸展若

清言

韓序

三

鮑昭或位列太尉或引為佐
史國輔供帳筆札既不減尚
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
資排纂而儲藻麗今鄭君坐
無滿容庫鮮秘書而能經羅

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
後之嗣無論臨川有知嘆為
知己即使何太史王司寇渡
生必將握麈相難置君於清
言系一流矣君樂府詩草業

清言

韓序

四

已膾炙士林所著風賦博
奇辨楚宋玉之流也才大數
奇識君者少清言一出屬和
更稀昔羨慶弟義康謂人云
身不讀書君無作才語相向

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世
說叙事耶僕茅以鄭君清言
寶之枕中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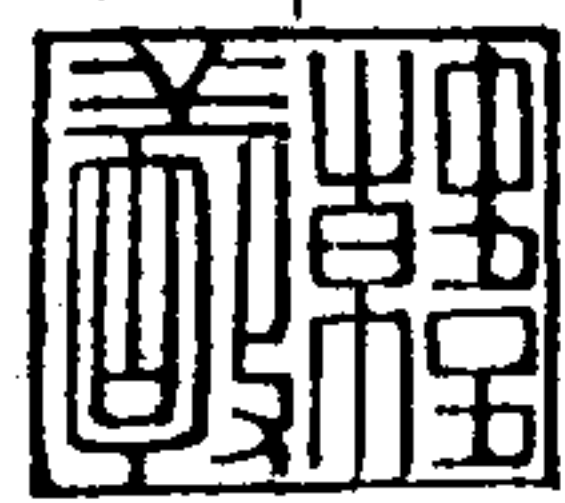
萬曆丁巳秋日西吳友弟韓

敬書於三喟堂

清言

韓序

五



清言序

晉人不工涉世而雅善清言、
輒令人絕倒其時裴部之子
輒已累而傳之至宋臨川王
集為世說遂以不考千古風流

清言

朱序

一

文物可想見者斯人力也嗣是
有唐語林有續世說造語命
詞百不及一學士大夫靡稱述
之我朝何氏元朗采史籍
釋官牒事嘉話勒為語林

庶幾與臨川狎在齊盟以言

宏博信有之謂之清則未也
信州友人鄭龍也洞覽古今
特精名理風神玉映藻鑑
淵融黃林度衡叔寶之流亞

清言

朱序

二

也標舉往代爰暨近世文筆
醞藉有通世說者列以品目命
曰清言一歎唾間珠璣照鑠
兼裴部之長銘臨川之響
所謂飛天僊人容止語笑都

無煙火氣味而業實併收
 聲業俱茂不徒晉室諸賢
 清禪而已龍如善著書哉
 讀其書者每恨卷帙易窮
 芳餘易歎非復詠林著蕪
 清言

清言

朱序

三

之田系矣乙卯孟秋龍如以雁
 羔雁之聘來持書示余命加
 弘潤周玩再三不能增損一字
 唯與國中好奇者轉相觀
 味因慙適以傳龍如強不佞

數語弁其首乃揚雅述作
 之畧而妄為一序南州友
 弟朱謀埠撰



清言

朱序

四

序

清言者何鄭子龍也以其洗
澹卓犖之識節東而旁寄
者也言之清昉自江左清果
言所尚乎曰固也躁多不若

清言

集序

古寡者脩辭之宗也好盡不
若多風者於世之權也予讀
龍如時家言神姿高徹及
披其韻語于瀟脫微達心焉
于慨悅徵義心焉一彈三歎伊

人儼在目前矣至于清言其
用物弘其取裁雋其托意
深不知者以為小史也其知者
以為有憂世之心也今天下詬
誶成風夷蕪操于舌本訛言

清言

集序

二

蓋已孔將矣試取是編覆按
之當且悚如赧如清言者不乃
訛言之砥柱乎龍如之文之詩
又何適而非清言耶謝康樂
云道以神理超事為名教

用編中綜覈名實揚確證
今殆神理名教之數也必如是
而言始有貴于清也已于以攀
劉提何直技之所剩耳後有
知言者出江之左江之右果且
孰多哉

海虞友第龔立本書于
虎丘之竹亭



清言凡例

一 是編肇自漢魏迄於嘉隆五易草而就緒
三閱歲而成觀世難鍾子寧無後出相道
更有子雲應以苦心見賞
一 臨川王世說極為絕唱而劉孝標世說注
王元美世說補咸互相發明者也茲不重
案一事

清言

凡例

一 續世說等書未為具目者所深賞故得而
節採之然事取奇僻語尚冷雋外是槩從
刪抹不以濫陳
一 編中一人錯見者名地爵謚不一其稱須
詳閱而始通恐乍披之無緒茲特別為釋
名庶觀者燎若指掌
一 近日名流輩出碩士踵生非無至德可師
不乏佳言如屑然傳信貴其有徵公論久
而斯定月且無稽裴郎繇此見詫風聞夫

實謝公不免笑人悉俟考衷徐當續附

一余年過入洛數奇泣荆門庭蕭寂愧名士

之風流圖史雜陳欣往賢之景爍是用精

采勒為一家豈希通都大邑之傳駉傲窮

愁著書之意

清言

凡例

清言釋名

董仲舒

亦稱江都

陳蕃

亦稱豫章亦稱太傅

鄭玄

字康成亦稱鄭公

蔡邕

亦稱中郎

孔融

字文舉亦稱北海

劉景升

亦稱荊州

阮籍

字嗣宗亦稱步兵

嵇康

字叔夜亦稱中散

陸機

字士衡亦稱平原

石崇

亦稱齊奴亦稱安陽

戴逵

字安道亦稱戴公

桓溫

亦稱大司馬亦稱宣武

桓玄

亦稱靈寶亦稱南郡

陶潛

字淵明亦稱徵士

清言

釋名

謝靈運

亦稱康樂

袁淑

字陽源亦稱中丞

褚淵

字彥回亦稱司徒亦稱侍中

張融

字思光亦稱黃門

謝眺

字玄暉亦稱宣城

王儉

字仲寶亦稱僕射亦稱丹陽

沈約

字休文亦稱安西

任昉

字彥升亦稱太常亦稱寧朔

陶弘景

亦稱貞白亦稱隱居

到溉

字茂灌亦稱建安

楊愔

字遵彥亦稱僕射

魏徵

字玄成亦稱鄭公

房玄齡

亦稱僕射

郭振

字元振亦稱代公

李邕

亦稱北海

蘇頲

亦稱益州亦稱許公

張說	亦稱燕公	張九齡	亦稱曲江
孟浩然	亦稱襄陽	李白	字太白亦稱仙
裴度	亦稱晉公亦稱裴令公	蘇軾	字子瞻亦稱長公
米芾	字元章亦稱南官	岳飛	亦稱少保亦稱鄂王
宋濂	字景濂亦稱文憲亦稱學士	徐達	亦稱太傅亦稱中山王
劉基	字伯溫亦稱誠意亦稱文成亦稱中丞	黃鉞	字叔揚亦稱諫
姚善	亦稱蘇州	楊榮	亦稱文敏亦稱西楊
清言	釋名	二	
楊溥	亦稱南楊亦稱文定	姚廣孝	亦稱道行亦稱少師
楊士奇	亦稱文貞亦稱東楊亦稱東里	薛瑄	字德溫亦稱廷尉亦稱文清
于謙	亦稱肅愍亦稱少保亦稱大司馬	韓雍	亦稱中丞亦稱襄毅
徐有貞	一名理亦稱武功	吳寬	字原博亦稱水宰
楊守陳	亦稱文毅亦稱洗馬	劉大夏	亦稱司馬
儲燿	字靜夫亦稱史部	何景明	字仲默亦稱舍人亦稱信陽
李夢陽	字獻吉亦稱北地	康海	亦稱武功
文璧	一名徵明字徵仲亦稱待詔		

楊慎	字用修亦稱太史	王守仁	字伯安亦稱新建
唐順之	字應德亦稱中丞亦稱司諫	嚴嵩	亦稱分宜亦稱相嵩
顧璘	字華玉亦稱使君	瞿景淳	亦稱文懿亦稱宗伯
李攀龍	字于麟亦稱刑州亦稱廉憲亦稱濟南	王世貞	字元美亦稱廷尉亦稱大司寇亦稱弼瑯
宗臣	字子相亦稱吏部亦稱廣陵	吳國倫	字明卿亦稱舍人亦稱黃門
楊繼盛	字仲芳亦稱忠愍亦稱容城	魏裳	字順甫亦稱北
徐中行	字子與亦稱比部亦稱汀州亦稱使君	清言	釋名
汪道崑	字伯玉亦稱司馬	胡宗憲	亦稱總制
王維禎	亦稱官論		

清言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卷之三	文學下	方正	
清言	目錄		
卷之四	雅量	識鑒	
賞譽上			
卷之五	賞譽下	品藻	
規箴	規箴	捷悟	
夙惠			
卷之六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卷之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卷之八	
任誕	簡傲
排調上	
卷之九	
排調下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卷之十	
忿狷	讒險
清言	目錄
	二

一頁... 3 反之下

尤悔

純漏

惑溺

仇隙

清言

目錄

五

清言目錄

清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西吳韓敬求仲閣

德行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季英

賃春吳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杵春間

蔡中郎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

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清言

卷之一

一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

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

俗之易不難

裴兗州性清慎在郡一介不取嘗作一胡床及

去官爾桂柱梁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先為呂岱所薦拔雖岱有

得失不為曲護人或為岱言岱歎曰是我所

以貴德淵耳

阮士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還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任彥升為義興太守在郡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沈休文遺裙衫以迎之

狄文惠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狄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

清言

卷之一

二

里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不協因相謂曰觀狄君所為吾輩豈容無慚更相與輯睦

蘇許公以子喪去職玄宗意欲起復之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盧懷慎為黃門監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特至光顏先兄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箠籍財物歸於其姁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王太尉特重冠萊公數薦之為相冠不知時干上前短王一日上徐為太尉道及謝曰臣久居相位闕因應多而準對陛下無少隱此乃臣所以重準也上絲此益賢太尉

清言

卷之一

三

岳少保少時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請冢泣奠引所贈弓餐三矢乃醉父知而義之

鄭思肖自宋亡後終日樓居夜有時南向泣誓不與北人交見輒奔避時寫蘭疎枝簡葉根不著土人問之曰土為番人效忍著耶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孝孺臥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曰吾政愁汝家人曰主翁亦所不免豈必我耶曰愁汝多告勞耳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出入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預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

精言

卷之一

四

黃叔揚以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問黃給諫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蔽路御史步抵其舍叔揚從素幕中對語移日供蔬粥而別

姚蘇州始下車欽慕郡處士王賓命駕往見之及門賓望見騎從趨告姚曰家有老母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車徒步自抵舍時謂復見陳豫章之風

王璉爲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撒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楊榮從 文帝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楊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騾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 上幼孜備奏 上嘉榮之義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清言

卷之一

五

丘鐸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遠墓巡行泣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虞謹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經一遍已乃哭淚下漬磚磚爲毀裂

姚伯華嘗受人寄綾帛衣數百一夕火發家資燬盡俱不顧急移所寄物明日按籍各還其

至無一失者

劉球性清介弟玘為莆田令偶寄一夏布球即

日封還

潘司空時因盜夜掠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

盜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亂

章慙為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司笞

之已知請謝章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劉司馬以讒謫戍肅州毡帽布袍策一蹇驢行

清言

卷之一

六

凡至人聚觀相指識爭以資道路費劉

悉謝不受既達戍所披甲執銳與諸卒無異

衆皆歎服

鄧端簡居吏部里中士宦有餽金承筐以將而

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已而夫人撥

茗亟為言公隨令夫人整理其茗覆筐如初

出語其人曰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

門謝家尚有餘茗心謝意已授之令持歸

徐句容與夏少師同里夏方被殊寵人爭趨其

門徐每不往及少師再相罷於途中被逮徐

獨使人周旋唯謹夏為感泣

蔣性中為給事歸偶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

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二

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

知顧謂僕曰渠豈為若欺耶

王元美以重九毋忌終身不登高

清言

卷之一

七

徐使君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

之曰奈何令客有慙色

徐子與好接引後來嘗語歐廣文云吾輩旁得

奇人雖越數千里之外必當移書相告

魏比部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

所造請耶魏笑曰我一欵段馬不數步而僵

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俞仲蔚家貧不治生塗其肥耕澆助之猶不

給仲蔚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
至不二食則又曰姑一食

祝廷疇所至喜化誨人又精於琴理嘗過友人
別業有館僕悍戾日詬詈其父母祝令召其
人來立之戶外且云吾有聲子試聽之遂操
孝順歌一曲既畢開戶視其人泣數行下悲
惋不自勝祝因具爲解說自是此人改行不
復如前詬詈

清言

卷之一

八

言語上

王仲任生細族或啁之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
種麒麟人無祖聖賢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
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公謔守河東殺侯覽遣使覽怒誣寘之辟孝
廉魏劾裴瑜輩行賂於覽得減死論或以爲
史嫌陶丘洪曰文王廟里閣散懷金平原蒙

難義夫獻寶亦何疑之有

王奐語仇季知聞卿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
無少鷹鷂之志邪荅曰以爲鷹鷂不若鷂鷂
故不爲耳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吏
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繇洪曰若使明公
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驛
雙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清言

卷之一

九

晉武帝問郗廣基卿在郡孰與優對曰臣猶桂
林一枝崑山片玉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歎曰城郭如匹帛
之繞叢花也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
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褚侍
中言曰今節候雖適雲露尚凝故斯輩之食
驕心未下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懼

范百年因事謁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
問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
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居
在康讓之間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譚姓者謁選王戲之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卿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
僕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

清言

卷之一

忽去時未有答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
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張思光入問訊彌時方登階旣就席齊高曰何
乃遲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齊世祖問王僕射卿好音樂孰與朕同王答曰
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均味

梁武卽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人江陵意不
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歛

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府錄御
圖虎象來格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僕射於道微自陳述楊以
發詔授官咸繇中肯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
天終待雲興四岳乃起爲霍州刺史

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因問昭蒲桃味
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
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清言

卷之一

陳後主嘗詠蕭允於蔡徵徵曰清虛玄遠殆不
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聞因誦允詩以對後
主嗟賞

清言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鉛山費雲仍文孫闕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

對曰辛太公也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

十始遇文王臣今適亦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嘗親受春秋後因詔入

清言

卷之二

十

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

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之位臣冀

贊一人即為萬乘王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

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韻致如春葩麗藻粲于齒

牙時人號為梨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公每使

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既自飛

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

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

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

已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畫太祖諭曰為朕審天下江山繪

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

清言

卷之二

二

詔惟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太祖

即操筆修成大勢玄素對曰陛下山河已

定量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太祖問刑

部郎袁凱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歎其家法厚賜

遣出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為陛下

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

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兩

露擇地而施

閔司寇獄不稱肯 孝宗怒甚論劉大夏曰

清言 卷之二 三

爾第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大夏對曰嘗聞

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

劉瑾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為往後瑾以脩怨北

地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瑾瑾延見喜

溢望外畱欵洽焉康徐謂瑾曰昔高力士寵

冠羣臣為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

瑾直前曰試為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

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紲君誠能出

之即數倍高力士耳瑾稱善次日李得釋

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為堯舜一日令蒼頭

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

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

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楊大學

士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

清言 卷之二 四

勳俎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

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

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為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

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殿卿餽之贐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鮑贖盈鎰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睥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舍近矚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詩言

卷之二

五

詹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迓蘇問前行爲

言誰從者以詹對蘇便曰瞻之在前詹聞知爲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玉前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輟經其雨輒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獨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雨

經寵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百姓攀車距輪克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至還之曰縣有

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羞思食新麥

詩言

卷之二

六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

盡風流文采颺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鑿不醉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卽

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姚善就錢芹質經義芹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守何不譚時務乃出一簡授善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清言

卷之二

七

于謙為大司馬數出奇劄虜朝廷賴以安時人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韓文為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孔鏞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閉

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盛泉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泉潛登庭樹資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日閉城門密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竦然咸曰儲君陽秋可畏

清言

卷之二

八

虞謙為大理卿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顛為束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

徐旬容以廉儉著聲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為具稍過侈必相戒

李攀龍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笑道途睨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矧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書挾七首以
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賦汝百

詩言

卷之二

九

金胡二十也秤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屨巨盜于
樽俎間遠近靡不領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
中作春秋繁露

漢武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
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臯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鼯鼠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書言

卷之二

九

邴邴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爲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侯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瑀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筆之曹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遂

依于實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凡案襍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清言

卷之二

十一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此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任彥升謂之孔獨誦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繇岷

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人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任彥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嗣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彥升簡周書果如其說

清言

卷之二

十一

蕭琛稱裴子野家畧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杲出子閱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升焉惟張九齡譚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清言

卷之三

一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孟襄陽客遊長安閒過秘書省爾時秋月新霽諸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絕咸閣筆不能為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君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裴晉公脩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緡

湜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絹更減不得也裴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府即為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聞人言新事即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清言

卷之三

七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曰先入者為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蜀王性嗜古 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宋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魯博貫羣籍談論風

祭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已書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既出景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卽曰豈三代以還書耶

清言

卷之三

三

北地作詩或句字未工卽棄弗錄何舍人深情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謨匹雅依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

子遂改睨日愈光曰渴虹蜺日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羣書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慎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寇云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濟南造玄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爲莫能及

清言

卷之三

四

廖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詞朝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絕較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名纔一見張謂詩耳玉應聲曰杜詩有之水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邢州適
盧柎在李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
獨步茂秦瑣瑣水疆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禱祝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
饒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柎明臣鬚曰何物

清書

卷之三

五

沈郎雄快若是

魏順甫著楚史成時楚人何某亦爲之或言二
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素不
可合也無已寧篋吾史

方正

楊子雲撰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
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妄載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恠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清書

卷之三

六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
守融因徐諷以交結吞正色曰天子設太學
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
真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
爲交州餉士衛兄弟士衛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
乃止

游肇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勅肇有所恕肇不從
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鑊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

清言

卷之三

七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璟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 高帝嘗賜宴值其父沒忌不食
飲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 王與之奕劉勝 王曰
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 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
韌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
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熟作 上怒召約
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傳今奈何

清言

卷之三

八

白首而收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爲耶許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爲馬太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固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清言

卷之三

訴于 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以棺何叱却之迺自出金爲贖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曰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脫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當不令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本不諳弓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授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癸婦豈

勞苦及之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寧藩召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揚
聲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
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海瑞為淳安令抗直不阿鄢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
裝五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

清言

卷之三

十一

行藩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
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
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欲召致不得遣人致幣文辭
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
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三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母鬻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王仲雄對以
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
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
勝之

清言

卷之四

十一

羊太傅在軍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
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矚目出於燈下
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
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
路城迎之奴猶未醒乃自負以歸及覺痛咎
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
後事軍中誼譚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追楚
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清言

卷之四

二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
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
龔叔安徵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
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

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間則天下
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鐸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缺按格宜

鐸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
擢鐸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
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續
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
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
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婚其子後自金齒歸
負盟士權亦無言

清言

卷之四

三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
言不無所見且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
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忽又改評考功
郎儲確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
屬方會集省中九疇夷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武宗南巡有狂生
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矢當不負良

意後密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澤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

懾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

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

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

卽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榮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清言

卷之四

四

日被閱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

張曰疏語最是良劑方圖自克耳他日請告

掉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愛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逼舟乃

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蚺蛇膽楊笑曰吾自有

膽何蚺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

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
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
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勅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文淵兄况勅衣
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文淵見之自失况慰
之曰朱勅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
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勅位不過縣

清言

卷之四

五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兒
必爲天下知名

劉揚州卒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視時慈新附左
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

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期

返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先主大懼方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爽必敗及爽輔政召籍為參軍因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凡所引用俱罹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既而見之歎曰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毋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

清言

卷之四

六

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為國倚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為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陸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傒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至王將裂

清言

卷之四

七

地而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債轅破犁

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

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然上曰

女邪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調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
此間無所得乃廣撿猪猶數百為備臨陣悉
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寇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
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
怒顧左右縛賊左右初疑為良民既縛而袖
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頭挂箐棘中賊大驚沮

清言

卷之四

八

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
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
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
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
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潯薛德
温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
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為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為論者所侵美
玉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清言

卷之四

九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劉景升以為賓客
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
及南見戩歎曰所謂劔則于將莫邪木則椅
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子瑜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稱為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

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見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

無輩稽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

之二陸

清言

卷之四

十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琰琬爲心

玄黃成采

楊津見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足龍

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著翅人文帝

歎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

李白少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

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目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

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

盧摯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

清言

卷之四

十一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拱

蕪溪汪 櫛恭仲閱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溫勲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

璟凝重伯溫有子矣

黃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清言

卷之五

十

太宗目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儼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愜似

瑯琊黃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卓戶

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深侍御英侃踣而復奮

孝宗道劉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

遺

李東陽目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

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

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

重

清言

卷之五

十一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醉中不覺

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襄如龍人仰其為祥亦駭其為

異

閩中丞風裁凜然縉紳憚之目為千尋劔閣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懌並有文才而個儻不羈時人謂

之二達

瑯琊道桑民憚文陣健兒人羣逸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子與性味如醍醐無處不

人

王大司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

于鱗之嶽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為博雅

瑯琊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叅闈藩值倭寇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清言

卷之五

三

創賊懼逸巡遁走時稱為薦紳頗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為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

穀子與時人以為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品藻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為先

後太傅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

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為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已才何如夏侯玄孚曰

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

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大將軍共都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清言

卷之五

四

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都曰彥輔道韻平

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

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

無卿亦一時之傑

蕭子雲書述雅為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

勁心手相應巧逾杜慶美過崔寔嘗與元常

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燕太宗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
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
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
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
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
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

清言

卷之五

五

確論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
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
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
溢葉琛 上然之

有人問瑯琊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合

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為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為東楊文敏為西楊因
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
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俞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
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
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為千古一事諸人達

清言

卷之五

六

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叢二家
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
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鄒長倩贈束芻毳絲撲滿各一
遺書云芻束則謹絲積微至著撲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喻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
取免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
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為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庶子劉楨諫
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顯則疎恐觀者將謂丞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為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
清言 卷之五 七

楊頰延之進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
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既有承宋之志畏謝脡中未便發嘗與論
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荅曰晉文世事魏
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潛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缺析耳

李泌兒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內張與嚴挺之蕭
誠善嚴惡蕭佞勸張絕之張獨念嚴太苦勁
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
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
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洗馬欲規之於其
來謁令關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清言 卷之五 八

候御史旋請陸

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遠遯求解于夫人夫
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
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
獲免

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
詡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既
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爨今子為貴人我庖而子爨可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惟戒以為清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政

捷悟

生公任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眾疑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

清言

卷之五

九

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驚怖忽一紫袍黃冠出以袖障之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值聖節眾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眾曰何祿曰不見

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李淑城慈谿甫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之李持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即令以矢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

風惠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

清言

卷之五

十

自為文鑄之詞麗制少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為之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於
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專
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
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清言

卷之五

十一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矯對邪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
之兄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
不作一行歸

獨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
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髻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宰相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
疆鍾搖筆久之不動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清言

卷之五

十二

平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
耳上命內侍昇几一揮而就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惟問曰闕在北

張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吟韻令作詩王輒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瞿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雎

吳中有小兒甚穎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學邪曰願為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清言

卷之五

十三

清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豪爽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清言

卷之六

一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作五湖長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就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瑀卽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百
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
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
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
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清言

卷之六

二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
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
憚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
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
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嫌不任其名

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願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旣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妓善歌
色亦閑妙昱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清言

卷之六

三

召置籍中豈不敢留於湖上爲歌贈之且曰
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訊
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
何故不知而召置此間成余之過命與妓百
縑卽時遣還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
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
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談虎搆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
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

入其罪命行供狀卽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

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

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清言

四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簫飲酒乘

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

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宋祭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

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女謂何等人

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徐曰左邊堆數十萬金

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眞宰相也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交升勸其

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韓中丞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

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刀此賊方伯戰

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卽自持刀連斷

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清言

卷之六

五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

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

千戶調虜還卽召入與譚虜事甚喜曰

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侑

酒併金卮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

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

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廬山海關時闌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

李獻吉玉立朗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寃死諸

人無敢視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

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絕好登臨每云吾一瞬千里覺曾替牧

清言

卷之六

六

皮爲未狂

尔吏部臨終著臨岐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

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

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曠然自得忽雲

盡山出頓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

山撓此萬里長浪

容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

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

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

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清言

卷之六

七

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褰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暑

月猶綿帽温羹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衛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忿怒待之粲神情閒

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

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詣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

易作連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俊後至一

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清言

卷之六

八

欬如洪鐘響胸中貯萬卷書那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

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

劍氣殆不可掩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

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

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

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

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

感媿終成善士

徐駿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鴿遭父筆楚遂力學

清言

卷之六

九

不輟後父亡每遇鴿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

鴿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

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寥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及郡敦

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為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彥升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蕭允為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清言

卷之六

十

託異代之交為詩敘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入朝聞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

望風內謁填隘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為煩父老曰

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清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

于厨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

泣耳振為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行詔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異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為李君子時名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款為詩道意嶺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

傷逝

蔡中郎既斃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清言

卷之六

十一

家典故誰與正之耶

豫章王宣儼薨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

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塚前方丈

之士常成泥潭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

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令我痛深

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每為痛悼嘗貽書李侯曰

疇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

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鬚長往俯仰

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于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清言

卷之六

十二

若掃青燈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邪俯仰今

昔悲不可言

瑯琊大葬時鄉父老釀金為路祭北郊外祭時

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虞山袁德謙無盈閱

棲逸

應暉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獨不至時人謔

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

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

清言

卷之七

一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為縣令鄉人共送

之弘無心就官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

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徐儼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乏

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詣

却說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云洗盡五百年
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逃匿於吳謝
車騎語孝武曰遠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
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
名並存請絕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秫稻已秀

清言

卷之七

二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遇吾師
丈人矣

何子皙或乘柴車或攝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
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稻叔
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既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

人欲敬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爲吳興守請沈雲楨入郡沈聞郡後有佳
山水廼往停數日張欲請爲功曹使人敘意
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
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沌以娥眉冠越客
以文冕

楊滌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滌不
喜曰叔揚廼不自晦累及吾子鉞曰弟毋慮

清言

卷之七

三

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
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予於韓
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爲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
闕度其難屈廼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
從門隙中窺見之強爲攀話有頃仲光遽墮
甕而仆口目俱歛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憲自關中歸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
揖鮑山云它無所溷吾目也

賢媛

秦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
其家恠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住津鄉亭
病沒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
當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其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精言

卷之七

四

比潔白齊潤后意欲琢毀之因徐語曰昔子罕
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
璞繼懷於是先主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於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
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
皆適編戶昨范召至郡庭相覓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
欲為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偶命也亦分也
在孤窮既不免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
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
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玉既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
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屬
女郎報復無地即不如夫漢之緹縈何不為

精言

卷之七

五

曹江之女娥耶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
者烈之

儲福既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操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
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
類蘇席草因採之織蓆取直養姑姑得以壽
終既營葬為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
不生

姚廣孝預靖難其姊聞而不憚比為少師遠往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顏色即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言畢閉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文帝命未幾縉得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

清言

卷之七

六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姚伯道聘周氏女是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道卒女曰以死渝盟非人也即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母與偕往遂欲留所親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留起居柩側席藁三年既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術解

陸平原嘗餉張司空鮓于時賓客滿坐張發覆

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羞過美故相獻

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室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清言

卷之七

七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使而使至

薛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賓僚軍中樂作紅線進曰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

公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

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

入翼日賜齋俾奠茗積公喜動顏色一舉而

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兒所爲也上喜出

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清言

卷之七

八

土傳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

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囚

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怒詰

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

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

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

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

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撒

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

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

全勝矣

清言

卷之七

九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

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

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

遜去

徐武功方被殊春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

與天氣合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

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界諸炎火譚急止之乃具朝服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爲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黥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爲驗者梁後徵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爲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清言

卷之七

十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

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

寤而寫得于時以爲絕妙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

三絕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躡勇聞

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

爾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

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智永任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

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

穴乃用鐵葉裹之入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

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二客能於掌上倒梳走十

清言

卷之七

十一

間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梳中淥豆擲蠅

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驥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

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溫善寫竹雖寸罔尺而千筮萬玉雨疊

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為勁敵王元美嘗戲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琦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清言

卷之七

十一

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

母屏風分隔尋為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為張季權所重因請為忘

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海暑值韓晝臥欲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韓讀未終

篇攝衣趨出遂清譚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每論事稱旨輒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人亟請楊仲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

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清言

卷之七

十一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

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黜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

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清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模

同里彭從龍雲徵閣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值山甚
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
尚書令河輪珮玉截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
買縮絲為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清言

卷之八

一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林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
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
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
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辭
歌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

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
絕當時乃苦求為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
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
不令吾飽美酒遂桂冠歸田

蘇晉作曲室為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甕鋪
一甕酒計甕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清言

卷之八

二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每醉後唱竹枝曲及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每蠶熟即與兒躬行以乞曰如

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
為可恨耳

蘇長公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遠云都是文章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翰乃以精白綾作被遺諸使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裾袖酋長重賞妓

清言

卷之八

三

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即掩卷曰何處
佳其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陳琮構別墅實邑之北邙前後塚累累或造訪
擊蹙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
目中目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閻將死自諱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為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

詩人解頤子有是乎荅曰悅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襪跣而爬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枏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清言

卷之八

四

輒軒寢軒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軒亦止或諷
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
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夢西門內烏石山以為適聳深
秀一日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
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神遊斯大
快矣

梁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諷其且止者笑曰五日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吏部能廢哉 既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恠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別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清言

卷之八

五

光從容以手呼仲實前前王不得已趨就之

思光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

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諫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適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高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即賜宴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使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不為倨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簡薛曰昔溫公退居維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清言

卷之八

六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立視其行狀不為荅或訝問徐曰彼為父而

拜吾為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

弟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

大奇

王廷陳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魄死子欲一言隕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豈棚下舉酒

自酬日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

張所為且恠之伯虎遽起曰汝譏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即視堂中畫是吳

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漸言

卷之八

七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別數

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誼譁當盡數遣去分

宜父子大為沮喪

盧次梗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

問勞及出猶未脫拘攀詣滑廳事稽首謝張

亟引副署中閣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

曰柙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

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謝茂秦素善濟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誣李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為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語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漸言

卷之八

八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為侍中吉見

之曰仕進不已執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蹇

蹇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

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

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轡何疾曰牛駿馭精

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荅曰騏驎懼於

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轡使致千里曰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胤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盼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懺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請言

卷之八

七

何以與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虔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厥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悉達仕齊腰帶爲鼠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令後失職鼠又齧其靴悖復戲之悉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

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政恐不壽詢祖荅曰

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

以自安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曰

卿是誰後荅云子壽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

華胄

請言

卷之八

十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

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壽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

未有閹人壽謂季曰何乃侵官荅曰初無此

事壽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遇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

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關干耳

盧思道與封孝騫論次戲曰卿既姓封合宗封
豕荅曰卿今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為使張女婚鄭鑑本九
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
惟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太廟次玄
宗見鑑官位騰躍依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
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清言

卷之八

十一

楊炎食蒲桃笑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賦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問
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清言卷之八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豐劉彬無勝閱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為史臣之妄劇
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此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嘗造山人邢暹邢友自炊羹吳笑

清言

卷之九

十一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叩蓬門終
是免強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
散錢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子
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韋作詩為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絕

似温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韋

王新建始入朝帶冕服有帛蔽耳一朝貴嘲之

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清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

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絳幘短褐出見謂曰

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乏耳

劉曰進退繇汝

汪司馬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

清言

卷之九

二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

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荅以目懾之李遠曰吾誤矣有仲

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

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

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褭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

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

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

陳文諒登極

徐渭爲胡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

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

我必不傳

清言

卷之九

三

嚴嵩用事時適有性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

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柳榆

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

問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

的嚴聞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

上歲星也

輕詆

呂不韋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為竄易後楊子雲見其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茂州遣從事觀采風落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惟鳥

清言

卷之九

四

何長瑜為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

丘車騎請褚彥回彥回不起云比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時號鳩集鳳池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

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李看稱善蕭以實告之李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喻司馬諸孤

清言

卷之九

五

不得受弔子瞻曰願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度為學士許鳴鶴為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民懌今文人爲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用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諭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爲餓鴟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清言

卷之九

六

不一顧客朝貴訝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

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謾貴巧活

假謫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

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

甫乃云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

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憂

已而薄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

所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帝起取於笥

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帝喜

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清言

卷之九

七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帝變色曰

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

去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

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衛二十人

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

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

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劫賜金去

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
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
覺即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為妖也即出
城按問民大駭兢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
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

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請言

卷之九

九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
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
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
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
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
田武帝忿之免密官

袁中丞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
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尋以病免

吳原博為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
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
若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請言

卷之九

九

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渠為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為解曰此
鄉窮苦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
無辜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倣密
為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菓而已俄而
倣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傲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澣衆皆稱美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輓蒞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

清言

卷之九

十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

汰侈

郭况家起一臺榭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畫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畫星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

元則滿月鵜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籬婦較

中秋則玉權櫛絡頭重門則蟬兒轆春秋社

則塗金較冬至則嘶風輶除日則藥王鞍每

節日則餵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敕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歎曰

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崇嘗屑沉水香如

清言

卷之九

十一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

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

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

闔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

以塗壁故名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

牖內設懸藜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

家

韋郁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呼為燭

圍

王延喆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鄆懋卿往設巨燭兩楹間迺自然之

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值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

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每十為隊以

名姝一人領之

清言

卷之九

十一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弋溪李調鼎章尹閱

忿狷

鍾元常見韋誕筆法于坐上槌胸三日因嘔血

劉瑱妹為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為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

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

清言

卷之十

一

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

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陳智為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

規者即置一木簡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

輒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富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

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輒遠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旣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清言 卷之十 二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憲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
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讒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旣而
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
老倔強猶昔

太祖旣定鼎嚮意右文諸勲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箋雁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干大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理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諸人不軌頒示天
清言 卷之十 三

下迺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
末矣

尤悔

劉廙兄望之爲劉荊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
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
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蠶遷化於外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以極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借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景濂曰為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尚書王復怒眾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

千戶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

主王慙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眾論不服以劉璣為人望欲

精言

卷之十

四

引為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

為瑾所引居恒鬱鬱日飲酒自廢璣欲與言

輒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痛哭曰

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紂漏

叛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引為尚書令

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荅已而慮有謬誤開

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為輕已情好遂絕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

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

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

白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

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

精言

卷之十

五

衡何忽見苦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

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稱甚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裴隨例候房房笑曰裴郎

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躅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
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
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衡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
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負約惟是修從容
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
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清言

卷之十

六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
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
貨販

徐侍御旣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
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眇學
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
一珪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

庚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來問人曰文先
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
唐何名曰唐寅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
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

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
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漫
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清言

卷之十

七

吳舍人營麗蜺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
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旣自
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惑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愴惘人有
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
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
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
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
箱擎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
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妬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
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
回帝遣酌卮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醜夫人

清言

卷之十

八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
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且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
挿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卽留幸
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綃染繡碧爲婦人衣紳自
爲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

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楊穆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爲
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穆聞每驛
邊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忌公功
名之盛故謗穆耳穆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
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疑王妬已還京卽
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穆狀者

清言

卷之十

九

旁矚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
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卽怒甚
納兵往攻之戚遑遽無措乃袒跪逆夫人
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
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戚卽
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

歐陽必進素爲 世宗所厭惡羣幸缺嚴分宜
示意會推必進 上大怒擲之地殿乃上寤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 上不獲已
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

仇隙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刀欲報眺
眺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粲謂眺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
恭嘗會食中書羹汚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清言

卷之十

十

公笑曰叅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繇是
仇寇不已

濟南居官廉慎謝榛嘗以私事來干與其枉法
祈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袂起以拳擊
之于鱗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
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
鱗始遺榛書與絕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伏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肘祭之

盧柟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約過其居飲柟
歸卽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仄不來柟愧且
望之斗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不能具
賓至令恚去曰吾乃爲僉人子辱後便因事
構陷

清言

卷之十

清言跋

苟其人為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
品不清習為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不清
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為清言者也龍如所
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
疑不為倒也發而為詩文清氣逼人雜之度
開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龍如之品之才

清言

董跋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為清言詞則冷旨則遠
斯編出而世說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
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
列清秩以清德持已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
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社第董思王書



題清言跋

此病月餘忽一度歲再與慈山大師刻
期將伏謁獲徑雲樓向未能也因念
石允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信州友
人鄭叔如以清言一編寄示矣其標
目準之世說而所材不厭富搜事不厭
僻敘終不厭寫選款不厭備非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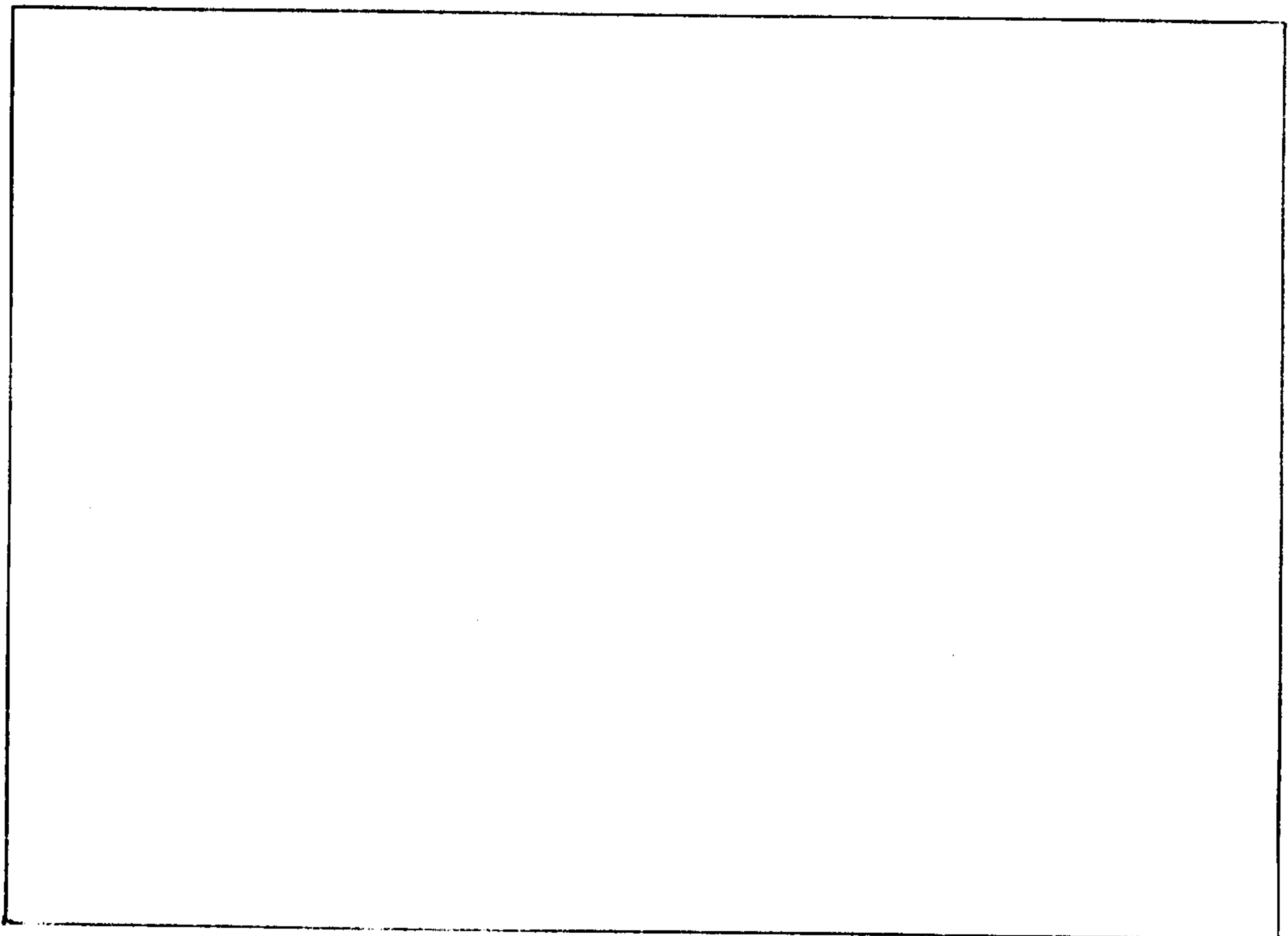
清言

王跋

具十斛珠璣生而不沾煙火氣者斷
不能辨其語是編也成允奪何之集
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霍然汗出昔
人云此愈我疾信哉校之七卷鄭
之清言後堪作千載榮榮也丁巳
上元虞山友第王守耆拜手跋



原缺



玉塵新譚 清言跋 偶記目錄

洛如花	無友六如存仇
婁逞	疫無見
吹笛雨止	齒本
太甲罄	誕十四月
卷之三	
譚笑却虜	半隱園
長恩	讀書匡山
陸羽著書甚多	韓幹
偶記 目錄	
古度林於	文信國
渡江佩禹字	崑崙玉蓋
王瑞安	臥疾猶時作詩
多情花鳥	蒲坂
栢倒栽	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落英
芝麻通鑑	終身不淺土
雅謔	玉脂燈臺

易腸鼠	桓
蓄墨數百觔	胡光祿
武侯父子	鷺湖松
碧葬	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廣道
明詩評	
卷之四	
周翁	鄧文潔
偶記 目錄 四	
太白書迹	楊君非所及
如意盤	書倉
文星典吏	顛主事
文選槩入詩賦	里中祥瑞
葡萄說	賭書
名聞夷夏	秦結了
秦渠	彩雲見南中
簡遠有準	楊廷和

忠賢奇秘錄	首耳
巧貸營葬	癡道人
步輿	赤刀役虎
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吉祥指揮	荔枝
酒沃瓜	鄂家鳴金
掘土得蘭亭	夏太常
慧明	雙手寫二牘
偶記 目錄 五	
廣陵困道	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不能蓄書
仰廷尉	良知
卷之五	
帝鴻氏之硯	紫玉及坐
張九成	二程同赴一席
東湖樵夫	玉雞苗
武城	藏書富倚岬

張宜人	紙目致明
金雞	劉道人
詣掾長揖	雲齊
以字行	駙馬提學
蝨念阿房宮賦	右軍帖
暗誦九經	辭賻
長春樹	驚腹中有老人
少陵舊居	張仲清
偶記 目錄	六
秣馬	設肆鬻字
桂侍御	筆仙
赤虹化黃玉	王郡尊
海鹽墜龍	見博山噓頻頰
甘少府	神交濟南
盥沐用七人	叱水減
鮑照	素負節槩
卷之六	

御史河	花歎
夢日入懷	陳太丘碑下氣
喻村	穆王書史
曹聖君	風賦
取灰撒羹	夢裁錦
僧家大言不慚	說鬼
天台丈人	載泉水
古鏡	純任直法
偶記 目錄	七
紙錠化真金	鼎折足
詞女之夫	春草
歐家童	聞報解寢
杜門	銅唾壺
龍井化酒	屏騎從問民間
白鴿	我朝宦官
五色土	徙癡
山東異事	偏鬻子

遠志	青蠅拜賀
鍾十二峰之秀	知禽語
費君不死	愁破
西巖寺	特謁壽星
體縮	
卷之七	
劉大將軍	玉整花
竈有三十六神	第三天子
偶記 目錄	八
大靈豆	艾
野馬	碧芳酒
水晶不落	五天
申屠蟠	片紙決疑獄
終身不配	一滴泉
扶老	夜歸憑咒
山天志	山帶
夢肩抵石	鐘自鳴

視皮	噓氣成雪
蛙化鵝	巨棺
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無夷	食中蠅
無貳爾心	尺牘
李西平	動心寂寞
械虎	安庭栢
丘濟愧其夫人	牢丸
偶記 目錄	九
大小歐陽	秘景符
玄鹿	
卷之八	
瑞雉	瑞英簾
兔目鼠耳	三秦豪傑有幾
昔昔鹽	公差迷路
鳥獸	夢得瓜
小樣驪山	閨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7 反之下

石判官	高麗進士
訛言閏十二月	屠儀部
輓玉	某星有異
臨清狐	腹寶
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視師疾	劍俠之流
山禪	鹽生卵
命在斗牛	乏薪燃紅紙
偶記 目錄 十	
緯好鬚	四門博士
井鳴	閉門羹
賣藥王老	萍
薛度弘	浩浩白水
燕公記事珠	鳩杖
五世吏部	黃河清
偶記目錄	

偶記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閱
	立言莫能增損
	吾輩立言須令後人莫能增損不爾便當棄去
	異時聲名盛著敝帚千金雖自欲刪削弗可得
	已杜工部人稱詩聖而集中俚句竝傳至今其
	他作者亦槩乎未睹全美良以是故吾上下千
偶記 卷之一 一	
百年獨于濟南無間然也	
坐客恒滿	
徐子與十歲能文眉目如畫所周旋皆賢豪長	
者既交李于鱗王元美取舊作悉焚之罷官家	
居坐客恒滿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嘗赴一中官請酒竣設飯不遇	
半甕而香滑有膏異於他米汪問所從出荅云	

蜀中以歲例進者其米生於鵲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也汪大奇之

玄祿

老子始生其母命之曰玄祿

夢舜投鐘

韓大司馬邦奇精樂理楊仲芳從之受樂三月得其數韓令備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

得記

卷之一

二

投以金鐘使擊謂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拊膺曰得之矣始吾輯樂志成而九鶴飛舞于庭其應乃在子耶

仁和令

周宗建為仁和令多異政縣有人家娶婦兩姓俱宦族奩資甚厚一偷賊混入其室遂匿床下衆不知也惟新人見之而不敢言比婿入將寢

婦始曰床下尚有人未出婿大驚令家人搜出賊乃詭云女約我來夜半持奩資同奔何負心至此婿疑其真遂欲出婦訟之令令責偷賊曰安有是事命監之越數日取一妓至縣如新人狀復取賊出詰曰渠既與女同謀往熟識乎賊叩首曰安有不識之理令指妓問賊賊曰是也令即以賊抵罪婿與婦復得合一縣稱快

先施

備誌

卷之一

三

西字古叶先用曹子建美女篇美人妖且閑采桑岐路西柔條紛紛冉冉葉落何翩翩今本易西作間者誤西施或作先施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變更如辰時花艸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轉午則成馬因號十二時盤元和中偶用之

天親竹

天親竹一根兩岐當春每發雙筍又衡州人家有筍徹梢無節目名通天筍又有一種野竹其葉糾結如蟲狀鄉人呼爲蚱蜢竹

徵刻清言疏

寅卯間余清言告成貧無銀資遂久陳筍中余友費文孫慨然疏告同人共襄此舉丙辰秋得付殺青今工用竣而文兄杳然逝矣再簡疏稿真覺一字一酸悽也并錄之以識不忘疏曰蓋

偶記

卷之一

四

聞法言統而千金乞版上之空名論衡成而一日作帳中之鴻秘斯奇文之共賞要至言之必傳余友龍如者蚤歲登壇已窺二酉暮年擗管便賦三都兼孔室之四科擅鄭門之六藝繡帙縹囊夜月閉孫生之戶牙籤錦軸春風拂董氏之帷莫不博覽天下之書旁通古今之學暨斯精義著彼清言弄墨晨披寧辭寒暑燃脂暝寫載歷周星排沙揀金標新領異假令真長坐對

故應墮其霧中就使道林復生不覺入其玄裏三復絕倒一往解頤貽諸好事庶無尚白之譏副在名山徒有殺青之志願弘茲舉實藉同心惠然肯來永以爲好文孫名雲仍鉛山人

石號

四川南江縣自建邑來無鄉舉者或以前山巨石爲崇令鑿去之鳩工殫日石幾墜其夜石號曰邑今固無佳士遲二十年有可當賢書其人

偶記

卷之一

五

我方自去人力其若我何詰朝視之復如故遂罷工至萬曆壬午邑諸生岳虞詢始舉鄉薦前一夕石復語曰今有人我須去矣翼日石自隕山下果捷音至後虞詢登壬辰進士

博物志

張茂先讀書三十車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以爲繁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卽于御前賜于圖青鐵硯遼西國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

番

騷壇倚頓

比部曹遠生先生名徵庸為人冲澹落穆翩然
塵氛之外孫明府嘗目之曰通敏寥廓騷壇倚
頓或云中通外朗温其如玉

堯舜其猶病諸

王季和問舒元直魯論云堯舜其猶病諸為真
病假病舒還荅曰世尊普度衆生普度否季和

偶記

卷之一

六

撫掌大笑舒名曰敬南昌人王名宇春常熟人

孫登琴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刀物聲竟因陰雨破作
數截有黑蛟踊去

長穀

柳州有人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
甕發之有穀數百枚長三寸餘去膚熟之香美
異常後食者壽皆二百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

八九十

復建文年號

萬曆乙未 上復建文年號允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弘請也又 上御極初
允閣臣議優卹建文諸死節臣許各地方或特
為建祠或祀諸鄉賢有司春秋祭祀

以茲為年

古詩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新生草也草

偶記

卷之一

七

十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為年

舜造筆

筆不始于蒙恬張華博物志舜造筆

南屏

南屏山為郡名勝余結小齋其下扁曰南屏山
房始與文孫諸君講德處也武林亦有南屏旁
有寺曰淨慈余初至湖上寓此與徐楚白定交
處也

黃芝鐵獺

李白有馬名黃芝梅聖俞有馬名鐵獺

韓太史

世稱韓求仲太史肝腸如雪意氣如雲韓名敬歸安人少為馮開之所歎

袁氏

會稽袁氏自齊梁歷宋嘉泰凡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士或農大中祥符四年越州守奏旌

偶記

卷之一

八

其間時已十九世矣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聚族亦加于昔

女中烈丈夫

海寧虞氏董潛妻也少慧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潛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人守之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嫁女不應乃刻木為夫像晨昏禮事年五十餘而卒人謂女中烈丈夫云其咏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柴

桑無主為誰收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西風逐水流婉烈可誦蓋自寓也

徐司馬

徐晞以椽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指宜聖像戲曰君解渠為何人徐應聲曰是不繇科日顯者

遺韻

亡友汪恭仲櫛貴溪人天才俊逸壬子罷省試

偶記

卷之一

九

歸始學為韻語便爾超然有白眼千秋思青山兩地愁深語芙蓉泣狂歌蟋蟀驚之句真之盛唐人集中幾不能辨也余偶憶其遺韻不覺潛然特拈出之

地過日月

傳稱神農氏地過日月之表

沈君典

沈君典嘗為壻所廢三納之甕而甕三破

倡導師之議

王奕為宋遺臣宋亡奕以天下無君倡導師之議帥江以南人士三載一覲闕里奕玉山人

黃太常墓

萬曆初年詔褒錄建文諸死事者黃太常子澄墓始出一時稱快於是特為建祠墓發於雷有誌銘剝蝕若追蠹而一字不侵泯銘後數語若識皆隱建祠時諸人姓名不遺一人公雖族然

偶記

卷之一

十

實有後一子走楚為田經後有叅議表者復黃

姓一子走吳為彥修其後有博士雲以文學顯

卜隱

邢量字用理獨居不娶殫瘁甚以卜自隱每日作一二卦即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苔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煙其庭可以搏鼠而猶嘯歎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譚不為具脫粟青菹饑則往

德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

今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携歸依然貞女時目為今木蘭云

清狂自晦

偶記

卷之一

十一

王仲光賓初名國賓長洲人有異才於經史子籍天官樂書兵家稗志靡所不該覽尤精於醫不樂仕進乃自晦為清狂貌故寢又以藥黥面及肘股間鬚髮短服行歌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以益自廢郡守姚公知之微服再三往候乃稍稍露其奇姚大嘆賞為具賓主成禮而去越人戴原禮國初名醫也來吳賓叩其秘傳原禮不肯授欲使折節賓不可

因歎其亡直往取書去乃益善爲方所治無不
全實奉母篤孝年七十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
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
久乃滅所著有光菴集吳中名賢記

壽歲

周穆王壽百三十四歲召公奭百八十歲太公
望百四十歲卜子夏百三歲

偶記

卷之一

三

偶記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閱

抵鵲盃

元自誠有抵鵲盃類珉而色淺黃夏月用浸桃
李水與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不凍又陳思
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
者呼之則尾指其人

偶記

卷之二

四夷望里而拜

文徵明名重一時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其里而
拜以不得見爲恨

岳武穆詩

岳武穆湖南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聲
澄清越不類宋人

俞西安

俞琬綸爲西安令憐才好士若將不及所知逢

人稱說一時名賢遊揚略過惟一七九為督學所攬困踣日甚愈屢欲薦之未得便會以疾免官去深以為歎至疾篤猶惓惓致書當事以其人相屬僉字君宣長洲人

種紙

懷素工草書貧無紙乃多種蕉以供揮灑人問之曰吾種紙耳

少有神解

偶記

卷之二

二

何景明少有神解年十三領鄉薦十七成進士李夢陽名重海內何晚出一日而與之齊

芙蓉枝穿玉玦

錢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襍不知從何穿入信乃截榦取玦以獻

祝仙

近往來荆楚間有祝海慧者人皆稱為祝仙所至輒居夏屋女侍數十人獨往獨來莫能測也

善導氣術能為人延年祛疾兼救人患難鄉士大夫多師事之孝感令余君患首疾不能生子往游其門教以導氣四十九日則疾愈且宜子矣令從之未及期首疾頓瘳適御史行部至郡令往迎焉以故卒無子又嘗問已仕至何官語以州牧令不悻祝曰數載州牧亦不惡恐弗暨也後果驗別時授令以丹三粒其內子得活者再有鄉人疾篤者與其一亦藉無恙孝感有太

偶記

卷之二

三

學生為族所誣當事者欲固寘之辟其人至破產弗能解詣祝求脫祝書符令佩其人如言往當事者不覺內解得賴以免又有何某者聾耳曠目足且跛亦授導氣術倏焉能暗視遠聽馮虛而躍矣後不知所終

菊有實

甘菊花謂之日精一名更生一名女華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

難得耳

韓奕深隱

韓奕深隱自高郡守姚善聞而造焉不得前乃欲因王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善與賓至其所奕走蘆中避去

出奢求亡屨

楚昭王既出奢亡屨使人求以百金左右曰敝可舍王曰敝政不可舍

偶記

卷之二

四

允鋸柄

禮若允鋸之柄允訓舉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譚至丙夜

余與文孫偕往往譚至丙夜僮僕竊聽以為不知何語之縷縷也

雨金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

陽有雨金原

黃中李

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開花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

臂多修毫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初附劉聚嘗晝寢夢一羽士語曰起起此處非

偶記

卷之二

五

爾所宜托也爾至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遂傾心焉

暗麝

蘇子瞻名茉莉為暗麝曾端伯謂之雅友又南粵閩中有黃紅二種茉莉

文昌橋

撫州文昌橋先是木梁有一人生命與造橋時日正同踰數十年橋焚其人亦死今改為石梁

史冊從來未有

壬午諸忠臣或慷慨成仁或從容赴義總之視死如歸雖厲威之下不能禁也真史冊從來所未有哉後死者以忠於所事故亦忠之屬從亡行遜別有深意如衣葛備塞馬先生老補鍋雲門僧諸君子彼其心心故主有惻乎其為衷者蓋當時忠必蒙禍至使人不敢顯言其忠以故多湮沒靡得而詳茲錄其可知者烈烈而死

偶記

卷之二

六

若魏國公徐輝祖越雋侯俞通淵樂城侯李堅駙馬都尉胡觀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侍講樓璉脩撰王叔英編脩王良中書舍人郭節何申吏部侍郎毛大亨或云毛太戶部侍郎卓敬盧迺郭任子經俱主事巨敬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侍郎黃魁兵部尚書鐵鉉齊太侍郎陳植徐屋主事樊士信刑部尚書暴昭侯太侍郎張子昭張昂工部侍郎董倫給事中陳繼之韓承

龔太黃鉞都御史茅大芳陳性善副都御史

子寧御史大夫景清左僉都周璿司中巡撫黃

清監察御史曾鳳韶魏冕高翔董鏞鄒朴王度

井霖王彬謝昇鄭公智王玘左拾遺戴德彝大

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彭與民王高劉瑞太

常寺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廖昇宗人府經歷

宋徵布政司叅政鄭居貞理問徐讓按察司使

王良李文敏副使程本立張琳僉事湯宗林嘉

偶記

卷之二

七

猷燕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谷長史劉璟晉長

史龍鐔遼長史程通寧長史石撰衡紀善周是

修知府姚善葉惠仲楊任陳彥回黃希范知州

蔡運吏目鄭華知縣顏伯瑋子有為鄭恕張彥

方向朴縣丞衛健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教授

王省陳思賢叅軍斷事高巍都督廖鏞楊松都

指揮使謝貴彭二馬宣朱鑑瞿能宋忠余瑛彭

聚滕聚孫太莊得陳質楚智皂旗張指揮使崇

剛宋瑄張倫盧振趙諒張壽鎮撫魯璿楊本失
爵號梁良用牛景先高不危馬坤鄒文壽張烏
仔杜奇陳子方黃輝程亨失姓名尚書徐松江
同知東湖樵樂清樵夫舉人劉政秀才伍性原
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成卒儲福皂
隸茅印仔凡百四十有一人後死者若開國公
常昇歷城侯盛庸駙馬都尉梅殷耿璿吏部尚
書張統工部尚書嚴震直翰林侍講王達國子

偶記

卷之二

八

博士黃彥清都督耿獻劉貞審忠徐凱平安指
揮使王資宋謙千戶倪諒鎮撫周拱元太監吳
誠凡十有八人懷來之戰將較被俘不屈而死
者百餘人從亡編脩程濟凡一人贊畫叅軍斷
事錢芹布衣王賓韓奕凡三人行遜御史葉希
賢中書舍人梁良玉宋和僉事胡子義失爵號
梁田玉梁中節何洲郭良失姓名衣葛備塞馬
先生老補鍋雪菴和尚雲門僧耶溪樵玉華山

樵等凡四十餘人棄官北平屬州縣朱寧等凡
二百九十有一人辭職進士陳周教授林大同
訓導劉亨秀才高賢寧成卒龔翊凡五人謫成
徐魏公子欽知府石允常孫鎮凡三人蓋諸處
臣猶不止若而人而大畧可知者如此

鏡影

宋璟微時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

金陵銅陵

偶記

卷之二

九

時賢共會滕王閣一客問費文孫貴郡有鉛山
更有玉山鉛與玉政何以別費未卽荅時曾端
甫在坐應聲曰天下有金陵亦有銅陵請問金
與銅之所以分遂共大笑而止

况伯律

况鍾爲蘇州守歲滿當遷去民叩闕乞留者八
萬餘人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起家小吏

太康

夏書稱太康逸豫滅德黎民咸貳乃畋遊有洛
十旬弗反窮國君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咸貳者
貳不君之太康也弗忍者羿此時便圖篡夏而
祇德之君敬承之胤明德猶在人不可忘也蔡
傳弗忍訓民不堪命于文理似強

賴韓少安

韓襄毅燕字永熙吳人年未三十擢僉都御史
巡撫江西恩威大著土木之變北虜猖獗西南

偏記

卷之二

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惟江西賴韓得少安

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有實似莢狀名洛如花
郡有文士則生

無友不如仇

余友張爾緝嘗言人而無友不如仇仇亦足
祛人眉宇間竊情氣可謂名言爾緝名燁芳山
陰人早卒

婁逞

南齊女子婁逞東陽人變服為丈夫仕至揚州
從事

疫無鬼

楊仲芳年弱冠讀書僧舍諸僧病疫同舍生俱
亡去公獨曰吾去是吾死僧矣為之視爨事問
醫調藥僧以次愈後其兄亦病疫報至公奔歸
扶侍日夜不解衣兄尋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

偶記

卷之二

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

吹笛雨止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
止

齒本

齒本曰矧大笑則矧見故禮曰父母有疾笑不
至矧

太甲罄

玉山縣東北三十里有太甲齋居民盡陶姓有神廟中供太甲像左右曰陶氏夫人像居人享祀唯謹相傳商王太甲迎婚至此其說不經而特異筆之以爲好奇者譚資也

誕十四月

王伯安守仁母鄭夫人誕十四月而生時其祖母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相授驚寤而聞啼聲遂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異哉兒奈何名泄之耶忽不見因爲更今名遂能言

偶記

卷之二

十二

偶記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譚笑却虜

宗子相參政閩中身在圍城譚笑却虜條上禦倭策執政至讀不能置

半隱園

建安王半隱園有古池深丈許中有石砌一方

偶記

卷之三

十一

堆若古墓然內時作金鼓聲

長恩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讀書匡山

費文孫弱冠讀書匡山欲構一草堂其上以無資不果

陸羽著書甚多

陸羽本唐文人著書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占夢三卷乃世傳者惟茶經

韓幹

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故得造神

古度林於

備記

卷之三

二

庾信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古度樹名見吳都賦林於竹名戴慶豫竹譜云越女試劍竹也

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羣臣入朝亦設炬前導元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字羅行初莫

禮忽狂飈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至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怨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奇而正史及公集中皆不載何耶

渡江佩禹字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

崑崙玉盞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

備記

卷之三

三

墜地

王瑞安

王長公祚昌字億伯余師遐仲先生兄也為瑞安令以德讓化民民不忍欺每聽斷得情必問其人心輸否如其人尚自展辯即虚心再訊更以理論之復問如前如是者再三其人願自受板杖至三五板多不過十板民有受其杖者若犯嚴刑公居官僅四月而卒百姓哀號如失者

妣爲之罷市者七日後某官來視篆事使隸卒
往窮鄉勾攝被訟者其人初不知令公已故也
訊之得其實卽放聲大哭舉家聞之皆哭此卒
亦不覺失聲公亡不二旬遂祀名宦百姓又特
爲祠祀之如事生云

臥疾猶時作詩

費文孫高爽邁出英氣難干臥疾猶時作詩
岐家人問以後事荅云大丈夫豈畏一死者無

鶴記

卷之三

四

得瑣瑣

多情花鳥

王賓遁跡西山姚廣孝以舊好訪之謂曰寂寂
空山何堪久在荅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蒲坂

夷齊不死周地而死蒲坂蒲坂堯舜揖遜之區

栢倒栽

萬載縣慈化寺爲普菴道場後園中有側栢以

三人圍之高二三丈頂上枝鬚如根相傳以爲
普菴手植乃倒栽之其木末枯枝堅如鐵石風
霜不能摧折真奇樹也

生而能言

軒轅氏生而能言

盜亦有公是非

趙鏖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馬太宰文升家在
舍弗攻破泌陽焦大學士芳已匿去燬其家取

偶記

卷之三

五

芳衣冠縛鞵若人狀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
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落英

楚辭餐秋菊之落英落字訓始

芝麻通鑑

吳俗好用芝麻點茶市中有以零碎通鑑裹者
一人頻買得積紙數十好以其中語掉舌人問
始末輒窮云我家芝麻通鑑止此耳

終身不踐土

鄭思肖宋末人工寫蘭又嘗製祭鬼之法宋室既亡終身不踐土每為人寫蘭亦不著土人問之曰宋豈尚有土耶便歔歔而泣余在費茂才家見其遺筆疎枝簡葉宛爾芳馨後有跋語數則余不記記其一為韓奕云

雅謔

海虞孫艾字世節為人磊落每譚論風生使人

偶記

卷之三

六

願解嘗偕友人過某縣治見有帶枷於庭者友人因論次謂此公持法甚平怨孫笑曰既庶矣又何加焉于時以為雅謔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每油一兩許可照十夜光燄鑿人毛髮風雨所不能侵劉瑾嘗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已祥暗祝曰我大事成當封若花忽

凋萎仍作咤噫聲越數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暗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

易腸鼠

唐房升天雞犬竝去惟有鼠不將去鼠悔一月三出腸

桓

桓詩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保訓愛天生賢才原

偶記

卷之三

七

以為國設有賢不用用賢不盡與無賢同武王列爵分土使諸士得盡其用其愛惜人才不啻曲至故能定厥家而於昭于天也近因後世烏盡弓藏之說都作保全功臣解不知武王伐商非富天下當時敦商之旅不期而集何嫌何疑而待保全耶

蓄墨數百觔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曰欲子孫

思吾用此何爲也

胡光祿

胡光祿顯忠來遊南州值久旱禱雨人情皇皇胡對人云明日日中當雨次日天氣清明咸以爲不驗至期忽陰雲四起果大雨又劉太史曰寧權吏部遂日起行鼓吹聲過胡聞之愕然曰劉公其不祿乎人問故荅曰此日與時不利出行小或罷官大至隕命未幾報至太史果卒于

偶記

卷之三

人

途

武侯父子

諸葛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

鷺湖松

鉛山鷺湖寺唐義公道場也有羅漢松一株爲其手植義公亡松遂枯萎後養上人來住此松復就生今亭亭干雲矣

碧塋

凡死忠而不得屍者得血以塋曰碧塋

如客得歸

宋訥爲助教橫經發難擊部廓塞學者如客得歸

一生宦途掌兵

江陰徐公孟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又進侍郎正統初與總兵官同征麓川以功進

偶記

卷之三

九

本部尚書一生宦途皆掌兵事亦奇也公爲吏時人奉以財必問所從致言出諸已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躋階巍列而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廣道

閩人相傳武夷山有廣道者爲吾邑人山中人稱爲廣道其舉動多異衆同輩每惡之一日忽向衆言曰我將去時山中方構新菴衆曰今方

興作女何言去道領之及菴成衆嘲之曰女向
言當去今不去耶道曰女欲我去我明日便當
去問去以何時曰日中衆皆哂之至期各以事
下山且授鑰令守菴道乃寄鑰山下居人謂曰
我今度關去不歸矣衆來煩以此鑰相授居人
如其言衆還菴鎖鑰如故開視之則此道已端
坐逝其中矣其生像至今尚存云

明詩評

馬記 卷之三

王元美明詩評獨北地信陽濟南稱君餘人槩
以官稱咸有微辭

記卷之三

偶記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閱

周翁

周翁崑山人有隱德生宋淳祐四年甲辰歷元
及明九三朝洪武十三年庚申始卒年一百八
十七歲

鄧文潔

備記

卷之四

鄧文潔以讚有山水之癖自云每遇崇山峻嶺
不登絕處不休不臨懸不壯爾時神情獨得仙
仙欲飛公仕至少幸臨終家無餘貲諸縉紳出
金爲賻始得殮

太白書迹

本事詩言李太白書迹適利鳳跋龍拏今世傳
有二帖

楊君非所及

鄭考功曉素負鑒裁見楊仲芳深愛重之嘆曰
楊君故非所及

如意盤

馬懷真有異術一日召十數客面前一方臺臺
上有小銅盤一黑匙一乃以匙次第置客口中
皆覺有酒盞許入喉又以盤向人傾之滿口作
羊味次魚次雞一坐皆同人私視其底有文曰
天公匙如意盤

偶記

卷之四

二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
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峩冠童子告曰
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星海九
雲詰已降可于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
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鑿

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蔥市歸而飛火滿室
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顛主事

楊儀部循吉字君謙吳人狂誕傲物每讀書有
所得則叫跳不休人因稱顛主事顧華玉謂人
過吳不可不一造君謙亦未易造君謙

文選槩入詩賦

吳中一士人凡鄙而好矜其識時張伯起纂文

偶記

卷之四

三

選注成刻之其人誤爲伯起著作也詰曰子書
名文選何以槩入詩賦張道然曰此無與我事
盍問梁昭明其人便問昭明何處曰渠梁時人
今不在矣其人猶德色曰若在我當笑之張曰
渠讀書多縱在亦那得女笑地

里中祥瑞

王選仲師與瑞安君祚昌文學君祺久共以有
道著聲燠唱箎和郡人士望之爲楷模時目爲

里中祥瑞

葡萄說

岳季方正善畫葡萄嘗為葡萄說云葡萄本中國名果神農九種功力為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又將特異遂附會之與

賭書

齊太祖嘗與王僧虔賭書謂曰我書何如卿虔

偶記

卷之四

四

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

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曰卿可謂口多微辭

名聞夷夏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名聞夷夏退然若不勝公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贅力嘗與羣兒戲角之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成進士時主冢宰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出按山西再

按湖廣所至有神君稱

秦結了

秦結了能言鳥一日有夷人買去鳥曰我漢禽也不入夷地遂死

秦渠

螢火幽州謂之秦渠

彩雲見南中

漢武帝朝彩雲見南中雲南之名始此

偶記

卷之四

五

簡遠有準

余德甫曰德雅譚笑然簡遠有準宗子相參闕藩卒于官無子余時亦官閩中使其子棊經而受弔

楊廷和

少師楊廷和十二中鄉試

忠賢奇秘錄

松陽人王詔游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噴噴有

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得書一卷載建文時
出亡臣二十餘人事紙毀滄字多斷爛不可讀
讀數日稍銓錄其可識者得梁田玉郭良梁中
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
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讚數語題目
忠賢奇秘錄

酋耳

酋耳獸名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偶記

卷之四

六

巧貨營塋

李白少時偕友人遊洞庭友人病死白禪服痛
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因權殯於湖
側踰年來啓視躬爲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
寢輿必携持遂巧貨營塋鄂城

癡道人

癡道人姓喻名希連郡之玉山人能詩文以畫
著聲每爲人畫時輒鼾寢數日或至彌月中有

所會急起書之人以爲神筆性疎放與人好爲
悠謬之譚傲睨公卿間旁若無人家僻處深山
中嘗臥疾累月一日忽起向隣家訪所舊識其
人皆亡且久者也人以實告輒罵云女輩尚存
豈令斯人輒死

步輿

張江陵再起時所過州邑郵傳牙盤上食水陸
過百品江陵猶以爲無下筯處至真定太守錢

偶記

卷之四

七

普無錫人獨能爲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
此僅得一飽餐此語一聞諸郡縣轉相效尤吳
中之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賞以歸普又創
步輿供奉前爲重軒後爲寢室以便偃息傍翼
兩廡廡左右各令一童子侍爲揮筆注香凡用
卒三十二人昇之

赤刀役虎

安期生在之罘山持赤刀役虎左右指使進退

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在刀
迷竊佩之行遇虎于路出刀以相格弗勝為虎
所食

鳴過鐘

養公性至孝父母忌日必拜禮懺悔一日母忌
偶忘未及懺禮明晨憶起因號泣跪向佛前命
諸弟子杖之諸弟子不肯杖強之再三不得乃
自罰資鑄鐘上書已不孝鑄此鐘以贖罪因目
偶記 卷之四 八
其鐘曰鳴過鐘

奇禽就掌取食

李白與東巖子隱徂徠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十許每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

吉祥指揮

于大司馬謙以枉論死臨刑陰霾翳天行路嗟
嘆曹吉祥麾下指揮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
祥悲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謙嘗輕騎自河內

歷太行有盜伏窺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
不知為我公幸赦罪

荔枝

閩地荔枝以興化楓亭驛為最長樂次之

酒沃瓜

遼東一處有瓜沃則以酒代水實成剖之若中
止一子而長數寸者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
珍之名獨子青

偶記

鄂家鳴金

湖廣鄂家為岳武穆後至今遺有宋勅命及武
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
預鳴

掘土得蘭亭

彭次嘉營寒松館命僕於梧桐樹下掘土為臺
至三四尺許有青石一塊石上得蘭亭刻板字
劃如新為余友彭雲徵所得

夏太常

夏太常子陽在京師中夜獨居忽有婦人持短
七直前夏驚問婦熟睨之曰非是非是因趨出
公隨踪之不見

慧明

釋慧明閩人來止九仙巖者數年終日靜坐客
至酬對客去靜坐如初所悟皆儒理

雙手寫二牘

偶記

卷之四

十

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
有致

廣陵困道

劉司馬文卿廣昌人以高才屢蹶願益自刻勵
攻苦不休自經史以及外家方書無不究厥指
歸所撰著甚富一日夢神人謂日子數當奇窮
死今上帝憐子好學特改昇富貴矣已復出廣
陵困道四字相示且云好記之驗年公舉鄉薦

第一人遂聯第以金華司李累官至兵部郎然

公自往返京師輒避廣陵地不復取道會以使
事至某郡偶經一寺前視其額有廣陵字公憶
夢中語竟鬱悒成疾卒于官舍其著述今多散
佚云

第四泉

郡北門外之茶山寺泉水清美異于他水昔陸
鴻漸來游飲此水愛之品為天下第四泉遂憩

偶記

卷之四

十一

其地種茶茶山之命名因此今泉名茶山泉或
稱羽泉亦曰乳泉亦曰第四泉

樹中鼓樂細人

河南鞏縣有木匠偶持斧憩道旁樹下忽聞鼓
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
數下其內曰好不好斫進來矣匠益重加斧
見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具自樹中出地上
猶作樂數疊始仆地

不能蓄書

徐禎卿天性穎異家貧至不能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蓋借閱也

仰廷尉

仰廷尉瞻長洲人幼師夏時及貴每經其里必式過其門則下而趨當王振擅權其門如市唯瞻與薛瑄顧惟敬不肯往

良知

鶴記

卷之四

五

一士從王文成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為黑為白一坐失笑其人慚而色赧王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耳

偶記卷之四

偶記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埭鬱儀閱

帝鴻氏之硯

河東舜廟中大硯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脩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有穿穴蜀犍為人得楊雄草玄硯如今制去其圭角

鶴記

卷之五

紫玉盈坐

漢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 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每會紫玉盈坐至不相識

張九成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

二程同赴一席

程伯淳兄弟同赴一席願見坐中妓即拂衣去

獨伯淳與飲盡歡明日伯淳過弟齋願猶有怒色伯淳笑曰昨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不知何許人樵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聞新主詔至遂大慟哭投湖水中死

玉雞苗

偶記

卷之五

二

東平許司馬家薔薇花根下掘得一石如雞狀五色粲然郡人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武城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藏書富猗頓

桓譚藏書甚多時謂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猗頓

張宜人

楊忠愍獄既成宜人張氏上書請代先是公劾

相嵩疏上諸舊識畏嵩勢咸匿避去惟王司馬

遶慨然以女許婚其子隆慶改元公既受褒卹

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祀公乃特建祠賜額

曰旌忠

舐目致明

舜爲瞽瞍舐目瞽復致明

金雞

偶記

卷之五

三

一茂才甚椎魯嘗過余山房遇費文孫坐定文孫謂曰卿別後殊進望之似木雞矣其人遽拂然曰君便是金雞

劉道人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家禮遇殊殷勤劉感其意爲擇地營塋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悻謂曰女家俱無人

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載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二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為婁姓卜堊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婁諒妻性相繼登仕籍女為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地今隸興安

偶記

卷之五

四

詣掾長揖

桑悅為某州博士提學掾至悅不為迎掾素聞悅名使吏召之悅怒曰始吾謂人未有無耳者今掾無耳耶且悅非可能令來者必欲相屈乎爾第還我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詣掾長揖即就列掾作色曰博士藐掾耶即有學何能加乃公悅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能過悅耶

今徒以勢位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悅賤誠不足以當公但悅去則人謂明公不能容天下士耳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

雲齊

寧王臞仙每月令人往廬山巔聚桐雲囊歸結小屋曰雲齊障以簾幕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如在巖岫

以字行

偶記

卷之五

五

黃太常子澄名湜練中丞子寧名安楊文貞士奇名寓金文靖幼孜名善羅侍郎汝敬名簡吳徵君與弼名夢祥俱以字行

駙馬提學

洪武十九年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務

蝨念阿房宮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蚊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蠶十餘其
大如豆殺之即止

右軍帖

唐太宗博購右軍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
偽褚登善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暗誦九經

曾侍郎魯七歲能暗誦九經稍長泛濫史籍人
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

偶記

卷之五

六

辭聘

文徵仲父林為温州太守卒于官僚佐大夫以
千金致聘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
朝露斃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贈是欺死父也且
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長春樹

周公墓上有樸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又
燕昭王有長春樹其花如芙蓉四時異色

鯨腹中有老人

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鯨重八斤一酒家買
之置室中夜半忽作人聲明日剖視之腹有老
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真又潁川王戶
部在通州一日宴客庖人烹鯨中有鬼判各一
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王自是遂
絕此味

少陵舊居

偶記

卷之五

七

杜少陵舊居在秦州東柯谷今為寺山下有大
樹至今呼為子美樹

張仲清

張仲清名澄閩之漳州人自言十三四時終日
悠悠忽忽年二十愛武夷山水之勝遂結舍焉
山中不携書史惟筆研自隨亦無著述或閉目
冥觀或怡情峭壁深崖間泊如也人諷以用世
答曰余固非忘情者欲向此中理會庶他時得

一當事不令手足忙亂耳問以何時出山曰以十年為率余友費文孫游武夷歸譚甚悉余欽其高風故特記之

秣馬

漢廣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顧仲恭云謙不敢言其適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極得詩意

設肆鬻字

偶記

卷之五

洪鍾四歲隨父往都舟中父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為父行變屢勝客局至京師設肆鬻字

桂侍御

余邑桂侍御榮按楚時嘗欲撻一宰夫其人祈免不得大言曰仕途甚狹耳何得乃爾公益怒甚厚責之後侍御以事下刑部獄遇一獄卒伏侍惟謹詢之即向其人也侍御因嗟嘆不已

筆仙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達官督之無報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赤虹化黃玉

孔子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

王郡尊

偶記

卷之五

北

吾信王郡尊之麟常熟人在郡清介多惠政至今民懷之公為比部郎時有勢家子強奪人婦公按置之法其人遍乞書致公不能解乃屬權貴經頗百端公怒曰若視我強項郎眉髮楚楚豈為無鬚兒下少時嘗舉家避賊舟中賊過眾皆驚恐舟人不能操舟公自起操之賊去乃以禱授舟人復手披一編神色自若

海鹽墜龍

浙江海鹽縣白晝空中忽墜一龍身首兩截鮮血迸流長數十丈

見博山鑪頤

費文孫曾以六百文貨一博山鑪一士人見而頤頤曰是焉用何不亟索還買一對小豕也

甘少府

甘少府蜜名劉夢得云藥名

神交濟南

偶記

卷之五

俞仲蔚神交濟南托徐子與以介遺詩有曰未見致款曲亮繇心相知又曰曠若懷古人千載與我睽又曰來章倘不乏應慰長渴饑暗此則心折濟南可知王元美謂仲蔚于今詩不甚推于鱗不知何意

盥沐用七人

陳智為都御史性褊狹撻左右無虛日每盥沐用七人二人挽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匱一人捧

水盂一人執悅稍不如意便撻一掌至盥畢必有三四人被掌者

叱水減

已酉夏間江西積雨不止水勢瀰漫貴溪尤大直泮至真人府真人乃大書朱符置水上以劔叱之退則水減尺再叱則水減半俄而水盡平視前後人家漂沒殆盡

鮑照

偶記

卷之五

十一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氏諱減為昭

素負節槩

寧藩之變許副使達不屈死之時其父家居聞江西有一副使遇害即為位易服而哭人惟問之曰吾兒素負節槩為若無疑

偶記卷之五

偶記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樞

南昌朱謀埠鬱儀閣

御史河

松江繇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敘以御史左遷來尹嘉定到官嘆曰事孰有甚于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利

鶴記

卷之六

及旁縣民號曰御史河有未掘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

花歎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旁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歎聲

夢日入懷

李于鱗母張夫人夢日入懷既而于鱗生

陳太丘碑下氣

鄧艾年十二讀陳太丘碑見碑下忽有青氣命人掘之得一刀長三尺餘黑如漆遂自佩之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喻村

玉山喻村有人耕田見土中有物如水牛狀已而田忽陷并沒于水又樵夫入山遇一人三頭遂驚死

鶴記

卷之六

穆王書史

周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後以載其書

曹聖君

曹德爲臨淄令辨冤伸滯都無枉屈人稱曹聖君

風賦

余年十七始學詩十九著風賦

取灰撒羹

歐陽清微時貧甚除日往所識屠家貰肉一斤屠不在其子與之屠歸聞之恚甚趨入清家索取時已煮之釜中矣屠即就釜持上又取灰撒入其羹而去踰年清貴顯屠乃盛陳禮物詣賀清於衆前杖之數十一時稱快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

偶記

卷之六

三

裁錦因此文思大進

僧家大言不慚

肩顯要姓字以博一日之名中人猶且不爲而近日僧家每襲此募緣尚詡詡人前曰我等出世王侯卿相莫予若也何其大言不慚乎

說鬼

張真人家說鬼錄所載甚奇

天台丈人

右軍書黃庭訖空中有語曰吾天台丈人也卿書感我何况人乎

載泉水

閩中有一士人初遊吳下還輜重數十半載異書半則惠山泉楊子江心水其父見之恚甚盡爲擊破其甕庭可運舟客皆絕倒

古鏡

有人夜于池邊閒步見池中隱隱有月影次夜

偶記

卷之六

四

往視復然因使人掘池中得古鏡如小碟許以照人循頂至踵無所不見

純任直法

費文孫每舉動必就余商得失雖延見一士與四方請文之應率無不然余或未之許至有垂成中止者其著述亦必取決于余余所善衆非勿恤余所欲刪即衆人極口揄揚弗存也故余與文孫交得純任直法自此以還余之處友多

寓直於婉乃有純任婉而友之訑訑無改愈深
昔者吾友之思矣

紙錠化真金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譚天雨金事
乃日夜作癡想其儻有儂薄子厭其狀乃造一
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其
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朗然耀目舉之不
可動急呼其兄起共昇以入至明視之則化為
真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偶記

卷之六

五

鼎折足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為凶夫子曰越
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也果克之

詞女之夫

趙明誠晝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
春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為
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易安為妻

春草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歐家童

嶺南歐廣文大任有家童能詩

聞捷軒寢

夏憲副尚朴郡永豐人初第時方熟臥邸中家
人趨告應之輒軒寢如故時有同捷者喜極而
挾其爪聞夏事不覺愧汗

偶記

卷之六

六

杜門

余性好獎借人才一字可稱必廣為延譽然機
巧之徒至以此市交相對謬為肝膽背則反唇
此古人所以杜門也

銅唾壺

王元美家藏一銅唾壺為上代物僅得其底常
以自隨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乃懸十金募
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王大喜再懸上

金令撈取復得昭合

龍井化酒

隆慶六年五月杭州龍目井水化為酒

屏驪從問民間

周文襄忱巡撫河南嘗屏驪從入田野間與村

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惟恐不得盡

白鵠

鶴記

卷之六

七

曹洪有駿馬號曰白鵠瞬息行數百里走時惟

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謗曰平空虛躍

曹家白鵠

我朝宦官

我朝宦官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

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陳寬之謹厚王岳之

忠讜皆不可少如馬騏激變交南吉祥怨望啓

叛蔣冕讒亂宮闈李廣納賂干政則其輩中之

罪人也至王振之釀禍土木汪直之肆毒西厥

劉瑾之謀移宗社則罪真不容遁矣

五色土

貴溪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取以寫符錄

徙癰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

徙至齋前榜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癰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遂大膿爛出赤黃斗餘

偶記

卷之六

八

樹痿

山東異事

丁巳秋山東武城縣有異物四塊倏自天降入

地四五尺相隔一二里許各地方隨將物掘出

驗看大小長員不等初開其熱如火其色外黑

內白叩之有聲不識何物又長山鄒平二縣地

裂數處

偏嶺子

偏鬚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遠志

遠志久服之令人覽書輒記不忘

青蠅拜賀

術士有相牛僧孺云他日當得青蠅拜賀始及第牛疑之後應制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

偶記

卷之六

九

立約數萬計折躬再三良久乃去已而登第

鍾十二峯之秀

楊子雲著太玄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

傳忽然不見雄以父寓巫山時生論者謂鍾十

二峯之秀

知食語

麗江人麥宗七歲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有水取飲之遂知禽鳥之語長而百蠻諸

夷之書無不通曉

費君不死

亡友費文孫卒時行道皆為嘆息或有流涕者余掩泣而嘆曰費君不死矣

愁破

阮簡久寓西山一日友携酒炙雞至簡大笑曰今朝愁破矣

西巖寺

偶記

卷之六

十

永豐西巖寺旁有幽洞迂繞可數十里暗不可行好事者或持火入遊至里許但聞其上有聲若撐篙者然竟不敢深入

特謁壽星

巴陵老人年百八十歲觴客舉樂毛侍御過其地聞之乃屏騎往觀見堦前數人皓首蒼顏年可百餘歲不知孰為老人也問之則皆老人子老人故後出問客何姓名侍御云姓毛名伯溫

特來謁壽星耳老人愕然良久曰是矣客問所以
以荅曰某幼時遇劉伯溫相言我當百八十歲
後有客與我同名者來女逝不遠矣觴罷客散
老人果沐浴而卒

體縮

大歷中邛州州將魏淑膚體洪壯年方四十忽
飲食日損支體日銷未周年縮小如嬰兒母妻
更相提抱已復漸進飲食體亦漸長半歲乃復

偶記

卷之六

十一

其初

偶記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埜鬱儀閱

劉大將軍

劉大將軍縉南昌人名播遠夷係海內夙望者
幾二十年東虜猖獗乃就家調縉往征虜人聞
之膽慄時經略楊鎬素與縉不協欲使長驅搆
虜縉曰虜勢方張難可猝圖且地形未諳深入

偶記

卷之七

一

恐不利鎬怒曰國家養士政爲今日若復臨機
推阻有軍法從事而已遂懸一劍于軍門縉不
得已與都督杜松分道進兵大破虜陣連擣其
巢者三四養子劉昭孫曰孤軍深入而援兵糗
糧無一至可退師縉曰女視楊經略豈復肯愁
遣我輩耶報主致命得其所矣軍次清風山人
馬儀之方與諸士解甲暫休昭孫進曰腥膻氣
不可常恐有虜兵至縉登山望曰此杜將軍旗

幟昨相約會戰豈其來耶時松已陷殘虜襲其
旗幟奄忽擁至縱不及防為冷箭射傷左臂又
戰復傷右臂遂遇害天下莫不哀縱之死而切
齒于鎬也

玉整花

蘭一名玉整花冬宜茶澆平時宜清水種法春
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不濕者恐冰也茶
則不冰

備記

卷之七

三

竈有三十六神

竈之為神號曰司命常在人家記人過犯月晦
之日織悉以聞竈有三十六神所謂五方五帝
竈君五方五音竈君五方五相竈君十二時神
竈君大竈君小竈君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
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君竈君夫人紫微大
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祭玉女光鼓織女竈
下炊母行火力土文墨小吏火父炊母擔樵力

士高良君子突上姤女砌上童子左扶右扶天
帝丈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
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
尉五官六府皆竈神也

第三天子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
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大靈豆

偶記

卷之七

三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愈
固顏色反嬰

艾

艾曰福德綿一日草師婆靈芝一名希夷一名
壽潛

野馬

鷲湖峯頂一日有野馬出遊純黑色高可六七
尺見人則駭而逸時諸僧咸見焉

原缺

胡貞姑大理少卿閨女也閨既死節女沒入功臣家為奴後同郡有仕者見而携歸貞姑痛父以忠遇害遂終身不配

一滴泉

興安岑山洞有一滴泉僧人以石缸盛之水盈缸面不溢邑人有病每取飲隨差

扶老

鷺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峽蝶一名春駒鷓鴣

偶記

卷之七

五

一名花豸一名內史黃鸚關中呼為楚雀鯉一名穉龍

夜歸憑兒

卓敬少時嘗讀書山館中夜歸失道得兒憑歸比入門視之乃黑虎也

山天志

玉山程博士輝博洽具裁識遊王元美諸名士間嘗著山天志百餘卷王令載其書至吳欲為

梓乃束書藁盈車至浙邸被火悉為燼王嗟悼不已子光祿福生以寫梅檀稱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夢肩抵石

德興一農家田中有大石礙耕命石工取踰月偶記 卷之七 木

不可動其人忽夜夢以肩盡力抵石捲入水溝中去厥明往視果然

鐘自鳴

甲寅歲中秋節永豐縣泮宮桂花盛開諸廣文觴客其下忽聞懸鐘自鳴踰時方止

視皮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振囊 噓氣成雲

庾肩吾常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夏日會客肩吾向室大噓氣盡成雪

蛙化鶉

石城王孫統鏗一日坐山齋微雨見一蛙於石鉢上化為鶉

巨棺

玉山有人體軀豐肥無比乃豫買巨木造棺一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已無二與以錢帛偶記 卷之七 七

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巨棺耳其人即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糧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其人始得殮自見其耳

漢昭烈帝能自見其耳

右軍書法大進

王右軍年十二見前代筆說于父枕中竊而讀

之不旬月書法大進

無夷

河伯曰無夷即馮夷山海經冰夷

食中蠅

蘇長公性不忍事每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無貳爾心

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貳者猶有所未決也聖

心不決政為君臣之義故軍士直以天定之若

偶記

卷之七

八

云衆寡不敵便是富天下矣且於仁人無敵之旨謬

尺牘

往余於尺牘尚雋稍沿魏晉聲口劉生日杲云宜進而古余深然之因出舊稿悉焚去更為秦漢人語然夙習已深每伸紙不免去而復來憂憂乎陳言之去始殊覺苦習久乃安洵哉後生之起予不淺也

李西平

李西平有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想

動心寂寞

吾人自視宜大自視大便不屑偶非類從來名士未有不落落寡諧者彼雖門庭蕭寂而詠歌一室晤言千古視當世猥瑣之流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獨往獨來夫何慊乎哉楊子雲寂寞草玄門無過客未免動心王莽謬加恭敬遂

偶記

卷之七

九

不勝知己之感至為劇秦美新以阿之而生平名節一日頓盡矣繇自視小故也

械虎

祝廷璿山居多虎祝為設機械宛轉曲折虎入不得出親族故舊聚族而觀者甚衆祝以其煩遂毀不復作此械

安庭栢

安庭栢善誣毀雖至親密友遇安處其間無不

怨詈絕交晚年兩頰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為妨礙困苦不勝以死

丘濬媿其夫人

丘仲深濬瓊州人淹博羣書而好為詭辯其論秦檜則曰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為亦未必能恢復其是非頗謬多類此濬因中官李廣得人相每事欲有紛更時王三原恕有

偶記

卷之七

十

重望為濬所嫉陰嗾太醫院判劉文泰論之怒遂引疾去踰二年濬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使我相公齒王公負不義名天下非若也耶何弔為人謂濬媿其夫人多云

牢丸

牢丸今湯餅也

大小歐陽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

墨調精紙良筆方書詢子通亦善書而名亞於父時號大小歐陽體

秘景符

禹代鯀治水民為聚瓦石有黃龍助之開江九載而功成乃沈秘景符以鎮五千水患至今賴之

玄鹿

鹿千年化為蒼又五百年化為白又五百年化

偶記

卷之七

十一

為玄漢武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之骨皆黑色仙人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偶記卷之七

偶記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南昌朱謀埠鬱儀撰

瑞雉

杜宇一曰杜鵑一曰子規周公謂之鴛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鶉鳩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鴛燕戴德謂之瑞雉司馬遷謂之秭鳩楊雄謂之子鵠王逸謂之買鳩張揖謂之鸛鳩沈瑩

偶記

卷之八

一

謂之鸛鳩張華謂之怨鳥郭璞謂之子鵠常璩謂之子鵠徐廣謂之子雉韓愈謂之催歸顧况陸龜蒙謂之謝豹

瑞英簾

渾瑊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名瑞英簾唐宮禁中物也

兔目鼠耳

槐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

如規二旬而葉成

三秦豪傑有幾

康海李夢陽同為關中人各自負不相下後劉瑾構夢陽下獄欲致之死李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惟德涵為能救我康曰是誠在我即上馬馳至瑾門瑾素欲交康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即攝衣出迎因留飲康譚笑睨瑾曰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先生試言之康曰昔桓溫問

偶記

卷之八

二

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蝨而譚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聞若此哉瑾疑其譏已面有慚色因問曰方今三秦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樞者意益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為彼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

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
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
李夢陽乎此人罪當誅康即起出曰海不敢道
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李得赦出

昔昔鹽

樂府有昔昔鹽羽調曲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
之類

偶記

卷之八

三

公差迷路

星子一公差夜行迷路見林莽間有火光跡之
有三人席地向火厥狀殊常其一鼻垂至口以
手自捉之曰我有長長鼻其一以舌舐眉曰我
有長長舌其一伸手可八九尺曰我有長長手
公差惶遽亟向懷中摸得官符向三人大聲曰
奉官勾攝女等言畢各潰散火亦滅

鳥獸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夢得瓜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求不得一夜夢人謂
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獻華拜而受及寤果
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小樣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圍
方丈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

偶記

卷之八

四

閨秀

彭雲徵妻為瑞昌宗女能詞賦雲徵嘗遊楚送
之以詩有三秋念子猶彈缺九月無人為授承
之句真閨房之秀也

石判官

甲寅歲多雨玉山葛公塘邊有一山忽崩陷中
有石人立手執管狀若判官者然人咸訝之

高麗進士

洪武辛亥進士金濤高麗國人以不習華語歸還其國爲官景泰甲戌進士黎庸阮勤天順庚辰進士阮文英何廣成化己丑進士王京嘉靖癸未進士陳儒俱交趾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儒仕至右都御史

訛言閏十二月

庚申冬郡中訛言閏十二月時新曆已頒行閏爲來歲之二月矣而訛言不休或云有飛報到

偶記

卷之八

五

或云有移文至一時人心搖搖靡定究所從起乃一人負債甚大慮債主殘冬索償造爲此說冀得少紓而負債家競相傳布繇邑而都而通郡而他府煽惑愈遠至兩月餘始息曰爲改歲矣計亦狡矣哉

屠儀部

屠緯真儀部以文章擅譽當世顧性豪爽囊無餘貲每出游覓文客贈金常滿屠歸輒散之親

黨故舊間頃刻都盡

輓玉

輿國有輓玉可直可屈

某星有異

李雲將矣豐城人嘗偕友人露坐夜分指星象曰某星有異應在南陞大帥當有罹其災者不數月果有滇南之變

臨清狐

偶記

卷之八

六

臨清東阿之間有兄弟兩狐具姓號善譚論好義多豪舉屋宇弘麗飲饌精美與石鴻臚善石嘗謂人過其地刺訪之勝與俗人談

腹寶

京中人家有小兒病黃瘦諸醫莫效一夷使見之請以重價買去其家不肯夷使曰若且死見驚尚有生理其家固不與踰年兒果死後夷使再至其家聞之頓足人問故曰是兒腹有異寶

取出可得生死則寶隨氣散矣悵恍而去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三歲受孝經

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

視師疾

費文孫疾時其弟子程康棊自鄴溪走百里往

視問醫調藥扶侍惟謹凡月餘而文孫卒程哭

也

也盡哀家亦貧受知鄒郡丞每有贈金輒分半

以遺其諸孤師友之誼于今逸矣錄此以風厚

也

劍俠之流

陸大金吾炳與趙夫人翫雪密室中忽于雪上

見人影詫開而人遽至前至者凡五陸心知為

劍俠之流即命夫人避去呼酒酌五人親致壘

杓曰僕為人主守三尺奈何相通若金幣唯所

欲五人曰金幣何用一人袖出一石乃異寶以

視陸曰此寶本有雙其一在公願相假陸曰誠

有之不為公惜第不記置何所非可造次索耳

其人曰已知在某姬第幾箱緹囊金盒中陸不

得已取贈五人致謝且曰願公忘情于我輩不

然恐于公不利陸唯唯即躍高屐升屋去其行

如飛屋瓦無聲時趙夫人已暗集鄰宅兒邏獲

無所見後六載有直指過訪陸附耳以五人名

傷記

卷之八

八

相屬是夜前一人復至色甚怒持短匕如秋水

曰公竟不忘情我輩耶即直指何能為陸佯應

曰否否其人曰我已心許不殺公矣復去陸吐

舌食不下咽者數日

山獬

獄法山有獸名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驢生卵

聞一遊僧云曾見驢生卵又鷺湖一僧云嘗見

一猶爲鼠所殺

命在斗牛

韓退之與蘇子瞻生辰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致謗特甚

乏薪燃紅紙

弋陽黃編脩兒爲夏少師甥汰侈無度窮極珍饑庖人鎚鼎間晝夜不息偶雪夜值薪告乏取雙紅紙五千燃之後其父亡少師被僇不數載

偶記

卷之八

九

至乞于市又繫繫數十年而死

緯好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四門博士

漢唐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菟同科稱爲四門博士

井鳴

丁巳初夏吾邑龍田坂有古井忽鳴水湧起作黃色如是者三日

閉門羹

宣城妓史鳳待客有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連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夢中來

賣藥王老

偶記

卷之八

十

賀知章嘗持一珠貽賣藥王老訪黃白之術王老卽以易餅共食賀色似吝王老曰慳吝未除何繇得

萍

柳絮入水爲萍故李于鱗詩歡心楊柳花春風爲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薛度弘

薛濤字度弘喜種葛蒲

浩浩白水

管仲妾名婧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耳管仲喜以報桓公遂舉以為師

燕公記事珠

張燕公說有記事珠珠緝色事之忘者翫之則偶記 卷之八 十一

復能記又外國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鳩杖

漢制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塗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

五世吏部

何尚之子偃孫戢戢子昌寓孫敬容五世為吏部謝莊子朏及淪朏子惠淪子覽孫溫四世為

吏部

黃河清

今歲庚申八月黃河清自十五日巳時至十七日申時凡三日 聖主當陽之兆與天河清難俟昔賢攸嘆余何幸躬遭其盛也喜而書之

馬已

卷之八

十一

耳新序

國朝王元美良史才也而恨
不居史職以今讀史料一書
既贍且覈一代之文獻在焉
埒于司馬子長班固堅居然

耳新

自序

季益之間哉范蔚宗遠不逮
已而顧以身非史職退然自
孫子稗官之列夫元美之史
而云料也誰為正史者哉乃
說者謂益堅漢書多取之劉

子駿襍記蓋子駿博綜西漢

典故選收精擷儲其實以有
待則子駿作之勞而益堅享
之逸也余少賤耽奇南北東
西之所經同人法侶之所述

耳新

自序

與夫星輅使者商販老成之
錯陳非一耳涉之而成新殊
不忍其流遞而湮沒也隨聞
而隨筆之書成行在且久而
茲取詳加訂焉以是為可以

質今而準後也庶幾竊比于

子駿之義以待夫他日之為

蓋堅元美者豈曰小說云乎

哉鄧泰素凡兩為余序而未

明作者之旨故漫自志其緣

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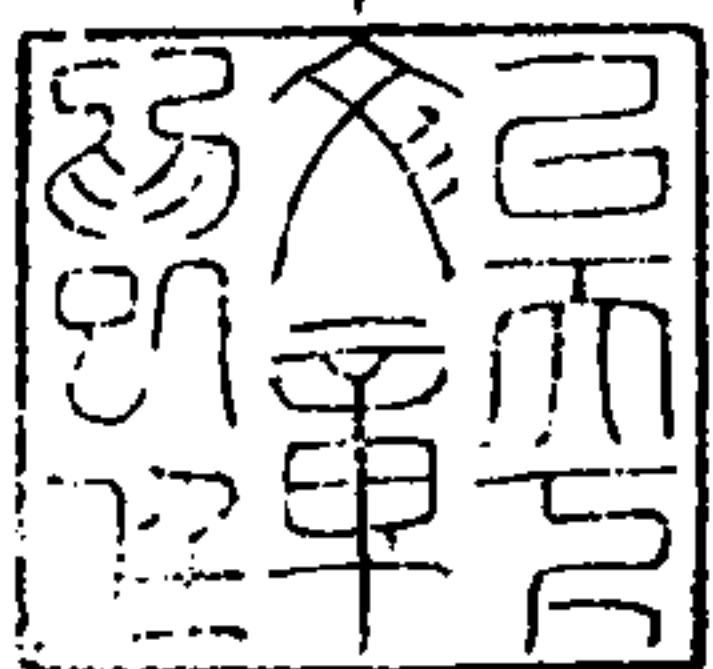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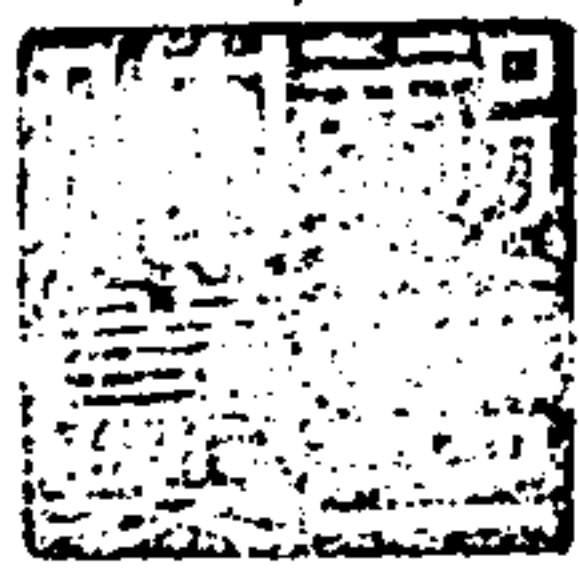
自序

三

起以告夫世之有耳者

崇禎甲戌秋日信州鄭仲夔

曹師父題



耳新序

猶之耳也人涉之而即故何

曹師涉之而日新亦猶之耳

語耳也人陳之而易厭何曹

師陳之而四筵驚獨座亦賞

耳新

揚序

一

抑自有說蓋余曩耳曹師名

如轟雷閃電不可得而掩比

謫居信州亟造廬訪之見其

貌闇如口啞如退然若不勝

衣以余所耳與所目抑又異

甚咄咄胄師何視吾以太冲
莫朕若此已而數數往叩之
則言皆玄遠吹氣作旃檀雖
相得益歡交斯莫逆然而偃
室罕至又居然有室邇人遐

耳新

楊序

二

之風世有異人如胄師宜其
點染所至成異書哉故夫胄
師之書無往不足以聳耳而
新聽也迺獨以耳新一編命
余闡厥大旨夫耳新之旨莫

詳其自述余何言則亦言其

簇簇方新者確有原本非如

世人逐耳根上作生活者而

已矣胄師嘗拈陳大士與人

問荅語曰君自無耳何得截

耳新

楊序

三

去吾兩耳信斯言也耳新一
書可以無庸不佞序爲矣胄
師將無噓乎哉

閩漳友弟楊觀吉題



耳新目錄	卷之一	令德 十則	經國 五則	卷之二	正氣 十六則	博瞻 四則	卷之三	耳新目錄	集雅 五則	惠濟 三則	卷之四	神應 八則	卷之五	梵勝 十則	知遇 三則	諧艷 三則
		藹吉 五則			立言 五則			一	懿好 四則			仙踪 七則		同聲 三則	矜奇 四則	

耳新目錄	卷之六	陳屐 五則	正繆 五則	時令 三則	卷之七	志恠 七則	奸恣 三則	災變 六則	耳新目錄	卷之八	物表 六則	命相 五則	寶遺 十二則			
		紀土 五則	異述 十三則	今文 三則		說鬼 四則	醜媚 二則	孽召 六則	二		兆先 四則	藝術 三則	人瑞 二則			

耳新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令德

王孫謀璋字鬱儀以中尉攝石城王府事權埒郡王然秉質端尚造次必于禮教墮戶讀書絕粉白絲竹綺紈鮮腆之奉尤喜延接四方士以聲氣相悅慕者歲無虛日與人交久愈

耳新

卷之一

一

篤理藩政積三十年人以寧一著書百有十
二種皆手自繕寫稿至數易未嘗假手書傭
易簣前二日猶與諸公子說易指示詩文宗
尚是夕有星光大如斗墜里中左右闐闐相
驚告棲鳥皆鳴越二日而公逝南州人士私
謚之曰貞靖先生有子八人統銀統銅統鎧
寶符統罇統鉦統鑲統鑽皆賢而好學世謂
其遠過荀氏八龍

文太史震孟長洲人至性孝友登壬戌科一甲

第一聞者相慶以為純孝之報居翰苑者未

踰年遂以抗疏忤旨罷官家居時人為之

語曰求忠臣須孝子緊為誰文文起

未鬱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瘧下公方同病骨

立猶強起乞以已年增母算夜夢天神來告

曰久利氣陷當于香連丸加升麻少許因如

其言一服而愈

耳新

卷之一

二

石明府有恒字伯常黃梅人初令遂安再令長
興所至視民如子一日有盜數十人來劫長
興庫藏不得怒欲殺公公子孝廉確請以身
代盜不聽竟害公尋復開囹圄縱諸重囚去
諸囚曰石公無冤民我輩寧忍以貪生負之
耶盜復欲害確諸囚與之持得免已而喊聲
大舉盜懼遁去諸囚竟無一人匿走者後公
喪歸兩縣之民咸來護送如孝子之悼其親

焉

郭孝童金科錢塘右衛人家世勲蔭萬曆丙辰六月夜半鄰火突發金科從夢中躍起挾八歲弟冒煙出以付鄰人李某已倉皇回顧未見其母復欲入李計火燄益烈入必無生理力挽之金科弗聽復蹈燄而入卒與母姚氏及二幼弟握手聯肩共斃于火當道破格表揚附祀旌德祠孝童時年十六論者以方曹

耳新

卷之一

七

孝娥焉

李侍御應昇字仲達江陰人方家厝被逮報至毅然詣解所神色不變或曰合兩刑乎答曰吾業以身殉國安能恤家也竟不一及顧李制舉稅清超玄勝獨步一時時以方李謫仙之詩貌恂恂若不勝衣而臨夫節慷慨蹈死不變世謂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信哉蕭郡尊思似每丁祭必齋宿學宮

介友朱夢得介而絕有識量嘗於戊辰歲舟過

小孤風濤大作帆索盡絕同舟汪千頃急念觀世音垂救勸夢得亦當念夢得謝以時未持齋且平日不念今日念將誰欺乎時風亦小定整帆及大孤風十倍前更雨雹千頃以夢得篋中有楞嚴宜升之高處夢得謂篋中尚有孔子書及先人集若盡出之時不及止出佛經是輕父重師輕此方師重異方師也

耳新

卷之一

四

不可生死數也毋多一忙頃之達禦兒港焚香向水謝口占一絕云白頭浪裏此心閒厭說存亡頃刻間暗數平生纔一遍危舟已過大孤山其見定識卓如此

養菴大師居鷺湖慈仁特至以德讓化人見者咸戀慈雲佛日性至孝父母葬邑之九仙巖去鷺湖百里許每歲祭掃必步趨老年艱于步始率徒代之先一夜必設茶果致恭敬謹

其徒尋持香數枝拜而授焉其徒既祭歸又設茶果如初恭敬拜而酬其勞孺慕之情至老益篤如此師嘗遊武夷過接筍崖先時有同鬪髮師兄弟曾捨身于此距師來遊時十年許矣徒衆以告師因泣之慟遂不復遊諸勝次日脩佛事其處師長跪持旛招魂哭之盡哀隨觀者甚衆時有建寧李氏兄弟閱牆者四十年雖同居築牆間其中堂示無復合

耳新

卷之一

五

理感師所爲不覺相持而泣遂復好如初聞人咸嘖嘖師之默化云

余以甲子秋始識建武楊因之其人恬靜寡營雅好著述余每過其邸中見其羅列古書呬唔不休夜則張燈以讀若不知有煩暑者然試事竣余數數相過從方呬唔如故心竊異之既放榜各阻風章江因之過余舟相慰藉是夕余復尋其舟與談則張燈呬唔不異往

昔余微窺其神情夷然自適遠同鬪生之無愠始益媿且異之與訂交吾豫章卽多才然近日率羶于名粗識古書便爾大言夸人謂世多空腹咸莫已若至功名之際益不能自持矣如吾因之者真讀書真有道人哉因之著述甚多而雅不欲出惟筆史行于世

藹吉

龔淵孟與余書稱繆當時之慧而勁文文起之

耳新

卷之一

六

介而裁姚孟長之莊而密魏仲雪之澹而真顧仲恭之深而亮錢受之之寬而奇何季穆之精而練王季和之峭而悍俱一面之雄瞿元初陸孟鳧許子洽黃子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龔名立本常熟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賈太傅之思

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爲斗極

張魯叟目聞子將印其人如青霞白雲韻格自別

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為多才有余友涂子期伯昌涂不疑大雋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鄒逸少以尊公武輿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耳新 卷之一 七

戊午得借鄒子逸少游印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為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端不可誣始信爾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咸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為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嗇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况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

為之子哉

經國

鄭中丞教未第時讀書山寺中有啄木鳥日來窻間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做其畫迹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畫板復墮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做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勳寇

耳新 卷之一 八

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為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識忽思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曆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卽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微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世廟於中

耳新

卷之一

九

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已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密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爲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爲他事者也出視爲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荅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

行忽惟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趨回縣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遂至冒觸其受責周沉思良久曰吾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必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一人曰但沽酒少

耳新

卷之一

十

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荅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巾致夫身

死尋復謀娶妾身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為伸冤隱忍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為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占觀象贛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為

耳新

卷之一

十一

懸腕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罷輒能作小楷為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持交游最廣居恒一揮千金畧無德色嘗督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為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為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當事以盧至之盧依周禮稍緣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異楮寶硯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蒞余邑時極加意保民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挫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叅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懾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為步潘往返疲甚與為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陳開封禁之害當事疏請遂徹嗣中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為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曆乙未進士

耳新

卷之一

十二

耳新卷之一

耳新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冑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闕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龕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為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

耳新

卷之二

一

士崇奉我令我踧躅不安耳蓋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會見其像其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手書誠于書曰付遜之見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

毋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

食甘噍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

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

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

見吾童生秀木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

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

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

耳新

卷之二

二

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毋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毋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

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
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
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毋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
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
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
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
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錄

耳新

卷之二

三

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
何祖父母百歲後塋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暘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峒曾以會
試隨侍僦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璫遺帖致
意勿復取直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
諫艱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繇是恨之
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科

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聞始出行
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
往乃稱舊疾更作即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
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
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整衣冠
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

耳新

卷之二

四

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
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聞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闖恣擅耻已
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
祖爺稱殿爺與夫稱公誦德雷同附和者聞
此直當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
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

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嫠婦
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簣
華而不敢不易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蓆卷支
體倒監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
子學泚扶柩歸家一慟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卽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
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極楚
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睜目

耳新

卷之二

五

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祈
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
頭顱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
以觸權奸罷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
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
者聞之織璫遂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爲羣兇所容逮獄時

備極慘毒而斃訃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
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
暨所從來荅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
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顰蹙曰俱死
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
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卽相隨往我
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
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

耳新

卷之二

六

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至人名字渠前
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
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
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
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
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
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食言夫人言未終
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

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直是
令其死後有諾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惟
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
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

李侍御應昇為曹欽程所構害曹後罷歸遂不
為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
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
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耳新

卷之二

七

首發魏璫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
內傳寫一時紙為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
誦菴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
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
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既殲陸萬齡諸人并治
米山之倚見現曰泊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
君子立身可以知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 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

劈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眾阻之其人曰吾
生不能啖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
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
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
辭韻愴烈明歲忌辰方酌酒遂一慟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
書陳寃遂得贈恤

耳新

卷之二

八

立言

善為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西藏之
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煨煨焉炳炳焉渾渾焉
噩噩焉澤于理審于則凝于氣琢于辭澤于
理則不膚審于則則能訓凝于氣則不佻琢
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
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為房也周于采采或花
之藥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

出以至于滓穢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
虧其一方比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
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
漬米而烝之糗黍爲君麴蘖爲使數日而米
汁出焉夫乃揚醜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
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
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閑氣不
能以御游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爲奇而耳

耳新

卷之二

九

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
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
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鬱儀諷古十首乃更集
諸子箴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爲也雷司空喚謂其
稟龍沙聞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
作結爲六年誠然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

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化
之門爲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
女都而且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
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鏗終焉八百回焉何
天距焉何壽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
所不死何所有藥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
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儉

耳新

卷之二

十

蓬瀛旣逸夫誰造焉方壺旣廣夫誰往焉取
彼童男巡遊海上胡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
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
焉死五利焉誅胡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雞窠
何許容彼小兒胡爲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
乳白雉下錫穆何取青鳥致貽武何喜焉得
廣樂張於帝幙焉得瓊巵宴於瑤池爰有天
台婉彼二女孰期在夢得兩男子靈樞何浮

斗牛何入何置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
取夫竹筇胡日不肯閉終焉化為龍采芝煉
藥何所修嬰兒姦女何所求何意彼人間而
信有丹丘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為人倜儻真摯刻意嗜古
尤工詩鬱儀宗侯嘗評其風力適舉位之高
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
為知言

耳新 卷之二 十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
承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真神耳誠得其真
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
擬議以成其變化宣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
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
聞合而病于擬即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
互相做襲吾謂摹叔敖衣冠猶賢于襲市徒
乞兒衣帽况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博贈

朱鬱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
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
僻者貽書相問輒裁荅如響

余國聲琳信豐人為鬱儀王孫舅氏博洽多聞
尤敏捷疆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畧抄起
句下即接以云云或間錄數句復接如是人
問故荅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余嘗為

耳新 卷之二 十二

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倍御史宴御史命題
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
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剡薦
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
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
獻御史詩出謁一叅藩叅藩謂曰君如此才
高真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叅藩恚之言于
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

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
牘越格者不得騰紅時監臨喬公憐其才命
止謄本經遂爲本房祁司李所拔旣放榜典
試顧太史董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淹貫
深奇之閩人爲之謠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
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學有奇膽又有奇
遇

耳新

卷之二

三

張文學士鵬字子翀鉛山人博雅耽奇湛于經
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
翀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贗古競售
而真實學問如吾子翀者竟脩文地下彼蒼
者天殲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耳新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萬時華茂先閱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
一序與得早下八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
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偶披往
序其品騰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

耳新

卷之三

一

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目余少受三百
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崇
精古詩對之靡倦廼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
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卽今
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質而宕婉而多
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咏歌庶幾想見其
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
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競挾

幽玄以赴其所欲至而有至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瑕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瑕瑜參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

耳新

卷之三

二

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卽其佳者僅足板晉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遠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自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常也迺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擬比玉至七言絕句太白而外亦

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騷翮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爲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面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言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爲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駿駿魏晉間作者于鱗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

耳新

卷之三

三

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竝驅高遠夫目所兼睹卽信陽濟南難之况其他乎五七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乏人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焉而不精吾所取者高岱諸什猶有開元大曆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音哉要以此

道無兼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爲
此猶此之不能爲彼也曩括古今兼總聲振
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
翠重陰洞烟霞輝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
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普天
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方之杜
少陵秋興工力悉敵

耳新

卷之三

四

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
言諸人逆璫怒褫奪而歸及詔獄起駕帖至
奮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
愁悒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
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脉脉共
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歌楚調不
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高士舊知聞如
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繆
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
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其二曰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
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
柳色誰爲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
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鴿詩白雲渺渺迷歸夢

耳新

卷之三

五

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
犢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
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
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禪寄語
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鄒縣道中聞
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
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却惟登車攬轡者
爲子灑淚問蒼穹鄒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

士祗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
漆驅車相避隔林行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
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
懷曰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搔首問蒼蒼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
滿衣誼譁土語是還非祗憐歸夢三千里不

耳新

卷之三

六

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
為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
餘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
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
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必減屈平離
騷也

亡友汪恭仲櫛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
俊逸不媿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鈞

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恩王及余不佞
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
披靚蘭蕙芳揆藻雲霞燦當窻振逸響時名
走淆亂識曲偽傷懷咄嗟誰獨捍慷慨憶同
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為狂沈醉一似玩榮
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為晨風飛凌虛翔
浩瀚豪爽不自持徒倚增累歎此意知者稀
長夜何時旦詠余者曰阿龍故自超婉婉揚

耳新

卷之三

七

眉宇世多嗽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
而乃厲高羽辭賦逼西京先秦以為許悠悠
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岌高冠朝蘭夕宿
莽嗟哉薄世人披榛久無覩中心悵有求著
述常扃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
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玉
齟齬籍名士十六入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
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揆藻江河傾結撰雲霞

起斗酒日百篇靈性效筵几雜糅謂不芳續
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徘徊吾
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脩姁局促悲下里
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玄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秬
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
寄贈余一律云蒹葭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
百尺樓塵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丘

耳新

卷之三

八

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
高天必忌臥龍飛卽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
韋蘇州間真堪伯仲也

懿好

蕭穎士家傭杜亮慕主博與至其筵楚而不去
趙至年十四隨車問嵇康姓名卒走數百里
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已也今世卽有
蕭之博學嵇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

王侍郎廷極重黃少卿清少卿叅軍利州衛王
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才身萬里外每
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歲至燈
後始別去

楊大中丞璉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
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
叩頭乞父老勿噪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
縣爲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

耳新

卷之三

九

者以萬計下至萊傭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
助贖譴官旂亦感泣爲出資設醮禱於關帝
廟河南經過州邑無不爲之請禱自備資糧
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旣敗諸臣死忠者竝得昭雪特加贈廕
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
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璉左都御史吳裕
中太僕寺卿萬燝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

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
仍各磨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
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
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
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
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
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
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耳新

卷之三

十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為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
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泛漲民病
于涉至辛酉蔣郡尊蒞郡慨然念之乃請明
通上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
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
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
之明通在持興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為佛事

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蹇驢已乘則驢踴躍
疾走他人欲乘則顛翻使不得騎

喻鵬南昌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
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壁歲苦河溢
蕩析民居漂沒者千人漕河使者憂之疏請
崑設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曆
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
以法喻蒞任初禱于河神乃既厥心以利導

耳新

卷之三

十一

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
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
遷蕭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艱歸歸之日
輒夢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即向者乞救于
長安道者乎靈壁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曆己酉患熱病五日不
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
如人世惟陰靄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

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
階左右姚上堂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
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爲已較勘善惡
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
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爲何爲書王曰未爲
名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
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
水災救河南之開鑿奏疏一一具錄至己亥

耳新

卷之三

十一

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爲
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
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
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
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卽舉手相別姚遂甦次
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三

耳新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虞山龔立本淵孟閱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塋孟儒兄尋
得林家源塢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
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雖長莫
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

耳新

卷之四

一

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
第二籤詩曰盈虛消息總天時自此君當百
事宜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脩爲余
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揭貲買之
比遷穴相地家或至祭丁或至壬丙余未能
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宜質之靈前以定因
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脩爲
方寸者爲方寸一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

言以決云又方寸爲心贊用壬丙者陳心燭也葬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爲可用者陳云是爲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爲尊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赫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爲哉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爲人盜去陳家特窘

耳新

卷之四

二

甚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艤舟海濱登岸閒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鑄鑪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詫咸謂取鑪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舟

無恙

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爲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過謝于途更有文學陳遵一并兩牧童皆僧素所熟識者僧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耳新

卷之四

三

王司李夢暘字旭東爲余師遐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前令嘗督民設捕而囑負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蒞政卽齋沐自爲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嚙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禱已卽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觸

網罟帖服類羊豕若有所爲鉗其牙極其爪
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睥睨
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
而屬以奠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睥睨何
爲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
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誦得之盜以亡驗執不
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
自新不者神不若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

耳新

卷之四

四

信公爲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
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
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
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
曰是無害倭尚有三日不至公宜單騎出城
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
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度橋斷

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
城必無幸須急召毛閩使可解也召毛至果
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
忽見澹臺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
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澹臺先生曰因汝
倡邪議建逆祠時聖廟致江西各處聞風效
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

耳新

卷之四

五

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
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
齡正欲匍匐伏罪則已不見遙望惟紫雲瑞
靄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
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
神袍手執小網又在本部擒獲盜八名盜或
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爲

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
七人擒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
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
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
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
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
早江公至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
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

耳新

卷之四

六

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
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臂
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審畢神
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
便遁去矣善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觀言訖
辭歸江公令衆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
應如此

仙踪

宜黃鄒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極
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
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極曰是仙境那可到
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
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
招極極欲借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
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晴朗時
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

耳新

卷之四

七

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菴于三
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
右既二年邑人有謫戍河南者道遇之相語
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目
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
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為具述尹使人發
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

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爲郡
守金銑所得惟詩讚留傳人間讚曰福田多
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
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衲襖一不憂
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
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讚曰不啻金烏
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任則閻浮且任去時撒
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

耳新

卷之四

八

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曆庚子冬罹于火宮
宇灰燼井皆塞工人濬之先及內井窮底得
鐵索子莖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
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識云鐵索繫洪
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
僻處潔地以坐時以手畫空密爲符咒坐三

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七二十一日則氣
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
空瀰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
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
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
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
携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

耳新

卷之四

九

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
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邀燕會欲命歌伎
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卽有麗人一二携
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出且
歌喉宛轉音翊翊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
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
人踪稀僻地爲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
曰可爲我作每丸以一分重爲率須勻稱如

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燭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卽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有變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丸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豐僉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橐中無剩物何以爲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卽于傾銷匠

耳新

卷之四

十

舖取鐵尊以唾畫之欲携去其人有難色曰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携至一園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鎔卽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僉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薊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傭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甚口訥力作不辭瘁柴顧不知其爲仙也以常傭視之自若一日尼孫尊人方

與客奕局且輸傭偶在旁指點一二著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爲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爲意也弟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爲仙也每言之初不作荅傭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援筆爲長翰頃刻立就文情藻麗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當請之以傳世耳

耳新

卷之四

十一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誕日公卿臺省皆稱觴爲壽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氅藤杖塵拂踵門求

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鄉竟日竚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爲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詈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稟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

耳新

卷之四

主

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

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慕地不見

耳新

卷之四

主

耳新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南州朱寶符夢得閱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慕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鷲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為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

耳新

卷之五

十一

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捨已關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香沉固之祀于義師傍至今塑像鷲湖云

郭極繕寫華嚴經至心部忽香案前見一比丘鄰問女何人敢擅至此荅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鄰命取袍筒禮謝遂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

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眾登諸峯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眾惶遽無異亦為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為師摘帽

耳新

卷之五

二

簡盡徐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眾亦知猿之怖女輩而易以不怖我乎眾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香林上人居閩杭之上通寺戒行精嚴時露靈異初至開山水源淺薄不足供山中用師因枯坐泉側廢寢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遶其旁師囑曰女為龍母憫大眾使水源出乎囑

罷蛇屈曲躡蹠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
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絲寺左旋層崖梯級
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
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任師遂獨往果
遇虎叱曰若亦具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
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
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
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

耳新

卷之五

三

安用寔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
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
花爛熳都不結實聞人相傳爲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爲鶯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
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卽絕粒至期謂諸弟子
曰吾將西歸可爲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
立師乃自起拂拭趺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

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响後睜目日期至
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
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
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晚港橋
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
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至
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
費毫無濫一時縉紳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

耳新

卷之五

四

願爲把臂云

鶯湖養大師示疾時喜鵲遶身久之悲鳴竟夕
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
虛空臨行十句相分付須識熟輪半夜紅拈
訖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
十有一寂後頂煥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遶室
四衆感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峨眉來云見山師至齋僧有一

僧攜犬不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上睨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爲唐宋古刹頽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

耳新

卷之五

五

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尚虛其半以有待至己巳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銳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當再興之兆

同聲

百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爲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

而塋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凡十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恭仲櫛至丙辰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業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鬱儀王孫謀埜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鬱儀卒且蚤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依者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

耳新

卷之五

六

西州之慟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弋陽朱道徵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交成習意氣日微媚官長而不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爲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祚黃名中焜俱與余善

知遇

薦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墻之過峻不肖獎借
後來而號為憐才者又多濫與無別見似人
者而喜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為一人果
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目為小友苟非
其類直自臥百尺樓待之不至借少年以叢
神庶真才得以著稱而贗品無繇緣附國家
人材終將賴之矣

耳新

卷之五

七

余明府桂萼世之上瀘人為孝感令首拔夏圭
疏時于歲夏食貧居無一屋余特為擇
配更捐俸為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
余遷巴州守去尋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
表都門遍跡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
悉嗣且家世漸替即悲感不巳夏聯舉進士
為述余所以牧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
兩祀名宦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

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
以國士夏公不負所知能為國士之報

丁巳春北曹遠生先生以恤刑蒞郡事竣余
持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
即為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商古今作書
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覈不下汝南月
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捐俸錢為
余刻書臨別深用相勗情溢采辭蓋知己之

耳新

卷之五

八

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
品望清真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
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一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為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
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
坐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舉鬚
髯如銀携短筇從堦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

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塔前過者即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荅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鬚每出行携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為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

耳新

卷之五

九

首如官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僕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祁孝廉衍魯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糧遊武夷客久途窮為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髫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裹髮惟日令家人為畫網巾于首率以為常余嘗延

至家作畫見其蓬髻角巾絕不脩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壘壘不休遇俗容輒謾罵時于衆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首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家言而名以畫掩

諧艷

臨川傅平叔占衡弱冠而風氣令上嘗戲為啖

耳新

卷之五

十

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允奇如武后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崑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兢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林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

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輝應翟
聞恒處惠後又如怯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蓋
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
野爲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弼可如
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咸
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
諸生有名儼名侃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

耳新

卷之五

十一

顧者未赴卽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如也
王子儼望之儼然熊子兆顧其真維熊維羆
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
爲光未得螢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
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

杭城妓王瑣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嫺詩歌
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
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卽詒短

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
記其一二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
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
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
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不
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話萬勿以我爲冷
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青
瑣瑣王卽諒應久忘之乎其致研而韻冷多

耳新

卷之五

十二

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建武涂伯昌子期閱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
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絲旗十里次
馬上雜劇皆白晝少年或伶人為之閒以鐵
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穉子綴其上或魚

耳新

卷之六

一

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騶從
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為之近神
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
黃金盃蟒袍玉帶轎做王府制柱蓋刻蟠龍
飾以黃金用八人舁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
各門爭出奇巧相尚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
綵遊人駢錯趾賞翫遠且四方奇貨一時
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簫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
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宴踏歌竟夕方
散鞦韆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
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
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
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耳新

卷之六

二

赤溪在新城南五里桃花夾岸近萬株下臨江
水開時觀者如蝟市酒家結茅花下以供遊
人

潮惠有大俠每矚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
帖通衢令以多金贖取必厭其所欲始聽歸
謂之勒贖初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
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皆紆迴深巷又里許
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
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日廩說之甚厚將贖

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羅列燕
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
歸

紀土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烟處環山谷蹊徑皆
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猱
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導猱識人
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護送

耳新

卷之六

三

酬以食物母相負遇猛獸猱卽躍至獸首制
之巨獸畢集猱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猱始
還中途欲炊煮有坑窖火不用薪炭

柳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
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
垢膩者投之不澣自淨陰田百餘畝魚池數
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奠之卽
熟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
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
底作葡萄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
流爲澗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申
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
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峯羅漢峯虎
耳新 卷之六 四

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音
逼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卽以此代鐘鼓朝暮
考撞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
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
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
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
剪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釋

父死不塋爰及于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
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
于孟津諸侯五月而塋豈有十三年而文王
猶未塋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據
拾齊東語而不必覈如衛武公睿聖也而至
謂其篡父兄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
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鷺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鷺育子

事新

卷之六

七

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
鷺復還故處俗傳龔敬養鷺者非巖中有荷
又一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
眼迷離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
之西鄉人往歲曾獲一兔

韓太史教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
破解煩言奚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

此解乃太史質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羶名僧
每向余譚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哂而應曰
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
世耶僧服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
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聞太史語真足當
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禪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
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鈞

事新

卷之六

六

不網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為
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
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多買魚鳥放生便
可證佛補者希重直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
之擾乎何如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至仁
無仁之為得也北使李諧之對梁武曰不取
亦不放斯真善放生者矣

真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稱
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
故名

萬曆初年 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
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
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
金

秦進士廷烝嗜學每困塲屋因感憤欲取平日
車薪

卷之六

廿

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
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闈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
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
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醜
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緣
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

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
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
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
世外譚厚贈之劉策不受太守爾連數日因
泣而別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
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寶海南
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
事新

卷之六

本

得寶鬼抱膝肯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
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鋸斧與之啖以
果食盡飽携鋸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
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
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携歸價不啻千
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耽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
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

別急歸邀僧同翫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烟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烟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娶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烟又有嚙水以禦之者

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僅尺許耳

耳新

卷之六

九

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曆間好事者為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恠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設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承欲走入紙竈內眾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顧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攷書是日為青承童子臨世

畢大叅竟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叅公生絕無胎髮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以醜虜猖獗留邊四十日盜賊不解虜退解下髮髯盡誅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緱

耳新

卷之六

十

縛之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眾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女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耶時其家咸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

竟爲耕夫終世

時令

曆家謂閏月爲天縱朱鬱儀閏三日飲龍沙詩
且極天縱娛相將傾桂醕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
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
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
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

耳新

卷之六

十一

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

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尚渡江日必
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璪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
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
而難貫彘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
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脉之所在

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

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
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臆外窮
法象無端無崖不首不尾可予可史可論策
可詩賦可語錄可禪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
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騰決而氣悍足
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
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寔易且不寧

耳新

卷之六

十二

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
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
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澹
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
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
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
而用之於文也班班駁駁奇奇恠恠故用力
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真

知言哉顧名咸正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典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競為之觀者亦誤以為子史而兢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為茲懼也

耳新

卷之六

十一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雋人艷稱之今細閱其所為二十三篇風氣迥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菽一一細心令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已意解書謬悠詭譎誇多關捷寧不為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六

耳新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江陰黃毓祺介子閱

志惟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曆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毬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為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

耳新

卷之七

十一

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為某操書拈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驗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

已巳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豕奔入窻內尋以額顛起鐵鍋從窻頂出窻門狹而豕甚

大又出入烈燄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爲非祥
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彘產四豚初生一豕次
生亦豕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
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恠不敢育遂溺之又
郡西隅某氏彘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
家因投之澗中人咸見之此俱庚午二月間
事

耳新

卷之七

二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圃產一瓜其形特異眉
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其
中割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
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土江忽一日衣什等物俱
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厠戴
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寧其兒婦年十
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

犬將軍爲索酒食他人皆未見唯婦見之來
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聞索不與
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
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
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衣黃左右衣
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
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
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怒罵犬避

耳新

卷之七

三

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
安靜者踰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已家
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
犬來嘗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此我今暗隨爾
父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
亦相隨戴爲具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
公往大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
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

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恠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面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

耳新

卷之七

四

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携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饋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曩三人是容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護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

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爲具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傘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

耳新

卷之七

五

送渠去渠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船置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已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鎮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
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爲好女惑其從遊一
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
爲三鬼所粹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
外婦于柩内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
之後好事者蹤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
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見儼然生也抱歸育

耳新

卷之七

六

之長而大富人稱爲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
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
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
持者一敗箒耳

薊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
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
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僮送禮至橫山過此

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

生矣陸聞疑惑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

有僕携盒至陸具爲述前事令勿於此浴僕

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更聞橋下有人泣

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

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

於三十九都某處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

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

耳新

卷之七

七

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
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濶二
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
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
視之見其上有蟲嚙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閣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見五虎崔呈秀
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俱文臣五彪四

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恃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
過 上為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
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
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
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
監茶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

詳新 卷之七

朝奉為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誣毀何
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
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
以見楊撫院眾為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婦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
稱厥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

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

殿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
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
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
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甚與文廟並峙
南直至建於 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璫
往往以賤直買人基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
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
毀一時天下如在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

耳新 卷之七

九

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
冰河路濶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
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
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梁之屬行水上如履
平地

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
有星入鈎月中爲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
復有一星晝見與日竝朗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
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

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
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
縣官延僧誦經禳之得解祟散不知其處

耳新

卷之七

十

戊辰七月浙江海嘯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
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
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
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莫
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
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及

詢向所還金已爲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

幾爲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聞一

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

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聞同

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

生一駒共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

駒大鬻之果得價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

耳新

卷之七

十一

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

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

其婦得金歸市一毋彘畜數月彘生十三豚

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爲王七二字

魏忠賢縊死阜城店當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

塚凌遲身尸未化及收刑似猶有微息鮮血

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縊

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

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爲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

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卽殺之以口飲其血忽

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鬪我舉家咸聞

其搜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驗

耳新

卷之七

十二

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

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

乃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耳新卷之七

耳新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海寧郭 濬彥深閱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

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

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

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

耳新

卷之八

一

沉水

鄆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

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

燄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

見之因齋戒祈禳七晝夜

月今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

漠今大統曆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

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

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誇之
土人言此物飲清明水方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畧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菱
葉冒水時因叢葉之凹伏翬出雛人謂之菱
雞

鴈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
燕則旋配客有言見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
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卽有數雄來一雄得配

耳新

卷之八

二

餘乃去雌遽啄前雛或銜糞藜飼之雛死復
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
走入夏公廠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
衆持長鎗刺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斃
射之矢每發熊卽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
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
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遶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曆癸卯元旦日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
鐵鏡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
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
剖之中有物蠕蠕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
秋遂捷

耳新

卷之八

三

劉昭孫大將軍繼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
扉環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裕
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計
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携
妾某氏閒步塔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
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

璉張使爲已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憑我今不復言命矣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尚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寧復望起耶因相嘆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忭生而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

耳新

卷之八

五

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食餼于岸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鷺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

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逡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當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南州有道人洛雲霄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耳新

卷之八

五

藝術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畧遍而服藥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卽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

彭孔繇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儻負奇兼精岐黃之

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

遍施所全活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

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昧平生客爲談及

卽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親爲修藥凡往返者

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

君爲余言其家藏醫痢疾方爲異僧特授百

耳新

卷之八

六

試百教但秘不肯傳人

熊潮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

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潮以手指之去雖善

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過再四懇求潮笑

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絃耶歌者

聲卽如故潮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

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

酒家來謝過味卽復來沽者忽填門其後潮

卒乏嗣

寶遺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

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

平地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灘婦聲震

如雷祥光旋遶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拭之見其

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

耳新

卷之八

七

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同受

命于天旣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自

獻數年之間禎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固于萬

斯年之祥也

萬曆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墻脚掘之得異

石色澤可愛取歸爲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鏗

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惟之置神龕上一日有

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惟其聲固擊碎

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手識者
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茂才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

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

春雨足湖阜烟樹錦模糊慟天大嘆苦無語

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

法委蛇有姿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濶丈許

耳新

卷之八

八

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

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翁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

皮

京中天寧寺有一磬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

書其經名拈于上則磬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遂窳其勝歸忽有孕彌月

產一毬其家恠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

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鬻之隨以刀剖作
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隆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

目前以眡天上星體皆極大以眡月其大不

可紀以眡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

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

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

耳新

卷之八

九

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直乃曰鬻則鬻汝

去但須爲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畧

取樹根置火烟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

樹爲白鶴所棲吸其精久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

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色其上

鏤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

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

武元年青田劉基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
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
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粵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
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不省所以
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
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
荅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

耳新

卷之八

十

屨有草以爲養故得活今餒死其中矣其人
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
深玄色畧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
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爲光祿丞以訪
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

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備以待者異之已而至
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適往
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
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女師某仙今居
某王府女往叅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
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聞人果不爲通待
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
子周某來謁我今軼候八日矣煩王出送以

耳新

卷之八

十一

進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厨有饑
意卽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卽重裘在列相與
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
問故荅曰某開府以我爲妖人集甲士且圍
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
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距甲士僅尺許
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
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

出視之卽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
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曆乙卯二百餘歲矣
而周鶴髮童顏陡健飄舉士大夫多師事之
目爲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
位次子伸俱官至侍郎

正

卷之八

三

卷之六

事雋 九則

叢雋 五則

勸雋 六則

誠雋 九則

景雋 三則

卷之七

玩雋 三則

藝雋 六則

術雋 三則

誕雋 三則

幻雋 十三則

諧雋 四則

雋區

目錄

卷之八

艷雋 二則

荒雋 四則

物雋 十一則

嗤雋 五則

通雋 九則

雋區目錄

雋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梁谿馬世奇君常閱

品雋

顏光衷茂猷福建龍溪人孝友端靜出自天性

乙丑落第歸構雲起堂於城南設會講德從

者如雲有樹品會以共修人紀豎義人無雅

俗皆得與聞又有文菽會經濟會博雅會二

雋區

卷之一

會皆文士而總不離於修品又有善緣會亦

不分雅俗各隨願力出資貯之公櫃賑恤危

急死喪其教人以仁慈謙虛為本嘗云人能

消除勝心則戾氣盡而元和復觸處相迎誰

非同體鄉人稱為今顏子

文太史震孟喪偶至擢第終不娶于時以為龍

頭美談初筮仕見國步艱人情玩愒每自

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南昌樊致虛負人倫之鑒督學浙中所拔皆名
雋丁卯一榜正案八十六人首取者一十九
人新生中式者六人解元至第五皆所錄前
茅公于表揚節孝尤極加意叅語悉出手撰
巧麗絕倫或諷以太勞宜節荅曰此輩苦心
一生筆硯之勞庶可闡其懿行泛泛套語詎
堪爲地下辱耶時中官崔文升假魏璫餘燄
督催漕艘忽移檄欲巡行浙土藩臬以下各

鶴

卷之一

二

具屬員禮爭先往迎樊掉頭不顧笑語人曰
彼督漕吾課士風馬不接吾豈自爲崖異乎
織監李實怙勢作威素仰樊名願結交樊峻
拒之時有治鹽筴杆文罔者貲沒于官實乃
牒督學分賑諸生樊曰憲臣職崇師表志士
羞飲盜泉安用仰刑餘願指以苞苴辱我諸
生耶堅謝不納

陳眉公屏跡山居半歲一歸家黃犬舐衣吠爲

生客

鄭宗伯以偉家居端脩介特官長希見其面以
起用赴京道過武林有織造坊商人欲支庫
藏金一萬而當事以非所急持重不與渠聞
宗伯品望素著度一言旦夕可發乃持五千
金來于宗伯却之曰今國用告匱此定不急
奈何以自利之故爲國家妄耗多金且焉有
君子而可貨取耶其人再四所請終不一顧

鶴

卷之一

三

王司寇紀以逆閹擅恣削藉彌增品望策蹇出
都人謂榮于馳驛
余師王遐仲先生以理學名儒爲士林所推恬
淡高潔不營名利雖家無儋石之儲泊如也
卒時至不能殮門人輩醵金助喪鄭宗伯以
偉重其人遠于赴弔更爲詩以哭之有曰此
骨宜葬寒梅邊嗚乎時以爲知言

行雋

徐楚白如珩仁和人性至孝事母姚孺人依依
 如孩提時萬曆戊午孺人抱危疾不可救藥
 楚白撲著得明夷二爻夷于左股用拯馬壯
 吉楚白曰毋戊午生馬也夷于左股當割股
 也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孺人曰此藥有味
 再持來楚白再剪以進孺人曰有味再持來
 此時楚白昏暈不能舉手妹小姑憐之割股
 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孺人曰有

雋區

卷之一

四

味再持來楚白妻楊氏割股如其夫又如其
 姑以進孺人曰只此足矣病即愈今七十餘
 聰明如壯年人里中稱一門孝感云
 余友朱道徵家數世行善通邑慕悅之無間言
 已巳秋夜母胡孺人于五更初忽覺窗外爛
 然有光急整衣起出戶視之見天上呈五色
 彩擡出金字一聯踰時方散次年道徵得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吾信道徵之弗

不干五色彩聯而早卜之世德矣
 徐比部大儀貴溪人舉人直諒遇事慷慨有大
 節當魏闖擅恣有同官被削狼狽去國所知
 無敢謁者獨徐以單騎送至都門外相與泣
 涕而別
 何非鳴嘗師事瞿元初瞿高才數奇貴志以沒
 瞿沒後十餘年非鳴始登第每與人揚扈古
 今言必稱師何名謙崑山人

雋區

卷之一

五

王家宰學夔安福人仁厚悃朴宦四十年囊篋
 蕭然布衣粗糲依然儒生子孫每相見必脫
 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一少孫以公老
 眊未更衣入見公撫摩孫衣問曰汝衣為何
 孫以縞紗對公大駭曰縞紗乃做官帽與汝
 祖母髮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蓋公自入宦
 無縞紗服也年九十四受隆慶萬曆兩朝存
 闕卒謚莊簡

養大師初出家時拜一道者爲師相隨將一年後見道者無意精進辭去遍參名師遂大了徹歸而卓錫鷲湖大振宗風從學者數百餘人前道者別師後亦雲遊四方杳然不知去向者三十餘載矣一日忽自詣山中知賓接見卽大言曰盍令若師親出迎我知賓惟其妄因問道者何人荅曰爾弟入傳語有三十年前道人來此渠當自解耳知賓如言以告

雋區

卷之一

六

師遠曰此余始出家時師也因趨出延至方丈執弟子禮彌恭凡飲食供具咸一一手致自讓所臥榻安之卽溺具亦必親爲提攜道者居數日辭行師懇留此休老道者固辭師不得已因厚贈而別師謙光厚德於此可見一斑彼世有以讀書輩稍足自矜便謂業師且掩已若欲避弟子之名而不得者聞此獨無慙乎

鎮江劉蘊華好行義設肆京口歲入緡悉專爲拯溺用家人持鈎執索惟日不給所全活者無數或不可救卽爲治棺殮之又于屋後闢數畝地溺死無歸者便以瘞之

鄆城徐聰性至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時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偶徬徨叢薄聞遇櫻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稱爲徐孝子聰字聞博宣德時人嘗爲醴泉廣文

雋區

卷之一

七

有人爲龔某糶穀其價已全收而穀止量一半去旬日客暴死其家來索前穀數某給以全量訖遂不與數年後某于溪畔獨行見一人水中浴呼亡名云向負我穀一半欺我家不與一何負心某不覺驚汗歸而病死聞鄉人稱家兄量穀與販客以籌計數有二籌未與客忘數辭行兄必足與之笑云吾豈以二籌穀遂自欺昧耶客喜溢望外太息而去吾兄

與龔某心術逕庭乃爾兄名孟儒爲人任直而厚其他行多類此

業雋

陸兵憲夢龍蒞黔中制府檄點視諸軍時黔兵多冒濫遇點則雇倩人以應每十計不二三人稍急之卽羣噪制府以下無所問者陸初至卽示期清查七軍令各爲魚貫集貢院身坐大門禁闌入者時各兵思得點過者出則

雋區

卷之一

八

更番應點至是術窮第七軍高拱北號兵四百應點時止得五人遂立斬高拱北先後沈兵萬人今邊餉繁興國用匱甚然隸藉者不免多亡是公輩安得孜孜奉公曉暢方畧盡若陞公者出一清宿弊哉

陸兵憲鎮偏橋時偏橋城郭久墮橋梁圯官無居舍獄無防守苗朝夕入城恣掠人莫敢攖思南石阡銅仁三府協僱橋馬價久不至郵

馬絕居人咸遁去興隆至鎮遠馬爲偏橋越站亦斃幾絕陸至葺衛署居之繕城修梁命鎮遠太守督三府馬價盡給之設法以平價雇馬馬始通料兵日出訓練之以計獲斬苗之腹心何滿苗懾不敢動路瀨殘于苗村無居人分兵三百以許攀龍戍之招集流離垣其堡梁路瀨澗紅黑苗犯思州遣田可達將二百二十人戍却之尋復謀犯益以馮高百

雋區

卷之一

九

五十人苗聞兵至紅苗伏不復出黑苗至途而走兩江苗圍鎮遠之施秉縣報至卽發兵令閩司白來譽馳赴之約曰苗甚衆先威之後撫之不至苛求然必不以常例剝論也自偏橋抵施秉設往來飛報苗出不意散走而左右望白以兵夜半脅平橋寨遲明平寨見兵臨其上遂納款施秉縣民不數十家米無可糴哨兵或謂苗官兵無後繼但坐視數日

退矣陸露檄各營堡通道梁槎人咸言陸率
大兵旦莫至復以計令其曹自相誦遂俱納
款先是黔楚例苗說其酋至不入城為會于
郊剝牛以花紅犒之曰剝諭苗偃蹇醉飽獲
賞歸即作賊至有當盟所即盜牛馬去者至
是不賚尺帛一錢令苗自割雞向官發誓設
再逆有如此雞獻牛四頭贖罪納弩納鎗納
刀以示不犯納鋤犁盡還二百年侵田陸令

舊唐

卷之一

十

紉牛皮四門以永示之苗云我嘉靖間破施
秉城後大兵勦我止納二牛耳諸父老咸咋
舌云此舉百年未見也

金拱元義烏人絲掾吏起家以才能擢寧遠督
糧通判值奴酋攻城糧食俱盡勢且陷金乃
授意袁經畧奮身直前將紅夷銃加藥親燃
連放數銃死傷者無算虜為之退金力乏銃
忽倒打轉被傷而亡遂以邊功加贈僉事陰

一子為錦衣衛千戶

政傳

南昌郭使君廉明惠恕正已不阿民有負宦家
債者初許縣斷償鬻妻為人婢次許縣鬻其
女後復經府更索其餘負使君詢得其情不
勝憫惻謂伊僕曰渠原貸止五十金兩番經
斷鬻妻鬻女以償今負既不多而其人更無
立錐之地勒其盡償渠有填溝壑耳汝主人

舊唐

卷之一

十一

寧忍使之至此極耶乃取其券焚之更捐俸
銀為贖其妻與女令歸完聚又有承行書吏
以上司贖緩票押行詢之俱為貧民久不能
追者使君欲槩抹不行吏泣于庭曰此係上
司所委若不催完比較當累及役主縱憐念
貧民獨不為役身家計耶公詢所逋之數至
百餘金亦捐俸逐一代輸之公關心玉映當
于古人中求余欽慕者有年偶聞客談其兩

惠政益深嚮往錄之以爲緝盜風焉使君名
澆字季昭新野人

蕭郡尊思似直隸涇縣人在郡多惠政尤喜爲
民除蠹郡之鉛山爲八閩衝會寇益絡繹而
役夫隸藉者絕少往往雇之民間四方無賴
子爭應其募以故官槓屢被掠去至不可稽
有宋三四者尤爲渠魁先是一府幕署鉛事
宋以掠槓被獲或教幕無苦刑宋第令其多

雋區

卷之一

十三

報富人名謂賊物實寄其家可獲無算于是
幕以宋爲奇貨而富民盡無辜繫繫卽稍足
衣食者亦受其害臥不帖席者數年宋反得
善脫絲是盜風愈熾莫可誰何公蒞郡卽廉
得其情宋故不悛他日復以掠槓被獲訊之
妄扳富家如前公怒責之曰汝作不義寧有
以盜物寄他人耶嚴鞠吐實就其家搜出賊
物一無所失不妄及無辜一人尋令斃宋于

獄中盜風遂少息民間賴以安堵一郡稱快
弋陽孫明府森字子桑常熟人寬惠慈下尤好
禮賢于余有國士之遇每人郡延見必款談
移日或問民間所疾苦及已失事曰苦不自
知與一聞過俾得改爲幸亦往往就余居相
訪商畧古今不復修賓主禮余一日便道過
弋陽明府招飲欲舉戲而梨園先赴民家召
已登場就演矣明府亟止勿更召曰渠以慶

雋區

卷之一

十三

會客且滿奈何以官長奪之令四座無色且
吾輩清譚見滋味不勝彼艷曲雜嘈耶相與
高譚竟夕盡歡而散明府嘗與余論天下名
士或有未識者卽析簡紀之其篤名賢之好
如此

劉冠南守合州殫心民隱州大旱劉步禱土人
報巨蛇當道劉親與蛇約云汝龍也請受我
供乃取一鐵鍋側向蛇傍趣蛇入蛇入鍋

中不驚不動劉令人作井字架昇鍋蛇於禱
兩壇率士民禮拜次日大雨蛇不復在州民
有採皇木之役劉力為求減人夫名數御史
怒奏聞緹騎至州劉適在堂竟不內顧與偕
行州民泣擁者民司爵年七十六與鄉耆十
餘人隨赴闕上書歷言劉仁惠異政劉得免
謫黃梅典史復除交河縣尹歷南刑部官至
貴州憲副州人立祠祠之司爵卒於京州人

雋區

卷之一

十四

又另祠榜曰義愍

戊午已未間郡有位之好士者弋陽孫明府森
之外更有筮鉛山繼良白興安紹光並以高
賢借光下邑文學政事颺炳一時而於余均
有緇衣之愛今筮白兩先生且朱旂雙出領
專城矣而余猶作爾寂寂知己之感愈媿愈
深

山古於陵地志稱仲子墓在焉久湮莫可尋

張明府文龍遍跡之於西市居民垣圃中得
一坯壘詢父老暨文學縉紳皆指為是乃捐
俸易地繫土置碑題曰於陵仲子之墓隨建
祠墓側舊未有祠仲子者張既戢以祠欲歲
時享祀之乃思曰仲子廉且不受餐于兄毋
安得伯夷粟粟之於是以歲時文廟祭享畢
徹所獻孔子大羹一孟佐諸李粟拜祠下釋
奠如禮著為令春秋無改焉

雋區

卷之一

十五

雋區卷之一

雋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胃師撰

武林劉士鏘羽石閱

學雋

樊慙副良樞精易理抱著懸斷其應如響萬曆

壬子在刑曹門人宋羽皇鳳翔持闈中牘請

正樊曰子必元矣試爲子撰之得離上爻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樊决領解及榜發宋果第

雋區

卷之二

一

一長子重鵬未得嗣揅著得鼎初爻與巽趾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爲娶一妾卽生子真可

謂用易若神也

世說一書索解人政少憶余初識汪恭仲時勸

以讀世說恭仲卽取讀更綴評語余猶記其

評鄧伯道畜妾一段曰禮買妾不知姓則卜

之鄧未學禮乎此真善讀世說者也又里中

一茂才向余問何書最裨風雅余亦勸以讀

世說更問世說中主何意義答以第圖便見

其人隨往肆中取閱歸語余曰此書有何佳

大似日記故事耳余笑而不荅往余撰清言

以稽臨川瑯琊兩家所未逮友人涂子期一

見卽曰此後一部世說也然則解人又不待

索矣

慈山大師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

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人借一弓懸之壁

雋區

卷之二

二

間間取張之如是者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

字說弓弛時附高而有餘消下而不足祇歸

無用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附補強上

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

不主受也重爲輕根二語亦稽數年不敢草

草解比南行孤舟開處情景無聊輕重靜躁

之解恍然目前故道德經一注歷十三年乃

脫稿師在海印時忽一夜報盜入師明燭正

坐都無恐怖其人及門乃匍匐不敢入脫之
一長大漢也師徐語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
二百錢與之師名德清寓京師時與達觀大
師同住西郊園對談四十晝夜日不交睫自
謂生平至快事

鄭貢士全莆田人博洽淹通兼詳天文易理夜
與友人露坐偶星躔差度輒指曰某星主某
方定有災異已而果然又能于席上拍空壺

傳區

卷之二

三

得酒借數人飲不竭諸異術如此類者甚多
必不輕試亦秘而不傳所著有易圖叢林語
特玄奧

奇雋

顏光衷每與人言世事喞喞不出口談及忠孝
節義成敗興亡事則義形于色悲涕盈眸庚
午春聞奴酋內闕京師震動發憤廢寢食鬻
田產千餘金募壯士赴闕勤 王親友勸止

之曰君螳臂之力何能為芥曰亦知微力固
攸濟但白吾草茅不忘君父之心庶縉紳士
民有聞風起者眾怒所鼓恢復當有期耳時
漳中士民多有願從行者後聞奴酋已敗遁
乃止光衷撰中興策數卷擬伏闕奏對嗣有
刻

贛州郭老於山中收租佃人從密林中抱一小
虎來形可猫大郭飼以猪肉小鴨雛漸長大

傳區

卷之二

四

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有麋中一惟奴來
俗呼為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
為戲郭以虎付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
野獸日負大瓢盛生肉生飯入深山擊柝虎
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而去如是者近十年
虎不輕出山郭老將至虎即於林莽中作吼
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於縣縣令
異之命郭老引虎來見虎馴擾郭傍因置松

木檻檻之郭老坐其傍虎無異也比郭晚出
縣門虎作威咆哮檻傷隸卒數人乃亟召
郭老携虎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
番奴逸去又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
雨梁墜壓虎死郭泣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
故郭氏家藏有豢虎冊詩歌千首郭孫咸和
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

雋區

卷之二

五

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
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之母曰其文何
如對以未閱毋不覺潛然淚下令請故母曰
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費志以沒
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府尊亦訝其年令乃
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府尊亦取以冠軍遂入
泮未幾舉于鄉其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

今以親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
遲真有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詩雋

憶辛酉秋鬱儀宗侯招飲枳園借涂子期鄉逸
少涂不疑家弟朗太分賦鬱儀賦七言律曰
開亭小閣蔓葡萄詞客連翩集鳳毛幾載山
川成間濶今朝文酒破離騷時方倚鹿功名
際我顧攀龍翰墨曹陸海潘江千萬頃無須

雋區

卷之二

六

更看廣陵濤子期不疑各賦五言律子期詩
曰尊酒疎燈夜新朋狎舊盟千秋還我輩十
載繫交情日落煙橫水人歸月照楹縱談天
下事猶是一書生不疑詩曰一室窮愁處悠
然念索居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客滿梁
園日光分太乙餘秋空浮爽氣獨有病相如
時不疑以抱疴未赴故云爾也逸少賦五言
古詩曰名園闢深巷鍵闕絕輪蹄獨此問奇

人扣門驅所迷主人乘高尚雞黍恒相款
 盟四三朋朗朗懷風期上下義農間亦復憂
 時危杯行既已深日馭那肯遲張燈續前談
 肉食安能為丈夫狗功名致身方在斯願言
 請長纓努力事邊陲余亦賦五言律二首其
 一曰此日真佳會相逢總舊遊快談堪永久
 深語自千秋踏月聯同調挑燈續短謳王孫
 非愛客那得狎枚鄒其二曰百里文星聚高

雋區

卷之二

七

秋客到園忘年稱爾汝同好結荒墳志擬清
 時展詩應異代論肝腸如我輩端不負青樽
 朗太弟賦五言排律曰梁苑蜚聲後吾曹起
 竊詞登壇人樹幟作賦喜同時名士如雲集
 王孫載酒遲窺簾聞鳥語倚檻傍花枝對主
 頻中聖憑誰解問奇談天鄒衍妙流水子期
 知久坐疑投轄稱詩已解願臨風秋更爽待
 月夜何其相視還青眼文成足白鬢

酌酏不羨習家池蓋爾時一集章門同心廣
 和如蘭斯馨真大快事也自鬱儀云逝白社
 送虛每過枳園殊深山陽之感詳錄諸詩以
 當向秀懷舊云爾

詩不一其體如五言起蘇李七言昉自栢梁近
 體雖盛于唐然早已胚胎于六朝六朝人更
 多別體有數詩藥名詩郡縣名詩純平詩純
 仄詩五字疊韻詩六言詩離合詩迴文詩封

雋區

卷之二

八

中錄詩兩頭纖纖詩有聯句有長短句明有
 三言詩王元美有一言漸至十言句各為偶
 詩可謂極詩體之幻
 每嘆友生燕談鮮有及于豎品偶有談者便哂
 為迂辛未春同安盧怒生見訪古心玄韻條
 然世味之外將別去貽余一詩曰世路皆泥
 滓多君獨守真衣冠全古氣手眼別時人駿
 業他年共雞盟此日新篇在肺腑不用悵

行塵此君人品卽此詩可想見

夏公行館前古牆上有桃數株每春月桃花盛
開余偶偕同人過此賞而志倦先賦一律以
待後遊者時辛未之二月也詩曰玄都千樹
設堪誇何事古牆桃有花結契別開秦世界
窺人疑是宋東家自然丰韻偏宜月故作艷
粧極如霞過客幾番迷望眼尋芳趁伴日將
斜

雋區

卷之二

九

武林洪中丞瞻祖秉尚清凝匠心擬古自蘇屬
國武暨薛內史道衡凡七十二人人代爲操
觚無不各厭其意暢所欲言可謂妙極才人
之致已登作者之壇中丞字詒孫爲余友載
之尊人

無才人不可作詩有才人亦未便能詩無學人
不可作詩有學人亦未便能詩蓋才人不耐
思維多一往奔放難與敲金攄玉饒于學者

又率爲學問所使祇是誇多鬪靡才與法相

馭學與識竝優古今獨推濟南耳偶因一友
問詩荅曰詩貴婉摯忌直罵貴蘊藉忌油腔
貴天然忌鬼險貴發乎情聚忌不情效顰唐
絕句中五言如張說蜀道後期曰客心爭日
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司
空曙別盧秦卿曰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
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宋之問自嶺表歸

雋區

卷之二

十

曰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
敢問來人李適之罷相曰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白秋浦
歌曰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
何處得秋霜韋應物秋夜寄丘二十員外曰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
應未眠七言如李白游洞庭湖曰洞庭西望
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弔湘君王昌齡從軍行曰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維九月憶山東兄弟曰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參逢入京使曰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杜甫贈花卿曰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

集區

卷之二

十一

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王之渙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戴叔倫夜發袁江曰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叫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李商隱漢宮詞曰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崔魯華清宮曰草遮回磴絕鳴鑿雲樹深深

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白居易明妃曲曰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異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數詩之妙於詩所應有已無不有真令人短詠躍然長思未罄世有解人尋味而得其所以佳處風雅之道斯不遠矣

集區

卷之二

十一

雋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文雋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扣之無聲萬曆間
廬陵張文龍為令訝而嘆之遂設奠誄以文
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宜有功懋晨昏本
自秉氣於西清其可受制於南陔致兩位不

雋區

卷之三

一

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聳瞻弗
啓爰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
不滅奠厥庚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
聲聞於天下曰宜曰暢快久鬱之人心為爾
銘功鑿子申祝誄訖遷鐘於城西樓臺凡十
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唇有聲自此大
鳴邑人異之

余友程俊民病久瘡乃為文逐之文成病已

文多不具錄錄其雋者辭曰夫瘡者虐也烈

如暴君酷如猛吏率然遇之莫知其似身搖

搖如懸旌足縮縮如有循齒如石上激眼似

霧中看聲振林阜勝在牀之蟻鬪氣蒸雲夢

思入水而魚游如虺如蛇潛出雞鳴星爛為

鬼為蜮矯行白日青天一日二日之間信成

徙木七月八月之內威著銷金瘡汝亦知其

醜與來病君子則汝為小人遘厲聖人則汝

雋區

卷之三

二

為狂鬼以世所甚尊之士而汝敢侮之以世
所甚不美之名而汝輒居之安在其知也夫
懸關中之蟹汝可疾而驅誦少陵之詩汝可
易而走豈直宛市之羊可賣妖祠之豕可誅
哉吾是悲汝愚而又姍汝怯也汝何不歸深
山大澤長存虛名乃必效鼯鼠之窮何為瘡
不效對抱頭而竄予自是而蘇霍然病已俊
民卓犖矜名節遇事敢言嘗有督學使者慕

博山無異上人欲往參禮儀從既飭且啓行
矣俊民聞亟馳止之慷慨而陳辭義侃侃督
學爲改容稱謝遂不果往俊民名兆科余之
同邑人居址相接

神雋

嘉靖己巳倭薄台太平城且陷忽關聖帝現身
木末倭驚乃遁今邑人祠祀甚謹縣令亦脩
朔望禮五月十三爲社會魚龍百戲窮極奢

雋區

卷之三

主

麗計費不下千金其現神之木是南城儒學
樟樹陰蔽數畝

明明齋時舉蜀人爲廬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
刻一經條如封條樣上寫玉清文昌大洞仙
經取道士硃印點經字上散病人領去貼門
壁間凡病者卽愈未病者不染有同居三家
左右皆病居中者得經條貼門竟免已而鄉
村中疫凡得經條貼門香供者免不者病卽

間一壁隔一門無弗靈驗人咸異之問於明
明曰文昌帝父母皆死於疫及得道乃法治
疫鬼鬼名元伯伏罪曰下方人有罪業上帝
命年王與元伯等奉行請毋滅我願聽約束
但有經號在門卽不敢入已入卽出然則文
昌經洵當奉持也

郡北鄉有石人廟祀石人王暨劉李二大將軍
王姓胡名昭河南潁川人生漢末累召不屈

雋區

卷之三

四

尋勝至靈山隱於石人峯下怡神養性竟仙
去鄉人結屋爲祠後屢著靈應封靈助威濟
顯惠正祐王春秋崇祀歷朝勅書者七劉名
太真寧國宣城人唐禮部侍郎知貢舉後謫
信州刺史李名德勝河南宛丘人唐德宗時
以吏部員外郎出守信郡二公生則綏民死
能庇國宋紹興間永豐奸民作耗二公助胡
王平之當道具奏劉封助靈將軍李封助順

將軍劉李禦災捍患與受宋勅封同今李獨
獲號與祭者以李曾庇祐於夏貴溪特爲奏
請故也余鄰比三坊奉劉大將軍爲香火者
亦既有年辛未聿新廟宇大彰靈應壬申秋
董明府致祭俎豆肇興維神有靈勅祀正有
待耳

閩縣林某者曾爲掾吏平生正直忽一日自沐

浴令家人設案桌正衣冠端坐其上如官長

雋區

卷之三

五

命從人狀大聲云我當于某日時赴任其家
恠問之荅曰不日爲龍嶺王當別去至期果
無疾而逝其家隨往彼處訪之見居民于此
時正迎新塑神像入廟面貌宛然其父舉筭
祝曰神果是林某當連與聖筭百不然卽非
連擲之果得聖筭一百絕無相闕嗣後每歲
其家必與新也必換之

西湖初建逆祠時好事者以叩關帝連擲三筭

皆立起未幾魏誅祠毀赫赫英靈千古如在

閩中一太學嘗貸錢於金陵遣僕往索道過一

無賴子自稱同鄉傾蓋歡甚詢知其以索貸

往也計其歸程復于來路偵之僕索得百餘

金歸至丹陽無賴子佯爲偶遇狀喜曰與若

洵有天緣因一路同行綢繆陪昔僕每私視

囊篋如故而阿堵物暗換矣比隔三日近家

辭曰若先往我尚有事羈此僕至家啓視俱

雋區

卷之三

六

銅鐵無辭對主奔忙往覓無賴子竟不可跡

乃徬徨赴水死僕親屬往收屍者晚宿古廟

神號陳侯公甚靈應所親禱曰卽賊至謹

得認識惟祈陰譴耳雞鳴一人過廟前神

中促曰起起賊在矣遂驚寤向前叱贖換金

事賊惶恐失色縛送官一訊吐實

此雋

上龍飛元年戊辰元日立春是日翔鳥騰空天

無纖翳有道萬年此其豫兆友人涂伯昌楊
思本咸為七言詩紀盛

庚午七月初六夜見一小星急行直入月宮時
月且弦星入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
許竟不動移識者以為太陰能容小星此內
宮樛木之應

宗室登賢書自天啓辛酉始江右則瑞昌王孫
統飾首應其盛飾至崇禎戊辰得雋南宮考

雋區

卷之三

七

中翰林庶吉士先是周相國延儒嘗夢閱登
科錄見飾名在會元上私擬謂必殿元也及
題名在三甲以為夢當不驗未幾館選飾名
列第二十其二十一名曹勳則會元也始訝
夢之奇驗如此

夏孝廉可雷蜀人少時夢田中出黃金是年餽
于庠謂前夢既驗後以歲薦授廣文年方六
旬上而攻苦愈不休癸卯遂舉于鄉其房師

乃田生金也憶其見夢時田公甫生耳

吳方伯兆元未遇時貧無立錫有女巫者預卜
吉凶事頗驗鄉人延問公偶從旁過巫指曰
此大貴人也眾以公方落寞咸哂其妄未幾
壬子果以儒士登鄉書明春家人延巫決中
否巫許以必捷比報至而公名漏焉其家詰
巫不驗巫曰名已登春榜而錄本偶遺捷音
當尋到耳越三日報者果來云向全錄被拆

雋區

卷之三

八

損偶脫公名故遲至今

李太史明睿會試時過臨川某孝廉飲出麻姑
酒有瓶泥堅不可脫李取席間筋棚之泥嚼
筋不得下拔之不出李取石剖去泥見澆口
有五色芝香馥殊常乃私取藏袖中歸以供
養是科遂捷南宮

林中翰銘凡其兄銘盤先領乙卯鄉薦第四甲
子春中翰讀書瑞龍土人累瓦祀福德王神

特往禱之夜夢曰兄弟後先相濟美是科亦以第四人得雋明年成進士

吉安一士人曾姓者入京至南陽聞一村中有仙姑言人禍福奇中往謁之其主人戒勿高聲引至一布幃邊令少坐隨問所求少頃幃中有聲曾以功名叩之曰汝功名尚遲須兩人相遇至山西而止曾不解後壬午壬辰得中官至山西潞安太守始悟兩人之讖

雋區

卷之三

九

程六息家池塘忽一夕池水變作赤色踰年舉南宮爲本房第一程名九萬郡之永豐人

玄雋

康道童年十三歲爲廬陵永居觀道徒供薪水爨役師每出畱康爲門者一狂人輒來索酒康於甕頭竊以應如是屢至屢飲師一日視酒樽管之康竟不言後狂人至曰汝爲酒事被劊乎康但笑時老道置新木壁六扇在前

殿狂醉令康研墨繞一池卽潑墨灑壁亂點

淋漓康泣恐師歸答死狂乃與康昇六壁於觀前池中曰汝但力濯如故也語畢不見康力洗遂有字畫草書成一詩師歸駭之其詩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新涼暫與秋空約雲在清霄鶴未來後狂者至以一傘與康化成鶴挾之昇仙去近鄰有彭叅軍以仙筆奇異移去欲置廳事命匠量度周

雋區

卷之三

十

至迨入壁壁長數寸不合則又再命更置高下廣長如壁第以柱稜嵌入及入又復長數寸至傷詩字不成文遂以壁仍歸寺此宣德年事惜觀以風雨傾圮仙蹟莫存先輩但能稱述或云殿遭火六壁飛去

廬陵城東回仙觀先年有道人過能吹二簫一口別出頂上

萬曆己丑歲里人徐淨意以暴疾死冠去一日

復甦語家人曰適遊冥司見冥王陞殿坐有一黃冠見冥王出位答揖且云汝羽士夏一達耶聞汝在陽世每爲人修醮必齋戒致虔凡寫文書尤極敬慎無一字錯落此等功行非小今發汝在永豐霞坊劉姓爲男金火之合當登賢書官知縣言訖令起從旁熟視之乃谷神觀夏道士也我隨前去見王令冥官翻簿云陽祿未終當還生已卽趨出至門外

雋區

卷之三

十一

遇所親董老官入我在門外欲窺之爲鬼卒所呵不覺驚醒舉家聞言咸詫異之是日其人卽能起隨使人訪夏董二家俱無恙至旬日夏忽遘疾而死月終董亦死夏死之日霞坊劉家果舉一子後功名之數俱符徐當日所談一達嘗得異授書能爲人治邪每地方有病時疫者延之禳解立愈忽一日有人以肩輿至謂是某貴人家迎之作福且云家近

道院諸所應用法具一一可借道遠不必携夏信其言與偕往惟挾一令牌隨身携至一所見朱戶綠甍棟宇敞麗升其堂一達官延坐有頃令人携一箱至夏睨之皆已平日文疏達官遂作色云吾每降災此方汝輒爲解除何不憚煩若此耶吾今與汝鬪法有神通儘用來夏以令牌畫地作太極圖身坐其內畫符空中召將不至夏計無所出乃嚙指出

雋區

卷之三

十二

血書符以令牌擊地須臾官將至舉鞭擲屋間一聲响震屋宇達官俱不見惟才身坐茅茨中踴躍歸家病至屢日旣愈取所藏異授書焚之終身不敢爲人治邪
邑水南楊上舍方開春宴客有一道人踵門求見與以錢米俱不受聞人問所須曰特爲爾家至來渠不久當有厄俾知善避耳楊延入共飲問其從來曰山之東問脩鈔何處曰勞

山因戒楊不得莫夜涉水恐逢冤對必無解
理楊自是不敢遠出至_七後偶因事往鄉
夜歸無舟可渡與人涉淺水以過忽黑氣衝
身歸而背痛甚遂發疽越數日而斃

八都徐用魁有一婢頗饒姿容忽爲鬼所憑佯
狂披髮往來屋上如飛見人則以瓦石亂擲
徐家不得已赴告龍虎山張真人真人書一
符令其持歸齋戒設醮將符緊覆新甕上隨

雋區

卷之三

十三

埋屋後隙地過三年開看當有驗其家如其
言覆符時忽聞甕口作羶氣至三年辟視之
惟狐毛滿甕而已

雋區卷之三

雋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洪吉臣載之閱

法雋

贛州田村契真寺相傳有十八儒生斃僧出來
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有手寫經十
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溜厚非近時物寺僧異
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

雋區

卷之四

一

泊滁潭潭火光徹乃令漁師下採於巨鐘下
得磚十八口視之金也詰旦再視則經也微
有火痕了無水暈贛人共言此必契真寺飛
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于火乃殿左大
鐘未有溶化之跡是經與鐘竝飛出火宅中
也後宸濠聞此令人迎經入宮設供每夜火
燄燭天恐宮焚仍送歸寺今寶藏之閣中鄉
人禮拜病患早滂每叩輒應歲十月望日酬

愿獻齋供者不下千人經固珍藏止是日一
開上書佛名經共佛號三萬有奇多非諸經
所載名號詳朱鬱儀虔州志靈經記中

達觀大師名真可吳江人性忠孝每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
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于賊
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

傳區

卷之四

二

侍者不哭自若師呵曰當推墮女於崖下居
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
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
伏地于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
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荷折情不痛
未易調伏也師秉金剛心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

佛慧大師祿宏仁和人初乞食梵村見雲棲山
水幽寂結茅以居值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
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
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
及衆異之因相與肩材木荷鋤鑿發其地
得碣礎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
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自此師名遠
播海內衲子歸心遂爲大叢林

傳區

卷之四

三

淨妙禪師名廣濟南城人初鬪髮時居西方菴
後遊匡山東石澗有虎咆哮而前師跌坐自
若虎因馴伏其旁居人異之多皈依焉師欲
避喧囂伐木開徑進十五里許拔茅結菴三
年後李方伯長庚來訪爲捐俸重建梵宇
基得碑始知爲淨妙古刹落成旣後日衆
爲守山門不去越數年師忽念西方菴別
子去是日山鐘自鳴前所刻碑

數嶺猶縷縷不舍師去之次日虎長嘯數聲而死踰月師至西方菴未幾坐化弟子送遺骸返匡山掘地安捨見其下隱隱若砌成狀復于師平時趺坐處得一石以作蓋不差遺字云淨妙禪師墓

剛歸化一齋上人住持三陽菴初結茅時有兩巨蛇盤繞山門外上人曰若果爲護法來須昂首便去二蛇遂昂其首俄而不見明晨有

雋區

卷之四

四

兩少年來請刷髮爲弟子上人辭曰吾初來此結菴因緣未廣慮日食不自給那得更爲若兩口作計耶二人曰第容我輩同住自有善緣師不必過慮也上人乃聽其落髮自後果梵宇興隆齋供不缺上人將歸寂衆請問色身所以安置上人曰但一憑我我寂後暫置龕中期年後開看如改常界之一炬若有異處當永作香火于茲耳踰年啓龕視之容

色如生遂以金裝飾之至今真身供養菴中楚有照空上人實心修行堅持穢跡金剛咒三年日夜行住不輟戊午吉水大旱邑令令法士禱雨不應上人設壇趺坐約次日大雨雨至官民大悅謝以金不受卽辭行曰我入吉安尚有事會吉城極旱禱彌月不雨上人至取一簸箕覆地以硃塗一圍於南墨塗一圍於北趺坐其上前以二桶貯水手挾一瓷碗

雋區

卷之四

五

口喃喃持咒良久覆碗水桶底坐烈日中取綿絮密覆頂足閉目靜坐時巫師三人建壇祈雨咄上人曰有雨是我法力若乃攘功乎上人徐曰若致雨約以何日巫曰明日當雨上人曰我雨以後日爲約雨下極大極久且極緩無雷電烈風威人我佛慈悲力也衆皆笑次日雲雷大作巫號召聲震雨竟不至迨又次日天陰霾果風雷不作至午盛雨微初

更二更乃止上人是夜仍趺坐不食凡三日
早起立念咒向北禮拜取桶中水一碗飲去
林郡尊酬以金布悉不受長揖而行或叩其
禱雨法應荅曰穢跡金剛神通廣大若持誦
此經何止禱雨靈應耶

金臺法師名大掄揚化佛日老宿多下之慕鶯
湖來叅盡遺知見先是養大師夢日輪印山
謂當有傳法人至已而掄公來一見識其非

雋區

卷之四

六

凡提諸無義語勘之于剝落之下重加剝落
木輕印可掄公行止臥起不離猛叅遊武夷
歸幾不知所謂九曲鶯湖師久不過虎溪于
其歸親送之玉山夜話間忽針鋒芥合頓為
灑然鶯湖喜曰吾道東矣遂舉雲棲授戒時
所傳衣付之偈曰日出扶桑仍復東大千沙
界一輪紅雲棲頂至今歸浙百步穿楊不放
空

達觀佛慧兩禪師捨銘俱出憨公手筆

廬山慧燈上人漢王峯苦修密證人無知
者先是此間一望峭壁人踪不到上人特悅
其幽靜之裏糠為糧緣藤以下中有大樹穹
窿如屋蓋上人資之庇風雨日坐臥其間饑
則取糠啖之至餒甚不欲復出山忽南康城
中某居士夢一金甲神曰漢王峯有高賢以
精行得餒君寧不為作計耶居士隨使人齋

雋區

卷之四

七

齋糧躬往跡之至則亦攀藤下煮稀粥以進
上人得不餒居士請為結菴上人固辭自是
稍有叅禪人往來徒眾日集道始通焉上人
于宗教兼詣而目不一涉文字終身食粗糲
不設單鋪自入峯三十餘載終不一出至庚
午始歸寂云

萬曆戊申間浙西一僧行脚四方每經聚落城
邑寺院遇二時粥飯未食時將飯食少許投

入竹筒次食餘者晝夜不識草銷或處門外
山林樹下隨處自在口誦密經將竹筒飯食
施禮虛空河沙品類如此圓行終身不改一
日至溫郡名藍夜宿門外以便施食知事僧
不知其故疑有異心特拒之因拂袖而去是
夜山犬亂吠衆僧謂是鬼魅咸驚起出視若
聞有人聲云吾非鬼也特爲尋本師來耳衆
問本師爲誰荅云知事僧所逐者卽我等師

雋區

卷之四

八

幸卽尋來滿我意願次日著人遍覓遇之郭
外衆請還止寺中其夜山犬不鳴衆僧拜迎
至方丈永爲住持至今叢林大盛

雲棲世壽八十一鷲湖亦世壽八十一雲棲天
性朴實簡淡無緣飾鷲湖亦惟敦實行雲棲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鷲湖亦謙和接物道
尊而光常以學地自居

覲承上人名大尚貴溪人秉性謙和宗乘戒度

一一成熟嘗有乘拂頌云樹豈倚風搖翰葉
水非代月映澄清綠生若也知無性剎剎塵
塵總妙明偈呈特爲養大師所稱許命居首
座大闡法乘著有金剛正旨鷲湖新集續五
家宗派等書戊辰七月望後身畧違和書偈
別衆曰三十餘年湖上賴師及友相獎于今
撒手便行性月中天浩蕩因舉手謝衆者三
兀然坐化停龕一七面不改生又有濬空上

雋區

卷之四

九

人名成導臨寂亦趺坐作一偈徐擲筆微笑
而逝

大艤上人字無異初謁鷲湖養大師時不欲稱
弟子一日師與閒步山門時春花爛熳上人
指向師曰和尚試看千紅萬綠此虛空世界
都收在我出家人身上師隨舉拳擲去曰打
破這箇虛空世界看汝身更著何處上人不
覺下拜已而立爲首座凡三年始分燈博山

萬曆間贛州城中居民有念佛會一道者晚課畢獨自歸家時更深入寂矣忽遙見燈燭晃耀擁一達官來騎從甚盛道者謂是撫院夜出避之人家大門首猶默持楞嚴密咒前導者行過數步忽自退轉更從他路以去道者不解所以意殊訝之未幾城中疫大作惟道者所止人家以往得安全無恙始悟前夜所遙見達官蓋行疫使者而已所持楞嚴咒功

雋區

卷之四

十一

固不小也

雅州接西域彼中僧偶有以朝名山來者身上生肉蓮花

語雋

台州興善禪堂有裴槃粘壁書云天地生我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我一息不來我是誰語甚有悟字亦遒勁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

相知試釋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為第二我此深于相知之解者也泰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人冕曰人即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只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余謂夫婦相知更難于朋友古來夫婦稱知己者其梁鴻孟光與五柳先生之躬戴于前妻負于後庶幾闔閭間大快

雋區

卷之四

十一

事乎

邑龍潭五桂山下於辛未冬忽露出一石似碑啓視上鐫儀制今三字下有四行云少避長賤避貴去避來輕避重書法似歐陽率更此山路如一線下即龍潭深處相傳夏相國夫人曾捐千金修此路此碑想是爾時所設墨曰玄隱丈人硯曰石平仲水注曰壺公鎮紙曰不動尊者護書曰督郵使畫曰面壁大士

燈曰普明道人念珠曰百八僧榻曰臥雲居士幅巾曰方上人酒曰中山隱者茶具曰爐火神仙

識雋

蕪溪徐給諫貞明知人而好士過南州聞劉幼安曰寧名造訪之是日揭曉劉正落魄家居接徐刺謂是誤投不出見徐再四敦請始出接談移日歡若平生幼安不勝知己之感戊

雋區

卷之四

十三

子劉舉鄉薦第五明年己丑舉南宮第三給諫卒幼安流涕嗚咽後其子之洪以納粟謁選劉爲移書當事遂超選得兗州別駕人咸謂給諫知人云噫以先達而造寒士廬不多得已况正在落第初失意之日哉給諫熱腸法眼可謂兼之

萬曆壬子魏憲副說督學躡中所首錄士中式者凡五十三人是科場榜得人亦最盛

韓求仲少時以文謁馮開之太史馮擊節稱嘆曰子文一往有元氣自是萬人敵時坐客滿堂顧而曰十餘年後當思吾言韓果以庚戌舉南宮第一

雋區

卷之四

十三

雋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同安盧若騰怒生閱

評雋

鄭宗伯嘗稱與余自下交如見舞師子開喉見底湯司成目為骨力男子

文太史節槩山立不妄許可嘗向余稱楊維斗大自樹品南國之光

雋區

卷之五

一

汪無際目朱幼晉無論鱗甲不生即皮膚亦一切鏟去

韓歸安太史目余著述曰鳳鳴文囿麟步騷壇

余愧未足承然語特雋妙有通世說直是太

史碎金

果品當以栗為第一胡桃次之荸薺又次之菽

品以冬筍為第一時次之藕又次之

傳奇當以張伯起為第一若紅拂竊符灌園祝

雋區

卷之五

二

髮四本巧妙悉敵彼以唐人之才韻譜元人之艷聲質有其文宕而能法真可謂字編珠璣響振林木高則誠關漢卿二家不能不拜下風次則推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當與琵琶西廂記分路揚鑣若湯若士之邯鄲夢屠緯真之曇花別是傳奇一天地然識者有患其才多之議品在一流將盡之間乎裴淑英記彤管流馨足風閩德而詞調亦澤于

雅彩毫紫釵南柯三傳俱出屠湯手筆而往往以學問為長徒令人驚彫績之滿眼耳虎符記亦屬張伯起作而風致視四本大相懸絕要自是詞曲第二流之佳者幽閨為元人曲澹而絕真他如明珠題紅紅梅葛衣玉環玉玦繡襦投筆四節點綴俱不入俗玉簪幾于淫矣而措詞亦有可觀合紗記關目絕好不得以後出相遺此外雖新聲如林吾無暇

槩及矣

闕傳

今人欲借先達爲修名地投刺輒稱弟子退而
往往如同儕稱謂甚有名其師者此大無禮
余最重師生誼而不欲徇人以師憶壬子秋
應試豫章偶湯儀部義仍來遊余友費文孫
以弟子往謁送有南屏四子刻秣湯閱之喜
甚隨出已小傳四冊令文孫分惠余暨汪恭

傳區

卷之五

三

仲董求毋且令渠爲道慕用意是年弋陽友
人李章尹調鼎首雋義經出臨川葉明府門
下士章尹往臨川謝師因謁儀部儀部復詢
及余意甚惓切章尹初未與余相識也因儀
部言入郡卽造訪并致儀部惓惓意余乃賦
二律書扇頭并附八行于臨川詩有容汝寰
中堪辟易有人世外結同心之句此狂奴故
態不名弟子可知儀部遂荅書獎借特甚書

曰春風時來忽得龍如扇頭贈詩寰中辟易
未足仰承世外有同心差爲厚幸耳卽當袖
采懷香所至夸出座客雲中沛艾猶惜此隳
黃也南屏大作時照几閣間清言真如蘭屑
氷雷承教宜附以傳直去章門懇容寄以復
并和章爲笑也顏謝同游衰年所托萬惟自
珍顏謝才名並擅爲忘年之交儀部用此相
期許其非師弟明甚今玉茗堂尺牘于文孫

傳區

卷之五

四

不名弟子而于余稱門人此後來記室之誤
且書非全幅恐失儀部當年愛士婆心故漫
志一段相與始末於此

余每作詩卽韻之極熟者亦必攷過始用戊辰
初夏余客豫章城久王孫季友招飲時石城
熊休甫吉州趨千里及孝稷夢得敬叔安仁
諸王孫咸集待月桐軒下分韻賦詩余得冬
字爰賦一律曰炎色方乘令客衣未換冬一

時糾快友四座洽談鋒翰墨從吾好疎狂任
俗攻月來如勸飲不覺酒行重詩出衆咸稱
快熊休甫謂攻字是一東韻不應用余曰三
冬亦有此字熊執以為君定落韻余笑曰我
不落韻君韻本當落耳已而王孫出已韻本
攻之果兩韻皆有攻字余因與論次凡一字
載兩韻者不獨攻字為然如黃鸝鸞字四支
八齊皆有簪字十二侵十三覃皆有天涯涯

雋區

卷之五

五

字四支九佳六麻皆有蹇字十三阮十六銑
皆有思字吹字禁字任字論字信字過字騎
字題字看字俱作平去二音讀遠字選字上
字處字采字俱作上去二音讀告字弔字莫
字射字俱作去入二音讀稽字蒼字般字重
字予字長字俱作平上二音讀如此等類固
不可枚舉也

魯論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唐棣逸篇評語

此詩見刪良以是故

讀書須攷字攷字然後識字如視聽之聽俗誤
听听聽本兩字何得通用子虛賦亡是公听
然而笑元陰氏韻府乃誤為聽然而笑此誤
後人不小他如豐豐溥溥壺壺之類點畫有
辨豈容日用而不知余於此等字雖一屬草
一隨筆亦不敢苟從俗也

蔡中郎侍母病三年母卒廬墓動止以禮有兔

雋區

卷之五

六

馴擾其室傍木生連理邕之篤孝若此而毘
毘記誣以親死不奔喪近日俗梨園更演出
張廣才打三不孝等態節上生枝訛以傳訛
孝子抱冤千載抑至于此然高則誠猶曰為
規正朋友托名中郎耳至連環記直誣邕勸
卓登九五卓死伏屍痛哭益為無稽之甚按
邕在桓靈朝數上書言事卒以直言受禍後
董卓擅竊聞邕名高辟之不就卓大怒曰我

力能族人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往甚見敬重三日間周歷三臺拜左中郎將
卓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于
邕邕諫止之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
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遠近以
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
相遇待然邕終以卓不可與處謂從弟谷曰

雋區

卷之五

七

董公性剛而遂非必不免吾欲遁跡何如谷
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
亦難乎乃止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
意言之而歎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治罪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允亦
尋悔無及邕之出處大節若此果其心附逆
者耶聞高氏琵琶記初成目邕以不忠不孝
後見夢始易爲全忠全孝連環記出何人手

而邕其受其毒誣不以夢告俾一改正豈謂
其俗筆俗調非高氏之比任浮雲點綴固不
能滓穢太清耶余懼世俗不察多徇耳疑目
特節錄當年實蹟以爲邕一表暴焉

呂洞賓遇雲房先生求度世術雲房十試之皆
無所動此洞賓之所以爲純陽真仙也今俗
說競傳其戲白牡丹黃龍禪師識破其術洞
賓怒遂飛劍斬黃龍爲黃龍所制爲此語者

雋區

卷之五

八

蓋好色之徒謗神仙以分穢又僧家欲張大
已教明佛法高出于仙耳使洞賓誠有戲白
牡丹事是慾火未全除何以稱純陽若云特
以採戰是損人利己豈仁人之用心乎聞洞
賓山居讀書有一女子來容華絕世自言歸
家迷路日莫足弱借少憩旣而調弄百端洞
賓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去又雲房欲授洞
賓黃白之術使濟世利物可便得度洞賓曰

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
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
喜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悉
傳以上真秘訣絲是言之戲白牡丹之說誣
罔無疑既無戲白牡丹之事又安得飛劍斬
黃龍為黃龍所制乎

猶有大惡者六人多不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
有貓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往往稱

雋區

卷之五

九

見貓入室其惡一善搏雞與捕雀鷓惡二翻
人屋瓦致漏惡三竊食恬不畏惡四聞羶腥
必趨逐長叫惡五寒夜輒入人臥被惡六至
若鼠雖無良然亦有可取者一凡一方將有
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絕無鼠跡蓋鼠能
先知是亦有足取也

有人淘井得一玉印章潤厚皆三指作蝌蚪篆
文不可認會意似是公謹二字劉文學適見

以八十文售之世咸傳是周璿遺印余謂定
是夏公謹非周公瑾也他日見劉細問果云
得之夏公厥井中其為夏相國之印無疑

閩雋

莆田鄭氏女少許配吳氏子吳父有盜行鄭惡
之與離婚別議時女幼未之知也後吳生弱
冠補弟子員郡綵導入泮鄭女偕諸女伴偶
窺衆私相謂吳生係女元議女始覺是日愁

雋區

卷之五

十

閩自經諸文學感其激烈叢門以弔直指聶
公親詣奠旌曰貞烈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
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
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
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
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
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

回生

江西省城永和門三字是婁妃所書書法道勁
可觀妃為余邑人以賢淑聞當寧藩逆謀時
屢為泣諫

吳孺人為林郡丞煖章淑配相法多奇驗郡丞
初第時報未至孺人預決之比長公堯俞捷
時亦然諸孫在孩抱者孺人指曰某當大貴
某小貴後果簪紱輝聯悉如其語

雋區

卷之五

十一

地雋

安遠縣去城十里曰上濂多湯姓其俗淳朴以
禮讓相先不知有侵凌詐覲經歲不入城市
乃至有白首不識官長面者亦一方之無懷
葛天民也余恨不生其族邑徒勤仁里之思
耳

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樵至數十丈乃
見水汲水起奩卽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

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

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更明又有火井其

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

以烹飪亦有就此井煮鹽者

豫章新城門一名德勝門大將趙德勝征偽漢

戰沒于此故名

緬國出赤銅其價比金增倍銅之寶色與日光

爭爍

雋區

卷之五

十三

雲南用具代錢每四箇名曰一手四十箇名曰
一莊四百箇名曰一待過多則用斗斛以量
貝或破損俱可用但嫌火燬人家用石磚作
庫以貯藏之
弋陽城中有高井其井欄是鐵所鑄濶數圍居
民取汲甚衆經旱不涸

雋區卷之五

雋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吉州張文龍雲從閣

事雋

張幼于務誕每冠紅紗巾歌姬環侍文文起少
時往謁之張遠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接談
張千總之先祖某素英果剛決以義勇為伐鼓
軍我師與敵戰敗北張時已無首矣而志存

雋區

卷之六

一

殲敵兩手猶伐鼓不休敗軍聞鼓聲轉厲賈
壯有加因轉敗為功遂大勝後以功錄其子

世襲廣信所千戶

鄒洗馬德溥疾篤時其幼孫方七八歲與二三
女童閒戲廳前忽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
鶴背一緋衣朝冠秉笏者跨之兩翼有金甲
神挾弓刀相侍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
鶴與神入空不見見一道白氣從天井左角

自地而上直冲簷端以去未旬日鄒逝

同里彭國賓瑒與鉛山周刺史尚禮相友善周
亡彭百里赴弔夜宿舟中夢刺史衣大紅冠
幅巾加烏紗其上笑而迎曰吾久遲君于此
敬用相迓次日詣靈座泣拜幾不能起既成
禮訊刺史所以殮一一夢中景也歸客邸不
勝悲悼低徊日影下悽然無語是夜尋卒若
國賓之與刺史白首同所歸可謂死交國賓

雋區

卷之六

二

字子佩精印篆為人直摯高雅饒俠氣余友
雲徵其子也

庚午江西一孝廉自言初場題出每構思腹即
作痛乃漫成七作臨膳欲稍加刪潤即腹痛
如故遂免強寫完以出意殊不自愜試事始
竣即束裝歸家已而得雋語曰窻下休言命
場中莫論文良然

苗出入擄掠禦則必報仇哨兵相戒無敢櫻者

苗至則潛匿他處聽其肆劫俟苗廢所欲歸則潛尾而拾其棄或明與爲媾令苗留牛畜數頭或因掠野放之畜以報功甚有僞爲苗以劫商旅者然則追苗之兵居然又一苗也劉廿四素饒膽氣聞人言白鶴樓傍有虎出時方炊遂不及飯携弓箭攘臂渡河跡之見虎臥茅塲下放藥箭射去中之虎微動低聲三叫以口埋沙中尋斃

雋區

卷之六

三

沙溪有人齋僧春米數十石是夜碓間失火茅宇畧無遺而米俱得不燬

雅州城南弘化寺是勅建以待番僧入貢者來時有諸品佛經列殿左右其經作番字不可識讀形圓如鏡高六寸用綾緞裹護中有木軸能作車輪轉居人朝禮者從左至右推之卽名誦經然須週而復始不然則爲誦經徒半不能獲福

叢雋

李杜齊名有五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少陵詩李杜齊名真忝竊用范滂母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語范母特指李膺杜密少陵則借以自寓已與太白也

齊梁間有任昉漢時先有任昉東漢有李膺南北朝亦有李膺晉有張載宋亦有張載

雋區

卷之六

四

天下郡縣名同者甚多彙識于此以便好事者之博稽新城縣四屬建昌府濟南府保定府杭州府華亭縣二屬松江府平涼府海豐縣二屬濟南府惠州府太和縣二屬鳳陽府大理府又吉安府泰和縣通州二屬順天府楊州府樂平縣二屬大原府饒州府廣昌縣二屬建昌府大同府咸寧縣二屬武昌府西安府寧州三屬南昌府慶陽府臨安府山陰縣

二屬紹興府大同府永安縣二屬延平府惠州府又平樂府永安州長寧縣三屬贛州府惠州府敘州府永寧縣三屬吉安府河南府延慶府永寧州三屬汾州府桂林府貴州又雲南永寧府長樂縣二屬福州府惠州府新興州二屬澂江府肇慶府歸化縣二屬汀州府雲南府新安縣三屬保定府廣州府河南府石城縣二屬贛州府高州府建德縣二屬

舊區

卷之六

五

池州府嚴州府樂安縣二屬青州府撫州府安定縣二屬鞏昌府延安府龍泉縣二屬吉安府處州府新昌縣二屬紹興府瑞州府永豐縣二屬吉安府廣信府安仁縣二屬衡州府饒州府德化縣二屬泉州府九江府東鄉縣二屬撫州府夔州府太平縣四屬寧國府平陽府台州府夔州府太平府二屬南直隸廣西又廣西太平府有太平州懷遠縣二屬

鳳陽府柳州府桃源縣二屬淮安府常德府寧鄉縣二屬長沙府汾州府三水縣二屬西安府廣州府昌化縣二屬杭州府瓊州府新寧縣三屬廣州府寶慶府夔州府又南寧府

保定遠縣二屬楚雄府重慶府山陽縣

二屬淮安府西安府永康縣二屬金華府廣

西太平府安化縣二屬長沙府慶陽府清河

縣二屬廣平府淮安府大寧縣二屬夔州府

舊區

卷之六

六

平陽府興安縣二屬廣信府桂林府又漢中府興安州寧遠縣二屬鞏昌府永州府興寧縣二屬惠州府柳州南安三泉州府南安縣楚雄府南安州江西南安府臨安二杭州府臨安縣雲南臨安府保定二北直隸保定府順天府保定縣西安二衢州府西安縣陝西西安府徽州二南直隸徽州府鞏昌府徽州建寧二福建建寧府邵武府建寧縣建昌二

江西建昌府南康府建昌縣嘉定二蘇州府
嘉定縣四川嘉定州興國二贛州府興國縣
武昌府興國州南康二江西南康府南安府
南康縣雲南二雲南雲南府大理府雲南縣
威遠二嘉定州威遠縣雲南威遠州平陽二
山西平陽府溫州府平陽縣南寧二廣西南
寧府曲靖軍民府南寧縣興化二揚州府興
化縣福建興化府

雋區

卷之六

七

郡丞豐先達數十年內令福建連城者三然皆
不吉初庚戌俞進士廷華選連城令未之任
卒又王貢士兆熊授連城蒞任兩別而卒又
乙丑徐進士際旦初令錢塘後改調連城在
任及暮忽夢王大尹來謁且爲之視脉未幾
疾作遂不起徐君令兩邑而皆有清譽云
興安貢士毛鳳儀與樂平劉光社八字相同無
差俱生三子其入泮與食既之時一一符合

又以辛未同出貢

勸雋

見王季和瞿元初費文孫邵茂齊之不祿令讀
書者短氣見張憲鄉祝文柔之老而成名令
攻苦之士鼓壯有加王名宇春瞿名純仁邵
名濂俱常熟人費名雲仍鉛山人張名斌祝
名徽俱臨川人張以萬曆戊午舉江西鄉試
第一至天啓乙丑成進士祝以天啓辛酉中

雋區

卷之六

八

鄉試明年舉南宮第三張祝得雋時俱年近
六旬
譚友夏元春其尊人嘗客襄陽舟旦餐忽聞岸
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知爲里役移失多金
懼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譚心爲惻甚特慰之
曰姑無恙若金故不失隨開篋中取一天函
昇之其人曰此非吾金何得妄取譚曰第將
去少解燃眉之急何不可其人再三拜謝而

去時友夏尚幼初不知此事也至天啓辛酉友夏落第方鬱悒夢人謂曰譚生宜自鼓壯無隳厥志爾父襄陽事發矣友夏驚而寤不解所以歸家以夢告母且請曰大人得無有不善事于襄陽乎曷以有此夢母乃爲具述前事友夏喜愈攻苦不休至丁卯秋果登楚書第一

新城楊太學思庠富而好義每歲積穀不糶至

雋區

卷之六

九

米價騰湧時始平價以鬻貧民多德之爲子延師尤極致隆余友楊因之思本其家昆季也人師經師特重當時然太學自其名未噪時延爲西席迨今十有餘年隆禮不衰有如一曰因之每省試行李居停之費俱取資焉太學諸子若居理居台居吉暨長孫日升送爲新城後來之雋居理庚午以年少登賢書益令德之報方輿未艾云

郡城未有鍾靈橋時設浮橋以渡隆慶年間有人于橋上拾遺錢百餘因延佇待之忽一人彷徨至哭云吾今日鬻炭得此一家待以舉火若尋不見將俱餓其人卽舉還之次年浮橋接板處以爭先踏沉墮水者甚衆其人亦在其中偶前鬻炭人經過認之力爲拯出其餘多溺死者報施之奇湊如此

閩上杭溫氏婦賣花營生人稱爲溫海棠好善

雋區

卷之六

十

持素年至五十餘頗積家貲百金遂傾囊造觀音堂延僧供養是年忽遘疾將危囑其子曰汝毋一生修善敬佛人多笑之吾卽世後可于我背上書其姓名倘有後驗俾世人信因果匪謬耳其子如言溫亡近月餘果托生泉州某侍郎家爲男背有墨字卽溫婦姓名也其子聞而往視之熟視半晌字踪隨滅南州王廷臣世居萬壽宮傍居家頗饒裕好善

樂施遇歲饑日煮粥以施歲疫則施棺人有
所貸或貧不能償卽焚其券萬壽宮燼重捐
金新之人目爲王善人鄰市常貸其母錢以
肆無不獲利王年至七十餘而卒卒後居肆
者家戶刻其像祀之奉爲錢神肆中稍不如
意輒焚香祝之卽貿易勝常

誠雋

錢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雋區

卷之六

十一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
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
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
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
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
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
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肯語其妻曰我生
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

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已已歲余邑徐貢士子以應試求籤不吉怒撻
土神越數日忽發狂疾而死撻時有一小僧
與同事亦相繼死又庚午秋有徐比部侄在
報恩寺求筭戲以筭擲伽藍歸而疾作其家
延巫虔禱巫稱渠觸一神當不救未幾死二
事皆鑿鑿在人耳目誰云神道遠也

弋陽圭峯寺一僧名頓空病且篤囑監寺僧曰

雋區

卷之六

十二

某色身將變壞囊鉢空虛僅一衲可值數百
文聊佐大衆一齋之供煩師爲措置頓空亡
監寺私衲不爲設供七七內山犬夜吠不止
時一僧侍頓空病者知其事聞犬吠再三勸
慰旬夜吠稍息徐以規監寺畧不爲意次年
監寺僧早餐罷閒步山門望前山水田中央
忽見頓空披衲端坐尖石上不覺大駭未旬
月病亡

劉廿四善獵有熊爲衆所逐犇入夏公厥熊猛
獍衆圍之三日不改近適劉在鄉歸聞之卽
持鎗往衆見劉當先膽氣加倍隨之人與熊
相格熊力乏而斃他日劉復往鄉間獵夜夢
一胖大黑人盛怒而前曰吾與若自昔無冤
我前爲衆所逐與之持三日不能加我若持
鎗來衆恃爾善獵乃敢直前因亂鎗斃我致
我死非命者若也爾陽數未終吾無奈若何

雋區

卷之六

十三

當以一炬相報耳劉夢中猶作怒以拳揮去
拳著壁間而醒手爲立腫越數日劉自製銃
藥備獵用忽火自著燒其面大至潰爛一月
方愈物之有靈如此
有童子好弄蛺蝶或至戕其生命一日閑步公
館生生泉見隙地有舞蝶栩栩井旁悉逐之
隨矢足井中與蝶俱死

粵中有某令甚貪婪怨聲載路父老至今談之

酸鼻于任生一子後卽戍于宦所
張村人家有野牛犇入衆相與椎殺之牛重數
百觔未幾疫作死者至二十餘人

驚三足謂之能最毒不可食人或食者立死化
爲水庚午歲有二客同本販鹽魚往鉛山河
口鎮一客誤食能死其同伴往岸買棺木及
拊至客之死者已化成水遂流溢船中後其
客將鹽魚發店人有鬻而食者卽得啞症而

雋區

卷之六

十四

死是年河口人相戒幾絕鹽魚之味
有人得異術偶遇姿婦僻行取草咒之遂若蛇
纏于中婦必裸體乃免一日與人出遊其女
及媳亦偶出渠目不能及遠同行者素啣之
給曰君有妙術值此佳色何不令裸體供一
撫掌乃復逞長技逼視之儼然女與媳也其
人悟報應不爽因悉焚妖書

景雋

去弋陽城七十里有湖水巖內有石鐘石鼓石
雲板叩之各有聲與真鐘鼓雲板無別又有
石大士像石供案但巖中黑暗如漆遊人須
秉燭可進巖前有湖水每日辰午二時水忽
漲旋落謂之潮發巖因此得名
接巖十景曰天然橋噴玉池鐘峯鼓石仙人足
馬蹄水獅峯象鼻山看經巖放生池余各有
短詠以紀其勝

雋區

卷之六

十五

潘文學鼎家方春月忽紫燕盈萬蔽空而下集
于前庭經宿始散潘爲蘭絡名士辛未歲特
慕余來謁執弟子禮甚恭

雋區卷之六

雋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閣

玩雋

朱幼晉曾於冰谿畔得一片石紫黃相雜光潤
如玉下有趙松雪題六字云女媧補天之餘
又在臨海水際得石葉一片其色紫殊光彩
可作硯當是玉樹之屬

雋區

卷之七

一

天啓丙寅歲浙江烏程縣雙林鎮河下蚌忽出
珍有一人獲蚌剖之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
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墮一于
水中再覓不得取其一副視有珍珠象棋子
十六枚與前所墮水者必一副也其人不勝
快事在是年七月望日

張雲從問松園多蓄惟石有丈人石小石麟行
雲石龍頭石石玦海犀石角秉圭石靈芝石

雲鬢柳腰石獅蹲石石聖人枕肱石青雲芝
天孫石梭石擎補它巖石供廬山石筆閣雲
從各為記辭韻妍絕可入欣賞編雲從名文
龍廬陵人兩為邑令早歲掛冠是真能踐身
石盟者也

藝雋

國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象數較宋元獨得其
詳凡樂舞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

雋區

卷之七

二

得與選袁裕春為太常卿于古樂音節一無
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不錄絲是太常諸
生謂演習無益無復肄業而古樂遂廢

南巖寺去郡南十餘里黃太常子澄曾憩此上
有南巖洞三大字是太常當日手書筆法大

類顏魯公

吾郡以書名家者有鄭太僕邦福葉咸寧濟英
余師歲辟王公社膺余友費文學雲仍鄭葉

暨余師書法一衷晉人費書先學米後學懷
素皆往往恒似

胡孝廉應麟字元瑞蘭谿人以書名世非酒酣
與極快不一臨池醉時多不用筆書其書法
愈醉愈妙人來索書者會其醉磨墨汁數升
傾向池間元瑞或自濡其髮或濡其臂即耳
與鼻皆能運動作書書成人以為神筆

雋區

卷之七

三

元進士吳德基自稱牧羊山樵于鍾王顏柳外
別初一家草法婺州初下婺人以其草書進
上謂吳字有干戈氣象非太平所珍悉取焚
之自是人無敢藏者嘉靖間婺州大疫一病
者聞鬼語曰明日當至某家矣一鬼曰某家
有牧羊山樵不可干也病者不解所以及旦
訪之則其家壁間有一軸為牧羊山樵手書
于是人爭以此軸傳奉每傳至一家則病者
愈

雪清宜黃人年十四工詩畫尤善繪梅鵲欲畫時必箕踞山水間留連竟日中有所會縱筆揮就見者疑爲真鵲

術雋

王遐仲師少時得異人授精相地法嘗爲鄭文學國經卜地語之云地且大吉但葬時當有火患耳方開塋鄭厨下失火撲之得滅以爲言且驗師曰未也至葬時其家果復失火止

雋區

卷之七

四

焚其屋不及他舍因請故師曰此龍方位居離離爲火葬法必櫻其鱗龍當怒然久之相安發祥方大耳未數年國經稱弟子員今其家日隆隆起矣

張郡丞賡喜施藥濟人有商自滇南歸以一金色小蛇相贈凡四五斷合之首尾宛然莫知其故張謹藏之一日有劉醫士者從周家診病來嘆曰周氏子色癆膽將破安得脆蛇與

續命張亟問脆蛇狀劉云此蛇無膽畏人出崑崙山下一聞人咳唾卽自爲寸斷人伺其寸斷時以鐵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人聲寂杳遂寸寸動躍自爲相續依然蛇也凡患色癆者多以驚疑喪膽惟此可續命張因出所藏蛇二斷與之周氏子得不死此藥本草方書不載劉蓋得異人傳耳余邑陳學博國華閩人能別禽音時目爲今管

雋區

卷之七

五

輅

誕雋

唐伯虎高才任誕好爲詭譎之行有太學某者慕其名不遠數百里來訪入門伯虎方作婦人裝與一僧對奕都不一顧客客見其所爲殊失望悻悻而去局完關人具述客所以不悅狀伯虎曰渠知有唐伯虎更能責唐伯虎此定奇人卽命駕造訪時日已夕矣刺入客

尚舍怒閉門不肯納伯虎排戶直入客避之
室中伯虎徑趨室客臥床轉面向壁伯虎邀
之起不得遂解衣與同臥多方致款終不作
荅伯虎因賦詩數首齏然假寐明旦起書其
詩几上而去客起見詩殊自悔遂趨謝不恭
伯虎知其當來預陳觴酌宴之暗室中燈燭
輝煌歌舞繽紛客極快忘疲留連且久始得
辭去歸時家人甚怪其久問之已踰三晝夜

雋區

卷之七

木

矣

但澹生豪爽不羈小試偕友人觀榜見已名在
黜列遂於衆中撫掌大笑曰世無子雲那識
子雲後應丁酉鄉試策問爲籌邊但開口卽
云愚生蓋嘗徧歷九邊而洞悉其要害矣本
房得策殊嘆服特爲薦之卽登雋往謁房師
稱曰君茂年書生乃歷邊陲洞要害可爲罕
有但正對曰門生止識一豫章城此外足跡

實所未到特臥遊耳但名調元星子人
武林嚴文學遊常州過訪鄒公履待久不出忽
有一盛服少年從外而至見嚴便權然相迎
嚴謂當是公履也揖畢除去巾服乃一緇流
問之爲李超無也嚴訝甚又坐許久復有一
盛服少年自內出容色絕麗嚴意此定是公
履也揖畢亦除去巾服乃某名姬也旣而公
履趨出相與撫掌大快

雋區

卷之七

七

幻雋

唐文襄龍嘗建花園于縣東門外自爲記其末
云有吾與黜也之意唐亡後園爲柳憲副希
黜所得園丁每稱有冠服貴人日現形作祟
柳心知之一日親至園聞唐在空中厲聲言
曰吾此園大費經營何物後進乃欺予孤見
奪耶柳曰所以敢市此園亦以公會有遺言
在爾唐問何言柳曰公志却記中有吾與黜

之句乎唐俛首影滅自是不復出見

陸太史可教主應天試閱至一卷文理多謬悠
怒擲之地忽卷中舒光彩擁出綠牡丹花復
取閱之殊不堪又擲之地輒開花如前如是
者三次陸以爲神異不得已中之

郡西十里曰諸溪有楊氏別業已巳秋諸文學
讀書其中忽聞前山鼓吹聲訝之因其往聽
至近寂然無聞歸又復嘹亮清徹如是者七

雋區

卷之七

八

八日不知主何瑞應

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

玉山有貧兒因家計窘甚疑其父存時有餘貲
爲母私藏因請諸母顧其母實不知也屢求
不得日有怨言時其父故已六載矣一日所
親于東嶽門前忽遇見因與揖訝曰君死且
久那得在此答曰不實此第爲我傳語家

中我家石磚牆第幾層有一磚四旁無灰終
者內貯四十金今吾兒取之言畢復揖而別
倏不見其人甚驚訝隨詣其家述此事其子
入尋視墻間果有一磚無灰痕啓之得四十
金

何伯亨是蘭谿塢口廟道士有仙術每挾之以
戲侮人邑令惡之會大旱因使祈禱謂不能
致雨當治罪何乃設壇行法少頃陰雲四合

雋區

卷之七

九

雷電交起城內大雨如注然城外絕無涓滴
雨過處俱作腥氣屋上及街路有萍藻魚鰕
等物鄉中池塘盡爲之涸

已巳年詹文學爲鄭氏塾師偶天陰忽一陣黑
風過空中墜一黃幅于庭弟子隨取以進詹
開視上書六人姓名多出其弟子首名爲祝
某次某次劉濟邦詹私喜謂他日科名之兆
令秘勿言未幾祝死又未幾某死踰年劉死

祝劉皆余近鄰今六人中存者僅半矣
 陳中丞用賓太夫人死三日復甦甦時稱閻君
 交代新者乃中丞同年張侍郎也因從旁竊
 窺侍郎脫之遺一卒諭曰陳太夫人何緣至
 此今日吾未蒞事詣朝當護歸以此得回生
 耳中丞聞言大悅遂修侯書密附奠文遣使
 星馳張家詢之則太夫人死去之日正侍郎
 革命時也情節俱載祭文內

雋區

卷之七

十

鄉民黃廷棟妻于己巳歲產一兒人首而蛇身
 舉家大駭欲以畀之水兒忽作語曰我本太
 乙真人護篆使者以微過見謫得托生君家
 若不見育將使我不免有再投胎之苦耳吾
 能為君家致福幸無見溺也黃異其言乃使
 乳母育之兒善乳一乳母不足以供其口黃
 家故饒裕乃多雇乳母養之兒初生時能言
 此後依然默默每飼乳飽時輒熟寢去醒則

求乳乳飽復寢如故但其下體甚滑不可提
 抱惟以一盆盛之夜則置堂中高潔處先是
 其家多災患或致人構訟無已自兒生後輒
 安靜無事黃為邑之西鄉人

西隅汪某妻楊氏孕十九月而生男又能某婦
 孕二十一月而生又三十九都歐陽某婦孕
 十七月而生女又四十都徐文禮妻楊氏孕
 十三月而生男又上瀘余文勳妻傅氏孕十

雋區

卷之七

十一

八月而生女又二十八都董源人家婦孕十
 十月忽腹生一癰日漸大至月餘而癰潰一
 女從腹中出母亦安全無恙又八都徐姓婦
 一胎生兩男一女此俱庚午冬間事一時之
 婦孕抑何愈出而愈奇也

金華戴千總家有崇不時拋擲瓦石或戲將戴
 所用鏡粘壁間力舉之不下少頃忽依然在
 鏡臺上或半夜藏匿小兒遍尋不見復于捲

簞中得戴爲所擾殊甚私念正當勝邪乃設
一席延所親章副使至家鎮之始入門空中
拋一石從章耳邊擦過忽作人語曰汝乃失
時貴人吾何懼之有戴復請道士設醮壇七
晝夜道士反受其顛倒將新麗道袍變作破
落不堪所戴道冠變作蟬壳其家不得已使
人往龍虎山真人府告之比將返聞鬼語曰
吾初無害汝家何苦苦見逼今往他家去矣

雋區

卷之七

十三

但汝命當懸我手後戴千總在操場爲流彈
所中而斃

天啓年間紹興山中有黃黑斑三虎往來山陰
道間每潛踪空墻或翳林僻處日出嚙人致
死死卽舍去被傷者不啻千人行路苦之獵
者屢捕不可得隄年方已亦莫知其何去咸
以爲神虎云

玉山葉吏日承露家有一梨樹每歲結實甚繁

味極甘美至已巳歲止結一實其大如斗異
之或謂其下當有毒掘之有巨蛇盤據根上
目尚未開葉乃舉畀諸炎火

諸雋

湯臨川善恢諧有東鄉某先達因試事爲衆所
怒扯去頭上裹巾湯適對客聞而嘆曰不圖
某今有無網之災客問爲無妄耶湯曰他人
則無妄某乃是無網耳

雋區

卷之七

十三

往乙卯五月十三水南關聖帝新祠成人家以
社會相競裝扮故事窮一時之勝遊人觀者
肩相摩于途余時偕文孫讀書南屏路塞不
得過城恭仲求母同遊浮橋上適有一村婦
過身著青衫慮衆中遺失鞋頻繫其帶恭仲
求母因戲爲聯句隨揮簡走使貽余兩人詩

今日迎神會

注

人稠樂事重

董

青衫頻摸

扇蔽羞容

董

如殺董求母

注

應憐汪

仲恭董文孫何落落汪悔伴鄭如龍董蓋社
中以余爲迂故末句云然也余與文孫讀之
不覺噴飯今費汪已矣還憶爾時懽會雅劇
遂邈若山河西州之慟使人何能已已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僮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
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艷然曰君自無耳
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雋區

卷之七

七

余目不能遠視然當莫夜熹微之下人皆不見
而余反能舉細字朗朗可誦以質之短視者
盡然蓋神藏而光聚故也或喟余曰君所謂
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與薪矣余曰不然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坐
皆笑

雋區卷之七

雋區卷之八

信州鄭仲夔胄師撰
西昌陳弘緒士業闕

艷雋

衡陽山人王辰嘗爲余言萬曆乙巳間楚中某
氏姬才色雙美爲一富家待年妾其主人死
姬自擇對欲娶之者審其年貌相當令獻詩
備擇一生久餽于庠頗解詩慕姬才色而自

雋區

卷之八

一

度年貌不稱乃托一美少年代已往獻詩姬
見而喜甚許嫁之成婚之夕熟睨乃一老書
生也姬作色曰汝何詭譎乃爾然姻事自是
前定汝費此一番心是必篤慕我且吾旣適
此必無反理但一虛則百虛汝前所獻詩定
屬代作可將平日時菘一二來好決汝終身
生隨取憲課出觀姬細玩轉喜曰尚可成就
一貢遂篤伉儷嗣是日偕生分韻賦詩相與

窮山水之樂隨刻其詩集惜未得見

同里陳時用買一蒼頭年十二是運船上携歸
轉鬻者此生在陳家且十六年運水負薪不
辭勞勩第言大志大陳夫婦撫愛特至而其
家小郎君每以事見撻不勝筮楚撻時則曰
不當留一絲情分異日好相見耶小郎則益
怒且詈且撻倍有加焉有星家爲生推造云
當有飛來富貴在轉盼間耳歸卽沾沾向主

雋區

卷之八

二

人悉其語且曰卽富貴不相忘陳還詰曰富
貴當何自來生笑而不荅已巳夏間因小郎
督責不堪奔往龍窟爲運糧官桑千總掌駕
一路服侍惟謹舟次滄州遙望深林內隱隱
見大石牌坊乃指云此中有先人壠在焉當
往謁同舟人皆哂其妄則曰吾家張姓曾大
父尚書大父知府父亦廩於庠此一一不欺
耳或愈哂之謔詈交加生必欲往桑聽之有

好事者隨之行果有張尚書墓生前謁拜跪

如禮有守墓數人前曰郎君何以謁此生曰
此吾先人壠也余年十二時往鄉塾不幸遇
暴客將手抹余額忽然兩邊皆水一虎尾余
後惟前有路可行遂憑其指引鬻于廣信糧
船上尋携至上饒更鬻在陳家備極苦楚者
屈指十有六年今隨桑千總解糧赴京舟次
此地識爲祖壠故特謁耳詢其家中祖父俱

雋區

卷之八

三

物故矣因潛然淚下守墓人熟睨良久伏而
請曰得非吾家七郎君耶自郎君被掠遍訪
不知去蹤乳母爲伊冤死者三家僮斃于杖
下者六且疑伊叔氏謀害構訟至今莫決今
何幸且歸遂使人報其家生之母尚存卽遣
人巾服來迎生復往船上別同舟者桑遂禮
以上賓有頃輿從畢至桑命以舟中鼓吹導
送歸第入門拜母畢舉家相持而哭尋出堂

上受從人叅拜羅列不下百餘人咸俯伏于
庭生各有指揮從者唯唯惟謹隨交鎖鑰百
餘收小米一百七十石畧計家貲百萬同舟
人送之歸者俱留一宿各贈以二百文後吾
信糧船燬于虜桑走滄州往謁生與款燕詳
述其家中事且云歸踰季母尋故矣服闕倘
得營仕大邦當圖再報也因厚贈而別吾信
各糧船因亂離至滄州者俱受其惠或款或

雋區

卷之八

四

或助費依依有并州之誼云或曰生幼時曾
議婚一編修女今其小姐尚守貞待字歸而
畢姻尤奇

荒雋

貴州苗凡五種曰紅苗黑苗水西苗衆家苗木
老苗紅黑水西三苗呼進食為櫓階木老苗
呼為箇麥衆家苗呼為良呆苗所衣用湖布
一幅中剪大圓孔從頭穿下四圍以繩繫之

其俗以十月初一為新歲漢民有與交好往
賀節者即留飲性不善飲者涓滴不可沾唇
不然渠苦勸無已其酒帶糟不漉去飲不用
杯以鑲牛角為酌具滿斟一角兩人跪奉兩
人挈其耳以一人扼頸大哄一聲即時灌盡
漢民至其家男女無分或聯席或携手俱不
忌惟不許相對坐有誤犯者則以棍比其位
次稍斜不與較若正對無差即時殺之蓋其

雋區

卷之八

五

俗惟夫婦可對坐故也議婚不用禮物惟以
牛數頭作聘是日男女兩家各登一山造五
色飯男用白織帶女用紅織帶為記二家親
衆各唱苗歌至夜衆相與大喊一聲齊履平
地以帶相換而歸苗性獷悍好劫掠商賈每
結伴出謂是作生理歸必捆載纍纍
緡雲青田之間有土獠居民目為野客凡漢人
與往來者至則先以乾小鼠點湯客噉之盡

則喜便留罄賓主之歡凡珍異之饌靡不出
供或見而畏難不食卽以爲不知味不復獻
一茶

韶州府署有大樟如蓋夷使人貢睨見請重價
購之當事者不可強至再三終不允乃夜穿
一叅將府照牆土而去

重慶木桐驛地接西維時有僮人於此地串水
處市棍掠漢人鬻彼供役鬻去其僮酋先令

禽區

卷之八

六

去衣將鹽擦其遍身網置地上呼一犬來將
其人遍飴隨以桐油刷之用火畧炙然後解
去其綁索令往牧畜自後前飴身之犬常相
隨伴其人終不能逸去

物雋

靈隱寺之韜光菴池中有金蓮相傳是宋高宗
南渡時遺種鄉士夫或移其種栽于家不數
日卽萎今吳閩另有此種但花開較小耳

郡永豐安民山亦產方竹

峨眉山有神鴉凡朝謁者心擬某禪林棲任鴉
卽集其舍飛鳴本菴執事僧隨携茶具于十
里歡喜亭相候如佛光現時先有靈鳥一二
向各禪林作人語云居士佛見或稱長老佛
見光畢衆各以右掌放米施食見佛光者鳥
爭集其掌食之立盡未見光者鳥不顧飛去
峨眉山白龍池有白龍常見龍形最小長僅六

禽區

卷之八

七

七寸許而變化無窮有僧方作爨誤汲龍于
千人釜中自旦至日中水畧無溫氣因懇告
任持師求懺悔師曰此汝不小心誤置龍于
釜之故耳爨僧亟啓釜觀之龍方悠然于釜
乃送之池中湯爲立沸

龍泉鰲洲頭有捨二鶴巢其頂一日有狡童登
捨頂窺其巢有二卵懷一而歸遽投鏊中聞
者亟索乃從沸水澆出熱不可執皆嘆曰熟

且死矣因以井泉浸之迨冷仍令狡童躡頂
置卵故處先是鶴遠嗙悲鳴及卵還遂不復
鳴第每日見一鶴棲止其上一鶴去月餘乃
反又月餘兩雛俱出踰年鶴將雛去竟不復
來巢鶴去者是於海上覓回生草將雛去不
復來則所稱覆巢破卵鳳凰不棲其林也
岑山明通上人將寂以已出入所跨蹇贈余友
朱道徵朱有所往乘之則馴伏疾走一如上

舊區

卷之八

八

人自乘餘人皆不能騎然道徵特愛惜之亦
不輕一試

庚午四月間有衆于白鶴樓前過渡一僧後至
牽所跨蹇驢欲共載驢不前加鞭再四終不
肯登舟有頃載胥及溺死者數人僧嗟訝不
已

李文學祖生居興安之篁村家僮牧牛于隔溪
每朝出莫還牧者與牛俱從淺渚以涉一日

霖雨作抵莫水忽暴漲牛先泛水去牧者不
敢過徘徊溪畔牛顧盼若有待者久之乃復
過水俯首曲身令得以憑牧者會其意乃跨
其背以濟此牛洵靈異也

蜀地有雌雄二物名合蚘彼此疾呼樹上久之
相抱而死人採得暴乾凡婦人產難者與此
物令握掌中兒即易下

夾江某文學家蓄一白兔性喜月每遇月明即
放出檻外疾走廻環數十匝始以目定覩月
都不轉睛經一二更候方止此兔乃崇禎庚
午一牧童偶從石峽中捕得者

衡山有虫長一二尺許形似琵琶伏地不見其
口目無足行甚趨趨色如沉香人以小竹擊
之虫應手潰如泥語所謂醉如泥者豈即此
虫之謂乎

啜雋

舊區

卷之八

九

南直周進士汝礪工爲制科文而性極善忘于世故多不通曉嘗晤一同年問其氏號荅云曹姓別號雙江後每見輒問如前其人含笑云仍舊姓曹仍舊別號雙江周甚訝其語其人曰君仍舊問那得不作仍舊荅耶周故饒于財時出所藏金爲玩具見錠底多孔謂是虫嚙所致暗記件數置日下曬之家人私爲剪碎竊去日莫收貯止計件數相合殊不疑

雋區

卷之八

十

爲人所竊也或有餽以金者家人冒名裁荅徑私金周初不知也後與其人相見談及歸而詢僕僕曰無之周以其人語詳詰僕曰初無此事當是至人作夢耳周還憶良久乃云果是我作夢其端愚可笑往往類此

蘭谿童茂才平特極不好學術文者尋到乃晨起焚香虔禱直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去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次早復虔禱又括

得書句如前隨遍覓此題佳文閱熟此外茫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實不勝枵腹之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出果然遂得高等

浙中一督學好錄詭恠之文一士人遂取名徐子曰

南都一刑曹家報至發書痛哭輒自申報丁外艱指日束裝行矣復取書細閱乃是渠伯父

雋區

卷之八

十一

訃音其父固無恙也又急具錯悞申堂衆共詆訶之不得已乃告假以歸

相傳寧州風俗人皆嗜酒每日間止有半日醒至午後則酩酊相視問事懵然一無所知雖隸于公者亦然王孫幼晉嘗有句云沉醉一時如太古

通雋

俗人稱官長必曰某爺至宣聖止稱孔夫子或

曰孔聖人從未有以翁稱者余在浙舟中聞一商偶談宣聖連稱曰孔聖人老爺亦可謂知所尊矣

釋廣訊善詩年一百餘歲

懷玉東嶽山有鐵鼓是成化年間物乃余邑徐某捐資所鑄萬曆末年居民於土中掘得送至山其形絕類鼓叩之亦鏗然作鼓聲

萬曆壬子江西鄉試首題爲正唯弟子不能學

雋區

卷之八

十一

也時有一士子謁舒元直問此題當作何主意舒曰有何主意但上不涉文莫吾猶人下不涉子疾病有此等七篇文字在場內皆可元而可魁矣然八字若好卽涉上下文意亦不礙中余當時聞此語以爲言之抑何太甚

絲今還憶殆有味乎其言之也

海耕道人田姓從達觀大師二十餘年未嘗少怠達師遇之嚴小有過差痛責重板居常兩

腿如墨竟不萌一怨心出一怨語及達師罹禍從事園中周旋惟謹

壬申客舟中晤一楚友談王行甫同軌在官每日令吏胥門役人各陳奇事數則勸爲常規如無朴之耳談卷帙多取益此其書每段之後必實以某人談至吏胥輩所陳則槩託爲顧朗哉昔蘇子瞻每令人說鬼其人無以應則曰姑妄言之行甫亦此意與然以之入書

雋區

卷之八

十一

未免涉於誕妄余所撰述不敢一蹈此弊也劉佑是大將軍縱第三子年十四五時每汗出香氣撲人時一浣衣垢水皆芬縊門下多異人有曰鐵布衫者善奇術與人角戲身挺立不動任以矢石拳棒加之畧無所傷

莆田俞懿伯爲余言紫霄寺一上人寂時趺坐異香三日徒衆將泥就色身裝塑朝夕供養後日久泥稍壞一夕夢一僧來訪曰君其爲

我檀越以語同志數人咸云有此夢不解所以他日偕諸友遊寺忽見僧像儼如夢中所識因共愕然乃各捐金重飾之

義烏龔進士士驥體貌豐碩腰大十圍每食兼數人之饌進場時手自携燒鶩三隻監臨者恠之答曰大人試看此非常之體軀那得不容作非常之飽供監臨笑而聽之龔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

烏區

卷之八

七

3 卷五

序

余嘗讀山海之經齊諧之誌睽車艷異之編杜陽諸
臯之記謂皆文人播弄筆墨作此不經之語發洩胸
中之奇以炫天下後世之耳目爾既而思之六合大
矣九州廣矣禹跡所至穆駿所遊怪怪奇奇驚駭
目者不可悉數又何敢以蜂蟻之踪井窺之見懸揣
其為信為妄哉徐子季方稟豪上之姿具淹博之才
不求聞達孤筇芒履遍遊海內溯江渡河東探海岱

序一

西浮沈湘南窮閩粵北盡幽燕宜其以所聞所見之
事筆之於書皆非世所恒聞恒見者也夫人之有耳
目不第謂其聽風聲而視日月也習見而人之識低
習聞而人之量隘譬之語龍鳳則人以爲常談一旦
驟遇之必且以爲奇蛇恠鳥而驚異之不知馴擾者
直視之如蠅蚋如伏雌徐子是編皆所不常有而必
有者不啻如龍鳳然讀之者當不如奇蛇恠鳥而驚
異之乎或曰索隱語怪仲尼所禁宜爲吾儒所不道

而不知辯防風之骨識肅慎之矢知商羊之致而察
萍實之味甘又夫子所不諱也是以神異經序曰東
方朔記周巡天下所見山海經之所不載列之雖有
而不倫者亦列之徐子是編亦東方生之意歟

楚黃同學弟張希良拜題

序二

此書之序也... 卷五

見聞錄目次

卷一

象鼠

鱗魚

驅妖

奇跡

魯仙

蔴衣僧

見聞錄目次

異客

曹石霞

枸杞

食量

巨龜

美女彈琴

擡石

倭國

羅道人

泛海

仙笛

仙棋

王淑之

水災

犀玉

飛賊

見聞錄目次

古玩

假冒

胡將軍

都督府相公

李復佳

借寓婦

丹術

尤汝厚

妖狐

屍跡

剖心

瓊枝曼仙

卷二

隱逸

猫

趙弱言

見聞錄 目錄

採生拍項

湯聘再生

賣妹妻

啞道人

新夢

徵怪

宿冤報

長棺小人長髮大瓜

畫美人

發墓

金粟

銀走錢飛

壽

瘴氣害人

汗血馬

佛光

見聞錄 目錄

採參

向關生

男子孕

債負

么兒王喜子

大物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冥蠹

修路
姤婦
卷三
卜者
飛瓊
鳳鳥
算花
鸚鵡
虎異
騾驢
龜
火災
石獅
女賊
長鬚
種牙

天婚
武君仕
許魁
買棺
奇技
富貴
詐騙
人真
見聞錄 目錄
婦力
婉蘭
黃白之法
李半仙
吹笛
兩御史
變異
卷四

撮土避賊

古井

李老者

古劍

鶴

虬髯

子報父讐

浮海

見聞錄

目錄

七

雷擊

輕煙輕雲 說於六

宿愛

私錢

孝感

鬼冤

殺降慘殺

友誼 說於六

陳玉筍 說於無

恤寡 說於無

陳直方

揣骨相

孝婦

不娶 說於無

滋味

食人

見聞錄

目錄

八

雷雪

鱒魚嘴水神

誦經

男寵 變異 卷三列在此

返生香 說於六

嚇詐

化龍

神與解九文

見聞錄卷一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象鼠

余客荊州見省下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擡送各衙門觀看夫象為巨獸鼠屬蟲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歟之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下有磁鼠肉重千斤食之可已熱疾其毛可以為褥臥之却

見聞錄

卷一

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又炎荒廣記南方小象鬪於松梢枝不為動餵以松實能知入禍福又宣州志云晉時宣城下一物大如水牛灰色痺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有爪郭璞筮之曰驢鼠又述異記載西域有鼠國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頭悉白經其國若不祀則嚙人衣觀此則鼠象之大小更不同乎所貢者矣

鮓魚

鮓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其汧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時故名一日夔陵副將鮓數十尾於荊鎮荊鎮鄭公化源邀食味甚美公即於樽俎間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至遠安失遊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鄭公嘆曰我鎮荊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李小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小李兒霍搖旗

見聞錄

卷一

馬掘子王二王三合諸股賊號四十萬炮火蝟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李兒一股乃為孺子債事孺子者蓋指失事遊擊黃某也黃某即黃得功之幼子出防遠安鄭公申飭戒嚴而黃遊擊適有慶賀連宵譙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踉蹌格鬪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劍而卒若鄭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歿公子以世爵

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鮓魚三尾頗巨即烹一尾啖之
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鏤處漸漸色黑余
時在坐疑有毒即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
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知魚腐金銀
亦為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鮓魚為瘟魚
相戒不食夔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為不祥之物也

見聞錄

卷一

生

驅妖

潯陽鄧廷槐家妖為祟惑其女一日有道士齎符於
市告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戰鬪
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
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置
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為小兒
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斃事與陶九成紀陝西某媼
相似媼住村庄間凡有道流乞食无吝色一日忽有
道士款門曰汝家得毋為妖异所累乎曰然即命取
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雷震者數曰妖已誅極纔遁其
一二十年後汝家當有難留鐵簡授汝至時急投諸
火可免患自是久之媼之女長而且美有一自稱大
王者騎從甚多借宿媼家遣左右謂媼曰曾聞得異
人簡可出示否蓋媼平日數為人借觀因造偽者示
人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以偽獻王乃留而不
去且謂曰可呼汝女行酒媼以疾辭大王怒欲為姦

見聞錄

卷一

四

意嫗因憶道流之言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釵
投火中須臾電掣雷轟煙火滿室少頃平息擊死獼
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
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惜乎鄧氏所遺之
牌日久懈弛以之玩弄致遭滅門之禍陝西某嫗能
造偽者示人真者懸腰以得免於難是卽敬與忘之
分也豈空中原有冤愆之語故得復來爲崇而木符
先失耶

見聞錄

卷一

五

奇跡

奇跡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槩見余所歷甚隘而可爲
傳說者有數事焉鄴下察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履其
中則梁上悉應以宮商之音舟行沅江見萬仞壁立
雖猿猱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
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
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塢影在焉
雲間城中方塢影在一民家竈鍋中每夜以清水貯

見聞錄

卷一

六

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闔其門有竅如錢日
色清朗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案上濟南
數百里皆陸地也而趵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
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蓆竹木汜出金陵人修報恩
寺塢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
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有杵臼織機紡車牀具倉
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豐縣石
塢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苗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為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簫管鼓板行則藜藜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臥女墻弄篴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啜啜片時而盡漸覺面見聞錄 卷一 七

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見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仍荷管籥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臘還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人貢者猶云三丰為某台吉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尚在廬山此皆仙跡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

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見聞錄

卷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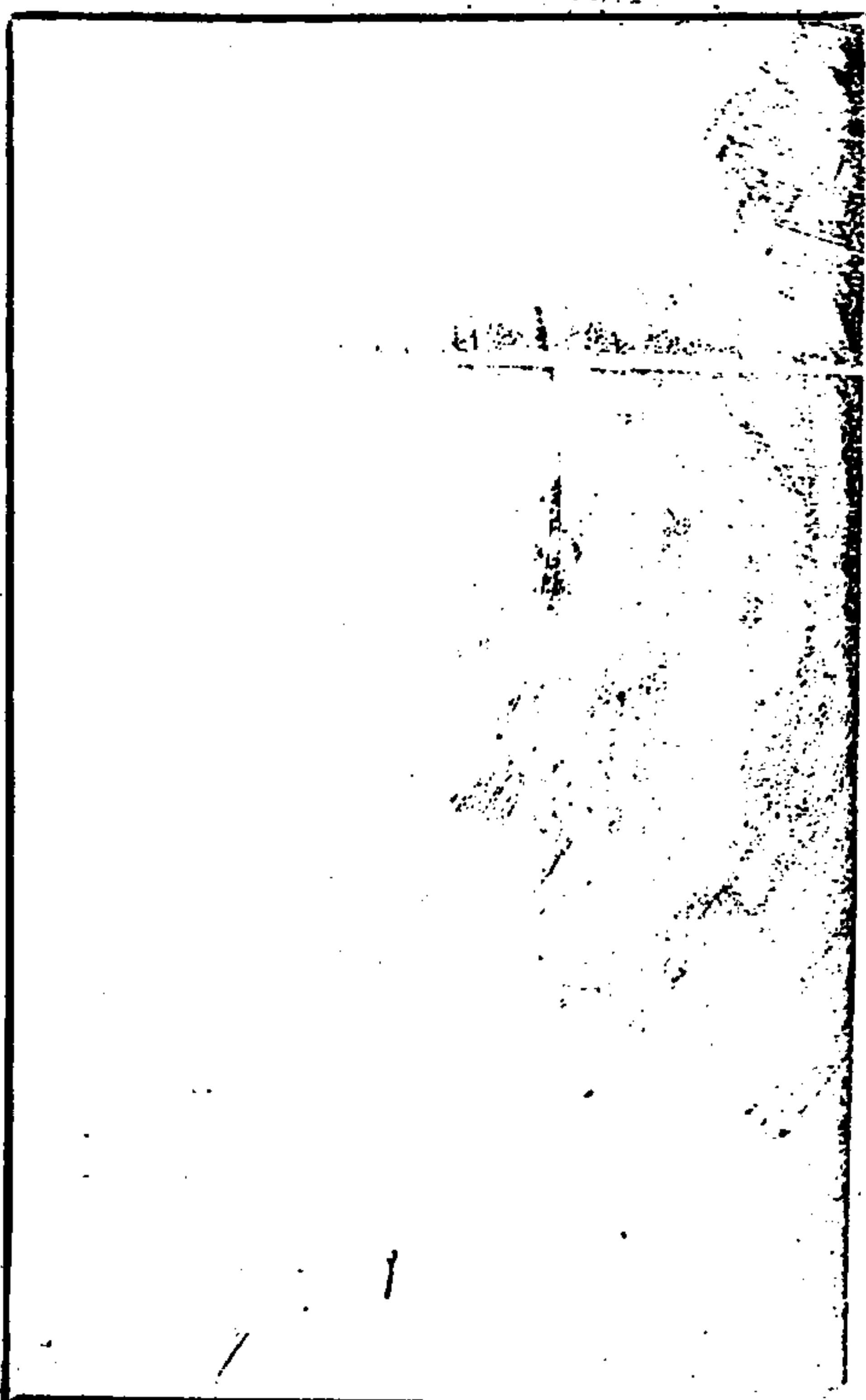
蘇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衣蘇衣因號曰蘇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蘇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即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蘇衣披之未始患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臥云

見開錄

卷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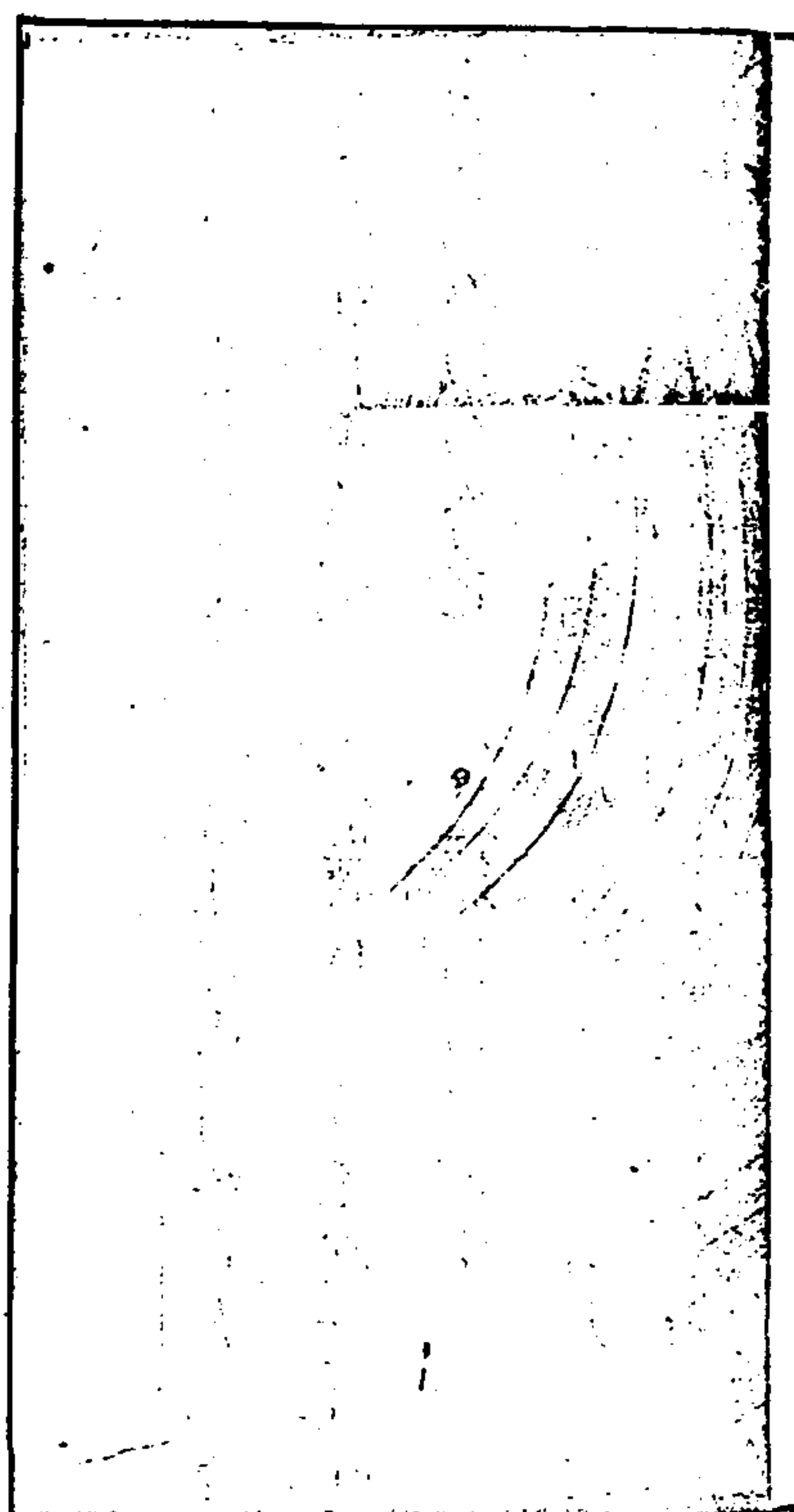


異客

耿筮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公簡為宣大總督筮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為一客呼去筮伯欲以勢奪之客不遣筮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筮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筮伯隨竹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指壁上日出群皆從壁間躍出筮伯欲招致之恭馬見開錄

卷一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8

曹石霞

曹石霞名胤昌楚黃才士領已卯解癸未捷南宮父
爲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觀抵常德疾作假寓
德山古剎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
筋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樞過德
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
府巷遇四齡童子振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
門人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
見聞錄 卷一 二
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摠
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謔雙脚跳至人終是
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
胎去矣遂坐化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遍地皆產惟涼州鎮番
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彝
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十人結隊晝伏夜竹採不
數掬卽返恐番彝劫掠也道遠而得之難故獨甚貴
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卽當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
黎魏曾先生爲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
小紫色者爲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真甘枸杞大而赤
見聞錄 卷一 三
少子卽如川貝母大如龍眼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隻
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
僞亂真大抵然也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荆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
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
蔴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
桌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
獨坐下桌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
十之一二火燒令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
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
燒并送楊掌家即撤與又立盡頃之上飯餽饌頗豐
下桌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
餐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觔
一日兩餐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容受然其
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為長九江納錫大龜太史藏之
以決國之大疑誠寶之也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
營整頓輿轎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
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櫃
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
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
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彷彿
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
見者以為恠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
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
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逝去
攷之尔雅云龜有十種又因所產之地有山澤水火
四種之分其大至一尺已上者在水曰寶龜亦曰蔡
龜在山曰靈龜皆國之守寶未能變化者也年至百
千則具五色或大或小變化無常在水曰神龜在山

日筮龜之聖也子所買與子勤家所獲皆能遞去其
歲久可知

見聞錄

卷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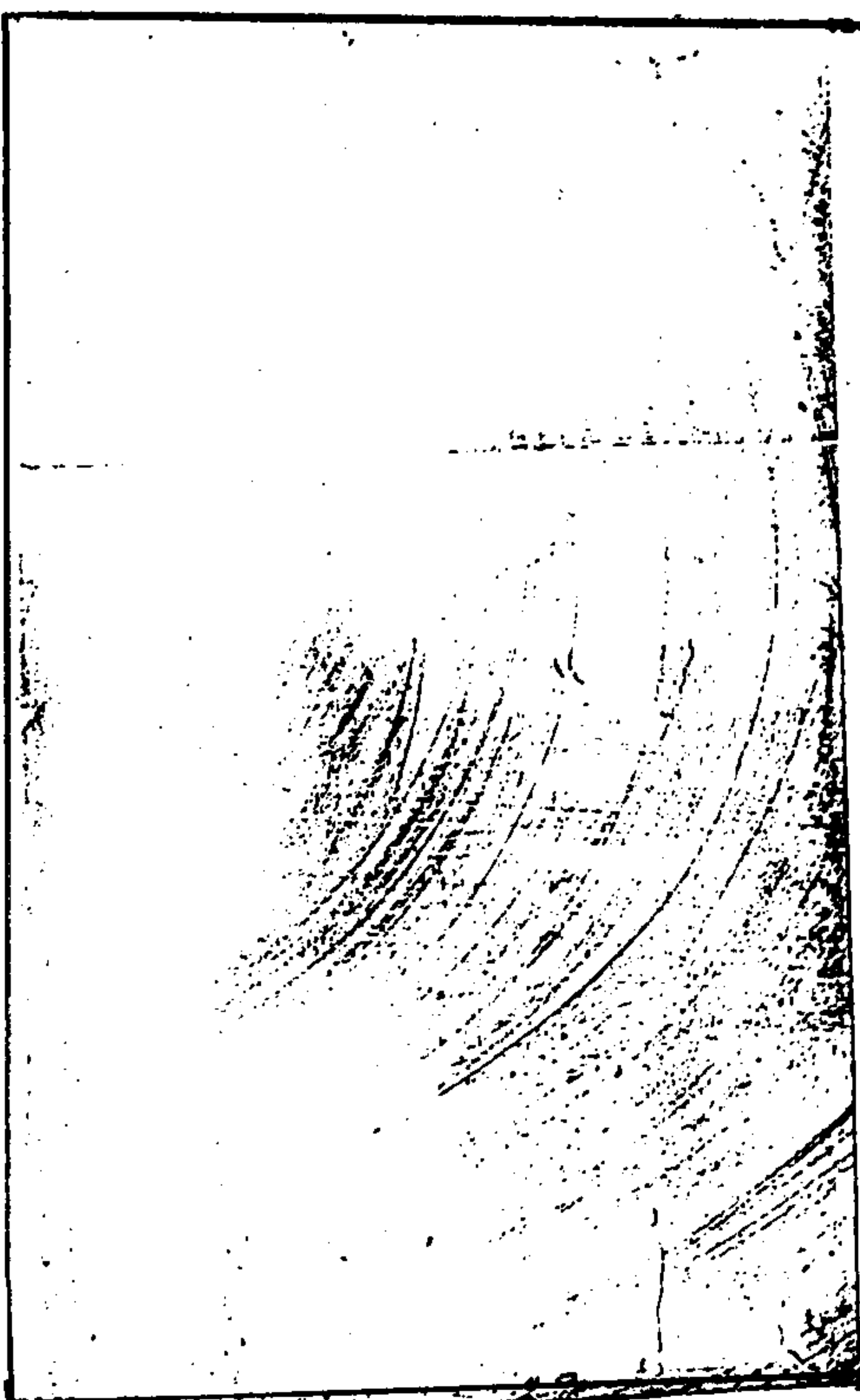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
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
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
橫琴於上汝和于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
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
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
和私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見聞錄

卷一

六



擦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甃厭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爲扛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鹽板井植菓種瓜須臾之間卽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岸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則非戲也

見爾錄

卷一

七

倭國

倭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報島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貳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其風俗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蕪狎終不亂捫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闔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聞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媿會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爲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爲將軍三儂音馬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真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儂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備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

見爾錄

卷一

六

若無風緩渡則沙壓舟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
人才出群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
人為冠冕也嘗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
女避秦之虐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
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
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貳
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
浮海之嘆歎

見聞錄

卷一

九

羅道人

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住江夏山中後
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灶辟
穀兀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
烟火中人也客至談論惟云為臣忠為子孝即是大
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
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窟也
荆條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為

見聞錄

卷一

三

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日
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
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曰禘云

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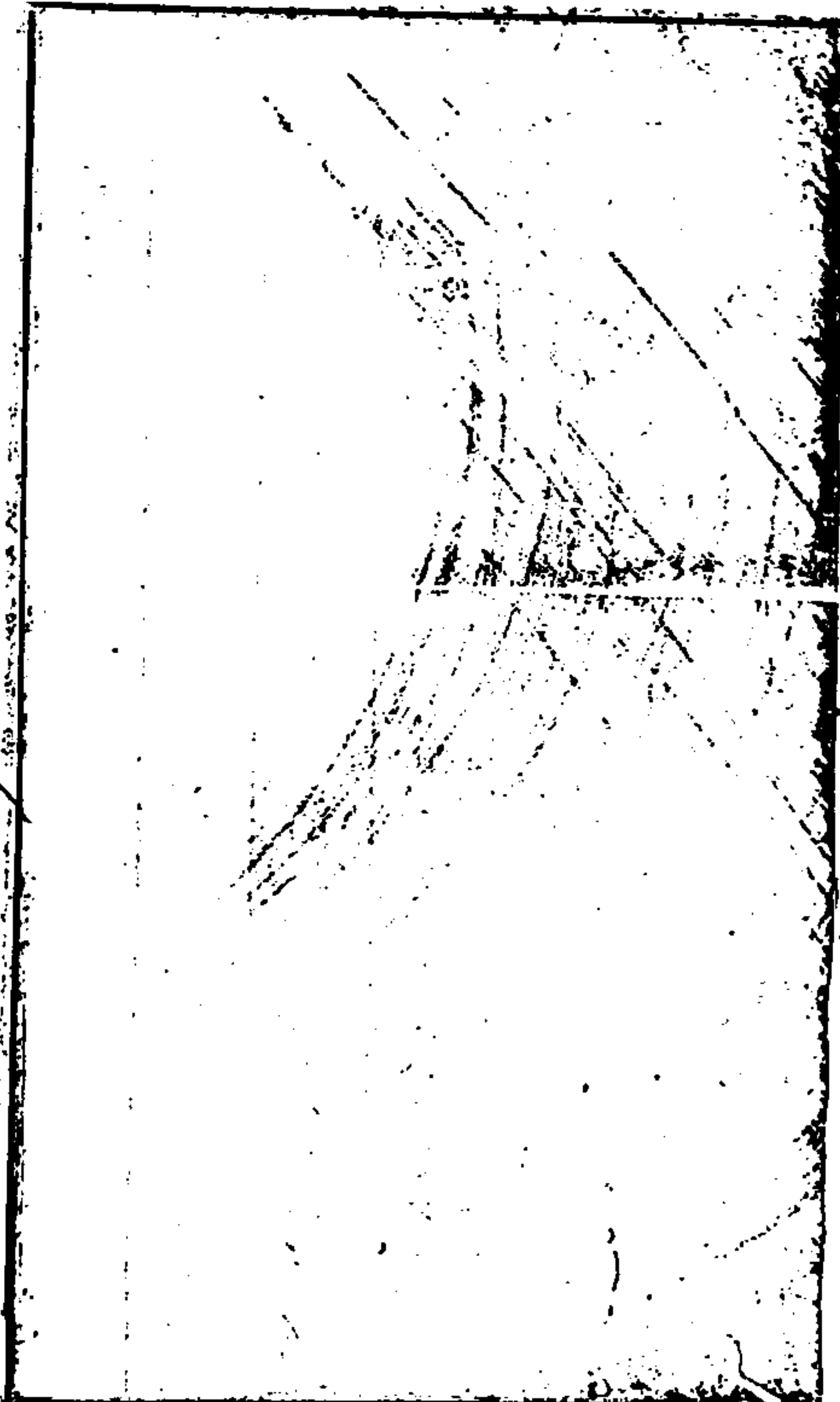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勦臺灣悞入黑
 鬼洋舟人令速煮飯未幾鬼恠千百穉穉叫號不可
 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梵咒如僧家演孟蘭盆會
 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溺海餓鬼也
 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
 擡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檝
 髮持刀出立蓬背割舌手足血灑水中卽仆船上經
 兒聞錄 卷一

一飯時頃舟人日得生矣問以故曰海中漁出如山
 不足恠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灑血水中可以解之
 否則以舟中尊者血灑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嘗聞
 海槎餘錄云有鬼哭灘極恠異舟至或沒頭或披髮
 或隻手獨足百十成羣爭來趨舟舟人以米飯頻投
 可止又讀神異經云東海有魚行者一日逢頭七日
 逢尾魚產則百里水皆爲血人以爲恠語不經不可
 盡信今觀孝孺所見安知簡冊所存者無虛妄特人

少所見耳

兒聞錄

卷一



仙笛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著
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
事頗驗又時顯靈異能于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
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
成聲夜半喬仙于空中弄笛聲音嘹唳數里內皆聞
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屆秋仲庭梅數株一時吐葩明
長笛遂不見嘗聞唐蔡王子李子牟仙叟吹笛事與
見聞錄 卷一

子牟彌不自安虔恭備至叟乃微弄數聲坐客心骨
冷然清音激楚逸韻淒其曲將終風濤噴騰雲雨昏
晦少頃開霽不知叟之所在噫仙人玉笛凡人吹之
俱不成聲豈五音六律別有鈞天之傳耶

附李雲封論笛裂之故

韋應物洞曉音律夜泊靈壁驛聞笛聲謂酷似李
暮所吹者召問之乃李暮外孫許雲封也雲封曰
某纔十齡頗知音律外祖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

見聞錄 卷一

撫背而僕因入梨園小部後安祿山反漂流經此
韋曰我乳母之子受笛李君遂命出笛雲封撫而
觀之曰信佳但非外祖所吹者乃謂韋曰竹生雲
夢之野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即
於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浮浮者外
澤內乾乾者受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
入九息古之至音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其已
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求

試日欲驗汝鑿雖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去州
遍一叠未盡驕然中裂韋公嘆息久之

元陽錄

卷一

重

仙棋

余嘗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
有初唐氣畫兼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暇則時與人
下棋必賭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
乏者博則乩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濟世也又一
乩群聚判事適有國手至眾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
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為可
國手遜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

元陽錄

卷一

重

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焉得讓九子乩固
妄耳因遂佈九子乩着似不能支國手乃曰大仙游
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乩荅云不妨有
一切在後果因一切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頭伏
請曰大仙得無為仙中之國手乎乩云我在十洲三
島間為第六手夫奕小技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
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滿盤俱敗之

音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飛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延款甚殷茶寮香積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款留遂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乏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齋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為講解微

見聞錄

卷一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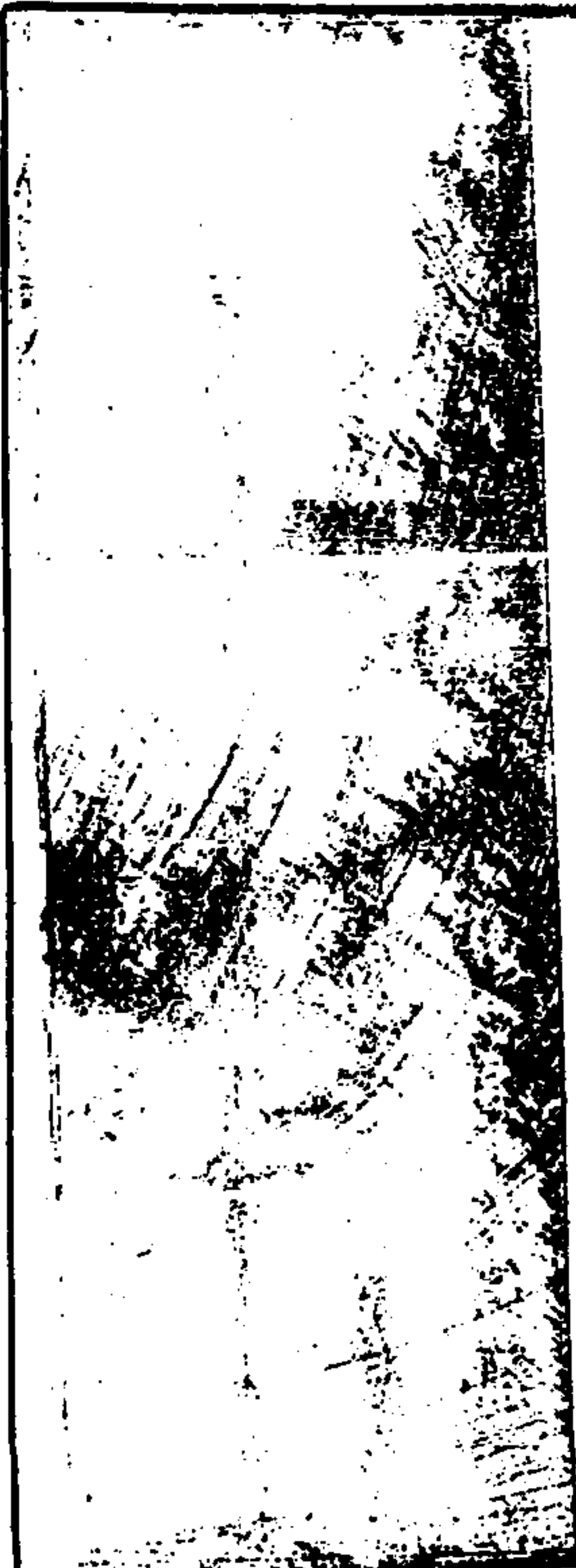
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往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裕如即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其遺擯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

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次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旦晚間館生俱來問一一決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夫焦山拳石耳自焦先生著名後不過為京口遊覽地豈知有異人即在應世接物間耶要知應世接物間不定數而營營者何為

見聞錄

卷一

七



水災

嘗過沔陽時大水發舟忽不前問所以舟人云此是市心有大楊樹梢掛舵故不能行然此不過水大也近客閩一二日大雨則水沒廛市或溢雉堞然此又不過水驟也一日至邵武水尚去橋星數尺乃從橋屋上飛渡遠觀若雪山憑空而下駕一神座至隣邑衝毀一廟而田疇廬舍無所損國語云穀洛水鬪將毀王宮此其類乎然其事不少概見宋詔興十四年

見開錄

卷一

无

水鬪樂平又里民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屋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明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凍為水柱高數丈圍亦如之中空而傍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水柱中避之賴以全活頗多噫水山難倚水柱活人同一水也天人之勢其相去何如哉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今石文字龕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璧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奇定窰宣成之磁端谿大理靈璧之石猫眼龍睛火齊木難之寶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馥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天日晴朗兩螭

見開錄

卷一

无

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真異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月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為其子獻于某王子晉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工巧特甚其玉香可聞數百步雖鎖之金函石匣終不能掩或以衣裾拂之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銷歇輔國常置於座側及輔國將死而辟邪一大笑一悲號輔國惡其性碎之其婢奴知非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萬貫買之及恩伏誅其屑化為白蝶而去要見異物歸人似關盜

衰是以辟邪之悲笑玉屑之化蝶鎮紙之墮地皆不利于主人也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人之手矣

見聞錄

卷一

三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賞進前門往來肩摩負行李者卽覺空虛然人叢中不遑查檢抵寓啟視橐金盡失矣時又夔兄現爲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撲戶戶不鑰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杖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夫公能忘情否又夔懼甚連曰已矣當卽止捕耳出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貲密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譬如聞之有司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爲孫宦告當事械繫諸捕緝限嚴緊宦晨起妾室盥畢整冠見冠懸于簷際莫之所謂及夕寢覺簾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有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爲主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海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臂力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籍扳引又以足踏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見聞錄

卷一

三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斷其手足即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欵而伏天人具此絕技富貴何難語云竊鈎者誅竊國者戾顧所用何如耳

見聞錄

卷一

七

古玩

有士慙且貧酷愛翫物一日絕糧妻出簪令入市易粟道逢持李龍眠畫尺幅偽物也嘆賞不已問價幾何人見其欣賞索值頗高士曰止有一簪肯相易否其人故作難色復解衣益之懷畫急趨人問其故曰恐以價廉生悔心也歸閉戶繞室走喜溢眉字曰得一至寶妻曰日云暮矣易米何在未見負歸持畫示妻并極道龍眠畫為希世之寶今以一簪易之尚復何求妻聞之大慟自經又一人初甚富亦有此癖田園消廢殆盡所蓄字畫古玩直千萬計不肯棄一物一日客至日午尚未舉火乃兄亦巨富客言之兄餉以脫粟二十石適有以董元宰字畫四十幅求售見而悅之議值四十兩即以粟十八石易之時粟貴每石二兩二其人以未足四十之數復益之二斗又一人兼好珍禽奇獸之屬至貧甚薪水嘗缺每日必備魚肉之類魚喂雀肉飼犬菓以供鸚鵡之食至

見聞錄

卷一

七

老死不替昔宋時有彭淵材者遊京師十餘年其家
饋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跨一驢以一黥挾其布囊親
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我富
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畫竹一枝
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巨束餘無所有此數人者何
相類也然古人有以天爵爲貴學問爲富而不憂貧
者彼則以古玩爲富而不以饑餓易其好癖之甚矣

見聞錄

卷一

三

假冒

楚黃李公夢白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爲外官時一人
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
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僞適其人復來請托公
徐曰做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
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光固
間設教稱公爲叔後公以侍郎致政歸道必由此館
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
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
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
佳學益進遂得發達晉有人假冒韓魏公書謁蔡君
謨君謨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兵送
之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曰君謨手段小恐未
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太尉官之又秦檜當
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
元原書管押之回秦檜見之卽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見聞錄

卷一

三

曰有胆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更可笑者唐李播典蕪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稿何乃見示生慚愧曰某執公卷行江淮間久矣今丐見惠播曰僕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日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日弘宣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之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懼謝曰承公假詩則并荊州表丈一時曲取播大笑遣之小人假

見聞錄

卷一

七

冒固屬可憎數公之雅量與檜之遠識人豈易及

胡將軍

將軍美丰姿有膽畧其幼時牧羊於儒者家儒精星理善風鑑云此奴可致封侯第恐殘忍不保令終耳儒有舅為大帥遣胡隨之累立戰功歷官至副戎纒妻頗多一日他出群妾遊苑適驟歸衆妾皆避去一妾恃寵獨留胡以一輿昇至山中數其罪而殺之懷其首以示衆姬而復厚葬其屍昔北齊主納娼薛氏清河王岳常因其娣迎之至第帝怒殺其娣薛仍

見聞錄

卷一

七

寵愛久之忽疑其與岳通斬首藏於懷出東山宴飲探其首投於盤并支解其體弄其髀為琵琶復收髀流涕曰佳不再得載尸出塋披髮步哭而送之又張士誠駙馬潘娶美娼數十內蘇氏才色兼美醉後怒而殺之以金盤荐其首於客宴國亡伏誅投其首於溷楊廉夫為賦金盤美人詞曰昨夜金床喜喜荐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荐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

萬中人 滿血黏襟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哀

語啼筮篋胡之事與此相類然余見胡氣宇和平乃
殘忍如此後死於戰官亦止副將不保令終洵然

見聞錄

卷一

五

都督府相公

王某客常德徐總兵募其地南連六詔北距五溪軍
興孔亟差使絡繹船苦不繼然船非掛經畧牌額則
借王子差使所以有司封刷每多更易卽總兵簡閱
亦有情面某則自刻都督府相公王封條封用船隻
斷不假借其他假威作福者不一而封條稱名尤爲
可笑明有劉泰與夏少卿善人問其姓氏則曰夏少
卿之俗友同時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謁之必曰
見聞錄 卷一 四
錢都憲是我外兄好事者曰沈循則說錢都憲劉太
常稱夏少卿人以爲笑又有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
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又江朝宗之壻私印曰
翰林東床皆都督相公一流人也

李復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絕人年十歲時
藝不待構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深秋久
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佳隨曰霜濃
楓葉丹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
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
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勉
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天榮枯

見聞錄

卷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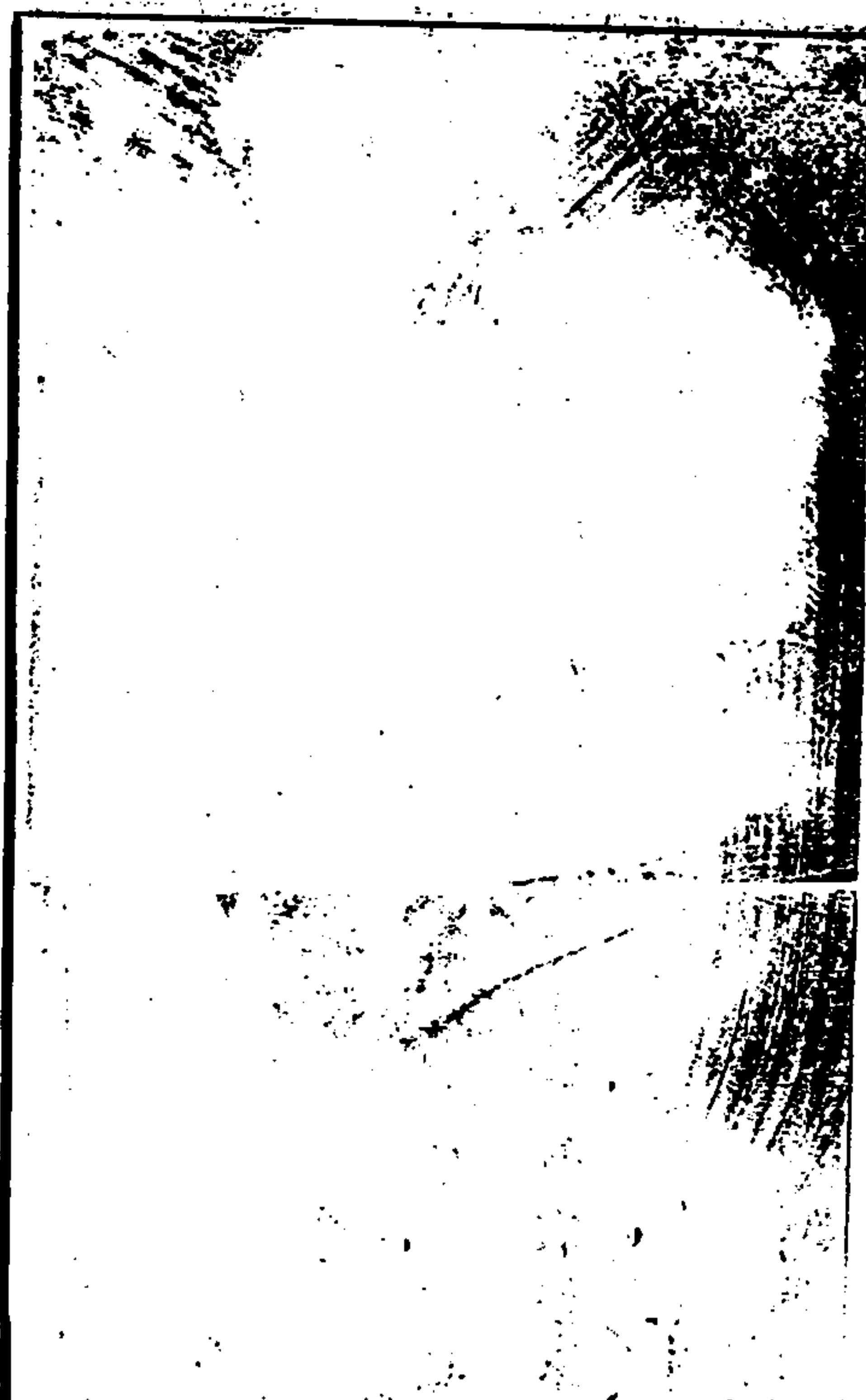
若何凡人子再來與能記生前文藝古今不少概見
若顧况子於冥中聽父哀慟復求為子其事更奇况
暮年一子名非熊登第天折况時年已望七追悼哀
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且暮泣成血聲逐斷雲悲跡
隨飛鳥滅老人已七十不作多時別已而妾生一子
仍名非熊四五歲能自念此詩况問其故曰兒即亡
兒也每於冥中聞念此詩心殊痛切故哀叩冥司仍
為父兒 况暮年喪子哀吟欲絕者甚多乃求冥司面

復為子者絕少豈父之哀痛不若况耶柳子寬之冥
頑不靈者多耶

見聞錄

卷一

三



借寓婦

荆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搢舟自
郡歸遇一畫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蒼頭語
搢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卽此地某官也
任滿將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俟欲暫假栖家
人告搢搢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搢因掃室欸之半
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靜於牆外探之每聞刀
仗聲迫之則又寂然心益惧一日麗人造蒼頭告搢

見聞錄

卷一

三

日今夜有仇家率衆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禍
且不測及夜半果若數十百人持刃格闢者鷄唱始
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漉藉
除間堂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
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輒効此事與
宋姜適所遇頗類適嘗途中遇平輿數乘每相先後
旣抵里乃徑趨適家有婦人焉顏色絕代語適曰
來爲汝婦適云我納室久矣婦云足下旣有妻我爲

妾御勢不容拒遂以廊廡間數椽處之彼有使令自
置烟爨烹庖飲食無異常人畧無毫髮動靜年餘忽
有道人直造舍美人一見掩袂大笑道人謂適云子
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劍仙也始與其夫亦甚和
鳴終乃反目婦易形避此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跡至
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知之萬里來救君命今
夕必有異子但閉門勿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忽窗
中剗然有聲見三劍自空飛入適如道者言瞑目安
見聞錄 卷一 四

見聞錄

卷一

四

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頸前後將曉忽聞喝聲甚厲
云可啟視卽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血流滿地道
人曰可賀矣瓢中取藥一捻人首與血化爲水遂入
候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劉搢所遇之麗人亦
其行事常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非有道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免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

見聞錄

卷一

與

太巖問侍御得丹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遜叟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余嘆曰若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適同寓有俞蟻珠者為仇家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為獄鬼矣器之生平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即致

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為点之隨即索炭器之即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七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成白銀銷鏹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冤獄則為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利餘其真假判然矣

見聞錄

卷一

與

尤汝厚

尤汝厚閩南知名士也飽經史下筆有神為學者所
敬仰數奇不偶屢仰場屋僅中副車以恩拔游金陵
時弘光改元也舊院有名妹王青霞女名麗玉者色
藝俱絕尤頗顧之情好日篤值鼎革際倉猝南還事
定玉委身於立勳大將順治中尤覓官燕都暇日遊
西山入蕭寺忽逢車輿甚盛中一美人褰簾顧尤而
舉目每憶西樓腸欲斷今朝猶恐夢中逢視之乃玉
也尤訪之厚遺闕者其圖良晤杳不可得玉寄詩著
千首與尤永訣竟投繯焉詩甚纏綿哀怨為時傳編
尤即拂衣歸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
莫不降伏皈依隱變亂中佳人没入沙墜利者何止
一麗玉耶禁不遣歸致紅顏頹於尺組于司空韓晉
公益令人傳誦千載下然尤以不得玉逃禪定證真
空則崔郊戎立因此羈絆一生又幸中之不幸矣

見聞錄

卷一

異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
章臺俱大醉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畫
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家
距此不遠如不鄙夷幸惠臨少叙款曲生領畧之至
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
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為虎所傷自豫
徙此實鮮戚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
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
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
曰君所遇獸屬之妖也若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亟
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
已發哀號痛詈生投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
載荆之貴人召之於是整棹來方登渚宮之澣而婦
已先在喜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
一息懇僧治之問始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

見聞錄

卷一

異

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
得不死已為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淬慧劍斬
之鮮不為山妖木魅所盡可不慎歟

見聞錄

卷一

見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
賊驍甚殺傷兵士頗多及敗轡而食之馬即剖分於
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
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他如記傳
所載永新譚氏不受賊污遇害而母子血漬入磚宛
如其形延平小常村婦為楊勃叛卒逼脅不從而死
屍痕現於土削去復現順昌軍范旺戰沒街衢跡顯
於磚又若楚重瞳烏江馬跡關壯繆玉泉馬形然皆
或死於忠或死於節或以主勇或以主義足以驚動
後人宜其英烈之氣不泯若沅州賊馬與嘉興寺僧
絕非忠節義勇可比亦何為而然哉

見聞錄

卷一

五

剖心

寧陽民李養曾父病且死剖股作羹而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効養曾沐浴禱天以刀剖胷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回云胷間瘡烈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輟咩錄載陶煜事元武甚謹母病心痛瀕死走禱元武前引刀欲下忽二童子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元明沃駭伏地求哀童子取

見聞錄

卷一

五

筆書十數字于几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乃隣人子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即如其方治之藥入口痛即釋且終身不再發又唐史載安金藏樂工也武后時有告皇嗣謀不軌后將使酷吏訊之金藏自剖其心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太后聞之曰吾有子不能自明而使汝至此命良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而愈夫寧陽故魯地修孝行敦倫紀但小民無知往往以剖心剖股為孝有司

悉其傷生每嚴禁之然觀今之悖逆其父母者視養曾為何如哉如養曾者自當旌異之為世教勸也觀陶煜金藏事則動天地感鬼神洵莫大於忠孝矣

見聞錄

卷一

五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群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刀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喂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

見聞錄

卷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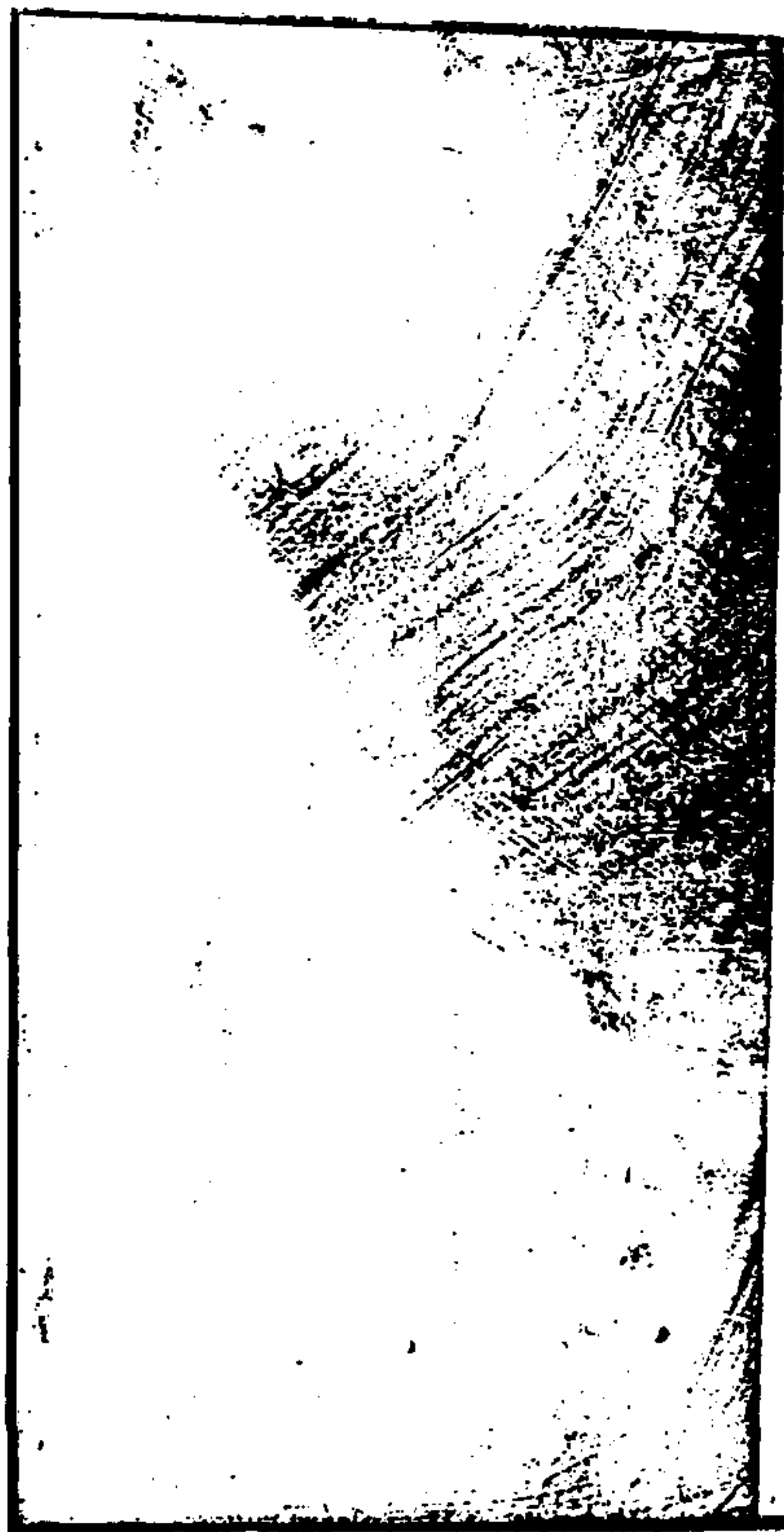
獻忠始覺碎磔其屍昔宋榮全據高郵叛召官奴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汝而反我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至死罵不絕後聞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元邊寇陷常州徐婦媚者寇命之佐燕憤罵弗從為寇刺死後張翔南翼作詩以表於世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款稱臣峩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媚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

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與英烈夫人徐媚等而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為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仗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見聞錄

卷一

五



見聞錄卷二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明叩問不得於墻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鈎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鈎藤虎狼所畏

見聞錄

卷二

一觸其刺則展轉鈎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為烏程相公即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

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見聞錄

卷二

義猫

夫四足有毛者謂之獸總屬地產豢養者謂之畜周制庖人供六畜馬牛羊鷄犬豕六獸麋鹿狼麇兔野豕辨其生死鮮藁之物以供祭祀賓客之用若猫雖屬豢養之畜止備捕鼠之用陸佃云鼠害苗猫捕之故字從苗禮記迎猫亦為其食田鼠也然未有如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也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

見聞錄

卷二

三

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鳩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鳩酒甫斟猫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猫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狗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其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决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見聞錄

卷二

四

趙弱言

楚黃麻城趙時雍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
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即啼不止時雍惡之曰
呱呱勿息非有祟憑必為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
忽作成人語曰母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
問若為誰曰我即同邑劉太平也隨因安令劉元長
為記室已已城破沒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遇
東嶽出巡徇一僧導余鳴冤帝冷司藉者查之云我

見聞錄

卷二

五

尚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中在死應再生帝復詢有
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為李吉所陽谷令幕賓曾於叅
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伴妻曾
氏為曾孝廉孫女帝問司藉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
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日時
雍以溺五女隼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
抵百功蓋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得三文錢買
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

囊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賣薪人讓一文
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
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為倡歛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
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我為
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為不爽
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聞閤細語庭訓瑣事
罔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
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

見聞錄

卷二

六

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因於叅語易數字高後
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柰何是時李
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
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
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
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為辛未相尚
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
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宗

曾文者俱不就癸巳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每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時雍締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為永寧州牧全一女人節當嶽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階下相視而笑嶽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或即一文活命之僧亦未可知余因是知朝廷法律鬼神所主如推官魏釗受賅故出使死者含冤上帝且罰其日後大

見聞錄

卷二

七

位壽亦不永何況李吉所之要賄枉入陷人非命有不殃及子孫者乎然枉法用刑非必有私方罹罪愆或審之不明因循定律或形跡可疑憑律誤斷冤債有主亦與故殺無殊為民上者可不慎歟若時雍溺女非積累多功絕嗣之報又豈能逃嘗讀梓童救劫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雍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為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守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支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為人一拍即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灰開煤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為子冷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冷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咨安徽當事緝拿見報

見聞錄

卷二

八

錄載元至正間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王弼告算卦主先生夜使生窺月惜頑童延奴來家作禍其法課算性格聰明童男女用符水呪語迷惑活割五官并心肝各小塊晒乾為未用五色絲帛同生窺頭髮相結作紙人形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恠勘驗相符依採生折割律凌遲又耳談載一方士寓顯靈宮凡道士出行所作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之也道士致金幣求授其術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

心鼻唇尖呪之鬼靈則歸道士腹中語禍福幽隱皆
驗事發論亦如律近年拍頂之術幾遍吳下倚勢力
家爲窟穴所攫童男女俊麗者賣爲娼優愚蠢者幽
爲力作甚至抉眼目折手足令其求乞以收所得云
受拍時見後有虎狼追逐左右大水無可趨避惟隨
之奔而爲其引去也噫彼採生者必從課算中揀性
格聰明拍頂者必從空地行術爲父母者好以兒女
庚命推算并聽其遊玩可不深以爲戒但赤子匍匐
入井皆有惻隱彼勢力家甘爲窟穴其殘忍不更甚
於此輩耶

見聞錄

卷二

九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
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
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
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
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益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
號聲徹堂陛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
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官
我不與焉回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
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柰何大士命
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
尼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
腐爛蠅蚋嘍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
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爲殮也噫貧士慘狀可勝
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虫蛆
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

見聞錄

卷二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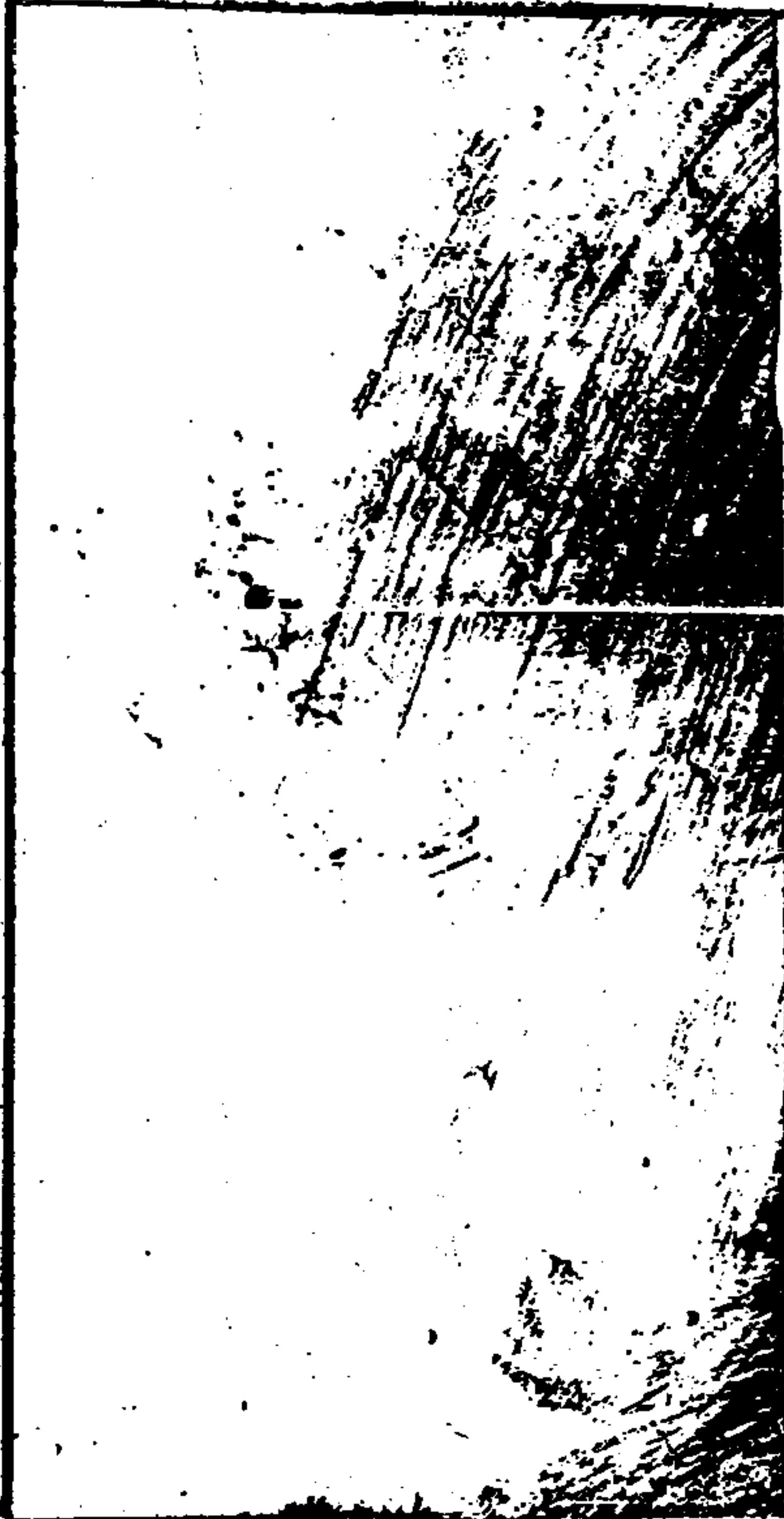
我遂報大士命去矣屍即蠕動聘張日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盃滌輩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茹葷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

見聞錄

卷二

七

母死就真定某縣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一吳人關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妹為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陋令妹出相給妻同妹往某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失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衍衍中蓋其賣妻時不由媒媾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墓哀甚素笄

見聞錄

卷二

三

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公彥免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一答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家裝嗟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即妾之良人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群惡少來逞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眾至見是空室羣皆

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之妹爲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後賣婦者以婦爲局乃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總之設奔還以自奔已也

見聞錄

卷二

三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禱其矜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群盜中擄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

見聞錄

卷三

四

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污也

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見前錄

卷二

五

祈夢

山陰張抱瑾借其子青丘於九月九日謁九經仙祈
夢誦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快快不樂以結句
明年此會知誰律為不祥也即治裝歸果卒於次年
九月初青丘資質高妙是年十九夢堂懸一魁字扁
以為科名之兆次年先其父卒蓋魁字二十鬼也又
一國士雅負冲才夢仙云汝問功名乎功名兩不成
後登戊戌進士蓋兩字俱不象成字也我浙于坎疇
者多奇驗余於三華年前夢在忠肅公前抽籤詩云
你道乾卦是何年此時困龍飛上天明晨查籤詞果
有此句意謂乾在亥亥年有伸眉日也今已六旬餘
絕無佳處不知當作何解

見前錄

卷二

六

嶺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
 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
 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為之婚及新婦入房啓帳見好
 女子在焉大驚走舉家譁然逐之了無惧色反毅然
 實生日我與若少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惟
 不絕求禱於法師應亮生愈懼無懼色及法師
 勅王朱三天君入學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瞳目
 見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劍破額而遁殆
 即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日同
 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號
 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
 臂起日子識我為上方君乎被女子蓋千年額饒功
 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殺之今其子若孫想於我我
 與之伸冤子之法無奈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間其
 故曰昨見五鬼甚悍益我儕至一窟見群昇一屍則

見聞錄

卷二

七

身被百劍頭顱粉碎眾妖縞素發喪吊者皆鱗介之
 屬乃法師復遣神將議倚貴神為援賂獻無算貴神
 者即上方神群孽得貴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
 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群孽狂竄見神曳鍊數十百圍
 縛群孽并其黨盡滅之吾儕是以得免噫妖孽之興
 必倚貴神無惟乎小人也必倚權勢為奧援也然正
 惟妖孽必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
 時絕不聞為乎援豈為貴神者皆如是乎噫義謂
 倚奧援者即木山之靠也太陽一照木山自消故天
 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見聞錄

卷二

七

宿冤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洙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

見開錄

卷二

五

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為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恠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某呪腹中日師德行

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

中日若欲解冤須誦某真言某經文師先所持咒是強禁我我豈甘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某某經呪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挾冥鑑若干定立券約書中條曰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洩而聲遂息越數日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眾不肯釋然於是聞于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悲苦不堪而逝噫一言之失素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千人流毒無窮釀數世不解之愆雖有宿根道行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為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見開錄

卷二

三

長官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長三丈餘不知何物在內不敢啓視當事但令掩埋而已又於京師聞小人國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人長二尺餘五官無異但遍身有黃毛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亦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大人國虎來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爲虎所

見聞錄

卷二

三

國人長七寸又按山海經有小人國名燔人口含神霧又按甘州志萬歷二年修城至南面剗削墻垣有小木棺五百餘其骸各長二尺許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辨又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以余所見及古人所載惟惟奇奇何所不至但言以聖人爲折衷昔吳使來好問專車之骨又問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卅之數之極也則長棺

見聞錄

卷二

三

長髮大爪之類俱不足異及觀長狄之身橫九畝眉見於軾何註謂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軾高三尺二寸在春秋時已有長人不僅寸僬僥之數與東郡所貢一霍國人通事所云小棺骸骨務光張仲師又皆不及短之之數此子輿氏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歟

畫美人

王燮庵為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
王母艷妝時服絕無尊麗道德之氣傷一小嫵額髮
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
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
女子似夢非夢間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
燮庵死喪事中眾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
入睡鄉見兩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即碎

見聞錄

卷二

三

其軸兩僮尋亦無恙常見輟畊錄載温州某監郡一
女及笄未嫁以疾卒命畫室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
常時則束置之任滿忘取去新監郡子得之懸於臥
室見女子從軸下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每夜必
至一夕生與餅餌却不食方勸之女不得辭為啣少
許天明竟不可去宛然大耳遂為夫婦又見松牕雜
記有唐畫工寫美女甚麗進士趙顏見之日世無其
人也如何令生願納為妻主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

呼之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絲灰酒灌
之必活顏如其言果應日諾急灌之百家絲灰酒灌
于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後
必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室真
真乃日妾南岳地仙也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
既不奪君願今又疑妾妾何顏再住乎言訖携其子
上畫障觀其障惟添一子觀此二事兩僮之遇與小
三兒之所見庸或有之

見聞錄

卷二

三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殺劫擄橫行無忌
民間坟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擇地拋人骸發
人塚視爲常事王燮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
有甯甲塚爲黃乙盜墓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坟隣皆
云黃氏坐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坐令一隣邑人再
訪之有塾師云是竈塚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
暈惧鬼而止因指近邊某某爲匠工身見其事歸述
見聞錄 卷二 三
之燮庵往勘密呼某某至曰汝同發坟直供免刑供
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
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礦石書皇宋德祐元
年月日與甯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墓黃氏骨
也發掘盜墓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儼如生焚
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
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迂兩骸
按罪如律昔人發魏王子沮渠塚無棺槨有石牀牀

下悉是雲母床上三屍一男二女顏色如生人鬚髮
俱鮮澤又元至正間松江蟠龍塘有古墓爲張雕盜
發破棺無穢氣一女屍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
服鮮好亦不朽又後魏沙門達多發塚取甄造菩提
寺得一活人云姓崔名洪計死時年月蓋十餘年矣
進之明帝以爲妖異黃門侍郎徐紇曰昔魏時發塚
得霍光塚范明友家奴說漢事與史相符此不足爲
異也又漢書載魏郭后育前漢殉葬宮人塚中恠異
見聞錄 卷二 三
不一而足按宋德祐元年將亡之日也於茲數百年
矣彼宋陵之在錢塘者入元人時發於楊璉真伽之
手殆盡而甯氏之坟歷元明迄今所云難保者至於
數百年之久抑何幸耶乃幸而綿延數百年至今而
猶確此劫又賴有明邑宰如唐玉潛之於宋諸陵斯
又不幸中之幸矣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
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
今日之劫而爲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

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
不化獨寤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同腐
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他如崔洪者疑得地氣使
然倘久而不洩蟬脫於地斯又理之所不可測者也

見聞錄

卷二

毛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
人食糧本營聊以餬口舊同官嘲之曰何不將又口
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又
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
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在饑荒店家飯一餐銀
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
用為苦豈知金日歷官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遂

見聞錄

卷三

毛

浩然長嘆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
各贈有差得畊稼以老焉昔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
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時有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
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晉永嘉之末洛中饑荒
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
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為珠玉童謡云雖有千黃
金不如一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值古人云黃
金白壁可有可無菽粟於人何可一日無之噫有金

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粟貴寧復有珠玉填委之嘆耶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省制府疏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莫大焉

見聞錄

卷二

五

銀走錢飛

余爲童子時里中有徽人汪懋德者始爲巨商挾妓酣歌資本漸耗先有多金窖於室掘取四散走失十不存一二中一元寶纜及大門檻下取時觀者甚衆又一人窖金於甕中起視之皆爲蝦蟆咯咯叫跳而去又媵友鄒呂大婢所出也其母私畜爭錢萬餘於篋時見空中蛺蝶飛出一日啓篋尚有錢化蛺蝶未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王燮庵云在兵部直宿納

見聞錄

卷三

五

京院中聞空中浙浙有聲聯飛不斷墮一二於庭錢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乃相傳洪武乙卯南康錢忽飛出散落民間廢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出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之就地標記明早掘之見白金一大錠上有廣積字因以上聞上曰此銀天賜儒生命賜之同掘者命給傭錢而已然明祖當開國之初有此變異其時海內清平不聞有度支匱乏戶口捐耗之患則飛走

似亦無虞余獨惟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猥瑣貪吝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為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鑕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親匿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見聞錄

卷二

三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迨康熙庚戌訪固始祝山公先生因道及熊公山公云做親家也今年九十九矣御女如少壯時房中頗備姬媵兩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然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先生為南汝道謝病歸經其里投刺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荊州城中一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查煮食誦法華經鄭

見聞錄

卷二

三

提督嘗備伊蒲饌遺之彼但畧嘗一二勸之食曰消不得又十餘年跌坐而逝僧水月住杭州城北人不知其年形如七十左右人及范撫臺蒞浙太夫人謂撫軍曰當日在遼陽有一老僧號水月年已八十餘對汝祖曰我家有孫巡撫浙江彼猶及見之今汝撫浙其言雖驗但又隔四十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軍訪造其庵談昔年在遼事甚悉撫軍老僕皆識之云其容猶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又姑孰端德箴言

其郡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為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烏與醇酒不如葷味五六十一年矣嘗見竹書紀年載商伊尹壽百有五歲金石錄載周太公百有十歲懷瓘書斷言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北史紀魏羅結壽乙百三十歲白樂天集言唐李元爽百二十六歲蜀誌范長生先事劉元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宋譙定百二十餘歲猶橫經授易壽之多者代間有之或云自先天者或云由保養者或云從服餌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真如荊州僧則不須服餌若果自先天則強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昔黃帝或傳為仙或言壽三百歲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歲以孔子之年論之則萬古

見聞錄

卷二

三

不朽之人斯為壽之極也

見聞錄

卷二

三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署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
 家聞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隆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
 十人蒞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毒癘一至
 於此昔李德裕貶崖州有詩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
 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亦恐人歸去萬折千迴繞郡城
 復遊一僧舍見壁間掛葫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
 此皆相公當國時所貶之人骨也德裕爽然若失是
 見聞錄 卷二 三
 夕即卒要見遺方瘴氣為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為
 然近有僧自隆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氣一線冲起
 非烟非霧犯之即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
 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
 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
 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羶擁蔽鼻
 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危斃又波知
 國有三池人汲以養然須蓄至三日後水中一無所

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及些小虫蛆之類必不可食食
 即腹中為龍齒其心肺死乃知邊遠之地迥非中土
 可比

見聞錄

卷二

三六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習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騅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文吏不知珍貴豢之群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騷馬以安間飽芻莢長膘駿馬以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廐試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

見聞錄

卷二

三七

動復下而籠之轡之帖然與常馬同躍而蹤之兩耳但聞風聲而目不辨所見約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爲傷其力實血汗也自此騰躍超群人皆以爲千里馬噫向使是馬也不遇其人之識眼不幾湮沒于撫軍之廐耶鹽車之困伏櫪之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沅州會見某王子經過坐馬汗出如血或時而騰驤奔躍或時而循習調良若樂爲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在其材耳夫

勃律國北頗黎山其神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又大宛國有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豈所聞兩馬皆從彼國遊牧所生耶抑別有遺種之奇耶唯願掄材者不致用枉其材幸甚

見聞錄

卷二

三六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叅將送烏絲藏佛一尊高不及尺并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光沒水所得供一僻靜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童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貝葉卷經一卷舍利于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者隨即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藏之塔中習習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惺至張侯橋見浦見聞錄 卷二 美

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探之得金像惺乃載送長于寺每至夜深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聲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出取送寺施像恰合至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蒲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燭交州送至施像又合焉像後有外國書三藏那跋摩識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金像自咸和中出至咸安中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莊嚴名剎烏絲藏乃為童僕盜寶毀壞豈佛之靈

有不及歟抑像之數有長短耶

見聞錄

卷二

聖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遠人往採必糾合數十百人異餼糧操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不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斫松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有參處鬼神白日出搏人神虎恠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為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西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雖行四面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為標識行曠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魍魎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恠異為非誕也夫參為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譴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掘盡無復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魍魎魍魎叫跳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窟穴固其

見聞錄

卷二

四

宜耳

見聞錄

卷二

四

向關生

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譽就有司試輒
高等讀書南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既久人皆
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閩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
當與子為夫婦其戚友咸以妖媚疑之請道士驅遣
絕無懼色日母逐妾第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遙耳幾
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日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
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月圖良晤贈以

見聞錄

卷二

聖

詩云濟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留顏色
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倏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
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
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
語則惘然好留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
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卷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
何然事與宋人王子高遇芙蓉仙絕類子高與蘇黃
遊東坡亦曾詠其事決別之時授神丹一粒告曰無

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未之喻時子高方十
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四十再娶江陰巨
室女年二十合卷畢視其妻清盼冶容修短合度直
似前遇亦詢前事則皆莫曉而澄江則江陰之里名
也服其丹年八十餘偕老焉觀此凡事以緣而聚緣
盡而散雖仙子臨凡不能挽未盡之緣奈何凡夫迷
惑不能割已盡之緣耶緣者寃也古人云寃盡還分
首方是了悟語

見聞錄

卷二

聖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畧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嘗見庚巳編齊門曰甸寺有僧病痞疾死僧少齒美姿容茶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十而目眉髮皆具又聞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獨陰不

見聞錄

卷二

四五

長型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形又莫謂理之所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債李重還之始滅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呼尤門子此牛即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母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見聞錄

卷二

四六

么兒王喜子

一武將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厨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賠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爲人所攘耶抑爲獸所攫耶既久困倦假寐石上群羊奔觸驚起見虎啣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

見聞錄

卷一

七

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奮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么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園中突出嚙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喜子緊抱其項不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扛不動約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

卸虎傷所乘馬鞍轡牽之以歸主將隨出輕裘賞之復妻以美妻夫履虎尾騎虎背皆危事也么兒使虎負創而去喜子使虎斃於拳下雖古所稱卞莊馮婦何讓焉

見聞錄

卷二

吳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家以魚骨作日又於萊州水神廟見魚目珠二徑三尺餘以二架支於殿上其光甚精采不似平常魚目闇然廟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濶數尺在一山寺中先君進香雲臺殿高數丈階數級有二魚骨豎庭中倚殿簷稍出脊上鴟吻廣州一縉紳言鄉人殺一蛇腹有牛角未化一人云曾見刺胃皮廣半畝許他如姑蘇誌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見聞錄 卷二 完

下一布巾橫豎皆丈餘又使流球錄云一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颶風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首戒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山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光也晉時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而後知莊子在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說雖曰寓言卽實有之亦未爲恠也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繫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太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見聞錄 卷二 完

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口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夫變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遇或聲音氣體之不同或姓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迥異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嫡庶雖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卽正典刑亦非狂殺縱令子極貴顯欲父子
夫妻兄弟之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卽戮於行間使訊
鞠於有司又不發問於他吏適就讞於已子使骨肉
完聚身脫纍囚頃刻雲泥造化簸弄之巧抑何幻哉

見聞錄

卷二

至

冥蠹

金陵某翁家頗饒生理亦多驟病卒見一青面鬼攝
之去哀告曰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兩月未折封香臘
店換一夥計未得人可緩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恨矣
鬼曰與我鏹若干爲汝緩旬日許之復活如其數焚
冥鏹料理二事及期又死又向鬼曰我子秀才鄉場
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傷倘得微俸報惟命鬼索倍
前諾之又活卽焚鏹倍前及十五夜場畢翁延客益

見聞錄

卷三

至

以旅子之終場又以序已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
仆見青面又同數鬼曰汝子不應中汝今夕當去若
肯多多與我鏹爲汝子寅緣中式久寬汝死何如某
遂多多許之活卽多多焚之揭曉子果膺鄉薦未幾
以磨勘革去舉人繫獄某往探稔死於道噫今天下
大小公府奸胥蠹役受哄受賂作奸舞文者皆群然
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倖免於國法斷難逃於冥誅
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面鬼之承檄追揖乃始而

要賄緩拘繼而飽欲縱犯甚至寅緣塲屋死生任其
緩急富貴聽其更移舞弊冥中操權天上其為蠹不
更甚於今世之胥役乎我獨恠赫赫神明而亦憤憤
乃爾豈幽明一理堂上亦遠於百里耶抑鬼之索錢
僅為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名革而猝死豈神之憤
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察耶抑鬼之漁獵者中冬
乾沒不滿神欲而債事耶不則青面鬼之生前必為
衙門之幹役機關熟習特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見聞錄

卷二

七

修路

康熙甲子春吳門一士人死投解泰安州東岳處見
江南山東北直下文書會齊修治道路整飾橋梁莫
知所謂東嶽查士人有孝行增算復甦向人言之未
幾而 聖駕東巡臨幸闕里抵江寧蘇州回鑾所在
先期修道始信士言不誣嘗閱清瑣高議言宋真宗
東巡告功泰嶽駕行有期一日泰山畊者見熊虎豹
豹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畊者詢云驅
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嶽靈勅五里內異物皆避噫
聖人巡幸鬼神清道如此史稱天命所在百神呵護
洵不誣也

見聞錄

卷二

七

妬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
 已相定楊氏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明
 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過譽聽其聲石徹風振簾
 幽韵娛耳握其髮圍手八盤墜地加半點綠可鑒真
 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
 一姬為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
 借多方致之復委曲周旋以解其意貴人亦
 見聞錄 卷二

見聞錄

卷二

五

貧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馳數月回廣陵
 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皆其
 之也夫入宮見妬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
 幾人哉

見聞錄卷三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卜者

程元如瞽卜也寓武林錢彥林先生邀至家次日余
 就之卜彼云主人已卜數卦辭以異口彥林曰徐子
 吝也盍先决之因問卜何事余曰終身家宅六甲二
 課程日只須終身一課家宅六甲即於終身一中可
 决其言終身據卦理斷詞至今猶驗所占家宅在鄉

見聞錄

卷三

一

村余時寓居他處程口地僻村深籬落幽雅室宇瀟
 灑主人不歸所謂曠安宅而勿居也似非登堂入室
 者不能道也我近日栖托處者又曰六甲曰美璋之
 喜也交重陽不出十日生若值金火日防天折與於
 九月十七生男甫日主庚申三十而夭又嘗以終身
 卦推斷他事問明易者莫曉也又至元如家看信號
 常融來問終身得節卦元如云節者節也以君子之
 德而居大人之位不應在方外僧云只憑卦斷可也

大約許其為臺諫近臣及僧去傍一人云此當湖馬仲臺也官垣中又一邢生以閨中事殺一隣人子平時得罪縣長不問姦事以殺人擬辟已京詳矣湖之弟來占密告之曰三日內當從逃獄者北走獲賞巨萬不特脫罪果三日內盜劫獄同走引入山事懈勸盜人都盜死所携皆為邢取占驗往往如此著易習行世夫易理甚微如郭景純嚴君平之流挾隱摘微能使數百年之事驗若目前形色靡遺之物推乎

見聞錄

卷三

理外寧僅日用常行之奇驗哉元如之術或不及此然亦得理深矣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既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之清初為大帥所得仍隸樂籍一都閩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持其短復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閩旋以缺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日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主于獄底也遂辭去復至漢口密處一室至中秋月朗遊人雜沓飛瓊掠鬢凭欄嗷嘯一聲響傳九節觀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同遂以所得纏頭清缺額都閩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動虧國課致陷縲紲故蒙垢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復蹈穢濁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見聞錄

卷三

三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濼浦
 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翱翔嘈雜於左右凡七日摩空
 而去鳥糞所汚田土如堊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
 其數又期年余往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
 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獨遺粒如珠色
 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按文海披沙載金太和時
 磁州有鳳衆鳥圍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以萬計村
 民俱驅牛數十頭擊柝以從逐之未至里許卽有鸞
 鳥振翮逆擊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肉盡見骨鳳高
 丈餘尾如鯉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照則
 有二十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去後人視其處有食殘
 鯉魚數頭皆重五六十斤又蔡衡對光武曰凡象鳳
 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鷲多紫
 色者鷓多白色者鵠則淑浦所集者色青爲鸞而青
 州來者身備五色食遺竹粒其爲鳳乎語云鳳翱翔

見開錄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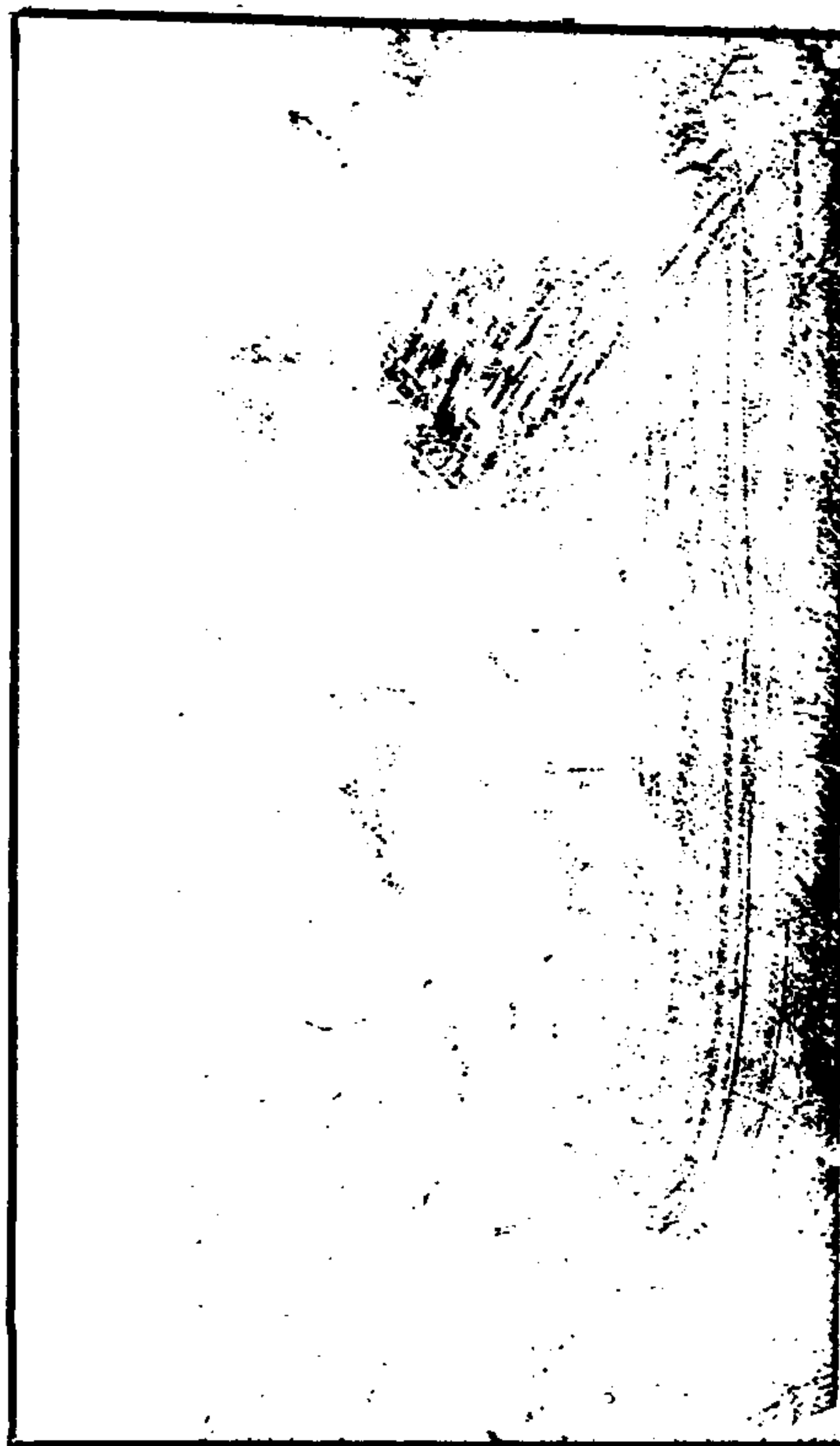
四

於千仞攬德輝而下之鳳何感而至乎

見開錄

卷三

五



笑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甌在前即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朵應有六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决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日剪屬金為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綠

見聞錄

卷三

木

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別於下又為令甥持來甥女子也恐為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蓓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將一壺與之澆畢旁午花盡槁窳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昔諸葛穎精於數晉王廣引為參軍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為一笑穎持策度一二子曰開者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但有二蓋將放故倚欄伺之

不一時二蓋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笑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今笑之乃九九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實各大笑若此者抑何神也

見聞錄

卷三

七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詞東坡前後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數句亦慧矣更可異者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咒然後念詩句否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牀此徵君善叔方言於嶺南親見之昔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

見聞錄

卷三

九

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唐玄宗中畜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甚遣中官放還山中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因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又眉公秘笈載世宗官中一鸚鵡能誦普庵咒後為猫所攫上甚悼之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龍之異以骨故能吸氣

茹精龜之異以壳故可卜而先知犀之異以角故孕星蚌之異以珠故胎月若鸚鵡以能言異於物而間有慧性非常者不可以飛鳥限之彼秦吉了鸚鵡亦能言之鳥也然未有及鸚鵡者也

見聞錄

卷三

九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人於道上遇一勇士自言善搏虎歛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啖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身而又一無所獲人咸疑之晝卧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告語操器刺之啟門躍出大吼而去嘗見搜神記載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見一亭長赤幘寬衣在檻

見聞錄

卷三

十

中曰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釋中即出文書於是出之化虎而去廣異記云磁州稽胡者逐鹿深山鹿走殺一室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問所由來胡具言姓洛逐鹿之故不覺冲突道士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諸虎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問汝姓名合為我食因檢籍示之胡戰懼回求釋放道士云天命奈何汝既相遇必免是乃教胡明日可作草人衣以已衣猪血三斗絹一疋持與

俱來或當免胡未去忽見群虎來叅道士處分所食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翌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有信固為佳士因令胡持草人於外置猪血於側然後令胡上樹十餘丈日止此得矣可以縶縛身著樹不爾恐為振落尋還房變虎出仰視大吼數聲向樹跳躍知不可得乃攬草人擲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為道士出謂胡曰可速下來胡下再拜便以籍上朱筆勾胡名又廣靈異編載天寶末祿山作亂駕

見聞錄

卷三

十一

幸蜀京師之人鳥獸散黎園弟子司笛者竄終南山中依蘭若居焉偶清宵月朗哀亂多思援笛而吹聲漫山谷俄有虎頭人形白帽黃衫者突入司笛驚愕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久之怠寤大斂司笛懼覺走出上高樹藏密葉中其物覺不見人因懊嘆曰不早食之被其逸也須臾有虎十餘至亦如叅謁狀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寢因而奔竄可分路取之各散去五更復來云遠尋不得會

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虎顧樹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令諸虎攫之高不可及虎頭者親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天曙行人集乃道還夫人為最靈之物而虎啖之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曰神虎曰飛虎曰虎采則虎非常獸明矣今觀此益以見人為虎食自有定數否則雖與虎盤桓無害也但虎亦有善惡之別焉如虎王之遇稽胡知為己食猶檢籍示之何其優悠不迫示人以信而不妄取也及胡叩爽

見聞錄

卷三

七

乞哀則曰既見須免懼違天命導之以禳免之方何其委曲而多情也及胡再至重其信而佳之畢事而勾其名不若今人以守信為愚輒思吞噬作事不了後添蛇足虎王行誼不加於人一等耶若聽笛之虎嘆賞其音累奏娛耳及其逸去悔不早食竭力求之一見其影大逞咆哮之習兩虎善惡真隔天淵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

際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其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之可懼故不敢食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候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禡之傷為之也其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凡遇之者作勢與之敵而避其撲三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曲路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噫知之審矣宋范

見聞錄

卷三

七

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戎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戎諱茂禎洪經畧前鋒



騾驢

荆鎮鄭有黑騾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二十里有警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因漢口覓渡稽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持千金觀之不與歸復遺之又兗州刑廳快役一驢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其前及馬喘甚而驢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值畜於厩未幾以生黃死不走故也晉王粲愛驢家畜數頭

見朝錄

卷三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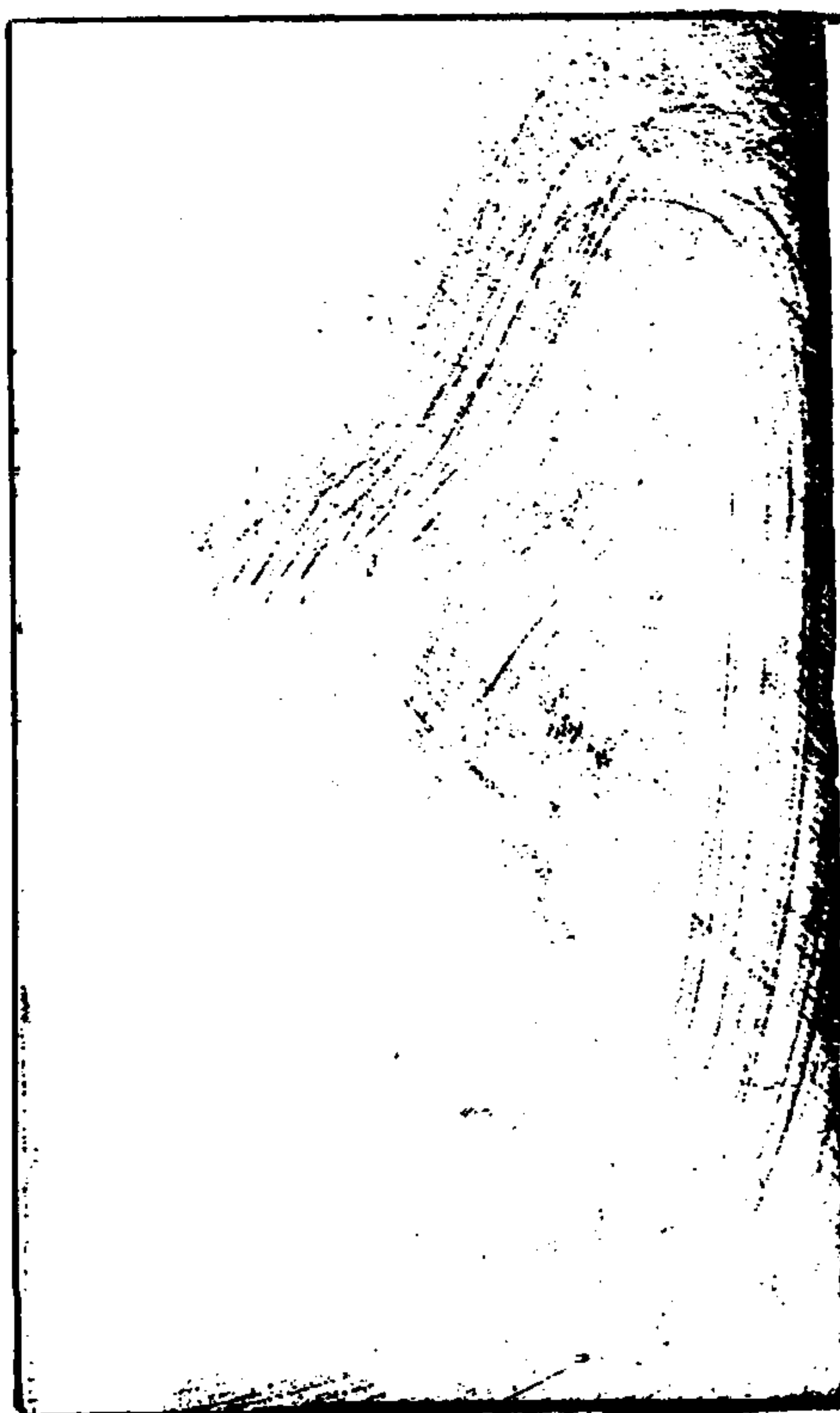
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日落釵其二日遠遊其三曰鷺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顧其名則善走可知又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乘騾而戰號騾子都尉最悍官軍警備之又不獨善走而又堪為衝鋒陷陣之用矣又明時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與虎鬪土取虎城北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取壯虎鬪三蹄而虎斃後取獅與鬪雖為獅折其脊然

龍種也傳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天之生物即其類中莫不有出類者在焉觀騾驢可見也

見朝錄

卷三

五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為祀神之牲驅牧其上倏見一龜奔岸吼吼作聲嚙猪沒入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龜趨人急走龜即掀沙博人幾為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波心如甕如碓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嘗為所啖嘗見宣州志云天寶七年江中龜出虎搏之龜嚙虎不釋虎負痛拔龜首虎創甚亦死又獨異志

見開錄

卷三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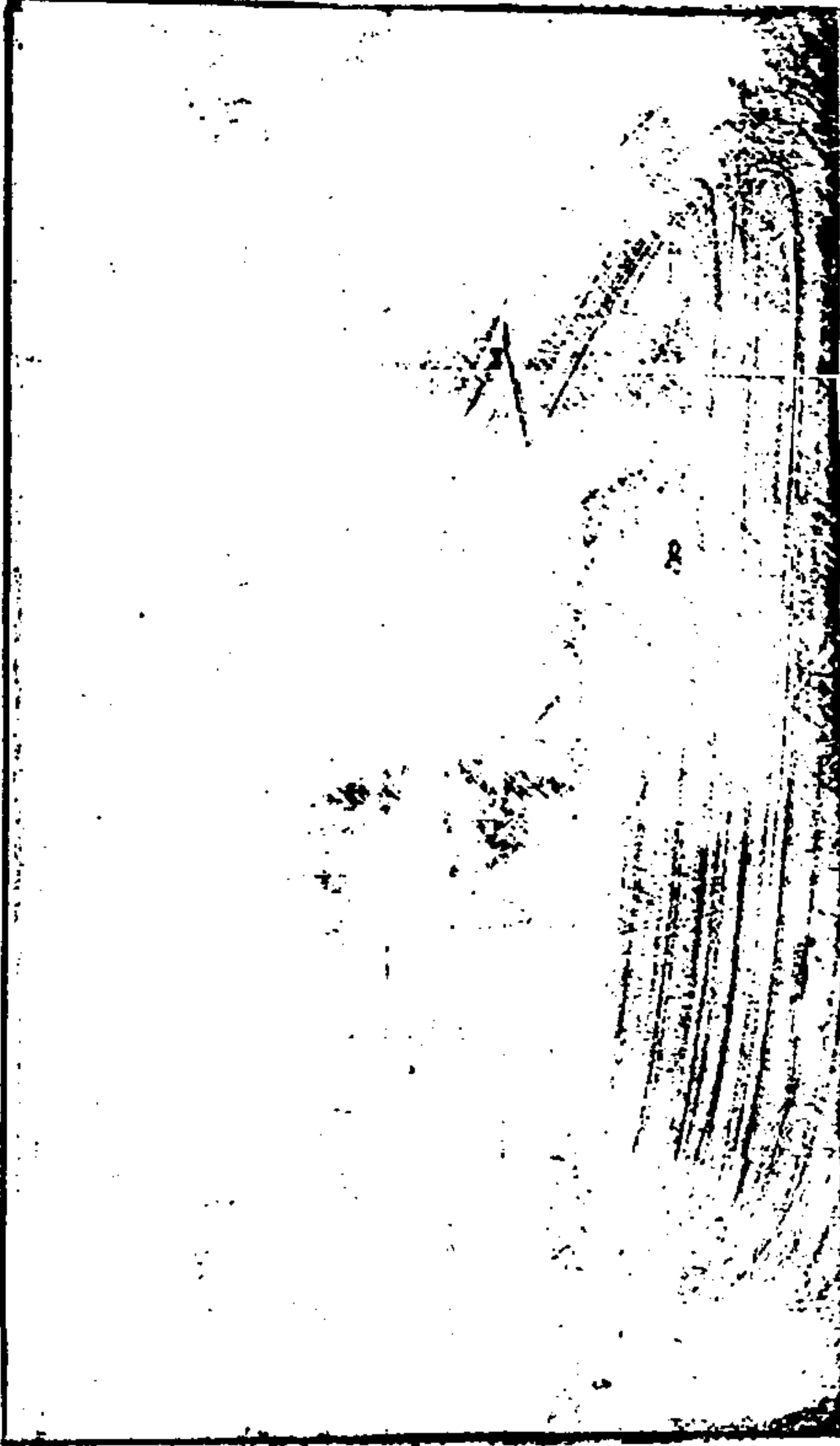
云李鵠開元中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滴沙上為龜所舐遂化一鵠鵠之本身為龜所制擊於水中其家奉妖龜就任為郡數年因天下大旱道士葉靜能自羅浮赴詔過洞庭見沙中一人面縛問之鵠以狀對靜為符書於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妖方擁案晨衙為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為岳州刺史具奏并送鵠赴任家人妻子乃信迄今舟行者不敢瀝血沙中乃知物之巨者自恃

其勢力為妖為怪咀噬無辜豈獨蠢然之物哉惟人亦然

見開錄

卷三

三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獨存老夫婦賣烟爲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家一日

見聞錄

卷三

本

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曾學術于異人倏寄一符一札云有百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卽火盜之患均可弭矣但百日內不可外出紳卽杜門謝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闔戶謹守前後左右俱焚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適有尊者至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剛百日也吾賈航召東城門卒戒之曰明日有異色衣人入學之死無妨門卒候至午見一尼施朱粉如媚內服殷紅卒計

見聞錄

卷三

光

石獅

越中一故宮第甚宏敞門列石獅二亦極精緻夜間每聞重物震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扇戶復聞夜間之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鬪乍前乍却或磕或觸聲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以砲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爲一物所憑身冷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垓攬法師仗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

見聞錄

卷三

三

室石獅被剝流血碎之乃已夫象形之物或木石雕鏤或銅鐵範鑄變怪作幻古今不少概見有感日月之精者有得五行之秀者有乘地氣之靈者此皆以無情而入有情然往往幻惑人聞終於毀敗如寒山拾得之證果金童玉女之販真者鮮矣

女賊

曾公子不知何許人張獻忠入川公子聚眾數十萬假其號擾於川部有女將董瓊英者年十八九未適人富于資僕從甚多父喪瓊英與母主家事初里中有嘯聚者行劫其村瓊英集家人守禦擒數賊斃之賊圖報復乃出金帛募勇敢扼險隘又屢敗賊會賊糾大夥來勢不支亦聚眾入党號令嚴明信賞必罰從者萬人所向克敵攻劫郡邑無不與焉一日俘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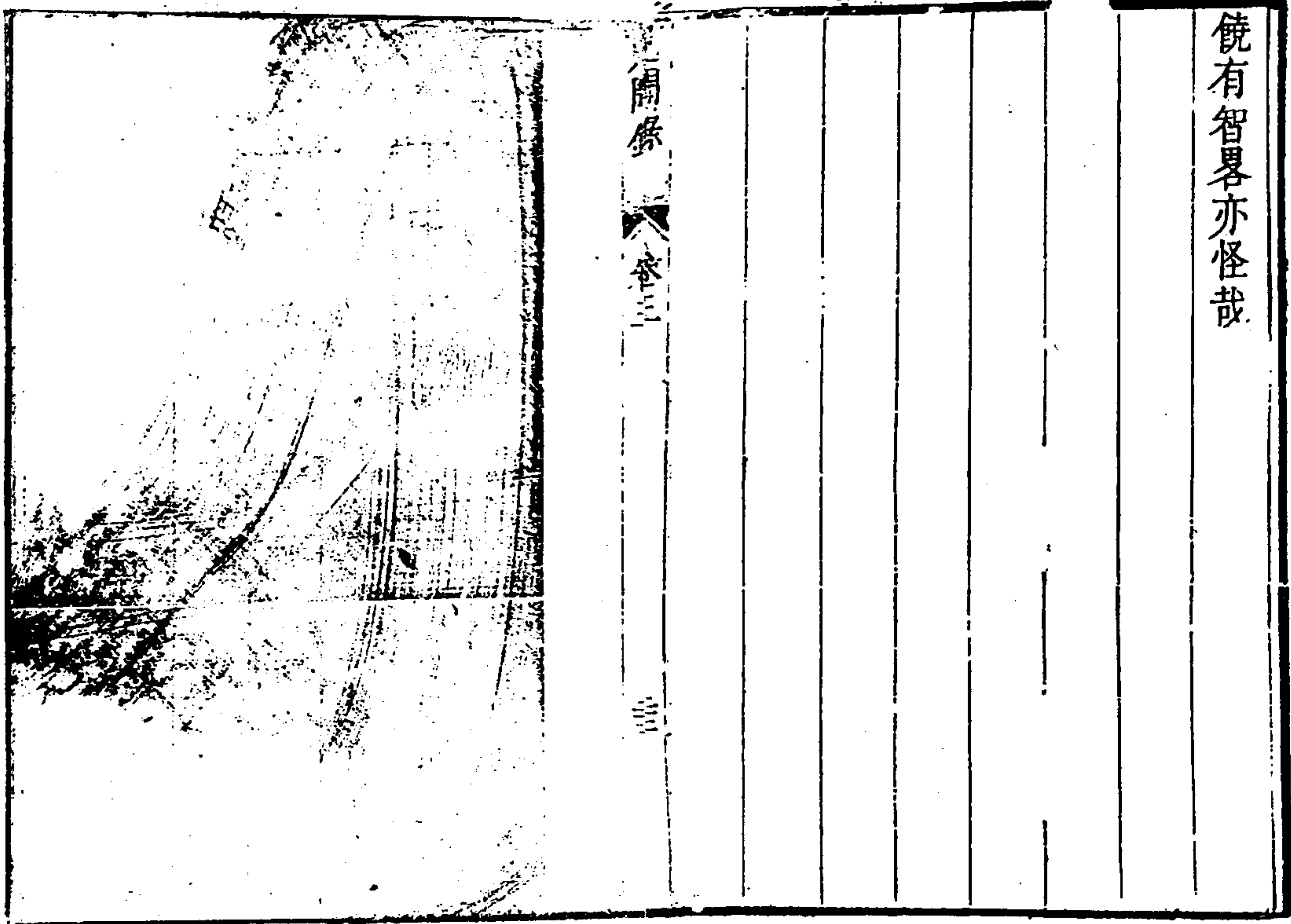
見聞錄

卷三

三

洪崔秀才嫁之但置之帳中號令不及也有健婢三百餘登山越嶺如飛孫惟習弓弩鳥鎗諸器每戰則奮勇先登年三十則配人及曾公子敗死聚眾至十萬餘擾巫夔間又數年以產死崔秀才率眾降於楚帥古來女子作賊不數數見惟史稱漢交趾女子徵二徵側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以妖術反官軍不能支數者而已楚帥嘗詢其部曲言紀律兵機

饒有智畧亦怪哉



關係

卷三

三

長鬚

一士人美髭髯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髯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眾推士為首事露逮捕繫獄髯一夜盡白而瘦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昔關雲長稱美髯公內一鬚尤長尺餘常自飄動必有火征戰公在襄陽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神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為烏龍而去公寤怪之捋鬚失其長者未幾走麥城被患謝靈運鬚亦垂膝臨形施為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要見美髯不足為美而士以髯故遂起異圖即斃獄猶未足蔽其辜也

見聞錄

卷三

三

種牙

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日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久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即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柳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見聞錄 卷三 詩

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種之而大啖天地間之物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方日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咲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三十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候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傍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為劇資詣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日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日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釋日往僕已死惟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峯民部大槐記載

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卽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夫夫婦之合媒妁六禮之外變幻極矣雖貴賤懸殊老少迥異域遐方緣之所在莫不巧合甚有降自天仙配于龍女或虎豹負之而來或犬馬挾之而去不可枚舉若茲二者皆以風致其事益恠而王氏以貴羊氏以富

見聞錄

卷三

三

累世不替乃知后稷孕於帝武阿衡生於空桑鬻子文乳於于菟皆屬天祐故其後日以熾昌歟



武君仕

河南洧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爲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稍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索擾

見聞錄

卷三

三

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真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爲飛駁所中流血被面卽於馬上裂帛裹之生擒飛駁者歸磔其腦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痕何纍纍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真鋒鏑之餘也嘗讀史見樊噲數騎闖吳王營北齊彭樂被刺肝腸出納入復戰睢陽之圍南霽雲面中六矢不動杜伏威被箭不拔必

獲射者以去而後斬之雄風凜凜為之起舞君仕乃以一人亦之亦勇敢中之傑出者矣後鎮東粵死於封疆

見聞錄

卷三

許魁

許魁賊魁也能日行五百里有膂力充守門率陰挾轅門石獅子左右易人見獅向相背以為惟夜又復其位益以為惟白之帥帥令人伺之見魁所為嘉其力錄入標員時夜出數百里外行劫人莫知之又善泗水一二日擒水族巨物以出嘗入賊巢探聽一日為賊所覺拷掠備毒傷一足守者偶懈逃歸雖跛能履然善走減半矣夜猶獨出百里外為南塘四方告見聞錄 卷三 完
失事者咸云一賊而跛兵番疑之帥亦疑之搜其家蕭然麗鞫之皆伏究其贓散為青樓纏頭餘償樗蒲之負矣欲置之法會帥將勦川正需輕足善走伏水探山之材仍貸之後隨入川屢得賊情終以足跛易識為賊所殺或曰為虎所啖云昔陳隋間有麥鐵杖者亦能日行五百里初仕陳常執繖隨駕夜潛往丹陽為盜及明却趨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無人覺者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使鐵杖泗水

過洋子江爲巡邏者所捕械送姑蘇守者寐熟竊其兵刃殺守者乃口銜二首級携劍浮渡大江回楊素深獎用之夫輕足善水細作探聽雖軍中必需之技然出其餘力而爲盜猶以業作蝥耳宜其兩人之行事千載下若出一轍也

見聞錄

卷三

三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戚里無敢吊問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錢塘湖于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頃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殮之買棺屍傍有錢若干適符所找之

見聞錄

卷三

三

數云嘗見風俗通載汝南人鄭奇道遇一婦色甚美乞寄載車上從之詣郵卒樓夜共栖宿明日婦死卒白亭長擊鼓集諸廬吏共視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殯滅火火至失之如此之類皆游魂爲變所致也他如繁令屍亡沂江而上入蜀復蘇蜀人神之立以爲王倩女離魂借屍復活之類則又奇矣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又刻木作犬蒙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為闢振止其機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鼓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蟇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者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搥鼓

見聞錄

卷三

三

蝦蟇聲應拍不亂唐飛龍衛韓志和善雕木作鸞雀

鷓鴣凌雲奮飛於一二百步之外刻作貓兒以捕鼠

雀飛龍使以其技奏於上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

尺飾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

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天矯

若得雲雨上怖畏令撤去志和伏上前曰臣愚昧致

驚聖躬願別進技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許之

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蠅虎子

一二百其形皆赤云以丹砂蹈之故也乃分為五隊

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

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

數百步內如鷓鴣捕雀罕不獲者語云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造其極也凡一才一藝之事

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伎不過以精神臻其

妙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

見聞錄

卷三

三

若移此心思以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噫致力

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富貴

有一將家子父遺百萬金玉珠寶倍之每夜小飲
 炬十餘斤以張灯供事者衆也不十年蕩然無子遺
 以世襲官副將質性乖戾不半載落職歸里困苦萬
 狀甚至饑餓不繼而卒又故明一大祿宗室第宅壯
 麗田園廣濶聲伎之樂過於親王及國破造紡車爲
 生又一乞丐常於一官家索食必與之醉飽及明季
 入營伍清初立勳位元戎威鎮嶺表宦遊粵東贈以
 見聞錄 卷三 壽

數千金頗好詩文宦爲之捉刃剗剔此皆余之所親
 見者因憶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
 擇配無踰青者卒歸之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百
 疋周滅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劉承勳窮奢極
 欲蓄妓樂數千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服
 飾稱之歸京乞食凍餒而死丁晉公築第楊杲宗躬
 親負土之役及丁貶海上杲宗得功朝廷以第賜之
 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工名多美所造

嗚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耀古今後
 富貴者猶螾蟻醯雞耳何足久恃哉

見聞錄

卷三

三五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妮令俊僕以大轎送霏霏歸并許買緞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疋帛舖前少駐俊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取銀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輿夫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因追至寓聞無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勿離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見聞錄 卷三 三

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為富人叔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舖換銀指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

童子云我賣糖僱我來者也啟視所負來錢兩頭青蚨中以泥貫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授知縣謁選入都道間遇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為投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群樗蒲謁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倩謁選者曰我欲如廁為我一擲及剩錢盡曰錢是馬子一錢作銀一兩群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隣咸集曰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辱足下同賭前程革退殊為不便因將騎驟行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巡番排闥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解救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白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不肯并錦衾綉帳席捲與之臨行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箇窮鬼并旗下子弟一闕躍馬而去晨興問店主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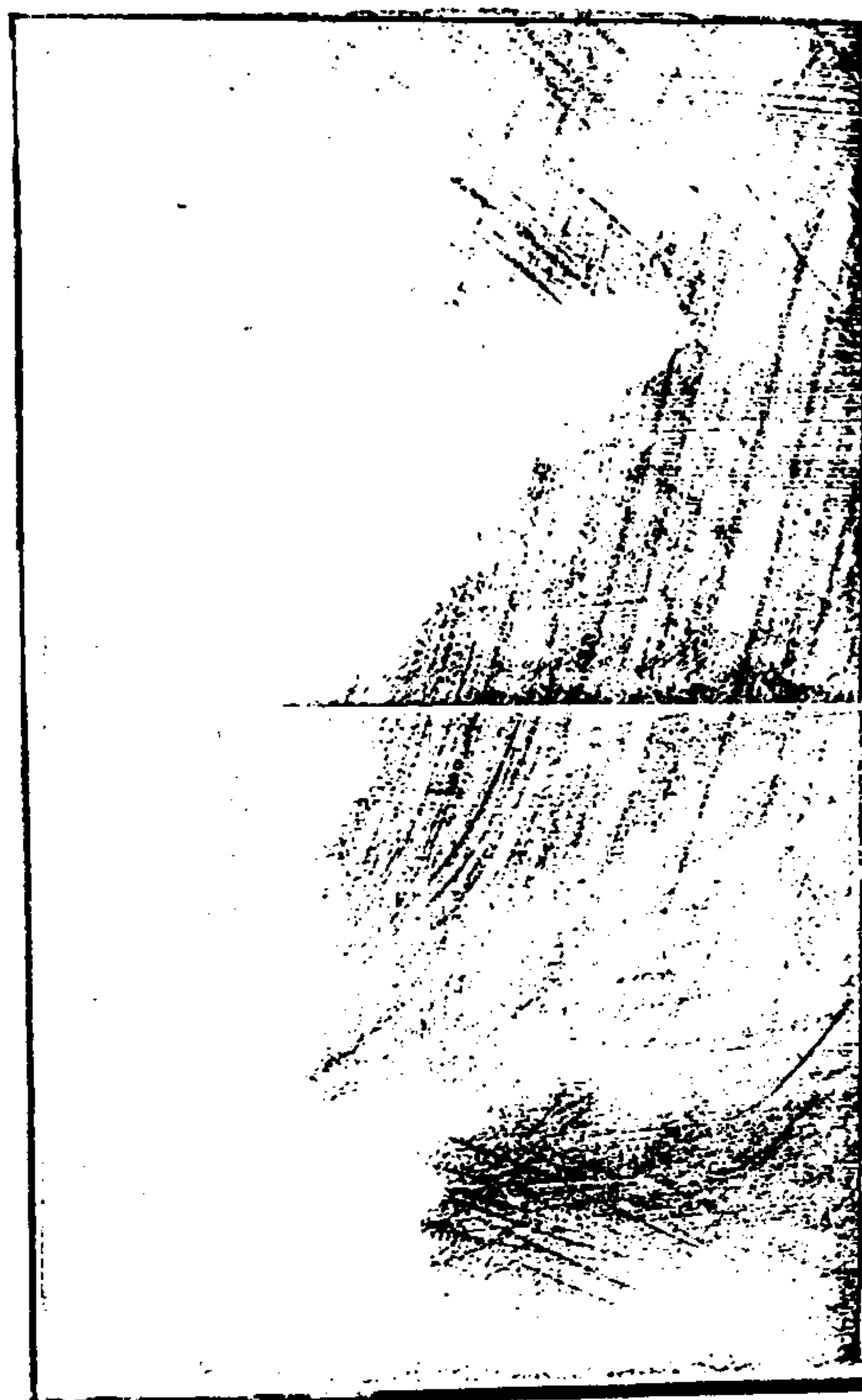
見聞錄 卷三

道矣甚有邂逅相遇卽願納交或稱投契稍稔邀至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克案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者與之恣遊山水莊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傾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嗚呼刑虞畢陶明廷則治晉用士會奸宄不生子產相鄭韋苻無警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局騙成風不難嘯聚上之人苟明於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此輩耶

見聞錄

卷三

三



入冥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著作甚富崖岸極峻不妄交與言論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園家於楚之荆門山中嘗爲余言其父舉天啓甲子孝廉未發榜歸至家有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克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爲者鬼曰此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峩書聲盈耳問此復爲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彥也又引

見聞錄

卷三

三

入一山林木蒼蔚居民安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投見冥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隱德故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算益勉爲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嘗讀高僧傳有甯師者於唐昭宗初年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之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鎖繫於上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前而下有食噉人血

肉狼籍之狀又署曰王建黃金牀上臥一白兔焉又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又署曰楊行密臆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惟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其後一一皆驗夫亂天下者為聖人驅除難非漫然可知若從龍之彥輔聖人闢草昧定疆宇宜其人之學於冥冥也然從龍之彥但聞書聲盈耳豈所稱從龍者不數馬上而必歸之幃幄耶抑即馬上者不得記誦於人世亦必讀書於冥冥以發

見聞錄

卷三

望

越其神智使得成其勲業耶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陡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曳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攫所畜母彘妻追之虎釋彘撲妻拳毆斃之眾以為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虎豈特一虎耶眾中有識之者曰果然又張季弘以氣勇聞於時一日賁文牒往州郡有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咸駭暮投旅店主人母子相對悲泣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勇凌辱我母子季弘笑曰他非我所辦此易耳許為除之母

見聞錄

卷三

望

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信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石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而已夫搏虎曳牛之力乃

出於婦人搗石入寸之勇反驚擲驢過河之士天下事之不可量不可恃者類如此也

見聞錄

卷三

四三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啓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囊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日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母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見聞錄

卷三

四三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卽與婉蘭諧伉儷
挾以歸楚

見聞錄

卷三

聖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
黃白之法果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卽真傳也內
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
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此可作富厚
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
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爲世儒宗乃得淮南
秘書上之天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

見聞錄

卷三

聖

向獄當大辟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
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
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爲方
士所惑畱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
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
爲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
一大貓據爐而溺叱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
白書一櫃後爲顯華崖長老投之火豁然大悟觀數

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爲知此術之深者歟

見聞錄

卷三

吳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雷連效館患惡瘡憊甚向與一寺僧交好賃栖養病資木耗盡手足指拇俱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苦矣我爲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卽自愈言畢飄然去覺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無指足無拇拾物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

見聞錄

卷三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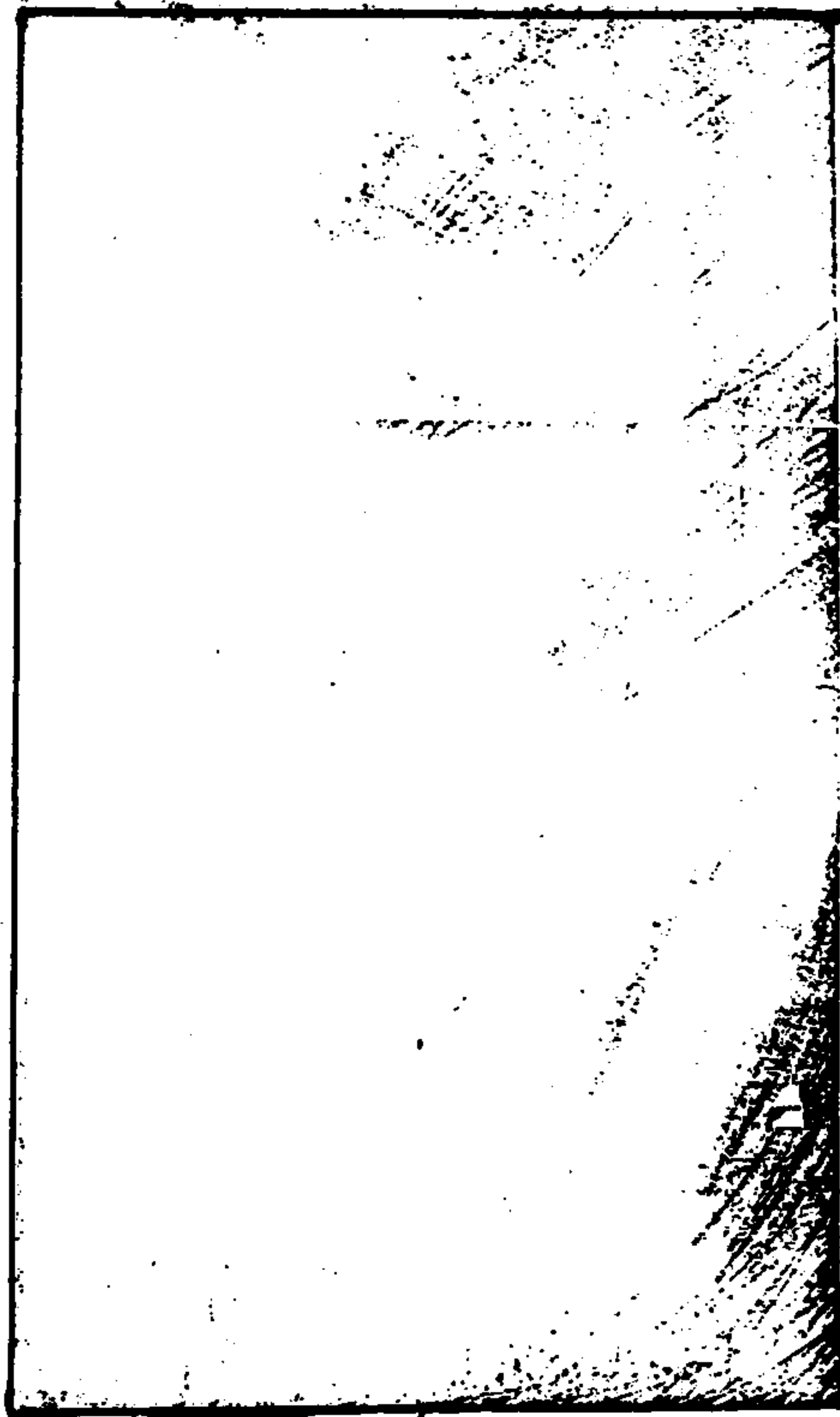
愈何以爲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兼以餬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曰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垂非垂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褫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膜復出小鈎鈎住刀口中血筋如指大者拔

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
瘤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
在一日別所知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
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鬼聞錄

卷三

吳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
遂以張笛之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蕭寺一夕月白風
清中庭獨步撫笛數弄宿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
於波心聲音感物幽興愈深極意再奏有僧自花陰
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
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凡人之精神有限貴在專
一專一則神聚神聚則技精稽琴匏瑟皆以專名也

鬼聞錄

卷三

吳

聲無形而樂有器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
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
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於黃鐘則器精倂鐘和磬皆
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拊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
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子能逆絕他
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
人頡頏矣出笛授宙之而去明晨訪之主僧元先師
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狗豕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

專精于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中爲落梅花
曲湖波搖動荇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
僧法雲目擊言之

見聞錄

卷三

五

兩行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埋輪破
柱之風豪強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長安者
比比公設法購捕誅繫殆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
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爲崑崙紅
線之流酌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爲柱史誅鋤豪猾肅
清姦宄職也爾等之來必有所使利我財乎取我首
乎惟明言之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

見聞錄

卷三

五

術未成爲人所捕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
公問詞何處投來云在寢席下啓視果然公駭甚許
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
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
聲倏而凄風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
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哭聲益慘人御史惧呼曰若
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凄風而去御史率家人
寢於柏臺賊入罄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

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舞弄之語云密經漏於吞舟張火飛蛾遠集信然

見聞錄

卷三

五

見聞錄卷四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膈藥以數十劑期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

見聞錄

卷四

一

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戶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瓊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網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

至從者或泣或泣老人曰毋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令
一二人侍戒勿言咲乃出小囊以七挑囊中物于舟
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
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
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
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
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見聞錄

卷四

二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
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
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
舊井得石鬲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
不滿百年爲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
而大清之入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
理之所不解也

見聞錄

卷四

三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族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猙獰頭

見聞錄

卷四

四

角來入我署竟地少蛇抵暮不見以爲失驗及昏有客來自黃州遺一蕪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開此將抵西安爲盜所劫資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者內云中途被劫可往前二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入牽驢隨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

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寐於殿急告寺僧集衆縛之所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啓第二封云納之有瑛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什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

見聞錄

卷四

五

生文亦佳列爲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厚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爲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夔初立傳而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尙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爲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文人莫能讀屈如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嘯於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滇南蠻崗中長三尺餘靶有三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鏘可吹毛亦時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即止患瘡者佩之立已崇禎

見聞錄

卷四

六

壬午疫癘傳染懸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頗多清初為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城之鐔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剽虎兇魑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鏘金鋒鏘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鏝之傳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鶴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噪噪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三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嗾然一聲畧伸其喙蛇即豁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

見聞錄

卷四

七

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又見說海載太倉天妃宮僧自外歸見僮煮鶴卵於鍋命還之巢中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且免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雛俱出僧異之令人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如錦紋香氣馥郁持以與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入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所供之木問價買之僧給曰此三寶

太監捨供天妃宮者不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因詢此名云何所需何用倭曰此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觀鶴之事禦災捍患何其神異非蠢然凡鳥可比也

見聞錄

卷四

八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縵彈棋之技挾以楚遊經道士泐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岸曠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為陽侯所苦俟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維谷許之即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

見聞錄

卷四

九

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嫗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無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為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一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昔陸機還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皆得其宜且神姿鋒穎雖

處鄙事亦復不羣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劫耶淵便泣涕投劔歸機機即作筆薦之過江仕至征西將軍李涉適九江至晚之西忽數十人持兵仗闖入從者曰此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我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以絕句豪首餞賂頗厚李亦不敢却觀其神情迥異因訂維揚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後雖不至及李彙征遊循州遇一韋翁論詩因及李涉贈豪之詩曰老人弱

見聞錄

卷四

十

人肯潛然涕下持觴而酌反袂而

人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人君莫謂此中無奇士也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輒相擊也淮帥李錡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師之暴不敢藥召森治之許以千金為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遂黑陷內攻數日而死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百計不能得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為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為弟子曰俞佯為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日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鑿子之誠與汝而藥服餌返老還

子報父讐

見聞錄

卷四

十一

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爲金山汝廣積陰功
 精心不息亦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遣僮僕
 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不利夜半以
 煬酒手斟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
 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
 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寶隨意自得
 金仙下降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器
 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帥父叩額流涕
 晚受而飲須臾氣絕曰命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
 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
 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至於三世滅忘
 可不畏哉

見聞錄

卷四

三

浮海

王光謙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
 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
 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
 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獨礁石沉舟溺
 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
 雖不死羶魚腹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
 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
 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偃入空谷
 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
 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
 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問常登山望海忽有
 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
 皆朝鮮徼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
 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
 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

見聞錄

卷四

三

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啓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并及諸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嘗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資冥道塲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

見聞錄

卷四

四

然髮與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爲固始著姓且族指無多不令其繼髮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卽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

見聞錄

卷四

五

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死於雷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常爲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十數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遭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

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
一露其機歟

見聞錄

卷四

七

輕煙輕雲

輕煙輕雲娼家女其母固吳中名妓也輕煙色艷絕
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質耳而吐音激越度曲宛轉往
往並傾其座人輕煙尤獨善琵琶為燕趙淒涼之調
一時平康里中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
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多金賂之輒不顧也
一日富貴人召煙雲侑酒俱受窘辱而歸自是村門
謝客有黃用予者新安人讀書於觀音山其父商於
我里歲時歸用予恒過余雖青年衣冠布素絕無吳
下習氣煙雲因賽願過用予讀書處一見心許邀至
家盤桓累日即出數百金購一宅徙居之稱黃宅家
眷云仍令用予讀書於山資其朝夕用予之父經營
虧本且多負歸家將棄產以償竟卒於家用予聞訃
急歸時崇禎壬午疫氣傳染亦卒凶問至煙雲一慟
幾絕輕煙謂輕雲曰爾我之身既許黃郎今黃郎死
應即相從於地下柰各懷娠數月又不可死令黃郎

見聞錄

卷四

七

無後於是乃棄所有束裝買棹竟詣用予之家用予母不肯納哀額再四終不允乃賃居於傍事用予母及族里之間無不盡禮既而各舉子人咸勸用予母始納之出貲數千金授用予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子極嚴後二子皆蜚聲蠻序母教居多焉

見聞錄

卷四

六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畱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亡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犒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必私之矣最惡之言僞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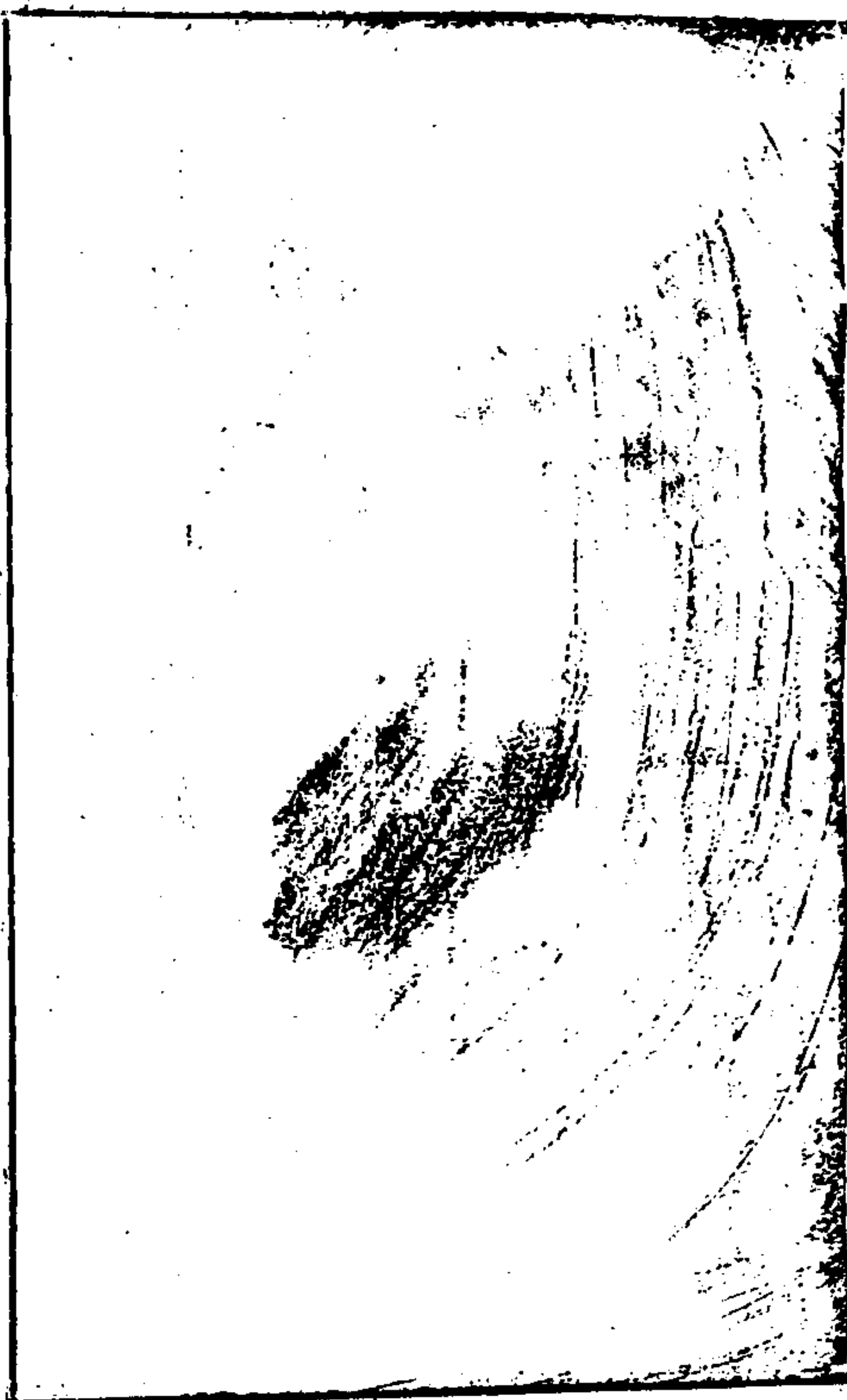
見聞錄

卷四

九

少頃愛子去宦曰酷似生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增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常閱太平廣記言唐貞元中王武俊之子士真巡郡一見深州錄事參軍李生即欲殺之人問李

生向會有忤於士真耶曰此與我向時排殺少年貌類必其宿世之讐也究為士真所殺觀此益信喜怒愛憎之有因也



見開錄

卷四

三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為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遞輕遞減示出民間視為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舖繳值悉如輕重凡犒賞買辦悉以私錢如示約行使民間亦未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舖換私錢若干錢舖初繳減價勉強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舖哀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印市貨物值又僅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鑄工擲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明張

見開錄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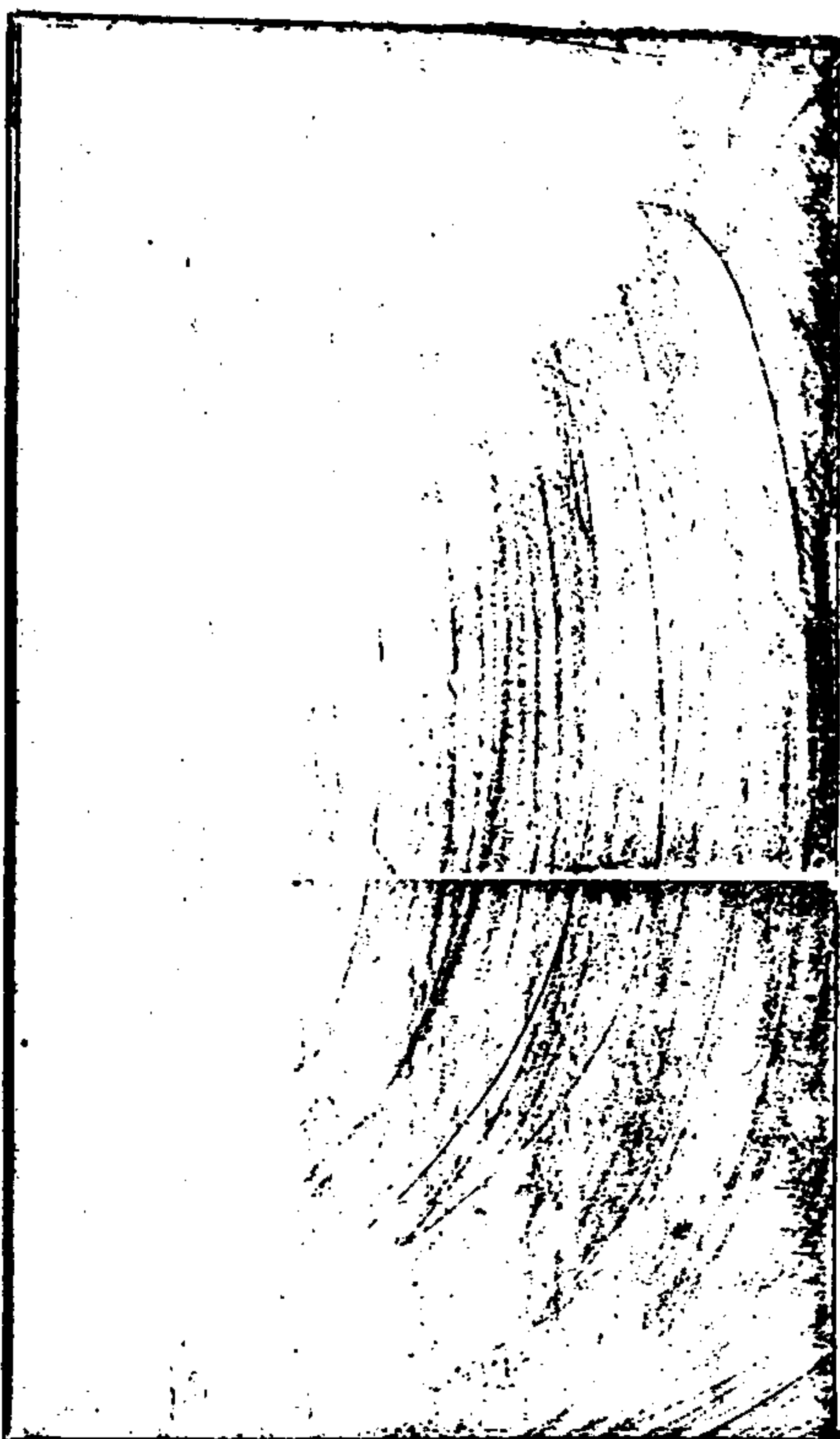
三

江陵在相位願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乏見鐵府尹以
聞江陵曰易耳卽召戶部郎未至從者絡繹卽奔而
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
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郎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
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旣而
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見聞錄

卷四

三



孝感

馬天駟少卽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
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
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
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
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
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
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
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
哉

見聞錄

卷四

三

鬼寃

安邑令張某妾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覘視之見雲與史為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髮躡履還內雲史惧貴發其私雲乃謗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不察訪証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寓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

見聞錄

卷四

五

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不死汝明知我枉以嬖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寃中祈冥司祈為雪理尋汝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為事主雲史為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偕入史雲倏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夜飲回家見貴隨之即狂呼扶入帳自言殺貴之悞

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穹窿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生醮壇上章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泰山聽勅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十日死

見聞錄

卷四

五

殺降慘殺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不靖令諭而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爲後患一日假犒賞爲名醉以酒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部郎出爲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禳醮終不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俘帥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

見聞錄

卷四

三

舌謝秀才手指目瞋斷其手抉其目復射殺之七口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崇莫知所禳有士習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覆曰他事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事其子皆不知惟老僕一二尙有知之者帥隨率夫李廣不侯識者以爲殺降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匈奴滅絕曰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載後畜類中猶有著其名者誅降戮服其可爲乎如謝秀才諭降

不從殺之可耳爲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刑致釀身後不解之愆也

見聞錄

卷四

七

友誼

陳天植山陰諸生也褚大年四明府掾也甲申乙酉間訪舊入滇同客昆明始訂交焉順治初年滇黔未入版圖天植授北勝州偽知州大年為黔中鎮遠府偽經歷會苗蠻作亂破北勝天植被俘蠻人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以天植為州官索白金三百兩天植之任勝州時僱役數人亂中散失莫有應者天植於蠻中間關寓書於大年曰僕

見聞錄

卷四

五

非材謬膺州篆雖炎荒天末赤子皆朝廷之民亦可展生平學道愛人之志兩載以來撫字以綏民困教養以易蠻風退食自思實無愧作間因時方多故征調太繁苗民逆命稱兵擾亂城守久弛大肆蹂躪庫藏被掠身為擄囚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自陷蠻中備嘗慘毒釘足而操作枷項以趨踣晝繫於山巖夜幽於土室縱使異類亦何堪此僕之在

滇無有知交得贖而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之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自持故敢為請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死為蠻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大年無落吾事大年得書即棄官傾其囊得數百金乃入滇又道梗阻於永昌者期年始得達北勝令蠻中通信者往百餘日而天植方出與大年相會形容憔悴殆非

見聞錄

卷四

五

人矣一時人咸高大年之誼偽授大年銅仁知府天植又聞母喪大年復資送天植歸得終服葬親追順治戊戌雲貴大定聞大年卒於官大年惟一妻一子俱已物故天植曰吾賴大年棄官罄囊得贖生還畢人子之事大恩未報今其視在萬里之外我當扶歸以葬其先人之傍天植至銅仁訪之聞厝寺內往哭甚哀因製纓經為服扶襯行數千里至明州與其妻合葬於先壟并其子事皆從原仍刻石頌美大年歲

一往哭奠之初天植之俘也以爲州官猶飲食之不
令應役及數月不贖賣與他洞苦役之不堪天植亡
命而走追而得之曰奴一走乃取釘釘足於板而役
使之夜則納地檻中如是者二年大年使人往贖也
從初得之主展轉取之故稽時日焉

見聞錄

卷四

三

陳玉筍

陳玉筍濟寧人州有文昌閣後易爲關夫子廟廟後
爲回教清真寺崇禎癸未秋八月玉筍方爲諸生驟
貴重新開廟旣拆卸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拓寺糾
党數百拆基毀木逐工訟于官指重修爲新建且傷
寺工以罷神人交桐玉筍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鳴
官案令速蓋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
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矣時兗郡新破冬十月生
花等乘變鳩黨百餘截陳叢樵之髡其鬚糞其口劈
其面體無完膚其一曰是目尚存去目廢人終莫予
毒遂剝雙睛擲于河鹽以灰仍謀預買替者詐稱劉
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替欲盡滅陳氏陳
家先避得免然室費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擡置炕
上灌以湯夜半忽甦見一大人綠繡衣持卮酒曰毋
畏我來救子飲此酒可活強飲之卽下喀喀有聲家
人驚怪遂下血盆餘神少定次夜見一藍衣唐巾飄

見聞錄

卷四

三

若仙流排闥入趣陳速起曰吾來醫子腦中死血傾出方可活遂擊腦後痛甚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頗止次夜又見一老嫗食以杏李手授羊眼盈把陳捧接二眼將墜吞之忽兩目漸明越數日瞻視如初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自埋替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剗眼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閱月耳乙酉陳兄弟雋于鄉關夫子先語之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

見聞錄

卷四

三

耳草頭八血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阨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際禾斗丞相連書投其人忽失所在後解曰陳益修闕公默佑聯科益修蓋其諱云丙戌登第今方任戶部主事余於都中晤之其目實羊睛也

血寡

王洪慈溪人父益年與上官允從事兵部相友善後允官經歷死歷下其母尤年六十餘無所歸洪時亦以經歷官金陵尤展轉至金陵訪洪而洪已歿於官子謙納之呼妻子出拜解衣進食設寢處殊備時歲歉民間骨肉不相保母見謙貧辭去訪他故人謙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反自謙以下皆以母事之尤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謙私戒家人事之益恭尤善病

見聞錄

卷四

三

謙親為調藥如是十年謙為司吏奉差山右上官原山右籍遇尤幼子信語以母狀信謾曰吾亦知之顧道遠不能至耳謙歸年餘信始至盤桓數日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謙奉尤彌謹然尤以念信故疾頓加不數月而卒臨歿舉手向謙曰累君久願若子孫咸如君也謙為塋殮如禮歲時祭於墓嗚呼尤特謙父故人之母耳於情踈於誼薄而謙獨待之始終有加禮焉此仁人之用心也寧僅以恤寡目之耶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升先生子與閩汀黎媿曾北塲甲午同門一日謂媿曾曰予恐不能數面子媿曾駭問之曰予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爲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叅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識今雖爲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予數當早死否則必從兵厄

正同錄

卷四

語

又言九歲時爲冥官僉書判牘與人聞不異予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爲衆生試法陞某官初時我小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爲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往曉鐘動乃回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歷歷可記一開眼出聲則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受賂案牘雖重查檢之卽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禘

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爲媿曾言所犯事媿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妄語未幾果死

見聞錄

卷四

語

揣骨相

瞽者陳我白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决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曾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為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為欽賍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

見聞錄

卷四

三

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朱纔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逆顯達嚙玉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着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唐一行曰相以洪範

見聞錄

卷四

三

五福六極為主若其人忠孝仁義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凶人也又麻衣相曰有心無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是以裴度應餓李而位宰相徐陵宜夭折而官太傅王肅終於中領軍李詡僅為左補闕非術者之不驗亦行事有善惡而吉凶陰以轉移耳所可異者如朱建平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常伯當有厄先一年見白犬及六十一直省歛見白大衆無所見逾年卒李德裕一相者謂曰他日位極人臣但厄於白馬乃為白敏中所傾馬直隸淮南獄事竄死朱崖夫驗于相理也因相而驗日後所見怪異讐人姓名果盡係於相乎抑不盡由於相乎何奇驗一至此乎又如武后之幼也袁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天后最幼抱給以男天綱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若為女當作天子然女天子前此未有天綱何以識之或曰揣骨古無此法皆偽術欺人又玄覽錄載宋真宗

時一術者且瞽令諸臣聽聲揣骨皆神驗至王繼宗
瞽者駭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
笑而遣之後繼宗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遼人戰陷
陣被俘以姿儀雄偉遼主妻以女封吳王改姓邪律
氏與我白術相類豈盡僞乎

見聞錄

卷四

六

孝婦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
能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
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
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能禮者娶錢氏女爲媳
歸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
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
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
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
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
之分也卽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
者奈何而不孝哉

見聞錄

卷四

七

不娶

越中士錢子昭者負俊才少年補博士弟子員丰格雅秀期得淑女方偕伉儷隣有處子婉變可人子昭屬意之而處子未之知也處子尋抱病死子昭哭之哀遂終身不娶又一楚士年已強仕尚無妻室寄跡蕭寺然其登賢書序齒錄則刻妻某氏其鄉人云彼於二十年前有貴人女於死後往來夢中者數年遂誓不娶嘗見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女子有才色未

見聞錄

卷四

聖

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明屠赤水令清浦每出行見民家樓中一處女相視甚親昵及入覲回杳然訪之云以相憶死赤水乃為文親臨祭之雖官箴有玷至今以為風流佳話茲二者一為已所屬意一為夢中往來而遂終身不娶怪哉情之所鍾固如是乎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璫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常而骨髓甚香以為固鵝光鴨之類他日晤巨璫問為何處土產璫云從脫壳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璫以不法伏辟又河南某大司馬好食驢肉以蒸羊肉拌料豆喂之驢至極肥始宰有子十人為流寇殺其九長子以恩蔭弘光年至今陵謝選又死於亂軍而絕晉武帝幸王武子第厨

見聞錄

卷四

聖

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大官不及後皆不獲有終雲間一姓累世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為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顯一房與某相國子結婚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北上家已如禮吊奠及下第歸突如往唁禮畢少頃肆筵列凡即請登席大有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添菜如之俱用白定瓷盛膳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肴

亦如之惟盛膳以五色定窰而酬酢用犀玉之器耳
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甍延亘數里不數年
凋落殆盡連薨第宅不惟變爲瓦礫旋皆爲膏腴矣
甚矣奢之不可不戒哉嘗讀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
羨北海之塩西海之菁東海之鯨謂其以口腹之奉
而羅列滋味也貴爲天子惡且歸之况下焉者乎彼
何曾食日萬錢李德裕杯羹費及數萬韋陟厨中遺
棄亦直萬錢蔡京厨婢數百庖人數十他如蕭家餽
見聞錄 卷四 聖

見聞錄

卷四

聖

飽瘦宗粽子韓約櫻桃餽饌胡突繪麀皮索餅之類
實爲作孽豈享福者所爲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
尤甚在在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人室
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
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賊檄文
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
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楊貴嘗語余云彼時食
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疫死無子遺惟一叔食人
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肝人肺羅列而食至今
年餘七十尚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
貴扶母喪歸河南而其叔於去年除夜失火焚死明
日元日買棺須百里外未及去爲群犬一夜食之殆
盡噫彼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一爽可不
畏哉或以爲想肉或以爲如糟豚或以爲軍糧或以
爲饒把火不美羹和骨爛兩脚羊是皆豺虎之尤也
又何忍言

想肉以食必想之也糟豚謂醉人如之朱
燦置湯磨寨以爲糧靖康間軍民互相食

見聞錄

卷四

聖

人無以為脂老瘦男子謂之健把火少艾婦人謂之不美小兒謂之和骨爛總名日兩脚羊

卷四

四

四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水雹曾有紀異詩云水珠聲裏紅為電雪光中响是雷之句夫雷電雹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為和氣非時而見即為不詳况於一日並見乎因攷王通元經記宋文帝元嘉元年正月雪且雷三月遣將軍到彥之侵魏克金墉城又克虎牢李復中

見聞錄

卷四

聖

青塘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三尺後旬日西羌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誌云至元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深尺餘次年冬杭州被圍至三月兵退觀數者皆為兵兆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

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
正也至於重震之卦則日恐懼修省又何况隆冬之
際冰雪交作雷電雜至其爲災告非渺小可知則祭
丑三籥之變其兆於庚戌臘月之雷雪歟

鱒魚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鱒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
我與公及三昧爲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爲
國師公爲宰相我墮落爲江神血食於此然又以要
人祭賽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
度沉淪不啻億萬萬明晚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
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爲我禮懺法以贖宰殺之
愆須廣齋僧衆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
業障還證善果矣外有賽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
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溯江而
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爲之建水陸道場廣
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
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
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
致敬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昧國師戒不
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

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事與高僧傳言却亭湖廟神頗類却亭湖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時有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即請上船中原有僧世高衆因請高入廟神曰昔我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却亭廟神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且日宰殺恐此身滅後墮入地獄我有絹于疋并雜寶物可

見開錄

卷四

異

以立法營塔使生善地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因從牀後出頭乃一大髻高向之梵語潸淚如雨須臾而隱高取絹物達豫章爲造東寺高臨去有少年跪高前受咒願忽不見高謂人曰向少年即却亭神也得離惡形矣高安息國王太子也出家修道有同學多瞋高屢諫不悛及辭訣曰卿雖明經然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於漢靈之末因來廬山度之也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

祀一僧杖敲三下唱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竈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戀而求脫人柰何墮其中而不思所以去之道耶

見開錄

卷四

異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嶽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敘別離晨夕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叅訪所得以資進修乃秘不一言乎袁曰爲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母再住此山以辱師傅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卽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卽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胷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

見聞錄

卷四

五

非道弘人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卽時異香氤氳遍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雨衆妙花樂則嘹唳振空花則霏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啓我愚蒙袁曰我今往鰲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見聞錄

卷四

五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為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為之殺妻僧達遂將坑姪然色衰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

鬼聞錄

卷四

五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剝落百餘丈拔去大木甚多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荊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糞粉順治丙戌六月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光如晝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人畜甚多費縣滕縣甚有打死咩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猫攫鼠

鬼聞錄

卷

五

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親則孝子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變異

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肯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感退三舍也

返生香

新安汪用子豪士也客白下惑志於青樓柳娘傾
橐金納之資斧告匱娘以簪珥資之漸至不繼適
家中有故儻之歸娘獨處清淡思慕成疾期月而
卒用子事畢措資復來已死數日矣哀毀過情幾至
不起乃卜地葬之寫其容邀請詞人賦詩以挽之裝
演成冊復倩朋友陸樹慧題其幀曰返生香朝夕置
懷袖間後用子不得志遊於越舟師故大盜殺之埋

見聞錄

卷四

書

其屍而藉其行李適樹慧赴閩司李任道經此入古
董舖見返生香冊問之云寄賣物也樹慧習知用子
時刻把玩斷不棄去况雖為詩書實非玩物心甚疑
之買歸以聞當事逮肆中人遂得舟子一欵而服出
用子屍於沙中如生并捕盜黨數十人按以法樹慧
以用子合葬於媯娘傳其事而為之歌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鬧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
生買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皆死急救方
甦生謝過飲以酒遺葛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
人以故且日一跌不起今作塔頭鬼矣時店主人有
姪死未歛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
王生家大慟日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
卽氣絕今持葛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
店金救免從其請瘞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
繫獄未定案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為鬼鄉人日我幾
死得生蒙賜一葛賣旅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
生之子大駭畱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寘之法
追其贓

見聞錄

卷四

書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問渡於李塔滙見沙礫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暝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融融頃風雨亦止此耳今歲丙寅初夏事也又晤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喂以物一切不食人

見聞錄

卷四

妻

咸云械梟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物即跳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沒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雨三日夜方止常見集异志唐韋宥出牧溫州天氣煥熱登岸而行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卽解置於懷行次江館卽付箏妓試施於器妓卽援箏繫之畧短少許又方饌妓因置之赴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蟠搖動妓乃驚告衆趨視而雙眸睜然矣宥駭命衣冠焚香致敬

盛之水而投諸江纔及中流風浪交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見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良久乃滅如此之類不可殫述總之龍之變化萬狀風雲爲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斃命於童豎之手者幾希矣故龍德以善藏爲用

見聞錄

卷四

妻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篇在我座下今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文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終身寥落事與神作來歲狀元賦相類宋時有二舉人計偕過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州過者必禱焉二子禱于神宿廡下少頃見聞錄 卷四 五
見騶從盈庭呼殿而集者皆岳瀆大神既就坐中一神曰上帝命我儕作來歲狀元賦以大禹鑄九鼎為題諸神各運思措詞再三更改賦成朗誦二子頗慧一一熟記天將明神各散去二子起謝而行私相喜慰及入場試題果與神題符二子又適聯號憶廟中神賦情然忘矣彼此叩問各云忘却皆以為誑及榜發二子無名而狀元之賦乃諸神之賦也夫徐生者余為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行而失之

者歟若蜀中二子之親聆神賦以見得大魁者鬼神默佑夙構成文使其思與神通則不善者宜其熟誦而一字不能書也為士者可不端其本耶



山齋客譚序

景子亭北余石交也個儻負奇不諧於俗工詩古文下筆十言立就意有所不可雅繁焉千詞弗視也性頗好客客有善談論者一語相合即傾肝吐膽不負背負嘗與人抵掌論天下事直據所見無嘖嘖洪惡之態以故不能降志於富貴之人草屨屢空晏如也又好菊種之盈畝花時觀者日數千人景子倘羊其中呼朋好酌酒欣賞歲以為常故自號菊公幼失所怙豪俠自喜家中落壯歲折節讀書著述頗富嘗辨所聞奇事彙為一冊曰山齋客譚余受而卒業焉曰嗟乎宇宙之間何所

山齋客譚序

不有古今志怪者多矣彼淺見寡聞拘牽執滯者所謂夏蟲不可語冰也余故樂為之序且志其平生如此

時

康熙丙申七月朔日楮下老人王建章題於讀書之尋

樂處

山齋客譚序

余嘗瀏覽山海經博物志路史諸書而歎宇宙間不恆有之事何其種種也使必泥經據史彼古之君子豈好勞乎誠非通人之篤論也且夫日月之盈虧風雲之變化即一時莫可推測況遙遠千百年後而必欲於塵區蟻穴中爭我說之不誣捕他人之詞為烏有豈情哉不觀夫莊周之言乎其所引鯀鵲蝴蝶之屬要非無自故學者重之至今與經史並垂不朽苟必如膠柱之見則付之祝融氏久矣吾友景子菊公識見超卓氣復豪邁不屑與流俗競短長者家最貧事母最孝待友生最真學更長於詩古文詞皆有所本故余三十年樂與之交

山齋客譚序

也家居臨安余嘗造訪之見其割鮮奉母而待余則清酒一壺蔬食一豆極談笑之樂嗟乎余媿非郭林宗而菊公之操方之茅李偉則難乎其為軒輊者矣去年冬晝扁舟冒雪過余溪上余馬之話舊三四日夕多學問肝膈之言即酒醉諧謔未嘗不可廣見聞而益心智者余心疑之意其雖靜處一室之中必神遊乎六合之外與造化同其流行而非拘牽常算之士所能窺其淺深者也臨行出其所輯異聞一卷名曰山齋客譚覽之可喜其中舉多善惡孝義事寓春秋法於勸懲哉因恍然菊公襟懷之高其來有自他不具論即所載余此仙則言一事世之人多以為荒誕莫可信者而茲切切焉書

之則其博洽之志難之張華葛洪之列與山海諸書並
傳豈欲多讓乎哉壬申三月客清溪聞菊公將遠遊風
雨挑燈作此序以寄

海陽弟吳畊拜題

山齋客譚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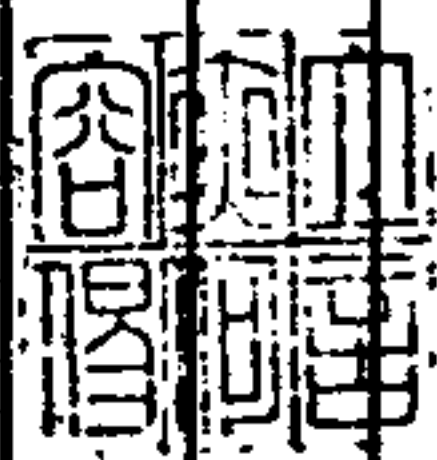
山齋客譚自序

齊諧山海搜神述異諸籍嘗志怪已每當再讀
腐夫佩服典刑寔子所不語或攻習力倦聊藉爽神方
余僻居東城蕭齋客擇屋之際時聆非有偶說其新異
輒復志之當盛夏苦炎竹爐茗熟試於松陰石牀展卷
一覽能令黑甜魔退避三舍涼風吹衣不知頭上有紅
輪也事多客述故命曰客譚云

康熙丙申五月既望菊公景星杓識於東城山齋

山齋客譚序

四



山齋客譚目錄

卷一

龍 八則

虎 八則

虎怪 三則

虎穿

海魚 四則

雷 七則

卷二

神 八則 附張荷崖

鬼 九則

山魃 三則

卷三

乩仙 四則

偽乩

人異 十一則

產異 六則

山齋客譚目錄

物異 八則

花異 六則

畜異 六則

禿髮

蛇

神念

灰作慈像

卷四

畜異 三則

妖魅 十一則

珠 五則

銀 七則

又虎 二則

又龍 二則

伯註首級

半屍

火夢

誇天曲

塔影

卷五

雷震逆子 二則

母淫殺子

以妓拜父

蒙古斬淫婦

木蘭店壁詩

義棠橋店壁詩

涵水鬼 四則

神狐

義狗

貞女孫秀

設齋致雀

海怪

謀資毒命

假屍返魂

得財有命

妖

橫死假托

乞子死國

關門殉節

未婚守節 二則

山齋客譚目錄

極難延紀

冥吏誤追

鼠識敬畏

事巧受誣

南方花異

稱銜土神

卷六

林五潭五道神

銀化燒姑

聯貴賈禍

雨金

淫僧果報

立志償逋

雷斗

豔囚

華術

嫁神姪

犯寒阻運

再醮遇鬼

虎踞院橋

豹越浙城

奇人	局賭還報
青盡將軍	命絕有數
死徇主難	許任對聯
貞女守志	不視女色
卷七	
小鬼顯靈	還金天報
蔬示主屍	胎鬼臨蓐
死而產子	妻作博注
吐絞烏	瓜龍
妖書	月中桂子
墓盜	倪七翁
紙妖	安溪古玉
江豚	禮斗二則
陳脩常	龍龍
張大漢	孫旭
雷震逆子	廉直神舉
雷拯義士	檢屍遇怪
不愛遺金	龍擊兇子
卷八	
滿溪女史	幻術縮地
閻者過仙	異姓不祀
預知時至二則	仙乩詩戲

仙乩暗示	海塘民謠
枉獄孽報	飲量違夜
失而復得	焚楮鬼責
歇後五言	戲譏賠吊
布市口語	朽夜自嘲
義僕葬主	雪松和尚
亡女顯烈	現在蘇州
各捐奉城	五聖作妖
賢令盡節	私夫雪冤
山齊客譚目錄	

山齋客譚卷一

山不世山防

菊公景星杓識

搜經生

龍八則

處州松川氏結伴入山采楊梅中道隱隱聞雷聲異之未幾轉入深谷忽見一龍垂身于枯松之上以首隱枝而臥鼻間涎如蟹沫可斛許推積吻閉雷聲其斬也睡正熟地灼叢集微風入林吻沫飄散如霧膜日成五色光龍首絕似牛甲作蒼黑色如鱗鯉然林外雲氣環薄佳見半體云

又

高鹽官嘗舟行見五龍戲于雲中各占一

山齋客譚卷一

爛然斜日映雲鱗血輪伏真異觀云

又

垂海跡時隨任外太父凌虛公于天台時見一龍首陸雲大如五斗斛其頸若劍截者

又

故明崇禎歲江右吉水人有賣藥于吳閩者手紅匣一枚中藏枯草一本草間蟠一龍可半尺許作淡黃色丹吻黑睛蒼髯翠鬣雖雕鏤有不及者不知何自得也

又

順治甲申六月十一日將暮空中霞彩忽成龍形金色晃耀鱗甲燦然抗民聚觀盈萬寔焉為

皇清開運之祥云

又

康熙乙巳杭郡北關紙僧朱仰亭家龍降于廳事之東柱下其身大于斛盤旋曲屈循塞半屋甲如蛇而方張俄不常色正青日每吸水四五石家人駭愕遠邇聚觀可月餘一夕風雨龍乃從東牖徐出升瓦飛去

又

吾友蕭山孝廉毛菽晚嘗為余言其縣西人共一米航將行販于遠所值大風雨龍起其航被龍持升入雲乃崖於四川成都城中小河蓋微頃也浙未貴而蜀米賤西人者至求乞而歸

山齋客譚卷一

又

海鹽邊海為治康熙初年大旱數月不雨一日大風震雷疾雨田中發水尺餘一龍乘勢隨水將入于海中道風息雲散田中水竭膠不得去竟稿于道

虎八則

一虎白日入人垣內銜一大豕將踰垣出一躍而身與豕歧于垣間虎外而豕內牙入豕深堅不得脫四足既空不能為力衆因斃之

又

景寧山中一虎面白無尾至今為暴先是景寧報夢人召催之壽寧其人向曉偕子行虎自叢薄中出遠銜其

子抵大驚取腰纏把虎尾批落之虎負痛並傷其父

又

餘杭之山黑虎為暴官督縣尉帥虞徒往捕之因合虎中石越入林內獵人搜尋不得一卒大譁至白尉其虎正臥對崖屏後尉驚絕衆拯救得免

菊公曰虎本與尉近尉自不覺耳

又

虞人于山中逐一虎虎窘甚忽破一壁入人家其家是日方娶婦親戚畢集虎入一室驚震恐甚虎殊無暇旁顧乃急縱入樓中其樓新建甫具楫而未施板足為楫楫所陷四履下懸威莫能展衆喜甚金挺拉施因烹以

山齊字彙卷一

三

佐送

汪柘山曰菊公小文亦必有法如此文以窘恐喜三甚善作波甚妙

又

康熙戊辰秋七虎渡江而西三三兩峰皆為畏途十月錢塘尚抗各禽共一云

又

東越里正甲與乙均侵官糧官乃聯繫其臂比焉一日與乙中道遇虎銜乙項甲以同獲隨之行越山礮歷荆棘至嶺下止焉乃裂乙以食糧衣若紙碎骨有聲血肉狼藉甲恐伏不敢動須臾二雛至虎以舌舐肉與之二

雖爭弄人首稍遠忽疾風振林風中一乳虎窺下張口向甲前虎作怒聲以身蔽甲不令食乃共食乙斷臂甲乃得解因聞蛇行虎終竟不顧乃緣大樹以息得免

又

浙東海厓有大樹初被風倒復榮其候處平正可息十許人每風日佳海中大龜身等方舟時踞其上則山趾矣一虎卒然而來以尻就厓摩獲尾端上拂龜吻龜徐伸頸下銜虎尾而舉之虎足倒懸力脫不得奮怒而啼海人乃羣斃虎因并龜獻于邑宰宰賞龜之功命懸錢符于肩戒漁人不得取云

又

山齊字彙卷一

四

海瑞小兒賒麥于沙中以斗鞠首而臥虎來奔兒勢亟誤行其斗兒則驚逸其牙深入指鐵堅不得脫土人聚圍各持械漸逼虎恐憤交至數躍而死

虎怪 三則

太平縣有穴山之南恆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醫治藥一兒僅七歲遺踏嶺買之既返嶺下遇一嫗向求酪兒不許因索之兒泣曰固不惜飲嫗母將不救奈何嫗太息曰孝子也吾能舍汝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汝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竝立曰劉願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遽前謂曰此孝子也尚望均舍之二嫗乃改容拊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二虎相躍去

菊公曰以三虎視一兒不能飽也猶耽耽焉幾不免世有以絲粒之微至傷骨則捐性命以爭者母怪其然也憫其孝而免虎能知養倫者人也既不知孝至于利害之間未必能免夫孝子也此皆虎怪之罪人也

又

寧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門有老媪求食婦入後舍取器選至則粥釜已罄婦驚吳媪前曰幸獲賜粥明當以二結酬耳是夜有虎決藩入噬其豕不食大嘯去至明粥之正得二結

又

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惟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閉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數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共密啓養求之皆人骨也於是大駭共禁禁之

虎穿

穿制如屋伐巨木為之四周如柵穿前有門設機其間穿後又作一橫柵間穿為二柵後柵差小納羊於中以誘之山人陰伏以俟虎聞羊聲即闖入穿門機發門闔虎不得出意猶不能釋羊也必舒掌度柵以搏之虎凡至則有風其中穿也則有聲山人俟聲萃集乃揚灰瞽其目而繼殺之

海魚四則

總戎某乘舶風覆為巨魚所吞覺處囊中然又目不見明體外熾熱如火知入魚腹乃引佩刀連刺之魚痛作嘔因吐出之遂得浮木以活

菊公曰使總戎者能文必有遊魚腹記千古一題也

又

北海中有大魚焉名曰穴首首有二穴藏水無量過海舟則垂首下注舟沈人浮吸而吞之又有小鱗聚類千百曰仁魚能制穴首過其磯舟則黨圍而噬之穴首乃遁故曰仁魚濱海之國皆禁漁者雖毫末之種不得食焉

又

海中有魚首亦有穴人購其首置箱中以棧代櫃鹹水注中味輒變淡舟人賴之

又

丁森伯居海鹽嘗為余言海漲時嘗泛一魚至城下其鬣過於女牆潮退沙阻魚不得去海氓爭割之內盡乘梯以取蓋猶及肋聞耳次日海復漲其魚鼓鬣而去

雷七則

康熙甲戌錢塘門外三里許土名松木場中夏有荷芡者六人避雨於埭內一童亦自途中避避入州須臾霹

盧起七人俱震死其一復甦為新安地在中子也

又

顧氏子乳名阿鱗暑月于樓中方理戶樞為雷震死其弟在側亦驚絕見樓外空際天神甚衆皆貫甲冑或被紳冕一神粹惡以繩繫其兄聞冕者訊畢一叟巾服侍側神指曰此人云何叟曰其弟也神曰非與若事可放還其人遂甦康熙初季

又

康熙戊午錢塘縣農工為雷殛死其鄰家有戶過于履家雷乃穿戶入烟火遂勃圍若車輪其鄰人方抱一嬰兒戲雷適從兒首飛越前庭而兒殊不傷既殛乃從對

山齋客譚卷一

七

門屋柱緣而上爪跡入柱寸許爪所鈎下木條若垂線

然

又

康熙戊辰荷花池民婦辜姑素不敬夏月天未曙為雷神曳出畚畝中道夫在牀聞覺也鄰人譁聚夫乃引入自是恆若佯狂者每自詬曰吾不敬翁姑私造飲食故耳

又

沈某為仁和里書居萬安橋西父子姦惡鄰有腐店婦與夫反目沈某願不遂其子率黨羣毆之婦憤又受傷乃服酒汁以死訟之官僥倖漏網甫期歲霹靂震死其

子

又

漢軍福建尤溪縣陳千頃之父令大庾時方譙客雷雨作庭中一古樹震仆下有蟲似蟻蟻甚多皆長不盈尺亦無他異

又

郭君羊居大庾城外樓柱為雷所震自本至末剝一槽深三寸許惟一紅色小兒死焉

乾隆丁酉二月十三日東里里人言

山齋客譚卷一

八

山齋客譚卷一

山齋客譚卷二

菊公景星杓識

神八則 附菊匡

張菊匡杭人能詩其伯父赤甫先生順治庚子嘗客于山左其弟氏池公見夢曰吾今已為此郡城隍神後二十年汝當代我至期乃相逐也至庚申期及後夢門列騎從甚衆一軍吏前請申昔歲之約先生于是遂卒或扣菊匡先生何德所致曰第仇直耳

菊公曰仇直者無偏之辭正則為神又何疑焉

又

菊匡年弱冠時因跌仆遂傷一足病三閱月不痊一夕

神語云此人數不當跋須為治之語畢異香滿室恍惚

若有撫摩之者次日立起了無痛楚

又

新安離商汪仲英生時簿于內兄弟而據有其奴行止頗不馴臨終見物命家人治祭具設二座於寢且曰吾為岳家所訟列二十四罪案者楊忠慈公也今遣吏至不能延矣遂卒

又

烏程城隍祠去縣署不數武諸生管天章者任詐好訟白日被二人召入城隍祠伏于階下微窺簾下神面黑而嚴階前列侍卒阿傍執兵者甚衆神曰昨准姚承菴

老先生牒至以君行惡破其族六家請吾立殛汝汝數未終姑懲以謝姚宜亟俊也因命加杖管極聲呼痛道人輩驚出扶之以歸管因大悔曰吾初漫浪不意致是遂舍家為僧考烏程城隍神乃張維陽公也

姚承菴先生故明嘉靖時為人方正好學嘗疏註六經杭城石薛樵有羽翼六經之表旌先生也數子皆有父風一子為御史云

又

湖州孝廉陳某宅延道衆齋醮將散亡失道服三事其黨宋二郎司鐘磬者也被疑供神馬以雪冤誣數日無驗憤置之園中不數日宋荷鋤入田卒仆田畔遇擇鬼

山齋客譚卷二

數人持之去因數其得罪天神帝命劉李二王錄君今

撒土司訊狀也既至神訶曰冤即不白可辯何觸穢天

神得罪邪來告以失衣故神曰吾固已知之衣在石村

解庫訪即得耳念汝曰峻無知宜亟請父老祈釋冀獲

免也宋遂懸因請鄉老十輩焚香詣廟并昇宋於牀以

往既奠仍昇宋出未數武宋牀忽自退入宋見神責曰

衆為汝祈請拜伏良苦汝則安眠牀上汝第一眼而已

初無所苦今陽病以慢神何也宋遂叩首不已乃釋

宋初入廟時有相識得某亡已三十年指繫于柱云

又

菊公杓歲十二夢一吏召入一處觀之吳山嶽廟石廊

奉冥王所也。廊地本窄，夢中大殿也。有王者鐵面，端冕坐于上，餘惟冠吏中者十餘人，列侍左右。王顧杓謂一吏曰：「取來付之。」吏入座後，一室望之，亦有吏人十數輩，聚案若治文書者。須臾，前吏手捧經一卷，又青荷葉裏紅蠟二觔許，至王謂杓曰：「此觀音經也，汝宜誦此經。然此燭燭盡，當再來見吾。」語畢，命出。有表兄平仲甫已亡時在側，乃擊杓手，遂歸中道一跌而寤。

又

方余既夢冥王授經，而告之于先妣，妣喜曰：「此兒素有善根，故爾遂訪觀音經。唯法華第七卷普門品屬佛述，觀音顯化願力世稱所謂觀音經者，廣作也。雖蓄意禮誦，終以稚子疑，再見之論而止。康熙乙卯，越十二年矣。冬十月，危病初起，夢見二吏相召，偕余由側戶入，余聽事視之，城隍祠也。吏以一袍被余，肩展視則一紫袈裟耳。因謂吏曰：「耶克笑曰：『第服此，正不誤。』」旁人亦笑。回首有父老在餘，長跪向空喃喃，皆謂大士名號。余扣之曰：「不聞空中講觀音經邪？」余欲禮，無所唯正銜空檻。可屈天微雨沾溼，旁有草一束，乃引以藉之。講畢，衆散。余乃徘徊殿廡，至後堂遇神方錄事，門右一石臺樹一旗，旗展不定，惟見城隍字。余乃躡身臺上，既而獄因縲。縲出入甚衆，又聞神召獄吏傳呼者，相接余心動下臺。既上甬道，一官冠青紗幘，頭冠衫角帶身及丈許黃面。

山齋客集卷二

三

大步而入，余肩方及其腰，將至門，兩河旁持兵以守。夢中畏之，一表兄馬騰九引余由左側小門而出。馬則獨留門內，極呼不出，乃棄去。道中景物似春初人家，屈竹懸燈，道右設一小案，案前一道人方理課書，一垂髮小童持水注硯，中余扣途人曰：「鬼谷子也。」余自是日持禮普門品四十年矣。

又

永城杜尚書，既卒，其內姪某暴亡，為二卒引至陝右一園，神廟止。某階下須臾，主者出，乃尚書也。寒暄畢，謂某曰：「有甲訟乙，列君為証。天符勅余勘明，故暫相屈証。畢當即歸耳。」既審，乃某前生事，不覺醒，然直証其事。

山齋客集卷二

四

獄囚乃屈，停卒驅之以去。某入內敘家人禮，因啓此關神祠，文何以治此。公神自在京師前門，凡此皆流官署耳。果甦。

又

平湖史陸稼書先生居里時，白日一大舟泊其宇下。一顯者升岸從者持刺入，稟先生覽刺，乃楊椒山忠愍公也。甫衣出，迎見公紗帽緋服，猶明衣冠，分座款茶。忠愍歛吸如常，乃曰：「久欽公廉直，今已舉代為理，故相迎耳。致別升舟，忽不見先生，未幾遂卒。」

鬼九則

范時英字偉昂，為江右上高令。少時讀書杭之西山，夜

月正明忽庭中有聲見一人冠道遙冠緒衣以帝主左
右扶二美人皆宮飾升于廳事之扶闌上瞻顧移時乃
去

又

范文曾諱珠又字長公上高子也賢孝發憤讀書中道
殞喪嘗與內兄沈子與乘夕自東苑歸陰月之下前見
一燈青色光甚微既近乃見一物體不甚長髮垂耳
撮火於肩上行二子已被酒大呼逐之轉入桑林忽不
見

又

佐神觀北方氏坎地過一脛骨長三尺餘鬼忽附奴語

山齋客譚卷二

五

云吾漢將軍久潛于此何為見凌於是奴大叫神殺我
神殺我主人悔謝致牲度禱乃掩其骨奴得不死

又

錢塘陸韜字子容少負異資好讀書經傳子史背誦如
流邑令梁永植試童子以古文辭擅場列第一廉其貧
捐俸贈之盡以買書晝夜讀患略血又問友人假二十
一史讀疾愈甚遂亡其師張秦亭祖望諱綱孫哭以詩
曰荒園寂莫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
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其內兄某欲和不就夢子容曰子
欲和未得邪予和已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
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

以昔秦亭乃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
傳寫人聞和者甚多王丹麓和曰一讀遺編百感生文
章無備沒權衡鍾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景
星杓和曰薄命人(才)惜友生願回一曲慟張衡不堪手
錄情傷句酸惻微如蘆露聲

又

計文煥仁和平安聖人市買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中
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已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夜已
半乃從門隙入見一姪坐堂中問若輩何自來邪三人
曰此合生汝家姪熟視兩曰故佳因復還至家一躍而
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視天光淡黃

山齋客譚卷二

六

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綿彼家屋室器物歷歷可記選則
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既而三人憑文煥體捉
筆書偈曰碌碌紅塵二十九一朝緣盡還分首從今踏
破嶺頭雲更向善提三妙當作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
笑話都成偶分付雲房好待吾呵呵一笑先年叟文煥
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亡父
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前進牒青帝言汝敬習惜廢字
合得延并今幸判准以牒示文煥上大書合延壽七月
以蓋筆作一大閩書作行體甚妙向所往處終須一列
乃攜以往文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
其父排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啓蓋納文煥于內覺四

周如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蹌出門遇一人
視之即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
門仍蹶而寤蓋已氣絕數刻矣其父取案頭殘茶一吸
而去家人視殘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又

馮瑛字瑞席明末生能詩年八十卒嘗言其友人施生
少時從師習業於所知家園中有樓三楹南向中奉梓
潼神西則生與二妙年昆季同處東與側則師與同學
寢也居東者嘗嫉生與子都狎處不相悅各自為黨久
矣一日秋雨震震二子為父召而歸施生淒淒獨處又
素畏鬼積閣樓下有怪陰雨則出又不敢東黨以伴跡

山齊書卷七

七

躋無計乃飽注藥膏以備就寢展轉無寐流目帳外忽
見一首自樓下出徐升板隙而上折騰全身乃一瘦鬼
擊髮大眼血面偃體環行樓中不已生大懼心計母逼
吾寢猶可也念未畢鬼即趨就牀生大窘乃援枕撞之
一擲而板震燧隱愈窘乃大惶叫盜殺東首猶未臥師
弟持火驚救施生不顧直入師寢蒙被而臥眾察無盜
唯一枕在地還扣生故語猶含顛徐言其故眾共擲揄
大笑至曉東君為遷其塾云

又 八 表 中 後 三 異 姓 不 和 也

昔有以屠兒之子為子者及祀人適見祭筵上皆屠兒
黨也余初未之信吾舍之東有金鼎匠者本農家無子

撫內姪長遂以為嗣既終歲餘有鄰人黃御天患症途
經殯所因隨以歸曰求一飯耳無他冀也黃以久交且
素無怨對金曰知君今日祀祖少冀餘瀝不相害也黃
曰君有子何不告之曰吾弟無力脩祀吾子異姓不能
入也黃曰然則吾亦他姓君又能入也曰君第設于門
吾自外自能享之於是設祭於門且戲曰君既靈若是
能為我除病以謝主人乎金曰諾微覺有手撫摩而病
果聞據此異姓為子果無益也

又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
母皆疑也都媼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

山齊書卷七

八

子分成廢疾母徒累若息無益盡謀改字乎苟得聘願
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媼曰母勞苦矣郎既病若是
母何賴邪媼曰賴薄田數畝更數歲多半年食耳食盡
則日不給為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曰女無枉行既
聘而卻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母家相依以活
食缺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即
行不然索我於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
媼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青衫白裙楚楚女未至
頃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母宜出俟之兒
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都曰吾兒方臥
觀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與若無怨

也緣遭汝父枉獄故崇及嗣耳今傳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敬且畏其敢復為禍乎遂不見故兒如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媪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傳母擇日結禱焉傳女為張儼公孫都生之父嘗為縣主簿云

菊公曰都母本欲善全人女而反得德傳女甘為不守之婦而反得夫一點良心所收甚裕天理顯報在轉移之間誰謂無鬼神哉

又曰嗟乎物至於鬼其惡當無不至矣而猶懼正人如此今望若正人多為鬼之所不為何哉

又

嚴瀨亭先生之曾孫曉蒼讀書江干一寺言寺鄰一媪

山齋客譚卷二

乙

為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監秦檜魂赴鄞都途經於此媪何以穢水浣吾衣其家祈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為金華一婦為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臣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為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湖改其年蓋方押往金華托生為婦之時乎可謂冥矣

章牧亭曰檜先已定剛而後使為婦以實之則天曹教人殺夫矣烏乎可菊公曰其姦夫本夫輩亦必不出檜妻與俊高一流人母慮也

山魃三則

山魃如夔一足處郡閩界諸山皆有之魃居必有巢商販致牲祝利必倍否則大困稱神魃焉

又

處俗凡祀魃之家必不正蓋由通其婦而致居魃于度閭之上魃則密藏屋中其去來人不得而見也有所需第聞其語凡飲食輒饗之否則致怒棄去婿之喜則日以致富魃好淫其家亦有以誑之魃食物必令其家登籍按數致金無所苟兒食一雞誑曰二金如數致之蓋魃不入市不審貴賤也

又

山齋客譚卷二

十

一魃于田間草室內取人獲之并得其短杖黃袱各一以歸詢二物安所用邪曰吾被此袱能隱形植杖以躍即升峰頂故無如我也其人得此試為之果驗乃肆為妖淫山民相聚焚其人

二月十四日聞

山齋容譚卷三

菊公景星杓識

訖仙四則

康熙初李錢塘王氏失一兒家設此壇叩之曰觀綠輿東走耳少選有與夫挈還備百文以勞可也末復大書柳道人已而果然時余親見之

又

昔許旌陽真君飛昇嘗遺讖云吾自昇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當得弟子八百人皆為地仙所謂龍沙聚會庚申歲也然至今無能測其人姓名者語谿黃九烟烟先與諱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絕倫仕至曹郎甲申

山齋容譚卷三

一

後即杜門著書為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恆失于寇畧末年著有薇芳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墜水卒或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昔溪陸芳辰于庚戌歲請亂嘗以八伯地仙之名扣之此隨書七伯九十八字皆散雜無文復請仙筆續成文句乃示以一絕云八伯功成尋其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州烟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末書尋共由可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為公述其事公覽詩而曰此仙若欲余編緝成文耳若共由周星九烟非余而何公遂取仙名纂為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通妙不減與嗣十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百闕二字者據此示王

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云

又

海陽吳明字研田別號蕉園寓嘉禾之雙谿即黃九烟子婿也高蹈不仕清介有古廉士風明有族兄吳聰字次謀性亦清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明客江右宿村舍中無鄰有請此者明亦以扣之此忽書曰吾弟客此邪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子雅稱兄弟今仙凡隔矣復與子遇豈能無情于詩人也因感唐人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申其意以贈子須臾此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翱翔于江山風月間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園研曰耕獨具蒼閑格無慚月旦評交疎多解佩銓命便發英才美哀時命莊騷共不平

山齋容譚卷三

二

菊公曰詩人未有不得仙者蓋其生時塵俗之氣洗發淨故耳

又

康熙辛酉孝廉沈五稟於試前卜題於此仙示以司馬牛問仁全章及試果然主試翰林湯斌也知而問之沈巖荅以此示歎以為異蓋出題之時未擇焉爾何如既而心動遂更此題也

偽凡

浙東一倅勤好仙道遂有方士陽作召仙此語以弄之

期以明年中秋會于靈鷲洞中授以長生之藥俾心喜
至期齋沐而至方士預飾一古貌者匿洞隱處誠以勿
言俾借方士同往既至止方士於外獨入過尋始過一
叟灑顏鶴髮危坐於巖石之上見俾把麈柄而笑俾以
為不世之遇藉賴若吞流連上年之約祈求金丹道者
擲一物於地俾者膝行而取之問明而視乃青荷葉裹
也啟裹一井燃然俾復泣叩荆子久問脩名願不違恩
蒙并賜救拔道者搖首俾復哀禱不已道者復擲一粒
俾方體舉首已失所在於是欣喜無量遂廣出金錢託
方士建閣以奉仙靈并厚贈方士大有獲焉既而古貌
者以賞輕洩之於人人問所懷何藥邪曰肥兒丸也

山齋客譚卷三

人異十一則

昔有一帥為賊所禽乃絕其四支敬之歸不死人稱之
曰東瓜將軍

菊公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將軍雖刑無害也古有智
囊今可稱曰飯袋

又

仁和東街一絡絲婦三足一足附于左脰稍繼

又

淮陰一家產兒陰如丈夫者武林艮山門外土名下菩
薩一兒方五歲勢亦如之

又

艮山門外焦家橋一兒可六歲能吹火筒作鶯聲康熙
癸酉

又

聞之閩人故明成化時光澤縣一雙妻妾十一人共產
百子雙平分財其子少者欲從母分至形之訟贖官判
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為照子分之

又

小陰荷雙婦嘗有生鬚者一婦滿額生鬚珍珍畏人杭
人楊辰色親見之

又

西湖之濱一婦忽伴狂羅髮挽髻服男子衣冠不知者

山齋客譚卷三

視男子無以異也日戲於市羣兒仰之色了不忤

又

金雞兜麵工甚無病出必作婦女妝多養髮作廣髻簪
釵雜飾爛然膏青綠雜華女袍觀文羅白恰吳綾湘水
棗垂紫羅香囊行則習女子步不知者視女子無以異
也

也

菊公曰此正堪與生鬚婦作配天造地設一對好夫
妻也

又

乾隆慶二年靜樂縣民李良雨素與白尚相思好一日
于旅邸良雨忽變為女形之直指奏牘此與淮安事絕

狀

又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於大士前一日其女於中庭而溲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命更男故因感釋氏之靈僧憐以謝既而夫家以負婚訟于官邑令召乳媪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為婚費命以原聘還其夫家杭人彭端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

又

混同江之東千里有藝人入冬舉室坏戶而藝

產異 六則

新寧縣志卷之三

三

康熙初年海寧民婦一產五男皆長五寸許多不育鄰婦孫氏見之

又

康熙辛未錢塘民婦產一肉毬破之得小卵數十枚

又

珠僧洪氏婦產一蛇長三尺餘即殺之

又

山陰民有買於杭者其婦數誕怪初產一夜又產一

白魚繼又產一蛇

又

康熙壬申六月晦日杭之皮市山陰章姓產一怪虎齒

牛角猴聲雞吼似野又即瘞之

又

杭城望江門內旌德觀東一翁年六十三婦已六十六矣懷妊九月腹巨如甕其夫疑為病腹延醫視之果胎也其婦一生未常懷子貌如四十許人

物異 八則

明末潞藩長齋事佛初好食鱸閩人得一最大者重五十觔王夜夢人謂曰此中有異不可食及明已烹矣剖之得普門像一軀

又

故老傳萬歷乙卯嚴州漁網一巨鼈重十八觔酒家易

新寧縣志卷之三

七

之懸於空中夜作人語誠人行善主人怪而剖之腹中得一皮冠老人長五寸許未幾舉室暴殞

又

康熙甲子杭城產萬七足

又

康熙辛未正月望錢塘門外城址下塚墓相聚積盈數里累堆垣牆高可三尺不可勝計

又

角東竹多作筍浦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枝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于王曰筍將其形必異於凡筍籜稍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即能辨之誤割之不祥家必

有灾

又

太湖之濱土肥沃蘇果美好蘆葦尤肥大歲每出一
絕壯者形如粟囊重可五六十觔主人必賽神燕樂以
慶之

又

故老言萬歷丙申八月江右南新二縣水涌凡池塘溝
井皆自涌出案頭水中丞亦爾溢出少許

又

里人沈子餘於友人齋頭過雨歇閒坐偶見屋柱頂一
蜈蚣長七寸許沿柱而下未至半柱駐而不行回視見

山齋客譚卷三

七

一守宮絕大自礎下出緣柱而上未至半柱亦不行二

蟲相距三尺許皆目相視不動衆客異之靜俟其變半

胸蜈蚣半身空懸俄復下墜於地守宮不顧還歸礎穴

子餘以杖撥視惟一空殼耳殆守宮遙吸其髓邪物理

花異一則

錢塘離商戴氏齋前穀樹長不數尺忽數一花與木為

榮無異康熙戊辰秋

又

康熙庚午菊公家有菊名檀香越者一本百花皆知梳
大花木槿色高頂四花獨變深紅為尤大俗傳花神著
印也

又

順縣甲申金沙灘山民孫氏秋海棠發一花千葉大如
牡丹丁卯歲覺苑寺傍張冊玉宅秋海棠亦然

又

浙東遂昌縣若有藤木芙蓉高丈許每一花五蕊相簇
傳說如此或似芙蓉當有本名未可知

又

康熙丁丑十月東苑民家開牡丹一枝

又

東洋日本有紅繡毯又有藍者皆高三尺許叢生性如
秋海棠畏日又有五月菊及中夏而花唯紅紫白三種

山齋客譚卷三

八

畜異六則

包選勿杭諸生讀書雲居僧舍一日天將曙聞觸戶聲
啓視乃一老牛也屈膝向包叩首不已俄而屠者迹至
蓋此畜今夕當宰也包之祖父皆戎官素禮雲棲蓮池
仰秉佛戒以貧乃為解錢贖之歸之雲棲放生所

又

康熙癸未浙東農家牛產一糜通體似牛唯四膀有鱗
甲甲隙生毛時值

又

唐蒼廋抗諸生多才有名庠序康熙丁丑病卒見夢於
家曰吾緣白蓮寺僧及王小姑事冥司罰變作猪在某

地腐翁家其家墳歸養之

又

蘇州一士明於法律為吳王署為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友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很佻陰禱於生于更召時願學我一遊生笑辭以即見召後且不知胡能曉君以行邪友曰予不我學吾有計矣一日俟仆絕乃投綴于臥所俄生反而友不甦家人知其事羣闖于生以為左道殺人將訟之官生窘亦投綴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至邪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足詣生行曰非微至者不得入關當於關外求之耳因出關高呼其名不得徘徊於道一市

齊寧學卷五

九

飯婦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猪犯七名出關過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授之役易以往矣得非即此人邪乃選啓王王召押者訊狀得實謂生曰此子誤入崑山某家猪胎先生宜急還向彼贖取擲死彼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猪灰色者是也生既甦告衆以故衆夜束裝而往衙教以行其友米甦然自是冥中亦不召矣

又

康熙丙申夏軍廚中宰猪腹有四蛇其一甚異猴面象鼻聲亦似猴乃殺之

又

足年春間杭城產一猪全身無異前後人手足也

禿髮

無錫縣令陳某以明經選守縣日夜被盜次于頭禿頗膽勇避盜屋後遇二盜至一持火一持兵陳卒亟苦無械乃脫足下平履奮力以擊持火者傷仆持兵者怒將捉其首而兵之囚首禿無阻僅捉得一帽兵從虛過陳得逸去免於難

蛇

越卒戲采時已盛至今不衰白露節後競出郭外晝夜采之沈子餘嘗采慈率夜至一神廟昏月中忽見一夫木植立道左沈訝此地本無木何以寔有行漸逼樹忽聞風雨聲卒起前木不見取火迹之唯見田禾盡偃

小齊寧學卷五

十

神食

腥風道人始悟為巨木蟒也土人云夜中不時遇之
余有別業在魏塘之斜塘鎮謀粥之神於關神食語以前二三與後三三飯後共得四十二金先得三十三金後得九金正符食語

灰作慈像

吏部侍郎阿爾禪家一兒出痘父母焚香致禱蒙灰作觀音像三日方頰又其家一婢忽于庭中火自身出自焚以死

二月十六日聞

山齋客諺卷三

山齋客譚卷四

菊公景星物談

畜異 三則

嘉禾桐鄉一士素與東塔禪師善一日見夢於師曰某嘗往一處女今罰報為羊明日當烹願師救我詢其所東柵楊氏也明日訪之果見一羊縛地見師哀鳴屠者方礪刀師以青袂四石贖之與徒為共轉經呪開示因緣羊乃叩首淚墜師謂屠曰仍須為吾宰之然須一刺畢事再刃別汝之尊也既宰命弟子座於寺士復見夢曰感師解脫得生女身矣未人童子彭親見其事

又

山齋客譚卷四

新安李某弼與於樞李之新城鎮鄰有狗傷人主人欲殺之李為匿蔽乃勸止焉更數日狗銜一紙裹置李前搖尾而去視中有銀一兩云

菊公曰此狗可與黃雀並傳今有救其死而反仇者

此狗之罪人哉

又

清初杭人張世祥家宰一雞肋有李林甫三字字作青邑如濕者其家遂棄之不食時徐上謂先生與之鄰徐父楚白翁索觀扣者如市錢塘令何玉如聞之亦取視焉

菊公曰使余得此雞正當烹熟佐以美酒召二三知

山齋客譚 卷四

已取唐史天寶時事共讀之遇林甫惡端則啖一腐浮一大白豈不快哉

妖魁 十一則

烏橋陳氏宅舍深遠陰晦之夜精魅出焉初自內舍啓闕而出道歷外舍巡行堂廊闌人無息則振其尸約有竊視者其體約長丈餘睛光閃爍如電黑氣繞之不甚了了陳之一養子甚膽勇嘗伺其出奮棰大呼逐之迨至內舍而沒究不知何怪也宋時宮中有黑青狀正同疑為此類

又

山齋客譚卷四

康熙丁卯錢塘朱尚金晉探家妖與空中飛石能曲轉而不傷人鎖鑰中器亦能出之以大鏡置甕中甕口甚小不知何術以進

又

鹽客王有陶豐輿重三百觔一僕因齋引至場夜經黃天為東道逢一人冠漆角幘頭著深絳衣立於澤旁曲體揖僕入澤中僕不覺已至水昏月浸波寒光返照僕忽驚悟且慮溼傷懷中引亞探手出之其怪若所畏始隱村人聞呼援救乃免

又

芝松里黃探持瓦夏夜苦熱臥於簷下睡醒見象犬爭向東吠隨視之正見一物坐對河樓簷上垂尾於河目

大如椀牙出唇外二掌大如箕顧犬而笑臥者大孩走

又

雲林寺西峯石筍蒼僧夜行月白如畫於天竺道中遇一怪長有丈五著藍縵半臂舛履以巨竹為挺乘月而舞僧徑行不顧怪亦入林而去

又

回回沙氏屋左壁下嘗聞春聲扣之鄰曰吾家未嘗相杵也未幾聲作鄰人察之又似從沙氏出乃共啓壁下板視之別無他異唯刻人真數十處

又

昔吾先君子嘗客於越宿逆旅主人中夜有二怪披帷

上齊寧縣志

入直踞牀上先君素以勇聞伺其過體奮起抱之呼主人起燭之乃二鬼也

菊公曰甚矣杓之不肯也先君子以能威靈不受鬼偏戲而杓則僞懦乃恆受鬼偏戲也哀哉

又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聽事前置澤蘭二盆左前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惟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精捷入焉洗擲不已出必舉澤蘭于肩飛行宇下聞人聲仍置蘭於原所落盆有聲因不見每月明必出出必如此楊氏惡之疑為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

又

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見樓瓦上忍壁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黃褐衣道中布履不甚長揚袖於樓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遂掩之得一石九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煨之至今猶存

菊公曰形作遊裝必古人所遺之丹也碎而餌之當必有益惜哉

又

故僕張乙嘗遊其隨紳丈唐之縉謁岳郡包元辰適包方於長沙攝符僕隨唐偕往僕所寓乃郡堂後左署東廂廂後乃郡衙隙地望之宰木森然其下灌莽叢茂一

上齊寧縣志

夕聞扣戶聲詢之乃女郎音也僕已臥心計官無家口空者安得有婦女邪方疑頃則女已達牀所姿容妖豔無比僕素愚因為所惑詢所自則笑而不言自此數閱月無夕不至至則劍繆言笑人不知也冬末吳楚兵起唐將整裝東還僕猶未覺女先告之因垂涕云與卿緣不久矣汝主人當東歸也別之日執手唏噓且云不能越境以送君奈何僕歸向同伴言之嗣是病腫一載而死余聞其事詢唐宰木處云何唐曰土人言皆漢時古墓也康熙癸丑考廣輿記長沙郡署後皆古木邱墓此非鬼即狐狸之妖也

又

抗城吳山有三官神祠前大鼎中道而立其下石跌
琢為三獅形承之康熙丙子有婦將入祠禮神展解乃
撫獅頭而納之至夜往魅焉婦人病家人扣得其狀疑
獅為怪因往毀其首而止

珠五則

錢塘黃長麟舟經卯湖夜宿有異光自船頭起水波澄
徹月光交映黃疑有怪以篙叩光所刺之一物應手起
視之乃大蚌也因攜以歸至家通詢友人畢歸覓前蚌
其母自廚下出曰吾已為汝烹之矣乃共裂蚌視之得
一珠正圓可重錢許已無光彩若乾黃吐丸黃以倉卒

山齋客譚

五

不及先白母為恨

又

吾家舟人徐君勝魏塘人食蚌得一珠如杓指是觀音
像一艇嬰武筠巖差備但無光耳

又

一市僧以大珠敲碎珠于腹密脩完之持以獻于貴
閭獲酬三萬貴閱得珠甚愛之命門吏鑽孔於肆將以
歸飾于冠鑽者應手而碎門吏大恐抱珠請命且言腹
中珠狀貴閱亦不責但惘然曰惜矣卻不審是抱胎
老珠母耳

又

康熙丙戌海寧城南雨過州閒皆生珠視則累累然珠
也光華陸離拾之應手而碎中唯水耳

又

一舟子入暮方泊舟見屋上大光如月九轉不定戲以
篙刺之乃見一大蛇驚逸火停草中不動臨視得一大
珠徑寸許蓋蛇所吐也

銀七則

一耕夫鋤畦得銀一大甕喜極歸舍取香以逆至則化
為水矣夫恨憤謂吾輩薄福天不肯與以富然飲則不
能禁吾也乃拘而飲之其寒沁心遂大病醫積兼至始
獲起反捐費三絲醫者戒曰毋遽食也羹而後可次日

山齋客譚

六

臨園覺有物排內而下甚痛撥而視之得銀一餅正符
療病之數

又

杭之清泰門典庫主管某一生積銀四十錢暇則取玩
之一日匣內有聲不已啟視皆化為銀錢

又

一生投經於友人家主人以樓處之一夕臨臥有青
衣俊婢捧茶一盃以進生曰吾此本有茶母須且汝女
流也何得孤身夜至邪自後母更爾也次夕復至生又
絕之愠而去又明夕仍至則無盃進矣手招精魁羣至
異形怪狀不可言肖中一將通體甲冑銀裝乃共舉生

榻宛轉運之生頗不懼卒起持杖逐諸怪爭躍下樓入
牆角以沒次日告主人乃聚僮僕發視大石之下窖銀
在焉取之應手成石擲之則銀泉悟非天意乃仍掩之
移生臥於他所

又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半
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於上小吏十餘
皆運銀錠而計數之錠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驚羨入
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錠甲再哀叩請蓋不許一
持符交趨前耳語紅袍响然更與一錠甲得奇遇乃轉
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探得一火蝦

小齊志卷之四

七

葵蓬棄擲清中未幾又動探之後然甲大失望癡生燈
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明何坐此邪甲告以
故乙不信探之清中應手出二錠始悟藉吏耳語蓋附
一以昇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錠以歸

又

康熙乙未武林內外一人地得銀五百金未幾毆媳
致死被訟罄其金而事始息

又

溧陽舟人俗呼李蠻牛性蠢朴一日遇一人負一囊出
呼舟往東門其人入舟即臥既至呼之不起就推之則
已僵矣視其囊有資可千金竊計白之眾必受枉死矣

乃復還投蘆中泊之候夜半揮厝板之新好者啓以納
之既啟板滿不得入狀似月察之皆敗葉覆一死犬蠻
牛盡出之犬下滿野黃白乃運之入舟納屍於板至棹
而歸將至經一橋舟擱於石不得進入水探石復得銀
四甕

又

汪貞木杭諸生居松芝里夜嘗有青火出屋內疑有寶
物聚昆弟家人啟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六尺
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死影橫於上家有
此遺履衆扣之此以詩示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亡
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未復大書方孝孺三字此遂寂

小齊志卷之四

八

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單此運曰吾位女侍香吏
也既閱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
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致汪所居屬佑聖觀後隙地實米內宮也疑有宮久
得罪死或以石壓故有此影青火即磷火味仙詩有

亡魂唯小女雖含妄字蓋亦兼示此故耳

又虎二則

魏塘錢廉江嘗遊江右過一半而漢詢其故曰少時入
山遇虎為其所迫出緣一大樹避之虎齧樹根至流血
始已稍蹲守不去良久樹顛忽墜一絲於其面甚冷亟
以手捫之則血流濡頰其半面肉已盡去矣欲下虎猶

礪牙無已乃力升樹顯察之正見一物如斗大翠色身
困無耳目手足張口吐赤口中一絲裏面肉方啖未盡
其人惶遽特甚幸素勇力折大枯枝疾擗之物乃墮地
虎正飢伺人不得遂吞之轉盼宛轉于地而死人得無
恙

苟公曰方其危時不進前死敵退後死法乎物欲傷
人而卒斃於虎虎欲飽人而反斃於物非道天道乎
世之類此者多矣寧獨異類哉

康熙壬申諸全老婦無故好食生肉一日於房中忽自
說柳家人排間視之身已化虎其手足猶是人

又龍二則

龍井居西湖之西有龍居之吳葛稚川煉丹於此明正
統中宦者李德遊龍屬早令人淘之得鐵牌二十面玉
佛一像金銀各一錠上有元豐字次得一石以八十八
出之奇怪突兀高可六尺錫有神運二字鐵又得鐵牌
十五銀二條上有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致雨者

又

康熙壬辰八月十六日申刻余居之東北一龍尾現可
丈三四尺黑雲附之次日新塘人言見二尾一正白色
伯莊首級

康熙丁丑金又袋卷北民家坎地得一觸濛大如斗旁

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莊首級

半屍

錢塘望江門外近郭曰半街樓有園焉園東有池越人
之商於杭者夜如廁不歸逆旅主人遍索之得之池中
自首至腰僅存半身審其絕處似為異物所噬者

火夢

康熙辛酉杭之忠清里人夢戮八囚於門次日本里大
火延及其門而止始悟八人者火也

誇天曲

山東士人某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
樹曰吾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年之久矣詢為

山齊客譚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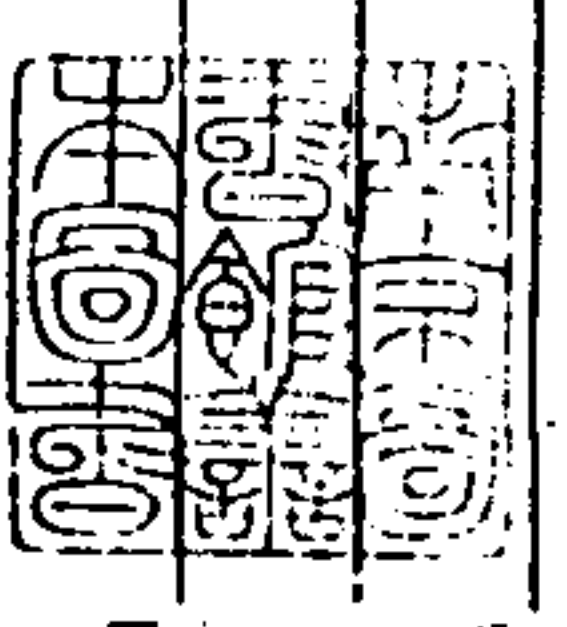
何代物曰傳為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
平生之語集為一曲曰黃鸞兒以為談柄云曲錄於後
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陸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套
火全百觔鯉鮮三千馱子金剛鑽更誇天賦來喫餅
一頓打三千

塔影

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內距相家蕩可
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微皆現

二月十七日聞早雷大雨而蒸鬱之甚云

山齊客譚卷四



山齋容譚卷五

菊公景星相識

雷震逆子 二則

去餘杭五里曰方山康熙戊子有村姬赴佛會借鄰媪
齋米一升錢丹中文以往中途其子追而奪之姬憤激
又慚人前為子所制投葉埠高橋下沈死不一時黑雲
忽陰疾風震電并作雷殛其子於橋側其首銜於姬之
乳間

又

方山村村祇備於人者每孕豆麥歸慈其母陰以與舅
一日伺母從親串所歸邀於途縛於古塚之松間以利

山齋容譚卷五

刃剖母腹斷其腸胃散懸於林中以逸縣令嚴弋不得
幾一月雷神從揚州攝其子還震死即貫其屍於縛母
之松枝乃穿背而出腸有焦字曰揚州云

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于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
醒忽肩旁有人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誠曰
苟洩吾事當寸爾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
暮亦然其師竊問乃述母誑師強送之歸及門乃返次
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
兒何事久歲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眾因訟之官縣
令不信篤師出兒師歸遂率徒眾登婦樓窺索之不得

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婢於婦牀下血服逼人取視
之兒果碎留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為
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乙未事也

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其
子應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館訪焉妓家曰
誠在適外遊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
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姬
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
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
於朱欄曲檻閒座上金猊正裝一少年姬濃妝前拜引

山齋容譚卷五

入幽室進以金尊款以珍饈翁不覺陶然傾醉即與之
抑昵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即進飲食而其子已
至父子相見嘿無一語飯畢其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
先還吾孀取通貨畢即歸也翁乃獨而妓館一月資斧
畢耗子身而歸

菊公曰斯亦唐文皇以宮女私侍遺意也此翁一生

始嘗異味母怪中計之速

蒙古新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率盜所至熾聚天兵南伐凱
還一蒙古助戰兵寓錢江民掠有諸全一婦甚嬰之
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衣祈備至兵頗憐之已和

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匿焉兵不勝怒擲價
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內為之兵乃呼婦曰曷
從吾往穢家游乎且避汝夫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
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學有
棄故夫而能久安於吾耶遂殺之棄其屍於壩以歸
菊老曰余嘗閱報明錄載河南婦被虜元兵其夫與
姑求得之視若塗人亦號泣而去須臾震死事略同
蓋上天之公即實罪於淫牝無可異也獨是為兵者
大都貪財好色之是尚耳彼何人哉乃毅然一決不
平之鋒互古罕見兵乎兵乎是亦有烈之奇事哉

木蘭店壁詩

陳千頃漢兒也後仕浙東遂昌福建尤詔二邑沒於任
嘗過河南木蘭店壁上有一絕云風吹柳葉遠山顰紫
燕飛殘樹底春可惜海棠零落盡眼前誰是看花人殊
覺悽惋

義棠橋壁店詩

千頃又經山石靈石縣義棠橋店壁有秦女子題一絕
云霧鬢風鬟亂曉妝孤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
草戎馬鞍頭因海棠葢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四則

一僧龕于萬橋西關帝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
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沈猪腸胃者當替

苦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
必懲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同之果有一人攜
猪腸而來述其故得不死

又

杭之東河多水鬼萬安橋尤甚一月三四溺焉一日侵
黑有三舟相次魚貫而行見木筏上生四五人黑氣蒙
昧不甚辨中舟之子戲以篙刺之皆爭躍入水前後二
舟子相誡曰人鬼異類犯彼何益曷慎防也語未畢檣
寂舟橫天已辨色視之沒水矣

又

仁和永善里之東有鄭侯廟廟西有雙池汪氏之子夕
歸見池濱二三人坐於水中汪子疑非人並趨舍而三
人者已枕其臂矣舍中人聞汪語似關起出視救以
歸已不省移時乃甦始述其故出就蘇旁洩溺忽失聲
而仆二足被鬼拽出蘇際惶遽呼救得免明日視二足
於踝間各有五指痕青黑了

又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代
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之乃
懸扣其所居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
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於此道士乘閒扣
之乃命立一竿於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神狐

杭人李姓者商販於京與一叟善李行販南北來往不常凡到京叟必即至言事多奇中與李至厚教以當載某物獲倍利如言皆驗一日欣然訪李李為設尊酌既醉謂李曰吾實狐也脩道三百年矣然無害於子平生人所難至之地吾未嘗不一至焉聞明旦郊天獨此吾未嘗至當往觀之歸以語子曷烹醪以待我明日俟至夕不至嗣是三閱年不聞音耗李貨失叟指頰耗缺友伴尋以八川者一日獨行函折前山見一老扶杖而來曰李君久別無恙邪視之則叟也相與敘舊悲泣且曰幾永別子今何知子至故相逐耳李驚訊前事乃曰前

山齊客傳卷五

五

者方欲隱形入壇遇一神自雲中下金鎧綠袍馳馬橫刀劈下予至馳竄呼吸追逐萬里至投懸瀑中匿入山穴幸為溪雲所隱獲免雲中神登崇寧君也與子緣盡矣今八川亦未佳慎毋更至瀧泣而別李悒悒者累日

義狗

杭人吳全吉畜狗甚異其長孫則又兒逆至欲持刀弑父有人至家與全吉爭毆狗見主人不利乃奮猛嚙其人腓搖撼之其人負逃去吉義之梁肉以終其身死而哭之加棺殮焉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

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罵之吳有狎交嚴奮于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為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為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送秀以請吳罪土俗送茶請而面罪情之輕者而有調色不恭秀恥處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姑慙慙也居平懼于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酒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織密細無間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迴無穢息鄰眾不平羣號於縣山左黃在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諱訪聞棄實特題斬之吳幸先斃於獄云

節

山齊客傳卷五

六

設齋致雀

山東顏君召武孝廉也生八子一為侍衛於朝顏沒家人設齋有雀十九隻盤旋庭際一雀翔集庭中移時始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既望浙江之褚山有物焉形若婦人白身黑章斑駁相間面啟唇朱不被一縷其踞於山崖見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聞者驚異率皆棹舟往觀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當皆歸潭邪言訖下沒於海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岵占驗已慮深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丈隨潮而至各

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之民幸有先覺唯守酒地二伯餘人無一得生云

菊老曰嘗聞內典觀世音菩薩恆現種種身而為說法或為變相以救度衆生赭山婦人者普門現身耳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詭以訪親抗省附舟以往至武林闕甲收貨入橐潛於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冤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乙乃懷金走歸虛舟飄接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於旬者曰若能挈屍掩藏當弼舟以分其值旬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而兵士負前約

山齋客譚

七

旬者遂首於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歧對妻不信亦鳴於官是日抱贖與旬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假屍返魂

康熙丙申六月杭之北良里癸巷民陳氏一婢曰蘭花配夫五年矣至是病亡經宿復蘇曰吾何以在此汝家何姓邪扣之乃某巷士人家閨秀時亦病亡冥中以與蘭花之配合為夫婦慮隔道貴賤不諧而蘭亦合終乃命借屍返魂以符冥數女之姻戚聞其事至相見一一道故其家以為宿緣亦不為異遂成伉儷焉

得財有命

武林滿洲營內顯忠廟旁有旗人婦裝畢凭樓偶下視見一銀餅在地趨下欲拾則為糞也復凭樓則見餅心悟非應已有試候何人當可得良久有同旗婦五六人相次皆踐銀餅而趨最後一靚婢乃拾之

妖

康熙丙申越中一女子為妖所惑家人謀渡江以避之既至杭指置行李畢忽聞妖語曰御畢計誠巧矣孰知吾化蒙莊之羽居篋中而來邪變也如故家人延茅山道士遣之道士黑壇行法何命設壇以五錢雞羊豕牛以驗之妖至微風動簾一錢發矣視之鴉血也道士曰妖飲是血更不能變命返其家而禍絕

橫死假托

八

順治丙申七月杭城佑聖觀火藥局火發焚死數百人民間一時盛行招財堂始於佑聖觀門之左圍牆之間一與夫戲畫神像僅長七寸不旬日禱賽者盈千於是坊巷競効之亦皆有此逾年而息今康熙辛巳壬午後競作財神堂其盛亦然往往皆凶傷鬼或鄉愚老所托盛亦不久吾前所辨五聖神之類是也東園財神小堂機工至二郎溺死者豐禾巷口小堂財神乃篋橋倪七翁也

乞子死因

崇禎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於橋柱曰三

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嘗留在此田院乞
勾羞存命一條

菊叟曰賢哉勾也此真道學先生也一勾溺而朝紳
刺盡而皮矣

閩門殉節

故明天啓中蘇人張振德由貢任巴蜀命藍寇發一家
二十一人同時殉難與唐潭州李帝同又明末左中允
劉理順閩門并婢僕十八人同時殉節

未塔守節二則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許字黃養鉉鉉卒女年十
九過夫家守節自盡古吳下堡貞女顧氏許字張可久

蘇州府志卷五

九

張卒年十七立志歸張守節更四十四年卒繼有蘇州
蘇駿公之媳係松陵黃吳若女宋珽臣媳係庠生顧宣
三長女皆年未二十未嫁而寡守節夫家

又

康熙癸亥甲子之季吾杭王醬園之女以夫病立志歸
夫家祝夫及卒守志終身周葬遠之媳亦以夫死歸周
守志素服終身李白山之婦未嫁守志此皆天地之正
氣安得使為男子假以替歎列於朝端予是氣也不鍾
於男子而多為巾幗豈時使之然邪

極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

皆於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平幸攜俘獲以還丁兵龍
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未釋不獲
夫號於路婦哭於樓簫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
兩將以授二子脫不克荷從存無益盍若贖此婦以合
破鏡乎兵以主於其家無難色婦得以歸後簫頭暴死
復甦自言吾命當絕緣木瓜山人故彼方土神錄之去
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
夫婦向已會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
那是以放還簫頭卒得生

冥吏誤造

范珂者老病而死至冥見吏曰造誤矣是少年非叟也

蘇州府志卷五

十

斥差輩遠送之還歸途乏換貨而返及門守神不令入
乃覓徑得由突勢高不可攀二鬼以肩承扶梯珂以入
見屍在牀又不得合後一怪鬼撲其背乃甦

鼠識敬畏

有善士集感應篇梓童帝君戒士子文及造命功過格
報應諸文以勸世者曰造命篇余家一冊偶匪諸書藏
於笥中蓋有年矣一日發笥諸書碎於鼠者若碎然
無一版全者內一冊獨全取視之造命篇也異哉豈小
蟲知其有功於世而不敢犯歟抑靈符或笥有神守之
而然歟嗟夫吾愧於鼠矣鼠猶知警而吾久置於冷地
吾誠有愧於鼠矣

事巧受証

杭州有為人代庖者齋銀千兩作二酒甕白蘇喚舟以
達南得蓋防窺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
蜀啓封以并我甕啓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
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舸掠舟而過舟子呼
曰王伯伯有衣包在蜀為我寄於家至是代庖者執是
二端以証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於官適毒術楊無所
承幾半年所舟子曰禱於神以為冤以其寄物見疑無
或出者繼除歲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於司案
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主人并代庖者訟於官
盜始白蓋代庖者豈得牙之富將以愚之而漁其金不
謂得牙幸免而舟子以取石寄衣之巧合而卸禍焉幾
蹈不測人心之險如此哉

南方花異

南方冰雪少亦未得全其性故頻年不雕友人自廣西
回言其方茉莉皆千葉大若茶廉其香尤烈

稱衡土神

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祠俗戲懼內者曰瓜山土
神夫人作主吾友盧書蒼經其祠視碑始知為漢馬曹
之稱衡也稱音杭

二月二十日雨霰竟日甚寒作孟子章指序

山齋客譚卷五

山齋客譚卷五

山齋容譚卷六

菊公景星杓識

鉢孟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孟潭近潭桑間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工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季有三少年於著月自城中出遊日既脯經祠下憩一少年取芟卜於地同侶扣何卜曰吾歲卜得歸與否耳芟兆不許少年共擲楸以為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邪於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遊滯淺沙側身潑刺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既得下酒物況日未崦崦曷往壚頭取醉乎行

山齋容譚卷六

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烹不得熟幸暮屢速之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奈何羣視鱗尾如生及破筋則祠中二芟也衆大駭異欲起天忽晦暝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注城局既鑄遂宿于酒家果不得入

銀化媿姑

一肩販荷擔出中途經一街宇內呼其名販者入見主案者金冠紫衣傍侍數文吏左右屋角皆有金銀數聚晃目炫心主者命于銀聚任意取之販者大喜滿取置擔不勝荷而止至負而歸未至家數里微雨乃息肩避于一峻宇下回視擔中有物蠕動殘月正明細辨之皆

媿媿也乃一一由峻宇檻下入無一存者販者大失意俟門啓求見主人泣告以故主人曰誠有之君命必薄不可多授贈君二銖勤儉以度亦可以送老矣販者泣且謝懷百金以歸

菊老曰販者少得是其幸也雖力猛勝荷三千金已耳即不他失必藉此而營運多行刻剝取怨於人利倍於本其志愈大勢必與創廣廈開池疊阜要結宦姻入貲納職置行頭收骨董凡戲場中種種花面無不為之三十年鐘鼓聲歌仍是本家不若百金之奉省卻幾多辛苦克卻父老譏評故曰幸也

聯貴賈禍

山齋容譚卷六

某縣村農費足穀薪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乏貴家往來為歡一日大雨于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舸泊樓柳下中一文士過處漏蓬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即持雨具至舟所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少避乎孝廉者正寒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敘禮畢詢知同姓甚喜即與沂源流序鴈行復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攜手簷下指顧曰愚於鄰居亦頗無憂此予水田也有若干蓮子煮田若干魚池若干菱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高舍十餘間曰此余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

右皆伯夫舍及做樣也孝廉惟唯願齷心羨目家人
告酒具乃邀入座殺核豐潔非復曰舍所有隻握孟曰
此醜五年矣今特為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
酒酣孝廉盛道家世及交游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
則大座師也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
某皆弟之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
酬凡交于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
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快而別
明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番款曲自此
交情甚濃凡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
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立効以報以掩素淡而苦無事

山齋客譚卷六

三

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
叟於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
摸頭頸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奈何況
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豈聽叔教無新也
孝廉遂疏某官當賄若干某官當賄若干某胥某役及
盜當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
苦無多鉅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
孝廉皆假他官以有其曰土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
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空盡心慮而叟始釋為
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
歸攻所費唯數口孑身存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官

六五五

之為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
割雞搗酒入獄以勞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
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
為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
而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
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
子痛且亡不以理亦縊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縷
菊老曰此勢利相交禍庸不有天下皆是可畫著乎
著之者以為富家聯勢之戒耳

雨金

山齋客譚卷六

四

康熙丙寅丁卯開山左王峯趙公士麟撫浙時富陽縣
有星墜其聲如雷土人按地而坎得一圓物約重百餘
金到磨之如赤銅土人相謂聞天嘗雨金此寧獨非乃
鑿方寸付銘果紫金也衆不獲隱呈於邑宰邑聞於中
丞公曰此天所賜毋關災祥不煩疏題命計閩省登仕
籍者均有之兩河翰林乞大可先生得金一兩八錢至
今藏之

淫僧果報

天竺僧某方少年入城遇雨乃避於簷下簷淺雨濃衣
履沾溼其家一婢聞犬吠出視聞於主母命婢令於門
內避之蓋某司書吏家也婢復以香茶進吸未畢口主
人已回見僧亦不怪問之為天竺房僧更延入中堂接

談天將眠雨猶不止乃假以繼履以歸僧謝不已明日
 聞者報天竺來歸拿履且進珍食四焉吏大喜又明日
 付人來謝詢知為同姓而庚申亦同命僧稱己為兄攜
 手引拜嫂氏即雷與飲情好甚密僧請普門誕辰兄嫂
 不棄為來一指辦香乎吏允其請至期夫婦率其臧獲
 乘輿以往中道急足追至稱使君召詢急案吏謂從者
 曰好扶侍娘子進香當即歸也既至僧已早俟於門外
 登樓竭致恭敬內有妾白從母款婦禮佛還即伴飲酒
 味甚甘美而香冽異常另設饌於他室以款臧獲婦獨
 與母飲不數杯即昏醉僧人私焉驚醒婦唯嘿然即起
 整妝下樓而歸至晚吏歸笑問曰今日之遊樂乎婦怒

山齊卷六

五

形於色唯曰汝得此好兄弟也吏悟曰娘子母怪會當
 相酬耳經數日借至候疾兼探婦意吏迎笑曰大惶惶
 嫂前甚唔噪累弟矣今忽感心疾惡聞人聲意圖山林
 以居少避驚塵弟處乃可不甯有閑房數楹以托
 足乎日用吾自能辦不煩慈力也僧心喜適中淫會諾
 諾不已且曰飲食家本自有何煩遠攜乎未幾家人輩
 荷運什器篋件以往婦至病牀入樓數日勝婢盈前能
 復共摩登之席既而婦仍憚客煩即歸而斬僧之鋒已
 陰伏於中矣待一月山縣解盜赴司刑訊餘賊盡吐某
 某物皆隱天竺某僧所立命押往索贖果得之夾壁供
 贖兩符僧入獄矣心計惟此無妄唯義兄可援令徒召

而謀之叩首曰藏有重貲悉以相委唯冀逃死他不計
 也吏諾之符十日入獄謂僧曰吾為弟竭力營救已得
 要領奈數猶絀已為代措千金已了但微罪不免也且
 持司卷以示謂盜自理贖僧實不與以其失察杖以示
 懲僧感謝仍以財贖曰奉備吏日望出獄以續舊歡不
 悟彼為禍胎也未幾部檄下夜五鼓獄卒始以保釋與
 與盜均斬於市焉將一月吏人婦懷娠及臨蓐吏於堂
 上見亡僧抱頭舍處而入吏驚隨視之不見內報兒產
 矣吏知其故不言既長與僧貌無異吏加意培養子亦
 柔善無他既婚乃購地創菴以家事付之子乃與婦入
 菴焚僧以終焉傳為清波門外西卓菴也

山齊卷六

六

菊老曰以僧而淫一劍不妄特托救而轉殺之又私
 其財來為之子取故物耳故亦無警迂之端形焉

立志償逋

抗郡陳大生以營運失利逋負至八伯金計窘而逃書
 一紙列逋主姓名及數於上臥起懷之且誓曰苟得志
 當倍以償凡櫛風沐雨游涉江湖者二十年蓄二千金
 始歸按紙酬報如初誓焉抗士賦詩美之

雷斗

詩人王文白之婦凭樓望雨見鄰牆角烟起蓬勃霹靂
 隨發一神可二尺許雞口蝠翼隨一方斗而出尾曳鍊
 尺餘皆燉紅如火

黠四

顧甲貧人也好以因取財一少年曰叟之子家頗饒已聘而未婚倘以事至甲舍過一素妝婦臨階采花邑甚麗扣之甲曰吾妹也新寡方圖再醮少年以情禱之求為配甲曰姻緣天合非由人強吾妹志求才俊曷一面以定庶無怨耳少年大喜約於簾下相見麗人目少年低徊有情方作禮金到壁地素手俯拾如玉豔目羨心少年擇吉過聘甚厚聘後三日卸于甲宅成禮方行慶與甲黨倉入報稱如父訪知郎君既聘重婚率徒眾問罪矣矣甲大怒讓少年曰婚禮何事而勿告父母吾妹乃為汝妾邪必訟于官少年已大窘既而內室涕然其妹已投縊矣羣救得甦少年愈恐立券與甲棄婚而逃及訪走聞於其家者即甲使之也

革術

有人於都門親見一醫割腹治疾豈革術之術猶傳於今邪書之以志異

嫁神棍

有高於毫者親橋北一婦豔甚惑之以謀娶訪於媒者曰此嬌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唯有一老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即以貨界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給以歸寧與至爾所任之不然者反賂無他計也商惑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

致厚聘至期迎婦方度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貨甯適終身不復至毫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犯寒阻運

北方黃河水未合時有惡少五六人聚依土祠乘冬乾水落運大石十餘塞於河中淺處糧艘及貨載皆不得進惡少叩舟講賂畢已預煨大火聚於祠內煮火酒痛飲裸身入河運一石至岸已僵凍矣數人者挾至火所復以火酒澆之煖大裘以被次少年復下更番數時大石畢起俟舟遊復下之

再醮遇鬼

杭人某與婦甚相愛竭憊而亡臨終婦手目之婦泣曰好去兒終不氣也遂瞑未一載而他適已成禮矣主人陪安賓客起入帷視婦見新婦正坐牀上即狂叫趨出語媒曰是非吾匹也寧棄聘而絕婚不然惟有死耳親賓交止不聽媒者無已伴婦以去更問之曰方就牀見婦後一鬼坐牀內披髮大眼甚惡必非祥也後婦別嫁嫁未三日而亡

虎踞院橋

康熙乙亥王公諱維楨滿洲進士也撫浙初至院西有通江橋一虎踞其上

豹越浙城

杭之吳山忽有一豹食人犬豕時陟石馬如龍為郡命
虞人捕之衆圍既合乃窺入紫陽山穴中一夫以足探
之被傷薰之久始獲

壽人

杭郡內閭黃文倍公母夫人壽百四歲嗣後無有繼者
最後有五少仙者善藏大桃題非時以壽親友及百歲
里人羣願大中丞西蜀張公以請題旌公以無左驗不
許王亦以是年亡

局賭還報

杭人吳昇少習亡賴每藏旗兵於家擇富人子誘其博
不知破幾家矣未幾生一子甚慧解長入縣庠父亡後

山齊卷六

九

忽嗜六博亦被旗人之局遺澤既罄宅舍亦空康熙戊
申至丁亥首尾四十年事也

青龜將軍

杭郡金剛寺有神物俗稱青蛙將軍形絕類蛙碧色或
時五色透髮俗稱更衣蛙惟四指此獨五指為異無遠
近能至其家歲或一見或一月數見小兒不識恆遭戲
弄不得死亦能為禍隱見不常識者必具牲酒香花以
祀之或集歌師以賽送歸於寺方賽時能踞杯而飲或
試以火酒亦能勝煩兒作醉狀可觀此益神龍變化耳
如唐時江湖小龍類鬼神之道不可測也

命絕有數

康熙丁亥六月杭之湧金門構臺演戲覆以枯松失火
延燎甚焦斃甚衆一舂米師衣已被灼亟走而免次日
至清泰門訪其同業於米肆語倦熟寢米囊後高傾下
被壓而死

菊公曰攷建炎中錢公戴鎮長安日有舊識道人從
河東來謁曰觀彼風土氣甚不佳必有大殃故避之
來耳既而其土陷於金人居民盡死次日道人舍牆
崩被壓而死正與米師事同生死數定莫可免也

死狗主難

禾城屠小良亦水先生之後為沙縣宰耿變被殺家人
海鬼自刎殉難康熙甲寅事也

山齊卷六

許任對聯

嘉興秀水許任二宰皆無聲望有無名子作對聯云許
爾糊塗日短夜長夢猶未醒任其貪酷天羅地網禍豈
能逃二宰皆不終云

貞女守志

武林江干陳惟心子禹衡有女端淑許字程近仁而未
婚近仁死女誓死不嫁蔬食終身

不視女色

杭人武舉洪越貢守正之士也平生未嘗窺女色其他
可知友人程余山為余道之

二月廿二日開今年堂課... 諸生自今日始以國印不升堂只令史散卷云

山齋客譚卷六

山齋客譚卷六

二

山齋客譚卷七

菊公景星杓識

小鬼顯靈

仁和東苑孟二郎機工也嗜酒落拓不事本業善徒手捕魚一日入池不起求之死矣其里有建小祠廟以祈福者里人將赴銀會禱於神既而果得夜夢二郎曰昨子之采只十六耳因子之禱隨有出十七者吾陰撥而小之以是得財不當醉我乎其人本與二有舊始悟其托靈新祠也甚感之乃大賽焉

還金天報

仁和陳與登國子生陳煜華子也姿貌魁秀年十五即通曉世務有如成人時父喪甫終丙申落燈日於道拾一網囊啓視一紅櫃匣內藏紫金釧二雙寶珠挿鬢四番心計重貨被遺虞損身命乃揭一榜於遺處懷之以歸家人亦不示知次日果有一客訪至物語兩符盡舉以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是年夏與登危病幾死及愈夢人召至一街宇主案者謂曰前子病應死以還金之德故免爾後當堅秉汝心力行善也不數日復夢神召謂曰還金之事已聞於帝今得報矣子今宜力學可更習春秋經慎毋自棄也子父友王王樞寡道入也可師事之因寤

菊公曰人之一言一動鬼神實在左右善惡必聞於

天久久必自獲報而人若不悟觀還金事可鑒也可不勉乎

歲示主屍

滂金門外腐肆氏吳翁以勤劬積財藏之土為工人所覘康熙丙申七月聯一健兒及西湖舟子共飲於翁肆及夜伺翁寐熟縛而將縊之翁覺呼救乃以斧搥其背死員而置之城下推頹垣掩之復杜其門烹分其藏從竇以逸門更二日不啓鄰衆疑之毀門而入見血盈牀第知有變問測屍所翁所畜母歲於城下以吻塗土曳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囚並獲置之法焉

胎鬼臨尊

山齊客雜卷七

杭人王湘老年八十為人質朴人叩其號猶曰年幼其媳某氏抱娠數月沒其半載其女婿之養子孔昭者夢叩門急稱某氏將臨尊托其延乳醫旁又數人勿遽甚異哉懷子而死者究終免于幽途邪

死而產子

吾杭枯樹灣一人鋤地經殞所行開棺中兒啼以其異也踰立聽之未幾衆集遂訪其家告以故啓視一女兒臥屍足甚肥大第姐燕滿身抱之以歸時暑月也

妻作博注

一漢博畫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為孤注博徒許之臨博握骰而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博徒相謂曰

誘云輸婦貼枕賣而收值何傷也遇嚴人商於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於其家見故夫曰兄也既寢巫夢方酣倦而熟寐其夫繼為後勁焉嚴商覺怒窮其事其夫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商大驚走不返

菊老曰此勝鬼錯之注不能更一博乎

吐綬烏

包漢臣家畜一禽似雞青身襟色頭禿如鷲首與頸青紅時變其冠間或下垂較初倍大縈垂若綬然人不知之按禽經載頭有彩囊曰避株註曰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則出彩色作囊過樹則避之故曰避株亦名吐

山齊客雜卷七

綬烏則信知為吐綬無疑矣

瓜龍

康熙庚辰東城下章孝家所植南瓜忽生龍形首口耳目爪鬣鱗具頭前一瓜特大為其實珠觀者履滿

妖書

土橋金莊居民楊辰逸與弟師仲皆無賴挾博賺財辰婦忽為妖所惑病癡耽睡臨沒牀頭忽置一女鞋鞋中一紅鴨卵一藍紙函余上有血字妖書云你也苦我也苦悔氣擲了么二五么二五者六戲取半以博勝負遇此點為負色也若曰計欲算人而反負也

月中桂子

唐人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相傳天上桂子散落必於靈鷲人未之信康熙戊寅鷲嶺果有桂子散落滿地較黃豆尤大深青色上有烏絲紋如篆者斑剝盈子

老盜

童新郎者江湖老盜也以舟爲巢穴凡至一處必購其地之舟以載容舟夜殲之而有其財貨每夜必殺數人剖腹而沈之令不浮露故其黨號刷魚大王歷江湖凡數十年沈客盈萬既老犯于衡而獲于蘇大中丞張公奏斬之

菊老曰今有盜焉以城爲舟以訟堂爲巢穴以胥隸

齊客譚卷二

四

爲黨與亦終日殺人顧安得中丞之口劍一試之也

康熙丁卯

倪七翁

寬橋有倪七翁生時有德一日見夢於其妻曰吾已爲神在於城中馬市口局來一願我乎妻因遣人探之曰無有未幾復夢妻復探之則槐管一小祠也神體裁尺餘耳祠方新創遇土人落成賽神倪媪攜褚鉞向神涕痛叩知其故始知爲七翁云

紙妖

明之末季抗郡妖興聞傳宋殿紙人爲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爲人或爲獸隨紙狀爲變事多慘

刻一民婦遇一老姬求寄宿婦命媼與共寢次晨媼呼婦曰厚意無可報有蒸餅二箇案起可食之遂去婦起視案有人乳二呼媼不應趨視死矣

安溪古玉

錢唐安溪農坎沮知得一物碧色徑可八寸正圓如鏡中穿一孔疑古璧也無所用以之覆油甕一日新安客偶至其家見之以青蚨四石易之去農者私喜一石乃活厚利更坎之復有所得漸揚于衆遂聞于官展轉達于長吏廣求之得寶玉無算凡一玉則必有一孔有一一徵至重十八觔康熙辛卯壬辰間事

江豚

齊客譚卷二

五

康熙丙申八月十日潮湧一物至屋口羣視之則江豚也已斃大若三牛其翅有如半帆尾尻其粗若甌次日乃洩之去

禮斗二刻

錢唐周麗生禮斗甚誠一夕禮至三更爐中香篆忽然勃發結如幢蓋鬱若濃雲中出一物凝立蓋中垂耳四趾宛然白象蓋亥宿負象斗姆降靈也周敬畏伏不敢動移時始隱

又

童黃英博徒也居吳山水神廟其子暮歸遇數鬼追及於門求脫不得門內一神金甲火體提鞭而出擊散衆

邪曳子八座良久始蘇乃言神救益其家方禮斗也

陳脩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脩常挈之來杭粥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始舟子登屋自運糧而征預備壯藥疊姦其二女至杭粥而有其貴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事始彰西蜀運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龍龍

鹽官一生有一妻一女皆為奴龍龍所蒸一日女為拂奴肩上塵為父所見怒責女且詈奴龍龍子敢爾行當斫汝頭奴恐即日謀之其兄伺生入齋以柴刀斫生裂首

齊客雜卷七

二

死乃以松脂塗其面通運賞既罄積蘇焚屋將托斃於火也煙燄既發里人爭救稍撲即滅屍臥塵中衆擒二凶赴官磔其奴與女而斬妻與奴之兄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新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益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還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於遠村叔聞

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吸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千兵未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恆聚剽盜時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帥三衛旭乃假玉手檄及副付數千偽投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為之用集使其偵知其詐擒旭并盜鞠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日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

齊客雜卷七

二

來願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教忠正押未通耳明日果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官貴鼎盛押者已動心乃以銀一錠昇副押令辦食去正押謂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局借亡乎於是遂逃去未幾楊寡婦為亂旭為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懸意有所歸窺中流過范觀察官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嘗有德於走今當護公至軍范因喻旭曰君豪傑士倘能歸正何愁功名乎孫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以功授以觀察使副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脩禪誦以老今猶在吳興云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雷震逆子

杭州江干海月橋一子常毆母一日子偕二鄰人過萬
松嶺將至茶坊嶺雷雨暴作三人趨避於守汛兵舍其
母聞雷震祝曰有此好雷曷不震吾逆雛邪言未絕震
電一發殛其子於兵舍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為人廉直其甥金氏
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既進訝之
陸曰適奉天符造乃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是職適
揖者蓋土神也甥為之泣陸曰母悲即子亦不免神選
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於母未幾計者至舅
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以送於城隍之

山齋客譚卷七

署遇一神馳馬齋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
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據曹沒於京師以平生端謹今
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
禱於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
子孝已勅判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貨五百及
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
龍泉子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於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
由曰吾夫負官債三十六金迫之急將弼兒以抵恥事
二姓也故溺焉閩商蹙然曰母憂吾當代償是逋即檢

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實未嘗遣
迨益奴輩為之耳君既高義若此古人恥獨為君子僕
當竭其負即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既別婦
夫堅欲挽商留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商以便舟風利
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負其襍以去且曰明日覓舟
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即於廚辦食婦私于商
曰吾夫將不利於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
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也有古井在
舍因投商於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貨須臾颶風立起震
霆平而交下雷燄於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
舍其負而罪猶不釋邪將禱於天視庭中一物踣於泥

山齋客譚卷七

中曳之入乃即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
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襍致賊於官立
斃杖下
菊叟曰此與越井崗艾任叟事頗同義商義宦義婦
亦世或有之不謂復有義井入而不濡固已異矣乃
復有此義雷人可負恩而反欲殺之哉安得有此雷
而嘗居吾袖也

檢屍遇怪

衛郡常山邑徐氏有族兄弟相爭者甲乙皆青衿乙子
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
日死內外咸知其死於病也族甲者族乙以命訟于邑

先是邑令于元旦率父老紳士脩朝賀禮失儀甲在列
 舉之令嘿然銜之至是持其獄証以具命詳而甲由縣
 至郡諸楚備嘗矣乃令又不得志於郡公郡持平議乃
 故嚴刑甲甲不承然後可反適撫軍狀下檄郡令毋枉
 濫人郡豎持檢詢謂屍不檢何由定獄以龍游令才檄
 其往檢既達常令督役取柩而丙之父始倉皇求免
 不聽取常令入取柩溼奠以出游令曰法之不行民始
 為敵乃嚴張獄具令曰抗法者立死訶役羣往柩始出
 方下斧而屍場之水鋼無故自碎是時萬民圍觀忽有
 二符追逐而至咆哮奮怒闖於場中躡傷小兒者五既
 驅散忽一微闖入去官案大許哀鳴躑躅若有訴者良

山齊客譚卷七

久去既檢無傷徐甲始獲釋縲絏而証案定

菊公曰訟命非丙意也一檢而証辟定父獄成此魂
 之驅肉而角附豕而哀也雖然蓋亦非丙父意也嗟
 之者罪耳天道昭回其能免于昔乎治獄者可勿慎
 乎

又曰網破非人擊牛鬪不至斃此鬼神已顯喻非毆
 命矣

不受遺金

陳仲衡諱鼎銓蘇郡長洲縣學生其祖母多厚蓄嘗以
 一匣藏于衡所及亡父與叔分其遺貨既畢事仲衡出
 前匣于案曰此祖母所藏也啟視皆珠寶珍飾其叔授

以二紗衣扇二柄而已生子阿恆年三歲能識五十餘
 字其母各書一字於紙以教之乃復雜然淆之問曰何
 者為天字阿恆手指之餘不失一可謂神童矣

菊公曰今之人未有不愛貨者他人而為仲衡必深
 藏矣此管寧之流亞歟其爭遺財而鬪鬪者不可勝
 僕視仲衡有泚矣昔白香山三歲而辨之無今阿恆
 之慧遠勝十倍其父子所至寧可量哉

龍擊死子

河南一牛荒於學畏歲試謀於妻曰俟父行野刺殺之
 藉丁艱乃可免矣須臾驟雨作一龍自雲中下擊牛出
 捉擲之不死但體軟如綿不能坐立至今臥牀

山齊客譚卷七

菊公曰三年一歲而思殺父以免一生安得十許父
 乎老蒼不刑以雷而以鱗此誘謂活受罪也雖然天
 固巧於罰惡矣由此而歲試終身獲免反中此子之
 計

二月廿三日閱廉東明傳請來攜廣川書跋暨宋人詩話各種見借

山齊客譚卷七

山齋客譚卷八

菊公景星杓識

滿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妻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尚有滿溪女史者
蓋亦白妻也火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雪而生
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為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
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惟有金
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
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
中臨沒曰白尚書已為海山院主先妻五月逝矣今來
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樂天又有
姓名春州

山齋客譚卷八

菊公曰吾友汪子弘樸厚尚義居方伯里蓋即女史
之別院也其家倘于瓦上遇女史降粗述其事惜已
沈埋幾千載矣

幻術縮地

杭州南良里米賈馮二郎偶出道遇黃面道者迎謂曰
君有病矣二郎惡其言叱之適者笑拊其背而去是時
日已及申二郎奮足疾行瞬息已至錢塘樓鎮家已六
十里日猶未晚旁皇橋趾無所投足土人導以古廟棲
息次日得歸康熙戊戌春也

閻者遇仙

一老為人司閻苦于窘逐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何

山齋客譚 卷八

急至此邪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曰以
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閻者還以
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未明奉與
而往爭呼捨擻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得之戊戌夏
事

吳姓不祀

此條
補出

杭城錢唐北良里團人金鼎臣無子以妻姪為子其鄰
黃御天偶經其殯所歸病臥聞鼎臣於牀頭語云久飢
此君願得充腹黃御以他及日金曰君无方有事於家
願以其餘饗我足矣謂君有子何不求之曰吾屬吳
姓彼雖字不能入也金之子聞之後每祀特設位于門

山齋客譚卷八

外云

菊公曰昔傳一士夫無子其妻抱一屠者之息給以
為子方設宴有客遙見堂中飲者皆著犢鼻巾子有
冠帶者數人僂倚中庭而泣令觀金氏子之事信矣
按春秋莒以外孫嗣節書莒人滅郕良有以也今人
立嗣可不謹乎此神不歆非類之驗也

預知時至

二則

仁和忠清里姜某質訥寡過訓讀之餘靜坐而已一日
以銀三兩授其徒甲曰可為吾覓一觀適當值者不未
美也徒以為緩事不即覆姜過促之徒曰行覓無當此
值者得一具高闕半價近與同學某乙商之共襄其牛

明日當得矣姜曰以此累君輩奈何觀既至姜訂日集徒坐而化去

菊公曰俗人終日逐逐馳心不息使臨命終尚多留戀此翁得力全在靜坐要知生平不甚役心所以來

去自如

又

褚堂木屐舖某之叔父某有子客于吳下方盛暑急信召之歸請故曰吾七月六日當終召子備後事耳子如其言備之至期將午矣猶飯飯畢坐而諷佛其姪猶意叔之誕也因謂曰叔忘之邪今正七月十六矣某即應曰諾立化于座

仙乩詩戲

多士臨場以功名叩之仙乩乩動曰吾王古直也蓋亦近時人多士輕之曰吾輩豈得呂真人一問耳乩遂寂然乃更致請曰吾回道人也諸生可多具墨汁吾非呂洞賓元是王古直

仙乩暗示

吾杭翰林侍讀陳相宜先生之子積九少時叩乩乩曰終身事若何黃金滿覺羅黃猪如遇虎菩提音薩摩訶以為陶朱荷頰可望也康熙丁酉科場獄起始訊則浙督滿公覺羅保也既而奏上復命禮侍王公恩執理少金公應璧即訊皆以大辟覆奏而乩詩驗矣

海塘民謠

始海寧沿海塘塚民謠云若要海塘成除非賂斷筋既而浙藩段公暨驛道憲裴公杭司馬金公受委督理其事而謠應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翁施某貢士也富於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為集使坐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列案下爭質不已乃某竟斷釋下刃者去乙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執法以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俊有膽力二子當黃口保抱懷中相見即戰手作鬪狀及韶戲脫遇

即盡力死毆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為之冠婚分其居非

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于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匕首衷於身乘間刺其兄凡下二十二刃聞官遂置子獄其父盡力營解不獲卒磔於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菊公曰甚矣法之不可枉也其報公於隔世為尤奇蓋其前生祖先之澤猶未斬也暮夜之金得而復失於身後二子與祀蕭牆變起而均絕未有貪而不思者若今不肖之吏其夢必多報亦不了反得生生作

人生生享富何苦而不貪邪

飲量達夜

山陰張子牙身操舟善飲無量城中一紳亦善飲家富
醜醜凡市醜皆所由出遇冬盡必出巡醜家會計焉醜
家例必留飲傾醉則喜不務錫錄大獲贏入每過期先
事戒心廣搜善飲者以侑航紳者一日至村醜舍延飲
座側一髯幅巾布袍奉學以待勤酬既酣淹及夜半紳
者有醜色而髯者持照方勤紳者始曰昧詢主人曰客
何人也主人方囁嚅次髯者大聲曰吾山陰張二舟子
也主人甚惶悚紳莞爾曰何傷乎畢飲更殘而息次早
復飲紳者乃向主人求張君為飲客於是共載而歸張

山齋客譚卷八

五

二老於杯中焉

失而復得

一客善茶復撰手飲有介紹於顯者客於署中公暇則
對局客不善逢迎凡取勢必盡力慶殺不少假借顯者
寢不悅設酒謝客客計不能留矣易畫醉以行乎乃當
主人前縱量狂飲罄五斗不休主人大駭蓋亦好飲者
初不知客之飲量如此乃笑謝謂客曰即不能得之於
茶猶堪得之於酒堅留客不使去日對飲焉

焚楮鬼責

杭之南良里沈子綱之姪阿芬弱冠不慧杭俗中元節
喪家例延僧設蘭盆會以薦亡中夜焚楮阿芬不別

親疎聚焚于道忽被羣鬼扳入火內既滾且揉骨髮焦
灼面目炮爛垂出之灌而始甦

歇後五言

一士為學使者延致閱文倦而興歎戲作歇後詩一律
皆采書語作句可為絕倒詩曰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
喪斯文只因四海困窮累出七年之病批折援之以手
全昏請問其日挨過子游子是棄甲曳兵而走

戲識賭局

馬蹄葉子戲盛行者五十年勝國者曰老馬其法疎而
不行迨國朝或變為新法曰京馬其法甚密動中嚴律
其法以三家合縱而攻一家受攻者曰椿家輪次主之

山齋客譚卷八

六

無論朝野貴賤四海翕然亦有馴致飢寒喪身亡家者
一戲耳而至是人家子弟其可不訓哉紳家一子弟好
此過夜已重負窘而野戰復犯賭例同類賦黃鶯兒曲
以嘲之其寫犯賭并所出色樣與神情態度真寫生高
手也曲錄後

傍晚越心慌點燈來做一椿提黃正木把歪頭撞

也糊三花理當本提黃雷十子一張子以為管卻二十

信之禍哉千又誰知千僧肩趣連三賞此語甚得死人

腔蓋指提黃犯重賭兩家拱手請賭請賭妙妙一個

叫娘娘掛娘出二十子也蓋指出色樣也妙妙之家看

布市口語

莫思賢布買也口語利給而鄙俗無名子戲嘲之蓋述
其市賣語也小弟莫思賢不相欺老店官真青每匹加
分半捫青四錢毛青二錢尺頭短少包回換只求添老
爹不買難道自家穿

菊老曰此琵琶白描手也此子何幸得爾好詞與上
林香夫豈足千古

朽衣自嘲

疑是壽星穿到周時已百年滿身花碎補秋荷片剛縫
得這邊又斯開那邊對頭是月柴籃擔至斯纏猛風天
杜門不出怕吹作紙條般

義僕葬主

山齊客詩卷八

七

義僕萬金故明天台司馬楊公體元從也公遭國變堅
志不出尋寓於杭之西冷子孫既沒雙樹不掩萬金泣
訴於慈水鄭義門黃釋登兩先生二公躍然重金義為
之醪全以葬及金死骨耐墓側可謂生死不忘其主矣
墓在秦亭山之麓杭台人士皆賦詩以美之

雪松和尚

雪松僧號簡和尚閩人明進士為某縣宰國破遂隱於
沙門築室江浙名斑竹園蓋托帝子之望蒼梧也又曰
龍勝巷有手植松柏猶存杭士黃漢臣先生故園籍產
於浙嘗有過斑竹園詩曰雪松廿載切心儀斑竹園林
過客希遺像隱然成佛子晉題宛爾是騷詞湘妃淚染

空山翠龍樹神依古石枝一塔難埋千載恨我來何處
託相思

亡如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殞於
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歿辱盜啟之見女貌如生將淫
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家二十五里遇巡
員獲之論磔七日

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
人物為獸魚鱗畢肖殆齊於元人

現在蘇州

聞之故老明末弘光君率百官祭懷宗阮世鐵後至哭

山齊客詩卷八

八

曰誤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戮之不足以謝今陳名
夏徐沂等俱北走矣馬士英亟掩其口曰勿浪言徐九
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噱

各捐奉賊

故明崇禎末李賊圍京師有詔募金后父周奎僅輸一
萬內官強之仍增一萬而陰求后助得五千又隱二千
出三千太監王之心甚富亦捐一萬城破闖賊以二卒
押一官持兵押赴刑政府刑部也聞所改夾比周奎進出
五十二萬兩王聞進出十五萬兩

菊叟曰自古國家之覆無不見聞官權姦而明之聞
官權姦為尤甚前比之王振汪直劉瑾輩斷削於前

而魏暨嚴嵩父子繼亂於後加以三黨交攻一敗塗地馴致天怒民怨流賊四起忠良骨鯁之臣屠戮殆盡姦欲鼠竊之輩迨滿內外於是明之為明雖使華扁復生已不可救乃區區募金以拒賊攻雖積金億兆有何益哉獨笑王周輩當國破家亡之際猶吝財乃爾不思反羨負窮底敵毛落吝之何為揆其蓄姦以為新君故君不過易一主耳猶可擁此金以娛老不虞閹網之密至竭澤而漁耳身死桁楊貽笑千古又不特此二子而已也傳聞賊入內宮搜檢猶金銀十七窖君臣咸豎同病一吝惜哉

五聖作妖

山齋客譚卷八

九

蘇州上方山有五聖廟賽者肩摩康熙甲子一士人妻為神所淫至廟方拜下立死湯中丞斌按其罪題毀其廟奉

旨天下五聖廟盡毀之士人後為僧號雪泓居杭之武林門外

菊叟曰嘉禾杜司馬驟之內姪某夢人追其魂於陔右係於關祠須臾神出則杜公也驚叩之曰此流官衙門耳關神自在京師正陽門內守禦又武林城內教場舊有火神廟一日廟主夢新任官至廟亦云流官交替觀此上方山恐亦邪鬼幻惑如古之妖狐老蛇耳查五聖即五顯釋稱多寶如來夫證道顯化顧

為淫惑之事乎必不然也

賢令畫節

明末錢塘令顧公咸建諱漢石崑山人寓蘇州癸未進士在任未期年王師至不屈死之時盛暑無一蠅集其元一裁衣化法泉首領旁地則叢集焉

清初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破蘇州總督主帥李延齡部院土國寶也

私夫雲冤

閩中魚販甲之婦與鄰子乙私通甲每夜星行販乙伺其出而八一日甲出甚早乃復歸乙乃避匿於後戶之外婦詢夫何復還邪甲言方四更姑返治食飯而往耳

山齋客譚卷八

甲入廚下婦起視私夫乙偶遺一帽於枕不敢聲乃向婦以手作勢指頭婦謂教其殺夫也急取刀剝夫首乙驚而逸婦見乙逸無措亦出走遇偵卒邏之送于軍將問故曰與夫鬩訴之母家耳軍將命二卒送婦交其夫既至婦大呼卒共殺夫鄰里起視共鑿之官二卒不勝刑苦率自誣服以謀姦其妻而刃其夫獄成決有日矣私夫者心獨惴惴謂我以故死其夫又如二卒之冤吾罪無所逃於罪實矣乃首官言狀婦自殺夫官因釋二卒而磔婦乙得免死流山左二卒感乙恩願充解後軍輩以乙義高率釀金以贈其行二卒於途事乙盡誠如子侍父乙得飲酒飯肥以至配所

2121.5
156(1268)



ZW 21101000819334

丁酉仲春下旬五日既竟 東里盧文弨

小齋客譚卷八終

小齋客譚卷八

書既竟漫識數言於末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廿五日通家小生盧文弨跋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為
小齋客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
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德異雜嘲弄而已也第
五卷祀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視碑所
載神為漢之稱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
稱者即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鄴侯相
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曰在
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
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為據焉
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為
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抄此

小齋客譚

